

後東周列國志

名著長篇野史小說



新式
後列國志
目次

第一回	秦始皇御駕親征
第二回	破界牌廉杰喪命
第三回	老都尉燕州盡忠
第四回	王剪恃強逢勁敵
第五回	孫燕臨淄取救兵
第六回	戰王剪樂強喪命
第七回	中寶劍袁達冤亡
第八回	指迷津毛遂破雲封
第九回	南郡王興兵赴敵
第十回	逞寶貝劍誅燕將
第十一回	幻身形戲弄王剪
第十二回	子陵遣將攻易州
第十三回	羞大將子陵求救
第十四回	黃叔陽五路伏兵
第十五回	叔陽焚香請道友
第十六回	伯齡身陷金沙陣

逍廉杰遣將拒敵	五
攻燕城王剪揚威	一
小英雄大堂演武	一
孫燕破劍闖重圍	一七
沈祥全殿戰勇將	二五
敵袁達蒙騰傾生	二九
受亂箭李牧白刎	三五
犯殺戒孫贖下天台	四一
孫賽花中寶捐軀	四九
用魔法石打秦軍	五五
祭水火燒陷秦營	六一
孫贖設計破秦敵	六七
憤前怒叔陽下山	七五
孫伯齡一旗破法	八一
天民作法擺陣圖	八七
三徒命喪誅仙門	九三

第十七回	闖惡陣孫燕回營	聞信香馬鈴遺子	一〇一
第十八回	白猿藏表誑王禪	壽星分帖請仙侶	一〇七
第十九回	土仙二進金沙坑	白猿三盜裝仙盒	一一三
第二十回	南極大破誅仙陣	海潮怒授攢天箭	一一九
第二十一回	中法寶孫臍喪命	見柬帖毛遂下山	一二七
第二十二回	變金霞計騙長眉	請盜跖鞭傷王剪	一三三
第二十三回	二真人中寶歸天	廉小姐辭師回府	一三九
第二十四回	秀英趙國封皇姑	孫臍燕營會姪媳	一四三
第二十五回	明出葬孫臍定計	暗劫喪王剪被擒	一五一
第二十六回	金蓮奉命助始皇	老母順天放王剪	一五七
第二十七回	斬金蓮秀英弄術	敵海潮孫臍化身	一六三
第二十八回	海潮設擺混元陣	毛遂私投地戶坑	一七一
第二十九回	文通取救上韓國	劉邦帶醉躑秦營	一七九
第三十回	海潮法遣壓神牌	孫臍計破混元陣	一八七
第三十一回	羞敗怒排鎖地雷	救急魔差紙人馬	一九三
第三十二回	孫臍連破鎖地雷	三教共設平齡會	一九九
第三十三回	海潮祭砲取燕國	孫臍散兵回臨淄	一九九
第三十四回	孫臍接母留呼國	田英痛父擊秦師	一九九

第三十五回	夜聯繡圍美遇救
第三十六回	龔國母連破法寶
第三十七回	子陵焚香求老祖
第三十八回	開神書毛奔擺陣
第三十九回	五雷陣陷困孫贖
第四十回	白猿尋仙請道祖
第四十一回	放命星以假混真
第四十二回	反掌雷毛奔被擒
第四十三回	戰南極海潮倚衆
第四十四回	孫贖魔法鬧秦營
第四十五回	法鬪法無當失徒
第四十六回	毛奔命喪臨淄城
第四十七回	美容用術阻秦師
第四十八回	怒海潮連失法寶
第四十九回	衆仙鬥法敗無當
第五十回	羣仙大戰金光陣
第五十一回	孫贖法盜龍鬚扇
第五十二回	海潮二劫鎖仙牢

暗排陣孫贖調兵	二一九
金子陵倖脫重圍	二二四
孫贖作法困毛奔	二三〇
現真魂王剪行雷	二三六
一縷香報知毛遂	二四三
襄王金殿接神仙	二四九
進秦營弄巧反拙	二五七
誑神書南極破陣	二六三
放毛奔風火施威	二七〇
南極大擺聚仙陣	二七七
將對將秦氏折兵	二八四
海潮怒鬪聚仙陣	二九〇
海潮再鬪聚仙陣	二九七
莽鐘聲自踏仙坑	三〇四
五雷施法困南極	三一
東華計取削花刀	三一八
東華夜劫鎖仙牢	三二六
孫贖故失先天袋	三三三

第五十三回	海潮三劫鎖仙牢	孫贖法遣泥神像	三三九
第五十四回	孫贖幻術鬧秦營	東華大擺森羅陣	三四六
第五五回	毛遂被困森羅陣	孫贖大鬧五行台	三五六
第五十六回	南極子八面攻陣	西方朔森羅遭殃	三六一
第五十七回	西方朔在陣搶兄屍	觀世音賜瓶救仙命	三六九
第五十八回	五小主破陣講和	南極子開牢釋怨	三七六
第五十九回	南天門正神說情	五遁法無當遭險	三八四
第六十回	孫贖葬母酬心願	秦皇得國應天時	三九一

新式
後列國志

第一回 秦始皇御駕親征 趙廉杰遣將拒敵

話說秦自商鞅執政，富甲天下，已蓄併吞六國之心，奈限於時勢，是以未能吞食六國。及傳至始皇登基，御諱曰政，生有異表，英明，列國諸侯皆無其匹。且文有甘羅，武有章邯等，俱懷大志，因而國勢日強。那日始皇駕設早朝，怎見得？

祥雲繚繞，瑞氣盤旋，珍珠簾捲，動龍旂，鳳扇門開，排畫戟。焚香侍者著羅襪，鎮殿將軍披金甲，丹墀玉珮響叮鐺，斧鉞金瓜列兩行，真個是上方星斗朝天，人間衣冠拜君王。

始皇登極，文武朝參已畢，隨傳命衆文武道：朕登基以來，國富兵強，意欲吞併六國，諸卿有何善策？言還未盡，只見武班中閃出一員大臣，頭帶簪纓，身穿皂羅袍，腰束碧玉帶，足登青緞粉底靴，烏金臉，豎劍眉，眉心顯出一條白氣，直貫上頂，頰下半截微鬚，手提朝笏，越衆出班望闕進禮，就在品級台前跪倒，看官你道此人是誰？他姓王名剪，乃河南湯陰縣人氏，上界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托生，奉玉皇大帝敕旨，千佛牒文，墮落塵凡的。只因戰國時，黎民作亂，造孽重大，六國諸侯的氣數已盡，南秦咸陽應承大業，故此差這位尊神下凡，托生於王家，庄王善人爲子，曾拜西府廉頗爲師，學習鎗馬，後又至海外勾欄國雲光洞海潮聖人門下，學藝三年，法術精通。海潮聖人知六國當滅，秦國當興，混成一統，隨差大門徒金子陵封爲副國軍師，因見始皇問及併吞天下之計，忙出班拜舞，那始皇在寶殿上認得是王剪，但問道：王皇兄出班見孤有何妙策？王剪跪奏道：臣未遇吾主之時，周遊列國，備其風土人情，山川關隘，見其君若臣，皆非有用之才。今國遭樂毅之滅，興復未久，難免國帑空虛，燕自樂毅之敗，強兵盡喪，楚國雖有創霸之雄，老成盡喪，且其君無道，軍民咸怨，其餘他國，不足慮也。惟趙爲秦之

咽喉且界牌關擋住吾兵出入，故先帝每每爭此未得，而不能併吞天下。今趙國將老兵驕，前者曾縱令五國之兵，阻住咽喉，亦不能擋吾軍之盛；且當時自顧不暇，斷難出兵相助。今我主若出一旅之師，攻破界牌關，猶如反掌，界牌關一破，則咽喉要路已開矣。吾主擇其易攻而拔者，一鼓破之，聲名赫濯，足驚列國之膽，那時不怕各國不拱手而降也。始皇聞奏，龍顏大喜，道：「孤久有此心，但慮六國若一連合，阻住界牌關要路，恐防不能必克，反致有傷銳氣，言畢，國師子陵忙奏道：『臣師海潮聖人，有參天化育之能，移山倒海之術，上識天文，預知十世吉凶，曾言吾國當興，六國當滅，故遣臣與王剪下山，保扶吾主，併吞六國，混成一統，乞吾主准奏。』殿西侯上前又奏道：『我主不可錯過時勢，始皇聞二人之奏，大喜道：『二卿皆是仙人門下，必知天意，孤今允奏，不知卿家當用何日發兵？』子陵奏道：『八月十三日，乃天地日月雙黃道日，天黃道龍得行雨，地黃道將得行兵，吾主若欲御駕親征，當用此日爲上吉。』始皇道：『依卿發兵，但中軍可拜何人爲帥？』只見丞相甘羅在旁奏道：『輔國侯章邯老成多謀，且勇冠三軍，可當中軍，元帥之職，始皇隨封章邯爲中軍大元帥之職，掛都招討之印，提調東西兩川、南北二路的文武官兵，賜龍鳳劍，先斬後奏，加封王剪爲前部正先鋒之職，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封趙高爲左監軍，孫明爲右監軍，封顏真爲左軍統領，燕易爲右軍統領，武安君白起爲後隊軍門，催趕各路糧草，金子陵隨駕親征，加封爲參贊郎，章邯與王剪下教場挑選精兵大將，預備八月十三日起行，併吞六國。』旨意發罷，御駕回宮。自古光陰易過，日月如梭，不覺已到十三日。始皇傳旨，命章邯等到御教場伺候，祭旗與兵，這旨意一下，三街兩巷車馬之聲，滿耳喧嘩，了一夜，到了次日天明，始皇早別了三宮六苑，十二嬪妃，又宣甘羅丞相上殿，托彼權朝，曉諭已畢，然后才傳旨排駕，下御教場發兵祭旗與師，在朝衆文武，就設筵在午門，與天子餞行。始皇滿飲了三杯御酒，便直望教場而來，來至教場，至演武廳前坐下。章邯等上前參見已畢，始皇用目四下觀看，果然軍戎大不相同，怎見得：

十面旌旗飄烈火，九宮衣帶長愁雲。八方炮架轟天振，七星旂開掩日昏。狼牙箭密如林兒，頭若星樞塵。

滾隊伍層層，盡是上山打虎無敵將，下山擒龍精捍軍，前來併吞！

始皇看畢軍戎，見甚是整齊，龍心大喜。傳旨祭旗與師，隨響了幾聲大炮，祭罷了旗，三軍一隊隊的出了御教場，浩浩蕩蕩，往界牌關而來。一路經過的本國關隘，守城官兵皆出城接駕，不多一日，那日始皇的御駕，押住後隊，正行之間，只見王剪飛馬到旗門前下馬，步行至龍鳳輦前，跪下奏道：「臣啓我主，大軍離界牌關五里了，請旨定奪。」始皇傳旨就此安營下寨。三聲炮響，大軍止住了隊伍，搭起帳房，立了黃羅金頂寶帳，始皇進了黃羅帳，傳旨今日行軍辛苦了，衆文武免朝。衆臣領旨，各歸本帳歇息不提。且說這界牌關，係趙國的邊疆，爲秦國出入之咽喉，秦之每每不能塗毒諸侯者，皆賴此關阻擋。那第一個要緊關隘，趙國命重兵大將把守。關內有一員總兵，鎮守關官姓廉名杰，乃廉顏之子，深通韜略，武藝精熟，手下也有五營四哨，偏將數十員，共守此關。早幾日就有飛報說秦國於八月十三日起兵與師，併吞六國，拜章邯爲元帥，王剪爲先鋒，御駕親征，不日就要到關了。廉杰聞報，就吩咐城外的居民，搬進城來，把盡城的房屋，盡行折了，四野一空，預備弓矢，播木，防城等物，緊閉城門。那日午時，聽得城外炮響，就知是秦兵到了，忙備馬，親自率衆將上城瞭望，只見遠遠征塵蔽日，殺氣連天，真是個旌旗招展，山川動，殺氣冲騰，草木驚！

廉杰看罷，吩咐守城官兵，小心防守。遂打馬下城，一宿晚景休題，到了次早陞座，有守城的旌牌來報說：城外有秦兵討戰，請令定奪。杰把手一擺，那旌牌就回他的汛地去了。廉杰隨望下說道：「那位將軍出城，會一會秦將？」一言未盡，只聽得一聲答應，上來了左哨大將賀開基，應聲愿往。廉杰大喜道：「將軍可帶五百人馬出城會戰，須要小心。」賀開基正欲接令，只見首隊中閃出一人道：「元帥！小將愿隨賀將軍出城迎敵。」廉杰視之，乃正印先行官王貴是也。此人勇冠三軍，在趙國算第一二的好漢，年紀不過廿一二歲，身高一丈，腰大十圍，廉杰大喜道：「將軍愿同賀將軍出馬，必然斬將搴旗，建立大功矣。」隨令二將帶兵出城會敵，二將就辭了元帥，各下去披掛，提了兵。

器上馬，來到城下。三聲炮響，開了城門，賀開基飛馬過了吊橋，只見迎頭五百秦兵，一字排開。當先一員大將，頭帶鐵盔，身穿皂羅袍，跨下烏懈豸，手拿丈八蛇矛，竟像半截黑塔一般，堆疊着威風殺氣。心下暗想道：「好一員大將！隨勒馬招呼，秦賊無故犯某的邊，可道上你的名來。」賀將軍的刀不砍無名之鬼，原來這員大將，就是王剪。奉金子陵之命，來見頭陣。今見賀開基問他的姓名，便大喝道：「鼠子聽真！某乃秦皇駕下官拜殿西侯之職，加封前都正先鋒，你爺爺姓王名剪，知某的利害，速下馬歸降，免你一死。少若遲延，定作鎗頭之鬼。」賀開基大怒，罵聲秦賊休走，看刀罷！一縱混江馬，雙手掄刀，照頂門就砍。王剪用丈八蛇矛架過，這賀開基那裏是王剪對手，戰不上數合，早被王剪一鎗挑於馬下。正欲回馬斬梟首級，耳輪中聽得喊叫如雷道：「秦將休得猖狂！某來也！」王剪抬頭觀看，只見一員將官，唇紅齒白，頭戴四風盔，身穿黃金甲，手舉金背刀，跨下豹花馬，雄糾糾的催馬提刀，冲將上來。王剪便喝道：「小將慢來！知我王剪的威名，還不圈馬逃生，膽敢臨陣當先，豈不怕死麼？」快報你的小名上來。王

賁聞言大笑道：「秦賊某乃廉元帥麾下，先行官王賁是也。狂徒休走，待某擒你，與賀將軍報仇。」說罷，催馬舉刀直取王剪，二人接上手，就大戰有四五十個回合。王賁見王剪的刀馬純熟，氣力沉重，相貌超羣，心中甚喜。登時想小將果然英勇，怎能治服得他歸降秦國？倒是一枝好膀臂，看看已有百十回合，只見王賁殺氣越勇，氣力轉加。王剪只覺渾身是汗，兩膀酸麻，暗道：「小將果然猛勇，血氣之能，不是他的對手，何不誑他下去，用法寶傷他便了。」想罷，虛點一點，圈馬往正南上佯作敗走。王賁一見大喝道：「你既無十分勇戰，何必在疆場上施威？那裏走！小爺定要趕上擒回，說罷，一催豹花馬飛趕下去。」王賁趕下去，王剪回頭見王賁趕將下來，心中想道：「某這一祭法寶，這小將決死無生，豈不可惜？某且觀他歸回，看他如何想着時。」王賁的馬已到舉刀望馬後砍來。王剪早轉回馬，用蛇矛架過道：「小將軍住手，某非戰你不過。因見你武藝超羣，意欲勸你歸降，某本奉海外拘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差遣下山，保扶秦國併吞天下。將軍若知時務，何不歸降我國？他日腰金掛紫，豈不爲美？」王賁聞言道：「王剪

你休發狂言，小將軍今日要取你的性命！說罷，又是一刀，王剪用蛇矛架開大怒道：「小子無知，你道我怕你麼？兩下裏又交手，及有十多個回合，王剪果實不是他的對手，只得又打馬敗將下去。王賁不捨，緊緊追趕，王剪催馬之間，聽得後面金鈴聲響，知是王賁趕來，忙挂下蛇矛，勒住烏懈豸，一伸手取出誅仙劍來，正欲拏起，只聽一聲響亮，忙扭頸回頭一看，原來王賁貪功心勝，催馬過急，跨下豹花馬失了前蹄，把王賁跌摔下馬來。王剪一見心中大喜，一兜轉回馬，雙手掄蛇矛照王賁前心刺來，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破界牌廉杰喪命 攻燕城王剪揚威

強中便有強中手，不斬強中莫大恩。今朝王賁失馬，矢志投降事有因。

却說王賁跌落馬下，王剪挺鎗來刺，忽想王賁係少年英雄，便言道：「王賁上馬回關，另換戰馬前來；再決雌雄罷！把個王賁直羞得面紅過耳，忙翻身立起，跪在地下道：「我王賁馬蹄前失，跌於馬下，自分決死，蒙將軍鎗下留情，饒小將性命，小將豈是忘情之輩，今情願歸降麾下，乞爲將佐。」王剪大喜道：「小將軍你武藝高強，今日歸降，真秦國之幸也。某願與小將軍同見吾主，說罷各自上馬，同往秦國大營而來，那趙國的五百兵丁偏將，被人鎗挑下馬，又見王賁先行追趕敵人，半晌不回，秦國的軍兵已把賀將軍首級斬去，又不敢上前搶奪。及至見王賁與王剪并馬，望秦營而去，已知就裏。隨一哄往城裏逃命。王剪也不追趕，與王賁同進秦營，見了章邯，稟明來意。然後同至荊羅寶帳，朝見始皇，一一奏明。始皇見王賁一表人才，威風凜凜，又且少年英俊，心中大喜，道：「將軍不棄來降，真孤之幸也。」隨封爲副先行之職，與王剪一同效力。他日有功加賞。王賁叩頭謝恩出帳，又拜見軍師金子陵、元帥章邯等。王剪早在自己營中，排一筵宴，單請王賁到營飲酒。二人正飲之間，講些武藝。王剪自道他的法術精高，又兼有誅仙寶劍。萬夫莫敵，是海潮聖人所賜，能斬大羅天仙之首，談講甚是投機。王賁忽然立起身。

道：小將有下情上達，念小將自幼無父母，今蒙侯爺不殺之恩，又承雅愛，意欲拜侯爺爲父，不知可能容納否？王剪早有此意，一聞此言，心中大喜道：某有何能，敢屈將軍？王賁不依，定要扶王剪坐正了交椅，納頭便拜。王剪連忙扶起，從此更加親愛，後又整筵再飲，直至三更方散了筵席。王賁隨在王剪營中歇了，到了次早，把此事告知章邯，又奏明始皇，始皇大喜，傳旨排宴，與殿西侯慶賀，暫且不提。且說逃回的趙兵，進了界牌關，報與元帥知道，報明賀將軍陣亡。王先行已降了秦將，同回秦營去了。就把個廉元帥氣得暴跳如雷，大罵王賁貪生怕死的賊。本帥待你不薄，不思報效，竟投降敵國，本帥若不生擒你這逆賊，碎屍萬段，誓不爲人說罷，吩咐備馬，就欲出城要戰。左右官將，苦苦勸住道：今日天色晚了，難以會敵，元帥請暫息雷霆，明早發兵不遲。廉杰見左右如此勸解，只得允從。到了次早，帶了五營四哨衆將，一千大兵，炮響出關，直抵秦營，指明要秦國的元帥見陣。秦兵忙進大營，章邯便奏知始皇，始皇道：孤今與王皇兄賀慶，元帥領兵出城會敵，必然大獲全勝。孤這裏再排筵宴，專等候慶功。章邯領了旨意，出了寶帳，也帶了數十名大將，與廉杰會戰去了。這裏始皇排筵，與王剪、王賁、賀正飲之間，始皇問及廉杰爲人如何？王賁隨奏道：廉杰乃趙廉顏之子也。性直忠勇，有萬夫莫敵之能。始皇道：廉杰有如此英雄，孤與二位王兄出營看了，並與章元帥掠陣，二卿以爲何如？二王忙答道：小臣願保駕前往。始皇大喜，傳旨備馬，離席出帳。二王保駕，一齊來至營門，未登之先，金鼓早已震且，及至營門之外，迎面觀看，只見六員大將，作三隊兒抵死相拚，真好看。

鎗對刀來，刀對鎗，鎗來刀架，響叮鐺，明知此不獨存地，因念皇恩捨命亡。

只見章邯戰住廉杰，畢榮夫抵住燕易，孫能擋住關云，六匹馬來往盤旋，十二雙手彼此招架。始皇傳旨，擂鼓助陣，獨如併豆一般的雷聲震耳。章邯就知是始皇掠敵，一個個更加奮勇。畢榮夫被燕易一刀砍於馬下，便來與孫能夾攻。關云拚命支持，緊緊敵得過孫能，又視燕易前來攻他，盡力強戰，二人不上二十餘合，渾身是汗，心

中着忙，手中刀略慢一慢，被孫能的槍往右脅一挑，蘭云喊聲不好，忙將身一閃。剛躲過孫能鎗，燕易大刀早到招架不及，頭一低，被燕易一刀連肩帶脅，砍於馬下。燕孫二將回來夾攻廉杰，廉杰就縱有飛天的本事，二拳難敵四手，怎擋得他將丁字兒奔攻，只得蕩開陣脚，飛奔本隊。趙兵見元帥敗將下來，便讓過元帥，一齊拔弓搭箭。章邯見趙國兵馬齊整，難以衝突，遂一齊圈馬回隊，擁着始皇回營慶賀不表。且說廉杰敗回本隊，見秦兵不來追趕，也撒兵回城，吩咐守城兵丁，緊守城池，自回帥府，在燈下忙修本章，星夜差人上邯鄲取救。趙王接得本章，大驚，忙與衆卿商議，連夜作了告急求援的文書，差官往各國求救。那五國見了趙國的文書，知道秦國發兵，併吞六國之意，一個個忙得無主，且遭連年飢荒，各自顧不暇，只得各回了文書，俱說不日起兵相助，但按兵不動，這且不提。單說界牌關廉杰，見告急奏章回趙，已有五日，爲何不見發兵救應？心中甚是恐懼，秦兵又連日攻打廉杰，日夜督兵，在城守禦。那日四更時候，西城角被秦兵暗架雲梯，魚貫上城，趙兵不能抵擋，一哄逃命。有人飛報與廉元帥知道，廉杰不能他願，忙跨上馬，帥領衆將飛奔東門，意欲開城逃回本國。不想正遇着王剪的兵馬攔住去路，兩下接戰。此時秦兵大隊進城，炮响連天，章邯帥着一千衆將，上來把廉杰圍住，一齊動手。廉杰見勢不好，忙突圍而出，望荒而走。王剪緊緊趕來，廉杰正走之間，偏遇着秦國的後隊兵馬進城，廉杰只得往西路而走，又與王剪撞着，二人動起手來，只戰在一處。秦國的後隊，又圍將上來，廉杰全無怕懼，一刀擋住了千般兵器，來往冲殺，如風魔猛虎一般。金子陵見廉杰果然了得，衆將不能治伏於他，便一頂梅花鹿，冲進陣來，衆將見軍師進陣，便往兩邊一閃，廉杰在裏面，見一個道士催鹿來戰，他便一催馬飛奔金子陵而來，他那裏知金子陵的利害，搭手就戰，不數合，金子陵早把定朝珠祭起，廉杰那裏知道被這寶珠在空中左旋右旋，將下來刷的一聲，照廉杰的頂門打下來，可憐！

英雄未上凌霄閣，魂魄先登柱死城！

廉杰中了寶珠，翻身落馬。秦兵上前，擄了首級。此時始皇已帶御林軍，遣城到帥府住下，傳旨招降起兵，不必妄殺。衆兵領旨，封刀，衆將各進帥府，始皇傳旨，大排筵宴，與衆將慶功，養馬三天，再起兵征伐各。次早，始皇就駕設帥府，衆臣早朝已畢，始皇開言問道：「界牌關已破，諸將如今擬應先伐何國？」金子陵奏道：「出界關二十里，外路分三股：一則通易州、燕山，二則通東濟、臨淄，三則通趙國、邯鄲。臣思提頸領者，全衣皆震，今齊國襄王新立，國庫空虛，趙國兵微，將寡，蕞爾九城，皆不起慮也。惟燕國昭王雖然年老，而果斷神明，雄兵有四五十萬，戰將數千員，且元帥孫操乃雷震分兵在孫武之後。上曉天文，下知地理，且久歷營伍，能征戰，列國皆聞其名。若殺了此人，先平易州，則取他國猶如反掌。始皇准奏，歇兵三日，就發兵往燕國而來，又差能將把守界牌關，以便接濟糧草不提。且說燕昭王接了趙國求救的文書，就知秦國起兵，併吞六國，意欲發兵相助，奈國中精兵甚少，又恐自己反沒軍法，左想來，右思去，只得命都尉孫操帶兵五萬，至燕州紮駐人馬，以觀動靜。若秦國破了界牌關，便重把守要地，以防秦國來攻。若未破界牌關，便去廉杰處，以同協守。看官這孫操雖是天台山天台洞孫贖的父親，近年七十，猶能開兩石弓，日用斗米。故此年紀雖老，到是一員老成練達的勇將。燕王故此差他提兵去救界牌關，一來把守自己邊關，那口領了昭王的旨意，忙點了五萬精兵，星夜離了易州，飛奔界牌關來，還未至自己的邊境，早有探馬來報說：「秦國已經攻破界牌關，如今起兵先平易州，大兵不可前進，孫操聞報，便連夜趕至關邊，把守要路，以便抵敵秦兵。」邯鄲守燕州邊關的總帥，是都尉孫操兩位公子，大老爺名喚孫龍，二老爺名喚孫虎，俱與孫贖是同胞兄弟。孫龍接到打塘文書，知是父親帶兵前來，協守此關，心中大喜，隨出城五里，迎接進城。孫操進了帥府坐下，孫龍、孫虎參見了父親兩邊，守立。孫操開言道：「秦兵不日就到，定有幾場大戰，你等俱要小心守城。」孫龍兄弟答應遵命。孫操又修本奏知昭王，出界牌關已破，秦兵先攻燕國的話，細細說了，差人上易州，上表不提。一日，秦兵已到燕州城外五里安營。邯鄲陸帳，就向那位將軍出營，建立大功，只見副先行官王賁，應聲

願往，王剪也應聲，願同領兵出陣對敵。章邯大喜，就命他父子帶兵一千出營對敵。王剪二人領命，隨出營門上馬，帶了一千精兵，來至城外，排開隊伍。王剪壓住陣脚，王賁上前討戰。早有人報進帥府，孫操就令孫龍會戰。孫龍領命，忙披掛齊整，又帶兵一千放礮出城。王賁在陣門聽得城上放礮開關，只見飛出兩桿素旂，領着一枝人馬，越過護城濠，來至軍前，一字兒擺開。當中顯出一員大將，銀盔銀甲，坐下一匹白馬，手提一桿白纓鎗，項下一部花白鬚，有六寸多長。雖然年近六旬，只覺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王賁便大喝道：「老將休出馬，有你的家大老爺在此，久等多時了，快通名受死。」孫龍聽罷，往對面觀看，見馬前這員小將，可也威風凜凜，但見：

花豹馬上抖威風，金甲龍鱗映日紅。勇冠三軍纔弱冠，扶秦兼併顯英雄。

孫龍看罷，一聲大喝，小子問吾，你須聽真。吾乃威鎮燕州孫龍便是，吾與你各守疆土，何故與兵侵吾境界？若知時務，可速速回營，若不回兵，恐怕你馬下喪命。王賁聞言，微笑道：「孫龍某在趙國，亦聞你有勇將之名，是個好漢。今日何不歸降我國，不失封侯之位。」孫龍大怒道：「鼠子，安敢狂言！且休走，吾取你狗命。」挺鎗躍馬，直取王賁。王賁連忙用刀架過，火速相還，戰在一處，大戰有六七十合，不分勝負。王賁暗暗的誇獎道：「果然名不虛傳，鎗法果然高妙。某如果恃勇，必不能取勝，何不用回馬刀砍他。」於是虛斬一刀，佯作往下敗走。那孫龍有百步穿楊之能，也不追趕，取弓搭箭對准王賁的後心，就是一箭射去。王剪在陣角上看得明白，便高叫敵將放箭，王賁聞言，扭頭一看，見箭來的不遠，喊聲不好，一側身，僅躲得後心，躲不過肩膀，右膀上中了刁翎，幌幾幌，差些跌下馬來。孫龍一去，催馬來趕。早見飛來一將，大叫勿傷吾兒，某來也。只見他與衆大不相同：

皂羅袍上繡團龍，坐下烏騅快如風。普化天尊臨世界，保扶秦國見奇功。

孫龍便道：「來的那裏將官，可通你的名來。」王剪道：「你要問某的姓名，某乃始皇駕下，官拜正先行之職，殿西侯王老爺。王剪便是。你膽敢用暗箭傷我兒，休要走。隨串一串手中丈八蛇矛，分心就刺。」孫龍忙把鎗架過，二人戰

在一處，足有百十餘合，王剪見孫龍鎗馬純熟，愈殺愈妙，便一圈馬往正西上敗走，孫龍大笑道：「好秦賊！往那裏走走！本帥趕上擒你，於是趕將下來，王剪見孫龍趕來，忙取誅仙劍在手，念動真言咒語，祭起空中大叫：「孫龍！休走！看我的寶劍傷你。」孫龍聞言，抬頭一看，見空中一塊五色雲霞，托住一口寶劍，如牛吼一般，飛奔來前。說聲不好，忙伸手取弓搭箭，意欲射落此劍，誰知此寶乃雲光洞海潮聖人鑲洞之物，非同兒戲，說的遲來的快，早至頂門而來。孫龍一見，忙把頭一偏，那寶劍往下一落，連肩帶背斬於馬下，可憐！

燕邦老將稱無敵，死在王家仙劍中。

尸首栽於馬下，王剪念動咒語，收回劍時，燕兵一閃上前，搶了尸首，飛奔進燕州去了。王剪復又催馬，往城下討戰，且說燕兵把孫龍的尸骸，抬進帥府，孫操一見，猶如萬箭攢心，剎時昏絕過去。左右連忙扶救半晌，歇過氣來，大哭不止。只見孫虎帶淚道：「爺爺不必悲傷，待孩兒出陣生擒秦賊，與大哥報仇。」孫操點頭道：「你去出陣，須要小心。」孫虎答應，孩兒知道，忙下帳去，披好了甲冑，帶兵出城，三聲礮響，來至陣前。一見王剪大罵匹夫，用邪法傷吾兄長，那裏走！看我刀來取你雙手！掄刀照頂門上砍來，王剪連忙招架，孫虎的本領，比孫龍的差遠了，且報仇的心意，當先那幾回，用盡平生氣力。王剪見他來得猛勇，便是個柔門法，只可招架他的刀，并不還手，直戰到三十合之外，然後緊一緊手中丈八蛇矛，只殺得孫虎呼呼的氣喘，刀法就錯亂起來，被王剪磕開了大刀，照心窩一蛇矛刺將過來，孫虎招架不及，一聲響，前心中了無情鐵，一命先歸枉死城，咕咚一聲，尸首栽下塵埃。王剪上前取了首級，燕兵一見孫虎落馬，便一齊逃回城去，王剪也不追趕，打得勝鼓回營報功。又將金鎗藥，與王賁敷住箭傷，在營中調養。且說燕兵敗進城來，把孫虎被王剪鎗挑落馬的事，細細報與孫操知道，那老都尉越加悲傷，左右苦苦相勸回府內，一夜思想兒子如何合眼，至五更起來，披掛升堂，對衆軍道：「秦賊昨日連傷我二子，本帥與賊勢不兩立，吩咐備馬，帶了一千燕兵，及衆將出城，直抵秦營，指名要王剪出陣，王剪聞言，稟明了元帥。」

帶領三軍飛出秦營，把軍士排開，一馬當先。見陣前的那員老將，年紀已過七旬之外，五綰銀鬚，飄於胸下，跨下白龍駒，手使銀鎗。只見他在馬上儒雅可觀，有不怒而威之勢。便知是瑞陵君孫操。王剪在馬上控背道：「老將軍，恕末將不下馬之罪，末將有一言奉告，想老將軍英雄蓋世，六國皆知。今年過七旬之外，猶自上陣交鋒，倘若有失，豈不把往日英名喪盡？」小將金石良言，不若圈馬回城，另着能將出來。」孫操聞言，在馬上一聲大喝道：「好狂賊！昨日殺吾二子，今日在陣上又欺吾老大，我豈不知虎老心雄，鷹老志要逃生？看本帥取你之命！」正欲催馬前行，只聽得後面大叫：「割雞焉用牛刀！」待小將擒來，孫操視之，乃左哨大將韓榮也。拍馬看刀，直取王剪。王剪舉蛇矛相迎，戰有十餘合，燕陣上右哨大將蘇元見韓榮戰王剪不過，便催馬臨陣夾攻。王剪三人丁字兒斷殺，不數合，王剪一蛇矛把蘇元挑於馬下。韓榮正待逃敗，被王剪後面一矛刺了後心，魂魄與蘇元一齊去了。孫操大怒，拍馬挺鎗來刺王剪。王剪此時連敵三將，全無懼怯。這一場大戰，非同小可，怎見得：

紅塵滾滾，殺氣騰騰，兩將吶喊，金鼓齊鳴。只殺得天邊紅日無顏色，山中草木盡皆驚。真個是身當白刃心猶忙，血染長沙志未灰。

孫操與王剪大戰，有百十餘合，不分勝負。不知戰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老都尉燕州盡忠 小英雄大堂演武

話說孫操大戰王剪，有百合之外，自覺力困筋麻。一來年逾七十八歲，昨日哭子過度，有傷元氣，故此戰到百合之外，鎗刀就來得慢了。王剪見孫操不是先前勇猛，遂故意遲延一鎗。孫操使一鎗照面挑來，王剪攢勁用丈八蛇矛一格，孫操抓不住鎗桿，左手一鬆，王剪一按蛇矛，往孫操前心直刺。孫操招架不及，叫聲不好。王剪照後心一揚，早貫進前心。陰陽手一翻，把孫操挑離馬下，有十步之外。孫操家將見主人落馬，一齊撒馬上前，奪了尸

骸飛奔進關，也不敢把守關隘。是夜備了口棺材，把孫操父子的尸首殯殮了，棄了城池，連夜奔回易州去了。且說王翦這裏打得勝鼓，回營報功。章元帥上了功勞簿，到了次晨，章邯帥衆出營攻城，只見燕州城開，軍民百姓，一個個頭頂香爐，出來迎接。至章元帥那馬前跪倒，口尊元帥，我等燕州軍民，真心投降，望元帥大開天地之恩，饒我等性命。章邯道：你等真心歸降，是順天命，本帥豈忍殘害無辜？你等且起來，站在那一邊，隨領王翦帶兵一百進城，搜看並無伏兵。然後大兵進城，又命燕易去奏請始皇進城，隨同衆將出城迎接。那始皇進了燕州城，心中大喜，犒賞三軍，令偏將鎮守燕州，明早起兵，望易州進發。不說且說離燕州城數百里之遙，有一座關隘，名曰保易關，係燕國丞相屈卬之弟屈興把守。此人足智多謀，見瑞陔君的家將過關，聞知孫操父子陣亡，燕州失守，自思燕州城池堅固，孫操父子勇冠三軍，尚不能守，何況這小小孤城？料難保全，遂心生一計，忙令家將曉諭合城百姓，速速收拾財金銀寶，星夜押解出城，前往易州居住。又令軍士在城附近左右堆下引火之物，差數十名兵丁，在城內藏躲。單等城外火起，便四下里放火，吶喊助威。然後帶領精兵出城埋伏。又在空城上插滿了旌旗，以爲疑兵之計。却說奏兵在燕州歇了一日，便浩浩蕩蕩，奔保易關而來。離城一里，王翦父子便討令要戰，叫了半日，不見城上一人答應，只得回營告知章邯。章邯與金子陵一齊出營觀看了半日，又登高阜處探望城內一回。金子陵對章邯道：此空城也。殿西侯可遠繫雲梯，扒入城內，觀看動靜。王翦便令五百秦兵，越高吊橋，在城邊豎起雲梯，一個個手提擋箭牌，扒將上去。上得城時，猶恐有兵埋伏，吶喊一聲，四下奔殺，只見滿城上空插旌旗，並無一人一騎。遂一齊下城。四面搜尋，不見半個燕兵。便大開城門，出來迎接金子陵等，便傳令秦兵不得妄動。進城，自與章邯王翦等帶了幾員偏將，看視一遍。金子陵道：燕將必然有謀。殿西侯可領一千精兵，在城扎住。縱有燕兵到來，不要妄動，只要守住要路。貧道自有計策。又命趙高領兵五百，伏在城上，可於每桿旂下設一秦國燈籠。若有燕兵進城放火，可將檣木打下，不得出城追趕。又對章邯道：元帥貧道諒燕將必在城外左右埋伏，意

欲差將搜尋，恐爲彼小挫，不如將計就計乘他，自然取彼首級也。說罷，便傳令至後軍，說請武安君帶兵一千，命你往燕州小路埋伏。俟燕將的人馬到時，必要生擒不許放一人過去。違令者軍法不貸。又令偏將二十員，許脫甲枕戈而睡，如違令者斬。又差數十員大將，在街營前防巡，以防不測。便叫三軍把營盤圍圍扎住，圍着三向城池，長川坐守。傳令已畢，然後與章邯等進營，秉燭侍立。這且慢表。單講屈興等至三更之後，帶領人馬，便回保易關。遠遠見秦兵的營盤圍住，便登高一望，見城上無數燈籠，自料秦國已有準備，難以下手。心中暗想：今何不領兵復奪燕州，截住他的去路，使彼糧道不通？燕兵把守在前，我扼兵在後，內無糧草，外無救兵，他難道飛上天去？主意已定，也不去放火，遂暗暗向小路望燕州而來，行不在二里之遙，只聽通一聲礮響，閃出一枝秦兵，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員大將富先，大叫燕賊，你往那裏走？有你家武安君在此，久等多時了。屈興聽得是白起，心下着忙，不敢交鋒，勒馬便走。白起緊緊催兵趕上，屈興無奈，只得回馬來戰白起。不上幾合，被白起挑於馬下。

三股氣在千條計，一旦無常萬事休。

白起殺了屈興，燕兵盡解甲投降。白起便梟了屈興首級，歸秦營報功去了。那燕兵在城內埋伏的，等不見城外動靜，使越城逃命，却都被趙高擒下。到次早報過了金子陵，然後令人接始皇進城不提。且說燕昭王那日正坐早朝，有五城兵馬使來奏瑞陵君父子三人，在燕州城陣亡，棺木現在易州城外，請旨定奪。昭王聞奏，不禁高樓失足，洋海翻舟，嘆一聲倒在龍椅之上。左右侍監忙上前扶救，只半晌甦醒起來，大哭道：瑞陵君忠心爲國，今日命喪秦人之手，孤的江山眼見不能保全了，說罷，又哭起來。衆官亦皆垂淚。昭王傳旨都尉的棺木，准其進城。又差御林軍到孫府報信，傳旨已畢。自覺精神恍惚，到朝養息不提。且說燕丹宮主，早起無事，獨坐大堂上，只覺心驚肉跳，立坐不安。心中想道：今日何故如此，莫非有甚凶事不成？正低頭暗想，忽見門上的家將慌慌忙忙跪上稟道：老貴人不好了！都尉大老爺與二老爺，在燕城喪命，秦將王剪之手，今棺木已進城來了。老貴人快些

出去接喪！燕丹宮主一聞此言，只叫得一聲苦呀！但見：

連叫三聲苦，便把咽喉堵，一命喪黃泉，悠悠歸地府。

宮主朝後一仰，連交椅倒在塵埃，侍女們連忙上前扶救，齊叫老貴人甦醒！高李二位夫人，在房中已聞了凶信，一齊放聲大哭，出倒大堂，見燕丹宮主迷了過去，不省人事，連忙叫人拿薑湯過來，半晌方哭出聲來道：「不聽妾言，年老之人，還逞什麼威風，什麼猛勇！今日命喪軍前，叫妾身如何恨得過呀！一擡頭，見高李二位夫人哭得淚汪汪的一般，越加悲傷，不料我家遭此凶事，我年近八旬，如風前之燭，不得一親子養老送終，還要這老命何？用一起身，望砌階石上就要碰去，高李二位夫人，與使女一齊攔住，哭道：『老貴人，若一傾身，叫我們怎樣施爲？且大事在前，棺木未曾入土，祈老貴人暫止悲傷，商量大事才好！』說罷，又一齊哭將起來，跪在地下。老宮主見如此說罷，去扶起二位夫人，吩咐衆人起來，就全家披孝，領衆家將與媳婦，共出城迎接棺木入城，擡到都尉府中堂，把棺木品字兒排開，縱是鐵石人，見了也應流淚。老宮主與高李二位媳婦，併使女們一齊舉哀，忙亂個不住。把都尉府中，鬧得一個翻江倒海，這且按下慢表，話說燕昭王帶病回宮，養息，忽見宮官前來奏道：『滿朝文武，不知所爲何事，鳴鐘催駕來朝。』燕王聞言，忙扶病出朝，見文武兩邊神色皆變，不知何故，忙問衆卿有何急事。鳴鐘催朕坐朝，有黃門官跪奏道：『有五城兵馬使差人來報說：秦帥已過易水了，故此驚駕求我。』王龍意定奪，昭王聞奏，這一驚非同小道。秦帥如何便來的許快？未過三日，就破三關，且今既渡易水，那一位卿家帶兵前去抵擋？只見問一聲，鯉鯉鈎腮，問兩聲，箭穿雁眼，昭王在大座上見衆臣如此，不覺龍心大怒，道：『朝廷設官，原爲應禦，今日秦兵臨境，爾等竟無一人肯帶兵抵擋，可見得要你們何用？』只見丞相屈產出班奏道：『我主暫息雷霆，在朝諸臣，非不欲盡忠於國，只是皆非對手，一死不足塞責，誠恐喪師辱國，其罪更大。』燕昭王道：『依丞相之言，則在朝諸臣，無秦將對手，這是孤國連氣，該當如此。』侍官快拿文房四寶來，待孤寫降表，到秦營投降，以免汝等死亡，黎民塗炭，屈

產開言，叩頭有聲道：「我主龍心不必着急，臣夜觀天象，秦國當興，我燕亦不能就滅，不出一月必有高人搭救。」昭王道：「丞相此言果真，則社稷之幸也。如今丞相可保舉何臣出城迎敵，屈產又叩頭奏道：「若要出城與秦帥對敵，自應多敗少勝，依微臣愚見，臣情願自上皇城防守秦兵，若有疏虞，臣全家情願認罪。」昭王依奏，就封屈產爲五城兵馬大元帥，帶兵上易州防守，且按下不表。再說那都尉府家將報與燕丹宮主知道，宮主此時一一與那高李二位媳婦同在那大廳之上安靈，設他三人之位，哭祭他父子三人，猶如鋼刀刺腹，一聽了家將之言，只得搓手無策。連聲嘆氣道：「也是國運相關，不料燕國難保，只見從裏面走出一個小英雄來，你道是誰？乃孫武子四代之孫，孫龍之子，名喚孫燕，年方二九，生得面如傅粉，唇似硃砂，龍眉鳳目，二手過膝，行動有風雲之勢，坐立有泰山之崎，年紀雖小，兩臂到有千斤之力，應上方金星轉世，日後有九五之尊，因思祖父死於秦將之手，正無計報施，忽聞家將報說秦兵已渡易水，忙上大廳欲上朝而奏，出師討戰，故此來至廳前，燕丹宮主一見，不覺兩淚交流道：「孫兒不在後堂，出來有何事情？」孫燕道：「兒正無計報復祖父之仇，今聞得家將來報，秦兵已渡易水，故此來求祖母，母親帶孫兒上朝面奏，自願帶兵殺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燕丹宮主聞言大喝道：「小子無知，你睡覺不知顛倒，你豈不知你祖父、父親、叔父經過多少大敵，且命喪於秦將王剪之手，何況你小小年紀，出陣當先，豈不白送了性命？你還不與我下去。」孫燕聞言，忙跪下道：「孫兒年紀雖幼，武藝却是精通，今日孫兒不出去報仇，還有何人？宮主道：「你雖學習武藝，豈能上陣沖鋒？」孫燕道：「祖母不信待孫兒試驗。」與祖母看着，取了鎗來，在上天階丟了架式，左五右六使將起來，先前猶見人身，到後來只見一片鎗山，怎見得有詩爲證：

片片花飛舞不休，寒光耀眼動人愁，學成文武難藏櫃，博得千金萬戶侯。

孫燕這一陣鎗法，只覺得滿廳上寒光射眼，燕丹宮主與高李二位夫人看見，心中暗喜，各道不枉將門之子，孫燕忽然住了鎗法，走上廳來面不改色，氣不發喘道：「祖母，母親，嬌嬌，孫燕這條鎗，可能會得王剪否？宮主大喝

一聲小冤家，你豈不知孫家如今獨你一人，外祖昭王現在無後，兩枝人都全靠在你，你若有些疏失，如何是好？只見後面又走出一個女娃兒，滿身掛孝道：「祖母，哥哥之言有理，祖母，我還以報仇爲重，宮主認得是養花小姐，李夫人所生，孫虎之女，是天上月李星臨凡，係黎山老母之徒，每於夜夢之中，來傳授他的武藝，年方一十四歲，學得刀馬純熟，廣看兵書，因見燕丹宮主不准孫燕出陣，便出來追，父仇不共戴天，哥哥今日若不能臨陣，祖母，還當用計，與祖父報仇，况哥哥武藝高強，豈有不叫他出陣之理？燕丹宮主道：你小小深閨弱女，知道甚麼？這秦將王剪，他乃海外拘離國雲仙洞海潮聖人的門下，法術精通，况又寶劍利害，鎗馬出衆，故此你祖父伯父，父親，身喪在他手，我如今豈肯叫你哥哥出陣？孫燕聞言，便一挺身軀，站立起來，道：「秦將王剪殺我祖父，父叔，仇深似海，今日若不出去，枉爲人也。」小姐道：「哥哥言之有理，哥哥若不出城報仇，小妹不才，亦願出馬，把個燕丹宮主，只急得跌足道：「一個鬧不了，又來一個，你小小弱女，如何也要出陣？」小姐道：「祖母之言差矣，自古女子幹立功業的也不少，就如齊國的鍾太真，豈不是婦人麼？聞齊國伯業之基，列國聞名破膽，孫女不才，也是梨山聖母之徒，刀馬純熟，豈懼秦將燕丹宮主道：「胡說，你是一個深閨小女，從何去得梨山學習了武藝？」養花小姐便把夢中之事，梨山老母傳我的武藝，已有二年之久的話，說了一遍。燕丹宮主與李夫人聞言，心中暗喜，只是不信，小姐卽命丫環，去香房取出兩口繡絨寶刀來，小姐按在手中，款動金蓮，來至天堦，也使了一路美人舞刀，更加好看。柳腰嬌無力，嬈娜隨刀舞，玉腕勝柔條，衣飄是風鼓，含笑轉金蓮，上下團團附，更有動人心，嬌媚笑無語。

小姐舞了一路花刀，走上廳來，對燕丹宮主與高李二位夫人道：「祖母，伯母，母親，養花這個刀法，可使得麼？衆人都看得呆了，老宮主見說，便道：「養花與孫燕的刀鎗，雖然純熟精通，但年紀甚小，我心中到底放不下。」小姐道：「祖母，你說這個也輕，那個也輕，孫女聞爹爹說，祖母年紀方一十九歲，就上陣冲鋒，想孫女的年紀，較之祖母，那時不過只少幾歲，孫燕一聞此言，便大叫道：「祖母那時，是小女子，尤自出兵，且是金枝玉葉，孫兒今年也一十

八歲，豈猶怕人，祖母若不叫兒孫出陣，孫兒實無顏立於人世，不如一死說罷。舉步欲往石基上碰去，高夫人喝道：孫燕聽得母親叫喝，便不敢撒撥。高夫人就對老宮主道：媳婦見孫門受國恩，看孫燕的武藝，亦可臨陣，不由他出陣，使各國知孫門幼童穉子，皆盡忠於國，宮主聞言，無可奈何道：媳婦之言也說得是，吩咐擗聚將，齊集家將，點視挑選，預備跟孫燕陣。只見孫燕跟隨的小家將班豹上前跪下說道：老貴人今日小主出師，小人願作一個先行，同小主上陣殺賊。燕丹宮主聽了，便大喚一聲：討打奴才，你也鬧去出陣了！你兒鬧的都是些少年紀的，你也跟着鬧了，我偏不准快與我下去。班豹聞言，鼓着嘴，站了起來，暗暗的留在孫燕背後，拉拉孫燕的衣服，孫燕回頭一看他，便指指鼻子，孫燕就點點頭會意。班豹漸心歡喜，走開去了。合府家將，聞得聚戰鼓響，俱各披掛，上大廳查點。燕丹宮主舉目望四面觀看，只見一個個雄風抖抖，勇氣昂昂，心中大喜道：你等聽者，今日爲都尉爺與大老爺，二老爺俱一燕州喪命，今我上殿面聖，叫小主孫燕帶兵出城，抵擋秦兵，你等皆世受我孫門之恩，必須盡忠竭力，日後有賞。衆家將齊聲答應道：我等受主人恩，發憤保小主出城殺賊，不知出陣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王剪恃強逢勁敵 孫燕破劍闖重圍

話說燕丹宮主，吩咐家將已畢，遂挑選年壯力強者，隨跟孫燕上朝，預備出敵；年老者，留在府中使用。孫燕又稟明要班豹跟隨。然後燕丹宮主吩咐排駕與孫燕一齊出兵，飛馬午門而來。此時燕昭王尚未退朝，有黃門官啓奏：有燕丹宮主在午門候旨。昭王意欲不見，於心不忍，欲見又恐宮主煩惱，歇了一歇，無奈傳旨宣進。宮主領旨，上了三層大殿，行了大禮，兄妹二人各皆垂淚。昭王開言道：不料老都尉與二位外甥盡喪秦人之手，真是令人慘傷。如今秦人又已渡過易水，現在兵臨城下，朝中諸臣，皆不能發兵督將，與秦師對敵。寡人實欲親寫降表，

到秦營納貢稱臣，以免百姓刀兵之苦。御妹想孤既無嗣，你又少兒，孤日後駕崩，只燕國的江山，未知交誰執掌。說到此處，便大哭起來。燕丹宮主亦淚如雨下，昭王哭了一回，猛擡頭見品級石跪倒一個穿白掛素的臣子，忙向燕丹宮主道：御妹下面跪的何人？宮主奏道：此乃臣妹之孫，孫龍之子，名喚孫燕，昭王道：今來見孤何事？宮主聞言出淚道：臣妹世受國恩，雖損軀難報，今聞秦師兵困皇城，無人抵擋，此子年雖幼小，武藝還強，尚堪拒敵，臣妹今挑了五百家將，意欲保此子出師與秦兵決一雌雄，縱中一差二錯，也見得我孫門幼子，稗童皆盡忠於國。此時不覺嗚咽起來。昭王聞言大驚道：御妹，你何故如此？上陣冲鋒事，豈可當作兒戲耶？那秦將王剪，勇冠三軍，老都尉與御外甥，且不是他的對手，今孫燕小小年紀，如何便要出去，與他見陣豈不白送了性命？宮主含淚道：臣妹亦曾勸他，無奈他要報祖父之仇，若不叫他出陣，他便要尋死。臣妹曾看過他的武藝，到也純熟，乞聖上再給五百兵，命彼臨敵，看看如何。正解之間，殿前官忙上殿啓奏，秦師王剪，今在城外討戰，屈丞相連掛免戰牌，俱被打碎。那孫燕跪在下面，一聞此言，連連叩頭道：小臣出馬，若不生擒王剪，情願認罪，萬死不辭。昭王含淚道：皇孫請起，快下去披掛，孤這裏點精兵五百，與皇孫出陣，孤同你祖母上城觀敵。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孫燕叩頭，卽下殿披掛。家將已備了包裹帶來，不多時披掛齊整，上殿辭駕。昭王見孫燕披掛上殿，凜凜威風，騰騰殺氣，與衆大不相同，雖然年輕，更覺可愛。遂對燕丹宮主道：皇孫真乃天神也。此孤社稷之幸。宮主道：全仗主上洪福。昭王道：皇孫有重孝在身，孤不便賜酒，以壯軍威。惟願旂開得勝，馬到成功。孤必加官進爵。孫燕叩頭謝恩，下了大殿。出了午門，早有御營兵馬司挑選五百精兵，與孫家五百家將，齊扎在午門之外。班豹一見孫燕出來，忙上前稟道：小主人馬已齊備，專候令下。孫燕道：快傳令起營，衆兵將得令，搖旗擂鼓，飛奔易州城來，不過十里之遙，瞬息已到。有探馬報知屈產，屈產因恐秦師攻城，不便遠接，遂差了人接孫燕上城。至敵樓前，屈產接進坐下。孫燕便問道：丞相，秦兵可回營否？屈產道：秦將王剪在城外要戰，自早至今，連碎了五面免戰牌，還百般叫罵。孫燕聽得

大怒，放礮出城會敵。屈產忙攔住道：小將且莫性急。此時已交午時，暫調養半日，明早陣見能孫燕。此賊殺我祖父，恨不得即刻生擒，碎屍萬段。今日豈肯容讓？吩咐響礮，城上就放起大礮來。王剪在城外聽得在城上炮響，便知有敵將出城了，便把兵一字排開，只見易州城門大開，飛出兩杆素羅旂來，一技燕兵，越過吊橋，雁字兒排開，飛出一員少年的將官，真個是好品貌，只見得：

兩耳垂肩更有輪，鼻如懸膽目如星。他年得遇風雲會，一統華夷趙國寧。

王剪見孫燕年少英雄，真個可愛，心中讚嘆道：好一員小將，外相甚美，不知武藝如何？便喝聲燕將，有你家侯爺在此，通上爾的名來。孫燕聞名，知道是王剪，遂大喝道：秦將你莫非就是王剪麼？小爺今日恨不得生啖你的肉，你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家小爺乃瑞陵君之孫，總戎孫龍之子，孫燕是也。你在燕州城，連傷我的祖父，今日仇人見面，我若不擒你進城，誓不爲人也。王剪聞言大怒道：好小子，敢妄發大言，一挺丈八蛇矛，分心就刺。孫燕用銀戟磕開，火速還馬，打有十餘個照面。此時燕昭王與燕丹宮主已到易州城上，聞得孫燕與王剪見陣，遂一齊在城上掠陣。見孫燕與王剪在陣上，如二虎爭食大戰，有六十七個回合。燕昭王便對燕丹宮主道：御妹孫燕果是將門之子，舌言強將，手下無弱兵，你看那秦將的鎗法，如此純熟，還不能佔他一些便宜。孤看他二人，到是秦逢對手，將遇良才。燕丹宮主道：此乃主上洪福，依臣妹看起來，如今王剪的鎗馬利快，孫燕年少，只有招架之功，遂手便有些慢了。燕昭王道：依朕看來，皇孫磕開矛杆，見他兩膀不動，似有不甚用力之像，難道他故意柔門孤且助他三通鼓，看是如何傳旨，擂鼓催敵，城上的戰鼓就擂得如地塌山崩响。孫燕於回馬時，見易州城上有一柄黃羅御傘，就知道是燕昭王在城樓上觀閱，祖母亦必在此，心中暗想道：王剪果然猛勇，有千合之勇戰，我且再耐他幾十合，然後再展威風不遲。且說秦營中的章邯見王剪出營，自辰至未交戰，未見回來，且營外金鼓震耳，便問殿西侯，與燕將如何對敵？有旂牌官上前跪稟說：殿西侯出營要戰，至午時候，易州方發兵出來一員

小將官與殿西侯直戰至今，未見勝負。章邯聞言，傳令備馬，忙披掛上馬，帶領衆將出營，見王剪與那員小將來往交手，甚是銳利，便也傳令擂鼓助威。王剪在陣上聽得本營鼓响，知見元帥掠陣，越抖精神，喊叫如雷，往上冲追，更覺較前威勇。昭王與宮主在城上見王剪比前越加猛勇，又只見秦營中來了無數人馬，也擂鼓催戰。心下大驚道：我國並無一將可能出去幫助，如何是好？皇孫必不能取勝了。往下看孫燕，只見他坐的白龍駒，也歡躍起來。王剪的氍矛來得快，他銀戟桿也格得快，龍心不覺大喜。對燕丹宮主道：御妹孤說皇孫必是柔鬥，你看他這回也緊起來了。燕丹宮主道：但求如此，燕國之幸也。果然孫燕見王剪慣力勇戰，便笑起來道：王剪你有多大本領，只管盡力使來。小爺若是懼你半毫，也不算豪傑，便一串銀戟桿，把鎗法解變，真有神鬼不測之技。這幾十合，只殺得王剪呼呼氣喘，暖想道不好了。這小將鎗法果然利害，以血氣之勇，定不能勝他，不如騙他下去，用寶劍斬他便了。隨虛點一鎗，佯作往正北上敗走。孫燕那裏肯捨，大喝王剪你往那裏走，小爺定趕上拿回。一頂白龍駒，就趕將下去。班豹在陣角上見他的小主得勝，追趕上秦將，他便大喊一聲，舌尖上猶如起個焦雷，彈開銀粧鋼，催動青鬃馬，也趕將下去。燕昭王在敵樓上見孫燕戰敗了王剪，喜得拍手頓足，宮主心中也甚是歡喜。見孫燕趕將下去，心中忽然想起道：主上快些鳴金收兵。昭王道：御妹何出此言？皇孫這一趕上，把王剪攔回，豈不是美宮主道：主上豈不知王剪在雲光洞海潮聖人那裏學得法術精通，倘趕去時，一有疏失，如何是好？昭王道：御妹言之有理，快與孤鳴金收兵。小豪傑正趕王剪下去，那裏聽得見鳴金。王剪見孫燕趕將下來，急忙取寶劍在手，掐訣念咒，祭起空中，燕丹宮主在城上看得明白，急得週身無主，大叫一聲：我可死也。栽倒在地。昭王一見大驚，忙叫人喊救，那裏叫得醒來，只把個昭王弄得手忙脚亂，也顧不得城外孫燕的生死。忙傳旨意，用軟床把宮主擡下城去，在兵馬司衙門大堂上放下，御榻也隨後趕來看視，暫且不提。且說孫燕見那王剪大喝看寶劍來取你也，便抬頭一看，一朵彩雲托着一口寶劍，如牛吼之聲，飛奔將來。班豹這小廝到十分乖覺，喊聲

小主休走。這是如意寶劍，便一圈馬往回路飛跑，孫燕聞言，心中也怯起來，一轉白龍駒，亦往回路就走。王剪笑道：孫燕，你若想逃生，除非是認母投胎。忙疊念咒，喘聲趕下去，那寶劍在空中，就如飛趕上。孫燕回頭見寶劍離頂門不遠，心裏一急，大叫一聲，便把泥丸宮迷開，現出一股豪光，把寶劍擋住，竟不能落將下來。這也因孫燕日後有數年皇帝之命，今日豈聽一旦喪於那寶劍之下？自古生死皆由命，半點不由人。且說王剪見寶劍不能落下，只道孫燕有甚法術，把寶劍止住，便忙念咒語收回寶劍，不覺豪氣收了一半。孫燕醒來，頭上不見寶劍，一回頭見王剪呆呆的勒馬立着，使回馬大喝一聲：王剪，你往那裏走？分心一鎗刺來，王剪措手不及，大叫不好，身軀往後一閃，那銀戟杆往左脅下穿過，帶下了半副甲來，只嚇得王剪面目改色，二馬擦磨而過，孫燕便一伸虎手，把王剪絲絛抓住，用力往上一提，叫聲過來罷！王剪忙使兩手箍住鞍橋，兩膝一磕烏獬豸，往前一躍，兩下大力，只聽得劃的一聲，把絲絛扯成兩段。王剪得便往前去了。孫燕叫馬緊緊追趕上去，王剪恨磕剛牙，暗罵好小子，某不給你個金風未動蟬先覺，斷送無常死不知，你也不知我的利害。暗暗把百鍊鎚，抓在手中，故遲一步，孫燕貪功心勝，那裏還防人的暗算？王剪回頭窺的親切，對准苗應一撒，把百鍊鎚打將出來，正中護心鏡，打得粉碎。孫燕在馬上，身軀往後一仰，忙兜住馬，心裏仆仆的跳，定一定神，王剪的馬已遠去了。孫燕大怒，罵聲匹夫，你有本事上天，小爺也要趕上天拿回，一催白龍駒，往下赤哩哩的又趕，暫且按下。却說天台山天台洞孫贖老祖，正坐蒲團用功靜養，忽然一陣心血來潮，忙拈指一算，已知袖裏大叫一聲苦也！翻身跌落蒲團之上，把清風明月兩個道童，嚇得魂不附體。忙上前救時，孫贖已自翻身坐起，大放悲聲，清風明月不知何故，早驚動門徒李叢，乃係孫贖回天台時收的，此人兩膀有千鈞之力，比袁達還勝一倍，見師父哭將起來，忙上前問道：師父何故如此？孫贖道：李叢，你有所不知，你師祖與二位師伯，在易州城同喪，王剪之手，雖然天意到底使出家人悲傷，李叢聞言便圓睜怪眼，倒豎濃眉道：有這等事？待徒弟下山，生擒王剪，與師祖報仇。孫贖止淚道：你休得胡說，且扶

我出洞去，李叢忙扶住師父，出了天台洞，那神仙的慧眼，龍看四方，有四萬八千里遠近，早已看見孫燕追趕王剪下去，只見王剪袍鬆甲散，飛奔秦營，又見秦營中飛出一員大將，紅袍紅巾，手舞火砍刀上，放過王剪，抵住孫燕，二人就動手起來，不止幾合，孫燕把那員將刺於馬下，便來沖殺秦營，又見秦營一聲砲響，沖出八員大將來，把孫燕圍在垓心，一齊動手，那員將的小將也沖入圍內，幫着孫燕動手。那秦營又出來無數將官，亂撒征騎，來殺燕兵，燕兵就四散奔走，又見有如蟻一般，秦兵裹將上來，把燕兵與孫燕等一齊圍在垓心。只見孫燕使門銀戟，如鎗山一般，上護其身，下護其馬。那使鋼的本事，也利害，兩國的人馬紛紛落騎。看看燕兵漸少，秦兵勢重，只是不敢上前，遠遠的圍住孫燕。與那員少將，似有定喘之態，忽見孫燕一馬，便沖西南角上來，秦兵中鎗的落馬甚多，內中一員秦將，躍馬提鎗，上來截着，衝殺秦兵，又攏來圍住，不上十合，早被孫燕一戟杆，打得抱鞍而逃。忽然秦兵一個個，扳弓搭箭，孫贖看到此處，說聲不好了，此時出家人不救他，更待何時？忙拔金募杏黃旗在手，口念有呪詞，就把杏黃旗往兩陣上一指，忽然風塵大起，萬馬喧嘩，兩軍人馬皆看不見，然後扶住李叢，回洞而去。戰陣上孫燕殺得兩膀酸麻，渾身是汗，忽然起陣狂風，直亂得飛沙走石，把秦兵打得紛散。忙招呼手下殘兵，一催馬闖出重圍。這裏金子陵，在營門觀陣，忽見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照面打來，心下大驚，忙念正風呪，把風止住。見秦兵將多被走石所傷，又見孫燕已殺出重圍，城中丞相屈產，又親自帶兵出城接應，使道不必追趕，收兵回營。秦師這一陣，被孫燕鎗挑李傑，趕打趙高，喪兵五百有餘，帶傷者不計其數。燕國的二千人馬，也死有八九。且說燕昭王把燕丹宮主抬到兵馬司衙，整整歇了一個多時辰，方救轉回來了。就明白說道：孫兒，你的陰魂等一等，爲祖與你一齊同去。昭王見他醒轉過來，心才放下，便叫道：御妹，你一定神。宮主聞言，抬頭一看，見昭王立在一旁，衆文武兩旁侍立，便大哭起來。道：聖上，我孫家不幸，連遭大禍，今孫燕又喪在王剪邪術之手，如何是好？昭王也垂淚道：御妹，吉人自有天相，你聽聽城外，猶有那金鼓之聲。宮主聞言，靜聽一聽，果然城

外金鼓响，便道秦兵攻打城池。昭王忙傳旨，着人上城打聽，去不多時，回奏道：小將軍未曾喪在王剪劍下，今現在陣中被秦兵圍住，斲殺，屈丞相親自帶兵出城接應去了。燕昭王與宮主聞言，心中大喜，謝天謝地。歇不過半時，孫燕已回前來，參見。只見他血染戰袍，盔生熱氣。宮主忙問道：孫兒如何？你便避得王剪的寶劍？孫燕道：孫兒也不知是何緣故，莫非孫兒有重孝在身，這寶劍怕污穢了，不肯下來，亦未可知。燕昭王道：皇孫今日大戰辛苦，且下去用飯，歇息歇罷。孫燕忙跪奏道：小臣遇見秦師勢大，難以抵敵，不若聖上速脩求救的文書，待小臣殺出重圍，到齊國求救兵。二來到天台山，請三叔下山，方能抵敵得住。王剪的法術，燕昭王道：皇孫言之有理，只是你苦戰一日，筋力疲乏，不若再養幾日，再去罷。孫燕道：救兵如救火，宜速速脩文書才是。宮主含淚道：孫燕所奏甚是。聖之可速脩文書。你且去歇息，歇息爲祖母的，也脩封信去，與你三叔。小豪傑遵旨叩了頭，卽下廳來，換過了戰袍，飽餐戰飯，吩咐把白龍駒拉出去草場撒歡，喂了些草料。然後備上鞍轡，自己又懷上些乾糧，斑豹相隨同往。二人便上大廳前候旨。只見祖母手提書札一封，兩眼中不住的落淚道：孫兒此去須聽爲祖母的一言，不知燕丹宮主說些什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孫燕臨淄取救書 沈祥金殿戰勇將

話說燕丹宮主，雙手拿書，眼中落淚道：孫兒，你此去東齊借兵，必須要到那天台山，見了你三叔，卽速請他下山，才能保護得燕國，退得秦兵。但是你長了十幾歲，未曾見過三叔之面，他生成五絳長鬚，面如滿月，身高丈二，腰大八圍，就是你的三叔了。孫兒，你可對他說，那你母十月懷胎之苦，不必言及，只有父兄之仇，豈可不報？如今秦兵圍困易州，看看待斃父兄之死，你全不顧，難道又看着爲娘的身死，你如此果有忍心，大羅神仙定不是你做的了。如今紙短情長，也難以盡寫。一面說，一面流淚。孫燕跪在階下，及燕國的君臣，無一個不流下淚來。宮主

用手扶起孫燕道：孫兒你且起來，爲祖母的憐你自小嬌生慣養，從未有出過門，今日在陣前冲鋒，身臨險地，爲祖母的實爲出於無奈！今夜你又去冲圍，上臨淄討取救兵，非同兒戲，社稷人民，全倚於你，須要早去早回。若冲透了重圍，可放枝火箭爲號，使聖上與爲祖母的放心，又向班豹囑咐他，保主闖重圍，須要小心，回來定有重賞。班豹答應，小人知道。燕昭王就親自與孫燕背上了文書，敬了三杯御酒，對班豹道：小將軍此次取救全仗你扶持，他一臂之力，若取救回來，待孤封你爲指揮之職。孫燕與班豹一齊叩頭謝恩。昭王與宮主親自送孫燕二人出城。此際初更時分，大街上月色如銀，昭王與宮主送至羅城裏，看孫燕二人上了馬，吩咐軍校暗開了城門，放他主僕二人出城，然後打馬道上城瞭望不提。且說秦國衆將回至營中，飲得勝酒，筵席之上，正講孫燕之勇，並能破誅仙劍的說。金子陵抬頭見大纛旂無風自動，心下驚疑，便自暗暗指指一算，便對衆將道：衆位將軍今晚有易州的孫燕前來偷營，上東齊取救，必由東營而進，貧道想那孫燕能破誅仙劍，必然有些道術，不能以道術擒，諒他一個也冲不得我的秦營，但事不可不預備。此去東二十餘里，有一山名曰荊軻山，甚是凶險，是去東齊必由之路，我意欲遣猛將重兵，在此處四面埋伏，放孫燕進了山內，然後圍住他，他縱能插翅，也難飛出，以免寨中蹂躪，驚動聖駕。如何？章邯道：軍師之言有理。遂取令傳三軍飽餐戰飯，喂足了馬匹，衆將披挂上帳聽點。衆將聞言，齊下了帳，各回自己營中，披掛停當。不一時，聚將鼓響，金子陵升了公座，對衆將言道：貧道算得今晚三更，孫燕必至荊軻山，衆位將軍不可放了他過去，如違者軍法重治。忙拔令箭一枝道：副先行你可領人馬五百，扎住東營，孫燕若來冲營時，可假戰數合，讓他冲出營去，隨後追至荊軻山，見他進了山，可把人馬扎住山前，後見高山上紅燈所向，領人馬殺來，如違者軍法從事。王賁領令，忙出大營去了。又拔令箭一枝道：殿西侯可帶五百人馬，在山左埋伏，看高山紅燈爲號，所向之處，必然燕將冲營，須要用心竭力擒拿。又拔令箭一枝，帶笑躬身道：元帥敢煩大駕，帶兵五百，在山右埋伏，也看紅燈所向，擒拿孫燕。章邯王剪二人領令，一齊出營，各自帶兵去。

了。金子陵又拔令箭一枝，立身拱手，武安君勞駕，帶人馬五百，至荆軻山後山口埋伏。此條重任，孫燕必由此出跡，須要小心，倘有疎失，就把數十年的英名喪了。白起忙應聲遵令，出營帶兵去了。金子陵然後進帳，奏明始皇，又遣五營四哨的大將，把守黃羅寶帳，立爲外衛，這才辭駕出營，跨上梅花鹿，帶領二百軍校，飛奔荆軻山來，上到那最高處埋伏，備下了滾石擂木，以防孫燕搶上山來。正是：

定下深坑擒猛虎，安排金鎖困蛟龍。

不提金子陵設伏定當，單講孫燕主僕二人，暗暗渡過易水。孫燕對班豹道：我未曾去過臨淄，可往那條路殺出去好？班豹道：小人也未曾去過，只是聽得人講，往東邊經過那荆軻山，就是上臨淄的大路，小人曾去過荆軻山打獵，這條路到是熟識。小主你跟我來，說罷一頂白馬來，至在護城濠邊，城上的軍士把吊橋放下，二人過了吊橋，城上依然拉起。班豹在前，孫燕在後，二馬緊緊跟着，竟奔秦國的東營，遠遠趕着月光看去。秦營中並無燈火，班豹道：此時不過二更，難道秦人盡皆睡熟了？其中定有緣故，我們必要小心仔細些。孫燕笑道：秦兵醒來，我們也要沖去，若不醒來，也要衝去，縱有伏兵，吾豈懼哉？說罷一頂白龍駒，就趕過了班豹馬前，直衝將去。猛聽得營裏一聲砲响，燈火發明，營門大開，閃出一枝兵來。當先一將躍馬挺鎗，大叫孫燕休走，老爺在此久等多時了。孫燕聞言大怒，緊一緊白纓鎗，來取王賁，王賁連忙招架，戰在一處。班豹從斜裏舞動雙鋼，也來夾攻，不上數合，王賁虛點一鎗，望東北角上敗走。孫燕不敢追趕，一催白龍駒，竟奔秦營而來，衆秦兵吶喊一聲，往兩邊一閃，就露出一條大路，直透營外，並無一人攔阻。孫燕二人飛馬闖出了東營，秦兵就合歸一處，往後緊緊追來。這邊班豹在後，孫燕在馬上取出火號，拿了火種，點了引線，那支火箭，就直上到九霄，燕昭王與宮主在城樓上見火已起，俱各大喜，齊謝蒼天。遂吩咐守城家將與兵丁人等，小心把守，一齊打馬道下城，回歸宮中不表。且說孫燕主僕二人，飛奔到荆軻山來，進了山口。班豹就說道：小主我們且不要走，在此等候，待秦兵進山來時，我們且殺他。

一陣，然後再上東齊未遲。這山畏的路徑，小人頗熟。孫燕聞言大喜，二人且不追趕去。上山口裏，右停止了馬，等了半晌，不見秦兵進山。只聽得山外一聲炮响，山裏遂萬聲皆應，且聽得喊殺一聲，振動山岳。孫燕大驚道：「班豹這山裏已有埋伏了。」班豹道：「不妨，小主跟我來。這裏離左右山口甚近，我們出了山口，不過走遠幾十里路，就可到後山了。」孫燕聞言，便催馬跟着班豹往後山口來行，不上一里之路，左右邊裏一聲炮响，山凹裏燈火齊明，擁着一枝人馬來了。爲首一員大將，好威風，怎見得？後人有讚爲證：

龍鱗甲上透征雲，凜凜威風殺氣生。斬將劍鋒名偃月，追魂鐵擲號流星。官封王位享大名，九戰重瞳天地振。一聲霹靂鬼神驚。

章邯一馬當先，攔住去路，大喝小將休走，有你章元帥在此，快些下馬投降，免你一死。少若遲延，定作刀頭之鬼。孫燕也不答應，催馬上前舉鎗分心就刺，一搭上手，戰有數十合，不分勝負。班豹見孫燕不能取勝，不敢戀戰，便拋了章邯奪路而走。秦兵見孫燕來，踴大隊，便一齊扣上雕翎，望着射來。孫燕二人不能前進，章邯又早趕到兩下，又戰了幾合。孫燕只得與班豹兜馬往回路而走。章邯也不追趕，只分開衆兵守住右山口。這裏孫燕主僕二人，便飛奔在山口來。班豹在馬上道：「左山口的路徑崎嶇，若有秦兵把守，就不能衝走了。我們何不直奔後山去罷。」孫燕道：「後山口遠，還是左山口遠呢？我們直往近處去罷。」班豹道：「自然左山口近些。」孫燕道：「既是近些，我們就走左山口去，看看如何？」班豹聞言，催馬當先引路，飛奔左山口而來。離山口還有三里之遙，只見高山上無數燈籠火把，班豹在馬上道：「小主，此處不能出去，他在此把住了路口，你看這四邊都是高山，飛也飛不過去。」孫燕道：「我們且快回馬，不必去躑了，速奔山後去罷。」說畢，二人催馬飛奔後山口來。班豹在馬上道：「小主，我們且在這平坦地方，暫歇一歇，撤和了馬，再走孫燕笑道：「你往日在家誇口，說有十分勇戰，今夜殺得不過兩個更鼓，你就耍歇了，不算得好漢。」班豹笑道：「不是我怯敵，只因後山口若不闖出去，就不妥當了。養一養氣銳，方好衝出去。」

這個主意孫燕聞言只得也下了馬，把馬肚帶鬆了扣，拉住一顆松樹，仰見星斗，猛抬頭看見高山上有一盞紅燈，遂指與班豹同看。班豹道：「是了，這是秦兵的眼目，自古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我們何不射了他這盞燈？就可以出山了。」孫燕聞言大喜道：「有理，只是我們一齊上山，他必看見，山上必有準備，滾木擂石打下，難以招架，不如仗血氣之勇，直躡後山口罷。」於是主將二人忙整好鞍馬，齊奔後山口來，相離不遠，一聲炮响，閃出無數秦兵，一員老將截住去路，大喝冤家休走！我與你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今夜若不拿你，非爲人也。說罷舉戟直取孫燕，這員老將就是白起。因他在戰國時提兵救魏，被孫臧三伏下馬，英名盡喪，全軍覆敗，甚至要跪在孫三老爺的牛前拜爲門下，方才饒他回國。因此含恨在心，夜間見了孫燕，豈肯輕放。孫燕不知來歷，見他舉戟來刺，忙用鎗磕開，戰有二十餘合，孫燕暗想：「這老將雖然年老，戰法精通，氣力沉重，到難取他之勝，何不用計挑他下馬！」一鎗遂刺將過去，故意抽回，白起使用戟一迫，追住了銀戟桿，一催馬正欲伸手來抓絲繸，孫燕前使一個換手輪轉鎗尾，照白起的面門打來，果然白起雖則年老，筋力還強，無奈轉動不能伶俐，說聲不好，把頭一閃，肩上一早中了銀戟桿，身子一幌，忙把手抱鞍橋躡將過去。班豹一馬早到，照馬後鞍就是一鋼，白起的馬剛剛躡過，尾根上着了一下，那馬就一坐，舉右手才想打下，白起早已提馬往下敗走。秦兵見主帥着傷敗陣，便一擁上前，把孫燕主僕二人圍住動手。孫燕掄起鎗桿，班豹舞動雙劍，遠者鎗挑，近者鋼打，好一場亂戰，那秦兵秦將不住的紛紛落馬。且說王賁諒他主僕二人，必不闖出山口，遂用二百精兵，把住隘口，帶領着三百軍兵，看山上紅燈爲號，四方救應。見紅燈指着山後，便帶兵飛來接應，二人恰好相遇，就殺在一處。孫燕二人左衝右突，竟不能殺出重圍。此時天已大亮，金子陵親自統兵下山擒拿，把孫燕主僕二人困在垓心團圍住，齊叫不要放走了孫燕二人。身夜中殺至辰正，竟衝不出荊軻山去。孫燕心下甚是着急，剎時間陰雲密布，大雨傾盆，孫燕二人冒雨衝秦兵槍門相阻，孫燕正無可奈何，忽抬頭見一小山坡，站着幾人，有秦兵擁着一個帶魚尾冠的道人，跨

着梅花鹿，在那裏指揮督陣。孫燕心下早有算計，便招呼班豹，且往那裏衝去，叫班豹在前，自己在後，一隻手挺鎗招架，一手便拔雕翎，壓在額下。金子陵在小坡上，見孫燕二人衝突前來，便一催梅花鹿，也衝將下來。秦兵見軍師臨陣，便兩邊一分。金子陵衝入陣來，此時風狂雨驟，那裏聽得弦響，被孫燕暗放一箭，正中前肩。金子陵不能安穩，坐於鞍橋，身子往後一閃，跌下梅花鹿來，衆將一見，忙上前救護。孫燕二人趕着，便一路順着風雨，才殺出重圍，盜甲盡行溼透。這裏衆將救起金子陵來，忙傳令休得追趕。今孫燕已過易水，無人抵擋，速回兵攻打易州。攻破城池，縱然孫燕調得兵來，已無用了。衆將聞言，報下不追。同保軍師回營，金子陵用金丹敷了箭傷，然後進帳，奏知秦王。秦王留子陵在營，伴駕養傷，且按下不表。單講孫燕二僕，二人闖出重圍，也不顧身子溼透，腹中飢餓，緊撒一轡，直跑到申後方才雨止。孫燕也扣住馬，慢慢的走，忙對班豹道：「燕國有福，我們今日衝出重圍，緊緊殺了一夜有半，再趕一程，我要尋一所庄院，烘一烘衣甲，歇一歇，用些乾糧，方可再走。」班豹聞言道：「小主說得是，我們再趕一程，說罷，齊催馬又趕了一程，才尋所庄院，借些柴火烘乾了衣甲，割些草喂了兩匹馬，二人同食些乾糧，連夜望齊國進行不提。且說燕昭王與宮主，見孫燕的火號起在空中，就知孫燕衝出了秦營，君臣們心中大喜。此時已交三鼓，燕丹宮主隨了昭王，忙辭回至都尉府後堂，與高李二位夫人言及孫燕在陣上之勇，婆媳正當談論，忽見丫環前來稟道：「老貴人及二位夫人不好了！方才守門的家將來稟道：城外遠遠喊殺連天，不知所爲，何故適才登高瞭望時，只見那秦營離幾里，火光四起，炮聲不絕，度其似在荊軻山，此乃去東齊的要路，必然秦兵把守此山，圍困小主人在內，故有喊殺之聲，特來稟報。」燕丹宮主與二位夫人，只嚇得面如土金，半晌歇了過來，宮主說聲不好，快備車馬，待老身連夜上朝，好令將出城救應，倘有疎失，如何是好！連催馬忙上朝，見駕。這裏燕昭王亦聞了報，也慌忙設朝，衆文武帶月上朝，朝參已畢，宮主已上了大殿。昭王一見，旨免禮，賜坐。忙出言道：「御妹如何是好？今有丞相遣守城官飛奏，離城下十里，有炮聲不絕，火光滿天，必是皇孫遭困，况皇

孫殺了一夜，雖然猛勇，乃年紀甚小，如何又運得夜戰，御妹可有甚良策，搭救皇孫才好！宮主聞言垂淚道：「臣妹也曾攔阻再三，孫燕只是不從一心爲國報效，今夜遭困，萬乞吾主遣將發兵出城救應。」昭王聞言傳旨兩班文武，何人願領兵出城迎敵？接應孫燕上臨淄取救回來，自有重賞。只見連問數聲，並無一人答應。昭王在龍座上，那龍顏利時焦黑，心中大怒，罵道：「朝廷設官，萬鍾養廉，使你等身榮祖貴，日享珍饈者，原爲分國之憂，解國之危，今日一個個貪生怕死，束手無言，國家數十年養你等之恩，竟成無用，要你等立在此處作甚麼？」燕丹宮主在旁見如此光景，由不得仰天長嘆。只見班部中閃出上大夫沈祥跪奏道：「聖上責臣等萬死莫辭，惟是武臣皆非秦將之敵手，非係怕死貪生，但懼喪師辱國，乞我主開天地之恩，赦臣等死罪。衆臣見沈祥如此奏對，衆臣一齊跪倒，口呼吾主，臣等罪皆萬死，乞吾主寬恩。」昭王至此地步，也無可奈何，遂道：「你等起去，孤也不深究責。」沈祥復又奏道：「龍心萬安，臣保一人可退秦兵。」昭王問道：「卿家保舉何人快快奏來？」沈祥道：「臣所保舉乃金台大帥樂毅之子，樂強現在告假回家，奉養老親，此人刀馬純熟，精通韜略，大有伊父之風。聖上何不傳道旨意，待臣親至帥府，宣他上朝，提兵解圍退敵，吾主復何患哉？」昭王聞奏大喜，親自寫詔，就命沈祥前去帥府宣樂強上朝，掛帥退敵。此時天已大亮，沈祥接了旨意，也不回家，出了朝門，飛奔金台大帥府來。原來樂強乃樂毅之子，世襲父職，在燕國爲官，因母親年老告假養親，故此在家閒住，他也學其父的馬前神課，三把神砂，刀馬純熟，真是一員戰將。這一日早起，有家將來報說：「朝廷命上大夫沈祥老爺費旨來府，現在府門，請家爺出去接旨。」樂強聞言，忙冠帶了，走出大門，忙把沈祥迎接進堂，不知樂強肯出陣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戰王剪樂強喪命 敵袁達蒙騰傾生

話說樂強正在帥府，有家將來報，聖旨到。樂強聞言，吩咐排香案，忙整冠帶，接進府中堂上。沈祥讀罷聖旨，樂

強謝恩，接了聖旨，然後與沈大夫見了禮，分賓主坐下。樂強道：樂某身受國恩，終身難報，只是老母在堂，難遵聖旨。沈祥道：元帥此言差矣！自古道：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為人臣不分國難，是不忠，二人正言論之間，家人跪稟道：老夫人出堂。沈祥抬頭，見屏後走出一個老人來，白髮如銀，有數十名侍女擁着出堂。沈祥忙即上來見了禮。樂老太夫人便請沈祥坐下，樂強侍立於旁。老夫人開言道：沈大夫聖上因何旨意，宣我兒上朝？沈祥聞言打一躬，就把秦國攻破界牌關，孫操父子如何陣亡，秦國現圍困易州，朝中無人的話，說了一遍。老夫人對樂強道：吾兒休以老身為念，我樂門世受國恩，豈可坐視自古盡忠難，以兼盡孝。寧作忠臣，就是你盡孝了，可速速跟大夫上朝，見駕帶兵出城，退却秦兵，此社稷人民之幸也。老身亦甚榮華，我兒快去收拾。樂強道：母親為兒非不欲盡忠報國，只因母親年老，且兵危之事，也無雙全之地，故此不欲出陣。老夫人說：胡說！快隨沈大夫上朝。如若留戀老身，老身便死在我兒之前，以免汝懸念。說罷，立起身來，就要往階下撞去。就嚇得樂強連忙跪下道：母親息怒，孩兒願去退敵，就是。老夫人聞言大喜道：這才是我姓樂家之子。便對沈祥道：恕老身不陪了，便扶持女進去。這裏沈祥亦告辭出府，回朝復命去了。樂強起了沈大夫出府，吩咐家將備馬，遂進後堂，便拜別母親妻子，帶了幾名家將，飛奔到朝中而來。此時燕昭王已升了大殿，黃門官啓奏道：樂強現在午門候旨。昭王傳旨：宣進樂強。隨旨進了大殿，至品級臺前，拜舞已畢。昭王傳旨：平身賜坐。樂強謝恩。燕昭王道：孤不幸連遭兵困，目下秦兵困城，孫都尉父子死了，昨夜孫燕去臨淄取救，雖然起了火號，只是遠遠又火光冲天，喊殺之聲響震，至今不知死活。因此，宣你上朝，與師殺退秦兵，國家之幸也。強忙立起奏道：我主萬安待臣占一課，便知明白。昭王大喜，傳旨排香案，親自拈香，禱告了一遍。樂強遂占一課，看看卦爻，奏道：我主萬千之喜，孫將軍殺出重圍，到東齊取救去了。齊師不出，幾日必至。昭王大喜，忙差官到都尉府，以報信安慰燕丹宮主之心。又對樂強道：樂卿卦爻有准，真孤之幸也。忙傳旨排宴，與樂卿賀喜，這且不講。且說金子陵到了次日升帳，衆將參見已畢。望下說道：昨夜孫燕雖

幸脫羅網，諒他城中無人抵敵，那位將軍出去討戰。一言未了，忽見王剪應道：「未將願往金子陵大喜，就令王剪帶兵五百，出營討戰。王剪領令帶領人馬，飛奔易州討戰，丞相屈產忙差官上朝啓奏。此時大殿筵席未散，樂強聞報，忙立起身道：「臣不才願帶兵城下拒敵。」昭王大喜，親酌御酒三杯，然後出朝，至易州炮響出城，一馬當先過了吊橋，只見迎頭一將，勒馬提鎗，猶如半截黑塔，堆垛的威風，層繞着殺氣。王剪也把樂強一看，只見他英雄出衆，相貌驚人，跨下渾紅馬，手使燦金刀，到也威風。便喝道：「來將！你可知殿西侯王剪之勇，快通你的名受死！」樂強聞聽微笑道：「你就是王剪麼？你問本帥之名，須要聽真，吾乃金台大帥樂元帥之子，子襲父職，你元帥單名樂強，便是你有多大本領，敢來城討戰？」王剪道：「原來是架毅之子樂強，某亦聞你之名，但你只可在燕國爭強，若能在你侯爺馬前，走上十合，也算你是一個好漢！」樂強大怒，雙手掄刀，分頂砍來。王剪連忙架過，二人戰有五十餘合，樂強暗暗想道：「王剪鎗馬純熟，果然是一個勇將，且聞人說他在外國曾拜仙人爲師，有寶劍送他。今日要爭血氣之勇，定不能取勝，何不先下手爲強？」想罷，虛砍一刀，回馬望陣角上敗走。王剪那裏肯捨，一催烏錐馬緊緊的趕將下來。樂強回頭一看，見王剪趕來，心中大喜，壓下金背刀，忙向錦囊中取出神砂，口中念念有詞，一撒手打將出去。大叫王剪！你看本帥的神砂打你王剪！聞言，擡頭一看，見一般紅雲飛來，閃之不及，正中臉上，只打得七竅冒火，身上攪了兩棍，差些撞下馬來，忙回馬敗走。樂強見神砂打不得王剪，落馬，心中大怒，罵道：「好王剪！你往那裏走？」一兜渾紅馬，赤叻叻趕上來。王剪雖然中了神砂，兩目難睜，心中明白，聽得後面鑾鈴響動，就知樂強趕來，便暗暗摘下寶劍，拈指疊文，念動真言，只聽得一聲響，唬起來，那寶劍在空中，飛奔樂強頂門而來。樂強只顧追趕王剪，那裏王剪暗暗祭寶劍，說的遲，來時快，寶劍已離頂門不遠，喊聲不好，把頭一低，那裏閃得過的一聲響，身體着了寶劍，撞下馬來，可憐他！

只望堂前稱孝子，誰知關外作忠臣！

樂強的家將見主帥落馬，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利時亂撒征騎，忙上前搶奪尸首，飛奔進易州去了。王剪因中了神砂，也不能再至城中討戰，只得掌得勝鼓回營。早有人報知屈產，屈產大驚，忙差兵迎接樂強的尸首，送回城中，連寫本章，奏聞昭王。昭王見本，只急得連聲嘆氣道：「此天絕燕也。」傳旨將樂強的尸首，擡回帥府，用侯禮殮葬。且不講樂府開喪，只說孫燕、班豹二人，路上晝夜趕行，不一日進了東齊，至臨淄，說明了來歷。守城官領他二人到午門候旨。那日正逢齊襄王駕設早朝，這位王爺，那閔王之子，御名法章，被鄒妃所害，在外走過數年，得孫臏下山保他，奪回江山，殺了樂毅，後與燕國合好。今在位二十年，國家雖不甚豐厚，且喜庶民安業。那日早朝，黃門官啓奏：「燕國昭王差南郡王之姪，名喚孫燕，背了文書，前來求救。現在午門候旨。」襄王聞奏，傳旨宣進黃門官領旨，帶了孫燕上殿，朝拜已畢。孫燕在背後解下文書，雙手高舉道：「臣子孫燕，奉吾主之命，有求救文書呈上。」襄王傳旨，平身。左右官把文書呈上展開，把放在龍案之上。襄王用目觀看了一遍，不由得面目更色道：「秦師虎狼，今欲併吞六國，先困易州，自古唇亡齒寒，孤豈肯不發兵相助之理？」但齊國遭了刀兵之苦，現在將老病衰，如何能起兵相助？孫燕聞言，速速叩頭奏道：「聖上與臣主合好同盟，災患相濟，兵荒共扶，故臣主差臣進書求救，聖上念切鄰國之好，發兵相助。且臣叔孫臏有功於聖主，今孫臏之母親在燕邦，恐秦兵攻破易州，性命難保，乞聖上推恩憐念。」襄王道：「御弟孤豈有不知亞父之母親在燕邦，但實係兵微將寡，自顧不暇，如何上得易州相助？」孫燕聞言，只是朝上叩頭哀求。齊襄王在寶殿之上，正在那為難，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臣，朝上行禮道：「不才願提兵上易水解圍。」襄王舉目一看，只見他：

粉底朝靴足下登，腰中寶帶玉玲瓏。環眼豹頭生殺氣，赤鬚藍臉長威風。劍眉鎖縵聲音吼，虎步斜趨身體雄。若問此人何姓氏，袁達全山號野龍。

齊襄王認得是袁達，心中甚是不悅，暗想：「偏生是他要去，如何攔阻？」且他的性如烈火，喜褒不喜貶的，若說秦

兵雄悍，王剪多能，他定然不肯不去的。想了一想，遂開口道：「保國公若帶兵去解燕國之圍，定然馬到成功。但我本國我雖然太平，皆賴皇兄威鎮臨淄故耳。小醜不敢跳梁，今若帶兵上易水解圍，他國若知，或發兵犯武，孤將喊叫何人出去對敵？皇兄暫且歸班，等孤再差別人去罷。」袁達連忙奏道：「齊燕素好，今日遭困，理宜速救。且秦素有勇健之名，章邯王剪皆世之名將，臣若不提兵前往，另差別人，恐怕有喪師之憂。」襄王道：「孤豈不知，但皇兄年紀老邁，倘有疎虞，則國之屏障已失。孤勸皇兄還是不去的才好。」袁達一聞此言，只見他紅鬚亂乍道：「諒秦將有多大本領，臣豈能失手於他？吾主若不叫臣去，臣願死於階下。」又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臣，奏道：「主上恐怕保國公性急有失，臣李牧願與保國公同上易水解圍。」齊襄王見是李牧，心中不悅，便自暗想：「齊國只有你二人，王奪又病故了，或留一個在朝也好，今偏定要一齊前去，如是當着孫燕的面，又不好十分攔阻，便道：『若得保國公同去，孤才放心。』只是諸事都要小心，切不可輕敵。」二人齊聲應道：「謹遵聖訓。」襄王又傳旨着黃門官開宴在大殿上，與二位國公餞行。霎時間排下大宴。袁達李牧與孫燕一齊謝恩歸坐。襄王在酒宴間，見孫燕生得天庭飽滿，地角方圓，脣紅齒白，眉目間有股清氣，且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大有九五之相。飲酒間，又問些事。孫燕雖然年少，但有十分天性，隨問隨答，無一不明白，條暢。襄王心中甚是愛慕。酒過二巡，筵上五味，三人便立起身來，謝恩出朝。襄王就傳旨兵馬司，點了三千人馬，預備明辰上易州解圍，然後散朝回宮。此時日將西墜，袁達等回至府中，再排酒宴與孫燕飲談。十四位公侯，俱皆在坐中。孫燕把冲圍遭困的事，細細說了一遍。袁達兄弟等無不稱羨。是晚孫燕就在保國公府中歇了，次早就在上朝辭行。孫燕便對袁達李牧道：「二位國公，且請先行，小弟還有事啓奏。」袁達等也不細問，一齊上殿辭駕。襄王又親賜三杯御酒。袁達等飲罷，拜辭出了午門，帶兵上易州去了。襄王見孫燕猶自立在殿上，便遣御弟孤已發兵去救燕了。御弟何以還在不同去？孫燕跪奏道：「臣奉國君與祖母之命，一來求取救兵，二來請臣叔孫臏到燕國去的。」襄王笑道：「御弟，你三叔自保孤登基以後，已回山去了。」孫燕道：

不知臣叔仙山在於何處？伏乞聖上諭知。襄王道：亞父臨行時，他說回天台山去，這大台山孤知道在那裏呢？孫燕道：既是在天台山，我主豈有不知之理？乞我主差人指引。襄王道：孤若知其方向，早已差人請回來了。何待御弟之追求？君臣正紛論間，只見閃出一位上國卿卜商跪奏道：臣與亞父別時，亞父曾留柬帖與臣，說後數十年必有人要到天台請我者，你開此柬帖便知。今孫燕此來，正合其時。臣願與將軍孫燕同去找尋天台山，請亞父。襄王聞言大喜道：既如此，孤也修書一封，國卿先生可一同帶去說罷。忙傳文房四寶，當衆修了一封問好的書，詞就令卜商同孫燕去天台山請亞父。二人連忙謝恩出朝，卜商就邀孫燕回至自己府中，收拾行李，把柬帖匿在懷中。道：小將軍令叔說過，出皇城東五十里，方可開看。我們須要遵他的言語。於是二人用了早膳，帶了數十名家將，與班豹、遂一齊跨馬，出了臨淄的東門而行，暫且按下不表。且說袁達、李牧帶了三千齊兵，星夜望易州而來，不上幾日，已到易水，離秦營不遠。早有探馬來報，袁達就傳令三軍安營，立了大帳。李牧便對袁達道：老兄，我們還是在此紮營見陣，還是進城報號？袁達道：不必進城報號了，等我明早殺退秦兵，再進城不遲。早有秦營中探子已報到，與章邯知道。章邯便忙進首羅寶帳上，啓奏始皇道：右探子來報說，齊國差袁達、李牧帶兵前來解圍，請吾主龍意定奪。始皇聞言大驚道：全山袁達有萬夫莫當之勇，列國聞名。今帶兵前來解圍，恐我秦將並無一人是他對手！且一連攻打易州，有十幾日，並不能克復。如今他外有救兵，如何是好？只見帳下一員大將大聲叫道：吾主何故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微臣不才，明早出馬，立斬袁達首級來獻。始皇視之，乃大將蒙騰也。隨道：將軍雖然武藝高強，但是袁達有萬夫莫敵，只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將軍且下去，孤與軍師定計擒他。便了。蒙騰道：微臣待明日與彼見陣之後，再用計擒這匹夫，也未遲。始皇無奈，只得允從。傳旨三軍今夜十分小心，但人不可離鞭甲，馬不可離鞍，以防齊兵前來劫營。章邯領令出帳去了。過了一宿，又到了次日，蒙騰全身掛披上帳，討令出敵。章邯就發兵五百，與蒙騰帶兵出陣，把秦兵一字排開，一馬當先，直抵齊營討戰。齊兵忙報

與袁達，袁達忙掛披上馬，炮響出營，飛臨陣前。蒙騰在馬上見齊營內飛出一員大將，如巨靈神一般，手執加剛大斧，藍臉紅鬚，好凶惡相！真是個是混世魔王臨凡，巨靈神下降。蒙騰知是袁達，便大喝道：袁野龍！你休伸坐騎，有你有蒙將軍在此，久尋多時了。袁達聞言，往對面一看，見這員秦將虎頭盔，金鎖甲，跨下渾紅馬，手執大砍刀，在陣上耀武揚威。便微笑道：秦狗！你既知我的威名，還不下馬求生，等待何時？蒙騰大怒罵道：好匹夫！你走，照袁達頂上一刀砍來。袁達用斧架開，蒙騰的虎口就震了一震，心中暗道：好猛勇匹夫！果然名不虛傳。袁達的馬早已圈回，雙手擒斧道：招架你爺的斧罷，就是一斧砍來。蒙騰見斧來得沉重，便手掄刀用盡平生之力，把斧磕開，馬打了一個照面。袁達又是一斧，就將蒙騰了命。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中寶劍袁達窺亡 受亂箭李牧自刎

話說袁達三斧劈了蒙騰，秦兵一見不敢上前，搶了尸首，一齊望本營逃命。袁達也不追趕，勒馬擎斧，大叫秦兵休慌，公爺不來追你，你可回營報與你元帥知道，另差有能者出來見陣，無能者免死。秦兵也不願追與不追，如風捲殘雲一般，逃回本營，報與元帥知道。章邯聞報大怒道：那位將軍出陣去擒袁達？與蒙將軍報仇。言還未了，只聽得下面連聲答應，上來了王翦王賁道：末將父子願往。章邯大喜，就令他父子帶兵五百出營拒敵。父子領令下帳，頂盔貫甲，上馬提兵，出了大營，來至軍前。王賁道：大人且勒馬掠陣，待孩兒先去會他一陣。說罷，一催馬飛臨陣前，見袁達果然生得凶惡，趕趕威風凜凜，殺氣便用刀一指，大喝道：馬前的莫非是全山袁達麼？袁達聞言，也往對面一看，見那王賁果然年少英雄，怎見得有幾句詞言爲證：

大紅袍，繡團花，金背刀，透精靈。跨下慣戰能征馬，狼牙鵬翎密排插。豹頭虎目熊腰跨，年少英雄實可誇！
袁達看罷一聲吆喝道：既知公爺的姓名，今日開了殺戒，不拘老幼，並不超生，快報你的名來受死。王賁大怒

道：袁達休得誇口，某乃章元帥麾下，先行官王賁是也。今日若不生擒你回營，與蒙將軍報仇，誓不爲人也。一催馬雙手掄刀照頂門劈來，袁達一見，喊聲來得好，把加鋼斧，磕開了金背刀，二人就大戰，有十餘個回合。王賁在馬上暗贊袁達名不虛傳，袁達也誇王賁年少英勇。二將戰有六十餘合，越見袁達的斧速馬快，王賁見袁達愈戰愈勇，心中暗想道：這匹夫果然本事高強，某何不用花刀劈他下馬？隨抖擻精神，把刀法更變，大喝袁達今日少爺若不斬你驢頭，誓不回營。袁達見王賁抖擻神威，刀法改變，不由得大笑道：無名小將，你有多少本領？只管使來，若再容你戰得數合，也就不算全山的好漢。二人又鬥至十餘個回合，袁達乃經大敵之將，雖然年過五旬，氣力未嘗消滅，大戰王賁有百十合之外。疆場上漸漸不見王賁的本事了。袁達一回馬，雙手掄斧，舉了一個過頂之勢，大喝王賁看斧，王賁見斧來得沉重，使用盡平生之功，鏘的一聲磕開，自己覺得虎口酸麻，說聲不好。二馬就擦着而過。袁達用斧柄照王賁的右跨裏一跳，叫聲下去罷。這下力氣也不小，把王賁跳下馬去，有五六步之外。王剪一見叫聲不好，忙取箭在手，袁達見挑王賁下馬，心中大喜，忙催馬舉斧來取王賁。王剪的箭早已來到。袁達聽見弦響，舉目一看，見箭來得切近，一手罩着，誰知王剪善射連珠箭，一箭方離，第二箭又到面前。袁達接之不及，正中護心鏡，滿臉上嚇得焦黃，不敢上前。一圈馬敗回大營。王剪也不追趕，救了王賁，率兵回營去了。這裏袁達也帶兵回營，李牧忙出營迎接道：仁兄今日必然取勝。袁達便把斧劈蒙騰，挑王賁後來中箭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李牧道：不想兄長的威風，已驚秦人之膽，明日我等一齊出馬，大破秦師，便了。袁達大喜，李牧吩咐排酒與兄長慶功。酒席之間，便對袁達道：兄長今日雖斬了秦將，到底也有些小挫。秦兵諒我們懸軍在此，今夜必來劫營，亦未可定。我等不可不防。袁達道：賢弟說得是。我們今夜兩下埋伏，殺退秦兵，便了。二人用罷了酒飯，各自提兵，在營左右埋伏。等至三更時分，果然見一枝秦兵前來劫營，袁達、李牧二將大喜，一齊放砲殺來，把秦兵圍住亂殺。正殺之間，只見後營火起，火光燭天，有無數秦兵往營後殺來，又聽得砲聲不絕，響喊之聲，振動山

岳反把自己的兵團圍住。袁達一見大怒，亂舞動加鋼斧，往來沖殺，無奈秦兵勝過齊兵百倍，袁達李牧雖然勇，到底寡不敵衆，看看自己的兵馬，反吃虧了。李牧使叫聲兄長，我們護着衆兵，捨了營盤，殺出去罷。袁達聞言道：賢弟，你在前來我斷後，一擁殺出重圍，秦兵那裏肯捨，隨後追來。袁達一見大怒，喊一聲，兜轉馬頭，反殺進秦兵隊中，斧起刀落，亂砍秦兵，所到處，如滾湯潑雪。王剪等大怒，一齊圍裹上來，鎗刀亂舉，袁達全無懼怯。又戰了多時，便一馬沖出重圍，如出入無人之境。王剪等更加忿怒，遂後一擁追來。袁達又翻身殺入，一連三次，殺進殺出。王剪本欲想祭寶劍，奈黑夜不便。又見袁達勇猛，要再追趕，恐傷自己人馬。此時袁達馬已去遠，只得回營。這一陣秦兵雖奪得齊營，也傷了好些人馬。這邊袁達李牧護着齊兵，敗下去，有六七里之遙，然後聚集殘兵，此時天已大亮，袁達只氣得忙叫如雷道：我若不踏平秦營，誓不爲人傳令。三軍造飯已畢，復回舊處，扎下營盤。袁達全身披掛，直抵秦營討戰。秦兵報進大帳，章邯聞報道：袁達真有百折之計，必待本帥去親自會他一會。只見王剪上帳道：昨夜末將本欲祭劍誅他，奈黑夜之間，有所不便。今日袁達來營討戰，自取滅亡，今末將情願出馬，誓斬匹夫。章邯大喜許之。王剪辭了元帥，帶兵臨陣，袁達認得是昨日放箭之人，便大叫來將慢來，快報名領斧。王剪聞言道：袁達你問某的名麼？你只要聽真，我那始皇駕下的臣官拜殿西侯，加封正印先行之職，你老爺姓王名剪，可知老爺的利害？快下馬受綁。袁達大笑道：原來你就是王剪麼？你也算個好漢，不該昨日在陣上，用暗箭傷人，公爺正要尋你，一來報昨日暗箭之仇，二者爲孫家父子解恨。說罷，一把加鋼斧，照頂門砍來。王剪見來得勢重，兩手用丈八蛇矛架開斧，虎口上動了一動，心中暗想：好氣力！一回馬，便照袁達前心一鎗挑來，袁達用斧往下一撓，輕輕撥開，接上手來走了十餘合。王剪要祭寶劍，也不亂戰，強走幾個回合，便打馬往陣角上敗走。袁達叫道：來時如此英雄，原來馬蹄尙未走熱，你就走了，往那裏走！一頂征駒飛趕下來。王剪心中大喜，忙念動靈咒，掐指把寶劍祭起，只見空中立刻紅雲托起，飛奔袁達頂門而來，然後大叫袁達，你慢趕，看某的寶劍來取。

你了。袁達抬頭一看，見一朵紅雲托定一口寶劍，望頂門而來，叫聲不好！這個道兒，我可不懂。走罷！擰回馬就跑。王剪一見大笑道：「袁達，你要逃走，除非是再認母投胎了。念動呪語，這寶劍如飛的趕來。」袁達回頭一看，見寶劍追將下來，離太陽不遠，忙取斧想去招架，怎能架得，正是：

西北天鼓響，東南落將星。

忽響亮一聲，袁達中了寶劍，翻身落馬。享年五十四歲，後人有詩嘆之曰：

獨占全山顯大名，英風所到鬼神驚。可憐豪氣今何在？衰草淒淒隱石塋。

齊兵見袁達落馬，大喊一聲：「齊齊撒征駒，上前奪回尸首。」王剪收回寶劍，也不追趕，打得勝鼓回營。且說齊兵搶了尸首，擡回營中，有掠陣的軍兵，早報與李牧知道。李牧聞言，哇的一聲，連交椅倒在塵埃。左右上前救起，半晌歇過，就大哭。兄長！你大波見過千萬，誰知翻在小豪溝？怎的不痛死我也。齊兵把袁達的尸首，抬進營來。李牧雙手抱住尸靈大叫：「我的兄長！你忠心爲國，欲與師祖報仇，今日命喪在此，誰來救你？又痛哭了一場。吩咐衆軍用棺木收殮，遣八名偏將，三百兵丁，護送靈柩回齊。自己獨坐帳中，心中想道：「秦師勢衆，我軍已寡，如何能守？保國公當臨陣之時，意欲回兵，又恐列國恥笑，欲與秦國見個高下，又懼王剪的法寶，欲守不能，欲退不可，心中甚是焦燥。忽然想了一計道：「有了，何不今夜踏營進城，與燕王同守易州，待等救兵，也不是好主意。已定，傳令三軍，今夜飽餐戰飯，預備劫營不提。且說王剪斬了袁達，打得勝鼓回營，早有人報知章邯。親自帶領衆將出營迎接。王剪下馬，同攜手上大帳。章邯道：「賀喜殿西侯今日誅了全山的袁達，天下揚名，建立大功，可喜可賀。」王剪道：「全仗吾主洪福，元帥的威風，大家稱羨了一回。」章邯吩咐一面擺酒，一面差官報知始皇。始皇就宣元帥先鋒進帳。二人傾旨進帳，辭謝已畢。始皇傳旨賜坐，便對王剪道：「王兄今日斬了袁達，建不世之功，寡人無物可敬，與軍師備下酒宴，與王兄慶功。」王剪叩頭謝恩，大帳上擺了幾桌酒宴，君臣進坐暢飲。始皇傳旨：「今日是慶賀大功，諸臣

不必拘議，俱要盡歡。衆臣聞言，無不山呼萬歲。正飲之間，軍師金子陵見帳西小旗被風打折，忙在袖中拈指一算，早知來意，便立起身奏道：「臣方才算得今夜有齊兵劫營。」始皇道：「先生八卦有準，量必不差。」元帥可速出營安排便了。衆臣聞言，遂齊叩謝出帳。至元帥大營聽調。章邯升了大帳道：「齊國李牧勇冠三軍，大有袁達之風，非同兒戲。今夜若來劫營，必有一場惡戰。很敵衆位將軍，須要奮勇當先，方能成功。」連忙拔箭二枝，令蒙恬、趙高二人帶兵五百，在營埋伏，却梅花坑戰預備撓鈎手。又令燕易、王賁帶一千弓箭手，先埋伏大營左右，防李牧沖出營時，可用箭射去，不可放他出營。如違者，軍法從事。又令白起、胡免領兵三千，在中營埋伏圍困齊師。又差王剪帶兵一千，在營前之外扎住，以防燕國有兵出來相助。又領四十名大將，在御營同軍師保駕，自己又帶兵埋伏。正是：就地刨坑等虎豹，漫天撒網打蛟龍。李牧那裏知道，等至三更，戎旌打扮，悄悄的領了齊兵，暗到秦營。離秦營不遠，細細望見秦營內燈火全無，更籬不響，心中暗喜，傳令衆兵上前，抬開鹿角發聲喊，齊殺進去。不進去猶可，一進去，只聽得一聲響亮，如天崩地裂一般，齊兵在前，盡落陷坑之內。秦營中一聲礮響，四方皆應，火毬照得如同白日。趙高、蒙恬往外殺來，章邯往裏殺來，白起、胡免往左右殺來，刀槍亂舉，戰鼓喧天，交相混殺。那秦兵多於齊兵十倍，且講劫營，衆軍心中早已慌忙，各顧性命，只想逃走。軍心一亂，越加不濟了。被秦兵殺得如砍瓜切菜一般，只聽得叫苦連天，紛紛落馬。李牧帶了幾十名家將，左冲右突，殺不出去。只見四面八方，戎旌甲冑，各持利刃，一個個雄氣昂昂，凶兇喪門，惡似太歲。心下一時着忙，竟沒生路，說聲不好！今番吾命休矣。眼望臨淄大叫道：「臣今夜定可以死報國了。」把心一橫，對衆將道：「你們隨我來，舞動雙鞭，就渾殺一陣，只殺得四下裏騰騰殺氣，八面上烟火升空，馬蹄亂撒，劍戟交加，鞭打的，鎗挑的，刀砍的，斧劈的，紛紛落馬，不計其數。」正是：

北戰南征爲國家，衆軍害怕亂如麻。縱然奪得多疆土，馬死人亡血染沙。

李牧的本領，原是不弱，况兼憤勇起來，十分了得，鞭打胡免，馬冲、王賁戰白起射趙高，所到之處，無不披靡。將

近殺出重圍，只見陰雲密布，半空中顯出一員大將，盡面赤鬚，金盔金甲，手執加鋼斧，大叫道：賢弟！認得我否？我在此等候多時了，此處乃係你回頭之地，快跟我回天復位去罷！李牧聞言，抬頭一看，認得是全山的袁達，便在馬上大叫道：仁兄！等小弟一等。此時李牧身上已中數鎗，自料殺得出重圍去也，難保一命，倘或落在秦人之手，豈不弱了往日英名？想罷，一拔青鋒，向頸上一抹。這也是李牧到此，命該歸天，劍響一聲，人頭落地，死尸却不墜馬，那馬就駝着主人的尸骸，往外營亂闖。弓箭手一齊放箭，眼見剎時間連人帶馬，着成一個箭人一般。王剪督兵上前，想梟李牧的首級，及至跟前一看，見身上已是無頭的了。王剪心下甚是疑惑，差人四下找尋，并無蹤影。遂報與章邯知道，章邯亦無可奈何，只得收兵，燒化營中的尸首，原來李牧見袁達來引，他自己不免隨劍死在馬上。那人頭落地，有忠義的家將搶起，用戰袍包了，也是李牧之靈，豪氣不泯，不願將首級挂在秦營中示衆。遂暗助家將逃出重圍，飛奔臨淄報急去了。閒話不提，且說易州的探馬探得明白，飛奔與屈產知道，只嚇得屈產身不搖，自戰，體不冷而涼，說聲不好，我想袁達李牧乃老成之將，勇冠三軍，今盡喪秦人之手，真真可惜！忙修本章進朝，昭王看了本章，只嚇得倒在鬧龍椅上，左右近侍上前救醒，不禁放聲大哭道：二位保護國公，從無敵手，列國揚名，今喪秦人之手，全軍覆沒，可見得孤的江山難保了！說罷大哭。上大夫沈祥忙奏道：人死不能復生，主公休得悲傷，料理國事要緊。秦師今以殺敗齊兵，說我國無救，軍心懼恐，盡力攻城，我主可自上城去，一來彈壓人心，二來亦鼓舞守城軍士。但得孫將軍南郡王到日，自可敵得秦兵。昭王見沈祥所奏有理，忙傳令排駕親自上城守禦。屈產迎接上城，到了次日，果然秦兵大出，四面來攻城池。昭王與屈產竭力把守，秦兵用雲梯上城時，燕兵就用大石擊下，或灰瓶，或擡木，把秦兵擋住，不能進城。秦兵創地洞，燕兵用鐵柵，或先創坑，以斷其路，兩下各自計議，一連攻了幾日，幾夜到底易州乃燕國建都之所，城池堅固，且在城上攻下，甚覺便宜。秦兵反被受傷，章邯無奈，只得把易州城四面圍住，困得水泄不通。昭王也不敢偷安，晝夜守城，就每晚焚香，祝告天地，以求

孫贖早日下山，以解易州之圍，暫且不提。且說天台山天台洞的孫贖老祖，正坐蒲團上，忽然心血來潮，忙掐指一算，早破就理。由不得眼中落淚，大放悲聲，叫聲門徒呀！憐你英雄蓋世，今日命喪於寶劍之下，貧道眼睜睜的不能救你，可憐的跟我一場，在陰雲中同受過磨折，吞了仙丹，只望棄了紅塵，到名山勝地，修仙養性，可得一個地仙之分，又誰知你貪戀爵位，乘不了名利，如今身喪沙場，雖是天命，但亦人力可以回天，豈有脫不過大難之理？李叢與清風明月在旁，見老祖無故大放悲聲，又自言自語，不由的狐疑起來。難道這老道士瘋了？李叢忙上前道：老爺何故啼哭起來？孫贖道：你師兄死了，叫我如何不哭？李叢聞言，心下糊塗道：弟子的師兄是誰？因何而死？孫贖道：你大師兄袁達呢？李叢道：弟子聞得人講袁達，有萬夫不當之勇，殺得那上邦進貢，下邦讓位，現在東齊封公爵，如何死了？他死在何人之手？孫贖道：也是死在秦將王剪之手，因燕昭王差你師弟闖出重圍，上臨淄取救，袁達與你師兄，同領兵去易州解圍，因此命喪於秦人之手，如今秦師攻易州甚急，待貧道下山去助燕國一陣，說罷，架拐出了天台洞，望着易州念念有詞，見杏黃旗連指三指，那易州之處，就下了一場大冰，把易州城凍的如冰山一般，秦兵雖衆，却不能爬城，整整三日，才用太陽，然後冰山一洩，城如油滑，孫贖祭了一陣大冰，護住易州城，方要進洞，忽然一陣風過，孫贖忙讓過風頭，接看風尾，一聞便知來意，說聲不好，快些進洞道，大禍來了！李叢聞言，不知何故忙攜孫贖進了天台去，不知是什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指迷津毛遂破雲封 犯殺戒孫贖下天台

話說青石山閉陰洞有一位真人，姓名毛遂，生得五短身材，鵝行鴨步，一雙金眼，兩道紅眉，生來性情乖巧，手脚伶俐。春秋之時，已得了道。曾在孟嘗君田文門下爲客。保孟嘗君至楚，三盜狐裘，救了孟嘗君，又在鷄鳴關變過鷄鳴，騙開了關，放走了孟嘗君，他就拋却紅塵，上山修道。後來在夾河與天台山天台洞的孫贖結拜爲兄弟。

於龐涓之時，龐涓用釘頭七箭書來害孫臏，那時毛遂就要下山來奪回單人，翻來救了孫伯齡之命。又至樂毅投燕之時，兵伐齊國，黃伯陽下山，大擺陰魂陣，救出孫臏，真算是孫臏的救命恩人，患難中的朋友。那日在陰陰洞中讀罷了三卷黃庭無事，便想到天台山去尋孫臏，閒談閒談，遂吩咐童兒開好了洞門，足駕祥雲，望天台山而來。到了山前，按下雲頭，却見天台洞口白雲封了，暗想道：「三哥今日必不在洞中，不知往那一洞談經去了。我且到別處走走再來，遂復駕雲往別山而去。原來孫臏出洞，祭了一場大冰之後，見一陣狂風吹過，就知袖裏忙道：快進洞去，禍事來了。忙進了洞門，吩咐童子把洞門關上，又施小法把洞口封了。李叢見他忙忙的進洞，面目失色，便問道：師父何故着驚，把洞門關上？」孫臏聞言，長嘆了一聲道：「徒弟你有所不知，只因你師弟孫燕上東齊取救，知道袁達李牧不是王剪的對手，苦苦在襄王跟前，要見爲師的，因爲師前辭駕回山時，曾留下一紙柬帖，與國師卜商，他乃是個賢人，天下欽敬，出家人意欲度他爲仙，故此柬帖留下，以便他日後醒悟，前來尋我。誰知事有湊巧，到惹禍根，如今卜國師與孫燕來到天台山，要請爲師的，下山去的。爲師的想父兄之仇，師弟之恨，豈可不報？只因王剪是拘離國金光洞海潮聖人無當老祖門下，是奉千佛牒文，上帝勅旨，九天應元雷祖普化天尊降世，保秦始皇併吞六國的燕國當滅，縱有回天之本領，也不能挽回。若見了孫燕，必被他纏下山去。這一惹紅塵犯戒，其災不淺。故此封了洞門，以避災難。」李叢道：「原來如此，只是他門難道就尋不着洞門了？若尋着洞門，只管在外亂打亂敲，難道好意思不開門麼？」孫臏道：「爲師的已施法力，把洞口用白雲封了，他們如何尋得？」李叢聞言，雖然口不出聲，心中暗道：「好很的老道士，父兄徒弟之仇不報，講上無數的大話，前來嚇人，往常間動不動說他有偷天換日之能，今日被一個秦將王剪嚇得就不敢下山了。我且不管他，若有人打門時，我就出去開門，放他們進來，看你怎樣推脫。想罷，便下了三清殿去了。且說卜商與孫燕帶了十數名家將，出臨淄的東門，向東走了五百里路，整整走了七日，然後下館舍住下。卜商把孫臏留下的柬帖打開，只見上寫着幾行小字道：

要去天台山，出東五百里，地名佳境村，再往西北去，直行三兩日，可見古松樹；樹盡見小橋，渡橋須切記，逢檜必轉灣，方見天台路。

卜商與孫燕看了，心中大喜，便喚管舍人來，問此處左右可有佳境村？舍人道：離此六十里，即是佳境村也。是我們東齊所管，這裏山明水秀，果堪遊賞，相爺與將軍那裏遊遊，自有佳趣。今日晚了，不能趕到，待明早小人引相爺前去就是。卜國師道：不用你們引路，我等到那裏也非遊玩，不過到那裏就好去天台山了。舍人聞言，也不知天台山是在那裏，不敢亂答，遂應聲是，便下來整頓酒飯管待二人。在館舍宿了一夜，到了次早，問明了去路，然後出離館舍，依着舍人所言之路，直至日斜方到。果然佳境村頗有幽趣，二人不看玩賞，尋所村家，喂了馬匹，各人用些乾糧，就依着柬帖上走路，日夜奔馳。果然見有一帶長松，從山脚起，密排過山，二人領着家將，進了長松嶺，那幽雅真個令人可愛，如行滄海一般，濤聲震耳，行了半日，才過了萬松嶺，只見四面高山疊翠，峻嶺摩天，此時一陽初回，滿山的草木，并無枯槁之意，只覺一聲風過之處，泉聲與松聲相接，真令人心胸泰然，全無渣滓。卜商便尋塊大石下馬坐下，孫燕也下了馬，卜商使道：自古隱者伏身於林泉之間，雖貴爲王侯，富有千金，皆不足以移其志，原來此間大有相會，卽吾至此，亦生歸隱之心。回憶名利場中，真有不堪言其苦者。孫燕在一旁坐着一心，只想到天台山，請他三叔下山，與祖父報仇，不但不會聽見卜商之言，並且如不見這些山水樹木一樣，便開言問道：老柱國！此處離天台山還有多少路呢？卜商笑道：將軍我如何知道？我又未曾來過。孫燕道：如此說，我們不必在此留戀，誤了程途。上天台山要緊，卜商無可奈何，只得復上了馬，行不上幾里，果然見一座大石橋，過了石橋，萬山俱各不見，却是一塊大地，又有無數松林，只聽烏鵲聲喧，并不見一個人影。過了一帶松林，便有一道小溪攔住，迎頭在路上，萬山朝拱齊趨，此水左右并無樵徑，只得照書行事，見檜轉灣，便了。看看日色全無，萬山暉起，那風亂整聲，如龍吟虎嘯，一個個心中怯了起來，且幸樹葉中篩下月影，稍可見路，衆人不敢

停留，只尋檜樹完時，天已黎明了。抬頭一看，迎面一座高山峻嶺，齊整不過。怎見得層巒聳翠，疊嶂流青，四時有不謝之花，百載有長春之草。白猿獻果，班易啣芝，鶴淚猿啼，龍吟虎嘯，青松翠柳，遮紅日，錦樹琪花，透白雲。衆人一路上遊玩，山景猛抬頭，見一扇石碑，直壁刻着天台山三個斗大的字，衆人無一個不歡喜，齊喊道：「到了！到了！」孫燕便道：「老柱國且下馬來，不必延遲，我們找洞府罷。」於是衆將挽扶卜商打盤上山，找多了時，只見霧氣騰騰，那裏有什麼洞府？孫燕道：「老柱國你找不見天台洞麼？」卜商道：「我那兒來！此處既叫天台山，必有天台洞，將軍且不必性急，我們再找找尋，又團團走了一遍，并不見洞口。」卜商乃是年老之人，雖有家將扶持，但走一個圓子圈兒，早已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喘的，只叫奇怪！奇怪！山已找到了，因何洞到不見？孫燕見卜商走得氣喘喘的，便道：「老柱國你且在此歇息，待我們分開去找，或者大夥找的不細，分開找的，自然處處皆到。」卜商點頭道：「將軍言之有理，就在路旁一塊光石坐下。」孫燕又叫四名家將護着卜商，然後與衆人各分地段，四下裏各去找尋了一個時辰，大衆聚回原處道：「這個山四圍皆是下山之路，並無甚麼深坑大壑，雖然高大，却是直聳的。我們四路俱從山頂直找下山脚，從山脚又找上山頂，那裏見個洞？連個大孔兒也是沒有。」孫燕此時急得兩目通紅，心如鎗戮一般，正不耐煩，只見班豹道：「是了，或者天台山原是天台山。天台洞原是天台洞，不在一處，也未可定。」卜商聞言笑道：「豈有此理！明明柬帖上說：到天台山就見天台洞，那有另在一處的話？」孫燕便喝班豹道：「你休得胡言，三叔留下柬帖與老國師，上面是這等說，豈有謊言之理。正談間，忽聽得一聲牛吼，衆人發了一個呆。」卜商道：「才不是牛吼麼？必是你三叔的牛叫，你們快去再找。」孫燕聞言，忙又找了一回，回來道：「那裏見個牛影！正說着，猛然的牛又連叫了兩聲。」卜商道：「真是盤角青牛的聲音，一些不錯。」孫燕道：「既有青牛吼聲，料想洞門必在左右了。怎麼沒處找尋？」卜商想：「一道道，我有個道理，空山之音，最是洪遠，我們也不必亂走，只大叫你三叔的法號罷！」山音應得遠，他裏頭聽見我們的聲音，打發人出來迎接我們，也未可知。」孫燕見說，言之有理，隨吩咐衆人齊聲喊叫起

來。山谷相應不斷。暫且不言他們亂叫，且說毛遂往別山遊了一回，才回來至天台山，在雲端之上，只聽得人聲亂叫，孫臏的遺號，忙閃目往下一看，見山中有一干行人，數十匹馬，一塊光石上，坐着一老一少，俱是官家打扮。心中不解其故，暗想是這是爲何？且不要管他，待我下去問問。隨一按雲頭，落將下來，邁開短腿，就朝人堆處走。早被一個眼利的家人看見道：你們看那山凹裏走來一個東西，是妖精呢？還是鬼怪哩？又一個道：呀，是個短人呢。孫燕聞言回頭一看，果見一個短人，搖搖擺擺的往這裏走來。心中大喜道：有人來此，就可以問路。你們勿要驚嚇他，正說着，那個人已到跟前，却是個道家打扮。怎見得：

二目如鈴露寶光，身高三尺無多長，藍袍道履沾雲氣，滿面霞光髮半蒼。

卜商與孫燕一齊迎將上去道：仙長請了，毛遂也拱了手道：請了卜商問道：仙長從何處至此？毛遂道：貧道在前山住的，因從此經過，要找個朋友談談，你們列位是從何處來的，到此何幹，如何亂喊孫伯齡、廣文、仙子、莫非在此山中失去此二人麼？卜商道：非也。我乃齊國上卿卜商，此位是燕國的皇親瑞陵君孫操之孫，正總戎孫龍之子，這天台山、天台洞、廣文、仙子、孫臏之姪，因他祖父與秦國交兵，命喪秦將王剪之手，如今秦兵現困易州，是他背燕主的文書，上臨淄求救，又奉他祖母燕丹宮主之命，來天台山請廣文先生的。前二十年間，廣文仙子有柬帖一聯，留給老夫說：日後你要想上天台山，打開此柬，便知道路徑。今吾主也有書信，差老夫與孫將軍同來，依着柬帖上的路，走到此處。又見山下石碑，刻着天台山三字，只是找了半日，竟找不着洞口。道長若是知道，乞引引我們到天台洞，自有重報。毛遂聞言，心中暗想道：原來如此，這那夫怕姪兒來纏擾，故用此白雲封洞，使我找尋不着，只是爲人豈無父母兄弟？三哥，你若不下山報仇，豈不遺臭萬年！我有個主意，隨道：原來列位是貴人，要到天台洞去請孫廣文的，貧道到也認得天台洞，只是我指引你去，千萬不可說是我指引的。衆人大喜道：謹遵仙命，從那一條路去呢？毛遂則手指道：從此左轉，便見孫燕笑道：我們才從此處經過，有五六遍了，並不見

有個洞呢！毛遂笑道：孫將軍你只管依貧道的話，自然必會尋着。孫燕無奈，只得帶了從人，順着毛遂所指之路，行不上幾步，回頭已不見了毛遂。一個個大驚道：方才那個道人，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來指引我們的？不成！孫燕道：且不要管他，我們照他所指之路，去找一找，原來毛遂用隱身法，在他們後面跟着，一面走，一面念那散雲咒語。孫燕等一行人行不上幾百步，猛然山旁閃出一洞門，上面橫立一匾，大書天台洞三字。衆人一見大喜，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孫燕便忙搶一步，用手拍門。且說裏面的李叢聽得有人喊他師父的道號，心中大喜道：果然來了，我看老道士如何躲得過？等了一會，只聽見亂喊，並不見有人打門。心中着急道：這些人都是瞎子不成？這樣大洞門，却不進來，猶在外面叫喊，意欲開門出來，又恐師父見怪，心中正在着急，一聞拍門之聲，喜之不盡，也不管孫贖叫開不叫開，便三脚二步跑將出去，括喇一聲，把兩扇洞門大開。孫燕正與他對一個正面，只見他生得：

身高丈六顯威風，豹頭環眼長英雄，勢如奔馬鬚初露，聲若銅鐘亮更洪。

孫燕暗暗稱羨，好相。李叢便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到此何幹？孫燕便把來意說了一遍。李叢道：原來就是師弟，你且在此略等一等，待我與你通稟。隨上三清殿中跪下稟道：門外有燕國的孫燕、齊國的卜商要見師父。孫贖忙道：誰叫你去開門的？李叢道人來打門，難道不去開門？孫贖忙道：好孽障，還不與我下去，遂起身扶了沉香拐，蹠將下來，又吩咐童兒，排開香案。這裏孫燕與卜商進了洞門，毛遂也隱着進了洞門，他先上三清殿去了。卜商與孫燕上至天塔，見從殿上來一個道者，生得面如滿月，眼似流星，三叉冠，魚皮鞋，豆青袍，黃絨帶，背後插定杏黃旂，手中扶着沉香拐。卜商認得是孫贖，心中大喜，只見孫贖搶行幾步，到身下拜道：早知吾主的旨意，母親的華諭到來，該當遠接，來遲，望旨意前請罪。叩了四個頭起來，接了旨意，轉上三清殿，放在當中供桌上。卜商與孫燕上前，與孫贖見禮。孫贖便一手攜住了卜商，一手扶起孫燕，仔細一看，見他眼露神光，龍骨高起，知他

有幾年皇帝之分。又想起父兄來，不覺兩目流淚道：「難爲嬌兒了。」孫燕跪在地下，放聲痛哭了一回。孫臍方止了淚痕道：「嬌兒且免傷悲，可將燕國的近况說與我知道。」孫臍忙把秦兵犯界之事細說了一遍。孫臍又與卜商作揖道：「老國卿難爲你了，九旬之外，登山涉水，尋到荒山。」卜商道：「這也是該當的，奉吾主的旨意，不是私自而來。當今皇上朝思暮想，叫下官苦苦哀求，請南郡王下山，君臣親面。」孫臍道：「不難，一回身在供桌上，展開華翰，上寫着燕丹書，與孫臍親拆。」孫臍一見，便落了幾點淚道：「母親孩兒不孝，忙展開書信一看，不看由可，這一看不覺流淚，早昏了過去。」孫臍看見如此情形，心中大喜，打量孫臍必然下山，忙上前參扶。孫臍歇了一歇，滿眼流淚。孫臍道：「三叔你去也不去？」孫臍道：「往那裏去？」孫臍道：「請三叔上易州，相助擒拿王剪，報仇。」孫臍道：「我是去不得的，若是去得，豈用你請我麼？」論殺父兄之仇，便當下山報復，但我如今受了玉旨，敕封巡天都尉使之職，且王剪不是私自而來，他奉千佛的牒文，玉帝的敕旨，并吞六國，你的祖父二叔天意造定，他命喪土剪之手，怎麼扯得天去，報得仇麼？」孫臍與卜商聞言大驚，便連連的打躬道：「南郡王大發慈悲，下山救救兩國君臣人民之命。」孫臍道：「貧道下山也要喪命，如何去得？」孫臍聞言道：「三叔你今不去，我要回易州，比登天還難，顏臉無光，不如就死在此處。」能說罷，撩衣往石蹬上撞去，忽然孫臍背後有人出聲叫道：「休要尋在短見，衆視之乃毛遂也。」原來他在孫臍背後，把燕丹的書信看罷，心中不忍，又見孫臍苦苦哀求，也陪着流了幾點淚。及至見孫臍要撞死，便按不住，遂顯了身形。孫臍見是毛遂，忙回身見禮道：「賢弟幾時來的？」毛遂道：「我才進來的，這一位老官兒，我有些面善，他是誰呀？」孫臍道：「是齊國國卿卜商老丞相。」毛遂道：「我說好面善，一別二十餘年，竟不識柱國你了。」卜商才知是毛遂，也上前見禮，各道思慕之情，又問那一位年少者是誰。孫臍道：「是你姪兒孫燕。」便叫孫燕與毛遂叩了頭。毛遂便問他們到此何事。孫臍便把來意說了一遍。毛遂道：「三哥你下山不下山呢？」孫臍道：「你豈不知王剪乃海潮聖人門徒，我如何是他的對手？」毛遂笑道：「三哥你休過謙，爲人若無父母兄弟，與禽獸無異，今若不下山報仇，豈不遺臭。」

萬年孫臏道：我豈不知，只是不能扭天！正說之間，只聽階下一聲怪叫道：豈有此理？孫臏忙問道：你是何人？孫燕道：是家將班豹。孫臏道：好大膽的奴才，你喊甚麼？班豹道：三爺！非是奴才大膽，只因你不肯下山，報太老爺與大老爺之仇，做人如此忍心，還算什麼神仙麼？孫臏道：好撒野！敢當面搶白出家人，與我打下去！班豹就氣昂昂的擰身往外去了。自言自語道：我出去放一把火，把這洞焚燒了，看你出來不出來，他就拗些松枝枯草，堆積洞門，就要放起火來。李叢見了大喜，忙跑上大殿道：不好了，方才出去的班豹，如今在洞口放火了。孫臏聞言笑道：好匹夫，敢來我洞中撒野。孫燕可與我叫我進來。孫燕便把班豹叫了進來，只見他氣昂昂的挺身立着。孫臏一聲吆喝道：班豹，你放火欺主人麼？班豹道：你下山報仇，自然有主人之分，你不下山，是無義之人，誰認得你？毛遂道：此人雖然魯莽，說的也有些義氣，可取。三哥還是下山，才是孫臏道：我豈不願下山，惟是懼怕海潮，倘有一差二誤，誰人搭救？毛遂道：三哥放心，倘下山倘有爲難之時，我毛遂若不救你，日後死於刀劍之下，如何？孫臏忙作揖道：若得賢弟如此，我無憂矣。原來孫臏早知毛遂進洞，故意要逼他說這句話的。遂吩咐李叢快備好青牛，爲師的就此下山。毛遂道：這纔是，便即拜辭回本洞去了。且說李叢備了青牛，自己也收拾包裹上殿，說道：師父弟子也願跟隨下山。孫臏點點頭，道：使得。遂吩咐童兒謹守洞門，一行人出了天台洞。孫臏就作起法來，不消一刻，早把衆人撒到臨淄東門，一個個如醉方醒，舉目見了齊國的紫禁門，心中大喜，便一齊進了城，早有人飛報上朝。襄王即時命駕，親自出迎。孫臏遠遠望見儀部，連忙下了青牛。孫燕扶着，迎將上去。襄王見了孫臏，忙下轎躬身道：亞父想殺孤也。孫臏忙要行禮。襄王用手扶着，同步進午門。孫臏苦辭，襄王不允，直至上了大殿。孫臏又要行君臣大禮。襄王再四推辭，受了半參。遂即躬身說道：前日御弟來取救兵，孤已遣袁達、李牧帶兵上易州去了。至今未見奏章回國，不知事勢如何？孫臏流淚奏道：他二人皆已陣亡，報效吾主知遇之恩了。襄王聞言，半信不信，忽有黃門官啓奏道：保國公易州陣亡，護國公劫營喪命，如今棺木已在皇城外了。襄王聞奏，大放悲聲。孫

贖等苦勸方才止淚。遂降旨宣袁達之子袁剛，李牧之子李節，一同上殿，襲了父職，二人謝恩去了。孫贖即忙望襄王叩頭說：易州盼望救兵如同救火，乞吾主開恩，急發一枝人馬，以救倒懸。襄王聽畢，即問孫贖說道：亞父此去要領多少人馬？孫贖道人馬三千足矣。惟是臣懇我主，給帶全朝衆將同去。襄王許之，就遣衆將上殿。衆將拜舞已畢，又來參見孫贖。襄王又傳旨兵馬司，即速挑選精兵三千，在午門外扎住聽候。南郡王統率，隨命當駕官擺酒，與亞父送行。孫贖又領了三杯御酒，叩頭謝恩。復率領孫燕併全朝衆將，望駕叩首。襄王率領文武各官，直送出朝門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南郡王興兵赴敵 孫賽花中寶捐軀

話說齊襄王率領多官，送出朝門。孫贖奏道：御駕請回，自古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襄王道：亞父此去，快些回來，免得孤王掛念。言罷吩咐回宮。孫贖吩咐門徒，帶過了脚力，遂即扳角上騎，十二位門徒擺道，帶領三軍三千精兵，出臨淄望易州而來。且不提此話，那秦始皇一日升帳，衆兵朝參已畢。如皇道：國師有何妙計，破此燕州城？子陵奏道：燕國內無強兵，不敢對敵。所望的是孫燕取救之兵。今來的袁達、李牧，俱已命喪疆場。易州君臣必然喪膽，及早攻城，指日可破。始王聞言大喜，傳令王剪帶領部下一千精兵，即往城下討戰，務取燕國降表回來。王剪俯首，身披甲冑，手提鋼鎗，領衆上馬出營，來至城下，弔橋用蛇鎗一指，高聲大喝道：巡城的小軍聽真，快報與你家昭王知道，叫他早獻降書，開城納降，萬事全休。少若遲延一時，攻破城池，悔之晚矣。守城官聞言飛報敵樓。昭王聞知大驚道：目今兵微將寡，孫燕取救未回，音信不聞，戰守兩難。不如早納降表稱臣，庶免軍民塗炭。丞相屈產奏道：我國偶然小挫，豈可屈辱於人，雖然秦兵勢重，我國尚有數年之糧，十萬之衆，可以堅守城池。臣料孫燕取救，只在早晚回來。若是孫贖一到，可破那王剪矣。那怕他秦兵百萬，若是歸降，不但被天下恥笑，有失祖宗

的基業，盡歸他人，豈不可痛惜哉？昭王道：丞相之言，雖然有理，只是如今王剪討戰，如何肯退？屈產道：可將免戰牌高掛城上，嚴加防守，專等救兵，此爲上策。昭王准奏，傳旨將免戰牌掛出去，不多時，守城官又差人來報，王剪把免戰牌擊碎了，還在關前要戰。昭王着忙，吩咐各門添兵把守，多設滾木、礮石、灰瓶、火藥，準備秦兵攻城，不言易州嚴加防守，且說燕丹宮主在銀安殿上閒坐，想起老都尉父子三人戰死沙場，爲國捐軀，不覺紛紛淚下。正在悲痛之間，只見家將前來慌慌張張，跪下稟道：前者少爺上東齊取救，齊襄王就遣保國公護國公二位領兵前來易州相助，不料被秦兵截殺，二公俱死於非命。今王剪又來攻城，射碎免戰牌數面，十分危急，特來報知。宮主聞言大驚，暗想：袁達、李牧、霸占、全山、英雄無敵，今日爲何而來？可恨俱喪秦賊之手。如今王剪又攻打城池，無人抵敵，倘有疏虞，君臣盡受其害。燕丹宮主正在殿上嘆氣，無計可施，只見孫養花跪下說道：小孫女有一言稟告祖母，目今王剪攻城甚緊，哥哥取救未回，倘被秦兵攻破城池，不但祖父三人之仇不能報雪，猶且連一城百姓俱各遭殃。小孫女不才，願出馬捉拿王剪，報仇洩恨，叩懇祖母准行。宮主聽罷，大喝道：好丫頭！小小年紀，飽食不知飢餓，睡臥不知顛倒，還是個女孩兒，有何本領？敢說只等大話，還不與我回房！小姐叩頭道：祖母息怒，孫女前蒙離山聖母傳授武藝，不是孫女誇口，若憑刀馬之能，那怕王剪匹夫。况今城池被困，國家急若燃眉，孫女立意要出城戰賊，祖母若是不准，恐城池一破，玉石俱焚，難免一死，留此命何用？言罷立起身來，出寶劍來就欲自刎。宮主連忙攔住道：孫女不要性命，今准你出戰便了。養花持劍跪下叩頭謝恩。只見李夫人在旁說道：你是小女子，出陣之時，非同兒戲，况拋頭露面，與人家一刀一鎗，不如待你兄長回來，報仇洩恨罷。養花道：母親放心，女兒主意已定，不必再言。宮主道：孫女，你既要臨陣，可跟我去，面奏當今挑選一枝精兵，才好應敵。養花道：孫女不用許多人馬，只用五百家將，頂盔足矣。宮主道：既然如此，吩咐擂鼓聚將。只聽得那銀安殿上，鼓聲如雷，不一時，衆家將頂盔束甲，齊到銀安殿月台前，雁翅兒排開，分列兩旁，靜聽號令。宮主吩咐衆將軍聽我之言，自古道：

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想大老爺與二位老爺，俱喪於賊人之手，我孫門盡忠報國，悽慘不過，今有你家姑娘，養花小姐，與父親報仇，臨陣當先，借仗列位將軍齊心努力，看大老爺恩養你們一場，爾等用心保着姑娘，休教有失，若得勝回來，自有重賞。衆將齊聲答應道：願效死力。捉拿王剪。小姐轉回香房，結束停當，披掛整齊，上殿拜辭祖母親，提刀上馬，率領五百家將，出了府門，燕丹宮主，見小姐威勇非凡，心中暗自歡喜，即忙擺駕上城，啓奏昭王。昭王道：不知御孫女有此本領，遂即吩咐開城，孤與御妹，出外敵樓掠陣，御駕觀戰。且說王剪見炮響城門大開，知有燕將見陣，把馬退後數步，仰頭觀看，只見兩根白旂分開左右，一隊軍兵，簇擁着一員女將，生得花容月貌，威風凜凜，猶如一片白雪，就地滾來。王剪看見，用鎗一指，喝道：女將慢來，快通名受死。養花小姐聽得有人吆喝，將脚力收住，望見對面一員大將，黑面長鎗，面如鍋底，就知道是仇人王剪。遂用刀一指道：黑賊，你問我姓名，仔細聽真！我乃燕山東府駙馬公之後，孫總兵之女，你姑娘姓孫名養花，黑賊可是王剪麼？殺我祖父三人之仇，不共戴天，你往那裏走，雙手舉起綱刀，就砍。王剪用鎗架開，大笑道：姑娘住手，我看你年輕幼小，一貌如花，應該深藏，綉閣描眉抹鬢，何苦拋頭露面，枉送了身軀，豈不可惜？小姐聞言，羞得臉紅過耳，厲目睜眉，大喝道：秦兵休得胡言，看我取你一扒絲韁，照着王剪頂梁，就砍一刀。王剪用鎗一架，回手交還一場大戰，二尺戰有七八十合。養花小姐，知難力勝，虛砍一刀，往下敗走。王剪不捨，緊緊追趕，小姐回頭一看，見王剪趕將下來，滿心歡喜，忙把那腿壓住刀，往青絲髮上取下一管綉花針，放在掌中，念念有詞，喝聲疾，那寶貝就起在空中，猶如一根降魔杵，有碗口大，竟奔王剪。小姐喝道：黑賊少要逞能，看我寶貝到了。王剪正然催馬，忽聞招呼，心中大驚，抬頭一看，只見明晃晃的一件寶貝，祥雲瑞繞，竟撲頂門，躲閃不及，把頭一低，只聽一聲響亮，打得甲葉齊飛，跌下征騎，昏迷不醒。小姐見了王剪跌下馬來，心想旋馬舉刀，就砍。秦陣上王賁掠陣，見他義父落馬，竟率八員偏將，亂撒征騎。王剪搶回，小姐大怒，急搖動綉鸞刀，催開桃花馬，指東殺西，指南殺北，那秦國軍馬，各四散逃奔。昭王與燕

丹宮主，在敵樓上觀戰，見此，心中大喜，說道：「御孫女果然英雄，真是女中丈夫。你看他把他秦賊打下了馬，燕丹宮主說道：「托吾主洪福，惟願孫女把王剪打死，才報得都尉父子之仇。不言昭王兄妹在城上觀戰，且說始皇在帳，正與金子陵等商議破城之計，忽見藍旂來報道：「先行官臨敵，被易州一員女將，用法寶打傷墮馬，現抬進營來。那女將驍勇不過，連敗八員偏將，副將先行抵當不住，中鞭而逃，殺至營門，無人敢當，乞令定奪。」始皇聞言，嚇得面目改色，半晌無言。那金子陵便問那位將軍願出去退敵一令之下，閃過一回，應聲願往。金子陵視之，乃知是副將李順，口稱李將軍臨陣，須防女將暗器。李順答應下去，提刀上馬，礮響一聲，出營。賽花小姐望見一隊軍馬，飛奄出來，將五百家將擺開，手舉雙刀，迎上前去，高聲大喝：「來將通名。」李順道：「吾乃副總兵姓名李順，你只了頭有多大本領，敢在營前猖獗。」小姐聞言大怒道：「好賊將，諒你有多少本領，敢藐視姑娘，坐牢着馬，言罷，冲將過去，舉刀就砍。」李順擺動兵器，連忙招架，走了數個回合，李順馬能是小姐的對手，只殺得鎗尖點地，馬蹄倒退，被賽花趕上一刀，劈於馬下。小姐勒馬停刀，令家將齊聲討戰。始皇聞報，怒氣冲天，怎的女孩兒尚不能抵當，還說要平六國？金子陵奏道：「吾主不必發惱，女將邪術傷人，料無人是他對手，且把免戰牌懸掛，待先行官傷痕全愈，再定良謀。」擒拿賽花未遲。始皇只得准奏，把免戰牌抬出營門。小姐只得率領人馬，掌得勝鼓回營。昭王宮主大喜，擺宴慶功。然後與祖母一同回府，且且不言。再說那王剪却被孫賽花金針之寶，中了肩窩，翻身落馬，衆將搶回，抬進營中，昏迷不醒。始皇着急，吩咐左右與他寬袍解帶，看見傷痕，有碗口大，腫起三四寸高，紅紫青色，傷得甚重。金子陵奏曰：「吾主不用着忙，臣下山時，帶有靈丹一丸，可救王剪之命。」始皇大喜道：「既有靈丹，即速調治。」子陵命人尋無根水取來，把丹藥開化，敷在傷處，留一半用湯和了，搗開牙關灌下。半刻之間，王剪邁身通泰，傷痕平復如初。轎轎爬將起來，見了始皇，與軍師並元帥，連忙跪下拜謝。始皇問道：「先行官怎麼樣？」被一員女將暗算。王剪道：「孫賽花那丫頭，雖然年小，到也刀馬純熟，又有金針之寶，臣一時未及提防，誤遭毒手。」元帥道：「因何先行

官被傷，王賁亦敗走。那丫頭利害非常，刀劈李順，殺得三軍喪膽，把免戰牌高懸。那丫頭方才退回。王剪聞言，氣得三尸神暴跳如雷，尊聲聖上快傳旨，把免戰牌收了。等臣出馬擒拿那賤婢來，千刀萬剮，方消此恨。始皇道：「得軍且保養精神要緊，傳旨擺宴，與先行官賀復元之喜。」君臣們直食至更深，方才散席安息。次日天明，王剪上帳辭駕，頂盔束甲，提鎗上馬，出營一轡頭，直至吊橋，收住絲韁，用手中鎗一指高聲大喊道：「巡城的小軍聽着，快報你家昭王知道，叫那孫門賽花小丫頭出來受死！門兵聞言，飛報御前。」昭王聞知大驚，傳旨到燕山府，將燕丹宮主并賽花小姐請來，不多時，燕丹宮主同小姐來至敵樓，見駕畢，昭王道：「昨日同御妹掠陣，見王剪中寶下馬，孤只道那賊十有九死，誰知無恙！目今又來攻城討戰，只要御甥孫女臨敵，故特請御妹來商議。」只見賽花奏道：「吾主萬安，不是臣孫女誇口，這一臨敵，定把秦賊擒來。」燕丹宮主道：「吾孫兒，須要小心。」昭王吩咐看酒，孤當敬奉三杯。小姐急忙叩頭謝恩，飲畢，就在敵樓上披掛好辭，王別駕帶領家將響礮出城。王剪望見城門開放，一隊軍馬飛奔而來，到了吊橋，便大喝道：「賤婢！休得催騎，我在此久等多時了！你還不下馬受縛，免我動手！」小姐聞言，怒從心上起，惡向膽中生，大喝道：「打不死的敗將，你不知姑娘利害，尚敢來此耀武揚威，不要走！我取你性命！」言罷，催馬沖殺上前，舞開繡鬘刀，比電閃還快，照着王剪頂門砍去。王剪用鎗架過，一場大戰，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經過有六十餘合，不分勝負。賽花小姐心靈智巧，知道力難取勝，忙將坐馬一鎗，倒退了數步，順手將金鞭摘將下來，往刀上一碰，名為葉裏藏花，旋同馬來。王剪的馬就沖將上來，照着心窩一鎗，小姐用刀鈎開，撞了個滿懷。人挨馬滾，只聽一聲響亮，甲葉齊飛，把王剪肩甲把去一片，嚇得王剪轉馬逃走。賽花小姐不捨，緊緊追趕。王剪一看，見賽花追來，心中不慌不忙，把寶劍取出，念動真言，祭起空中高叫：「賤婢！休得猖狂，看我寶劍取你！」小姐正在催馬聽請，抬頭一看，見半空中一朵彩雲，托着明晃晃一口寶劍，竟奔頂門而來。賽花小姐欲躲不及，一聲響，可憐劍到頭落，翻身落馬。五百家將一見，喊聲不好，把尸首搶回。王剪因中了鞭傷，不敢再戰，掌得勝鼓回營。

只且不表。却說那燕昭王與燕丹宮主，是在敵樓上議論軍情，忽見黃門官來報，賽花小姐死在敵將王剪寶劍之下，乞令定奪。燕丹宮主聞報，大哭失聲。昭王亦兩淚交流，使勸宮主道：死者不能復生，御妹且免煩惱。宮主無奈，暫止悲哭，吩咐把小姐尸首，抬回王府，用棺木盛殮，停止偏殿。高李二位夫人聞知，大哭失聲，昏迷過去。於是合家掛孝，昭王又差官致祭，只且不提。却說南郡王孫亞，帶領精兵三千，協同孫燕與全山衆門徒，望易州而來。行經數日，那日到燕國西面，離城十里，安營下寨。孫贖升了青紗大帳，衆將參見，分班站立。孫贖左右道：我爲救國而來，燕城中尙未知消息，那位將軍進城報號？只見孫燕應聲，小姪願往。只見後面跟着一個彪形大漢，也應聲願往。孫贖一看便問：你要往何處？班豹上前跪下稟道：小的生有時，死有日，莫說印堂帶黑氣，就是寶劍道：你去不得，你即要去，必凶多吉少，不要去罷。班豹道：三老爺，小的生有時，死有日，莫說印堂帶黑氣，就是寶劍臨頭，斷不縹眉的，小的前者保少爺，殺出重圍，取救如今亦要保少爺，闖過秦營入城報號，以得全終始。吉凶二字，小的不放在心。言罷，轉將下來，結束停當，跟孫燕上帳拜辭，各騎征馬，齊出營來。走來數里，孫燕收住坐騎，回對班豹道：我們打繞道去，還是打正道了？班豹道：繞道進易州南門遠些，正道進西門近些。孫燕道：正道要經過秦營，必有一場惡戰。班豹道：先時背着文書，尙且力敵秦營，何況今日取救回來，又懼秦賊不成，還是走正道的。是孫燕道：此亦合理，我當先開路，你在後跟隨便是。言罷，催馬加鞭，即進秦營，高聲大喝：你等衆軍，避我者生，逆我者死。二人在那千軍萬馬之中，猶如虎入羊羣，遠者鎗挑，近者鋼打，殺得秦兵叫苦連天，四散奔逃。忙藍旗飛報前營，王剪聞報一聲怪叫，好大膽孫燕，怎敢闖我汛營，不知這廝又請得誰來？我且去看看，說能披掛提槍上馬，率領衆將，沖出大營，正遇孫燕亂殺衆軍。王剪一見，沖沖大怒，催馬上前用槍一指道：來者莫非是小輩孫燕，你有多大本領，敢來闖我的大隊？孫燕正在沖殺奪路而過，耳邊中聽得有人招呼，舉目觀看，只見一將皂盔黑甲，烏馬長槍，正是王剪，阻住去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遂厲聲大喝道：你只黑賊，莫非是王剪麼？我正要取你，碎

屍萬段，出我心頭之恨，你還要上前阻我去路麼？休走着，我取你首級，言罷，兩手擰槍，分心就刺。王剪提槍急架，用刀相還，一場惡戰，敵至二十餘合，不分勝負。班豹在旁忍耐不住，一聲高叫，王剪休走，你來看你家班祖示到了，你仔細些，催馬提斧，望上就闖。王剪看見班豹來得凶勇，他也率領衆將一齊圍裹上來，那班豹驍勇不過，一柄斧殺得王賁同八員偏將，大敗虧輸，把營盤就盪開了。班豹旋回坐騎，打王剪背後抄將上來。王剪不能抵當，虛點一槍，往下敗走，孫燕催馬執槍隨後趕來。只個班豹那裏還肯放鬆一步，怪叫亂嚷，休放走了王剪，喇喇緊隨，王剪扭頭回看，大怒道：「只小冤家，不知死活的，緊緊追來，說不得祭寶劍誅他。但他是兩個人一齊趕來，只劍下去，只誅得一個，斬不得兩個。若斬了孫燕，班豹來得兇惡，怎肯干休？左右爲難，見孫燕那馬來得切近，只得祭起寶劍，用聲吆喝道：「孫小輩休來趕我，看寶劍取你，不知孫燕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逞寶貝劍誅燕將 用魔法石打秦軍

話說孫燕聽說寶貝來了，知道利害，忙收戰馬，仰頭觀看，但見雲氣盤旋，霞光繞繞，現着一口寶劍，竟撲頂門而來，只嚇得魂驚千里。班豹在後大叫道：「少老爺，怎麼不加上鞭，就把此賊生擒活捉，與大老爺一門報仇，爲何勒馬停槍，不去擒拿，反在此抬頭呆看甚麼？」孫燕道：「寶劍來了，我的性命就在眼前難保。班豹道：「怕甚麼寶劍，如今在那裏？」孫燕用手往上一指道：「不是麼？」班豹忙忙睁眼一看，只見雲霧繚繞，斗大的紅花，托然那明晃晃一口寶劍，竟扑孫燕的頂梁，相離不遠。班豹一見高叫道：「不好了，快跑走去！」孫燕道：「有理，妖法邪術，跑過百步之外，就無害了。」孫燕慌忙回馬望易州，西門飛馬而逃。班豹道：「連加三鞭，在後跟隨，那寶劍就在空中左旋三旋，右旋三旋，望孫燕頭上一落。」只孫燕按上界自在龍臨凡，在趙國邯鄲有三年，另六個月天子之福，焉能害得他。寶劍剛到了頂門，孫燕原形現出，露了一條五爪龍，把劍托住，只劍乃如意之寶，今被金龍托住，就往後斜飛去，可巧

該死班豹趕到，湊巧捱了一劍，響亮一聲，斗大的人頭墮落。孫燕聽得馬後響聲，回頭一看，見班豹中劍，倒在塵埃，心中悲痛，淚如雨下。可惜一條好漢，死於秦賊之手，不敢挨遲，策馬奔至吊橋高叫開門。城上軍兵看見認得是孫燕，飛報昭王，正與屈產在敵樓上籌議守城之策，忽聞報孫燕回來，忙與屈產親自下城相接。孫燕一見了昭王，連忙俯伏城下行禮見駕。昭王大喜道：「御外甥平身，取救之事如何？」孫燕奏道：「托吾主的洪福，臣上天台山，拜請臣叔下山，率領人馬前來相助。現在西門安營，臣特來報號。」昭王聞聽大喜，遂與孫燕屈產一同回至敵樓，傳旨擺駕回宮，各官相隨，回至金鑾，昭王升殿坐下，命屈產寫了請啓一道，差遣大臣八員，齊捧又點御林軍五百，跟隨孫燕出南門，繞道竟奔齊營，請孫贖進城。曹且按下，且說王剪得勝回營，上中軍帳報功，口尊元帥在上，今有孫燕上臨淄取救，天台山拜請孫贖，領人馬到易州相助，現在西門安營，方才孫燕進城報號，闖營而過，被末將用寶劍斬他的家將下馬。孫燕敗進城中去了，特來報明章邯，聞聽大驚，嚇得半身冷汗，半晌無言。王道：「元帥聞得孫贖到來，大有驚懼之色，却是爲何？」章邯道：「你有所不知，孫贖在雲夢山學藝，得了三卷天書，能知過去未來，神通廣大，道法無邊，外國聞名喪膽，你我不是他的對手，不如奏知主上，收兵回國，以免三軍遭殃。」王剪笑道：「我秦國應運而興，該平六國，號令天下，聖天子有百靈相助，孫贖豈能爲哉？」元帥且請寬心，待末將和他見陣，定個高下，管保無事，說罷辭回大營去了。且說孫燕領昭王旨意，帶着有名八員大臣，五百軍兵，一同來至齊營，在營外扎住。孫燕即忙下馬進營，見了叔父，就說現有昭王請啓在外，請叔父快迎接。孫贖即吩咐排開香案，穴放營門走出外來。那外面八員大臣，望見孫贖迎出，便齊捧了請啓，直進營門。孫贖連忙叩頭，跪接捧來，至開城門迎接，直上金鑾。昭王一見忙離龍座，率領各官迎下丹墀。孫贖搶上幾步，跪下叩頭。昭王用手扶起，同上天殿賜坐。孫贖謝恩坐下，孫燕李叢率領衆將，在塔下山呼叩頭。昭王往下一看，只見衆將穿紅着綠，戴紫披

藍。個個賽過天神，如狼似虎。昭王便問道：「只是那裏來的？」孫臏奏道：「那是臨淄一千衆將。」昭王傳旨，免禮平身，衆將叩頭謝恩。昭王命光祿寺擺設素筵，與御外甥接風。齊國衆將，另在偏殿管待。須臾，君臣入席，酒過三巡，食供五味。昭王開言說道：「孤國兵微將寡，今被秦國欺凌，與兵壓境，全仗御外甥扶持，若能擒拿王剪，退得秦兵，孤當厚報。」孫臏躬身道：「列國興衰，關乎天命，只看天意如何。」一來，憑主上洪福；二來，看臣的本領。三來看易州的黎庶，不遭塗炭之災，若說要擒王剪，又何難哉？」言罷，君臣暢飲一會。孫臏離席叩謝，告辭出了朝門，架拐騎牛，衆將簇擁，來至燕山府，棄蹬離鞍，承奉官不敢怠慢，慌忙通報。那燕山宮主同高李二位夫人，正當傷感煩惱，只見承奉稟道：「啓上貴人，少爺上臨淄求救，往天台山拜請了三老爺下山相助，現在府門下來，特來稟報。」燕山聽罷，悲喜交集。高李二位夫人忙扶宮主步出銀安大殿，望見孫臏架拐前來，三叉冠，豆青袍，背插黃旗，手持沉香拐。燕山宮主看罷，形容不覺一陣心酸，淚如泉湧。孫臏看生身之母，兩鬢如霜，縐紋滿面，心中大是傷感，搶步上前跪下，說道：「不孝臏叩見母親。」燕山宮主雙手抱住，大放悲哭，叫一聲「嬌兒痛死我也」，爲是那些得罪了你那養育的恩情，你全不掛念，竟自在九霄雲外。高李二位夫人看見了三爺，也放聲痛哭。銀安殿上，悲聲慘切，合府之人，無不淚下。母子痛哭多時，高李二位夫人解勸一番。孫臏把淚痕止住，往偏殿參靈，倒身叩拜，只見三副靈柩，停在居中，不覺心中如刀攢，淚似傾盆，放聲大哭道：「爲兒遠離膝下，養性高山，那知父兄疆場慘死，虧得姪兒孫燕上山請救，故此領兵前來，定要拿住王剪，碎尸萬段，以報前仇。」望父兄陰靈寬恕，忠孝不能兩全之罪。孫臏肝腸哭得寸斷，如醉如痴。孫燕上前勸道：「三叔不必過哀，恐傷祖母之心。」孫臏聞言，拭淚俯首沉吟。孫燕回頭，又只見殿東停着一口棺木，心中疑惑，口尊祖母，只口靈柩，又是何人？宮主見問，淚流滿面道：「只因你三叔到來，不及細訴，不若不問，也未暇提及，既然問將起來，就是鐵膽銅肝，也要心酸。」只見李氏夫人悲悲切切的道：「吾兒去取救後，那秦賊王剪屢次攻城討戰，你妹心懷忠孝，欲報祖父之仇，不料出戰，又喪於王剪寶劍之下，言能放聲大哭。」孫燕

聞聽，珠淚長流，哭叫賢妹，我去時，你尙在殿前相送，誰知如今竟隔着官木相逢，可恨王剪只賊，連害我尊卑四位，真是仇深似海，碎剮猶輕。孫燕哭得涕淚連連，捶胸頓足。燕丹宮主道：我兒不必傷感，也是你妹的命數。孫燕收住了淚，燕丹宮主歎息一回，然後請燕丹宮主出殿，重新叩頭，復與高李二夫人行禮，禮畢坐下。只見金山衆將，上殿朝着貴人叩頭。燕丹宮主左右端詳，不見了班豹，乃問孫燕道：家將班豹往那裏去了？孫燕道：只班豹果是英雄，他跟小孫連敵秦營，在荊軻山冲圍而出，一路上同上天台，請得三叔，回至易州安營，又跟隨孫兒進城報號，不料遇着王剪戰了一場，被他祭起寶劍，孫兒幸逃得性命，那時班豹在後，遂至誤遭毒手，可惜忠勇之人死於非命。燕丹聞聽，歎息了一回，天色已晚，銀燭高燒，吩咐擺酒，與吾兒拂塵。孫贖道：不必，方才在朝已領過筵宴了。宮主道：既然如此，泡好茶來，老身與吾兒坐談敘話。於是母子各訴家常，一宿晚景已過，到了次日清晨，孫贖起來，梳洗已畢，即到母親處問過了安。因便說道：爲兒今要上朝料理國家的大事，宮主道：極好，但凡事須要小心。孫贖答道：曉得，遂即拜別母親，並二位嫂嫂，率領十二位門徒，上朝叩見了昭王，奏明出城會敵。昭王慰勞了一番，孫贖領了衆將出朝，統了一萬精兵，直出易州西門，三聲砲響，安下營寨，豎起青紗大帳。孫贖當中坐下，衆將參見，分列左右，發放軍情，只且不表。却說秦帥章邯因孫贖扎營西門，悶悶不樂。王剪躬身稟道：元帥休要耽驚怕他，末將不才，願當先臨陣，至易州的營門討戰，探彼虛實，何如？章邯道：將軍孫贖道法高妙，驅神役鬼，散豆成兵，前者隴涓在馬陵道上，被他亂箭射死，七國分尸，樂毅何等英雄，難免鬼箭之名，先行官你縱然英雄，焉能是他的對手？王剪聽畢，氣得陽神暴跳，豪氣飛空，奮言道：末將不才，到底要會會孫贖。元帥若是要活的，順手牽羊，把他趕進營盤，如要死的，走去把他首級割來，言罷憤憤下帳，帶領急下提槍上馬，一轡直跑至燕營，收糧勒馬觀看，只見鹿角層層，深溝高壘，兵雖不多，已覺齊整，看罷誇獎不盡。吩咐旗牌官上前討戰，旗牌得令來至營門，高聲大叫，巡官聽着快報你家南郡王得知，叫他早早出營，伸頸受戮。藍旗飛報中軍，孫贖聞聽，心中

階檻可恨王剪欺人太甚，找昨日才到，今日便來要戰，尋上門來，欲待遣將拒敵，怕他的寶劍利害，低頭暗想，左右爲難。孫燕在旁看見孫臏默默無言，也不遣將，也不發兵，忍耐不住，只是搓手頓足，站立不安。又見藍旂來報，王剪在營外聲聲罵戰，叫殺連天，報明定奪。孫臏發放藍旂去了，遂傳孫燕、李叢，并全山的衆將聽令，衆將滿心歡喜，只道是遣他臨陣，一個個上前參見，口尊師父，呼喚弟子等差。遣孫臏道：爾等各歸本營，無令不許擅到青紗大帳，違令者軍法斬首。衆將聞聽，心中納悶，只得聽令各歸本隊去了。孫臏見衆將已散，站將起來，轉入後營，踏罡步斗，用杏黃旂望南方一指，忽見值日功曹，控背躬身，口稱相召小神，有何使令。孫臏拱手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附耳過來，與我如此這般，這般如此，卽速快來。功曹領令，不敢怠慢，不多時把深山古墓中多年的石人取了來。孫臏用魔法一指，搯三台訣一算，說聲道：疾！忽變了一員大將，披鞍上馬，飛奔出營。那王剪正在營前候敵，忽見轅門開放一員年少大將，白駒銀槍，飛奔而來，仔細看真，正是孫燕。心中想道：只小輩雖然年青，驍勇不過，他曾在荆軻山大戰，殺得秦兵一夜大將膽戰心寒。今日他獨自又來臨陣，若是勝得他，便能倘若戰他不過，我把寶劍祭起來，取了他的首級，豈不是孫門絕後了？想定主意，兜馬上前，用槍一指，穿白的孫燕慢來，我久等多時。孫燕止抬頭一看，並不回言，舉槍分心就刺。王剪用槍擋開，舞動蛇矛，沖鋒過去，鼎力相持，戰了多時，經過五六十回合。王剪心中暗想：今日孫燕本領大，不似從前猛勇，我何必與他戀戰，不如拿了一活的，正想之間，孫燕兜心一槍刺來，王剪連忙圈馬躲過，人挨馬近，伸過手把孫燕的勒甲縵擰個結實，活擒過馬。心中大喜，打得勝鼓回營。義子王賁接應，將孫燕放在塵埃，網綁起來，押上中軍大帳報功。章邯大喜，細看孫燕唇紅齒白，真是一員少年勇將，遂大喝道：好孫燕，今既被擒，你敢立而不跪，應連問數聲，總不答應。章邯元帥大怒道：你是網中之魚，因何這般藐視？傳令與我拖上，重責四十兩邊答應。將孫燕推至階下，按倒在地，軍校提棍在手，尙未行杖，豈知孫臏早已倒念真言，取了法寶，那軍校舉棍過頂，得力打下，只聽得吶吶一聲，震得兩手酸麻。孫燕在地動

也不動。吃驚道：「真好硬漢，有個年少將軍，心中不服道：『你老人家氣力平常，等我來，我不信，有只般結實的屁股，連忙接棍在手，八字脚站定，提棍趨動，手起棍落，忽然一聲響亮，將棍折爲兩段，嚇得小軍目定口呆，半晌動彈不得。』衆人道：『必然是個鋼皮鐵骨，低頭扭開下衣一看，嚇得魂不附體，慌忙上帳，跪下稟道：『元帥打的不是孫燕，原來是個石人。』』章邯聞聽，立起身來一看，果然是個石人，嚇得驚疑不止。孫燕看見，氣得重重大怒，暴跳如雷，大叫氣死我也！明明是個孫燕，怎麼拿進營盤，就改變了氣，他不過傳我的家將上來，不論是孫燕是石人，與我打個污爛，暫且出口冤氣。家將不敢怠慢，提起鐵尺斧鎚，一齊動手，把個石人打得粉碎。孫臏早知其情，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把杏黃旗望西北乾天一指，風伯還不祭風，待等何時？』說話未完，只見狂風大作，穿林折樹，吹起黃沙頑石，專望秦營，猶如雨點飛來，帳前的碎石人，就地騰起，滿營亂打，內外夾攻，打得秦軍無處可藏，尸骸遍地。一剎時把十萬人兵的營盤，打得哭聲震天。章邯與子陵忙奔金鼎寶帳，奏知始皇。趙高甘羅領御林軍各提箭牌，保護始皇。飛馬逃出五里之外，方得平安。孫臏倒念真言，送了風伯歸位，方才風息。石子復整營寨。始皇卽歸金鼎大帳升座，命章邯查點大兵，打死將有二萬，中傷不計其數，馬倒數千匹，大營吹得稀爛。始皇大怒，傳旨把先行官與孤拿下。校尉領旨，忙把王剪繩索網綁，擁至帳前跪下。始皇一見拍案大怒，追好王剪，妄誇大口，削平六國，今至燕邦，被一個女孩連傷二次，一陣未成，又中了孫臏的詭計，傷害人馬數萬，敗軍辱國的東西，要來何用？傳旨刀斧手，押出轅門，梟首示衆。軍師金子陵忙跪下奏道：『吾主且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若將王剪殺了，雖不致緊要，惟是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願乞寬恕，先行官准其帶罪立功，饒他一死，再去臨陣拿獲孫臏，將功贖罪，如再失誤，二罪俱治，懇乞恩准。』始皇准奏，傳旨放回。王剪整頓衣冠，上帳叩謝不殺之恩。始皇道：『孤看軍師之面情，饒你不死，若拿得孫臏，萬事皆休，如若不然，一定問罪。』王剪謝恩起來，惡狠狠跑下了大帳，頂盔束甲，提槍上馬，與王賁帶領部下，同出營門，猶如電轉星飛，奔至燕營，用手中槍一指，喝道：『轅門軍校聽真，快快報知你！』

家孫臧出來納命。藍旂啓報中軍，孫臧聞報，傳令起鼓聚將，衆將聞得鼓聲如雷，各各明盔帶甲，掛銅斧鞭，上大帳，參見已畢。孫臧道：「今者秦賊討戰，我若不出，顯見無能，帶我脚力過來，等我出去會一會王剪，言罷，扳鞍上牛，帶領衆將，三聲大砲，齊出營門。那王剪鞍馬提鎗討戰，只聽得一聲吶喊，砲響驚天，兩根素旂，分開左右，竟奔疆場，被風擺開。見左邊旂寫的是「雲夢水簾曾學藝」，右邊是寫的「了一真人孫伯齡」。旂後頭一隊將官，刀鎗雪亮，盔甲鮮明，簇擁着一道者，三叉冠，豆青袍，架騎牛，仙風道骨。王剪看能微微冷笑道：「看將起來，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聞他的名，如雷貫耳，見了面，亦不過是我等之輩，有何異人之處？觀畢，催馬迎上前去，用鎗一指道：「別夫慢來，我王剪候爺在此。」孫臧聞言，收住青牛，衆將一字排開，拱手答道：「來的是莫非是王剪麼？」王剪道：「然也。我素聞你在高山修煉，乃高明道德之士，定知世務情形，應該勸燕昭王納王歸降，上順天心，下安黎庶，方是明德保身之道，爲何計不出此？乃與妖作怪，傷我人馬數萬，今又在我跟前耀武揚威，排開陣勢，意欲何爲？」孫臧大笑道：「貧道下來，原爲着家門之事，你心腸狠毒，行事太過，豈不知人事勝天，何必妄談天命？貧道有一言，諸軍靜聽。王剪你今日可快下馬來，待我用粗壯麻繩綁住你，解到燕昭王獻功。」王剪大怒，掄刀來斬孫臧，孫臧舉仙拐迎敵，二將戰數十合，勝負未分。王剪係秦國名將，孫臧以勇難退敵，卽展杏黃旂，毫光閃閃。王剪眼花，跌下馬來。孫臧喝令衆將擒綁，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幻身形戲弄王剪 祭水火燒陷秦營

却說王剪聽聞孫臧之言，心中大怒，雙手舉鎗，對着便利。孫臧用左手的拐架，右手的拐照天靈打來。王剪側身躲過，舞動鋼鎗，往來接戰，猶如點點寒光，一汪秋水，上護其身，下護其馬。孫臧使開拐法，好似一對蛟龍，上下盤旋，呼呼風響，二人經戰八十餘合。王剪虛點一鎗，回馬敗走。孫臧微微冷笑道：「好一個王剪，你往那裏走？」

要趕上拿回，忙催青牛趕將下來。王剪回頭看見，滿心歡喜，用手鎗壓下口中念呪，祭起寶劍，高聲大喊道：「別夫！休得逞強，看我的寶劍到了！」孫臏聞言收住脚力，用柎護住了面門，往上觀看，只見雲霞旋轉，瑞氣千條，車輪大的一塊紅光，托着明晃晃的劍直奔至頂梁而來，忙將柎移歸左手，右手把杏黃旂拔出，托在掌中，念動真言，剛剛臨切近，就用旗一展，喝聲寶物還回去，等待何時，却也作怪，只見那劍即時回轉，竟奔了王剪。王剪一抬頭，看寶劍竟扑天靈，嚇得魂不附體，說聲不好了，難以逃避，緊閉雙目待死。孫臏一見，心中暗想：殺了王剪，不甚要緊，海潮聖人歸罪於我，無辭可答，悔之晚矣。想定用杏黃旗一指，那劍就扑秦營而去，誰知秦營前大纛旗下，有一員保旗副將，作夢也不知死活，在目前只見寶劍一過，人頭落地，那劍見血然後回歸鞘中。孫臏用柎一指，大叫王剪，再有什麼法寶，只管使來，王剪嚇得膽戰搖頭，看看寶劍歸鞘，未曾斬得別夫，却誅了一員保纛副將，知道劍法被孫臏破了，惱羞成怒，大叫好別夫，往那裏走，挺鎗便刺。孫臏手中柎，急架相還，二人舍死忘生，又戰了三十回合。王剪心下自思：諒來我這鎗馬，是無能立功，只是仗這口寶劍，方才我招呼於他，被他提防，故此不能取他性命。我於今暗暗祭起劍來，與他個湊手不及，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想定主意，圈馬回來，一隻手舉鎗招架，一隻手就拈訣念呪，口誦靈文，又祭寶劍起在空中，那孫臏微微暗笑，好秦賊暗算於我，何負於你，遂把真魂出亮。王剪正戰之間，見孫臏不加防備，心中大喜，喝一聲疾，孫臏打一柎來，王剪才待招架，那劍往下一落，唳唳一聲，把大羅神仙的頭砍落塵埃。王剪大喜，圈馬回來，要擒孫臏的首級，只見無頭的身騎在牛背上，還拿着雙柎。王剪點頭嗟嘆，可見這別夫，有半仙之體，他的頂上無頭，尸首也不倒地。王剪上前細看，只見孫臏頭上起了一個冰泡，往上直冒。王剪暗想：這別夫平日吃齋，不用五葷之人，看他死了，並無點血，只是噴這白液，不多時，冰泡就有把斗大小。王剪驚道：這又奇怪了，忙用鎗杆一掃，只見頭上又長出了一個頭來，開口笑道：「好王剪，休得囉皂，看你的鎗杆，刺了我的眼睛麼？」嚇得王剪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勒馬倒退數步，戰戰兢兢的。

道：方才我寶劍明明見的把你的頭砍了，你怎麼又長出一個頭來。孫臏大笑道：你砍我頂上的頭，也砍不得許多，枉費精神罷了。王剪這你有多少頭，孫臏道：實不相瞞，按八萬四千毛孔，就有八萬四千個頭，那怕你砍到來，年何懼之有？若是你有本事，把我砍落青牛，就算你的能處。王剪聞言大怒道：好朋夫，你用什麼邪法，哄騙於我，我和他死生相拚罷了。催馬提鎗，往上就刺，孫臏提拐相迎，王剪抖搜神威，展開鎗法，分開門戶，猶如一片鎗山，湧將上來。孫臏大笑道：好秦賊，你有本事，只管盡使出來，不是我看海潮面上，休說你一個王剪，就是百個千個，也要在我手下傾生也罷，何不將計就計，先與他一個喜歡，後與他一個利害，方顯得我出家人的本領，說着，圈回脚力，賣個破綻，照着王剪當頭一拐。王剪用鎗架開人，挨馬湊撞了個滿懷。王剪一伸手，將孫臏袍纜抓住，只一提，就在青牛背上，擒過馬來。孫燕一見連忙催馬，孫臏用定身法定住了他們，只見那馬絲毫不動。孫燕急得只是搓手，大怒道：好刁馬子，何故怎麼顛起來，忙抬手舉鎗要打那馬，忽然間連手都抬不起來。孫燕急得怪叫道：衆位將軍，三叔被人家拿了，怎不去救衆門徒弟？小將軍你快去救，我的手都抬不起了。這個說，我的馬他偏又作怪，變起顛來了。李叢道：連我這兩條腿，竟是生了根，半步也挪不動，只急得遍身是汗，不言定住了。全山衆將，且說王剪活擒孫臏，飛馬回營，鬆手把孫臏擗在地下，吩咐家將，與我網綁報事的藍旂，報知元帥。章邯忙啓奏始皇殿，西侯擒獲孫臏，在轅門候旨。始皇道：起先拿了一個孫燕，惹下一場大禍，今又拿了孫臏，未知真假。傳旨宣王剪進帳，王剪領旨到了寶帳，側身叩拜，滿面喜容，奏道：仗吾主的洪福，齊天罪臣出陣，活擒了孫臏，特來見駕。始王道：拿的是真孫臏，還是假孫臏？王剪奏道：爲臣和他戰了百個回合，在牛背上生擒活捉，馬能有假。始皇大喜，命承值官取酒來，孤先且賀功。王剪得意揚揚，跪飲三杯，急叩頭謝恩，傳旨帶孫臏見駕。帳前校尉將孫臏推擁，押至駕前。始王舉目觀看，好一表人物，但見臉如滿月，唇若塗脂，天庭飽滿，地閣方圓，骨健神清，目秀頭帶三叉冠，身穿八卦袍，腰束黃絲帶，脚登魚皮靴，手持沉香拐，身佩杏黃旗。始皇看罷，心中暗想：孫臏望上

躬身，口稱聖主在上，貧道參見。始皇拱手道：南郡王免禮，傳旨鬆綁。校尉遵旨鬆放。始皇道：孤前者雖然會過二次，未能朝夕盤桓，今日被擒，孤豈忍加誅，若肯歸降我國，俟天下太平，孤把你官封原職。不知你意下如何？孫臏聞言，滿眼流淚，奏道：臣蒙聖恩赦罪錄用，心中感激，情願投降，但有一事，還求聖上開恩。臣的父兄一門，死得苦楚，尸體未全，懇乞開天地之恩，將父兄首級見賜一看，俾臣得盡孝道。臣雖肝腦塗地，以報聖主之恩。始皇點頭道：你果然歸降我國，孤豈惜此無知朽骨？傳旨把孫都尉等首級拿來。軍師金子陵奏道：吾主不可過信此人，與妙無窮，須防關失。始皇笑道：軍師寬心，在孤十萬軍營之中，怕他飛去不成？傳旨快去捧來。丞值官就將首級送至孫臏跟前。孫臏一見，肝膽盡碎，傷心痛哭。不言假孫臏在秦營胡弄，且說真孫臏在外，早知情由，口念真言，到請了四位功曹，口稱真人呼喚，小神有何使令？孫臏吩咐道：借助神祇鼎力，前往秦營，將四顆首級取來。功曹得令，駕起金光，在雲端上觀看，只見假孫臏在營內傷感，忙落下秦營，各取首級一利時，回來繳令歸位。孫臏把劍一指，念念有詞，將定身法解散，營外將孫燕、李叢、十二門徒，俱各身體活動，正要催馬冲營，忽聞軍令傳喚。孫燕驚駭道：方才三叔被秦賊拿去，怎麼還在營中傳令，只得與衆將進青紗帳中，參見已畢，驚疑不止。孫臏吩咐道：衆人各歸本部，聽候軍令。姪兒孫燕，可托了首級，從進城去。孫燕回頭一看，果然是祖父叔妹之首，悲喜交集，方知三叔有神鬼不測之機，即忙包將起來，送回府中，將棺蓋揭開，用溫酒噴過，俱各縫在項上。一家大小舉哀。孫燕回營繳令，這且不表。說的是始皇看見人頭騰空，忙令校尉快趕，一利時無影無蹤，只急得搓手頓足，怒問孫臏道：你是真心歸順麼？孫臏笑道：如今不見了父兄首級，貧道也不降了。王剪在旁大怒，啊哨氣死我也。即一伸手拔劍來，至孫臏背後，手起劍落，照頭一劈，身首兩分。始皇嘆惜不止，可惜大羅天仙，亦受一劍之害。王剪看點血全無，白沫亂冒，心下驚忙道：不好了，又是陣前故事來了。雙于仗劍，守着尸骸，只等他合回。又砍。始皇問道：孫臏已經死了，先行官還仗着劍，却做甚麼？王剪道：雖然被臣砍下，還不敢放心，怕他身首復合。始皇笑道：一個身

已分兩邊，怎麼會合。王剪道：「這個別夫，有些作怪，方才在陣前被臣的寶劍斬了，頸上噴出白沫，臣把鎗杆一掃，就出了頭來，嚇得臣心驚膽碎，爲此如今要防備他。」始王聽說，孫臏會護身長頭，驚疑不止，睜着眼往下觀看，衆將亦圍着尸首，只看怎樣復合。等待多時，不見動靜。王剪甚喜，奏道：「吾主洪福齊天，今番孫臏果然死了，除了大害。」傳家將將死尸扯出去，家將答應一聲，走至跟前，伸手才待要扯，只見半邊死尸動彈起來，東跳西跳，亂走，嚇得秦國君臣溜的溜走，四散躲避，剩下王剪一人和死尸胡纏。這回被王剪執劍分頂劈開，做成兩半，每半尸體，却是一條腿。一隻手，一隻眼，雙手提着沉香枋，跟定了王剪，口口聲聲，只叫還我命來。王剪着忙，想要也往外跑，才得舉步，早被死尸趕上，一把扭住袍帶。王剪慌忙用力一摔，摔脫這半個，那半個又趕上來，又扯住，弄得王剪無了主意，高聲歎氣道：「罷了，人言這別夫利害，果然死了，還是這等難纏，一定是日辰不好，犯了天地重喪，這別夫才來顯魂，怎得個陰陽水來灑掃灑掃才好。」一回頭，見金子陵在那裏舒頭探腦的偷看。王剪厲聲高叫道：「好國師呀！人家被鬼魂纏住了，你還在這裏閒看，見死不救，你平日間會拘神遣將，何不請位神祇，把這鬼魂遣去了？」金子陵道：「我到忘了，殿西侯不必着急，等我把這別夫的冤魂，貶到陰山受罪，言罷踏星步斗，口誦靈言。」金子陵正當演法，孫臏在本營已經知道，即時口念真言咒語，慌得那城隍土地，瞬息來至大帳，欠背躬身，口尊真人，有何法旨。孫臏拱手道：「今有秦營將軍金子陵師喚你等，你可速進他的營寨，如此如此答他，有違者按陰律聽貶。」二神謹領法旨，齊往秦營參見，口尊軍師，招吾神有何使喚。金子陵道：「別事不敢煩勞，今因殿西侯王剪將孫臏劍劈而亡，大羅天仙冤魂不散，擾亂營中有驚將士，煩尊神拘去鬼魂，永遠災殃，不得違令。」二神聞言，答道：「法師呀！我們小神力薄，不能拘攝此魂，他本是個真人，大羅得道天仙，上管三十三天，下管一十八層幽異地府，莫說他已死，他還管着我們，焉能拘得他動，今冤魂不散，等小神去哀求於他，看他有何分辨？」二神言罷，齊上大帳，不一刻轉將出來。金子陵便問孫臏的冤魂，怎麼說呢？城隍土地道：「小神再三哀求，但了一真人，只是不肯依允，他說孫

門尊卑四口，俱傷於王剪手中，有不共戴天之仇，心實不平，如要解散冤魂，必須將王剪破腹挖心，祭奠先靈，方得心安意悅。彼此解釋冤愆，如若不然，管教你秦營兵將，不得安生。說畢，二神辭歸本位去了。子陵便與王剪說知，王剪問言，大怒道：「好冤魂，這般醜類，難道我一個生人，到怕了死鬼不成？我和這別夫，是個生死的冤仇，說着起行數步，一伸手扭住了半邊死尸，亮出寶劍，唳一聲，砍翻在地。那半邊打一拐來，王剪側身躲過，復手一劍，砍倒塵埃。一連數劍，把兩邊孫臆剝得希爛，餘怒未息，用劍一指道：「你今番可再作怪，還來與我索命麼？」遂請始皇回轉寶帳升座。始王看見一堆血肉，不覺點頭嗟歎道：「大羅神仙，只落得砍了一堆血肉泥，這般結果。」王剪傳衆將取一個筐上來，把這堆爛肉骨渣，裝在筐裏，與我拿出外去丟了。家將領命，一個個上前灣腰，正欲動手安排。那肉堆裏，大聲喊叫道：「我的手爲何折了，動彈不得？我的腰爲何斷了，直不起來？嚇得幾名家將，把竹筐撩了四散奔走。始皇君臣聽見，驚得目瞪口呆，面目失色。王剪冲冲大怒，命取乾柴放火，將他燒了。家將領命，須臾火起，烈焰騰空，忽聞火光冲天，叫罵聲不絕。王剪惱怒道：「好別夫，這等利害，燒着他還敢渾罵，叫家將火上添油，把他骨頭煉化，研爲末子，風吹滔滅了這別夫。看他還敢使興妖作怪否？」只見火上加油，愈燒得猛烈，孫臆知道王剪用火煉假尸，用杏黃旗往西北乾天一指，喝聲風伯還不快來，等待何時？只見剎時間大風忽起，播土揚塵，火趁風威，風趁火勢，將秦營燒將起來，燒得滿營通紅。始皇驚慌無措，傳令兵將救火，大小三軍用擔鉤水桶，往火上亂潑水，多即時救滅。秦王君臣心下稍安，查看剝碎孫臆的肢體，也不見了。只見滿營中黑霧迷漫，地下却都是水。始皇問道：「營內這水，是那裏來的？」王剪道：「這是方才救火的水，吩咐軍士快取土來，把這水快蓋起來。衆軍士忙運土進營，鋪填濕處，倒上一筐土，只見那地上扑嗤嗤裏的冒出水來，滿營中猶如開了水眼一般，須臾就淹過了膝蓋。秦營之內，就發了大水，君臣着急，慌忙上馬，那水已淹到了途，招呼三軍，前奔高阜躲水。這一陣水淹死了秦兵，又有數萬餘。孫臆傳令孫燕、李叢二將到秦營討戰，如此如此，不許違詔。二將領計去了。然後念咒。」

將水退乾。秦國君臣方敢回寨，修復寨柵。始皇升帳坐下，文武俱來問安。點兵馬，又損了一萬有餘。始皇正在惱怒之極，忽金字藍旗飛報，今有燕將燕兵前來討戰。始皇聞聽，歎氣道：「死的還未有弄清的，又來生事，一定又是孫臏的鬼計，不如拔營回國，避他一避也罷。」王剪連忙上前，口稱：「吾主不必慌怕，臣這一臨敵，務要把孫臏擒來，報仇洩恨。」始皇怒道：「罷了罷了！你還要出戰，盡是大話，想你那件不是惹禍，進營鬧得風石所來，傷損人馬，只爲拿石人，次後又拿孫臏，鬧出水火之災，折去軍馬萬餘，如今喘息未定，孫臏又來討戰，這孫臏不知是石人藏人，休要惹禍，快些拔寨跑罷。」王剪叩頭道：「我主不必害怕，等爲臣出馬訪訪孫臏的確實，看看孫臏的真假。」始皇道：「既然你要臨敵，我只是緊閉營門，候你勝負如何？」你謹記着，但凡臨淄的人馬，再不可拿他一個進營，不是好惹的。」王剪叩頭下帳，帶了王賁與五百家將，提鎗上馬出營，飛奔陣前。一見孫臏心中大怒道：「好無知小輩，你有多大的本領，屢次前來在陣前，今日我要拿你，碎死萬段，方消此恨。」孫臏大喝：「你這黑賊，害我一門四口，結下海樣深仇，因此才上天台拜請三叔下山，昨日臨敵，又被你這黑賊擒拿進營，你快實說，把我三叔送他到那裏去了？好好的捧香禮拜，把三叔恭恭敬敬送出營來，萬事皆休，少若遲延，只叫你尸橫馬下。」王剪聞言，心中暗喜，叫聲小輩，你來，要你家的別夫麼？人不說不知，話不講不明，實告訴你罷。你家的三叔，被我拿進營盤，我主到要饒他性命，却因他弄了玄虛，把四顆首級送去。君王一怒，把你殺了。孫臏笑道：「你這話哄誰？我家三叔乃大羅神仙，焉能被你所害。如今魂首在於何處？」王剪道：「你三叔果然有些神通，死後還會顯靈，鬧得我營中不得安靜，如今把他的尸骸燒了。」孫臏聽罷，怒目睜眉，喝道：「好黑賊，怎敢大膽，害我三叔，我和你勢不兩立，休要走，看我取你手，擰鎗照前心，便刺。」王剪用鎗擋開，二馬盤旋，雙鎗並舉，殺得紅塵滾滾，日色無光。孫臏使虛點一鎗，詐敗而走。王剪大怒道：「小輩往那裏走，務要追上，取你首級。」遂即趕將下去。孫臏見王剪來得相近，竟奔營門。王剪趕至近前，不見了孫臏，只見臨淄營中一聲砲響，閃出一隊人馬，當先一將，金甲紅袍，手使一把大刀，身高一丈有二，步走

如飛，搶至眼前，高聲大喝：「黑賊！往那裏走？」還我廣文師父來！王剪道：「你是何人？」那將答道：「吾乃虎將李叢是也。」王剪笑道：「你有多少本領，敢來要我的師父？你家這別夫，這早晚不知托生那裏去了。」李叢聞言，大喝：「搖動手，中刀，照頭就砍。」王剪急架相迎，一場好殺戰，經十餘合，交手不多時，忽聽得三聲砲響，喊叫連天，四面八方，那十二家門徒，困困上來，高聲大叫：「休要放走王剪，須要擒拿活的，與南郡王報仇。」王剪大驚，不敢戀戰，遂與王賁併力，沖開一條血路，落荒而走。孫燕李叢與衆將，緊緊追趕，要知王剪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子陵遣將攻易州 孫贖設計破秦敵

却說王剪被孫燕李叢與十二門家徒，殺得大敗，一直跑將下來。王剪回頭一看，五百家將，所剩不上數十餘人，不覺淚頭落淚。王賁勸道：「父親不必悲傷，勝敗兵家常事，爲兒聽得孫贖死信，是實，易州不久可破，及早取路回營要緊。」王剪道：「我殺了一日人，馬困乏，暫到那前面黑松林下馬歇息，吩咐找個土人引路，小軍回話，此處四面俱是高山曠野，並無一個居民。王剪心中愁悶，只見天色已晚，日落西山，那北方乾天連聲，亮，忽然烏雲佈合，把個明月遮蓋，變作黑沉沉世界。剎時間狂風大作，雷鳴電閃，大雨傾盆，王剪與衆家將，在松林之中，被這雨驟風狂，已是渾身濕透，袍甲淋漓，直到三更時分，方才雨止風收。只見松林中青燈閃閃，鬼火爍爍，半明半滅，或有或無，四圍鬼哭神號，陣陣陰風邊骨，又聽得青牛連叫三聲，隱隱踏踏，似是孫贖架榜騎牛，前來索命。飛沙走石，照着松林打來，嚇得王剪王賁一衆，無處奔逃，王剪想往外便走，忽然一塊頑石，在耳邊飛過，嚇得魂不附體，回身便進了松林。只見王賁道：「不好了，黑林裏頭，儘着受打，不如出去罷。」王剪道：「沙石固是難當，那別夫在林外要命，不能躲避，只便如何是好？」王賁道：「何不禱告一番，待冤魂消散，便好出去尋路回營了。」王剪依言，跪下禱告道：「孫伯齡真人，你是得道神仙，是不合壞你仙體，如今事已過去，悔之不及，求你陰魂消釋，待我回營，多念經。」

文超度你早升天界，祝罷叩頭不已。且說孫臏正在營中作法，早已聞至王剪祝告之言，不覺暗中好笑，把劍一撒，顯露神通，收了法力。王剪父子同那數十殘兵，跪在地下叩頭，一睜眼，嚇得衆人目瞪口呆。那裏有甚麼松林，一片都是平地大道，紅日當空，天交正午，衆人一齊爬起來。王剪羞得滿面通紅，回頭對衆人道：「方才明明被這朋夫鬼魂弄了一夜石頭，可傷着軍兵否？」王賁道：「並無傷損。」王剪道：「如此尋路回營去罷。」言畢，率領殘兵上了平陽大路，回至秦營，稟知元帥章邯。朝見始皇的大駕，始皇便問先行官勝敗如何。王剪大戰孫燕，被他十二門徒併力報仇，敗走黑松林，遇見孫臏顯魂之事，訴說一遍。始皇大喜道：「果然孫臏死了，朕當高枕無憂，取易州只在吹灰之力。」傳當值官擺宴，我君臣先吃了太平喜酒，正在歡飲之間，蓋旗官報今日探得西門臨淄大隊忽然蹤跡全無一人，不知去向，特來報知。始皇道：「再去打聽。」遂望左右說道：「列位王兄，那些人馬那裏去了？」金子陵道：「吾主在上，豈不聞蛇無頭而不行，烏無翅而不飛。孫臏既被先行官斬了，那三軍無主，自然瓦解冰消，誰肯還在易州效力？一定回轉齊東，拔寨逃遁去了。」始皇聞言大喜了。既然如此，燕國還有甚麼能人替他主管子陵道：「燕國並無能人，止有孫燕，雖是英雄，料他是孤掌難鳴，不足爲慮。」臣今晚還要觀看天文，看看吉凶休咎。始皇道：「國師可留神與孤細察。」當下文武酒筵散席，謝恩出營，各歸隊伍。那時天色已晚，一輪皎月當空，風清雲淨，萬籟無聲。金子陵走出帳外，仰首端倪，只見各路將星顯耀光明，惟孫臏本命星不見。又細觀易州王氣，暗黑，秦營紫氣騰騰，看罷低頭嗟歎，果是天意興秦，非偶然也。看畢，移步歸帳歇息，一夜無詞。至天明，始皇升帳，文武朝參已畢。始皇使問國師夜看星象如何。子陵奏道：「臣夜觀象，見孫臏本命星蹤影全無，料他死是真情，可喜可賀。始皇道：「既然孫臏已死，何不遣將發兵，與燕王要降書降表？」子陵道：「待臣今夜定計，攻破易州，擒拿昭王，殺他一個烟消火滅，保吾主進城歇馬如何？」始皇大喜道：「全仗國師妙用，任憑調遣。」子陵叩頭退出，轉至中軍帳上，吩咐傳聚將鼓，只聽鼓聲如雷，秦營大小將官，聞鼓而入，上前參見，分列兩傍。子陵拱手道：「列位將軍聽着，自古道：養軍千日，」

用在一朝。今夜各宜努力齊心，取易州。就在此舉，衆將齊聲答應，願聽國師差遣。子陵取令箭一枝，就請元帥章邯帶領步兵三千，三更時分，聽見砲響爲號，各攜雲梯，攻取易州南門，不得有誤。又令趙高白起各帶步兵三千，攻打西門，不得有誤。傳令王剪帶領步兵一萬，三更時分，待步兵攻城，你可三面救應，以防不測。又令蒙恬領令一枝，往五營挑選身高肥壯力大之人，須要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選一，共選三十名，就着隨營畫匠，用青畫赤白黑五樣顏色，將面畫花，身穿五色彩衣，脚着高蹠，各持狼頭巨斧，假裝天神。三更時分，每門分派十名，聽雷聲爲號，努力當先爬城，驚走了守城的軍士，以便馬步軍兵攻城，不許遲誤。又令顏直前往東門角下，搭一座法臺，臺高三丈六尺，上用皂旗一面，大鼓二十四面，打鼓小軍二十四名，外用銅鏡二面，白炭硃砂黃紙，候用，不得有誤。金子陵派遣已畢，衆將分頭行事，其餘將兵保守老營，按下不表。且說孫臧用遁甲法，遁住了人馬，金子陵觀星，只道孫臧果然死在王剪之手，他就遣將發兵，專候三更攻城行事，誰知孫臧觀望秦營，見有一段殺氣，沖入斗牛，搯指一算，早知其故，心中暗喜道：待我今晚大破秦兵，殺他片甲不留，方顯仙家妙用。遂至青紗帳坐下，傳齊十二門徒，參見已畢，提起筆，寫了幾聯東帖，叫一聲衆位賢徒，今晚三更，秦賊領兵攻城，爾等須要小心破敵，違者軍法難寬。衆將一齊打拱，願從軍令。孫臧拔令箭一枝，東帖一聯，叫孫燕過來，接我東帖，令箭進城，保守，照東帖行事。孫燕受令，辭歸本帳，將東帖拆開一看，上寫得明明白白，上寫進城，奏着昭王，北門上設水缸無數，三更不許一人擅到，自有調遣。南門上多加搖木滾石，灰瓶，砲子，三更時候，秦賊攻城，一齊往下亂打。西門上設立白旗一面，旗脚下擺列刀鎗劍戟，候也不許一人行走。三門防範要緊，孫燕看畢，飛騎進城，照東帖行事去了。孫臧又拔兩枝令箭，兩聯東帖，高叫馬昇解信，你二人接我令箭，照東帖行事，不可有誤。二位門徒領令，轉將下來，會在一處，拆開觀看，只見馬昇東上寫着：速進城，奏知昭王，將草廠內草，卽着民力盡行運出城去，離易州五里，按三門鋪墊，五里餘闊，不可遲誤。再者解信，卽速進城，奏知昭王，領兵一千，將火藥局打開，用油篋裝着。

並硫磺焰硝擡出城去，照那三門上乾草上將火藥硫磺焰硝照式鋪好，又用一層黃土蓋上。那一千步兵各帶火繩一條，只看易州敵樓上信火起處，一齊發火，火起處，即吩咐一千步兵奔闕下逃命，不得有誤。兩個門徒看罷，帖各自進催草的催草，領火藥的領火藥，分頭行事去了。孫臏又命宋龍、魏虎二人領兵一千，在易州正南上野豬林埋伏，等三更火起，你這一千人馬，在此響砲搖旗，吶喊助威，倘走脫秦營一小軍，軍法示衆。又令吳信、吳光你二人領一千人馬，在易州正北門外十里，向高阜松林之處埋伏，等三更火起，你這一千人馬，砲響搖旗，助威，倘走脫秦兵，按軍法治罪。又令吳能、吳勝你二人領一千人馬，在西門左右埋伏，但看有秦兵爬城，信火一起，你率領衆兵吶喊助威，但遇水淹秦軍，盡行生擒，不許走漏一名。又令展得能、展得信、展得海你三人各領兵三百，用撓鈎砍刀，向三門上埋伏，待三更時分，秦營砲響，就有假天神攻城，可用撓鈎鈎倒，砍刀斬盡，不許留活一人。又令李叢、展力你二人領兵一千，在易州東南上掘開地道，埋伏地雷，秦兵見三面火起，必於此處逃生，你聽砲響爲號，引着地雷，即便引兵搶上高台，砍倒皂旗，打破妖鼓，雖不能擒拿金子陵，也叫他魂飛魄散，調遣已畢。十二門徒分頭行計，這且不表。再說金子陵傳下令來，一更埋鍋，二更披掛，三更起行人，盡銜枚，馬皆摘鈴，準備攻城。令畢，帶領數名軍士，叩辭始皇，出了大營，來至東南角下，遂上法台，淨手拈香，拜過天地，用硃砂書寫幾道靈符，只邊書符念呪，那邊孫臏早已架拐騎牛，起在空中，看見金子陵在台上作法請神，暗道：我且在此看他怎麼舉動。只見金子陵在台上口誦真言，踏罡步斗，把一道靈符燒了，孫臏在雲端上接了，金子陵請了多時，不見神將下降，心中疑惑。把第二道靈符焚化，又被孫臏接去了。金子陵在台上見符法不靈，心中着怒，遂即披髮仗劍，口念真言。孫臏在空中暗笑，看見他在那裏激雷了，將計就計，我也用得他着，且不要破他利時間，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只見五雷前來，孫臏便問尊神何往。雷神控背躬身道：無事不敢妄行，有金子陵法旨相召，未知何事。孫臏道：我也借重，相煩三更時分，請尊神在易州北門大震雷霆，不可有誤。雷神答應，謹遵法旨。孫臏道：既然金國師召

你去罷。衆神辭別了真人，墜雲而下。至法台前，口稱法官相召，那方使用子陵道：無事不敢褻瀆，煩尊神大奮雷聲，引動凡鼓二十四面，俱至易州的三門，雷霆響亮，震昏了燕國君民，以便攻城。衆神齊聲遵令，起立雲端。天交三更子時初刻，秦營兵將人馬，銜枚摘鈴，掩旗息鼓，蒙恬領着三十名大漢脚踏高蹠，假裝天神，在易州南北西三門爬城，隨後步軍各扛着軟梯接引，黑暗之中，俱到了城下。一聲礮響，三處步兵各上了雲梯，往上盡力攻打。子陵吩咐二十四名鼓手，把鼓擂將起來，用兩面鏡子往空中一撒，好不利害，一上一下，猶如電閃一般。那鼓擂起比雷還響。子陵在台上擊動令牌，那雷公雷母真雷真閃，一起發作。那二十四面凡鼓，都攝在半天雲裏，一聲齊響，只震得地動天搖，把一座易州城險些震塌了。那步兵捨命往上力攻，這且不言。却說孫燕在南門上防守，聽見礮響攻城，把搗木滾石一齊往下亂打，章邯不能上去，早有展得能領着撓鈎手，把假天神一齊鈎倒，用刀砍殺了。再說趙高領兵攻打北門，聽得礮響雷轟，催軍往上爬城，只見叮咚一聲，十名大漢被得能撓鈎子鈎倒，砍翻在地。孫臏在北門上用杏黃旗一指，喝聲雷神何在，衆雷俱至北門。一聲霹靂，把水缸震破，那水就猶如天崩地塌，似開了黃河口子一般，往下直沖，淹得秦兵猶如水中耗子。趙高捨命往西門就走，解信看見秦兵大隊，入了重地，吩咐三軍預備火繩，孫臏在雲端發送了雷部諸神，把二十四面凡鼓，并兩面鏡子，都打落塵埃。頃刻雷聲止息，孫燕在城上道：東帖行事，見雷聲不響，就把信火飛空，解信看見，不敢怠慢，忙施依號礮一聲響亮，那三山上軍兵一齊吹着火繩，引上了火，頃刻間烈焰飛空，秦兵看見，嚇得魂不附體。章邯在南門領兵要走，只聽得正南野豬林吶喊搖旗，又不敢走。趙高被水沖淹，領着殘兵逃往西門，去會白起。半路上被得能勝大殺一陣，忙忙望北逃去。又聽見吶喊搖旗，不敢前去。那白起領兵攻城，來至城邊，那些假天神早被展得海砍翻，白起抬頭一看，只望見城頭旌旗閃閃，劍戟如林。白起暗想：原來城上早有準備，說還未畢，孫臏在空中念動真言，那些劍戟刀鎗，平空舞動，猶如萬片梨花，往下砍來。白起一見，領步兵下奪路而走，忽一人騎牛架枋，嚇得白起倒

退數步，想道：「不是孫臋還在麼？」不覺心驚胆破，坐不住馬，兩脚朝天，倒墜馬下。孫臋偶一露面，拜嚇死了一位五營老將軍。那些殘兵無處躲避，火勢來得利害，都燒得焦頭爛額。章邯、趙高、蒙恬、合兵一處，只急得暗暗叫苦。這且不表。再講王剪領兵接應，身入重地，見三面火起，心中大驚，領衆將會了章、趙、蒙三將。王剪道：「不好了，中他的計了！我們殺出去罷。」衆人道：「西南北門俱是烈火，打那裏去？」言語之間，忽然見得前三軍叫苦連天，燒得腥臭難當，肉跳心慌，手足無措。這三門有火，難以逃生，我看東方無火，何不從此殺出去？」章邯道：「無火之處，定有埋伏兵。」王剪道：「雖則有伏兵，強如我們在此燒死，還是闖出去爲是。」言罷，領衆闖至東方，往前飛奔，指望逃出虎穴。却說李叢、展海二人，二人聽見人馬叫喊，沖他的沉地，知秦兵入了重地，忙放了一聲號砲。那一千步兵，一齊點着火繩，四下裏地雷震動，震得天崩地裂，可憐把幾千殘兵，打得煙飛灰滅。王、趙、章、蒙四將，嚇得膽喪魂消，想要逃生，這且慢表。且說金子陵在法台上，看見四面火起，心中作忙，正要仗劍作法救滅此火，忽聽得台下吶喊之聲，李叢當先搶上台來，厲聲高喝，妖道：「你往那裏走！舉起大刀，照頭就砍。」此時金子陵那裏還有心念呢？慌忙仗劍架開，李叢一舉刀，如狂風驟雨一般，金子陵那裏招架得住？他本是海潮聖人的門徒，習得仙術，見李叢來得猛勇，虛砍一刀，借土遁而逃。李叢把二十四軍盡行殺了，台上放起一把火來，烈焰飛空，地雷亂響，東南角上也有了火。王、趙、章、蒙四將，正然在此地逃生，忽見火烈烘烘，別無去路，急得怒氣騰空，孫臋在雲端上見一段怒氣冲天，點頭歎息：「我今番用火有違天意也罷，且饒他一命。」遂用幟帽扇，把怒氣煽開，摘下杏黃旂，往空一指，喝聲那雨還不下來，等待何時？一言未盡，登時大雨傾盆，把火澆滅了。王剪等一見喜出望外，道：「此乃天意。」四將得命，回頭一見，止存百十騎相隨，還是帶傷的章邯。追天雨來，我們快些逃生。趙高、蒙恬道：「今再一遲延，又怕有計來了，若落他圈套，就不能逃走了。」言罷，就各散奔騎，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落荒而走，相離野豬林不遠，只聽得一聲砲響，宋龍、魏虎二馬當先，攔住去路。高聲大喝：「秦賊休伸坐騎，我等奉南郡王之令，在此久等多時，還

不下馬受縛，免我動手。四將聞得南郡王三字，嚇得面面相覷，怎麼還有南郡王？原來孫臏未死，怪不得這一把火燒得我們這般狼狽。四將知道利害，大驚不敢交戰，回馬往正北逃走狂奔。宋龍魏虎趕殺一陣，追殺不及，而回。王剪查點殘兵，又折了四五十騎，心中害怕，行不數里，來至黑松林，一聲礮響，吳光吳信攔住去路，大喝秦賊，還不放下首級來，等待何時？王剪等一見，不敢答應，放馬落荒，望正北而走。被吳光吳信殺得大敗，又折殘兵數騎。及天明，王剪等逃出了黑松林，止有殘兵十七名，連四員主將，共得二十一騎。王剪心中悔恨，只得望正西逃走。又聽得金鼓連天，迎面來了一枝人馬，旂分左右，十二門徒後隨，中央顯出一盤角青牛，坐着一位道者，架着沈香枴，正是孫臏。此時狹路相逢，難以迴避，拚命轉馬，橫向東方逃命，走不數里，又聞人喊馬嘶之聲。王剪歎息道：四面都有埋伏，插翅也難飛去，與其被擒，不如自盡。言罷，拔劍正欲自刎，章邯連忙攔住，說道：先行官且莫心急，那來的人馬，打着西秦旗號，敢是我國差來的救兵。王剪聞言，仔細端詳，果見旗上有秦字，滿心歡喜。須臾，來一將紅袍金甲，正是王賁，領了千餘人馬，蜂擁而來。見了章邯，王賁滾鞍下馬道：末將來遲，救應不及，望乞恕罪。章邯道：有勞將軍遠來相救，不敢有忘，衆軍將兵合在一處，來至秦營，藍旗啓奏，始皇傳旨，宣進章邯、王剪、趙高、蒙恬，跟旨進帳，跪下。始皇便問衆卿攻城勝負如何？四將叩頭齊聲道：吾主在上，末將等攻城，誤入牢籠，被孫臏用火陣將臣等困在火中，若非天賜甘雨淋漓，臣等俱成灰燼，失機敗陣。臣等特來請罪。始皇遂問王剪道：你把孫臏殺了，怎麼還有孫臏？王剪奏道：原來孫臏詭計多端，詐死埋名。始皇道：折了多少人馬？王剪道：臣該萬死，三萬人馬，被水淹火傷，以及礮石地雷所傷，死得可憐。如今止存殘兵一十七騎回來。始皇大怒，氣冲牛斗，傳旨當駕官將章邯、王剪、趙高、蒙恬四將，網起推出轅門，按軍法梟首。當駕官領旨將四將綁起，推出轅門，不知四將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羞大將子陵求救 憤前怒叔陽下山

話說章邯王剪等攻打易州，大敗折了人馬三萬。始皇傳旨，將四將梟首示衆。當下甘羅出班奏道：「臣有保本願，乞刀下當人。」臣聞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四將敗陣失機，理當正法。但今吾主併吞六國，這易州一城，尙然未破。若先斬四員大將，恐傷兵將之心。懇求吾主開恩，赦他死罪，待後來將功抵罪，不勝幸甚。始皇准奏，當駕官將四人放回。四將遂卽上帳叩謝吾主不殺之恩。始皇道：「孤看丞相之面，暫且寬恕，以觀後效。」四將叩頭謝恩。始皇便問白起爲何不見。王剪奏道：「白將軍攻打西門，適路遇孫臏，不知何故墜馬死於亂軍之中。」始皇聞言落淚道：「可惜一員大將，死得不明，不白。又問軍師爲何不見。」章邯道：「子陵在台上作法，被地軍震動，不知去向。」大約折兵損將，顏面無光，不好回見。臣等料必往名山洞府，邀請高人下山報此一火之仇也。未可知。吾主且寬耐數日，便見明白。始王嘆氣道：「孤今已騎上虎背，勢難下來了。」遂令蒙恬領孤旨意，出營星夜望長安取救不提。且說孫臏取勝回營，倒念真言，收回遁甲，顯露出一座營盤，齊齊整整，升帳坐下。十二位門徒，各各走上帳報功。孫臏吩咐展旗放礮，隨貧道出陣，與秦將會戰，一聲令下，遂上青牛，衆將排班簇擁着，出離營門，兩杆素旗前道，來到秦營，命旗牌官上前討戰。藍旗官連卽奏開，始皇大驚道：「孫臏果然未死，孤如今將寡兵微，難以取勝。」傳旨收兵回國，再作良圖。王剪心中不服，上前奏報堂堂大國，豈懼弱小燕邦，微臣不才，情願臨敵擒拿孫臏報仇。始皇冷笑道：「先行官雖勇，不是孫臏對手，前者被他殺得片甲不留，如今不可再襲國威。」王剪見始皇褒貶他，就心中憤恨，膝行幾步，口尊吾主在上，不是微臣擅誇海口。臣與孫臏勢不兩立，此一陣情願以死相拚，勝得這朋夫將功抵罪，如若再敗，自甘兩罪俱討。始皇被纏不過，只得准奏。王剪辭駕轉將下來，歸本帳披掛停當，吩咐家將道：「我今日臨敵，比不得往常要與孫臏以死相拚，爾等須要盡心效力，共拿朋夫，自有重賞。」衆將一齊答應願去，死力相助。王

剪呀咐畢，提鎗上馬，領衆將出營，一見孫臍，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更不容話，拈鎗就刺。孫臍用拐架開，大笑道：「剪住手，我有句金石良言相勸，未知肯從否？爾也是個好漢，天下常稱起剪頗牧，用軍最精。如今廉頗李牧白起，俱已歸天，止留你一人，你可也識些時務，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的利害，你也盡知，你不如圈馬回去，奏知始皇，撤兵回國，與天下講和，萬事皆休，少若遲延，料你難逃一拐之苦。」王剪聽罷，大怒道：「好別夫，怎敢口發大言，兩手擰鎗，分心就刺孫臍手中拐架，架相迎，二人在疆場上動手，戰了數十回合。孫臍在營門掠陣，心中焦燥，暗想：三叔本領果然高強，觀見二人又戰了三十餘合，不分勝負。鎗來拐架，拐去鎗迎，戰了多時。孫臍心中大怒，催馬挺鎗夾攻，孫臍孫燕二人殺得王剪氣喘噓噓。且說全山衆將，一齊圍將上來，王剪敵着孫臍一人，已難招架，何禁又添上生力之人，益覺寡不敵衆，兩邊軍兵大殺一陣，殺得秦兵叫喊連天，四散大敗。王剪虛點一鎗，殺開一條血路而走。孫臍在後追殺，大叫：「王剪那裏走！我趕來了！」舉起左手照頭一拐。王剪回頭一見，大驚叫聲不好，躲身不及，正打在後身，忙抱鞍吐血而走。孫臍見王剪去遠，遂傳令鳴金收兵，就打得勝鼓回營，不在言表。且說王剪挨了一拐，失了機，敗陣回營下馬，王賁接見衆家將，攘扶疼痛難當，上帳叩見始皇，請罪。始皇看見王剪面如金紙，喪氣垂頭，就知敗陣，而回，便道：「孤再三阻你，你要出戰，既然着傷，孤且不加你罪，暫且回營調養好了。再來見孤。」王剪叩謝，回歸自己帳中，卸去盔甲，睡在牀上，調治傷瘡，不提。却說金子陵，在台前上作法，指望攻破易州，不料被孫臍一個火陣，燒得精光大敗，又被李叢展力，殺上高台，一時招架不住，借土遁而逃，他也無顏面見始皇，竟往海東雲光洞去，請他的祖師下山，駕雲飛行，正走之間，只見一座高山，十分險峻，子陵中心暗羨，取雲收霧，落在山中，四面一看，但見蒼松古柏，翠竹搖擺，水聲如濤，浪陣陣狂風，從花裏過來，果然景緻不凡。另是一個天地，子陵低頭暗暗嗟嘆，好一座名山，想人生在一世，駒隙光陰，奪利爭名，盡是枉然勞碌，貪戀紅塵，有何益處？我金子陵高山學藝，清淨無爲，只因保始皇併吞六國，落了殺界，終日不得安寧，把一段山水清閑之福，付去九霄。

雲外，我幾時得功成，身體洞中逍遙自在，日誦黃庭，享那無邊之福，嘆息了一回，暗想我看了半日，不知此山何名？一回頭，見旁有一個石碑，寫得明明白白，寫着藥藍山三個大字。子陵嘆道：「好座藥藍山，是個洞天福地，看了多時，正想舉步前行，忽聽得高聲大叫：『子陵道兄，往那裏去呀？』」子陵聞有人招呼，回頭一看，喜逐顏開，我道是誰叫我，原來是朱惠珍道兄。忙搶行幾步，打個稽首，口稱道兄請了。道人連忙還禮，二人就在一塊臥牛石上坐下。子陵就問道：「道兄不在洞內修真，却在此間閒遊？」道人大笑，不瞞道兄說，我在洞裏無事，常到此間，時時與一位真人，下旗道遙，不想今日偶遇。賀喜道兄身為國師，享世人之富貴，何等榮華，為何一人獨自來此藥藍山，有何勾當？」子陵聞言，長嘆一聲，滿面羞容，說道：「道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雖然我今下山，在始皇的駕前，蟒袍玉帶，官拜護國軍師，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果真是榮耀，你心中不知我的苦處。」惠珍道：「子陵道兄，你在秦邦有何苦楚？何不說與我知，或者可與兄長分憂。」子陵就把兵在易州被孫贖掩星遁甲，詭計暗埋，伏人馬一把火燒得片甲不留，如今顏面無光，真真可愧之極。就將從前之話，細說一遍。朱惠珍道：「原來兄長受此氣惱，如今却往那裏去？」子陵道：「爲人不把冤仇報，枉做男兒大丈夫。我今回山拜請師父下山，捉拿孫贖報仇雪恨。」朱惠珍道：「割鷄焉用牛刀，想那孫贖有何本領，要去驚動海潮老祖，現有一位祖師在此，與別夫有仇，我同你去求他。」下山捉拿孫贖，易如探囊取物。子陵大喜道：「你說這家祖師，今在何處？」朱惠珍道：「遠可遠千里，近這近一磚，你看此山是甚高山？」金子陵道：「方才看那石磚是藥藍山。」朱惠珍笑道：「可有來這藥藍山的祖師，你可認得？」子陵道：「從未會面。」惠珍道：「怪不得你不知道。當日這洞中的祖師，叫個黃伯陽，被孫贖害了。此仇未報，有他的兄弟黃叔陽在此修真養性，道兄若去請他，必然依允。」子陵大悅，當下二人站將起來，往前同走走，過好幾座山，忽見了一個洞門，有個童兒在此頑耍。朱惠珍上前問道：「你家祖師爺在否？」童兒答應道：「我師祖在洞中與秦真人下棋。」惠珍道：「快去通報。」童兒聞言，往裏急走了。叔陽跟前，就把雲光洞朱真人同着一位道者在洞口求見。叔陽道：「快請進來。」童兒出

至洞口，將二人請入洞中，至三清殿中，黃叔陽同秦真人降階迎接。叔陽便問此位何人，惠珍道：「這就是雲光洞海潮聖人的門徒奉勅下山扶助西土始皇，併吞六國，官拜護國軍師，姓金道號子陵。」叔陽道：「原來是金子陵道兄，久仰久仰！四位道者齊進擘經堂，俱各見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童兒捧茶。」黃叔陽道：「子陵道兄，既在西土長安享人間之富貴，爲何又下降荒山，將欲何爲？」子陵欠身離坐，口尊師祖在上，弟子雖然落在長安，扶助始皇，享受富貴，不想近來受了無窮之苦。叔陽道：「苦從何來？」子陵滿眼流淚，就將兵伐易州始末，敘說一遍，被孫贖火攻陣燒死無數兵將，特往海東求請師父下山，出力相助，路經寶山，偶遇朱道兄，說是祖師的古洞，特來參謁。叔陽聞言，厲聲怒目，睜眉大怒道：「原來道兄也受此別夫之氣。子陵道弟子受累，祖師爲何動怒？」叔陽道：「我與別夫有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提起他來，真是話長。你道這別夫何等之人？他就是燕山府孫操第三子，乳名孫贖，曾在雲夢山水簾洞學藝，是鬼谷子王禪的徒弟，曾在魏國河南與龐涓轄下執事，用計別了雙足，成了一個廢人。臨淄齊王遣大夫卜商暗帶別夫回國，封爲南郡王。亞父子職，提兵往河南報仇，他的詭計多端，用滅灶之計，誑龐涓至馬陵道，亂箭射死。這別夫就享大名，天下七國諸侯俱讓齊爲上邦。後來齊王駕崩，閔王無道，寵信鄒妃，不理朝綱，三逐孫贖，火燒宣陽院，六國合兵，共伐無道。燕昭王金台拜帥，重用了樂毅與兵伐齊，攻破了郡海。臨淄杏葉林，路剛鄒妃晒閔王，齊國文武保幼主孤全，在天羅山紅慈谷屯兵，樂毅領兵圍困了紅慈谷，袁達當先討戰，被樂毅神砂打死。那時孫贖就下山了，樂毅那裏是孫贖的對手，被他拿上山林，打了二十棍，樂毅受刑不過，哀求於他，看家師分上。你道樂毅的家師是誰？」子陵道：「弟子不知。」叔陽道：「就是家兄，在這洞中修煉道號伯陽。與王禪王敖同師學藝，論起來，家兄知道，那有不惱的一怒之間，就下了山去，與孫贖見陣，不想這一見陣，就無好意了。家兄却被孫贖所敗，難按無名冤孽，即時開了殺戒，擺下陰魂陣，打住孫贖。後來毛遂偷丹相救，孫贖一命難逃，後至王禪兄弟請了掌教南極下山，用拘仙牌，把家兄拘去，打了八十杖，削去頂上三花，使成凡體，在

紅慈谷喪命，化爲獨脚白鶴。這些都是孫臏所幹之事。我與他冤仇似海，若不細說，諒道友也不知道。子陵道：原來祖師與孫臏有此深仇，弟子愚見，欲請祖師下山去見始皇，算謀定計，捉拿孫臏，一則與長兄報仇，二則顯一顯祖師的神通，平定了六國，名垂不朽。那朱秦二位真人在旁邊一力擔擋道：祖師若肯下山，我等同力相助。叔陽道：二位果然肯助一勝之力，貧道情願下山，與孫臏鬥一個死活，誓不兩立。衆位且在此盤桓數日，一同下山。如何？子陵道：救兵如同救火，請祖師卽此下山。朱秦二位真人道：少待片時，我等二人各回本洞，把煉齊的法寶取來，好往易州見陣。叔陽道：速去速來，免得這裏久等。二位真人告辭，各回本洞。不一時，來至藥藍山，會齊了叔陽、老祖、各藏寶具，出離洞府，駕起雲頭，來至易州。四位真人推雲撥霧，到了西地秦營。金子陵道：衆位真人少待，貧道先進營中，請秦皇的大駕來接，方顯得重賢之意。叔陽道：也不敢勞秦皇的駕，道友請便。子陵來至轅門，那些守營盤的藍旗官，看見喜逐顏開，便問國師往那裏去。來子陵道：我去請真人來，快與我通報。藍旗官答應，就來至金頂大帳，奏知始皇。始皇聞言大喜道：孤只道國師被火燒死了，那知還在。傳旨快些宣來。旗牌轉出轅門，子陵隨旨上帳，朝見奏道：臣有失機之罪，望主上開恩。始皇道：勝敗兵家常事，赦卿無罪。子陵謝恩奏道：臣兵敗之後，前往名山迎請三位真人下山，與吾主設法捉拿孫臏報仇雪恨。現在營外候旨。始皇聞言大悅道：既有真人降臨，傳旨當駕官大開營門，孤當率領文武出營迎接。子陵叩頭謝恩。始皇離了龍座，率領甘羅、章邯等一班文武出至營門迎接。三位真人見秦皇出營急行幾步，打個稽首道：貧道有何才能，敢勞聖主迎接。始皇道：孤國家有幸，得仙長降臨，始皇把三位讓至金頂黃羅寶帳分賓坐下。侍官奉茶畢，敘過寒溫，說明山洞住止，道號姓名。黃叔陽開言道：請問王爺這幾日，可曾與孫臏見陣否？始皇嘆氣道：孤還敢發兵麼？那孫臏神通廣大，詭計多端，前者被他一個火攻陣，殺得孤家胆破心驚，三軍望影俱怕，無奈何免戰高懸，專等長安救兵到來，與他拼個高下。再若敗陣，只可退位咸陽，不敢再想，削平六國了。叔湯道：龍意萬安，既然貧道等下山，定要把孫臏拿了後

報前仇。始皇大喜道：「全仗真妙用，傳旨擺上酒宴來，與三位真人一會。」始皇在金頂大帳，款待三位真人，君臣盡歡樂飲。天色已晚，撤了酒筵，三位真人歸帳安歇。一夜無詞。次日清晨，始皇升了帳，文武朝參已畢，三位真人上帳坐下。叔陽道：「請聖主金旨，貧道今日出陣，要孫贖會敵。」朱真人道：「何勞祖師大駕，待貧道先見頭陣。」始皇滿臉陪笑道：「既承蒙真人鼎力，孤家等候捷音。」朱惠珍欣然下帳，把道冠整一整，絲繚束一束，口念真言，用手向南方丙丁一指，說：「吾的脚力何在？」只見一陣風過，半空中來了三個異獸：一隻八叉梅花鹿，一隻金錢豹，一隻白額虎，一齊舉尾咆哮，各認其主。梅花鹿到了黃叔陽跟前，金錢豹認了秦道人，白額虎奔到朱真人，俱各低頭臥倒，動也不動。嚇得三軍個個驚慌。那朱惠珍跨虎出營，命軍校把免戰牌去了。大炮三聲，率領三軍來至燕營，用刀一指，喝道：「轅門小軍聽者，報與南郡王孫贖知曉，吾營裏有一位朱真人前來討戰。着孫贖出來答話。」旗牌官忙報中軍，孫贖聞聽，即命孫燕出營迎敵。吩咐道：「方才旗牌官來報說一個道人，必定金子陵去請來的左道旁門之士，須防妖術邪法，須要小心。」孫燕領命，提鎗上馬，展旗放炮。兩杆素旗分門左右，一催白龍駒，飛奔陣前而來。朱惠珍一見高聲大喝道：「小將慢來，通名受死。」孫燕聽得有人招呼，忙收戰馬，用鎗一指道：「道者何人，認不得易州孫燕麼？」朱道人笑道：「吾在火雲洞修煉多年，道號惠珍，往來俱是道德之士，豈認得無名小輩？快叫你家別夫出來，還可以走三五回。今爾等小輩，何苦枉做替死鬼？」孫燕聞言，一聲快叫，好野妖道，氣死我也。你往那裏走，坐牢着看我取你兩手將鎗分心就刺。朱真人手中劍迎面交還，一場好戰，戰了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孫燕看見難勝妖道，抖擻神威，將鎗法改變，猶如一片鎗山，滾上滾下，殺得朱道人力乏筋麻，實難招架。虛砍一刀，往下敗走。孫燕不捨，緊緊追趕，道人回頭一望，心中大喜。忙在懷中取出象鼻葫蘆，托在手中，把蓋揭開，念動真言，呪語大喝：「小輩少要來追，看我的法寶到了。」孫燕正在催馬趕來，聽得寶貝二字，勒馬詳觀，只見那老道把葫蘆晃了幾晃，冒出一股火煙，次後就是烈火空騰，有五丈多遠。孫燕被一陣神火燒得大敗，不敢戀戰，敗進營盤。朱道人

得勝回營，始與他慶功賀喜，不在言表。却說那孫燕敗進營中，在青紗帳跪下請罪。孫臏道：「勝敗兵家常事，怨你無罪，回歸帳中歇息。」孫燕下了帳，只見旗牌官飛報上來，啓上王爺，今有秦營又來了一位道人，形容很惡，相貌猙獰，騎着一隻異獸，使一根狼牙棒，十分利害，在營前討戰，不敢不報，乞令定奪。孫臏聞言，驚疑不止。道：「又來了一位道者，他營中不知還有多少道人，遂往下問道：『那位將軍出去迎敵？』」忽見一將聲如洪鐘，邁開虎步，搶上帳來，躬身答應，未將願往。孫臏看見，認得是李叢，吩咐小心在意。李叢得了將令，卽回本營，結束齊整，不用脚力，手提一柄大砍刀，飛步出營，抬頭一看，那道者生得十分凶惡，怎見得？

頭帶一字金箍，身穿八卦道袍，硃砂髮襯着濃眉，依然黑煞，血盆口，豎起鬚鬚，竟似鬼神。眼如銅鈴，光閃閃，牙如鐵鑄，燦燦金錢，豹腰間穩坐，狼牙棒手中高擎。

李叢看畢，用手巾一指，喝道：「你那騎豹的元門，有何本領，敢到吾營討戰，快報名來，我刀下不死無名之鬼！」秦道人聽見招呼，舉目一看，只見一個大漢，手舉鋼刀，身高丈二，晃晃蕩蕩，步行如飛，猶如天神下降一般。秦道人看畢，用狼牙棒一舉，大喝道：「大漢慢來，吾非別人，乃靈求山靈求洞，靈求真人，姓秦名猛是也。大漢何名？」李叢大笑道：「好孽障，連我也不認得，我乃天台山天台洞了一真人的弟子，虎將李叢便是。你這妖道，只該在深山養性，嗚呼黃庭，消磨歲月罷了。爲甚麼下山扶助始皇，枉來送命，實是可惜。不知秦道人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黃叔陽五路伏兵 孫伯齡一旗破法

話說李叢臨陣抵敵道：「秦猛不該下山多事，枉來送命。秦猛大怒道：『好匹夫！你仗着你的漢子高大，擅發大言，我看你不過是個替人家出力，做了一個開路鬼的，諒你有什么本領，敢來與我見陣。』」李叢聞言大怒，性發如雷，邁開脚步，就往上刺，手中刀比電閃還快，對着秦猛頂門就砍。老道用棒磕開，急架忙迎，二人搭上手，大戰起來，戰

了三十餘回合。李叢詐敗，拖刀而走。秦猛一見，大笑不止。好大漢，却不勦戰，你會走，我豈不會趕。言罷，便催豹追趕上來。李叢回頭看見，心中大喜，揭起戰袍，取出一件兵器，名爲百鍊鎚，托在掌中，把紫絨繩遞上，見秦猛來得切近，回手一鎚打去。道人正趕之間，忽見一道寒光，從頭上飛來，說聲不好，把頭一低，伏在金錢豹上。他的背梁鎚骨，四平八穩，竟是一個攔腰的架子，只聽得一聲響亮，秦猛背上着了一鎚，打得秦猛在豹上連晃兩晃，險些栽下騎來，抱鞍吐血而逃。李叢收回暗器，放開追風鎚，如飛快趕秦猛。秦猛見李叢看看趕上，心中自思：我雖然着傷，法寶現在還未有施展，何不與他一下利害，顯我元門妙用。二則掩了三軍的耳目，三者敗中取勝，有何不可。想罷，向豹皮囊中取出一塊五光神石，回頭見李叢來得不遠，遂發手打去。正中李叢面門，打得火星亂冒，一陣昏迷。若說第二個，挨這一石，必然腦漿迸出，不死也難以走動了。且說李叢着這一石，疼痛難當，邁開長腿，敗回營中。秦道人也收回神石，騎豹回進營去了。且說李叢敗進青紗帳，怪聲喊叫：不好了，被人家打壞了，師父你來瞧瞧。孫臏舉目一看，只見打得滿臉發腫的紅紫，眼內重傷，便問爲何被人打得這般的光景。李叢遂將發鎚打敗道人追趕下去，未曾提防，被他手發一石打傷，細說一遍。孫臏道：無害，就叫蒯文通賢姪過來，爲何孫臏叫文通是姪兒呢？這蒯文通是金眼毛遂的弟子，毛遂與他八拜之交，結爲兄弟，是與孫臏有叔姪之稱。當下孫臏道：文通，你把我的丹藥取出一丸，用陰陽水研開，與李叢搽在臉上。文通答應，用丸藥搽上，即時腫退傷消，復還原舊。李叢叩謝而退。那時臏見李叢戰敗，心中悶悶不樂，他是個未卜先知，豈不知黃叔陽下山，只爲這五難未。何爲五難？假裝風魔，受別足之苦一椎。章何鬪智，被龐涓用針頭七箭法，七箭鎖咽喉二難。絕席陣第三難。陰陽陣第四難。黃叔陽擺下這五行金砂誅仙陣第五難。也是孫臏命中所招，不敢扭天而行。不言孫臏將息愁煩，且說秦始皇在寶頂黃羅帳上擺設筵宴，與朱秦二道人賀功了。次日始皇升帳，王剪上帳奏道：啓吾主臣傷已愈，今日臨陣討戰，務要拿孫臏以報一拐之仇。說猶未完，黃叔陽上前口稱殿西侯，此時你不必臨陣，貧道下山。

未見過功。待貧道今日出去，把這刑夫拿來，交與殿西侯斬殺留存，任憑施展。王剪連忙稱謝，借仗祖師法力，與弟子報這一撈之恨，不忘厚恩之報。始皇暗喜，拱手道：「真人既要臨敵，要用多少人馬？」黃叔陽道：「只三千人馬，足供貧道調遣了。」始皇傳旨調三千人馬，與黃真人聽用。叔陽接了聖旨，轉下大帳，升坐中軍口，稱元帥，請你領兵五百，在東埋伏；殿西侯請領兵五百人馬，在西埋伏。趙將軍請你領兵五百人馬，在正南埋伏。王將軍請你領兵五百，在北埋伏。金國師請你領兵五百，在中央埋伏。貧道今日與孫臏會戰，若得勝，你等催動人馬亂躪他的大營，我若敗了，他定追趕我，你等也催動人馬去躪他的大營，只教他首尾不能相顧，管取一戰成功。金子陵與章邯、王剪、趙高、王賁等，一齊應聲，領兵分頭埋伏去了。黃叔陽辭了始皇，領五百人馬，與朱秦二位道人跨上脚力，手提茶條杖，冲出營去，吩咐展旗放炮，前往燕營討戰。只聲得三聲炮響，簇擁而來，至燕營，用短刀一指，喝道：「轅門軍校聽着，今有秦國請的藥藍山三洞真人，前來會敵，請你家南郡王出來答話。藍旗不敢遲延，飛報青紗帳。孫臏暗想：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也是事不山己，還須提防他爲妙。遂拔令箭一枝，隨卽命孫燕、李叢展能，展力展勝五將，各領兵離營五里，四面埋伏，聽雷響爲號，往中營殺來，圍住秦兵，殺他一個片甲不留。衆將領計分頭埋伏去了。孫臏抖抖袍袖，拿道靈符，叫聲文通賢姪，你領我這道靈符，離營五里，向高埠之處，但秦營列成大隊，你把這道符燒了，聽得空中雷響，回營保守大隊。文通領令去了。孫臏遂下了青紗帳，把豆青袍抖一抖，繚束一束，架拐騎牛，牽了馬珍解進等八位門徒，五百家將，出離了大隊，一聲大炮，開了營門。黃叔陽聽得大炮，當仰首觀看，只見兩杆引仙旗，分開左右，一隊軍兵，簇擁着八位大漢出營，兩邊分開站立，個個都是雄威抖抖，頂盔束甲，穿紅青綠掛紫披藍，十分雄勇。又一聲大炮，隨後出來一杆素旗高舉，被風擺開，只見上有斗大的金字，是南郡王三字。旗角下顯出一隻盤角青牛，牛背上坐着一位仙人，正是孫臏。黃叔陽看畢，心中暗想道：「怪不得這刑夫名聞天下，果是行兵有法，與衆不同。使用茶條杖一指，大叫刑夫，你往那裏走？貧道在此久等多時了，還不下騎。」

與貧道叩頭麼？孫臏陪笑道：「原來是師叔到來，我燕人六根不全，難以行全禮，望祈見諒。」叔陽怒道：「好孽障人，說別夫多詐，今日果然奸巧不過，我在我營門討戰，你營旗牌豈不報與你知道？你豈不知我在此討戰麼？你竟敢率領衆將，耀武揚威，響炮出營，想我與我對敵麼？你如今還取巧言掩遮，你若是知時務，快去奏知昭王，早納降表，萬事全休，少若遲延，我只教你目下傾生，你仔細想來。」孫臏聞言，冷笑道：「師叔少發癡言，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你在藥藍山修真，何苦聽信讒言下山與我燕人動手？俗語云：『當場不讓父，舉手不留情。』」叔陽大怒道：「好孽障，誰要你讓，催開梅花鹿，舉起茶條杖，照頭就打過來。」孫臏用拐架開，忙陪笑道：「師叔住手，我燕人在師叔跟前，並無得罪之處，想燕人一家父兄四口，俱被王剪所害，我的姪兒孫燕奉祖母命，上天台山苦苦的求我下山，我不得已纔下山來，想師叔你若有父兄之仇，可報不報，我如今亦不說報與家之仇，只求把父兄的尸靈安葬，老母宮主貴人平安，秦國講和天下，我就轉回天台，不戀紅塵了。我想師叔，你竟是了本的人，受憐慈悲之心，也沒有的，你看師姪與王剪有殺父深仇，你不肯下山，又不能討姪，伸冤報仇，反在陣前與我會戰，師叔你想，果誰是誰非？若是動手，顯見得沒了情義了。」叔陽道：「好孽障，你說的俱是私己之語，豈不知秦王併吞六國，不是私自興兵，現奉千佛牒文，玉帝敕旨，你持着三卷天書，拐打王剪，火燒金子陵，豈不懼怕五雷轟頂？我此次下山，原有意捨命，與你消災免禍之意，豈料爾對着我，這等大膽胡行情理難容，說着手舉茶條杖，又是一杖打來。」孫臏拐打開說：「師叔住手，叔陽道：「好孽障，勾開杖，你怎不還手？」孫臏道：「我念的是往日之情，萬般看家師面上，與師叔有一拜之誼。我的本領，師叔也知得，師叔之本領，燕人亦知得。就是當日春秋時，有你的令兄伯陽師叔，曾與我燕人鬥過法，他在紅慈谷殺主開界，擺下一個陰魂陣，也不能把燕人來奈何甚的。今日何苦與我比，並相見甚麼高下？我連讓你兩杖，就是了，你不知進退，那時動手，拐下無情，莫怪燕人無禮。」叔陽聞言，心中大怒道：「好孽障，你不提起往事，猶可，今提起往事，我與你仇深似海，恨大如天，想着在春秋時，我的兄長下山，你不

肯陪罪，到也罷了。又以小犯上，我兄長把神仙不做，開齋破戒殺生，擺下那座陰魂陣，困住了你師徒二人，也只會你這孽障心狠，才下這個毒手，湊着你家人少，請南極子下山把我兄長拿去，打了八十蒞條，打落了人身，遭劫而亡。現今在紅慈谷，化爲一隻白鶴，獨立五百年，方轉人道。你這孽障，也想了我的兄長，是你師叔，你將他來擺布，化爲扁毛畜生，你心上何安？你這別夫，狠毒不過，我怎肯饒你，說罷舉杖照頂門打來，孫臏大怒，將拐架開，隨手交還孫臏何等的英雄，他那兩條拐，就是兩條虬龍一般，叔陽那裏招架得住，一頓打得他一身是汗，遍體生津，在鹿背上呼呼發喘。老道暗想，怪不得這別夫名揚天下，譽滿乾坤，伏賴着他大力拐，況如今吾與他真殺真砍，諒難取勝，何不祭了法寶，傷他，想罷，只見孫臏一拐打來，迎忙側身躲避，遂伸手在懷中取出一塊寶磚，此寶在深山古洞，經煉多年，若拿在手，只有二寸長的大小，祭在空中，比門門還大。當下叔陽念動真言，呪語將寶磚祭在空中，大喝別夫，休得逞強，看我的寶貝到了。孫臏聽說寶貝二字，舉目觀看，只見半空中祥光繚繞，瑞氣盤旋，一片紅雲托着明晃晃一塊寶磚，有門門大小，一聲響亮，照着頂門打將下來，孫臏暗想：這妖道仗着這個物件，就敢大膽來敵吾，遂一伸手，把杏黃旗拔將下來，抵住，見來得切近，就把杏黃旗往上一指，喝聲還不去，等待何時？一言未盡，那朵紅雲把着金磚，就不下來了，那滴滴溜溜的祥光，反撲黃叔陽頭上，孫臏低頭自思：我若點破了他的金磚回去，這一落下，把這老道就打個希爛，於心何忍？我也就給他一個利害看看，亦不好傷他的性命，想定主意，就把杏黃旗往旁邊一指，一聲響亮，那金磚落在塵埃地下，叔陽見金磚反奔了自己，不能逃避，只可瞑目等死。今聽一聲響亮，那塊金磚墜在地下，方敢開眼，忙收回金磚，圈鹿舉杖，又打孫臏。孫臏大笑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潑道，方才我留情饒你性命，還敢與我動手？叔陽大怒道：今日有我無你，有你無我，勢不兩立。說罷，又一杖打來，孫臏架拐相迎，舞開拐法，只打得黃叔陽兩膀酸麻，招架不住，看看要敗。朱秦二道人着忙，一個催着白額虎，一個磕開金錢豹，往前就與叔陽共戰。八位門徒在旁掠陣，見三道人上來動手，說聲不好，我家

的師父，被三個妖道圍住了。自古雙拳難敵四手，只怕師父吃虧了。我們還不動手，等待何時？衆人道有理，發一聲喊，亂撒征騎圍過去。孫臏正當動手，聽得背後發喊之聲，回頭一看，只見衆徒各持兵器，一個個雄抖抖，勢昂昂，亂奔上來，點頭自思：雖則他們是爲我而來，不知這三個道人，俱有邪術，爾等此來不關要緊，反受其害，說着把拐後一擺，那八位門徒正要催馬，見師父的拐往後一擺，一個個不知何故，那馬住了。這個說我的馬不走，那個說爲甚我的馬爲戀起羣來了？衆人驚疑不止，只得在疆場立住。看孫臏相三個道人動手，只急得各搓兩手。見師父使開兩柄沉香拐，抵住了道人兵器，那叔陽催動梅花鹿，提起黃金鏟，殺奔頂門，朱惠珍磕開白額虎，舞動蓮花劍，緊攻左脅，那秦猛催動金錢豹，手持狼牙棒，就往後攻。三位道人併死忘生，圍住孫臏要戰。那孫臏武藝精熟，毫光閃閃，那裏把三人放在心上，兩根拐杖，擋開了茶條杖，架過了狼牙棒，格住了蓮花劍。上下俱飛騰，真是風不透，雨不潤，猶如一片拐山，殺得三個道人，招架不及，左看要敗，朱惠珍忙把葫蘆取出，把蓋揭開，晃了幾晃，登時烈火空騰，噴將出來，秦猛把五光石托在掌中，望着孫臏打來，叔陽一見滿心歡喜，就將茶條杖念動真言，喝聲道：疾！那茶條杖變做了一條龍，飛騰而起，張牙舞爪的直望孫臏奔來。孫臏見三個道人各施法方，微微冷笑，好妖道，仗着些小妖術，欺壓我，我若是惱一惱，管教你三人命喪無常！但我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不惜喪你等性命，也罷，不與他們鬥個利害，他們三個也不肯便能干休，說着把杏黃旗拔將出來，連展三展，大喝道：好邪術，還不與我轉去，等待何時？一霎時間，忽烈火撥轉，祥光到來，把道人的葫蘆燒了，五光石回去，打得秦猛鼻腫臉歪，虬龍杖回撲叔陽，把這三個道人，只嚇得魂飛天外，忙早領五百人馬，望秦營大敗而去。孫臏用拐往後一擺，八位門徒的馬都走動了，見三個道人大敗，孫臏父趕將下來，衆人在後，一齊亂撒征騎，趕殺秦兵，這且不講，且說章邯王剪趙高金子陵王賁，共五員大將，率領二千五百人馬，四面埋伏，他見黃叔陽敗陣，孫臏帶領人馬，追趕下去，五將一齊催騎領衆，擺旗吶喊，竟奔燕營而來，眼着燕營不遠，催軍前進，越趕越遠，衆

將只趕得氣喘力乏，那座營盤，只在目前，離有一箭多地，再也不能趕到。王剪大驚道：不好了，又是孫臏的計，弄甚麼元虛了。金子陵道：不錯，莫要中他的奸計，快走罷了。衆將聞言，連忙傳令退兵。那秦兵都是孫臏殺剩的，聽說是孫臏詭計，只嚇得屎出尿流，改頭換尾，改尾作頭，不覺亂走逃命。那蒯文通在高阜之處，見秦兵人馬入了重地，把符用火燒了，霎時間半空中打了三個焦雷，振得山岳皆動，嚇得衆將馬上打戰，仰首觀看，對王剪道：明天烈日，何故雷聲趙高道：不是雷響，是天鼓響哩。不言王趙問答，且說衆將聽到雷聲響亮，知道秦兵深入重地，一齊金鼓皆鳴，搖旗吶喊，圍困上來。秦國衆將聽見雷響之後，四面八方的燕兵似移山倒海圍將上來。衆將大驚失色，那裏還敢接戰，俱各落荒而走。孫臏李叢等趕將下去，一場大殺，那二千五百人馬傷去八九。章邯等五將併力殺出重圍，孫燕與衆將緊緊追趕，章邯等奔走不遠，抬頭見了一座營盤，王剪道：是那裏的營盤？章邯道：不好了，這是孫臏的大營，怎麼安營在這裏？衆將抬頭一看，見轅門裏刀鎗密布，劍戟如林，不敢望這裏走轉。馬望正東逃命，正走之間，抬頭一看，又見一座營盤，王剪着忙口稱國師，正東上誰人在此扎營？子陵道：又是孫臏的營寨。章邯道：不好了，往南走罷走。未數里，王剪大驚道罷了，又有孫臏的大營阻路，怎麼去得，就圈回馬往北便跑，暫且不言。却說孫臏用遁甲法，困住了秦兵，殺得黃秦朱三道人大敗而逃，遂即率領八位門徒，五百得勝人馬，迎將上去。這王剪章邯趙高金子陵王黃五將，率領着敗殘人馬，往正北飛逃而去。又忽見對面塵頭大起，章邯等不知何處人馬，只見一杆黃旗高展，有斗大的南郡王三字，旗脚下現出一位架拐騎牛的道人，迎將上來。章邯大驚道：不好了，真正係孫臏到了，衆將俱驚慌無措，子陵道：衆位將軍懼怕也不中用，既中了孫臏的詭計，四面八方都是他的營寨，把我等困在此處，動手也是死，不動手也是死，何不冲出甯死也能，或者亦可逃生了。王剪道：正是如此，說話之間，孫燕李叢緊追趕上來。孫臏指引中將緊趕將上去，把章邯王剪趙高王黃金子陵等圍在中心，不知冲得怎重圍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叔陽焚香請道友 天民作法擺陣圖

話說孫臏將秦營衆將困在中間，一齊動手，殺得秦兵大敗，止剩百十餘騎。章邯等一齊捨命奮力，殺出重圍去了。孫臏大得全勝，蒯文通已備筵慶賀，這且不表。却說章邯收進營盤，查點將士兵卒，傷損二千有餘，齊至始皇前請罪。始皇怒道：孤常說爾等不宜輕動，不肯聽信良言，又往高山上請了三位道人前來，孤只道有些本領，足拿朋夫，取了易州城，以報前恥。誰知不能取孫臏之勝，反被朋夫殺得大敗，今又折損許多的人馬，爾等有何顏面來見孤家？金子陵叩頭服罪，正言說着，只見三位道人轉上金鼎大帳，參見秦皇。往常始皇見他三位道人到來，必下座迎接，攜手握腕，今見他敗陣回來，就有些怠慢於他，略欠一欠身道：真人請坐。三位道人似覺顏面無光，沒奈何，上前參見過了，然後坐下。始皇也不叫吃茶，也不傳官備飯，開言就問道：真人上陣，勝負如何？三位道者只羞得面紅過耳，勉強答道：王爺明知故問了，方才疆場上，大敗虧輸，豈無掠陣官來報一聲？只因孫臏神通廣大，貧道不能取勝，敗陣而回，還要鋪謀定計報仇雪恨。始皇冷笑道：鋪甚麼謀，定甚麼計？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孫臏詭計多端，真人焉能是他的對手，何苦損兵折將，係孤家金石良言，真人請回古洞修煉，孤也收兵回國，到是一個萬全之計。叔陽聞言，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孔內生煙，口尊王爺不必煩惱，貧道與孫臏結下海樣深仇，雖然我的本領，是不如他，待我將一位道人請來，與他戰過高下，吩咐着速速把香案拿過來，當駕官就把金頂爐，擡放當中，叔陽撩袍跪下，焚起信香，遠望萬花山下，禮只見陣陣香風起在空中，直奔高山而去。不言叔陽焚信香，拜請他的道友。且說萬花山大石洞有一位老祖，姓魏，道號天民，那日在三清大殿，正嘍黃庭，偶然一陣信香，送進洞門，老祖掌住香頭，抓住香尾，往鼻上一聞，便知其情。暗想黃叔陽自己開了殺戒，爲何又來扯我身染紅塵？若是閉門不管，難却往日交情，不如下山一走，得盡朋友之義。想罷，將經卷帶了，站起身來，即往後

洞帶了幾件寶貝，隨身跨上梅花鹿，吩咐童兒，好些看守洞門。我下山走走，就來囑畢，駕起祥雲，竟往易州而來。不一時到了秦營，收雲撥霧，落將下營。營門將官見一位道者，便問道：「者何來？」魏天民道：「秦營的小校，煩你報將進去，就說萬花山萬花洞魏道人來。」軍校不敢怠慢，飛報大帳。駕前。始皇問道：「魏道者，却是何人？」黃叔陽大喜，答道：「是貧道的道兄，是一位大羅天仙，他今下山相助，何愁孫臏不滅。」始皇道：「既是天仙到來，吩咐大開營門，孤當親去迎接。」黃叔陽同朱秦二道人跟隨，皇出至營門，把天仙接進，至金頂大帳坐下。始皇詳觀老道，貌古神清，仙風道骨，心中暗喜。茶罷，魏天民對叔陽道：「賢弟下山而來，與孫臏對陣勝負如何？」叔陽淒然道：「若提起這刑夫，令人怒髮冲冠。前者家兄在紅絃谷，被他所害，弟今日下山報仇，險些又喪在他雙榜之下，不得已我焚信香，請兄長前來拔刀相助。懇兄大展經猷，與弟報仇，存沒均感。」魏天民聽罷，大怒道：「孫臏如此逞強，令人可惱。賢弟且請放心，那怕他神通廣大，管教目下傾生衆道人，聞言喜之不盡。」始皇大悅道：「全仗真人妙用，吩咐擺齋款待。一宿晚景無詞。」次日，始皇升帳，忽有探馬來報，蒙將軍在長安調兵，率領雄兵六十萬，戰將千員，在營外候旨。始皇聞報，乃大喜道：「既然蒙恬代領領國人馬而來，即忙傳御旨，急令宣來。」蒙恬領旨，造了大帳，參見已畢，奏道：「臣奉聖旨至長安，調取人馬六十萬，名將八員，副將共有千員，始皇大喜道：「來得正好。」孤這裏人馬，被孫臏傷損大半，正在兵微將寡之時，今日救兵到了，孤又何憂矣。」傳旨宣八將進來，衆將領旨，進帳三呼已畢。始皇舉目觀看，俱是棟樑之材，英雄之輩，傳旨平身，可通姓名上來。八將叩頭說道：「臣英布、彭越、董霸、司馬欣、丁公、雍、繼、魏豹、李實、始皇聽罷，龍心大悅。傳旨賜宴接風，將八人點入營中安頓。」那魏天民、黃叔陽、朱惠珍、秦猛四位道人，同着金子陵，上帳見駕。始皇賜座，俱坐下。始皇寬容對四位道者道：「孤今日國中新點到雄兵十萬，戰將八員，要指日踏平易州，借仗真人妙計良謀，捉拿孫臏，孤當感念大德。」魏天民望上進禮道：「龍意萬安，不是貧道誇口，若要捉拿孫臏，不用多少人馬埋伏，貧道些小法術，擺下一陣，任他大羅天仙，亦難出吾手了。」始皇大喜道：「真人要何鎮物？」

好着承值官預備。魏天民道：鎮物自然要用，王爺可差官在東方上，搭一座高樓，臺高三丈六尺，按八卦之數，寬二丈四尺，按二十八宿。正中央戊己土方位，臺前邊掘一個大深坑，寬闊每面一丈八尺四角，共七丈二尺，按七十二地之數，深一丈二尺，按十二個月令。坑前紅旗一面，上畫「朱雀」之體，坑後設皂旗一面，上畫「玄武」之神，坑左設青旗一面，上畫「青龍」之像，坑右設白旗一面，上畫「白虎」之形，法臺左邊設白旗一面，法臺右邊設青旗一面，法臺後邊設七星旗一面，法臺上邊用紅漆桌一張，盡列香花燈燭，白芨硃砂，黃紙候用。又用泥塑一個孫臍本相，架拐騎牛，身穿豆青袍，魚皮靴，做成刑夫模樣，只用七寸來長，預備三更天應用。揀選年力精壯大漢四十九名，各執紙旗一面，上寫着孫臍之魂，法臺正東立一座門，名誅仙門，用黑犬四十九隻，黑雞四十九隻，黑牛四十九隻，黑馬四十九隻，孕婦一名，同牲口一齊宰了，埋在東門地下，聽用作法。法臺正西立一座門，名爲斬仙門，也用黑犬、黑雞、黑牛、黑馬，數目一般，取童兒一名，同生靈一齊斬了，埋在西門地下，聽用作法。法臺正南立一座門，名爲戮仙門，也用黑雞、犬、牛、馬，目數一般，取童女一名，同生靈一齊宰了，埋在南門地下。法臺正北立一座門，名爲陷仙門，也用黑雞、犬、牛、馬，數目一般，取孤人一名，同生人一齊宰了，埋在北門地下，聽用作法。再令人取黃沙一石八斗，法臺聽用。四門之外各安一營，任憑王爺選將發兵，與貧道一齊同上，應用之物，快些預備，不可遲。始皇道：陣何此名？魏天民道：此爲五行金沙誅仙陣，凡人入陣，頃刻而亡。大羅天仙，只用五晝夜十八粒金沙打完，卽化爲膿血。雖他五遁三氣，也遁不出金沙之內。始皇聞言，龍心大悅，傳旨當值官預備真人應用之物，速搭法臺，以便作法行事。調遣王剪領兵三千，在法臺東門安營。章邯領兵三千，西門安營。英布領兵三千，在南門安營。燕易領兵三千，在北門安營。調遣已畢，至黃昏時候，當值官啓奏法臺俱已造完，各物齊備。停當，特來繳旨。始皇向魏天民拱手道：法臺諸物齊備，請真人行事。天民道：吩咐舀水來，排至案前伺候。請王爺淨了七竅，誠心降香，祝告天地，貧道先告過上蒼，然後好開殺戒。三更天行事。始皇聞言，不敢怠慢，傳旨擺上香

案虔誠禮拜，祝告上蒼，拜罷，平身歸座。魏天民并黃叔陽、朱秦衆道者，俱各祝告，一齊候至三更時分。老道辭別，始皇出離營門，率領黃叔陽、秦猛、朱惠珍、金子陵四個老道人，一齊上了法臺。魏天民傳令臺下四十九名軍漢，各執紙旗，望臺下搖展，但聽臺上叫孫贖二字，你們可齊聲答說來了。此爲叫魂法，不可遲誤。衆軍齊聲答應，俱各遵令。魏天民又令黃朱秦金四位道者，在臺上口，念起拘魂神呪。魏天民向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盆子，名爲裝仙盒，把泥塑的孫贖，拿在掌中，用白芨研開硃砂，畫一道符，在泥塑的孫贖心坎上，裝在盒子內。面上又寫幾道靈符，點上香燭，拈訣，遂即踏罡步斗。黃朱秦金四位道人，念動拘魂呪，口叫孫贖來了，法臺下軍漢，齊聲答應來了。臺上只管叫，臺下用指旛搖展，只管答應。魏天民化了一道靈符，緊急呪語七遍，只見半空中連聲響亮，一顆星或起或落，要上，要下的光景。老道用劍尖一指，喝聲道：疾！那顆星一落，就裝在盒內，變了泥胎。老道把盒蓋蓋上，用三道靈符封口，又念起真言呪語，焚化靈符，只見雲推霧擁，來了一位太白金星，在臺前參見。魏天民道：無事，不敢褻瀆，有勞星主，在中央戊己土法臺上看守，那個裝仙盒裏頭，有孫贖的本命，如星主用心，主守者，有走脫孫贖，按天書聽貶。老道又把一個靈符焚化，拈訣，遂即踏罡步斗，來了一位李天王，左手把住黃金塔，右手倒拖方天戟，落在臺前，口稱真人有何法旨？魏天民道：無事，不敢相煩，勞尊神，若遇孫贖進陣，被我金沙打住，借尊神的黃金塔，壓住上面，不可放走孫贖。李天王連連答應，謹遵法旨。老道人念呪語，焚化靈符，來了靈霄殿高元帥，頭挽雙髻，手仗青鋒，立在殿前，口稱真人有何法旨？天民道：今煩尊神，若遇孫贖進陣，被我金沙打住，元帥可在誅仙坑，正東青龍旗下，鎮守，不許放走孫贖。高元帥遵令，答應去了。老道又念真言，將靈符焚化，來了靈霄殿王元帥，身騎狻猊，執昆吾劍，來至臺前，躬身參見。天民道：有勞元帥，在誅仙坑，正西白虎旗下，鎮守，不許放走孫贖。王元帥答應，領令去了。老道又念呪語，焚化靈符，來了靈霄殿李元帥，形容古怪，面目猙獰，立在臺前，聽令。天民道：有勞元帥，在誅仙坑，正南朱雀旗下，鎮守，不許放走孫贖。李元帥答應，領令去了。老道人又念呪語，

來了靈霄殿楊元帥，騎着俊猊，手舉三尖刀，立在臺前聽令。天民道：奉請元帥在誅仙坑正北，元武旗下鎮守，不許放走孫贖。楊元帥答應領令去了。天民請了王高李楊四將，鎮守誅仙坑，調遣已畢，又取四道靈符，托在掌中，念起真言，呪將靈符焚化，只見半空祥雲蕩蕩，殺氣蒙蒙，盔甲閃閃，兵器錚錚。四大天王，晃晃蕩蕩，齊降落臺前，只見第一位天王，身高二丈四尺，臉如活蟹，髮似金針，眼似銅鈴，手提青龍劍，第二位身高二丈六尺，赤髮紅鬚，四個撥牙，手舉着混元傘，第三位身高二丈六尺，面白唇紅，白袍銀甲，手抱琵琶，第四位身長二丈四尺，皂袍黑甲，面如鑛鐵，身藏花狐貂，一齊厲聲說道：真人有何法旨？老道看見四大天王來得凶惡，連忙躬身施禮，道：奉請天王，相煩各位，在誅仙陣東南西北四門鎮守，若孫贖來打陣，許進不許出，若事畢，送天王歸位。四大天王答應，遵旨去了。老道遂取出了四件寶貝，卽對黃叔陽道：兄弟，把我這誅仙劍掛在正東，誅仙門上，拿我這道靈符等孫贖退陣之後，有人來前打陣，你把此靈符化了。那劍起在空中，百步斬人首級，你便施展你的神通，率領東營兵將，追殺臨淄兵馬，不得有誤。叔陽接了符劍，往東門去了。老道又對金子陵道：道兄，我這口金鐘掛在正南，斬仙門上，拿我這道靈符等孫贖進陣之後，把靈符化了，有人前來打陣救應，再把靈符化了。金鐘上連敲三下，鐘聲響亮，來將一陣昏迷，自然跌下塵埃。你施你的神通，率領四營人馬，追殺臨淄兵馬，不得有誤。子陵接了金鐘靈符，往西門行事。老道又對着秦猛道：道兄，你把我這口玉磬掛在正南，戮仙門上，拿我這道靈符等孫贖進陣之後，把靈符焚化。玉磬上連敲三下，聲響之後，不論仙凡，俱昏迷倒地。你便伏着兵卒，帶領南營兵將，追殺臨淄人馬，不可有誤。秦猛接了符磬，往南門去了。老道又對朱惠珍道：道兄，你把我這枝攝魂旛，懸掛在正北，陷仙門上，拿我這道靈符等孫贖進陣之後，有人來打陣救應，你把此符化了，把旛一展，不問仙凡人等，俱各魂散魄飛，跌在塵埃。你使法力，率領北營人馬，追殺臨淄人兵將，不可有誤。朱道人接了符旛去了。老道將黃秦朱金四位道人，俱各分遣已畢，又取一道靈符，托在手中，口念真言，用火焚化了，只見一隊陰兵，飛沙走石，牛頭馬面，各分

左右陰字旗號高飄，當中顯出一位凶神，身長丈六，面如瓦獸，四齒獠牙，頭上雙角，腰下左懸弓右插箭，手舉狼牙棒，十分凶惡，到了臺中，躬身施禮，便問法官有何使用？魏天民道：無事，不敢相召尊神，今有誅仙陣東南西北四門上，俱黑犬、黑雞、黑牛、黑馬，衆生靈的冤魂，借仗尊神，四門巡察，但是孫臏進陣，率領衆鬼魂把守，絕其歸路，不許放入，別人進陣違者，按天書聽貶。鬼王答應，領法旨去了。老道又把日精、月華兩旗放將下來，仗劍作法，日精旗上寫着金烏滅影，月華旗上寫着玉兔藏形，將一個盒兒，裝上十八粒金沙，那一石八斗黃沙，分在十八處預備應用，就把七星皂旗磨動三次，剎時之間，誅仙陣內陰風慘慘，怨氣騰騰，日月無光，天地昏暗，老道復下臺來，挽髮頂冠，出離陣門，進金頂大帳，參見始皇，預備天明時，要與那孫臏會面打陣，且按下不表。且說孫臏在營中打坐，運動元神，坐至三更時，忽然心血來潮，六神無主，坐不安寧，肉如拗搭，髮似人揪，耳中聽有人叫喊之聲，連忙掐指一算，早知原故，長歎一聲，我的難星到了，開言便問那個門徒在此設班伺候？蒯文通答道：姪兒在此，孫臏道：我的姪兒，可跟我來，文通道：師叔半夜三更，那裏行走？孫臏道：跟我帳外走走，言罷，下了青紗帳，文通跟隨步出帳外，孫臏仰首觀看，只嚇得魂飛千里，醒定移步，低頭嘆道：我的災難到了，天數難逃，命該如此。文通驚異道：師叔，天爲何大驚小怪？孫臏道：你有所不知，你看看我的本命星，往那裏去了？蒯文通聞言，仰首細觀，只見滿天星斗，照耀乾坤，爲何師叔的本命星，却沒有了？孫臏道：我的本命星，被人家攝去了。文通道：師叔的本命星，誰敢拘攝？孫臏道：你竟有所不知，天機妙術，臨頭矣。今因黃叔陽戰敗，請了萬花山的魏天民，擺下一座誅仙陣，雖則妖道狠毒，也是我的大難到了，他用拘魂法，我的本命星辰被他叫去了，只在六日之內，我命就不保了，這是我修煉一場，毫無結果，爭名奪利，有何益處？若是明日大命難保，縱然名列仙班，也是枉然。文通道：既是他會擺下陣來，我們設有本事，破他的陣勢，他亦不能害我，師叔何用如此？張皇？孫臏冷笑道：這誅仙陣，比不得別樣陣勢，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我算將起來，到是去打陣才是。這六日裏，還有一分解救，我今有一道柬帖，交付

與你，我進陣三日之後，才可開看，照柬帖行事。這裏軍營之事，都是你掌管，千萬不可發兵遣將進陣，謹記吾言。一切至囑。囑罷復身進帳，取出一道柬帖，付與蒯文通，矮子拜受已畢。天色大明，孫臏升帳坐下，發放軍情。忽有遠哨藍旗來報，啓上南郡王爺，西地秦營東南角處，擺下一座營盤，十分嚴整，不敢不報，乞令定奪。孫臏把仙袍袖一擺，那名軍士回汛地去了。不一刻，轅門旗牌來報，秦營來了一位道人，騎鹿舉杖，在營門討戰，要請王爺會面。報明定奪。孫臏聞言，吩咐傳鼓聚將，不多時，鼓聲如雷，那十二門徒大小戰將，俱各上帳打拱，參見已畢。孫臏拱手說道：衆位將軍，貧道自下天台山，只望報父兄之仇，不想遇了黃叔陽，他把萬花山的妖道魏天民，請下山來，在東南角上擺下了一座誅仙陣，現在營外討戰，我此次出陣，料定凶多吉少，衆位將軍好生保守大營軍旅之事，託與蒯文通執掌，爾等不許妄動。孫臏道：三叔爲何懼他？料想一個陣勢，有何難處？不是姪兒誇口。當日荆柯山單人獨馬，踹他的五虎羣羊陣，殺得秦兵膽落。一日一夜，也不見把姪兒困住，何況三叔的神通廣大，莫說是一座，就是十座百座，也不能奈何。三叔怕他甚麼？孫臏道：你不知道，這比不得別的陣勢，這是金沙誅仙陣，內有天神天將，陰兵鬼魂，邪寶利害，不過李叢道弟子隨師父下山，原爲保護師父而來。今日師父進陣，弟子也要保着師父進去，怕甚麼天神天將妖術邪寶，只用弟子一頓刀，憑他是吞牛陣，也要砍做一條血海。弟子願去，孫臏及衆門徒齊聲道：我等一願跟隨進陣，未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伯齡身陷金沙陣 三徒命喪誅仙門

話說孫臏見衆門徒俱要跟門進陣，便一聲大喝道：好孽障！人家不是請我赴席，爾都要跟我去，這是我之良言，爾等保守大營，以防秦兵沖躑要緊。看他過來，衆人無奈，孫臏便攏住了牛，李叢、吳勝、廖登、營門三聲炮響，引仙旗在前，十二門徒分爲左右，孫臏催牛至疆場，舉目觀看，見對陣一個道人，面如滿月，鶴髮童顏，跨鹿舉杖，便

知是魏天民，即在牛背上拱手道：「真人請了，請問真人是那座名山，何方修鍊，道號大名？」魏天民一見也拱手道：「請了來者，莫非是南郡王孫臧？我貧道乃是萬花山萬花洞鍊氣士魏天民是也。孫臧道：原來魏真人久仰久仰，不知燕人有何得罪之處，干犯真人，至真人下山，要與出家人對敵，魏天民道：「南郡王你也沒有干犯於我，我也沒有得罪於你，因西地始皇奉的玉帝敕旨，于佛牒文，他才與兵并吞六國，兵困了易州，你就逆天而行，下山仗着你的神通奧妙，要保易州的江山，拐打王剪，火燒金子陵，又把藥藍山黃叔陽殺得大敗，欺滅同道，只顯你之能，故此貧道下山，勸你回營撤兵，勸昭王及早納表請臣，上順天心，下免生民塗炭，彼此又不傷和氣，孫臧笑道：「真人，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燕人的父兄姪女，一門四口，俱死於王剪之手，今我下山，不敢說是要報舉家之仇，爲的是燕丹貴人，是我的母親，年高無罪，我下山來，殯葬了父兄，待老母送上山頭，那時我就歸山入洞，不想王剪領兵，與我動手，我焉能寬大相容，此乃燕人爲父兄之事，故此下山了。且真人你不靜坐修鍊，身染紅塵，只爲一口氣，就下山爭名奪利，豈非妄動呆痴？在燕人有所不取，天民道：「你巧言花語，我也不與你廝殺動手，我在東南角下，擺了一個小小的陣勢，你有本事進我陣中走走，得出陣來，我就奏知始皇，講和撤兵，解圍，你若出不得陣去，莫怪貧道心狠，教你眼下身亡。」孫臧聞言大怒，道：「諒你有多少法力，敢發大言，你快引路，我若不破此陣，也不算是天台洞的廣文了。」魏天民聞言，一縱梅花鹿，往本陣中而來，孫臧催開青牛，緊緊趕將下去，忽聽得後面鑼鈴振耳，回頭一看，見十二門徒也撒馬趕將下來，便大喝道：「休往下走，爾等若不去防守大營，我就先把你們打一頓，撈死在我的手裏，好過死在別人手上，衆人聞言，方才勒住征驛。孫臧便跟着魏天民下來，早有人報知王剪，王剪聽言，大快胸中，好別夫今日也中了我家真人之計，傳令三軍閃路，孫臧就一催青牛，過了誅仙陣的大圈，魏天民在前，孫臧在後，奔往東門而進。魏天民就先上法臺，把七旗連展三展，登時陣中天昏地暗，日色無光，伸手不見掌。孫臧忙把黃旗放開一角，放出光，舉目把誅仙陣一看，果然利害，陰風侵骨，殺氣沖霄，

而八方俱有神將把守。各門上俱懸掛寶具，使喝一聲妖道：我與你何仇，擺這座惡陣？若是他們進陣，焉能有個出路？說着擡頭往中央看去，見法臺前有一座深坑，坑內四邊有靈霄四將把守，上有托塔李天王照着孫臍，怒道：這個坑就是誅仙坑了，你的性命只在此間，近又見法臺底下四十九名的軍士拿着紙旛，這個喊孫臍來了，那個答應來了，孫臍心中大怒道：我又沒有失魂，如何叫着我的名字混叫起來，這妖道弄的什麼元虛，一閃目只見法臺上邊，太白金星看守着一口盒兒，孫臍暗道：這個盒子必是裝我本命星的，何不搶上去一拐打死了魏天民，揭開盒蓋，把本命放回本位，我出陣就容易了。想罷一頂青牛便往臺上奔來，天民一見道好別夫，爾還想上台來，與貧道動手麼？揭開寶盒，卽把一粒金沙忙拿在手中，大聲吆喝道：孫臍少要無禮，看我金沙到了。刷的一聲，望空中一撒，只見那霞光萬道，瑞氣千條，竟向孫臍而來。孫臍一見認得是金沙至寶，說聲不好，把杏黃旗一展，萬道毫光托住了金沙。魏天民見了，大驚道：好利害的別夫，果然道力廣大，忙取第二粒金沙，打將下來。孫臍見杏黃旗不能退金沙，止能托住，心下着忙，又見法台上金光如雨的下來，大叫不好，把杏黃旗往下連展三展，若論杏黃旗，雖退不得金沙，然可以托得住，只因孫臍該有此難，金沙又是佛門至寶，魏天民一連撒下三粒，杏黃旗招架不住，一聲響，孫臍連人帶牛，埋在誅仙坑內。魏天民又把一斗黃砂，念動真言，也望坑裏一洒，剎時間成了一座土山，四位神將俱各鎮守四面。李天王又用寶塔，坐在上面，把個孫臍就困住了。又令朱秦、黃金四位道者，把守四門，以防有仙人前來救應。真是插翅難飛。魏天民遂上鹿出陣，回至秦營，參見始皇，就把困住孫臍的話，細說一遍。始皇便問道：孫臍能夠死否？天民道：若凡人埋在金沙之內，只用一時三刻，化爲膿血，那孫臍乃大羅天仙，能運氣藏形，又有金字杏黃旗護身，一時不能絕命。貧道只須每日進陣去，打他三粒金沙，不過六日之後，定然命喪無常。始皇聞言大喜，就傳旨排素齋來，與真人慶功不提。却說燕營中十二徒弟一班，虎將見南郡王進陣，一日一夜不見出來，一個個心中着忙。李叢道：衆家兄弟，想師父前去打陣，進陣已有一日。

一夜沒有音信下落，衆弟兄們爲何坐視？爲弟的情願當先進陣去，打聽師父吉凶如何。蒯文通聞言便道：將軍不可性急，料師叔進陣無害，師叔臨去之時，再三囑咐衆位將軍，只可把守大隊，不許一人進陣，恐防有失。將軍不去的爲是，現有師叔留下的柬帖，待再過一日，才好開看。我們照柬帖行事，便了。李叢道：師兄你說的話，好不關緊要呀？倘是你的師父，被人家困住，你着急不着急？師父有難，我做徒弟的不上前相助，要我們來河用衆將聽李叢說的是，我們也一齊同去。李叢道：列位不必同去，你們看住大營，我先去走走，打聽師父現在那裏，要是救不出來，你等再去不遲。文通道：李將軍不去的好，你看陣裏頭不住的金光亂起，直透天上，不是兇戲的。李叢那裏肯聽，也不遵令，就下去披掛舉步出了營門，三聲砲響，出奔軍前，獨自一人望誅仙陣北角而來。口中喊道：快把我師父放出，萬事全休，少若遲延，你們一個個都做刀頭之鬼。守營的軍兵看見忙報進帳去，說有一員步將來闖陣，請主將定奪。燕易聞言忙上馬提鎗，炮響出營，一見李叢高聲喊道：好大膽燕將，敢來打陣，報你的名來。李叢擡頭看見秦將，長鎗黑馬，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便叫一聲：你問我的大名。吾乃天台洞來了一真人弟子，易州燕昭王寫下稱臣，虎將李叢是也。秦賊你快快的放我的師父出來，便能少若遲延，用刀過來取你狗命。燕易聞言大怒，這好匹夫，你師父已死在陣中，你有多大本領，敢來打陣，休要走，看鎗罷。一鎗望虎將刺。李叢架過火速忙還，馬步交鋒，有數十回合，燕易便敗回陣去。李叢也不追趕，沖開秦兵，飛奔進陣，來至陣門，只見陣裏黑洞洞的，連一物也不看見，暗想裏面如何這般昏黑，不要管他，且進去看看，便能方欲舉步，只聽得一聲炮響，陣裏走出來了一匹猛虎，上坐一個道人，手持蓮花劍，吆喝道：什麼人敢擅自闖進陣中？李叢道：我乃虎將李叢是也。妖道你把我師父，誣到那裏去了？朱惠珍道：你問你師父麼？你道那一堆放光的黃土，就是你師父葬身之處了。李叢聞言大怒道：胡說，搶步上來，舉刀就砍。朱道人忙用劍相迎，二人大戰，陷仙門下，不上十餘合，朱道人催虎敗走，虎將不知好歹，邁步就趕將下來，至陷仙門內，只見陰風慘慘，霧氣騰騰，看見一位神祇，身長二丈

有餘，皂袍烏鎧，面如烏鐵，黑肉橫生，攔住去路。李叢看見，只嚇得魂不附體，轉身就走。朱道人在陣內看得明白，把神符化了，將落魂旛舉起，望着李叢三展二展，頃刻間，李叢頭輕腳重，一陣昏迷，跌倒在地，就驚起了那個屈死鬼魂，將虎將按住，李叢遂即喊叫。朱道人上前亮起劍來，照李叢頂門上一劍，可憐英名未上凌煙閣，忠魂先喪陷仙門。孫贖在金沙之內，一陣心血來潮，搯指一算，早知來意，不覺大放悲聲道：「可憐你蓋世英雄，不聽貧道之言，枉死在陷仙門下，又傷我一條臂膀，且不講孫贖在金沙中自歎，再說燕營中十二家門徒，見李叢進陣不見出來，都着急了，一齊要去打陣，只因蒯文通代理軍情，說衆英雄不便擅專，遂一齊來見蒯文通，要請令同去打陣，文通回言連連不可，衆位豈不知前者陰魂陣內，獨孤陳之事，看今者李將軍前去凶多吉少，依我愚見，衆位將軍不可前去見陣，若不依師叔之言，等我明日拆開柬帖，看是什麼言詞，再作道理。衆英雄苦苦央求道：師兄豈不知家貧出孝子，國亂顯忠臣，師父今日有難，師兄一去不回，我等袖手旁觀，豈不爲人所笑。師兄若不好我等去，我等願一同死在帳前。」蒯文通見是如此，心下一作難，想了一回道：「衆位將軍說是要去打陣，我也不好深攔阻，但是這裏大營，也是要緊之事，或者着兩位進陣，留幾位守營，方爲萬全之計。」衆人道：「師兄言之有理，於是你去我也去，各人皆爭着要去。」文通道：「列位不必爭論，你們何不拈個鬮兒來，各執衆將道，這到極好，拈着去時，可沒得爭論了。」文通道：「等我來把衆位的名字，寫在紙上，搓成團子，放在瓶裏，禱告過天地，用筋夾出兩個紙團，看是誰的名字去，就是誰去也。」衆人大喜，蒯文通便忙作紙團搓好，放在瓶中，傳令排開香案，親自禱告了一回，然後用筋夾去，就夾出兩個紙團來。衆人忙上前圍着打開一看，是吳勝馬昇二人的名字，此是二人的大數到了，他就心中大喜道：「衆位兄弟再不可爭矣。」衆人道：「二位前去打陣，須要仔細，若打聽得師父師兄的下落，急急回來報知，使我等各安心矣。」二人道：「這個自然，遂辭了衆人。」蒯文通又再三囑咐小心，二人纔下帳披掛，各上馬提刀，帶領本部人馬，竟撲前路而來。這一去好似蜂投蛛網，早有人報知章邯，章邯忙領兵出營，見二將飛奔

前來，遂大喝：「燕將休來，躡本帥的汛地。」二將並不回言，舉刀齊上，雙戰章邯不上數十餘合，章邯在馬把刀一擺，秦兵就分開一條大路。二將也不敢戀戰，搶過秦兵的營盤，飛奔誅仙陣來。到了斬仙門下，往內一看，只見裏面陰雲怨霧，日色無光。馬昇道：「兄弟，此陣裏頭，這般昏黑，如何看得見師父師兄在那裏呢？」吳勝道：「馬哥，我們叫罷，馬昇道：賢弟言之有理，遂一齊張口，二將遂大聲同叫師父師兄，我馬昇、吳勝來找你們哩。你們在那裏，這幾聲叫喊，早驚動了陣內金子陵，忙把靈符化了，就閃出一個鬼王，赤髮紅鬚，面如藍靛，手持狼牙棒，後面跟一羣屈死的童男女雞犬牛馬等，攔住去路。二將一見嚇得魂不附體，兜轉馬才想要去，只聽得一聲鐘響，金子陵把路攔住，大喝道：「二將往那裏走？」舉茶條杖上前就打。二將連忙動手，不幾合，金子陵掐訣念呪，把落魂鐘連搖了好幾搖，二將坐不住鞍，翻身落馬。金子陵催鹿上前，取了二將首級，可憐吳勝、馬昇在齊國廷下，多少功勞，今日雙雙喪在落魂鐘下。金子陵復翻出陣，趕散燕國人馬，把首級號令帶回營門。那些散陣的燕兵，飛奔上營，報與蒯文通知道。全山衆將一聽此言，放聲大哭。孫燕大怒道：「妖陣如此利害，我是要見虛實，打聽三叔的死活，便不遵蒯文通的將令，私自下帳，回到自己營盤，頂盔貫甲，結束停當，上了白龍駒，獨自一騎，飛奔誅仙陣來。守營的軍士忙報與蒯文通知道，文通無奈，只得任他去了。叫人打聽回報，不提。且說孫燕匹馬單鎗，直奔誅仙陣的東門，一匹馬一條鎗，逢人便刺，遇將就殺。一陣就闖進秦營，秦兵認得是孫燕，喊聲不好，孫小將軍又來闖營了，快報與侯爺知道。遂飛奔中軍，報與王剪知道。王剪聞言大喜道：「冤家今日前來打陣，是他大數到了。吩咐三軍，不必攔阻，放他進陣。」秦兵得了這個令下，誰還敢來惹孫燕，便喊一聲，兩下分開，讓開一條大路。小豪傑心中大喜，一催白龍駒，越過秦營，竟奔誅仙陣來。不顧好歹，闖將進去，只覺陰風透骨，週身毫毛盡立，猶如夜至三更一般，伸手竟不見掌心，心中作慌，忙道：「這陣裏如何這般昏暗，倘有兵將來廝殺，到難施爲，便兜緊白龍駒，白龍駒亦識人性，不住嘶喊，兩耳直豎。」孫燕道：「利害，難以尋路。」三叔又不知在那裏，不如出去罷了。急圈回白龍駒，想往外走，

耳輪中聽得一聲鐘響，陣門外有一個道人攔住去路，大喝：「燕將往那裏走？」孫燕只作不知，飛往外闖。黃道人忙化了靈符，誅仙劍往下落來，孫燕見一股紅光晃晃，托住一口寶劍，飛奔頂門而來，說聲不好，我命休矣。把心一橫，說道：「左右是死，我也拚着一命，忙把馬一轉，便奔了黃道人來。若是說別人這誅仙劍一落，頃刻亡身。孫燕他按上界自在龍臨，他日後有九五之尊，焉能被誅仙劍撲近頂門上時，小爺的天靈迸開，元神出現，一條五爪金龍托住了寶劍。黃叔陽看得明白，見誅仙劍不能傷他，心中大驚，忙催鹿上前接着廝殺。小豪傑回頭不見了寶劍，心中一寬，精神百倍，緊手中鎗，直取黃叔陽。二人大戰四五十合，黃叔陽便往陣裏敗走。孫燕回馬時，黃叔陽已進陣內，心中大喜，走回營中，拿甚言語對衆人說，欲待進營，又怕陣裏陰風利害，心中躊躇道：「妖道得去，必然是好路，我何不在後追他，聽着他的底蹄響，就無妨了。」想罷，圈回白龍駒，大喝妖道往那裏去，一催坐騎趕將進去，忽然見當中起出了萬道金光，土山邊有四員天將，現出一座法台，却不見了黃道人，使勒馬停鎗觀看，只見放光之處，是小小一個土山，上放着一個寶塔，那塔也放萬道金光，土山邊又有四大天將守住，一個個身高數丈，猶如大樹一般，晃晃蕩蕩，心中大懼。一匹白龍駒往正西戮仙門而來，此門乃是秦猛鎮守，見小豪傑奔他的門，要往外闖，連忙化了靈符，焦面鬼王，就帶着那些屈死鬼魂，上前攔住去路，呼號之聲，悲慘難聞，白龍駒驚的噴鼻嘶喊，又見一位天神阻住去路，只見他赤髮紅鬚，四個獠牙，生於唇外，手中舉混元傘，把手攔住，心中大驚，正當着急，只聽一聲鐘響，來了一位老者，頭戴金箍，面如重棗，跨着金錢豹，手提狼牙棒，而來大叫：「燕將休走，貧道來也。」孫燕道：「妖道休得擋我的去路，報你的名來。」秦道人道：「問貧道姓名，某乃靈求洞鍊氣士，秦猛是也。你如今進了誅仙門，好比入虎穴，要想出去，比登天還難。貧道今見你小小年紀，可惜你的性命，依我良言解勸，你可下馬歸順於我，待我奏知始皇，不失你一官半職。你要逞強，敢叫你的命在瞬息。」孫燕聞言，低頭想了一想，道：「這一個妖道，把言語來說我歸順，我何不將計就計，打聽我三叔下落，誑出陣去，再作道理。」不知孫燕如

何能得秦道人出陣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闖惡陣孫燕回營

聞信香馬鈴遺子

話說孫燕見秦猛叫他歸順，他就將計就計道：「仙長吾乃孫贖之姪，孫燕是也。仙長你若能代我叫三叔出來，見我一面，并前者打陣的李叢，也叫他出來，這裏告訴我明白，帶我出陣，我就歸降於你。」秦猛笑道：「你要見我三叔一面，可就睡了。你看中間這座土山，你三叔就埋在底下了。」孫燕道：「我三叔有移山倒海之能，這一小小土山，豈能壓得他住？你休哄我。」秦猛道：「你如何知我仙家的至寶？」此山乃金砂所化，雖五遁三氣，也不能出此土山。至李叢前者打陣，不從我的訊地經過，我不知道，量他一個凡夫，豈能出得這個仙陣？」孫燕道：「如此說，你帶我出去此陣。」秦猛笑道：「你說的到好容易，你要我帶你出陣，必先自下馬，當天立誓，貧道方肯帶你出陣。」孫燕道：「我要下馬立誓，只是我這個不肯。」孫燕揮一揮手中鎗道：「這個不肯，遂劈面一鎗刺來。」秦猛大怒，用棒架開二人大戰，有數十回合，秦猛大敗而走。孫燕便催馬過來，秦猛忙取五光神石祭將起來，大叫孫燕看我的寶貝，取你孫燕擡頭一看，見五色毫光，飛奔面門而來。孫燕叫聲不好，把頭一低，心中一急，就迸開天門，身靈出現，把神石沖落。秦猛一見大驚，催獸往中央收走。孫燕也不追趕，暗想道：「有神將把守，料難沖出營了，我不如往正北走去罷。」一催白龍駒，搶着土山上金光，飛奔正北而走。正走之間，忽然一陣旋風，頂上有人說道：「小將軍休驚，某乃李叢是也，在正北陷仙門下，命喪朱惠珍之手。你三叔雖被金砂打住，並未曾死，某今顯魂助你，趕散冤魂，你便容易出陣了。」說罷，覺一陣旋風，往盃上一按。李叢的魂魄，把孫燕的天門驚開，沖出一股白氣，閃閃有光。孫燕在馬上，就能見遠，馬前一團黑氣，就知是李叢的魂魄，便叫聲李將軍，忠心爲國，保助於我，須要仗你的神靈，殺出陣，待秦本燕王與你立廟報功。說罷，催開白龍駒，往正北而來。此時朱惠珍已知孫燕連蹣誅仙陣，不能得出，必來犯他。

的地界，便暗暗焚了神符，將落魂旛提在手中。見孫燕來得最近，即時把旛連展三展道：孫燕還不下馬，等待何時？孫燕聞言打一個冷戰，幸得天門已開，有元神自護其身，又有李叢鬼魂保住，故此不得下馬。朱惠珍一見大怒，放上落魂旛，催虎提劍來取孫燕。二人大戰數十回合。孫燕是個戰將，勇冠三軍，朱道人如何是他的對手？一面招架銀鎗桿，一面想道：孫小子武藝高強，難以取勝，我何不使勁法寶，忙取下火葫蘆來，念動真言，將神火放出，直扑孫燕，李叢的鬼魂，早知其意，把白龍駒先就驚開了。孫燕見葫蘆的火來得凶惡，便催馬往陣外逃生。朱惠珍在後緊緊趕來，李叢忙把屈死魂靈拿住不放，上前守陣的天兵天將，見真龍現出，在孫燕頭上，知他後來有大福分，忙往兩下一閃。孫燕才得一馬冲出陣來，可憐在陣中，急得汗濕重鎧。朱惠珍見孫燕闖出陣去，便不追趕，回守他的汛地。孫燕出得陣時，二目昏花，忙合眼定一定，那元神已歸了竅，歇了一歇，開眼一看，已見天到了，心中大喜，精神百倍，喊一聲催馬提鎗，便來冲燕易的營盤。秦兵連忙報知，不好了！那孫燕冲出誅仙陣來，已到老爺的汛地，快些出去擒拿。燕易聞報大驚，忙教人通知三帥，自己率兵前來，把孫燕圍在當中，好一場廝殺。正戰之間，只聽得連聲砲響，吶喊之聲，震動山嶽，只見王剪領兵往正東上殺來，章邯領兵往正西殺來，英布領兵往正南殺來，把孫燕團圍住。孫燕忙隻手掄鎗，隻手拔出銀裝鋼來，上護其身，下護其馬，真個是一夫憤勇，萬人莫敵。孫燕在秦營殺了一重又一重，秦兵並不倒退，心中大怒，好匹夫，你們比誅仙陣的天將何如！且有法寶鎮守西門，我尚能闖出，何況爾等鼠輩，遂奮力大殺一陣，這却按下不表。且說秦始皇與魏天民正在營中講些道術，長生之事，津津有味，正講之間，只見旗牌官來報說：有孫燕將軍闖出誅仙陣去了，請吾主定奪。始皇聞報大驚道：那孫燕不過一夫之勇，安能闖得誅仙陣呢？朕想孫贖有三卷天書，並杏黃旗，有移山倒海之術，千變萬化，尚且打在陣中，不能得出，這小將倒走了出來，仙長須防備於他。魏天民聞言，指一算，已知其情，道：聖上有所不知，孫燕的命大福洪，諸神不能逆天行事，聖上可速排兵前往圍困，若能生擒孫燕，則易州昭王必然歸

順。始皇忙傳旨，着四員大將，帶領五千御林軍，前去助陣，擒拿孫燕。衆將領旨，紛紛上馬，提鎗前去助戰。王翳等正被孫燕在圍中衝突，殺得人仰馬翻，呼呼喘氣，忽然添上一枝生力軍兵，非同小可，遂一齊奮勇，把孫燕殺得鎗尖朝下，馬往後退。孫燕心中想道：此番我命休矣！正着急之處，只見馬頭起一陣怪風，括得塵土空飛着，碗口大的石塊，往秦兵大隊飛打。章邯等四將與衆兵不能睜眼，且多被石所傷，齊喊一聲，往下就退。孫燕在馬上大喜，那旋風越發大了，力能拔樹，只在孫燕的馬前而起，此時秦師立不住脚，如山倒一般，往下退去。孫燕便一馬殺出，正逃之間，燕易在前敗走，孫燕便走馬趕來，忽見馬前那陣旋風飛將下去，把燕易一捲，燕易的坐馬就打一個前失，把燕易推下塵埃。孫燕催馬上前照咽喉一鎗，了却性命。那馬前旋風，就不括了。孫燕緊撒一轡，飛奔本陣。大隊那些敗殘秦將，奔回大營，繳令奏知始皇。說孫燕逃脫，燕易陣亡。始皇見奏大驚，遂命李實前去統領北營人馬不提。且說蒯文通見孫燕去了一日，不見回營，心中驚懼不止，只見藍旗來報，說孫將軍大闖秦營，而回，現在營門下馬了。文通聞言，只喜得滿面春風，連忙離坐，同着一班戰將，九位門徒，迎接出來，擡頭看見孫燕混身上下，就是一個血人，那白龍駒亦變作赤兔馬了。衆將忙上前扶着，擁進大帳，一個個上前替他寬袍卸甲，也有奉酒的，也有獻茶的，忙個不住。孫燕坐下，衆將雁翅排開，一個個拱手靜聽蒯文通等待孫燕喘息定了，然後開言問道：小將軍你到他陣中，打聽得三叔的下落如何？李叢現在何處？孫燕見問，眼中不覺垂下淚來，說道：列位將軍，小弟一進陣去，猶如下了地獄一般。天昏地暗，當中有一座土山，故起毫光，可以看見陣裏的形勢，四門上有四員大將把守，又有妖道攔路，屈死鬼魂無數，中央有一座法台，在土山之上，土山邊有四個神將把守，山上又有一個小塔壓着，那塔也放出毫光，陰風侵骨，甚是利害，我亂叫了一陣，並不見有人答應，反動起嘩啣之音，悲聲振耳，正要進陣，我心中害怕，便回馬轉出陣來，那裏能夠就有天將攔住去路，又有鬼王帶着無數的鬼卒來擾，那白龍駒不肯向前，耳畔中聽得一聲喊，閃出一個道人來，與我交戰不上數合，就祭法寶傷我。

幸得昊天保佑，那寶貝不肯下來，我只得敗陣，想往第二個陣門而出，誰知都是一樣，又遇着一個道人，他勸我歸順，我便哄他問他信息，方知三叔被金砂治着在土山之中，不知死活。李叢已和陣亡，我便翻面臉與他動手，他又祭起法寶，我只得敗陣，又往別門去闖，可是作怪，忽然起陣旋風，有人向頭上說話，說他是李叢的鬼魂，在暗中助我出陣，後來遇着朱惠珍，他祭法寶不靈，相是李將軍，靈點破，又在馬前放一道白光，把神怪鬼魂沖開，我才出陣來，又被燕易等圍住死殺，我正在爲難招架之間，馬頭又起一陣旋風，飛沙走石，把秦兵就打退了，我反刺死了燕易，方能出得陣來，奔回本陣，衆將俱各讚歎孫燕英雄好漢，命大福洪。蒯文通一面吩咐排酒，與孫將軍解勞，孫燕道：且慢飲酒，如今快開東帖觀看，商量搭救三叔要緊。文通聞言，叫人排上香案，親手焚香，衆將一齊朝上叩頭畢，然後取出東帖放在案上，打開與衆將一齊觀看。原來上寫着：可請無昭王親至大帳焚香，告天求救。若是六日裏有仙人下山來燕，則我的性命有救。若六日外無人來燕，我必死在誅仙陣中了。衆人看了東帖，蒯文通道：事不宜遲，那位將軍進城請駕孫燕，使應聲願往。文通道：小將軍鞍馬勞頓，且歇歇罷。孫燕道：進城請駕，乃救我三叔之事，且又無征戰，又無甚辛苦，說畢忙辭了衆將，飛奔進城，見了昭王，把前事奏明。昭王聞奏大驚道：南郡王有事，何不早來奏知？孤早些告天求救，何必又遲了幾日？孫燕奏道：此乃三叔之話。昭王忙傳旨排駕，率領文武出離西門外，竟向營盤而來。孫燕先至營中，預備香花燈燭，大小將官俱各披掛伺候。不多時，駕已到了大營。蒯文通、孫燕率領大小衆將參見昭王。三呼已畢，昭王開言道：蒯將軍、亞父的東帖何在？文通聞言取出，雙手奉着呈上。昭王取來一看，道：亞父進陣已兩日兩夜了，事不宜遲，快排香案，旨意一下，軍校早已預備，擡上大帳放下。昭王親自焚香叩拜，暗暗祝道：孤承掌父祖河山，自知德薄，故有羸秦之兵戈，致累孫贖陷陣爲求，昊天憐恤，若然尚有德，孫贖不當死乞名山洞府的真人，早下高山，誠社稷人民之望。昭王暗祝一番，只見那縷青煙聚而不散，直冲上九霄雲路而去。燕昭王與衆將俱各歡喜不表，且說這青煙飛上空中，日遊神接

着，不往別處送去，竟送至雁愁澗，這雁愁澗在西萬山之中，一條溪水深萬丈，其清見底，雁鳥至此，自觀其形，每以爲同類，竟投澗身死。故名雁愁澗。那澗中有個母猿，名喚馬鈴，採天地之精氣，受日月之精華，修鍊多年，神通廣大，能未卜先知，所生一子，名喚白猿，就是盜仙桃盜天書，與孫臏在戰國時曾下山到魏營中，搶過草人，救過孫臏，後來回山修鍊，已成了正果。母子二人在雁愁澗內修真養性，那一日馬鈴正坐澗內，忽然間一陣香風吹送進澗來，猿仙攔住香頭，往鼻上一聞，早知來意，眼望燕邦歎息道：「一真人你不在天台修鍊，身惹紅塵，豈不知秦國王剪是奉敕旨下凡，保助嬴秦併吞六國的，何苦逆天行事，致受金砂之危，但亦是你命中五難未滿，既香風進我澗來，自然是要我兒下去救你了，想能立即起身往石澗裏來，叫聲我兒白猿，猿仙聞叫，忙出跪下道：「母親喚孩兒何事？」馬鈴道：「你在桃園結拜的朋友，你可想他一想，白猿道：「孩兒在桃園結拜的是孫臏三哥，孩兒安能不想他？只是他在天台山天台洞修真養性，孩兒無事不好去他那裏，以妨他的功課。」馬鈴道：「原來你只知他在天台洞修真，不知他如今下山去了，只因秦將王剪乃拘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的徒弟，奉玉帝勅旨下凡，保秦併吞六國，兵先伐燕，把你三哥的父兄姪女一門四口都殺害了，有他姪兒孫燕上天台山求救，你三哥一怒下山，與秦師交兵，大敗王剪，火攻金子陵，惹下禍來，金子陵請了衆位仙長下山，擺了一座陣勢，名爲五行金砂誅仙陣，打你三哥埋在土坑底下，如今已三日了，你快些下山，搭救與他，也不枉你結拜友情。常言道：急難之中是朋友，生死相交是弟兄，他快快下山，收拾去罷。」猿仙聞言，說道：「母親此金砂陣，爲仙的一竅，也是不通，打那裏去救他呢？」馬鈴道：「金砂陣四門俱有神將仙家的法寶鎮守，是進去不得的，就進去也不能夠破，你如今可先到雲夢山請了鬼谷子王禪王敖兄弟，再往玲瓏山窟窿洞，請土真人二龍山請黃石公老祖，白鶴山潮仙洞請掌教南極子，這幾家真仙下山，方能破得此陣，我見你的印堂上有了王母的六字真言，趕過了香山大會，况瑤池裏有你的名字，那天將天神不敢攔你傷你，可從陣頂上下去，至中央戊己土位，有座法台，那臺上有個

裝仙盒裏頭有個泥塑的孫臍，你三哥的本命星，已付此土胎，那裝仙盒上，有三道靈符封口，太白金星守住，你可與南極子借了寶扇進去，望裝盒上連扇三扇，把金星退了，你便上前寫着「老君敕令敕開」六字，在靈符上方能揭開蓋，把泥塑的孫臍取將出來，放在懷裏，望東南直走七步丁字，將脚八字站住，念一道穩心真言，把本命星穩住，回去交與南極子，送他歸位，你七十二般變化，不論變個甚麼，把四門的法寶盜了下來，交與南極子，才可破陣了。猿仙聽罷大喜道：「母親孩兒就此去請衆仙罷了。」馬鈴仙道：「不可，燕昭王現有告天的信香到此，他們在燕國營內眼都望穿，我兒可先到易州安慰他們君臣，與燕昭王要了哀表，然後再上雲夢山不遲。」白猿聞言，叩辭老母，出了雁愁澗，一縱金光，早到易州大營落下，有巡營小軍看見，對衆人道：「列位你來看，這是甚麼東西？」西衆兵聞言，一齊觀看，道：「嘴臉好像個白猿。」正說着，只見猿仙來到切近，開言教道：「軍士快報進去，說雁愁澗白猿到了。」軍士聞言，不敢怠慢，飛報進營。昭王便問蒯文通道：「蒯將軍是那一個白猿？」文通與衆將齊道：「主公有萬千之喜，白猿此來，師父就有救了他，是一個得道的猿精，與亞父有八拜之交，曾搶過草人七箭書，救過亞父的性命，主公不可慢他。」昭王聞言，傳旨請他進來，不多時，白猿進了帳中，昭王率領衆將迎將下去，進帳敘禮已畢。昭王請白猿坐下，傳旨看茶。白猿道：「我不用茶了。」文通知猿仙是好酒的，便道：「猿仙不用茶，可備好酒上來。」白猿笑道：「正可使得，但不用蔬菜，取些菓子上來足矣。」蒯文通即命家將取酒菓上來。君臣用茶相陪。昭王便先問道：「猿仙駕臨，有何妙計，可退得秦師？」搭救孫亞父呢？」白猿道：「奉母親命，來救三哥，聖上可修一道哀表，待白猿背了好到名山洞府，請真人下山搭救三哥。」昭王聞言大喜，連忙拈筆寫了一道哀表，遞與猿仙看了，然後封好。白猿接過來，藏在懷中，急忙用些酒菓，往下就走，說道：「聖上慢坐，白猿去也。」一縱金光，身形全無。燕昭王與衆將大喜，方才把心放下。且說白猿取了表文，招展金光，半口茶時，已到雲夢山水簾洞來，只見山水依然，不覺嘆道：「我數十年不到此間矣。」遂落下雲頭，睜開眼睛一望，只見石門半開，從裏頭走出一個童兒，猿仙認得是招霞，忙上前

控背拱手，叫一聲師兄，小弟在此，一見祖師老爺。招霞聞言一抬頭，認得是白猿，笑道：「猿仙你不在寶洞修真，到此荒山有何貴幹？」白猿道：「小弟奉孫臧三哥的柬帖，昭王的哀表，拜請祖師老爺下山，有勞師兄與我通報一聲。」祖師仙童聞言，轉身進洞去了。不多時，出來引着猿仙進了洞府，至三清大殿，只見王禪老祖，坐在蒲團之上。白猿遂將哀表從背上解了下來，遞與招霞捧定，上前雙膝下跪，口尊祖師在上，弟子白猿叩參。願老祖聖壽無疆。王禪明知故問道：「白猿你不在洞中侍奉老母，到我洞中何故？」白猿聞言，膝行兩步，含淚悲啼，即把孫臧困在金沙陣裏之事，又將燕昭王焚香告天，說了一遍。即懇老祖下了寶山搭救。王禪聽罷，說道：「怎麼這個孽障，又去貪戀紅塵，爭名奪利，既不信金石良言，如今惹下大禍，雖說你命中厄難未滿，他若要坐蒲團，自然躲禍，如今他自作自受也，今願你回去，多多拜上燕昭王，說我貧道有誓在先，永絕了下山的念頭了。白猿你休耽誤你光陰，快往別處拜請真人去罷。」白猿聽見這些話頭，就像從頂門上澆了一桶冷水，嚇得目瞪口呆，叫一聲祖師老爺，自古出家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況且孫臧是老祖師的徒弟，祖師不下山，誰肯下山救他？王禪道：「你只其一，不知其二，我爲他也使盡心血，三番兩次，險些惹火燒身，此如陰陽陣，若無南極掌教下山，破了惡陣，打了黃伯陽，貧道之性命也難保了。他豈不知王剪是海潮聖人門徒，可是好惹的？又且扭天逆行，應羅此難，縱死在金沙陣中，我貧道也是再不下山去，不知王禪後來肯下山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白猿藏表誑王禪 壽星分帖請仙侶

話說王禪老祖，對白猿說道：「王剪乃是海潮聖人的門徒，奉玉帝敕旨下凡，助秦併吞六國，孫臧這個孽障，豈有不知因父兄之仇，扭天行事，今死在金沙陣中，貧道只好與念卷經罷。」白猿聞言，儘着叩頭，兩眼流淚道：「老祖，若不下山，孫臧決死無疑，望乞老祖慈悲，且救過他一次，下次便不救他罷。」白猿不住的哀求，鬼谷子只作不知。

便說道：白猿休得在此處歪纏，只怕誤了你的工夫，趁早往別山洞府拜請真仙，還好去搭救！白猿聽說，卽不十分苦求，一咕喙扒起來，望也不望，往外就走。王禪便吩咐招霞踏雪送他出去，兩個童兒隨後跟將出來，打發白猿出了洞門，說聲慢走了，一聲響把洞門緊閉。白猿轉身用手推一推道：你把牢門闔了，難道我就進不去了，我從來未見過這樣狠心的人。自家徒弟，看死不相救，今我若回山，豈不是三哥之命休矣。想了一想，道：土禪他今不肯下山，我叫別人亦做不得，也無奈何。自知利害，搖身一變，變作一個雌螻蟻，兩翅騰飛，順到門縫鑽將進去，飛到石床前。此時王禪上三清殿，嘍囉去了，那道表章還在石床前放着，看了一看，見四下無人，遂現了本相，將表章拿起來，一溜烟跑了桃園。在當初藏放天書之處，將本章藏好，尋塊石兒壓着，照前變了一個雌螻蟻兒，就飛出洞門，現了本相，打算一肚子的話，然後才去扣門，招霞踏雪正從三清殿下來，聽見有人叫門，細聽一聽，是白猿的聲音，翻身上了三清殿，對王禪祖師道：白猿又來扣門哩。老祖師聞言，把經卷合好，罵一聲業畜，既使你去了，爲何又要回來！吩咐踏雪開門，放他進來，看他又有什麼話說。踏雪遂開了洞門，引着白猿，又復上三清殿。王禪便問道：白猿，你方才既是去了，如何復又轉來，有甚麼緣故？白猿道：弟子只爲救三哥的心急，去得慌忙，將表章漏在洞中。王禪吩咐童子去取表章出來，給他回去。踏雪走到前洞，在石床邊看了一看，並無表章。又各處找尋蹤跡，全無忙上三清殿，說道：祖師，哀表不知往那裏去了。王禪道：你再去找尋，我尋豈有不見之理。童兒又出去了一回，並不見哀表的蹤跡。童兒復上大殿，去問招霞，招霞道：方才見過的，想必當先一陣大風，把哀表括去了。白猿聽得慌到鬼谷子面前，胡賴起來，扯着王禪道：你既不下山救人，也該把表章給還我，好往別處求救。你如何把來藏了，我同你下山，至燕營中講過明白，再寫個哀表，我才有面見人，不然昭王反說我擲了，如何使得走走。我與你去講明白來。王禪笑道：孽障，你敢在我這洞中撒賴，童兒與我扯下去，且打他一頓。白猿用雙手扯着鬼谷子的袖道：打我不得。王禪道：好胡說，貧道打你不得。我打你個藏物賴人，正吵鬧間，驚動後洞裏的

王敖走了出來，說道：兄弟與白猿扯手牽衣的，作甚麼？王禪道：只因始皇併吞六國，困了燕邦，孫臏的父兄姪女，俱喪在王剪之手，孫臏就一怒下山，與他父兄報仇，用火攻陣，大破秦兵，黃叔陽請了萬花山的魏天民下山相助，擺了一座金沙誅仙陣，那孽障不知利害，闖進陣中，被金沙打住，只在早晚喪命，燕昭王寫哀表，差遣白猿前來求救於我，我恐墜落紅塵，犯了殺戒，所以不肯下山。誰知白猿詭計，將表文藏了，反向我撒賴。王敖道：此乃天數已定，我們難逃殺戒，又况孫臏與我弟兄有師生之情，我們不下山，白猿如何去得？別洞請仙若請了別仙下山，破了陣，救了孫臏，我弟兄豈不被人恥笑？白猿聞言，便鬆手，向王敖跪倒叩頭道：二祖師言之有理，祖師若不搭救於他，誰肯搭救他？王禪聽得兄弟之言有理，便嘆了一口氣道：也是命中所招，我們同去走走，便能吩咐童子看守洞門，兄弟二人與白猿出了洞，跨上脚力，白猿後面跟着齊駕祥雲，望燕邦而來，不半刻早到了，收雲撥霧，墜將下來。白猿便當先進營報與昭王，衆將知道，說孫三哥師父到了。昭王聞言大喜，從天降福，忙叫文武百官出迎。王家兄弟就下了坐騎，燕昭王忙欠背躬身道：早知二位祖師前來，小王該遠遠迎接，今乃來遲，望乞恕罪。王家兄弟連稱不敢當，遂一同進了黃羅寶帳，敝禮已畢。王禪就先開言說道：貧道等既入道流，不應染紅塵，只因白猿負聖主的哀表，來到荒山，被風吹去，不知去向，故特同白猿到來，見獨祈聖上另寫過表文，與白猿好往別處請仙，不至於有誤。昭王聞言道：非也，表文是一節小事，小王有一言稟告二位仙長。孫亞父乃二位先長之徒，自古師徒如父子，今亞父有難，困在金沙誅仙陣中，袖手待死，即如白猿仙長只有一拜之情，也下山搭救，何況二位祖師，豈忍坐視不救之理？倘亞父在陣內有三長兩短，二位祖師不到此地，便罷，既已至此，看死而不救，倘或日後，豈不被人恥笑？小王此言，有冲二位祖師，乞祖師明心道察，若肯相助，則恩有三重，一則救燕兵百萬生靈，二則洩孫門之恨，三則完師徒之情。說罷，淚流滿面，遂朝上叩頭跪下。王禪兄弟連忙還禮道：貧道弟兄，有何德能，敢受此重禮？有話慢慢商議，不必傷感。王敖便對王禪道：兄弟，我想孫臏受困陣中，命在旦夕，倘有疏

虞我二弟兄顏面無光。且賢王是千乘之尊，下此重禮，與我等哀求，就將這神仙不做。與魏天民見過雌雄如何？王禪道：此事非同小可，那金砂是佛門之寶，我等如何破得？白猿道：二位祖師不必煩難，此陣弟子粗曉一二。王敖道：你知陣麼？你可細細說來，我們方有主意。白猿道：弟子雖然明白陣中安設，却不會破得此陣，共有四門，門上俱有一件法寶鎮守，一時難以打破，必須要請掌教下山，用拘仙牌去請幾位仙長，自然破得，只怕掌教不肯下山。王敖道：要請掌教不難，在我身上，快些虔心另寫一道哀表，待我兄弟二人親去拜請。昭王即忙修了表文，遞與二位祖師看過，二位仙長即命白猿背了辭別昭王，出了黃羅寶帳，說一聲賢王請少坐，我等去也。兄弟跨上脚力，白猿背表隨定，一齊駕起祥雲，半時間白鶴已在目前，便一齊按落雲頭，也不暇觀看山景，一直飛奔洞門，只見白鶴童子手提一筐靈芝，引着梅花鹿，從山灣裏過來。王敖上前叫一聲我的賢師弟，請了祖師可在洞中麼？白鶴童子抬頭一看，認得是王家兄弟，與白猿小仙，便笑嘻嘻問道：三位到此何事？王禪道：我們來拜見祖師，煩勞通報一聲。白鶴童子道：好來得湊巧，祖師正在要往崑崙山下棋，想必就要出洞去了。一言未盡，只見聽洞門響處，一對童子引路，後面南極老祖，手執如意，也出洞來。王家兄弟搶行兩步，雙膝跪下，口尊祖師老爺。弟子王禪王敖，願老祖聖壽無疆。南極子停住了脚，見王家兄弟後面跪着，白猿背上背着一道表文，不知何故，便問爾等不在洞中修鍊，到此何事？王禪叩頭，把孫臏在易州遭難之話，即說了一遍。又道：白猿背的是燕王的哀表，南極子微笑道：此次不比得黃叔陽了。王剪是奉天差遣，併吞六國的，殺死孫門四口，也是天數。孫臏這孽障，敢下山扭天行事，惟是上天造定魏天民等，應死於五雷之下，貧道也難免要惹紅塵，爾等起來，白猿便除下表章，進上南極老祖，看了一遍，叫白鶴童子收了，藏在洞中，又叫他取了幾件法寶來，白鶴童子領命，送表文進洞內，攜了那寶貝出來，雙手遞與老祖。老祖便叫白鶴童子，可跟我走走。白鶴童子聞言，把袖子一抖，現了原形，老祖跨上仙鶴，吩咐童子看守洞門，遂搖展祥雲，起在空中，王家兄弟白猿也縱金光，不多時早到易州的。

大營，燕昭王蒯文通等，正在營中盼望，忽聽見半空中鶴聲嘹唳，蒯文通就知道是掌教祖師來了，忙尊聲我主萬千之喜，空中仙鶴長鳴，是掌教祖師到了。我君臣們快點香燭，出去迎接。昭王聞言，喜之大勝，傳旨快排香案，親自舉香出營迎接。只見空中瑞氣盤旋，彩雲燦爛，祥光之中，南極老祖跨着仙鶴，王禪等在後跟隨，一聲響亮，齊落下來。昭王一見，搶行幾步，拖地卑躬道：早知掌教祖師，仙駕前來，小王等叩頭迎接。南極忙頂禮相還，便道：貧道受當不起，遂拱手同進。了黃羅寶帳，送南極子升了寶帳，率領眾文武行了禮。然後昭王坐下，其餘侍立。昭王傳旨擺宴，南極子道：賢王多謝了。我出家人，不敢多擾，說猶未盡，當駕官排上筵來。只見雖無火棗與交梨，也盡人間妙品。南極子一見，說道：賢王，貧道已心領了，可撤下去，與眾文武罷。昭王見南極子不沾人間煙火，也不敢強，遂傳旨撤下，便起身說道：小王的哀表，叩請祖師下山，非爲別事，只因秦邦併吞六國，孫門父子陣亡，孫贖下山，要報父兄之仇，誰知秦營請了一個道者魏天民，擺下一個五行誅仙陣，將亞父困住，已經三日，存亡未知，望乞祖師大發慈悲，一來解一解倒懸之苦，二來救一救父兄之難。小王削骨難忘，感恩不盡，說罷，一撩袍服，就要跪下。南極子一見，快用手相扶道：賢王且請安坐，我出家人不下山，既今就下山，豈肯袖手旁觀？如今先要見一見他的陣勢如何？才好調遣羣仙來破，必然救出孫贖。昭王聞言，心中喜不自勝，全仗祖師法力。南極子便叫聲白猿，你如今隨出家人前去觀陣。王禪兄弟在後相陪，賢王略坐，出家人不過片時回營，不必遠送。遂與白猿也隨步出營門，跨上仙鶴而去。白猿也隨後駕雲，往東角上來。此時天已黃昏，只見四門旂幟之上，盡掛燈燭，巡營的鑼聲振耳，鎗刀劍戟如林。這就是誅仙陣，老祖忙用金光把法身遮儘，因各門上有神將把守，恐防走漏了風聲，故用金光掩住了法體，然後睜開慧眼一看，只見：

四門之上長愁雲，各掛仙家奧妙真，本命星辰藏寶盒，金沙坑內陷孫贖。

老祖看罷，連連低頭嗟嘆道：孽障今埋在金沙裏頭，也是你自招自受，硬叫聲白猿，你快暗暗進陣中到法臺

上，先將裝仙盒盜來要緊。白猿聞言，一縱金光，便進陣中，諸神見他印堂上有王母六字真言，不敢攔阻他，竟上法台來，看見裝仙盒上，又有三道靈符封定，又有太白金星在旁守住，白猿不敢亂動，轉身下台，縱金光出了陣中，稟明了南極子。南極子道：「既然如此，且回營中，再作道理。」於是撥轉雲頭，回到營中，收住雲霧，落了下來。軍士看了，忙進內報知昭王等，領衆出來迎接，進了寶帳坐下。昭王便問掌教祖師魏陣如何。南極子道：「此陣到也利害，皆是孫贖在前結下之仇，因在齊破了王叔陽，擺下的陰魂陣，他開齋破戒，被山人杖打八十，打落人身，今番此陣，乃黃叔陽請魏天民擺的，以報兄長之仇。這誅仙陣，雖有法寶神將把守，到也容易，只有金砂乃佛門至寶，到有些難處。出家人少不得要請別山洞府，有能的真仙，同着商議，再破此陣不遲。說罷，就叫速取過文房四寶來，親自寫了那請仙的柬帖二道，交與白猿道：「一帖你可先到鐵叉山八寶雲光洞李真人那裏，一柬帖可到玲瓏山窟窿洞請土真人白猿，接了柬帖出營，忙縱金光去了。又叫白鶴童子領了拘仙牌，到二龍山赤松洞，黃石公速到易州商議破陣之事，不可有誤。白鶴童子答應一聲，接了拘仙牌，出了營門，就將拘仙牌懸在空中，兩袖一抖，化爲白鶴，騰空而起，一時無影無蹤。花開兩朵，各樣一枝，單道白猿領了請仙的帖，飛奔鐵叉山來，不一時已到鐵叉山了。這鐵叉山的山景，與別的山景大不相同。白猿也無心賞玩，飛奔洞口而來。只見洞門緊閉，在外連忙叩門，有守門童子，隔門問道：「是那仙長到此何事？」白猿道：「借仗仙童，與我通報一聲，說雁愁潤白猿奉掌教南極老祖的柬帖，前來奉請。」童兒聞言，把洞門開了，看見果是白猿，便笑道：「白猿仙，來得不湊巧了。家祖師往玲瓏山窟窿洞，土祖師處談道去了。白猿大喜道：「我也要往窟窿洞那裏去，請土祖師，你可關門，我去也。」忙展金光，飛奔玲瓏山而來，落下雲頭，只見洞門大開，裏頭出來一個童子，手提花籃往外走。白猿便叫一聲：「仙童何往？」那仙童聽見有人叫他，抬頭一看，認得是白猿，便道：「仙兄，你無事不到此呀？」白猿道：「你祖師可在洞？」童兒道：「在與長眉老祖師在洞中講道。」白猿道：「煩你通報一聲，說我白猿奉掌教南極老祖的柬帖，要有緊急之事，面講。」童兒聞

言忙進洞中，上三清殿稟道：洞外有雁愁調的白猿仙，說奉南極祖師柬帖前來，有要事面講。祖師笑對長眉道：想必這老兒又有什麼破陣救苦兵事來請我們了。長眉老祖道：且叫白猿進來便知分曉。童兒聞言把白猿引進內來，白猿看見二位祖師俱在一處，把柬帖一齊遞了去。二位起身接了，白猿才跪下叩頭道：弟子叩見祖師二位，祖師吩咐起來。然起拆開柬帖一看，長眉老祖便道：掌教這心也軟，孫臏既然不退凡心，有難應該他受，爲何又來叫我們？土祖師道：道兄豈不知道孫臏的難星未滿，殺劫未完，況他有父兄冤仇，爲何不報？始皇與兵，那是奉千佛牒文玉帝勅旨，雖是正理，我想黃叔陽魏天民兩個妖道擺下惡陣困住孫臏，也不過始皇功德高福大，難道就不知掌教的利害，論理我們不該下山，一則恐礙了掌教的臉，二則孫臏有滿門之冤，三則兩個妖道藐視清規，少不得我們要下山去走走。吩咐童兒快進後洞，取我的幾件寶貝出來。看官你猜這個土祖師是那一位呢？他乃是夾彪山飛龍洞懼留孫老祖，首先與周滅紂時，被七星殺張奎斬死的土行孫曾封爲土府星君之職，也不受官土，取回山來。他師父懼留孫因見只有這一位徒弟不忍叫他在天上居職，遂奏准玉帝帶土行孫回山，這懼留孫的道法無邊，就用水火煉成九轉元丹法，把個土行孫煉成人形，又在玲瓏山窟窿洞修煉，整整修了八百年，道法比前更加了不得。閒話休表，書歸正傳，且說童兒進後洞，取了幾件寶貝出來，遞與土真人修好了。長眉李祖師笑道：我也不回山取寶貝了。諒這魏天民等有多大本領，我就同你從此去罷。三人出了窟窿洞，上行孫吩咐童兒看守洞門，三人來至崖前，土行孫道：二位是往雲端裏去的，我與你們不同路，只怕我比你們到得還快些。三人談論一番，拱一拱手，說聲請了，扭身子一扭，早已不見了。李長眉與白猿忙駕祥雲飛奔燕山而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土仙二進金沙坑 白猿三盜裝仙盒

話說白鶴童子領掌教的拘仙牌，來至二龍山，赤仙洞口。高聲大叫，洞裏有人麼？守門的童子聽見，問是那方來的仙客，到此何幹？白鶴童子說道：我奉掌教祖師之命，有拘仙牌到此，快些開門。童兒便道：略亭片時，待我稟過祖師，好出來迎接。遂跑至三清殿，稟道：今有白鶴童子，在洞外稱有掌教的老祖師，拘仙牌到了。黃石公聽見，即忙出來迎接，到了牌前，打一個稽首道：弟子願掌教祖師聖壽無疆。然後接了過來，雙手高擎，捧上三清殿，放在當中。白鶴童子上來，見過了禮。黃石公便問道：不知掌教的拘仙牌到來，所爲何事？白鶴童子便把南極子要救孫臍，特遣道友下山，洞破誅仙陣的話說了一遍。黃石公聽畢，說左右爲難，欲待下山，恐染紅塵，誤起凡心，欲不下山，又難於推却，無奈何取了幾件寶貝，帶在身旁，遂吩咐童兒添香換水，緊守洞門。然後與白鶴童子出離赤松洞來，黃石公上了金毛吼，搖展金光，起在空中。白鶴童子從金光亦起，齊上雲端，飛奔燕邦而來。那吃半盞茶時，已到了燕營，按雲落下。兵士見得明白，忙報進了大帳。昭王拱手問道：老祖白鶴仙童同來的，是那一位真人？南極子道：二龍山路近，必是赤松子來了。燕昭王聞聽，忙領百官出營迎接。黃石公進了大帳，參謁了南極子，正談講誅仙陣的兇惡，忽然地上鑽出一個人來，身穿八卦團金線花道袍，足踏無憂履，面如黃丹，一部虬鬚，鼓掌大笑道：師叔，你是八寶金身，不怕染紅塵殺氣的南極子觀之，乃土行孫也。南極道：貧道不肯獨惹殺氣，故此拖累你們幾位土行孫，遂即忙上前拜見了南極，又與王禪等稽首過了。使問道：李仙長，還未曾到麼？南極道：尚未曾來呢。一言未盡，李長眉與白猿已進帳來，衆家仙長重新見禮坐下。燕昭王就傳旨，排上素筵，與衆位仙長接風。衆仙長不過心領而已。一時宴罷席散，南極開言說道：今日賢王邀請衆位到此，只因孫臍這孽障，五難未滿，又遭災殃，今被魏天民困在陣中，他久後有天仙之位，我南極既然掌教，豈肯束手旁觀，因此我出家人才下山來。昨晚同白猿暗暗的看過陣勢，觀了氣數，魏天民等殺害生靈，擺下此陣，俱有一雷之苦，四門的法寶，雖然易破，惟有金砂乃佛門至寶，到有些費手。那一位真人肯不辭勞苦，到西方極樂世界，求如來佛祖討盃鉢，將金

砂收去，再破此陣，易如反掌了。白猿聞言，上前跪下道：「弟子願往西方拜求佛祖一遭。」南極大喜道：「爾既然要去，到過使得，遂請昭王修下文，叫白猿上西方見佛。」白猿忙背起表文，別了衆仙，駕起金光，竟奔西天而來。那也是一個時辰，早望見靈山不遠，遂落下來，只見好一個雷音寶刹，怎見得有時爲證：

梵王宮殿放金光，紫玉琉璃琥珀裝，寶殿巍巍高萬丈，佛門廣大遠洪荒。

白猿走至山門，見了守門的金剛，上前打個稽首，說明了來歷。金剛就吩咐他在此等候聽宣，去不多時，出來叫聲白猿，隨我這裏來。白猿聞言，便跟定金剛進了山門，到大雄寶殿，只見祥光繚繞，瑞氣千條，忙忙上拳膝跪下。尊聲我佛世尊，弟子白猿叩參法駕。如來便問南極仙翁，差你到此何事。白猿把始皇情由細說，上把哀表解了下來，高手擎道：我佛看了哀表，便知詳細。就有痾難尊者接了過來，布在香案上，如來因慧目一觀，即使合道善哉。秦始皇併吞六國，乃是天運循環，況且有我西方牒文玉帝敕旨，孫臏豈有不知何苦屢染紅塵，自招其禍。待我看他的大數如何，遂入定了半刻未來之事，俱已明白。對白猿道：你回去拜拜南極仙翁，說孫臏雖然命中有救，但他難期未滿，難以出陣，且我佛門之寶，不肯輕易與人，待等五日之內，差護法伽藍前來東土，收回金砂便了。白猿聞言，五體皆空，叩謝了佛主，出了雷音寺，駕起金光。俄頃之間，回到易州進營，見了南極，將如來之言說了一遍。衆仙各大喜。南極聞言，說道：孫臏困在陣中，今已經四日，雖然破陣容易，但須早一日，想他在金砂陣中，非同小可，不如送粒金丹與他，方保無害。叫聲土真人，這一差必須要你走走，遂取出一粒丹來，交與土行孫接來，只見他說聲慢坐，就兩脚一蹶，蹤跡全無，合營大小將官，無不駭懼。土行孫分開黃土，如箭一般，竟奔誅仙坑而來。指望送丹探聽虛實，往前正走之間，不曾提防，碰了個頭，翻後一仰，睜開仙眼，細看一回，四面如金壁一般，週圍走了一遍，尋不出個門路進去，心下爲難。低頭想了一想，道：「莫要就誤了工夫，且回營去，再作道理。」復回原路，鑽將出來，進了營門，到黃羅帳下，南極一見，便問道：「凶吉？」土行孫道：「不中用，那坑內週圍都是金砂，把住。」

難以進去。南極聞言正在心下躊躇，土行孫道：師叔不必爲難，待弟子回飛龍洞裏去走走，必然有法，進得此坑。南極聞言大喜，便囑土行孫速去速回。土行孫說聲放心，復噴入地下，即飛奔去飛龍洞，不多時早到了洞口。出了土來，上前敲門，叫聲師弟快些開門，我來了。只見童兒開門，雙手提着瓢兒，對面一看，笑道：師兄你真來了，師父在殿上叫我開門取水，說有師兄來了，如今果然不錯。土行孫不暇回言，跑上大殿，在老祖面前跪下，口尊老師，弟子叩首。那懼留孫、老祖乃三皇之上得道的法力無邊，心動便知來意，與南極同是元始天尊弟子。這老祖在座上笑道：土行孫你不在洞裏潛修，又下山替人家效力，你的來意，我已知道，便喚童兒在後洞石匣裏取一道符來。童子領令，取出一道靈符。那老祖遞與土行孫道：你將這道符頂在頭上，并教四字真言，就可能進得金砂了。土行孫叩頭一一教畢，忙辭出洞入地飛行，回至燕營，頓起身來，見了南極等，把師父贈符教呪的話說了一遍。南極子復遞仙丹與他，接了土行孫，遂頂了靈符，復由地道，直至金砂邊，念了四字真言，一挺身，好像黃龍入洞一般，就拋了進去。閉了二目，定一定神，睜眼一看，見孫臧在坑當中，眼觀鼻，鼻觀口，口觀心，入定打坐。土行孫走到眼前，叫聲了一真人，孫臧正要養氣定神，聽見有人叫他，睜眼一看，認得土真人，慌忙起身，點頭稽首道：老祖今從地中何往？土行孫笑道：你不知麼？掌教祖師與你師父師叔，衆家仙翁俱來相助着，我先進坑來，送一粒金丹與你，保住身體，我們大衆好在外邊打陣。孫臧聞言，把頭點三點，當着叩頭，兩眼流淚道：我孫臧每逢危難，多蒙掌教祖師施恩搭救，感戴非淺。老祖你這一回營說孫臧在金砂中頂禮叩頭，并拜上衆仙祖，與我家師父師叔，我孫臧若出了陣，就奉我父兄之靈，上高山埋葬了却大事，再回天台，斷不入紅塵了。土行孫聽罷，道：伯齡，你耐心坐坐，我也去也。孫臧忙止住道：老祖且慢，孫臧還有一言，老祖若一回營，可對掌教南極說知，法台上一個裝仙盒，裝住弟子本命星，求掌教先差白猿盜了此盒，使弟子的本命歸位，縱然遲早破陣，我孫臧的性命就不怕了。土行孫道：你且可放心，我回去就依你之言，告訴掌教知道便了。你且慢坐，一聲大响，透出金砂，分開。

士飛奔燕營，至帳中間，冒出土來。南極子一見，便問孫臏的性命如何？土行孫道：「坑中金砂雖然利害，孫臏的性命無妨，又把孫臏囑付之言說了一遍。」南極子點頭嘆道：「也使得，便叫白猿過來，你可立刻進陣，先盜那裝仙盒。要緊，猿仙領命，才待要走，猛然想起母親之言，說道：『祖師前者弟子頭一次進陣，因為有太白金星看守，裝仙盒難以下手，今番進陣，必須要職帽扇，賜與弟子，拿去扇退金星，方能將此盒盜出。』」南極子將職帽扇遞與白猿，白猿雙手接過，出了營門，腳踢祥光，進了陣內，竟撲法台前，手舉寶扇，照着太白金星呼呼的連扇三扇，金星往後退了數退。白猿便飛身上台，竟撲裝仙盒，寫了老君敕令六字，指望揭開盒蓋，那裏能殼，猶如生根的一般，心下着急，一隱身形，往台下就走。想道：「這裝仙盒，定有甚麼鎮守，不然寫了寶篆，何以還揭不開？欲再上台去看個明白，怎奈太白金星復歸本位，心裏不好意思再去扇，便又恐洩漏機關，只得復回營中，將前事說了一遍。」南極子道：「豈有此事？這古怪王鬼谷，你與出家人，算算看何故？」王禪尊命，便屈指一算，說道：「因上面又有金蓋住，故而不能開。但今日若秦皇進陣，開着裝仙盒，孫臏本命應當歸位，此乃大喜之兆。」南極子聞言，便道：「有了，須得如此，遂叫白猿附耳低言，說了幾句。」猿仙接了法寶，翻身出營去了。南極子又叫蒯文通上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蒯文通應聲，弟子知道，忙下大帳，回至自己營中，傳令打起將鼓，各中軍聞言，把聚將鼓打將起來，合營軍官俱各披掛，齊進帳中。兩旁侍立，蒯文通升了座，衆將上前拱手打躬道：「口稱師兄，打聚將鼓升帳，有何軍情？」文通拱手道：「吾奉掌教祖師鈞旨，衆將軍聽點，衆將聞言，便兩邊站立。」文通高叫：「孫將軍，你領兵馬五百，往正東上離王剪營盤五里路屯兵。但看見陣中金光一起，速奔秦營，虛張聲勢，切不可擅進，誅仙陣內，只聽不陣鳴金，即要收兵，不可有誤。」孫燕領令去了。又命展得能領兵五百，至秦營外南邊屯劄，見金光便進，聽鳴金便退，不得貪功，殺進外攻，打不許進去聽鳴金收兵。又命展得勝帶兵五百，假襲秦陣北營，見金光便進，聽鳴金便退，不得貪功，殺進秦陣。又叫解信帶兵五百，前去攻打西營，也見金光，便虛張聲勢，聽鳴金就收兵。三將俱各領令出營，帶領人馬。

各自去了不提。且說魏天民，只於子午二時進陣，用金砂祭打孫臧，餘時則在營中，伴始皇語笑閒談。那日始皇忽問道：仙長孫臧困在陣中已四日了，不知他氣斷身死否？魏天民道：孫臧之魂，現已裝在寶盒，不過七日，本命星以滅，不出明日，必死於金砂之中。始皇道：孤聞孫臧是個大羅神仙，神通廣大，今不能脫出金砂，不知金砂的土山怎樣，孤欲進陣看看，不知使得否？魏天民道：秦皇進陣一看，好顯他的手段，遂滿口應承道：貧道保駕同去，那有去不得之理？始皇大喜，傳旨備馬過來，也不帶領文武，傳諭大小將官，緊守營盤，遂跨上雕鞍。魏天民也跨上梅花鹿，二人出離大營，望着誅仙陣的東門而來，駕至外圍，王剪出營迎接，始皇傳旨，殿西侯不消保駕，各守汛地要緊，遂過了營盤。魏天民把梅花鹿一伸，同始皇進了誅仙陣門，始皇舉目一看，只見四方八面，陰風颼颼，冷氣森森，往上望去，忽見祥雲繚繞，瑞氣千條，中央一座法台，上面插着紙旛飄蕩，數十名軍士，叫着孫臧之名，二人不覺來至台下，天民便讓始皇先上台，逐一齊下了脚力，上了法台。始皇一見裝仙盒，就問此盒做何用？魏天民道：內有泥塑的孫臧，就是孫臧的本命星，附在裏面了。始皇道：孤當鑒看鑒看，看是如何？魏天民聞言，念了真言，拿起金砂，揭開太山符，把盒蓋揭起。始皇近前仔細一看，原來是三寸大小的一個泥人，與孫臧相貌無二，頂門上隱隱放光。魏天民一見，心下大驚，暗想道：好利害的別夫，莫不是你在此坑中，又弄甚麼元虛？且不表。魏天民着驚，且說白猿領了南極的言語，來至法台上，隱着身形，看的明白，一見魏天民揭開了裝仙盒蓋，忙將壽星的太極圖一展，滴溜溜金光騰空，如一股烈火冲天，燕營四將在陣外望見金光一起，便一齊炮響催兵，搖旗吶喊，飛奔秦營而來。始皇聽見陣外砲響，振天喊聲不絕，心下着驚，道不好了，燕兵前來攻陣，去罷。魏天民沒了主意，忙蓋上盒蓋，不暇封盒，念咒保着始皇下了法台。白猿一見，滿心歡喜，忙上前退了金星，寫了一老君敕令，速開「六字」把盒蓋揭開，將泥孫臧輕輕取了出來，放在懷中，拔根毫毛放在盒中，吹口仙氣，變作那泥塑的孫臧，忙跳下法台，往東南走了七步丁字，着脚八字站住，忙把穩心真言念了一遍，穩着了本命星，將泥像

捲在太極圖內，復又翻身，駕雲回營不提。且說燕營四將在陣外催兵，一齊吶喊，擂鼓搖旂，便來冲躡秦營。秦國的衆將，忙領兵出來迎敵，燕兵却不敢前進，只在遠遠的放箭射。秦師使用擋箭牌遮住，也叫弓箭手對射。此時白猿已進了大帳，把泥塑的孫臏交與南極。南極接來，念了真言，用手在泥像頭頂上拍，喝道：星官還不歸位，更待何時？那泥像的頂門上，就起一股亮光，冲天而去。南極就吩咐白猿出陣，鳴金收兵。燕國人馬聽見營門鳴金，便一齊止了吶喊。大將在後，霎時一對對退回大營。燕昭王見白猿盜了裝仙盒，放下一半心，便對南極道：掌教老祖，裝仙盒已得，如何打得破陣？南極子道：且慢破陣，還要尋四件寶物，然後才能破得此陣。蒯文通正帶領四將上帳，令南極子道：諸位將軍莫辭勞苦，出家人還有東帖三道，二位展將軍與解將軍各帶東帖一道，各分頭出營五里，方許開看。按東帖言詞行事，不得有誤。三將接了東帖，各自去了。南極子又用東帖，叫一聲蒯文通，你把兵印與孫燕代理，你可領這東帖，貧道贈你神行符一張，貼在腿上，趕到韓國時，方許開看。依東帖取物，不得有誤。蒯文通忙領了神符東帖，貼上神符，就如飛一般往韓國去了。長眉老祖便對南極仙翁道：掌教老祖，貧道想魏天民等，俱屬教下，何不用拘仙牌拘了他們來，叫他們撒陣，豈不是好？南極子道：我豈不知，只因前七國時，破陰魂陣，打了黃伯陽，各洞皆知，若拘他們不來，豈不被人恥笑？衆仙聞言，俱各默言不語。時已掌燈時候，不提衆仙在燕營打坐。且說魏天民保着始皇出陣，回營時，燕兵早已盡退，忙進陣上法台，打開那裝仙盒一看，見孫臏的泥身頂上無光，心中大喜，忙用符篆貼上，蓋好，他那白猿弄的元虛，只待黃昏，便往法台上打坐。單等子時，好用金砂再打孫臏，忽抬頭一看，見陣外紅光觸天，心中大疑，忙下法台，至陣外舉目觀看燕營，只見燕營中有五六股亮光冲天，順着光往天上一看，只見孫臏的本命星在天河邊，光彩異常，心中大驚，忙屈指一算，已知就裏，叫聲不好。南極子下山來了，心中又氣又怕，忙進陣去，請了秦朱金黃四位道者，上至法台，議作秦陣兵機，說道：列位道友，不好了，朝仙洞掌教老祖下山來，救孫臏，我們須要小心，衆仙聞聽吃驚，道：何以見得？

魏天民道：「列位，你看燕營祥光觸天，天河邊那一個，不是別夫的本命星麼？我先時指指，算得是南極差雁愁潤白猿盜了去的，他雖然會盜，我也會拘待我，再拘了來，看他怎麼樣再盜了去。」四人一望，燕營上祥光飄渺，瑞氣千條，知是掌教在此，一個個大驚道：「師兄掌教下山，此陣料難保守，如何是好？」魏天民道：「一不做，二不休，以等把這神仙與他拚了，掌教雖然神通廣大，不能扭天而行，四人道：「雖說如此，但我等法力，如何是他對手？」天民道：「自有道理，你們各守汛地，須要小心，四人去了。」魏天民上了法台，口中言雖如此，心中到底害怕，意欲撤陣放出孫贖，於心不甘，欲要與南極抗衝，自量非他敵手，左思右想，進退兩難，便把心一橫，長嘆一聲道：「不料數百年修行，今日一旦，付之漢水，便發了狠，把金砂連來打孫贖，不知孫贖性命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二十回 南極大破誅仙陣 海潮怒授攢天箭

話說魏天民知南極子下山，雖仗着金砂，到底心中害怕，暗想此陣中之勢，已經困治孫贖，必須再請神將把守，庶保無虞。遂披髮仗劍，化符念呪，又請了雷部四將，正一伏虎元邱二郎神諸神聖下降，安排在四門協助，小心看守不提。且說蒯文通領了南極的法旨，作起神行法，那消三個時辰，早到韓國，進了邯鄲，打開東帖觀，看上寫着速往王孫府裏，取落產草勿誤。蒯文通看罷，在路上問明了韓王府居在何處，便飛奔府門，把來歷說明家將忙進去通報，韓王孫聞聽是燕國來的，不敢怠慢，忙整衣出迎，進了大堂坐下。韓王孫先開言問道：「大夫到此有何貴幹？」蒯文通道：「賢王孫府上，可添王子否？」韓王孫吃驚道：「大夫何以得知？」賤姬恰於前日添得一子，今方兩日了。蒯文通聞言大喜道：「不才到府，正要求取摯公子落胎之草。」韓王孫便問：「要來何用？」蒯文通就把掌教祖師差來取落胎草，以破金砂陣的話細說一遍。王孫聞言忙叫家丁進內，取了出來，用布袋裝好，送與蒯文通。文通接了，即時拜辭了韓王孫，奔出邯鄲城，作起神行法，回營繳令不提。且說解信單人獨馬繞過秦營，飛奔大

路而來，正正跑了五十里，然後勒住了馬，把柬帖打開一看。帖上寫着速取八敗專軍首級，八個大字。心下爲難道：「我又不知那八敗將軍，叫我到那裏去尋呢？」遂勒着馬，慢慢的走，進了一所村中，只見無數鄉民圍住了一個大漢，亂罵亂嚷。有的說：「我們不許你開口說話。」有的說：「你若講着不利言語，我們就痛打你了。」那一個大漢，只是不理。解信見來得蹊蹺，便把馬拴在一顆樹下，上前分開衆人道：「你們圍着這個人，却作怎麼？」那大漢一見解信，便飛跑了，口中不住的喊道：「不好了，我的大難到了。」解信不知其故，便詳問鄉民。內有個老者道：「你有所不知，他是本鄉一位神祇，靈異非常，他說甚麼就應甚麼，每年必來我們村中走走，村中之人不敢待慢與他，立一座廟宇，年年來時，他說好話，就五穀豐登，若說壞話，年歲必由饑饉，惟是要他說好話，他必不依，須要打罵他，他才肯講好話呢。」解信聞言道：「有如此怪事，他的廟在那裏，叫甚麼名字？」老者道：「廟宇就在前面松林之中，他叫做八敗將軍。」解信聞言大喜，忙別了衆人，到樹下牽了馬，飛奔松林中而來。只見方才那個大漢，站在廟口，大叫齊國解信，你不必進來了，拿我頭去罷。你可對南極子說，叫你超度超度我就是了。說罷，進了廟去。解信一見，忙牽馬趕來，將近廟門口，只聽得這面一聲響，拋出一個血污人頭來。解信忙上前拈起，割一幅戰袍包了，飛身上馬，復回舊路，繞過秦營，來至路口，忽見展得能催馬往橫路而來，大叫解信，哥你的事體如何？解信說道：「得子賢弟，你展得能道也得了，小弟的柬帖，是叫我取潑婦血。哥呀，你想天下潑婦頗多，我到村中間問那家的婆娘，最得刁惡呀？」人家指引了我，我便說道：「奉燕昭王御旨，命我來誅的，以警衆人，就不分皂白，我把這婦人殺了，用瓶裝了他的血回來。哥呀，你的却是甚麼？」解信道：「我的似乎難些了，只是也得了，便把殺八敗將軍的話說了一遍。」二人大喜，並馬回營，繳令，不在言表。單表展得信領了南極子柬帖出營，向西走了五十里，打開柬帖一看，原來是叫他要毒女心。心中想道：「這道士到有些費手，我知那個是毒女，又不寫明在於何處，叫我到那裏去尋？」一面勒馬，一面暗想，猛抬頭見一所大庵，觀口中覺得渴了，便下馬尋個所在，把馬牽好了，然後打了半晌，門開處。

走出一個女道士來。說道：將軍到小庵有何盛事？展得勝道：因公差過此，欲借口甘露解渴，不知可否？道姑說道：出家人以方便爲本，將軍請至裏面客堂略坐，展得勝聞言便進了庵門。道姑在前引路，曲曲灣灣的進了客堂坐下，也是幽雅淨潔。道姑便向內叫道：毒女有客來了，可捧茶出來。展得勝聞言吃了一驚，不料果有此人，暗付：只是如何動得手？想了一想，便記上心頭，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女子來，怎見得？

形容消瘦骨如柴，滿面鵝皮削兩腮，白髮如絲年六十，黃花猶是抱情胎。

原來是一個老女子，捧出茶來遞與展得勝得接了，便問道：道姑師父，這位令徒因甚取個毒女之名？道姑答道：將軍有所不知，他今年六十八歲了，還是個閨女，只因他守了五六個望門寡，父母又早亡過了，且他爲人性狠，凡事俱要爭強的，有人能幹過他的，他便要起妬意，故此人人叫他做毒女。如今老了，手上積攢些財帛，想個藏身之所，以免人家害他，遂拜小道爲師。展得勝道：原來如此，請問師父觀中可有非否？吾欲汲桶水飲馬。道姑道：有就在後院。展得勝便喜，取煩這位毒女引路罷。道姑聞言就命毒女帶將軍到後院中去，將近井邊，展得勝暗暗拔劍在手，出其不意，一劍砍翻，上前把衣服剝開，用劍開了胸膛，取了心肝，使用手把血在壁上寫道：「齊將展得勝，奉燕昭王御旨來取毒女心，以作鎮物，如有藉死生端者，庵主可扭往易州控告，自然無事。」寫罷，用戰袍將毒女心包了，踰出後門攔牆飛奔前門，翻身上馬，加上兩鞭，如飛而去，不一時到了齊營繳令。此是四營俱已回來，南極叫孫燕上了他四人的功勞，吩咐俱暫回營歇息，明晨披掛上帳聽點，去打金砂陣。一個個聞言大喜，搓拳擦掌，下了大帳，各自準備歇息不提。到了次早，南極子與燕昭王升帳，衆將早已甲冑齊整，在兩旁伺候。南極子便喚蒯文通、孫燕、展得勝、宋龍、魏虎、解信、吳光等八人分爲四路，各帶兵一千去殺散金砂陣的外圍，貧道另差仙人相助，你等各帶鎮物，前往陣門聽仙人調度，不可有誤。八將領令出帳，挑兵飛奔秦營而去。南極子又命長眉老祖、鬼谷子、黃石公、王敖四人在八將之後相助，殺散秦兵，飛奔秦營而來，高聲大喊諸神

退位，吾奉南極之命，有鎮物打進陣來，恐有染諸神不便，後把鎮物打他進去，破四門之寶，用法擒拿他守陣的。道人到金砂坑，按四方站立，以防魏天明逃脫，候出家人進陣，一齊出力擒拿。又叫白猿用分身法，把陣內屈死陰魂趕出陣外，然後速上法台，擒拿魏天明，不可有誤。白猿應聲出營，駕雲去了。南極子又叫土行孫遣土真人，煩你先進，從地中到金砂坑內，保護孫臍，候如來收了金砂，便保孫臍出陣要緊。土行孫領了法旨，便先從地進了金砂坑，見了孫臍，把破陣的話說了一遍。孫臍聞言大喜，二人坐在坑中，等候佛力取了金砂，他二人便好出坑，共擒魏天明。暫且按下，先表蒯文通與孫燕先踞王剪的營盤。孫燕在前，蒯文通在後，發聲喊齊秦營。王剪忙領兵出迎，兩軍混戰，燕兵勇猛，秦兵殺得個哀聲不止，四下逃奔。王剪一見，忙敗下陣去，想用寶劍來殺孫燕。李長眉的梅花鹿，早已橫攔去路，見王剪要祭法寶，便把長眉一揚，眉梢中飛出兩個火毬，正中王剪的臉上，負痛而逃。王剪也不再戰，燕兵亦不追趕，待秦兵跑盡，然後扎下了大隊，以行秦兵來救。長眉老祖催鹿上前，蒯文通捧着落胎草，緊緊跟着，燕兵至陣門，長眉老祖朗聲高叫道：諸神將聽真！吾奉南極老祖法旨，帶有鎮物前來打陣，恐防污染諸神，祈早閃開爲便。衆神將聽兵聽有鎮物打來，恐防冲着法體，忙往兩邊一閃。長眉老祖一見，忙把鹿帶斜，蒯文通一步上前，兩手把落胎草拿定，使勁往陣中一撒，一聲響，陣門上誅仙劍落地，那蒯文通便與孫燕同守陣外。長眉老祖一催鹿，便走進了陣中。此時白猿用分身法，顯出金光，已把衆鬼魂趕出陣外。破太陽一照，入地三尺無影無蹤了。長眉老祖進了誅仙門正路，到金砂坑去，只見黃叔陽阻住，大喝道：李長眉休得逞能，有貧道在此。高舉茶條杖，照面打來。長眉老祖用劍架開，就手相還。二仙在陣內大戰，有十多回合。黃叔陽見佔不得便宜，忙取金磚在手，祭起空中，只見一塊五色光霞，照李長眉的頂門打來。長眉老祖一見，笑迫好妖道：你有多少法寶，只管祭來。遂把兩邊長眉，往上一揚，飛出兩個火毬，把那金磚托住。這火毬是他運鍊的三昧真火，霎時間把那金磚化得無影無蹤。李長眉復用劍往上一揮，向黃叔陽一指，只見兩個火毬，飛奔黃叔陽。

而來。黃叔陽看見破了法寶，正欲舉杖來戰，忽見火球奔到頂門，喊聲不好，忙側身躲避，肩背上已着兩下了，跌下鹿來，方欲要借土遁逃走，被李長眉一個掌心雷正中頂門，可憐一個真仙也難免一雷之苦，竟嗚呼哀哉了。長眉老祖收回火球，一縱梅花鹿，直奔金砂坑東方站立，按下不表。且說展得能宋龍二將來冲李實的營盤，黃石公的法力，把李實戰敗，趕盡秦兵，黃石公便命展得能捧定鎮物，齊到陣前。黃石公大叫諸神退位，有鎮物到了，若不退時，恐沾污法體，不能回天，休怪貧道言之不先也。神兵神將那一個不怕穢物，忙往兩邊一閃，展得能把人血取出，往陣內撥去，便叫大隊陣內一聲響，落魂旛墜下地來。黃石公一磕金毛吼，進了陷仙門，只見朱惠珍躍馬而來，大叫黃石公好生大膽，敢進吾陣，休想逃脫，貧道來也。舉劍直取老祖，老祖把手中劍急架相還，二人戰在一處，有十餘回合。黃石公暗取如意石在手，劈面打來。朱惠珍招架不住，正中太陽，跌下猛虎。黃石公催虎吼，上前一劍，却送性命，可憐。

百年道行今何在

鬼門關上嘆孤軍

黃石公劍刺了朱惠珍，一催金毛吼，便往金砂坑北方站立不提。且說王敖催動黑虎，帶領解信、吳光二將，來奪章邯的營盤。章邯領兵敵住，不數回合，被王敖祭起聚靈牌，照章邯背上打來，險些把章邯打於馬下，口噴鮮血，伏鞍而走。王敖也不追趕，就叫解信捧定穢物，上前大叫諸神退位，今有穢物打進來了，可速回避。衆神將聞得此言，便往兩邊一閃，解信便把人頭兩手高舉，拋將進去，奔回陣外。陣門上的金鐘沾了穢物，一聲響，登時墜地。王敖便進了斬仙門，只見金子陵攔住，大喊王敖休走，有貧道在此。王敖大笑道：你有多大的法力，也敢來擋我的去路？兩手掄斧來取子陵，二人在陣中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王敖大怒道：好妖道，敢與我以死相拚，忙伸手取出聚靈牌來，金子陵知大勢已去，又見王敖要祭法寶，知道利害，急忙翻身下鹿，借土遁而走。王敖也就催虎直到金砂坑西方，站立不提。且說展得勝、魏虎二將，把英布殺敗，趕散秦兵，破了外圍。王禪就吩咐展勝，隨

到門陣，大叫諸神讓路，有鎮物前來打陣了，衆神急忙閃開，展得勝吶喊一聲，把毒女心摺進陣去，一聲響，玉聲落地，展得勝奔回本陣，王禪便進了戮仙門，只見秦猛舉狼牙棒，把路攔住，二人遂動起手來，戰不數合，王禪就用掌心雷來打秦猛，秦猛知道利害，忙用金光，就起在空中，上衝南極子的雲頭，被白鶴童子一金如意，正中頂門，跌將下來，王禪再祭掌心雷，可憐秦猛泥丸宮中了一雷，頂門已塌，魂靈也找朱黃二道人去了。王禪便催鹿到金砂坑南方站住。此時四位仙長，俱已來齊，單待掌教祖師到來破陣。且說魏天民到法台上見四位道長，俱在法台前四方站住，急得他長嘆一聲道：罷了，今番吾命休矣，把牙一挫，忙伸手取了一粒金砂，意欲把四仙打下坑去，一抬頭，見白鶴童子與掌教老祖，從空而降。魏天民說聲不好，把手中那粒金砂，望空中打來。南極子見金砂來勢大，忙將峨嵋扇一搨，金砂不能近前，被扇風一鼓，往上而起。此時護伽藍領了如來佛旨，已在雲中等候，見金砂往上起來，忙把金鉢向下一吸，金砂進了鉢中。魏天民見金砂飛在空中，杳無蹤跡，心下大驚，把十五粒金砂一齊打出來。南極子見來得利害，把寶扇連搨三搨，金砂齊起空中，如一把黃傘，罩將下來。南極子道：好利害！仰面正欲用扇子往上搨去，忽見一片彩雲之中，現得護法伽藍，大叫南極仙翁，吾奉如來佛旨，前來收金砂了。只見他祭起金鉢來，把上下金砂一齊收了，即駕雲回西天而去。南極子見伽藍收回金砂，忙用峨嵋扇照天民一扇搨來，魏天民如何抵擋得住，叫聲不好，化陣金光，起在空中。南極子一見，忙伸左手一發掌心雷，把魏天民擊落地下，恰遇白猿上前，一劍了却性命。南極子便放掌心雷，驚動孫臍與土行孫在坑中，聽得迅雷連響，知道掌教已破陣，孫臍在內展動杏黃旗，南極子在法台上，又拿把峨嵋扇，把土山扇開，孫臍此日已見天日，忙跨了青牛，與土真人一躍，出了深坑。南極子竟與衆仙，忙念退神呪語，把天兵天將各送回位。然後吩咐軍士發起火來，把一座誅仙陣，登時燒盡，才一同回至燕營。孫臍忙上前拜謝南極子活命之恩，南極老祖便道：孫臍，你凡心未盡，屢戀紅塵，使出家人二次下山救你性命，從此以後，你若再遇難時，出家人必不下山救你了。說畢便

辭了燕昭王，出了齊營，與白鶴童子駕雲回去。孫臏又叩謝師父，師叔，與衆位真人，長眉老祖說道：「孫臏你速幹完了你的大事，也好回山，莫誤了你的工夫。」孫臏連聲答應。王禪也用手携着孫臏，道：「廣文可聽見掌教之言麼？你若再戀紅塵，招了災厄，休怪出家人心很不來救你。量我的法力，扭不得天過。」孫臏連忙跪下叩頭，道：「爲弟子連累祖師，三番兩次下山，弟子豈有不知？弟子若能埋葬了父兄的骸骨，再不敢犯清規，身染紅塵了。」衆仙齊道：「如此才是。」遂共辭了昭王，各自飄然回山而去。白猿也就此告辭。孫臏不覺垂淚道：「多得賢弟下山，請仙搭救爲兄，此恩此德，不知何日能得報。」白猿道：「三哥不必出此過言，惟是小弟如今回山，不知何日才得聚了，但願三哥諸事不可自仗其能，以免招禍要緊。」孫臏道：「賢弟的金石良言，愚兄謹遵，你回雁愁澗去，可代愚兄向伯母前問安。」白猿點頭垂淚，上前辭了昭王，又拜辭孫臏，道：「三哥重保孫臏，道賢弟放心，愚兄埋葬了父兄，就回天台山了。」二人手拉手，出了營門，洒淚而別。孫臏見白猿駕雲去，然後才進帳中。燕昭王就傳旨排宴上來，與亞父賀喜。且不表他君臣們慶賀樂飲，且說王剪等敗回陣來，擠破陣的原由，細說了一遍，把個秦始皇就嚇得面目失色。傳旨馬步三軍，快快拔營退兵，這個旨意一下，王剪又不敢攔阻，只得退了下來。傳旨三聲炮響，便一齊動手，拔了大營，連夜飛奔，望舊路上急去，有數百十里，然後扎下。藍旂來報說：「軍師現在營門外候旨。」始皇聞言，快傳旨宣他進來，不多時，金子陵進了大帳，朝上跪倒，口稱臣該萬死，敗兵辱國，祈我主寬恕。始王道：「軍師請起，便問魏真人說他的金砂，如此利害，如何被他的法力無邊，魏真人與臣等，如何是他的對手，可憐朱黃秦魏四位真人，俱死於非命，臣幸借土遁逃生。」始皇道：「如此看來，燕國的氣旺，尙不當滅，故此有仙人下山搭救，依孤想來，不如退兵回國，待時再動罷。」金子陵連連叩頭，道：「吾主且暫時忍耐，等臣今夜禱告天地，明早若無仙人來助，那時退兵不遲。」始皇無奈，只得准奏。傳旨三軍，且不必前進，候過明日，早晨再行。三軍領了旨意，便埋鍋造飯，且說金子陵等到三更時分，淨手焚香，向拘離國頂禮，暗暗祝告一番，然後進營安歇。且說海潮聖人，正坐雲光洞中，忽然一

陣心血來潮，掐指一算，就知來意。心中大怒道：南極子無禮，豈知孫臧扭天行事，還下山救他，你既助你教，難道我不助我的門人麼？我今再賜王剪一件寶貝，且看那個別夫，怎樣破得？遂叫銀蓮子過來，銀蓮子聞教，至八寶座前稽首道：祖師喚弟子，有何法旨？海潮聖人道：你師弟王剪，在秦國不能勝吾，金子陵邀魏天民下山，擺下金砂誅仙陣，把孫臧困在陣中，困得六日，被南極掌教下山，破了陣勢，救了孫臧。魏天民、黃秦、朱等四人，皆死於掌心雷之下。你師兄金子陵，如今在秦營中焚香求救。出家人想南極子下山搭救孫臧，是扭天而行，且明知金子陵王剪是我之徒，有意要難爲他，豈不是藐視於我了？今意欲命你下山，送件寶貝，與你師弟王剪，叫他作法行事，看那別夫怎樣抵擋。你隨出家人這裏來，遂下了寶座，同進了後殿。海潮聖人取下一個金盒子來，用手揭開裏面，裝着一根細細的尖物，色如檜木，不過六七寸長，交與銀蓮子道：賢弟，你可知這件寶貝之名麼？此寶名喚攢天箭，乃先天至寶。子午二時，祭起空中，雖千里之外，能穿大羅天仙的頂門，你可拿至秦營，交與王剪，叫他隔營祭起，自然能取孫臧之命。又把符篆呪語，教會了銀蓮子，使他到秦營中，交與王剪，急速回山，不可有誤。銀蓮子便忙拜辭了聖人，出了雲光洞，足駕祥雲，望易州而來。在人間而論，也要走上幾年，神仙那要半時，早已看見秦營，便將下來。走近秦營，用聲招呼道：守營的軍士，快報你家軍師，與殿西侯知道。說拘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的門徒，銀蓮子要見軍士聞言，不敢有慢，飛報進中軍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二十一回 中法寶孫臧喪命 見東帖毛遂下山

話說銀蓮子來至秦營，大呼道：小校快去通報你家軍師，說拘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的門徒，銀蓮子要見，軍士不敢怠慢，飛報進軍師營中。金子陵聞聽，喜從天降，忙與王剪出營，迎接至中軍帳坐下。金子陵道：師弟，此必有聖人的法旨。銀蓮子聞言，便立起來道：奉聖人法旨，有寶賜與王剪師弟，便把攢天箭取出，兩手高捧，交與王

剪王剪接了朝東拜了四拜，然後起來。銀蓮子把真言傳與王剪，又道：「明日三更，可隔營祭起，收了孫臏之命。」金王二人聞言大喜，便同銀蓮子進青羅寶帳，奏明始皇。始皇大喜，傳旨賜坐，又細細的把銀蓮子一看，只見身上穿藕色袍，足踏無塵履，腰繫黃絲絛，手持塵拂子，額闊眉齊，唇紅齒白，面如滿月，露華光目，似流星顯俊，仙風道骨，威風凜凜。始皇觀罷，忙傳旨排宴。銀蓮子忙立起身說道：「賢皇不必費心，貧道還要回山覆旨，就此拜別。始皇也不敢深留，只說仙長回山與孤拜上海潮聖人，說孤雖蒙恩賜寶，倘或工夫不成，還乞聖人大駕下山相助。銀蓮子答應過了，始皇便命金子陵與王剪代送出營。銀蓮子辭出大帳，駕還回山不提。且說金王二人回至帳中覆旨。始皇一見便道：「金國師，聖人今雖賜寶，但不知能勝孫臏否？」金王二人齊道：「龍意萬安，臣師的法寶非同兒戲，且不用見陣，只須隔營，就可祭得此寶，必然成功。」始皇聞言無可奈何，便吩咐章元帥發兵進回易州安下營盤。且說孫臏自破金砂陣，回至營中，燕昭王設酒慶功，安息一夜。次早就有本國探子來報說：「秦師已退，請令定奪。」孫臏聞言道：「我也知秦師已退，且過得幾日不回，那時再進城不遲。」昭皇聞言，便帶文武先進易州去了。忽然聽得砲聲振耳，有人來報秦師已復回，還扎下營寨。孫臏道：「好好百折不同的秦人，等明晨再施巧計，殺他一個見影膽寒，聞名心怯，才知出家人利害。」復又低頭暗想：「秦師覆兵如此其速，莫非又請那洞能人前來與我爭戰不成？」遂屈指一算，不算猶可，這一算，便嚇得面目失色，半晌無言，眼中流淚。衆將一見大驚，忙問道：「師父眼中落淚，却是何故？」孫臏聞言，長嘆一聲說道：「你等有所不知，今者海潮聖人差銀蓮子下山，贈王剪鑽天箭，乃雲光洞鎮洞之寶，漫道我不能破，就是掌教主師見了，也有些費力，便叫孫燕過來道：「姪兒爲叔的，今晚子時，必然命盡。你可到燕山府報信，爾祖母年高一聞凶信，必然痛死，你總要勸解，以安其心。」孫燕聞言，不覺大哭起來。孫臏便吩咐快取筆硯過來，忙修書一封，遞於蒯文通道：「賢姪，今晚我若身死，你將此書快送與你師父觀看，倘或有救，切不可遲誤。至要至要。今夜三更爲師的大數到了，說罷，流淚不止。衆將只急得無法，便一齊說道：「師父的法

力無邊。難道就怕這攢天箭不成了？孫臏道：這攢天箭乃先天至寶，又吩咐衆門徒，爾等守住大營，不可妄動。倘有秦兵來劫營時，須用弩箭射住，須要小心把守。又對展凱道：你與孫燕保守我的屍靈進城。一一吩咐已畢，把杏黃旗、峨嵋劍、沉香拐、三卷天書集在一處，叫孫燕牽過青牛來，孫臏便對牛說道：你跟我數十年，今日就與你分離了，亦須立在我身傍，候我氣絕之後，你就駝我的屍靈進城，你再上天台修煉你的後事罷。這盤角青牛久省人事，聽了主人之言，咯噹一聲，立在孫臏身旁，動也不動。衆將齊道：師父何故自己等死，我們何不殺去秦營，把王剪擒住，將他碎尸萬段，待他祭不得法，寶孫臏道：這越使不得，倘傷了王剪，出家人就要五雷擊頂了。今在此等死，或者有救，亦未可知。出家人身死之後，爾等切不可胡行妄動，候三日之後，自有道理。便揮手叫衆將下帳，他自己一人，坐在帳中，把杏黃旗等物放在膝上，垂眉閉目，息心嘆氣的等死。衆將見如此光景，只得下了帳，彼此懷着鬼胎不表。且說王剪是晚沐浴更衣，等到三更，取出攢天箭來，念動真言，一聲響，如迅雷一般，一股紅光，托着攢天箭騰空而起。王剪心中大喜，獨坐帳中，專等佳音。那燕營內的衆將，俱是在營門外看那攢天箭從何而來。到了三更時分，只見一股紅光，如綫一般，飛進中軍帳來，衆將一見大驚，忙跟進帳來。只聽得裏面響了一聲，紅光就飛出帳外，騰空而起，忙進帳中一看，只見孫臏倒在椅上，頂門已塌了，口中無氣，緊閉雙眼，衆將一見，便大哭起來。蒯文通忙止住了道：衆位將軍，且住悲哭，怕秦人聽見，連夜發兵前來躑營，把師父的屍靈搶去，如何是好？我等須要把師父的屍靈連夜送回城中，再作道理。衆將聞言，忙止住哭聲道：師兄言之有理，忙把孫臏與杏黃旗一切東西，俱放在青牛背上，孫臏與展凱帶領一千人馬保護進城。這裏蒯文通便即忙駕雲飛奔青石山而去。且說孫燕等連夜叫開城門，把孫臏尸首抬進了城內，展凱便即上朝報信。孫燕把屍靈抬進燕山府大堂放下。此時天已明了，孫燕便先進他母親房中，將先事說明，把個高夫人嚇得在牀上，跌下地來。孫燕忙上前扶起，高夫人就要舉哀，孫燕忙止住道：母親不要舉哀，商量大事要緊。兒想祖母年老，痛兒心切，必要昏暈。

了過去，須要多派些丫環使女扶住，預備湯藥等物才好。高夫人聞言，說是有理，便止住淚痕道：我兒此計甚好，等我安排了，你再去報。高夫人吩咐使女們，快備姜湯等物，暗暗通知李夫人，一齊到老貴人香房來請了早安。便道：孫燕今早回來，不知何故？貴人聞言道：快喚他進來。高李二夫人，就知會了衆丫環使女等，預先防備。只見孫燕在外飛跑進來，至貴人跟前跪下，放聲大哭。就把個老貴人嚇了一跳道：嬌兒爲着何事如此？孫燕哭說：祖母不好了！三叔被王剪攢天箭射死了，尸靈現在大堂上放着。燕丹宮主聞言，吶嘆一聲，往後便倒。各使女們早已扶起來了，忙將姜湯丸藥灌下。半晌甦醒過來，一口濁痰吐在地下。大放悲聲道：爲娘養你今年五十餘歲，止得見一面，苦苦叫你回來，今喪在王剪之手，活活的痛殺娘也。便移步要走出外堂，左右使女扶持，連踏帶跌，拖出堂前。一見尸靈，便大哭叫苦命的兒，你受盡千般辛苦，方能修成一個地仙之份，今日不能爲父報仇，反喪王剪之手，叫爲娘所靠何人？還要這老命何用？說罷，就要想望台階撞高李二位夫人，連忙攔住苦勸。一堂齊放了悲聲。且說展凱進朝，催起昭王的大駕，把此事啓奏一遍，把個年暮要昭王，昏絕了兩次。忙傳旨擺駕。飛奔燕山府來，君臣會面，放聲痛哭一場。我且不講他君臣們，我銀安殿上哀慘，且表崩文通似箭如飛，駕着雲頭往青石山喊開了洞門，飛跑忙上三清殿。一見了毛遂，便氣喘喘的喊道：師父不好了！孫三叔被王剪的攢天箭打死了。毛遂聞言，忙立起來道：此事果真麼？文通道：弟子豈敢虛謊。毛遂便哭起來道：三哥是我催作急下山，送了你的性命了，大哭一回，心中想道：廣文子有未卜先知之明，豈有逢大數不知安然受死之理？其中必有緣故，便問道：你的三叔死了，豈無言語咐囑你？崩文通便把那孫贖困在金沙陣中，白猿如何去請掌教破陣，才出金沙陣。次日，師叔就如何知道喪命，如何吩咐衆將的話，說了一遍，遂在身上取出書信一封，遞與毛遂道：這是師叔臨終時，命弟子送與師父看的。毛遂連忙打開一看，上寫着：

昔者愚兄下山之時，賢弟曾言有難厄相救，今愚兄已死於王剪攢天箭中矣，賢弟可坐視否？生死咫尺，伏

祈憐念，餘不盡言。

毛遂着罷，不覺垂淚道：「三哥！今日有難，我豈有坐視之理？賢徒我與你到易州城走走，吩咐童兒小心看守洞門，我與你師兄去幾日就回，你們不可貪玩。童兒答應，忙先去開了洞門，帥徒離開了洞，雙足一跨，駕起雲頭，飛往易州而來。不一時已到燕城，忙落下雲頭，飛奔燕山府來，門上人忙去通報。孫燕與昭王聞言，暗喜對燕丹宮主道：「金眼毛遂下山，就有救了。」孫燕忙出去迎接，把毛遂進了大堂，與昭王說了話，回頭只見孫臧的尸，放在大堂軟榻之上，不覺雙眼流淚道：「三哥你往日的英雄，那裏去了？這正是「一口氣在千般用，命喪無常萬時休！」說着便大哭起來。孫燕上前勸住，然後請宮主相見。宮主垂淚說道：「賢姪，老身素聞我孫臧與你有生死之交，且又二次三番救我兒之性命，今日千祈搭救我兒，可憐老身二子皆喪，一門盡忠，只有他一人，又命喪王剪之手，教老身係無人相靠了。」賢姪千看萬萬看，看老身薄面，救一救他，老身下個全體罷。說罷，珠淚如雨，就跪將下去。孫燕與衆將也一齊跪下。毛遂也忙跪下，扶起了燕丹公主道：「伯母放心，姪兒今日下山，原爲三哥而來，豈有不救之理？雖歷盡天下，也要求取靈丹來救三弟。伯母且寬心，姪兒就此去也。」燕丹聞言，心中暗想：「他倘或一去不回，豈不成了却大事？」遂道：「賢姪，你去求取靈丹，或得或不得，必要回來，給老身一信，切記不可不回。」毛遂聞言道：「伯母放心，姪兒此去，求取靈丹，或得或不得，若不回，給伯母之信。」毛遂日後死在五雷之下。燕丹聞言，連忙道：「姪兒不可如此。老身見你怕事爲難，恐有退心，賢姪若果如此，非惟孫臧感你之恩，即堂上祖宗陰靈也沾恩不淺。」毛遂道：「伯母之言，折死姪兒了，事不宜遲，姪兒就此前去。」伯母與王爺少坐。燕丹道：「千祈上心。」毛遂答道：「這個自然身子，竄早離平地幾丈，霎時間無影無蹤。這異昭王也駕轉回宮，燕丹宮主吩咐家人好好看守尸靈，候等毛遂的音信不表。且說毛遂招展金光，起在空中，心想道：「我如今向往那裏去好？且算一算看，誰有丹再去也。免往來奔馳，遂拈指一算，各洞俱無，惟鐵叉山八寶洞李長眉那裏有丹，心中大喜，便撥轉雲頭，飛往東海而來。」

多時到了鐵叉山，落將下來，把洞門敲了兩次，只見洞門內走出一個童子來道：是那一位？看見了毛遂，便道：毛師叔你來了麼？你前次把祖師的蓋丹盒拿去，祖師尋不着，折磨我們，你今又來做甚麼？毛遂道：胡說，誰擊你家蓋丹盒？童子道：祖師會算出來，你背人眼偷了去的，你還抵賴麼？毛遂笑道：我如今帶來還你們了。童子道：你帶來在那裏？毛遂道：見了你祖師，才拿出來，你快去通報。童子聞言，忙跑進三清殿，喊道：祖師爺，毛遂矮子來了！如今門外站守，要見祖師。李長眉聞言道：他若來了，你們預備籐條，等我孝敬這矮賊根子一頓。正忙着，毛遂已到三清殿來，朝上一揖道：老哥久不見了，面上氣色更好，大約坐工愈深了。小弟實在想你，故此今日又來探探你。若問起從前的事，不過玩笑而已。小弟要那個盒子何用？不過驚驚你們的玩心，以防將來遭別人的手呢。兄莫怪，又是一揖。長眉老祖見他如此光景，不覺笑道：賊根子，我要打你一頓，也責責你的頑皮如何？毛遂道：哥要打小弟，小弟領教就是，只是大人不計小人過。長眉笑道：本應打你幾下，見你這般情況，饒你這一次。童子看茶來，遂對面坐下。童子捧茶上來，笑道：虧你這張賊嘴能講，不打而反又得茶吃。長眉老祖喝童子下去，笑對毛遂道：賢弟到此有事來否？毛遂道：無事，只因有話來問長兄。我師父的門徒，可是王禪王敖、黃伯陽、柳展雄、蕭古達與小弟麼？長眉道：正是。黃伯陽死了，只有你們幾個。毛遂道：人說我師父五雷轟頂，死於非命，後認母投胎，祖變爲孫，是真是假？長眉笑道：你又來搗鬼，豈有假的道理？毛遂又道：我師父孫武子與老兄，你是真相得的麼？長眉聞言，不覺垂淚道：當日武真人待爲兄甚好。毛遂道人說兄長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今日小弟見你如此，是真惟是日久不免就薄了待人的心腸。長眉怒道：胡說！你見我待薄誰來？毛遂道：你說不待薄人，如今孫贖有難，你爲何不救？長眉笑道：原來爲此，你還在睡夢哩。孫廣文被困金沙陣，我會請掌教的下山破陣搭救於他，你豈不知？毛遂道：我豈不知道，我講的是如今之話，等我直說了罷。孫贖自從出陣回營，海潮聖人就差門徒下山送攢天箭與王剪，如今孫三哥被攢天箭穿了天靈，命送無常了。小弟此來，是求取金丹，搭救他的性命。長眉道：你又來騙

人我回山時，他是好好的呢。毛遂道：你回山時，他自然好好的，如今却不好了。長眉道：且不要管他，你如何知我有丹？毛遂道：我爲這事，週遊了三山五岳，人都說你常值煉丹，故此前來找你，可看武真人當日之情，賜一粒給與小弟，去救他罷。長眉道：毛金眼，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雖煉丹，但丹成已久，送上潮仙洞去了，你到他那裏去要罷，不必在此就候時刻，遂不再分說，上前扯起毛遂，拖着往外就走。直拖出了洞門道：你快去罷，我不送你，忙回身進去了。把洞門關上。扒將起來，推一推洞門，已是緊閉，動也不動，心下爲難，在洞口再三哀求，哭得如醉如痴。李長眉只是不理。毛遂自思，看這光景，是不中用了，他才說是送上潮仙洞去，我爲甚麼不上白鶴山潮仙洞哀求？掌教祖師豈不勝求長眉百倍？主意已定，就駕祥光起在空中，望潮仙洞而去。正在駕雲之間，忽然想起一事，暗道：那處又有些不妥了。那老頭子必然有些生氣，曾記得走馬春秋時，陰魂陣困住了孫臧，我假裝了他去，騙王禪的金丹，他正惱着我，這一去被他拿住，打四十棍，如何去得？正在遲疑之際，心中忽又想道：方才李長眉眼色有異，且帶着驚忙情景，莫非他未曾送去掌教那裏，用計推我們出外不成？等我算他一算，便知分曉。忙在雲頭裏，掐指一算，便大罵李長眉：你現有金丹，却誑我送去潮仙洞了。推我出門，如此狠心，我如何放得你過？等我問問你，看你怎生答對。遂又想道：他直推沒有，如何要得他的出來？縱回去偷他的，他見我去了，必然他有準備，定難下手，倘或被他人拿住，却到對他不起，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急得淚下。忽然想起，不覺大笑道：我好沒智，他既無情，我何妨無義，待我胡弄他一番，有何不可？想定主意，就撥轉雲頭，回至鐵叉山落將下來，未知進得混去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二十二回 變金霞計騙長眉 請盜跖鞭傷王剪

話說毛遂撥轉雲頭，回至鐵叉山，落將下來，走至山巖下，念動真言咒語，搯山台訣，喝聲道：疾！這真是那神仙

的元妙無窮，不多時變成身高七尺，膀闊腰圓，方面大耳，又向山崖下，把葛條打了幾根，變成一個如意金鈎，口中念念有詞，忽然那金鈎散出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毛遂托在掌中，滿心歡喜，一翻身來至洞門，用手擊敲，高叫開門。童兒便問是甚麼人，毛遂便道：我是白鶴山潮仙洞掌教祖師，差遣金叢童子來請你家長眉老祖的，因我家老祖師爺悶得緊，特請你家師父前去下棋。童兒聽得明白，不敢怠慢，卽把洞門開看，望見金叢童子，忙倒身下拜，口稱師叔。弟子不知駕臨，多得罪了。金叢童子便道：請起來，你就說今奉祖師差遣，將如意金鈎，令你家師父快些前去罷。童兒叩了一個頭，立將起來，如飛跑至三清殿稟道：今有白鶴山潮仙洞掌教祖師差遣金叢童子，前來請師父前去下棋，現在洞門等候。長眉道：祖師有何憑據？童兒道：現有如意金鈎，長眉老祖道：你可對他說，請先去罷。我隨後到。童子轉將出來，叫聲金師叔，你且請先去，我家師父隨後就到。金叢童子聞言，卽時駕起雲頭，望白鶴山揚長而去。毛遂走不一時，只轉一灣子，卽在山洞澗落將下來。只候長眉過去，這且不言。且說這童兒把洞門閉上，轉身進來，稟道：金師叔去了，長眉吩咐牽我的腳力過來，若有人來尋我，就說往白鶴山祖師那裏下棋去了。說畢，扳鞍上騎，出了洞門，招展金光，竟奔潮仙洞不表。且說毛遂在山澗躲藏，看見長眉去遠，心中大喜，竟奔山前的洞門，用手擊門，叫道：快些開門。童兒正在洞中頑耍，忽聽見有人擊戶，把洞門開了。童兒道：我師父去了，怎麼金師叔又來相請？金叢道：我剛才遇着你的令師父，如今祖師爺心裏悶倦，復差着我來取一粒如意金丹，定氣養神。童兒道：我的師父知道否？金叢道：好冤家，這是你師父叫我來取的，莫不是我也在你跟前說謊麼？童兒道：師叔說明白，就是了，何必動怒？我如今就去取來，言罷，轉回後洞，在八卦爐中，把金盒取出來，捧着跑出洞門外，我取來了。毛遂道：拿來我看。童兒把金丹盒遞上，毛遂接過來，把盒揭開，看見叢光靄靄，瑞氣凝凝，心中暗喜道：我如今取一粒，剩回二十三粒，你收回，若是別人來取，不要與他，我去了。就駕起祥雲而去。再說李長眉駕雲來到朝仙洞，用手敲門，童兒道：是誰？長眉道：我是鐵叉山八寶洞李長眉，方才金叢召我和祖

師下棋解悶。金叢慌忙把洞門放開，便叫道：「好長眉，那個叫你想來人家下棋，你回去罷。」長眉只羞得滿面通紅，復上梅花鹿，告別騰空而去。來至八寶洞，落下來，拍門大喝道：「快些開門，童兒把洞門大開，長眉惡狠狠的問道：『方才誰來叫童兒道？』」金叢來請師父的師父去後，又轉來說：「祖師要金丹一粒，定神養氣，師父煩他來取的，弟子但與他一粒去了。」長眉聽罷，大怒道：「誰人誘騙童兒盜我至寶，連忙袖占一課，盡知其情，大叫道：『是這矮賊子了。』」忙上梅花鹿追去，正欲催雲，忽思我縱趕上矮賊，將丹奪回，打他一頓，使他顏無光，恐被天下道人聞知，都說善求不與，到被他搗鬼騙去，豈不見笑於人。況今孫臏死在攢天箭中，我就送他一粒金丹，也見他一點好心，想罷，一牽鹿回洞而去。再說毛遂騙了九還丹，慌慌張張，往前飛走，只恐長眉趕來。正走間，忽見一座高山，十分險峻，心中暗喜道：「到了這裏，就是長眉趕來，亦不怕他了。且下去歇息一會，再去未遲。」遂收雲落下，回頭見無長眉趕來，心才放下，復了原形，把二目一閉，養養精神，自己付量，我丹已取了，去救三哥，料是容易，只是他曾到過此山，名為虎邱山，藏仙洞我的師兄，展雄在內修真，何不請他下山，併力擒拿王剪，一舉兩得，想定轉身來至洞口，只見兩個童兒在門口頑耍。毛遂道：「你二人玩耍麼？」童兒抬頭一看，口稱師叔來了，毛遂道：「你是蕭古達的道童，怎麼也在此？」童兒道：「我師父也在此。」毛遂道：「妙極妙極，快去通報我來了。」童兒忙入洞報知，毛師叔在外要見，展雄正同古達叙談，聽說毛遂到了，吩咐童兒快請進。童兒將毛遂請至三清殿，柳蕭二人降坐相迎，行禮畢，分賓主坐下。叫那童兒看茶來。毛遂道：「且莫進茶，童兒出去把洞門關了，有人找我，只推說不在那處。」童兒答應，曉得口內咕嚕的道：「這賊根又不知偷了誰家的東西，怕人趕來，在此躲藏了。」遂把洞門關了，然後進茶。展雄問道：「賢弟，為何面帶驚疑之色？定有緣故。」毛遂將孫臏被攢天箭打死的事，訴說一遍，為因上東海鐵叉山取丹而回，在此經過，懇乞二位兄長下山，拔刀相助，併力捉拿王剪，一則與孫臏報仇，二則救易州生民塗炭之苦。古達道：「原來孫臏廣文遭此大難，我們同你前去為道友之情，也該下山走走。」展雄道：「不可。」王剪奉玉旨併吞六國，你我焉

敢害他，此紅塵我是不沾染的。毛遂見展雄不肯下山，使個激將法說道：「兄若是不去，就落了一個罵名。」展雄冷笑道：「誰敢罵我？」毛遂道：「現今王剪好罵你。」展雄道：「平地爲甚意罵我？」毛遂道：「因爲小弟臨陣，殺不過王剪，我就提起你來，我說十八國臨潼門寶，有一個天朝國，叫截寶的好漢。那王剪就問莫非柳展雄麼？他若敢下山，遇見了我，我定拿他破腹屠腸，剜眼摘心。」展雄聞言大怒道：「好王剪！我和你馬牛風雨不相及，爲何罵我？」吩咐童子備了脚力來，待我到易州擒拿王剪，定要剝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古達道：「王剪口出大言，藐視兄長，也是有的。小弟一來奉陪兄長，二則看看伯齡吩咐童子回去，看守洞門，我一去便回。」毛遂道：「二位好早動身爲妙。」展雄即忙取了法寶，齊出洞門，各駕金光，飛奔易州府前落下。守門官一見，連忙通報，老貴人聽了大喜，急領衆將，迎出後堂。宮主一見毛遂，笑道：「賢姪取丹回來了麼？」毛遂道：「伯母萬千之喜，取丹來了。」宮主便問這兩位仙長，高姓大名？毛遂道：「這一位是虎邱山藏仙洞，就是當初大鬧國朝的柳展雄，這位是姓蕭名古達。」燕丹大喜，遂讓至大堂，設禮坐下。茶畢，毛遂引二仙家到軟榻前，只見孫贖面如金紙，唇若靛染，四肢不動，脫了頂門，死在軟榻之上，看罷俱各感嘆不已。毛遂道：「二位兄長，不必延遲，快救三哥要緊。」毛遂就令軍士將陰陽水取來，向錦囊內取出一粒如意丸，還丹，半邊紅的，屬太陽，白的，屬太陰，先把白的妍開，擦在天靈蓋，三指三台訣，念念有詞，不多一時，天靈蓋長滿，一復如初。把牙關撬開，將半邊紅的，灌在腹內，咕嚕嚕响動，喉中吐出濁痰，雙眼睜開，見了毛遂老母，爬將起來，倒身下拜。老貴人歡喜無盡，兩旁衆將俱各欣欣。把靈床拆了，孝衣又脫了。宮主道：「你還不與毛賢弟叩頭，多虧他費心血救你。」孫贖令人看茶來，待燕人與賢弟斟茶叩謝。毛遂道：「不必如此，此是理之當然，不必謝了。」孫贖道：「燕人蒙賢弟救活之恩，真乃再造之德，沒齒難忘的了。」言能親手捧茶，遂與毛遂就跪下叩謝。毛遂忙連頂禮相還道：「三哥請起，折殺小弟了。」彼此行禮已畢，孫贖立將起來，看見蕭古達、柳展雄，即便轉身行禮，尊一聲師叔，何來兩個道者，將毛遂請他下山，拔刀相助的話，說了一遍。孫贖聽了大喜，吩咐擺素齋款待。一宿晚景無話。

到了次日，孫臏清早出營，密傳將令，三千人馬，照舊穿白帶素，一日三次舉哀，不許走漏消息。衆將俱各遵令，又吩咐孫燕進城，奏知昭王，發木匠五千名應用，外用木頭三千條，每日運送三百條出城，作十次運完，不可有誤。孫燕領了將令出城，奏知昭王，昭王聞奏，孫臏得活，歡喜無盡，那病都好了。傳旨採買木料，并工藝人等，運送出城，軍營應用不表。且說秦營探子細聽明白，進金頂大帳啓奏，探得齊東南郡王營內，每日三次舉哀，日運木料進營，不知作何應用，特來報明。始皇聞言，尊一聲國師孫臏已死，他營中日運木頭何用？金子陵叩頭啓奏道：木頭是必然棺槨出殯，安葬所用。忽旁邊閃出殿西侯，出班跪奏道：雖然孫臏已死，不知虛實，待臣前去燕營探聽，躡進營中，將孫臏尸首搶來，用火焚化，爲臣才得放心。秦始皇道：殿西侯，你去打聽虛實罷了。切莫搶他尸首回來，又恐怕與前日一樣，你拿他好燒，燒得滿營都是孫臏了。使朕心中驚懼，王道龍意萬安，此番比不得從前了。當是孫臏的魔法，以致受他的利害，如今是攢天箭打死的，此物是佛門至寶，孫臏縱有飛天本領，亦難逃此厄了。微臣此去，務將這那夫尸首抬進營來，斧剝鎚顛，以報一柩之恨。始皇道：是要見機而行，王剪得令，退下入帳，提鎗上馬，帶領王賁砲響出城，至燕營用鎗一指，喝道：營門軍士聽真，報與你家爲首的孫燕得知，快把孫臏尸首送將出來，萬事皆休。少若遲延，那時殺得進來，定然寸草不留。藍旂聞言，飛報青紗大帳，孫臏大怒，咬牙切齒，暗想：秦賊狠毒不過，你既發攢天箭害了我的性命，還在營前要我的尸首，這賊不饒人，越想越惱，按不住無名火起，旁邊惱怒了一位真人，起身出位道：伯齡不用着煩惱，待貧道出去，當去擒拿王剪，與你報一箭之仇。孫臏聽見展雄要去迎敵，不住的擺手道：師叔去不得。柳展雄道：我爲何去不得？孫臏道：師叔印掌帶青，凶多吉少，焉能是王剪的對手？那柳展雄素來好勝，性如烈火，聽得孫臏這句言語，氣得三尸神暴跳，五竅內生煙，怒氣冲天，呵哨氣死我也。你把王剪說得天下有，地下無，我定要出去會會王剪，那怕他三頭六臂，只要同他見個高下。孫臏滿面陪笑，口稱師叔，休得動怒。還有一言，臨敵須要小心就是了。展雄吩咐帶腳力過來，紛紛上騎，孫臏傳

將令，全山衆將披甲執鞭，暗保柳真人，休教有失。衆將簇擁着展雄，出了營門，三聲炮響，兩行素旗，分開左右。王剪勒馬提鎗，正要候敵，忽聞營門砲響，來了一隊人馬，當頭係一位道者，頭帶一字雲巾，身穿八卦道袍，面如活蟹，四齒獠牙，生得十分醜惡。王剪看罷，用鎗一指道：「面陋的道教慢來，快快通個名，我鎗不挑無名之鬼。」展雄用飛廉刀一舉，喝道：「對陣的莫不是王剪麼？要知我的姓名，你須要緊抱着判官頭，坐穩着鐵鐙，安心靜耳聽。我若是說出大名，怕你跌下馬來，倒撞塵埃，呸！聽着罷！我名天下人共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山東兗州府人氏，在列國時，獨占紅山，縱橫天下，殺得上邦贈金不受，偏邦送寶不取，大鬧國朝，名聞列國。今在虎邱山藏仙洞修真養性，你家爺師姓柳名盜跖，表字展雄的，便是。王剪聞聽大笑道：「原來是柳真人，久仰大名，今日才會，不知秦人有何得罪之處，有勞仙長下山，震動無名，乞道其詳。」展雄大喝道：「無知小輩，憊賴之極，我和你平日無怨，往日無仇，舟車不同路，因何如今罵我？你祭起攢天箭，打死了人家，還要人家尸首，定要趕盡殺絕，你真好狠心，坐牢着我來取你，兩手舉刀，照頭就砍。」王剪用鎗急架，對面相還，兩人戀戰，好場大殺，有詩爲證：

由爾金鋼鐵漢強，不須狼門謀傷中。匹夫之勇非爲尙，暴虎馮河在沙場。

話說二人大戰，不分勝敗。展雄自思，自想王剪武藝不弱於我，我且用法寶傷他便了。想定，在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五寸多長，一根小小的竹節鋼鞭，名爲如意豹尾鞭。展雄念動真言，只見一鎗刺來，展雄忙用飛廉刀咯當一聲撞開，順手將如意鞭起在空中，大喝王剪：「你休得逞強，看我的法寶。」王剪聞言，抬頭一看，只見明晃晃的一根鞭，落下來。王剪說不好，急拖鎗往下敗走，只見那鞭直奔王剪，響亮一聲，打在頭梁上，只打得火星亂冒，甲葉齊飛，險些墜於馬下，抱鞍吐血而逃。展雄大笑道：「好王剪，我不趕你，慢慢去罷。這不過與你一利害的信兒，若日後再來猖獗，鞭下定不留情的呀。」說畢，倒念動真言，收爲法寶，圍鹿率領衆將，打得勝鼓回營。孫臏接進帳中，設宴賀功不提。且說王剪敗回秦營，至金頂大帳下馬，王剪才扶上帳，卽見始皇請罪。始皇抬頭，只見王剪面如

金紙，脣白鼻青，便道：你方才那轟轟烈烈出去，要捨孫臧尸首，怎麼這般光景回來？王剪口稱我主，爲臣出去到燕營討戰，不想營中出來一道者，到是春秋此紅山的柳展雄，此人驍勇不過，爲臣被他打了一鋼鞭，十分利害。始皇聞聽大怒道：不好了，我想展雄曾在那紅山獨稱爲首，而今他下山來助燕州，今日惹了他，恐怕又有一番受累，罷了，殿西侯且去傳令，衆將拔寨回轉本國，以避其鋒，莫惹他了。王剪說道：今日雖敗陣，法寶還在，且待等過幾日，爲臣傷痕全愈，用寶劍隔營射他，遂辭駕下了大帳，回歸本營，解開袍甲，見傷有碗口大，心中越想越怒，不知如何調治？且看了下回便見分曉。

第二十三回 二真人中寶歸天 廉小姐辭師回府

話說王剪別駕轉回本營，解開袍甲，見傷痕黑青紅腫，二寸餘高，忙用靈丹調治，愈想愈怒，便回頭來對王賁道：我兒可預備香案，等午時三刻，祭起攢天箭，取柳展雄匹夫之命，以報一鞭之仇。王賁道：父親方才爲何不祭箭呢？王剪道：你有所不知，早上交鋒，雖誤中他的邪寶，然非子午二時，不能祭吾法寶，今將近午刻，你快備香案燈燭，待我稟過祖師者，再祭吾的寶劍，管教他眼下亡身，快去預備！王賁答應一聲，就在本部擺設香案燈燭，候王剪祭箭。原來王剪被展雄打了一鞭，心中懷恨，又懼他英雄，不敢對敵，故此在營祭箭，要打展雄也學打孫臧的一般，這且不表。却說展雄鞭打王剪，得勝回營慶功，正在樂飲之間，展雄對孫臧道：爲何我六神無主，坐立不安，莫非有甚麼不祥，你與我算一算，看是何等吉凶？孫臧指尋紋占算一遍，只嚇得面目失色，令人筵席散了。展雄道：賢姪占得如何？孫臧眼下垂淚，口稱師叔不好了，蒙你下山相助，鞭打王剪，惹下災害，如今秦賊隔營祭箭，師叔刻下難免場頂之苦。展雄大驚，那王剪祭攢天箭打我麼？孫臧道：午時三刻，隔營祭箭，要打師叔了。展雄此時嚇壞了三魂，驚散了七魄，手拉孫臧道：想我中年時縱橫天下，見過多少英雄好漢，未嘗有失，自從回心學

道誦念黃庭，指望修真養性，不想今日在此傾生，可見生有時，死有日，也是我命該如此，說罷傷心流淚。古達在旁亦覺慘然，束手無策。毛遂大笑道：「你這等一條大漢，也是貪生怕死。展雄道：「矮賊，你把我激下山來，今日人家祭攢天箭打我性命，只在頃刻，你倒不想悲切，立在旁邊好笑，你還成個人麼？」毛遂道：「不用着急，我有法兒救你。」展雄道：「你有甚麼法兒？」望即教我。」毛遂道：「你要我救你，把茶斟上一杯，與我叩個响頭，叫我一聲高師父，待我走去把攢天箭偷了來，就不妨了。」這一句話，不過是毛遂的玩話，衆人聞言齊聲說好。孫臏道：「不必師叔斟茶，我這裏叩頭與叔代勞。」毛遂道：「我不過是句玩話，要你們認真，都磕起頭來。」展雄道：「命在頃刻，你怎麼還要玩皮？」古達道：「我把茶也斟了頭也叩了，去不去由你。」孫臏道：「不必疑遲，快些去罷。」毛遂道：「你也等我吃了茶就去。」孫臏道：「吃了茶，你豈不耽擱了麼？」毛遂道：「這天還早呀。」孫臏道：「不早了。」天交午時三刻祭的，如今天交巳時來了。毛遂道：「三哥說甚麼話？」孫臏道：「我說午時祭箭，此刻已有已末了，快去罷。」毛遂道：「你們拿刀來殺我罷。」古達道：「平白地爲甚麼殺你？」毛遂道：「你們都是糊塗的，把做賊的規矩都忘記了。自古做賊都有兩句口號，偷風莫偷雪，偷雨莫偷月，月色當空還不敢去，青天白日，教我去做賊，恐怕未曾祭箭打你，倒先將我拿住開刀了。去不得，實是去不得。」衆人道：「你認真不去麼？」毛遂道：「此刻實在不敢去。」孫臏古達柳展雄等一齊動怒，展雄道：「賊根子，我好好在洞中修真，是你激我下山，我死不肯饒你，定要教南極子遣五雷轟打你頭頂，看你要生也不成。」毛遂道：「你們都是這等着急，不必害怕，待我如今前去試試，偷得來，是你的造化，偷不來，莫要埋怨於我。」言罷，立起身來，忙出營，駕起金光，來至秦營。但見刀鎗如麥穗，劍戟如麻林，嚴整不過。毛遂念動咒語，用隱身法，隱住身軀，立進秦營，直望上走，心中暗想：「不知那裏是王剪的營盤？」只見王賁進去，諒來他是個先行官，這必是一定在紫薇營前後，正想之間，忽見一個少年將軍，捧着香案進營。毛遂看見，正是王賁。他是王剪的義子，這一定是王剪的營盤。只見王賁進去，排設香案，點上香燭，一旁伺候。又見王剪拿着一根攢天箭，從營裏出來，見他恭恭敬敬，放在桌案上。毛遂

暗想，我怎麼偷法呢？若是上去搶他，王賁在那裏看守，寸步不離，怎麼落手。不若等個空兒，撈起就是想定，隱身到案桌邊，那王剪跪下口念呪語，正欲下手搶箭，霎時間那箭就不見了。抬頭一看，只見攢天箭騰空而起，毛遂暗中頓足不好了！偷不成了，恐怕反錯送了性命，使一個入地法，去得無影無蹤。不表毛遂土遁藏身，只說孫贖偶然擡頭，忽見青紗帳上霞光萬道，瑞氣千條，紫薇盤旋，紅光繚繞，心下着急，尊一聲師叔不好了！攢天箭來了！展雄聞言，大驚失色，罵道：好矮賊，不是去偷箭，是叫他祭起來打我，吩咐帶腳力過來，隨後提刀上馬。孫贖慘然淚下，問道：師叔何往？展雄道：人家發箭來射我，難道我坐在帳內等死不成？大丈夫生何歡，死何懼，就死也要殺他幾個償命。我今就出營去亂闖秦營，殺他個馬仰人翻，這箭下來射我，也不爲枉了。說畢，催鹿出營，古達連忙跟掠陣去。孫贖傳令全山衆將，即保護柳真人闖陣，見機行事。却說展雄來至秦營，高聲討戰，轅門軍校報知王剪，王剪微微冷笑，好不知死的展雄，我的寶貝起在空中，這一落下來，呼及之間，你就命喪無常，還敢在我營門討戰，吩咐軍中將士嚴加防備，由他罵陣，不要理他，衆將領令防守不表。且說柳展雄正然罵陣，只聽得雲端响亮，忙收住梅花鹿，擡頭一看，只見斗大的一塊紅光，托着明晃晃一枝神箭，竟撲頂門而來。展雄看得分明，嚇得魂不附體，偶然想起，難道他有寶貝，我們就沒寶貝？何不將我的寶貝祭在空中，敵一敵攢天箭，看是何如？想定主意，伸手在豹皮囊中取出如意金鞭，有五寸多長，托在掌中，念起呪語，說疾速！只見那金鞭響亮一聲，起在空中，這金鞭往上一起，神箭落下來，寶貝打寶貝，那金鞭爲虎尾，攢天箭爲虬龍，龍虎相爭，在半空中連聲響亮，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展雄這金鞭敵住了攢天箭，不能下來，心中大喜，原來吾的法寶這般得力，料無妨害了！何不闖他的營盤，顯一顯手段，遂催開梅花鹿，沖進秦營，舉動廉刀，殺得秦兵叫苦連天，慌忙報知王剪，王剪大驚，說：怎麼天交午時三刻，還未有將他打死，倒放他殺進營來，是何緣故？擡頭一看，只見金鞭神箭兩下在空中鬪，寶原來他將寶貝敵住我的攢天箭，何不暗請神將，把他寶貝支開，遂口中念念有詞，只見一員神將到了眼前，躬身

道：相召小神，有何使用？王剪道：無事不敢有勞尊神，今有柳展雄，用金鞭敵住我的法寶，是以不能取勝，煩尊神助一臂之力，點破金鞭，使攢天箭成功，不得違誤！丁甲神謹領旨意，大顯神通，使法力破了金鞭，那攢天箭連聲響亮，往下就落。展雄擡頭不見了金鞭，只見攢天箭往頂門而來，說聲不好，回鹿殺出秦營，止望逃命，怎敵得住？只見那枝箭右旋三旋，左旋三旋，響亮一聲，翻身跌落塵埃，全山衆將忙催戰馬，把尸首鎗回。蕭古達見展雄喪命，心中大怒，知道已過了午時，還怕攢天箭不成，就催鹿仗劍，竟奔秦營，厲聲大喝道：快叫王剪出來受死，秦營軍校急忙報知殿西侯，王剪聞言，箭傷了展雄，倒念真言，收回神箭，提鎗上馬，出了營門，只見那道人圓睜怪眼，怒氣冲天，喝聲道：好王剪匹夫，膽敢害我道友，我來取你狗命，以報展雄之仇。催開坐騎，舉劍就刺，王剪見來勢凶猛，忙舉蛇矛，架開寶劍，大聲喝道：道者且請慢來，我與你有話講，且通名來，好斷送你的性命。古達聞言大怒，罵道：狗狼匹夫，你聽真着，我乃蕭真人，名古達者是也，久在深山修真養性，那柳真人是我至契道友，被你這狠毒匹夫，祭攢天箭射死，我與你勢不兩立，拚個你死我活，方雪吾恨。王剪冷笑道：你這無能小輩，也敢在我這爺跟前誇口，展雄廣大神通，尙喪吾手，你有多大本領，敢來與我對敵，放騎過來，試我手段。古達聞言，並不答話，催鹿向前，竟奔王剪，王剪舉鎗相迎，鎗來劍往，大戰二十餘合，全山衆將看看古達不能取勝，齊發聲喊，擁將上來，各執兵刃，四面夾攻，王剪見燕軍勢重，虛晃一鎗，往斜刺裏走。古達那裏肯捨，一催坐騎追趕下來。王剪在馬上心中想道：這個道人死活不知，我何暇與他多戰，不如祭起寶劍，斬他便了。遂取劍在手，拈訣念呪，那寶劍就起在空中，回看古達臨近，大喝道：蕭古達，看吾寶劍來取你也。古達擡頭一看，見一朵彩雲，托着一口寶劍，明晃晃飛奔頂門而來，心中一急，欲想逃回，那知那寶劍不歪不斜，正落在古達頸上，一聲響亮，人頭落地，這也是蕭真人多事招災，不免這一劫數。一股精魂，隨柳展雄歸天去了。且說全山衆將，見古達追上王剪，早知不是王剪對手，誠恐有失，隨後趕來，見古達已被劍誅，身首異處，急擁向前搶回尸首，跑歸本陣。王剪亦率兵回營不提。且說

孫臏見柳蕭二真人出去衝陣，心知兇多吉少，不禁暗自傷心，坐在帳中，悶悶不樂。忽聽藍旗報道：柳真人果被攢天箭射死，蕭真人亦被誅仙劍暫首，搶得尸首，現到營外。孫臏聞報，長歎一聲，不覺淚下。大哭二位師叔爲小姪下山相助，不料反傷自身，聞之豈不叫人痛切。正言間，全山衆將令人帳參見，孫臏一面奏明王，賜棺木將柳蕭二人尸首殮殮了。一面聘集衆將，商議攻秦之策。忽見孫臏進帳，繳令道：三千條木頭，已作十日完全送了。請令定奪。孫臏聽罷，遂取出柬帖一聯，交與孫臏道：你拿這聯柬帖，即解着木料匠人，至墨嶺下空曠處，做照柬帖行事。事成，卽來交令，不得有誤。孫臏領了柬帖，觀看只見上寫着木直三千根，革車三百輪，式用四個軸，寬五尺長一丈二尺，車前另用橫木一根，每輪車軸，綁纜長鎗短劍，各襯兵刃，週圍左右，以滿爲度。車廂中洵聚百子炮一個，俱限十日造完。繳令。孫臏看畢，不敢怠慢，就在嶺下空曠地方，搭廠興工，監造兵車。這且不言。花開二朵，各表一枝，表的景梨山老母在洞中閒坐，叫一聲彩雲童兒，可喚你師妹出來，女童答應，卽往後洞，將廉小姐出來，喚至蒲團之下，參見老母，雙膝跪下。老母聞言，道：喚你出來，別無其故，只因秦兵興動干戈，王剪併吞六國，先攻界牌，你的長兄喪命，兵至易州，孫門四位，俱喪寶劍之下。如今孫臏下山，在易州城外苦戰多時，如今打發你下山去，一來你姻緣配合，你有趙國昭陽之份，此是天意，我不敢違天，速速收拾去罷。廉小姐道：老母在上，那王剪是何等之人，把我廉家後代害了，又將孫門父子誅盡殺絕，這般狠毒。老母道：我兒有所不知，他本是你父恩養的義子，教習鎗法，因逃亡在外，至東海拘離國雲光洞學藝，乃是海潮聖人的弟子，奉玉旨敕令併吞六國，他有誅仙劍，攢天箭，二件寶貝利害，專打仙凡之體。小姐道：既然他是奉玉帝敕旨下山，焉能勝他。老母道：你去罷，無妨的。你丈夫孫臏，按自在龍臨凡，在趙國邯鄲，有三年另六個月王位之福，你有昭陽之份，你此一下山，應留夫妻婚配，報仇揚名。小姐聽說夫妻二字，面紅過耳，沉吟半晌，道：老母在上，吾今學藝未精，惟恐下山無益。老母笑道：不必多慮，你的刀馬純熟，神通奧妙，終可去得，只恐攢天箭不能抵擋，可跟我來，有寶貝交與你去，說畢起身。

往後面而行。小姐隨至後洞，老母取出一件法寶，交與小姐，此寶名爲蓋天襪，攢天箭見了此襪，自然返本還原，無多囑咐去罷。小姐接了法寶，聖母在上，弟子今日下山，走易州，還是回歸趙國。老母道：先歸趙國，後上易州。謹記在心，切不可傷王剪的性命。小姐道：弟子下山，未有兵器，如何對敵老母道：我有一把金背綉絨刀，就令你使用，我先送到你花院中，你若回到家，取便了。小姐聽罷，倒身下拜，辭了老母，出了白華山，足駕祥光，騰空而去。到了邯鄲，按落雲頭，步入空中。小姐心中暗想：我是不出閨門的女子，只因三年前在花院遊玩，蒙聖母超拔一陣神風，把我提上高山，修真學藝，今日回來，可知來家住那裏？小姐低頭自思，我自小在家，只聽說西府上就是來家了。何不前去問一問人？回頭看見一位老者走來，小姐就尊稱老翁，借問一聲道：你可知到西府往那裏去？老者道：姑娘要問西府，廉老爺麼？不遠了，一直往東轉過了灣，有一座八字大門，就是如今比不得從先了，門庭冷落，也沒有將官，幾個家丁，立在門前，那就是廉府了。小姐聞言，辭別了老人，移動金蓮，往東而行，轉了一個灣，果然有一座門樓，上面金字匾額，上寫西府二字。小姐點頭嗟嘆道：這是我家了，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蒼頭來，見了小姐，說道：姑娘你在俺家門口看甚麼？小姐認得他，便問道：你是老王爺蒼頭道：你是誰家姑娘？怎認得我老王？小姐道：你認一認我是誰？蒼頭近前細看，大吃一驚，道：你好似我家小姐！小姐道：我就是廉秀英。蒼頭道：我家小姐三年前被風括了去，今日從那裏來？小姐道：我今日回來了，快去通報。蒼頭聞言，滿心歡喜，往裏急走，有年紀的人，頭輕脚重，走得快些，就踢了門檻，跌了一交，倒在地下，滿口叫喜。丫環大笑道：老王有甚麼喜事，跌了一交，也不想起來，叫的是甚麼喜？蒼頭道：姐姐快去報與太太知道，小姐回來了。丫環道：小姐在那裏？蒼頭道：你快去報罷，現在大門口，那丫環喜歡不了兩步，併作一步，跪進上房，尊聲太太，萬千之喜，我家小姐回來了。夫人道：在那裏？丫環道：現在大門口，夫人猶如天上明珠，落在掌中，連忙帶領侍婢，出離香房，合家大小，都跟着太太，來至大門口，抬頭一看，果是秀英小姐。夫人上前抱住兩淚交流，口叫我的嬌兒，自從你在花院被風括去，三

載杳無音信；我今生只道不能相逢，豈知今日有見兒面，可隨我進來？母女二人攜手相挽，進了二門，直至後堂。夫人落坐，小姐倒身下拜。夫人連忙扶起道：我兒不用行禮，你且坐下。我問你一向在那裏安身？秀英道：女兒那年三月初，在花院中看花，不知從那裏來了一位老奶奶，童顏蒼古，白髮如銀，口稱是白華山白花洞梨山老母，在斗牛宮赴會回來，雲端見了女兒，使一陣神風，將女兒扯上高山，傳授八十一般武藝，如今學得刀馬純熟，神通奧妙，更有防身法寶，他說女兒有昭陽之份，打發下山，立功報効，與王剪對敵。夫人聞言，流淚滿面，說道：吾兒一去三載，那知家中之事，早年不幸，你大哥廉連早死於龐涓之手，你父親去世已久，你的三哥鎮守界牌關，有王剪與兵併吞六國，兵到界牌關安營，副將王賁投順了秦賊，你二哥忿怒出陣，與王剪交鋒，死在秦賊寶劍之下，如今無人鎮守，我家門冷落，幸得嬌兒回家，相伴老娘，以娛晚景，說罷，傷心不止。秀英開聽，立時柳眉直豎，杏眼圓睜，可恨秦賊狠毒，害吾長兄，我今下山，定要與他見個高下，以報大仇。夫人道：我看你不知王剪的利害，領兵困了易州，孫家一門四口，均已殺絕，都虧你那末過門女婿孫燕，上天台山請你的三叔公下山來，在易州排兵佈陣，近聞被王剪攢天箭射死，這等可惡。王剪利害，你如何報得此仇？小姐道：母親放心，孩兒在高山習學武藝精通，奉師命下山，原爲報仇立功，焉能坐視？話說之間，天色已曉，夫人道：報仇之事，且可慢慢商量，娘兒離別日久，且回綉房談敘，安息一宵，再作道理。丫環們點上燈燭，夫人同小姐到臥房一齊用了飯，各自去歇息，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秀英趙國封皇姑

孫臏燕營會姪媳

話說廉府夫人與秀英小姐，同進綉房歇息。到了次日，小姐起來，梳洗已畢，向夫人稟過安，尊一聲母親在上，女孩兒今日拜辭母親，往易州軍營報仇，稟過母親。夫人道：你才到家，未有住上一日二日，怎麼就要捨我而去？

況且你三叔公孫贖有三卷天書，六甲靈文，尚且不能勝他，你有何能，是他的敵手？小姐道：「母親爲何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是女兒誇口，憑着我胸中本事，那怕王剪有三頭六臂，管教手到擒來。此是聖母之命，女兒不敢違背。母親若是決意不教我上易州報仇，孩兒亦要上仙山稟復聖母，仍侍奉梨山修真悟道，再不下山來了。」

夫人道：「既然我兒要遵聖母之命，爲娘也不便強留，待我同你上朝見駕，討一枝人馬，領幾員勇將，保我兒同上易州，爲娘方纔放心。」小姐道：「這到使得。」夫人吩咐擺飯，母女二人用畢，修本章一封，夫人穿了朝服，母女二人坐轎上朝。正值趙雲王早朝未散，秀英遂在朝房候旨。夫人步上金階，拜舞已畢，將本章交侍駕官呈上御案。雲王看罷，傳旨道：「廉夫人還有個女兒，是梨山老母的徒弟，習學刀馬純熟，神通廣大，這話是真麼？」夫人奏道：「妾在御前，焉能謊奏？」雲王道：「廉小姐年紀多少？」叫甚麼名字？」夫人道：「臣女今年一十四歲，名喚秀英，現在朝門候旨。」雲王傳旨宣來，承值官來至朝房，宣上秀英，跟旨進朝，至白石階前，三呼見駕，傳旨平身。小姐立將起來，侍立在丹墀之下。雲王舉目觀看，果然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齊整不過。雲王暗想：「似此弱質嬌容，焉能臨敵？本上的言詞，未必是真，何不宣上殿來，問個明白。」遂令承值官宣廉氏母女上殿。廉夫人同小姐跟着旨意，直上金鑾大殿。母女二人見駕，又行國禮。雲王道：「免禮，平身賜坐。」母女叩頭謝恩起來，按尊賜坐。雲王眼望秀英道：「你父兄與寡人治國安邦，名揚四海，不想俱各盡忠喪命，你雖是個將門之女，乃是個女流，不能成其大事，方才你本上的言說，你上仙山學藝回來，刀馬純熟，神通廣大，要上易州與王剪對敵的話，是真麼？」小姐道：「吾主在上，臣女不敢妄奏。」臣奉師命下山，主意要捉拿王剪，報仇洩恨，並無謊言，臨敵自見。雲王聞言，滿心歡喜道：「小姐果然有本領，與國增光，何幸如之。」遂問廉夫人道：「小姐可曾受聘否？」夫人回奏道：「臣女前數年有山東淄臨南郡王孫贖，將玉帶爲聘，許配他姪兒孫燕爲妻，尚未同房。」雲王道：「孤聞孫燕是易州好漢，又是燕昭王的外甥，金枝玉葉女，貌郎才，正堪匹配，待奏凱回朝，孤王主婚，入贅孫燕爲婿。孤今虛度韶光，子女俱無，就奉你爲宮主貴人，義女。」

姑，加封爲歸西侯之職。祿米三千石，白金三千兩，傳內侍開寶藏庫取金牌一道，莽袍霞帔各一件，玉帶一條，紫金盃一頂，黃金甲一襲，九點桃花馬一匹，賜與皇姑。吩咐光祿寺擺宴，合朝文武陪席賀喜。夫人母女叩頭謝恩，就在大殿上，君臣飲宴，文武傳杯，雖無泡鳳烹龍，却有肉山酒海，須臾席散。夫人小姐謝恩。雲王問道：我兒此上易州要用多少人馬？小姐道：三千人馬足矣。明日是黃道吉日，最好行兵。雲王傳旨：選御林軍三千，與皇姑統領，戶部輔佐錢糧。兵部給散頭盔、衣甲、器械、鞍馬、明日孤與皇兒送行。袍袖一展，駕退回宮。小姐母女謝恩出朝，乘轎回府。小姐又與夫人叩頭。夫人用手扶起道：你如今蒙朝典封爲貴人皇姑，歸西侯之職，兵權也不小。你的鞍馬盔甲俱有，還用甚麼兵器？小姐道：孩兒下山時節，蒙聖母賜一件兵器，名爲綉絨刀，放在後院內待孩兒前去取來。小姐去不多時，果然取出一把金背鋼刀，明晃晃耀人眼，冷颼颼逼人寒，真是一口寶刀。小姐道：待孩兒披掛起來，試與母親過目。夫人道：你把刀法戲與我看。小姐轉將下來，把頭上的釵、鑲首飾，盡行摘下，用青絲帕，將烏雲袍住，將盔襯帽扣住，頭上身上，換上了細細棉袍，披上黃金甲，罩上大紅袍，袍甲齊備，然後將四鳳紫金盃帶上。小姐披掛已畢，一低頭，自己就笑了起來。丫環道：小姐這般打扮，係一員將，怎麼笑將起來。小姐笑道：你看我上半截，似個臨陣的將官，我腳下還穿着紅綉花鞋，怎麼登得踏蹬，去把我的戰靴取來。丫環把戰靴取到，小姐脫了花鞋，換上了戰靴，披掛齊備，手提綉絨刀，復上堂來，口尊母親，孩兒的披掛如何？夫人一見，滿心歡喜，小的一位娘子，打扮起來，竟是堂堂一員武將。便叫道：我兒你就在這所堂上，把刀法試演我看罷。小姐轉將下來，在大堂上手提鋼刀，分門戶上四下三，右六左五，撒花蓋頂，枯樹盤根，將老母仙傳的九九八十一路花刀，使將出來，猶如一座刀山，並不見人影。小姐使完，夫人滿口稱讚，果是仙傳，與衆不同。我兒你進裏頭去，卸了戎裝，歇息一宵，便明日動身。小姐辭別了夫人，回歸綉閣。這且不表，再說夫人傳喚家將上堂，吩咐道：你把家中衆將挑選五百名，前來聽令。家將頃刻之間，挑選已畢，都是精壯的後生，帶領到帥府，上月臺下望前叩頭，立將起

來，兩邊雁翅排開，拱手聽令。夫人開言道：「你等也有太老爺手內養的，也有大老爺二老爺手內舉的，今日我廉門，實不幸，父子皆亡，只存一個姑娘，又要領兵上易州相助，我恐他是女流之輩，未經大敵，全仗你等保護，正是養軍千日，用軍一朝，務要小心在意。衆家將齊聲答應道：「小人等敢不盡心併力，保護姑娘上易州見陣。夫人大喜，吩咐家將頭，每人賞給銀兩，回家收拾鞍馬器械，以備明日起程。衆家將磕頭謝賞，退出帥府，各去準備。不必細表。夫人回到後堂，又選丫環僕婦二十名，服侍小姐。此時天色已晚，一宿晚景無詞，到次日天明，小姐起來梳洗已畢，結束停當，披掛整齊，遂下教場，挑選御林軍三千，搭下行營，伺候起程。復身進朝辭別，雲王龍心大喜，親遞御酒三杯，與皇姑送行。秀英跪飲已畢，叩頭謝恩，辭出朝門，回歸西府。廉夫人早備下筵宴，小姐至府堂前，滾鞍下馬，來至後堂，叩頭辭母。夫人一見，流下淚來，用手扶起嬌兒，心下慘切道：「兒啊！此行諸事須要小心，兩軍對敵，非同小可，乃是性命所關，你若到了易州，早日寄個捷音，免使爲娘掛心吊膽。至囑！言詞須要謹記，餘不多囑。」小姐拭淚道：「母親，且請放心，孩兒自有方略。」夫人命丫環斟上酒來，待我敬孩兒一杯，是壯行色。小姐跪下，飲畢，叩謝夫人，翻身上馬，率領家將出了府門。那廉夫人哭得似醉如癡，回轉綉房不表。且說秀英小姐率領着五百家將來至教場，點動人馬，祭旗放礮，傳令起行。一路上紀律嚴明，經過地方，秋毫無犯，行數日，來至易州西南角上。前軍飛報前面就是野豬林，棲盤山西山，離易州只有三十里，請令定奪。小姐道：「山裏頭走過有多少遠？」家將道：「西山口至東約十里。」小姐傳令，就在此地安營，三聲礮響，安下大營。支起黃羅帳，發放軍情。吩咐旂牌官將隨營，候用白布一百桶，卽速運上大帳，不可遲誤。旂牌領命，將布絹一百五十桶，運送中軍帳繳令。小姐卽命旂牌官將這一百桶白布，領將下去，發給五營四哨大小三軍，不論領哨的藍旗、督陣的紅旗，大小隊長，每人做一領孝袍，一頂孝帽，一條孝帶，一條長領，軍士每人孝帽、孝帶各一，那五十桶白絹，領將下去，發與五營四哨，有職的偏裨將佐，每員做孝衣一領，孝帽一頂，孝帶一條，卽速造完。俱用白旗、白號，滿營掛孝，不許違誤。犯者軍法施行。

旗牌得令，將白布，白絹分散，遵行仔細。單表秦始皇一日升帳，傳集兩班文武開言，問金子陵道：「朕自與兵併吞六國，至此易州，不想遇了孫臏，連敗數陣，傷了許多孤家的人馬，雖是攢大箭，打死了孫臏，尚未知真假。又不知幾時，才能平得易州，况持日交久，虛費錢糧。此時不如退兵回國，再圖後舉。」子陵叩頭奏道：「吾主龍意萬安，併吞六國，原是天意。那孫臏不過扭天而行，今被殿西侯攢天箭射死，臣夜觀天象，見孫臏的本命星不在，決死無疑。易州若無此人，要破燕山，只在砍灰之力。原來金子陵雖說會觀星望斗，那知孫臏有移星轉斗的手段，掩住本命星。子陵那裏看得出來。當下有王剪出班跪下，口尊吾主，他營中三軍掛孝。一日三次舉哀，孫臏果是真死。微臣打聽他幾時出喪，定要刼他尸首回來，以便報一撈之仇，任憑他千軍萬馬，個個都要命喪吾手。料他營中那有高人名將，指日之間，易州可下。始皇聽說龍心大悅，全仗二位幹國立功。君臣正在帳中談論，忽見遠哨藍旗飛報進營，今有野豬林棲盤山西山口，不知那裏來的一枝人馬，礮響屯兵，不敢不報。請旨定奪。」王剪聞言，上朝進禮道：「龍意萬安，待微臣遣將到西山口打聽，打聽明白，速來奏知。」奏罷退下，回轉本營，即命王賁前去哨探。王賁領命，提刀上馬，帶領數百軍校，展期放礮，齊出秦營，催馬直奔西山口。離邯鄲不遠，擡頭一看，只見滿營中白旗白號，三軍掛素，滿腹驚疑，不知那裏來的人馬。正在觀望之間，早驚動趙營門軍校，高聲大喝道：「這是甚麼所在，你敢在此觀望，不往前走，我這裏即放箭了。」那王賁聞言，勒住征馬，用刀一指營門道：「小軍聽真，你等是何處人馬，在此搭營，快請你兵主出來答話，報明定奪。」小姐聞了傳令，大小偏將頭目，准備拔營，至易州西門下寨，令畢，披掛停當，摘了孝衣，孝帶，按盔披甲，提刀上馬，率領八員偏將，五百家丁，響礮展旗，冲出營來。王賁聽見礮響，就知敵將出來，只見兩杆素旗當先，寶纛下有八員偏將，五百家將，簇擁一位少年女將，打扮齊整，美貌無雙，但見有詩爲證：

連環鎖甲驚人豔，四鳳金盔暈眼新。
楊柳細腰銀杏面，櫻桃小口絳朱唇。
金蓮斜踏葵花蹬，玉手輕挑柳葉

裙，年紀無多方二八，風流俏麗女將軍。

王賁在馬上，讚聲嘖嘖，好一個少年女將，齊整不過。我若是拿他回營，奏知秦皇，討他下來，便與我成其夫妻，也不枉爲人一世，但不知他是誰家的女子，何不問他一聲？遂用手巾一指，喝道：「那來的女將，請收坐騎，快通名來。」小姐聽見有人招呼，勒馬上前觀看，只見對面有一員少年將官，龍鱗甲，大紅袍，身騎渾紅馬，手提金背刀，看畢也用刀一指道：「穿紅的小輩，要問皇姑御諱麼？你可聽真些，吾那趙國雲王，駕下稱臣，官拜大元帥，廉老爺之女，敕封義女皇姑，歸西侯之職，你皇姑姓廉名秀英，奉旨領兵前來，易州助戰。王賁暗想：原來是邯鄲人馬，我在趙國界牌關之時，聞得西府有個女兒，被風括去，不知下落，算來三年光景，莫非就是此女？」王賁腹內躊躇，小姐焦躁道：「小輩盤問我的御諱，爲何不通你的狗名？」王賁把刀暗笑道：「小姐要問我的名，吾非別人，乃是殿西侯義子，姓王名賁。小姐聞言道：「你這小輩，莫非在趙國界牌關，我二哥帳下先行王賁麼？」王賁道：「就是小將。小姐大怒道：「好反賊，你不能盡忠報國，反投順剪賊爲子，害我的二哥，今日見我，還不下馬受縛，反來問我的詳細，情理難容，看我取你罷。」一抖絲韁，飛臨陣地，使開手中綉絨刀，比閃電還疾，照着王賁的頂梁，揮一刀來。王賁用刀擋開，陪笑道：「小姐住手，豈不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西地秦皇應運而興，併吞六國，這易州燕山孫氏，一門父子，斬盡誅絕，只留着一個孫臧，又被攢天箭射死，眼見得國破家亡，危在旦夕，你助他有損無益，依我金石良言，你下馬來跟我進營，歸順吾主，你是云王義女，我是殿西侯義子，門戶相當，年貌相對，你我成爲夫婦，圖個夫榮妻貴，不知你意下如何？」小姐聞言，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呵哨好反賊，怎敢出口污言，氣死我也。兩手掄刀，照頭就砍，王賁舉刀急架相還，二馬盤旋，雙刀並舉，鏖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小姐暗想：和賊怎戰甚麼，不如用寶傷他，想罷，虛砍一刀，往下敗走。王賁不捨，緊緊追來，小姐見王賁隨後追來，心中暗喜，忙在懷中取出一面牌來，名曰聚神牌，連敲三次，只見滿天霞光，滾滾征雲，小姐大叫狗子，休得追趕，看天兵來拿你。王賁正在追趕，聽得天兵二子，

擡頭一看，只見半空中一隊神兵，盔甲鮮明，刀鎗簇簇，都是些黃巾力士殺來，嚇得魂魄飛揚，墜於馬下。小姐旋馬舉刀，揮爲兩段。小姐用神法斬了王賁，把手中刀往後一擺，那八員偏將，五百家丁，率領三千御林軍亂散征駒，趕殺秦兵，好似狂風吹敗葉，急雨打梨花，殺過了東山口，至燕山西門，望見燕營掛孝，隱隱聞有哭聲，小姐暗想：原來我那三叔公，果然被攢天箭射死了。遂令安營，三聲礮響，在燕營下首安了營寨。小姐自思：雖然三叔公已死，亦定有權掌三軍之人，何不先到他營中，見個明白，然後進城，參見祖母，未爲晚也。想定卸了戎粧，換了一身素服，率領數名家將，招呼道：營門的軍政司，報與你家兵主知道，就說趙雲王義女貴人官封歸西侯，西府廉老將軍之女秀英小姐領兵前來助戰，與孫門有親，特來參靈，快去通報。軍政司不敢怠慢，急至青紗大帳報知。孫臍聞聽大喜，原來姪媳到了，吩咐大開營門，跪下口稱貴人。南郡王爺有請，小姐滿腹狐疑，我三叔公就是南郡王，他既然死了，怎麼還有南郡王說不得且進去看看便知。須臾轉至青紗大帳，抬頭一看，只見帳上坐着一位王爺，豆青袍，魚皮靴，旁靠於一雙沉香拐，正是南郡王孫臍。小姐一見，倒身下拜，口尊三叔公在上，姪媳廉秀英叩頭。孫臍道：賢姪媳少禮，請起。秀英立將起來。孫臍問道：賢姪媳到此何幹？小姐就將梨山老母打發下山，趙雲王封爲義女皇姑歸西侯之職，領兵前來路殺王賁一事，口如懸河滔滔訴說一遍。孫臍歡喜，口稱賢姪媳到來，那怕王爺不滅。小姐道：三叔公營中爲何帶孝？孫臍道：我被王爺攢天箭射害，多虧毛遂救活，因此詐死埋名。定下這哭喪計，要拿剪賊，不意你領兵來助，即大事成功，吩咐家將送貴人進城，參見祖母貴人，要緊。小姐別了出營，上九點桃花馬，衆將送進城，到都尉府參見燕丹宮主與高李二位夫人，不在言表。且說秦營敗殘人馬，逃回營中，報知王爺，說小將軍至盤棧山哨探，被廉秀英刀斬馬下，報知定奪。王爺聞言大驚，連聲叫苦，大哭不止，可惜我在界牌關認義一場，望陪伴終身，不幸今日死於非命。有日拿住賤婢，碎尸萬段，方消此恨。不言王爺痛子，且說孫臍升帳，門軍來報有孫燕小將軍等令。孫臍吩咐進來，孫燕參見道：姪兒奉旨監造兵車三百輛，都已

齊備，特來繳令。孫贖道：你可進城去，奏知昭王，就說十月初三，黃道吉日，安葬我的父兄姪女靈柩。請發二十四名高僧，二十四名道士送殯，并求聖主率領朝中文武，先送一程。復回自己府中，與你祖母，母親，媿母，說知。十月初三送殯，即領家丁男女，穿白掛素，各坐白轎車一乘，紙札禮物，俱要齊備，不可違誤。孫燕得令，飛馬入城，奏知昭王，稟明祖母，准備十月初三日送殯，要知後事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明出葬孫贖定計 暗劫喪王剪被擒

却說孫贖吩咐孫燕進城，預備送殯各事已畢，躬車拱手，對毛遂文通道：借重師徒二位，到了十月初三日，出殯之時，與我打引魂旛，這是你師徒的執掌。毛遂道：好三哥呀，我救活了你，你到來作賤於我。孫贖道：怎敢作賤賢弟。毛遂道：你還說不作賤麼？你家出殯，到教我師徒兩個，替你家打旛，這不叫作賤，叫做怎麼？孫贖笑道：賢弟則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燕人詐死埋名，却是爲何？毛遂道：我豈不知，你怕王剪的攢天箭，又打你，故此詐死埋名。孫贖笑道：你那裏知道，定下的哭喪計。毛遂道：何爲哭喪計？孫贖道：到了十月初三，我這裏送葬埋殯，秦營知曉，一定要遣將，却喪你師徒打着旛，引他到卽墨嶺，下顯你的神通，將旛招展，風砂大作，驚亂了秦營兵馬，我就撥動萬輛車，殺他個片甲不留，你師徒起在空中，再祭風石，亂打秦營，然後驅兵掩殺他，首尾不能相顧，兩下受敵，名爲哭喪計，這打旛的功勞，全仗你師徒的妙用，又何說我作賤於你？毛遂道：原來有這妙計，我那裏知道，說不得，我替你家打幡了。孫贖又令展凱帶領土工，即到卽墨嶺上，有了塊臥牛吉地，中間開一個主穴，安葬老太爺的，再開兩個金井，是大老爺，二老爺的，再開一個金井，離大老爺穴道往下去數步，是養花姑娘的一應祭物，伺候停當，不得有違。又令展力把我的靈符，拿至卽墨嶺下，將三百輛萬輛車，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開擺列。每方車上，貼一道靈符，着一名軍士把守，聽破響爲號，把符揭去，那各軍士急速走開，自有妙用，臨期勿誤。

又令吳能你帶師子母礮手，幫助展力行事。到卽墨嶺下，那萬輛車上，各一位子母礮，但有展力揭去露符，你卽放砲施行，不得有誤。三軍領計去了，又吩咐將趙皇姑請至聽令。秀英上帳叩見已畢，孫臏開言道：「我燕人定下一個哭喪計，要擒王剪，到十月初三日，日出殯，你可提刀上馬，保護燕丹貴人老少，但聽砲響爲號，賢姪卽便殺回，趕殺秦兵，不可違誤。」廉秀英領得將令，回他的本營，准備不提。孫臏又令全山大將，與一千人馬，在營左右埋伏，聽砲爲號。風石亂打之時，併力殺進秦營，不得有誤。六將領計去了。孫臏又令傳點三千鐵騎軍，穿白掛素，護送燕國送殯文臣，其餘兵將守大隊，不許亂動。差遣已畢，口中念念有詞。只見焦面鬼王來至坐前，拱手口稱：「眞人有何法旨？」孫臏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今卽墨嶺下有萬輛車三百輛，借重尊神調陰兵三百，驅車輛趕殺秦兵。違者按天書聽貶，焦面鬼王遵令去訖。」調度已完，卽專等至期行事。按下不說。單表秦營的細作探聽明白，至秦帳細細啓奏。始皇聞報，對文武說道：「如今孫門出殯，此事如何？」子陵奏道：「吾主萬千之喜，吾料孫門出殯，他家五口棺木，一定昭王相送，舉家良賤相隨，待爲臣算定計謀，領了人馬前去劫喪，捉拿燕國君臣，定取燕邦，就在此舉。」始皇大喜，當下有龍旗啓奏，殿西侯等皆曰：「始皇傳旨宣進，王剪拜舞已畢，始皇道：『先行官病體如何？』王剪叩頭道：『爲臣只因義子王賁被廉秀英所害，不勝痛苦，偶染小疾，托吾主洪福，今已全愈。特來請旨出兵，要拿秀英報仇。』」始皇道：「先行官不必性急，方在此議定。」十月初三日，孫臏出殯，在卽墨嶺安葬。金國師定下計策，要去劫喪，不知先行官意下如何。王剪開言，心喜口尊一聲吾主，微臣正有此心。全仗國師妙計良策，此番必要成功。傍邊閃出了甘羅諫道：「啓奏吾主，劫喪之計，不可亂行。」始皇道：「愛卿有何高見？」甘羅奏道：「臣想孫門出殯滿朝文武送喪，他有十萬雄兵相接而去，於今劫喪，勝負未知。况乘凶劫喪，非聖上所行之事。吾主還要三思。」始皇聞言，沉吟不語。子陵道：「丞相雄論，眞爲迂闊，豈不聞行兵詭計，趁今燕國君臣出城送殯，只用埋伏人馬，可以一鼓而擒。強以今日攻城，明日交戰，虛糜錢糧，枉守時日，此乃天意整定，望主公參詳。」始皇道：「國師所說不差，卽忙傳旨。」

大小三軍，任憑調遣，後日孤不惜分茅裂土，以償厥功。子陵謝恩已畢，出離寶帳，回至本營，吩咐傳集軍將。只見大小三軍，魚貫而入，上前打參。子陵道：衆位將軍，今日燕邦君臣送殯，全仗你等併力同心，捉拿燕王，要定易州。在此一舉，遂取令箭一枝，命元帥領兵三千，在卽墨嶺西山口埋伏，聽砲響爲號，引兵殺出，擒拿燕國君臣，算你頭功。令趙高領兵三千，在卽墨嶺下南山口埋伏，聽砲響爲號，引兵殺出，扶持章邯，殺得護送軍士，俱擒燕邦君臣，不得有誤。令魏豹帶兵三千，在卽墨嶺東山口埋伏，聽砲響爲號，引兵殺出，擒拿孫門一家良眷，不許放走一人。令李實領本部人馬三千，在卽墨嶺北山口埋伏，聽砲響爲號，引兵殺出，捉拿孫門老少，不得違誤。又令王剪領人馬五千，前去劫喪，追至卽墨嶺下，放砲爲號，左右救護，其餘的將佐，俱各守營保駕。子陵遣將已畢，進大帳覆旨，衆將守命行事。等候十月初三日成功，這且不言。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是十月初二晚上，孫臏吩咐孫燕道：你且把空棺一口來，孫臏令人取了空棺一口，送上青紗大帳，孫臏揭開棺蓋，取頂大砲一個，安放在內，將蓋蓋上，用釘釘好，就提起筆來，在棺頭上，大書「南郡王亞父孫臏之柩」，寫畢，對孫燕道：你明日護送靈柩，遇秦將劫喪之時，可將我這口棺木留下，其餘的催攢上山，安葬殯殮已畢，你卽保定君臣，併燕丹祖母進城，是你路上二件大事。一應殺戰，俱不用你。你今作速進城，明日午時之間，催柩出城，勿誤大事。孫臏領令，催馬入城，不表。一宿，晚景次日五更，諸事齊備，送殯出城，排設得十分齊整，富麗非常。但見旗旛耀目，鼓樂宣天，童男童女，排班高聲，道士引道。燕昭王率臣執紼，老宮主領二媳，大哭，毛遂執幡，先引路。孫臏護柩在後，催安排元妙哭喪計，孫臏暗暗跟隨，不言。孫府送殯，且說王剪探得明白，率領五千人馬，追趕下來，厲聲大喝道：還往那裏去！快些留下棺木，萬事皆休。若有半個不字，教你個個都死。小校飛報後隊，說有秦賊王剪領兵劫喪，追趕而來，相離不遠，諺令定奪。燕昭王聞言，嚇得面目失色，口稱亞父，今遇王剪劫喪，這事怎處？孫臏道：龍意萬安，卽吩咐三軍保着喪車，只顧走路，不要理他。大小三軍領令，個個懷着鬼胎，保着喪車往前走。王剪領兵追趕，離有兩箭

之地眼見喪車前殯柩不遠，越趕越走，不趕不走。誰知這是孫臏用遁甲法，阻住了王剪，見燕國人馬到了卽墨嶺下，趕上喪車，只見燕國人馬一共上山，就掠下一口棺木，王剪擡頭一看，見材頭寫着「孫臏之柩」，心中大喜，好好的把這刖夫尸首撩了，他們雖然上山去，只用大隊人馬，把這座山重重圍住，任他插翅也難飛。遂吩咐將號砲放起，只聽得一聲響亮，驚天動地，但見那東山口魏豹，西山口章邯，南山口趙高，北山口李實，一齊引兵殺出，四面山口，秦兵吶喊，振天動地，把卽墨嶺圍住，嚇得昭王無措。孫臏從容道：「吾主放心，自有入馬解圍。」回頭吩咐孫燕道：「吉時已到，且料理安葬。」孫臏領令，卽時稟過衆人，率領一家老少，設計已畢，按下不表。且說王剪四將困住了山，心中大喜，吩咐家將取斧過來，把這口棺材劈開，做照楚五員故事，把這刖夫的尸首，打他三百方雪。此恨家將領命，忙取斧在手，望着棺材頭，吶喊一聲，將棺劈開了，露出尸骸。王剪舉目一看，果然是刖夫形容，不覺心頭火起，提起鞭來，打罵道：「你這刖夫，三卷天書，六甲靈文，也落得這等結果，你在天台修真養心，到也罷了，又要下山來報甚麼仇恨，仗着杏黃旂三卷天書，打我一拐，擺下火攻陣，燒得秦兵望風而逃，如今何在，難道怕你不成？愈說愈怒，把鞭舉起，照着孫臏天靈蓋一鞭打下，只打得火星亂飛，把虎口都震麻了。王剪大驚，好利害的刖夫，死了還是這等結實，到是銅胎鐵骨一般，遂又提鎗刺去，只聽噹的一聲，把鎗尖都刺崩了。心中大怒道：「怎麼如此結果，倒奈何他，只得吩咐軍士，與我抬去罷了。」軍士領令上前去抬，只見四個軍士一齊動手，誰知用盡力氣，莫能移動，只得吩咐加上八個人，也是如此，再加上十六名粗壯軍士，亦如青蛇搖鐵柱一般。王剪心上焦躁，好結實好沈重的刖夫，傳令以乾柴上來，把這刖夫燒了。這話把禍就惹出來了，這棺材裏頭的，原是一個百子信砲，孫臏用壓法壓住，王剪那裏看得出來，開聲叫燒，那些軍士取了乾柴，四面圍住，用火引着，那口棺材登時就燒，一聲響亮，嚇得軍人亂跑，孫臏聽得砲響，忙吩咐三軍齊殺出來，秦兵站立不住，往後就退，只聽得東西南北四面衆兵圍將上來，許多牛馬推動輓車，車上都是鎗刀四面，衆將將符化了。頓時的輓車，如

風捲雲秦兵殺來。王剪大驚道：「不好了！如此利害，今番決死而無疑了。」章邯道：「就死也不明白，又沒有對敵的，却死在兵車之上，正言說着，那萬輛車快走如飛，往來馳驟，橫冲直撞，殺得秦兵罷甲拋盔，尸骸遍地，血流成溝，毛遂師徒又縱金光，起在空中，來至秦營頂上，隱在雲端，用手巾麾，往下連展三展，喝疾一聲，頃刻間天昏地暗，飛石走砂，那全山六將見風砂起處，大砲喧天，一齊動手，殺入秦營，冲得寨柵東歪西倒，六將手執兵器，又如一羣猛虎，逢着就死，撞着就亡，殺得秦兵四散逃生。始皇子陵甘羅英布彭越急傳將令，一齊拔寨，保着始皇落荒而走。全山衆將在後追趕，這且不言。却說孫臏在卽墨嶺上安葬了父兄畢，遂令孫燕展凱展力，吳能率領三千人馬，保護昭王君臣燕丹宮主二位嫂嫂，舉家良眷進城。孫燕等領了將士，保送家眷去了。孫臏在卽墨嶺下，覺看秦兵死得可憐，不上四五十騎了。細想秦兵萬餘，被我一陣兵車，盡誅絕，只剩數十騎殘兵，眼見得王剪等命在頃刻罷了。就將杏黃旗，摘將下來，西北上一指，喝聲開！萬輛車忽然兩下一分，開出一條大路。王剪章邯趙高魏豹李實五將正在陣中等死，見兵車飛開一條大路，捨命往外逃生。孫臏收了神術，焦面鬼王領陰兵歸位，這萬輛車不動了。廉秀英見秦兵闖出陣，勒馬提刀，領着本部人馬，三百隨後趕來，高聲大喝秦賊，你往那裏走？秦將見燕兵追來，心中大驚。章邯道罷了，強如狼虎，死在兵車陣裏，待我等他到來，和他拚個死，也死得明白。說話之間，來將相離不遠了。趙高道：「這不是個女將麼？」王剪舉目一看，大怒道：「一定是廉秀英賤婢，他殺我的義子，正要拿他，與我兒報仇，說話未完。」小姐催馬上前大喝，殺不盡的秦賊，還敢逃生，快下馬受縛。王剪勒馬提鎗，大罵道：「你這賤婢，莫非殺我子的小姐，大怒，秦賊怎敢罵我，你莫非就是王剪麼？」你在界牌關殺我哥哥，若饒你情理難容，說罷，催馬掄刀就砍。王剪提鎗相迎，戰有二十餘合。小姐心中暗想道：「我同這賊殺到已極，不如先下手爲強，想定主意，拖刀往下敗走。」王剪不知是計，隨後追來。小姐在懷中取出九股紅錦套，拋在空中，大喝秦賊休趕，看我的寶貝取你！王剪聞言，抬頭一看，只見九股套索，如撒網一般，落將下來，說聲不好了，回馬就走，也不及了。

却被套索罩住，秀英小姐，輕舒粉臂，活擒過馬來。章邯趙高李實見小姐擒了王剪，嚇得魂飛千里，那裏還敢上前去救。慌忙逃生去了。小姐也不追趕，掌得勝鼓，回營不表。且說那海潮聖人，坐在蒲團上，忽然心血來潮，拈指一算，就知來意。心中大怒，吩咐金蓮子：「我有七件寶貝交你，你可下山前往秦營，救扶你師兄，須要見機而行，不可有誤。」金蓮子忙叩頭接了法寶，連忙收拾辭別師父，駕雲而起，正望秦營而來，催雲正走，遠遠望見半空中一朶毫光，有兩個道人，也駕雲在空中立住，手中拿着那旛，晃來晃去，忙撥開雲霧，往下一看，只見風砂滾滾，許多燕兵趕秦將。金蓮子心中大怒，忙在懷中取出三件法寶，往上一拋，大喝：「兩個妖道，還在此弄甚麼妖法看我法寶來了！」毛遂文通師徒二人正在雲端，弄法飛砂走石，打得秦兵大敗，心中歡喜。忽然空中萬道金光，落將下來，毛遂師徒二人縛住，忙念動咒語，往下一指，頓時風砂立定。且說始皇慌忙急走，走了多少的路，見得風砂住了，忙傳令下寨，招集殘兵，只得二十餘騎，心中大怒道：「孤家二三萬人馬，殺得一陣如此大敗，果然劫得如此好喪，罷了，不如收拾人馬，轉回國中，各分疆土，待時而取罷。」金子陵叩頭奏道：「龍意萬安，我想勝敗兵家常事，何容掛心，我想燕邦危在旦夕，不免轉回國中，再點人馬回來，與他戰個高下不表。且說金蓮子按落雲頭，來到秦營，高聲喝道：「快去通報，你說金蓮子要見，藍旗官忙來到大帳，跪下奏道：營外有一位道人口稱是金蓮子，綁住兩矮子要見。只見金子陵奏道：龍意萬安，而今下山的，是我師的門徒，他今投到必有好意，他的神通廣大，法術無邊，有他在此，何愁六國不平，還望主公親自帶領文武出營迎接纔是。」始皇道：「孤想從魏天民黃叔陽朱惠珍一班道人下山，今日又要擺誅仙陣，明日又要擺陰魂陣，屢次損兵折將，如今又來了。」子陵說道：「想當初不得其人也，如今他奉祖師旨意下山，前來扶助，還望主公接進來，才知吾主是有道明君，話猶未了，只見章邯等一班敗將，面奏王剪被擒一事，始皇聞奏大驚。子陵道：「臣料王剪不有大害，望吾主萬安，始皇心中不悅，無奈率領文武出去，迎接金蓮子入帳，不知毛遂文通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金蓮奉命助始皇 老母順天放王剪

話說秦始皇領金子陵與甘羅英布彭越等一班文武出營迎接金蓮子，手提着兩個矮子進營見始皇，口稱真人，這兩個矮子是那裏來的？金蓮子道：實不瞞王爺，今貧道奉海潮聖人之命，下山拔刀相助，不想來到大營，只見兩個妖道在空中弄鬼術，飛砂走石，被貧道用仙繩網住，來見聖上，以爲進見之禮。始皇聽了大怒，原來是兩個矮子弄鬼術，敗孤許多，人馬傳旨押下大帳，等孤看看是何等之人。審問明白，然後施行正法。值官不敢怠慢，把兩個矮子押上大帳，左右文武多人看這二個矮子，身不滿三尺，只可二尺八寸光景，這個說好一個玉球，那個說是一對玉旦，說說笑笑，早到了始皇駕前。始皇擡頭一看，果然身材短矮，形容古怪。始皇喝道：你這兩個矮根，叫什麼名字？有多少本領，敢弄邪術傷我國許多人馬？從頭招來。毛遂道：你要知我姓麼？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在積石山閉陰洞修真，我姓毛，叫毛遂，便是。這是我的帥徒蒯文通。始皇說道：原來你就是毛遂，我雖未曾相會，久已聞名。前者孫臏遭難，聞得都係你弄的神通，把別夫救活了，今日你又下山來，何幹？毛遂道：實不相瞞，你家先行官用攢大箭把我孫三哥打死，是我偷得九轉靈丹救活了。昨日設下哭喪計，叫我兩個人打幡，却你家的營盤，偶然失誤，落在你手，放我回去便罷，若不放我回去，你也知道孫臏的利害。他若來救我，管叫你三軍喪命。始皇聞言，心中害怕，自己想想，這妖道說的是實話，若是這別夫知了，與兵前來，到要提防，正然想着，只見藍旗來報，所有元帥領命劫喪，被孫臏擺下兵車陣，把我國的人馬誅盡殺絕，先行官被擒，不知生死，衆將逃生回來，現在營外待罪，乞龍意定奪。始皇聞報大驚，傳旨宣進章邯等，跟旨入到大帳，叩頭請罪。始皇道：雖然失計，還剩有多少人馬回來？章邯將即墨嶺下劫喪，被萬輛車沖殺一陣，廉秀英生擒王剪，被他趕盡殺絕，只有存數騎回來的話。細奏一遍。始皇聞聽，不覺悲傷起來，嘆氣道：可惜數萬兵，喪於兵車之下，又不知王剪生死如何？

教孤何以放心？金子陵上前口尊聖上，王剪不知死活，不必煩惱，勝敗兵家常事，先行官雖然被擒，不久就回，料無大害，貧道祖師的法旨下山，必要擒孫贖與王剪報仇。始皇道：全仗真人法力，孤如今也沒主意了。對四將道：卿等收陣之罪，姑且寬恕，各歸營伍歇息罷。四將叩頭謝恩。始皇對金子陵道：孤家將這兩個矮妖道送還燕營，換回先行官，未知可否？金子陵叩頭奏道：吾主不可，先行官是海潮聖人的徒弟，奉玉帝勅旨，保扶我主，併吞六國，不是私意興兵，臣料孫贖不敢逆天而行，傷害王剪的。兩個妖道不在高山養靜，自開殺戒，仗着他的邪術，傷害吾主許多人馬，正試典刑，若放他回去，分明放虎歸山。孫贖添了羽翼，反受其害，切不可放他。始皇聽了，大怒道：矮妖仗着邪術邪法，傷吾許多人馬，留你何用？傳刀斧手把這兩個妖道推出營門梟首號令。刀斧手答應一聲，上前把兩個矮子的頭髮，連道冠一把抓住，推推擁擁往外就走。文通道：師父不好了！要殺我們了。毛遂道：徒弟有什麼解救否？文通道：師父呀，你會五遁之術，隱身法，又會七十二變化，怕什麼？今又來問我的解救，你莫非老糊塗了。毛遂道：我的賢徒，寬手寬腳的好遁好變，如今你是網住，我是鎖住，怎得去呢？文通道：師父呆了麼？帶住鎖繩走就是了，有什麼去不得了？毛遂道：孽障你不知道，這不是凡間的繩鎖，這細細繩鎖扣最是利害，由你五遁之術，遇了此寶，就難施展了。文通道：這等說起來，我師徒二人等死罷。毛遂道：不等死，就是挨刀了。文通聽了，落下淚來，說師父你念孫贖交情，受盡萬苦千辛，艱難險阻，兩次三番，將他護救，又差我下山探望，可爲情義兩盡。誰知今番害自己，他的神通廣大，如何不來搭救你？我如此看將起來，交情二字，盡付於流水了。不說他師徒二人抱怨，且說秦皇與金子陵一班文武在大帳上，專等午時三刻，斬兩個矮子的人頭。這金子蓮子忽然一事上心，嚇得驚忙無主，頓足道：這細細繩鎖扣，那仙家之寶，祖師賜我下山，交與王剪，擒拿敵將，今日若見了血光，污了法寶，就是不靈了。我一時失於檢點，險些誤了大事。金子蓮子即忙離位口尊聖主在上，貧道有事啓奏。始皇道：真人有何見教？金子蓮子道：這兩個妖人，係貧道在空中用細細繩鎖扣拿住了的，只是兩件寶貝，見不得血。

光，貧道去另把繩鎖換了下來，然後再殺未遲。始皇道：既然真人的寶貝，恐被血污，專當值官隨真人去，將法寶取了回來，不拘時刻，便把兩個矮子開刀處斬。當值官到了跟前，傳旨道：行刑的，且莫動手，聖上有旨，意道這兩個矮子綑綁的，都係仙家法寶，不能見血光，今有真人前來收回寶貝，即便開刀，不論時刻，要獻首級。劊子手答應一聲，住兩旁分讓，閃開大路，等真人收寶貝。毛遂師徒聞言，心中暗道：好了，毛遂亦悟低言道：文遠你聽見麼？今金蓮子來開繩鎖了，等他一開，就好走了。文遠道：我們架雲，還是士遁、毛遂道：士遁、毛遂師徒故意閉目低首，口中不語。金蓮子點頭三五點，嘆六七聲，好妖道，你也曾在高山洞府，修真養性，爲因下落紅塵，至有此災，忙令劊子動手，只見他二人說聲我去，把身一扭，就遁地去了。衆人忙來報知始皇。君臣大驚，金蓮子聞報大怒，待我明日出戰，擒他回來，再殺未遲。且安下不表。再說秀英小姐來至青紗帳下，跪倒在下，說道：三叔公在上，姪媳秀英生擒了王剪，前來報功。孫臏聞言，連忙離位道：貴人請起，拿了王剪，其功不小，把他推上來。小姐叩頭立起，吩咐軍士把王剪推上大帳，王剪一見孫臏心下驚疑不止。孫臏說道：好王剪，你自以爲英雄蓋世，如何今日也落在貧道之手？王剪低頭不答。孫臏暗想：如今不殺王剪，國法何在？若將他斬首，有違天意，取罪不小。正在爲難之處，藍旗來報：南郡王爺在上，有本國人馬去劫秦營，反被轉風砂石殺得大敗而回。手真人師徒不知下落，不敢不報，乞令定奪。孫臏聞報大驚，秦營有什麼人能打破我的法寶？我算算毛賢弟師徒，往那裏去了？連忙指尋紋，就知其故。小姐開言道：請問三叔公，毛真人師徒那裏去了？孫臏道：今有海潮聖人，差了金蓮子下山，將他師徒拿進營去了。小姐道：可能傷得他性命否？孫臏道：無害。小姐道：既無害，何不將王剪正法？孫臏道：且不要害他，待打聽毛遂師徒如何？若是把他師徒害了，再殺他不遲。今將王剪押下聽候發落。小姐不敢違令，將王剪打入木籠，看幾名軍士看守，且不表。却說孫臏吩咐擺酒，與趙皇姑並衆將慶功，正在青紗帳筵宴，那毛遂師徒士遁，回到了燕營，進了大帳，才顯露出來，只見衆將在那裏吃酒慶功。毛遂大怒道：沒良心的別夫，把我送入火

坑，就不管人的死活了，今在營中安樂吃酒，你還成個人麼？說罷，同蒯文通闖至席前，大叫大罵，好沒良心的別夫！你在這裏吃菜飲酒，怎麼把打幡的撩下了？孫臏見了，連忙離坐，口稱賢弟賢姪回來，恭喜恭喜，請坐。毛遂道：好喜，這樣一回，我爺兒兩個投生那裏去了？孫臏道：賢弟怎麼說這個話？毛遂道：人傳別夫多詐，果然話不虛傳，你叫我打幡劫營，不想金蓮子用法寶擒去，你難道不知我師徒有難，爲何置之度外不理？論若非我師徒有士遁之法，早赴枉死城了。我爲你下山不得好報，救你一命，又不知報恩，見死不救，實非人也。大罵孫臏一場，孫臏手拉毛遂，文通道：賢弟師徒莫怪，非是孫臏見死不救，你們被擒之時，我也曾占算來，知道無害。若是果有不測之處，孫臏就棄了神仙不做，亦要捨命前去搭救，豈敢穩坐帳中？今奉勸賢弟，你等師徒，休要見怪，交情爲重，只是我累你擔驚了，心實不安，如今斟酒叩頭請罪，如何？說罷，跪將下來。毛遂行幾步，把孫臏扶住，道：不必行此大禮，實不知三哥有此打算的，我今到錯怪了你。孫臏道：請坐，現成素席，理當用此酒敬奉三杯。毛遂師徒等依次坐下，衆將上來請過安。毛遂道：今日設的是甚麼酒？孫臏道：是慶功酒，只因兵車陣殺了秦營人馬，生擒了王剪，故此今設賀功酒。毛遂道：是呀！我師徒二人，記得在秦營聽報，知拿了王剪去了，始皇到要放我二人回來，對換王剪，到是金子陵不依，定要殺我二人，如今三哥你何不報了此仇？把王剪殺了，西秦沒了王剪，就不能成其大事，自然講和，永保天下。燕山太平無事，黎民免了刀兵之苦，如何三哥不殺他？孫臏道：我豈不知殺他，且待明日解上朝去，任憑昭王發落，纔是正禮，說畢重新設席，衆人歡飲。西山日落，酒筵散席，各歸本帳安歇，不言。且說王剪打入囚車，押在趙皇姑後營，有幾個軍士看守。王剪此時猶如鳥入籠中，有翅難飛，心中苦痛，嘆道：想我王剪在高山學藝，蒙師打發下山，併吞六國，誰知一國未平，反受了萬苦千辛，如今身入陷坑，死在目前，爭名奪利，何用？王剪在囚車自嘆，驚動梨山聖母，忽然一陣心血來潮，袖占一課，早知其意，口中嗟嘆道：秀英仗着法寶擒了王剪，要與孫門報仇，那知得罪了海潮聖人，還是小事，只怕孫臏捱天而行，難免五雷之厄，且事雖小，亦有不

是了。秀英日後，亦難掌昭陽之印，我今若不下山，他必胡爲，有干天譴。說罷，聖母出了洞門，招展金光，一時間到了趙營撥開雲霧，到了秀英營中，一想，我若與秀英面說要放王剪，看他一定不應，不如與他個真人不露相，想定主意，用隱身法隱住了身形，邁步進到後營，聽聽營中鼓打三更，燈燭尚明，聖母走到後邊，只見一輛囚車，王剪在裏頭，眼中含淚長嘆，旁邊有幾個軍士看守王剪，也有睡的，也有看着的，燈燭光明，聖母就現出全身，變了一個婆婆，髮如銀線，手扶一根拐杖，來軍前口稱衆位哥哥，怎麼還不去睡，守的是什麼人？軍士看見一個老年的婦人，便問道：你是那裏來的？我們營中從來未見過面。老母說：你們不知道麼？我係皇姑的乳母，與皇姑作伴而來，你也難得見我。衆人道：原來係皇始的乳母，怪不得小的們不認得，這囚車裏頭，係秦將王剪，被擒來囚在此間，吩咐小的們看守，怎敢去睡。你老人家半夜三更，到此何幹？老母道：皇姑差我來，查查你們少些去睡。衆人道：怎敢去睡。老母對衆人笑道：瞞上不瞞下，睡睡也何妨。老母就撮了一把土來，吹口仙氣，變做磕睡蟲，就飛在衆人面上一見了個個伸腰，各各睡着的了。老母來至王剪車前，叫聲殿西侯，王剪聽得有叫他之人，往前一看，係個老年的婆婆，口稱道：奶奶，叫我有何話說？老母道：我看你係一條好漢，待我救你。王剪聽了，心中大喜道：奶奶果然肯救我麼？老母道：果真救你，這王剪就在車裏頭，拜謝拜謝，叩了三個頭，口稱奶奶，若是救了我王剪，猶如重生父母，再世爹娘，今生不能報答，來生犬馬，也報你的深恩。老母道：你也不必許愿，我也不想你報，你快閉雙目，我好救你。王剪就把兩目緊閉，老母使個開鎖法，開了囚車，放了王剪出來，將一聯東帖，放在囚車之內，引着王剪在燕營逃出了大隊。王剪叩頭在地，請問姓名，老母道：不必留名，你看那邊有人來了。王剪回頭一看，只見老母起在空中，排雲而行，回到古洞了。心中又驚又喜，不知那位神仙，救我殘生，連忙當天叩謝已畢，即忙逃命回營，見了始皇，備奏前事，君臣俱各大喜，設酒壓驚，不言王剪得命逃生，回歸本寨，且說數名軍士一覺睡醒，天色大亮，看看囚車，不見了王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嚷道：不好了，怎麼去回皇姑的話，內有一個

道：不妨，我們都推在乳母身上。衆口同詞，說是他來混說了，又有一個道：你看囚車內有一柬帖，取出來看看，衆人把柬帖取了出來，內有識字者，觀看明白，封套上頭有七八個大字，此帖付廣文收啓，衆人道：廣文是南郡王爺的道號，我們拿這柬帖去回皇姑的話，料然無事。衆人議停當了，轉上大帳，見了秀英，一齊叩頭道：皇姑在上，小的們罪該萬死，特來請罪。秀英道：你等身犯何罪？衆軍道：蒙皇姑差派看守王剪，至三更時分，有貴人的乳母，前來查看，不知用何法術，把小的們都睡着了，醒來就不見了王剪，不知去向，小的們報明領死。秀英大怒道：我營中那有乳母，分明是你這般奴才，大膽放走，情理難容，傳刀斧手，把這般奴才推出營門，梟首示衆。衆軍叩頭在地，大哭道：貴人明見，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小的們就吃了熊膽豹心，也不敢放走王剪，自取殺身之禍。果然三更時分，有一個年老婆婆，手持拐杖，口稱是貴人乳母，若不信，還有留下的柬帖。皇姑看柬帖面上，有七八個大字，此帖付廣文收展，心中暗想道：柬帖必是那位神仙救了王剪，留下爲憑。且送至三叔公開看，便知明白。想罷，吩咐道：看柬帖是饒你這班奴才死罪，活罪難免，發軍政司每人緝打四十，以鎮押守不嚴之罪，求人謝了不殺之恩，都到軍政司領責不提。且說趙皇姑拿着柬帖，來至南郡王大營，正值孫臏升帳理事，門官通報，傳請貴人上帳。秀英參見已畢，孫臏開言，就問賢姪媳到此何幹。秀英道：有一件異事，特來報知。因昨日將王剪打入囚車，不想至夜三更，不知何人將秦賊放走，留下一聯柬帖爲證。說畢，將柬帖呈上。孫臏看見廣文收展字樣，遂卽拆開觀看，原來是有一首七言詩，上寫着：

梨山老母下凡塵，放走秦人且慢噴，囑語廣文休進步，興衰定數枉勞神。

孫臏看了說道：原來是梨山老母放走王剪，再看帖後，尙有二行細字，寫得明白：

玉帝久聯媼，今當射雀屏，吉期休錯過，柬帖作冰人。

孫臏看畢，對秀英說道：此乃一定之數，不可強爲，既是聖母下凡，放走王剪，與汝無干。帖子上還有一行言詞，

姪媳請看定奪。秀英接來一看，羞得滿面通紅，低頭不語。孫臍道：「姪媳回去，此乃是聖母的主意，不可錯過吉期。候花燭良辰，再當迎接。」秀英含愧出營，轉回本部，不在話下。且說孫臍擇了來月初三日，好吉辰，吩咐孫燕進城，預備龍車鳳輦，各色儀仗，到三日出城迎接。本府中整頓花燭，合卷筵席相候。樂人須要齊備去迎皇姑。廉秀英成親。孫燕領了命進城回府，諸事料理停當，光陰如箭，已到吉期，擺着儀仗彩轎，出城迎娶廉秀英回府。不題。且說王剪逃回營中，却遇始皇升帳，聚集文武商議軍情。王剪上前叩頭，奏明此事。道：「臣自下山以來，身經百戰，指望扶持吾主，獨成一統，不想屢被刎夫所敗。前日又被秀英擒去，若非神仙搭救，焉有今日？臣與刎夫再戰一雌雄，乞吾主准行，未知始皇准出戰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斬金蓮秀英弄術 敵海潮孫臍化身

却說王剪前奏始皇，要臨敵報仇。始皇冷笑道：「先行官也要知道度量，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難道還未曉得那刎夫的危害，不如安分待時，不宜再行競氣。」王剪忿然道：「臣屢受這刎夫之辱，若不能報仇，枉生於天地間，雖生不如死。吾主若不准微臣出馬，願死在駕前，免得貽笑天下。」始皇道：「先行官決意報仇，孤亦不勉強，倘若得微功，即回營，不可戀戰。」王剪叩頭謝恩。金蓮子上前躬身道：「貧道今日與師弟掠陣，始皇大喜，金蓮子立刻辭別下帳。同王剪披掛停當，提刀上馬，三聲大砲，擂鼓搖旗，沖出營盤。金蓮子在門旗下，觀看此戰。這王剪一轡馬頭走出陣前，令小軍高聲叫戰，燕營軍校啓奏，中軍聞報，孫臍就問那位將軍出馬拿王剪。當有廉秀英上帳，應聲願往。孫臍大喜道：「此去臨陣，須要仔細，還有一句良言，切不可傷他性命。」秀英應諾，走下帳來，提刀上馬，帶了家將出營。王剪一見認得是廉秀英，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明。王剪厲聲大喝道：「好賤婢，還不下馬，等待何時？」廉秀英用刀一指道：「你這漏網的秦賊，你在我手中逃生，怎敢又來猖狂？今番拿住，定不相饒。」王剪聞言大怒道：「賤婢少

發大言，看我取你狗命！雙手提鎗，分心就刺。皇姑手中刀迎面交還，捨死亡生，虎鬥龍爭，殺得征塵滾滾，紅日無光，戰鼓多時，王剪殺得身疲力倦，自知難勝，旋馬敗走，擡頭一看，見紅日當空，天交正午，心中大喜，又見秀英趕來，急急動真言，攢天箭祭在空中，秀英看趕上，只見一朵紅雲，托着一枝神箭，竟望着頂門而來，嚇得魂魄無主，說道：好利害的寶貝，怪不得三叔公塌了頂門，若非聖母賜我寶貝破他，今日定然難免。說罷，箭離頂門切近，秀英在懷中取出那蓋天袱，念誦呪語，往上一撒，只見霞光萬道，瑞氣千條，正所謂物各有主，這攢天箭見了蓋天袱，現了原形，依舊是一根金撥子。香風一陣，頃刻間，兩件寶貝無影無蹤，不知那裏去了。原來梨山老母早知其中，差遣黃巾力士，把兩件寶貝俱收回。這話表過，且說王剪擡頭不見神箭，心中吃驚，大喝好賤婢，用何邪術，將我的寶貝攝往那裏去？小姐大笑道：秦賊還有什麼寶貝，只管使來。催馬掄刀就砍。王剪抬頭不見寶貝，不敢招架，飛馬望本營而逃。金蓮子抬頭看見，開中大怒，催開梅花鹿，手舉太和劍，冲到陣前，放過王剪，大喝無知女將，休得猖狂，有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小姐抬頭一看，只見一位道者，束髮寶冠，身穿道袍，黃絲帶，腳踏麻鞋，騎鹿仗劍，攔住去路。小姐厲聲大喝：好妖道！你是何等之人，敢阻我去路，放走王剪。金蓮子大笑道：我不說明，諒你亦不認得，我乃拗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徒弟，姓名金蓮子，奉師命下山，特來擒你。小姐大怒道：你有什么本領，敢發大言，看刀取你。舉起鋼刀，照頭就砍。金蓮子仗劍相迎，一場好殺，鹿馬盤旋，經戰三十個回合，不分勝負。金蓮子自思：這丫頭刀馬利害，料難取勝，不如用法寶擒他，想罷，隨手取出網仙繩，祭在空中，霞光繚繞，猶如一道長虬。小姐一見，微微冷笑，往腰間除下一個小小花籃，拋在空中，真是作怪，寶只有相生相尅，那網仙繩就裝入花籃之中。小姐用手一指，仍歸回手上。金蓮子一見無名火起，催鹿仗劍沖殺過來，二人死命相拚，又戰有十餘回合。金蓮子往下敗走，小姐暗想：他又不知使何妖術，我何不先祭法寶傷他。遂在花籃內取出一枝小小黃旗，拍馬追趕，相離切近，手舉黃旗，對着金蓮子後心，連展三展，那金蓮子打三門冷戰，一陣昏迷，吊下梅花鹿。小姐催勸

九點桃花馬，提起繡絨刀，吶吶一聲，揮爲兩段，收兵打得勝鼓回營。請功慶賀不表。且說金蓮子陰魂不散，飄飄蕩蕩，竟往東海，拋離雲光洞，至海潮蒲團前，雙膝跪下，口稱恩師在上，荷蒙差遣，去助王剪，不幸死在廉秀英之手，乞求祖師，大發慈悲，與弟子報仇雪恨，九泉深感，說罷，隨風消散去了。海潮聖人大驚，怒道：可恨那夫無知，扭天而行，事傷我門徒，情理難容，吩咐銀蓮子，就把金毛，帶出洞門，老祖取出法寶，跨上脚力，起在空中。銀蓮子跨鹿，緊緊跟隨，師徒離了高山，雲飛電掣，來至易州，推開雲霧，往下一看，只見秦營紅光耀照，紫氣盤旋，海潮看罷，點頭嘆道：怪不得吾徒兒，死於廉秀英之手，雖然秦王奉天承運，怎奈有大羅神仙拒天而行，扶助燕王，三軍有鋒劍之苦，百姓有倒懸之災，我如今既下高山，定當扶助西秦，併吞六國。話罷，師徒墜落雲頭，來至秦營，銀蓮子上前喝道：軍校聽着，快報於殿西侯知道，就說海潮聖人到了。軍校不敢怠慢，忙上先行帳報知，王剪大喜，忙上金頂大帳，奏明始皇，說：吾主萬千之喜，有徵臣的祖師海潮聖人下山，現在營門等旨。始皇聽見，龍心大喜，既然海潮老祖下山，破易州猶如吹灰之力，傳旨大開營門，孤當出營相接。當下秦始始皇帶領兩班文武，出營迎接，見了老祖，就地一恭，道：早知老祖降臨，遠該遠接，遲來伏乞恕罪。海潮一見，慌忙跳下脚力，連忙下禮，道：貧道有何德能，勞勩聖主迎接，說罷，攜手同進大營，至金頂帳下，要行君臣之禮。始皇謙遜一回，按次序坐下。金子陵王剪上前叩頭，海潮執手道：你們且起，連連征戰，諒來辛苦了。次後衆將來拜見已畢，值官獻茶。始皇開口稱老祖在上，寡人自從與兵以來，因此易州，指望一陣成功，不想遇着孫臏，他倚仗三卷天書，神通廣大，連敗孤家數陣，傷損無數軍兵，更害了幾家道友，孤當此屢敗無計可施，幸得老祖慈悲下山，定然扶助孤家，削平六國。老祖合掌胸膺道：善哉善哉，今日貧道下山，只因天意歸秦，六國該滅，孫臏扭天而行，枉害那黎民塗炭，貧道也無奈下山，要與孫臏見過高下，請龍意萬安，今要目下成功，始皇大喜道：全仗祖師法力，削平易州，孤當誓不忘恩。傳御膳官擺齋，老祖道：不食烟火之物，聖主不消費心。著人在營左搭蘆棚一座，撥二十名時值官伺候，便是。

始皇遂命金子陵前去蓋造，不多時，金子陵回奏，蘆棚完備，請法駕過棚，秦皇與老祖同入棚中坐下。海潮道：既下了山，且與孫臏會一會面，看他行事如何？待我把金石良言勸他幾句，他肯歸山便罷，他若不肯歸山，再作定奪。始皇大喜道：全仗老祖神通妙用，海潮辭王別駕，下了蘆棚，率領三個門徒，騎紉仗劍，沖出營來，就令王剪先到燕營，將禮義爲先，不必罵陣，就說我請廣文子講話。王剪領命，催馬至營門，招呼道：你們軍校聽着，今有東海雲光洞老祖在此，請南郡王出來陣前會話。藍旗入青紗帳，孫臏聞報，暗驚道：海潮下山來，意不善，我若是不出去，豈不弱了名聲？既來之則安之，說不得我要去走一走。孫臏吩咐孫燕道：你可跟我出去，那海潮聖人比不得別洞的元門，道行淺薄，可以抵當。這老祖的神通廣大，妙法多端，我尚且怯他，你隨我臨敵，切記吾的良言，不可自逞英雄，少年血性，輕自追趕。孫燕聞言，心中自思：我三叔怎麼懼怕海潮，叫我不委任己性，難道對陣動手，也好讓人壓且答應，臨陣再作道理，只見廉秀英上前，口稱三叔公，臨敵姪媳情願保駕。孫臏道：姪媳肯去更好，夫婦二人，轉將下來，披掛停當。孫臏駕拐騎牛，展旗放砲，率全山將士五百軍兵，并孫臏夫婦，一齊出營門。王剪遂卽回馬來至木隊，口尊老祖爺仔細小心，這是別夫來了。老祖冷笑道：你等閃開，老祖催騎提劍，來至疆場，用聲招呼道：來者莫非是廣文子孫臏麼？孫臏聽得招呼，急忙抱拐陪笑，尊一聲老祖，燕人不知仙駕降臨，有失遠迎，望祈恕罪。老祖笑道：廣文子你修行了一場根行，也不淺薄，修到一個巡天都尉，做了一個真人，也非常易，何若扭天而行，在易州燕山貪戀殺戒，不肯回頭，是何主意？孫臏道：老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非是我燕人貪戀紅塵，只因我父兄一門四口，俱死於王剪之手，燕人方下山來，不敢說是報仇，只要殯葬了父兄，我就歸山入洞，誰想王剪恃強，把我徒弟袁達、李牧、李松等五人，俱已死於非命，這也是各人的生死，不必說了。老祖你又與他攢天箭，把燕人打塌了頂門，命喪無常，是何主意？若不是毛遂相救，我孫氏早已滅門，老祖試想這段情由，誰是誰非，豈是燕人扭天行事？海潮笑道：廣文之言差矣，豈不知王剪奉的是千佛牒文，玉帝敕旨，我纔差他下山，併吞

六國，原不是私自興兵，你扭天而行，打了他一拐，險些未有打死，火攻陣幾乎把他燒死，兵車陣內，亦幾乎被你弄死，吃你的虧也不少了，還要抱恨於他呢！自古僧尼看佛面，打狗念主人，豈不知他是我的門徒，定要將他誅盡殺絕，這也能了，至於金蓮子與你無仇，你爲何叫你家廉秀英把他害了，你的口甜心滑，奸詐不過，我今下山，彼此見面，還不下騎叩頭請罪，膽大包天，敢在我身前，還有巧語花言，拿着你兩根哭喪棒，前來之乎者也，講長論短，看你的光景，還想要與我對敵麼？言罷，一劍揮來，孫臏用拐架開，滿面陪笑道：「老祖是前輩，燕人是晚輩，不敢還手。」老祖道：「你既然好講，我有一句金石良言，不知你依否？」孫臏道：「只管說來，可依則依。」老祖道：「我下山來，也不是報仇雪恨，也不爲奪利爭名，你豈不知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你若聽我金石良言，把你的人馬散了，你回上天台，修真養性，不管閒事，不失神仙之位，但若不依我，只怕難免目下之災。」孫臏你依得麼？」孫臏道：「只是還早些，若要燕人撤兵，不管閒事，除非是貴人歸山，昭王爺龍歸大海，再把王剪碎尸萬段，祭了先靈，我方散兵罷戰。」老祖聞言大怒道：「好別夫，氣死我也。」雙手舉劍，盡力揮來。孫臏用拐架開，隨手交還，各催腳力，劍拐縱橫，一場大戰，鬥有二十餘合，不分勝負。海潮聖人就祭一顆明珠，起在空中，孫臏在牛背上，只見滿天霞彩，瑞氣紛紛，一顆明珠，照着頂門落將下來，原來此珠混沌初分，兩儀定位，清者爲天，濁者爲地，流者爲水，水歸大海，無當老祖，曾鍊此珠散在大海之中，波濤不興，名爲定海珠。此珠有五色毫光，若落了下來，不但泰山壓頂，由他仙凡之體，只打得魂散魄消。孫臏看見定海珠來了，大笑道：「若是別人不能抵當此寶，我燕人豈能怕懼？忙用沉香拐，往上一拋，起在空中，敵住了珠。孫臏的沉香拐，原是兩條虬龍，龍見了珠，張牙舞爪，左右迎接，那知這顆珠，是天的寶物，孫臏的虬龍拐，抵當不住，那顆珠又打到頂門來了。孫臏說聲不好，把那右手一拐，又往上一拋，只當兩條虬龍，空中飛舞，名爲二龍戲珠，尋住寶貝。老祖看見心中好惱，果然別夫利害，怎敢當住，又在懷中取出一件元妙的奇珍，名爲無極圖，未開天地之先，混然一氣化爲太極，分清濁萬物之寶。任他諸般兵器，各樣仙珍，見了此圖，

不能傷害，却收諸般的寶貝，此乃無常老祖的奇珍，比杏黃旗更強十倍。老祖將無極圖拿在手中，刷的一聲抖開，有千條瑞氣，萬道金光，就把孫贖的杏黃旗、雌雄劍、沉香拐都收去了。老祖一手又把如意打來，孫贖不曾提防，說聲不好，只聽得唳呀一聲，如意打得白氣升空，尸骸落地，那盤角大叫一聲，回頭就跑。秦營衆將催動戰馬，齊來搶尸。孫燕一見大驚，催馬當先，全山九將、五百家兵，同着皇姑廉秀英，跟隨齊往戰場護救。那邊的王剪銀蓮子見海潮用無極圖收了孫贖三件寶貝，又祭如意，將孫贖打下塵埃，齊催脚力往前搶死尸，見孫燕奮勇無常，銀蓮子催鹿欄住去路，仗劍就砍。孫燕用鎗相迎，戰不數合，銀蓮子旋鹿敗走，孫燕在後催馬追趕。廉秀英一見大驚道：「三叔公曾有吩咐，不許妄逞英雄，追趕敵將。他如今這一趕去，那妖道佯輸詐敗，必定要暗祭法寶，不可不防。」即忙磕開桃花馬，搖動綉絨刀，緊緊的追着，那五百家將，九個門徒，一齊勒馬，往下追來。就把孫贖的尸骸捨下。王剪一見大喜，就令家將把孫贖的尸骸搶進營盤。下文另表。且說那銀蓮子見孫燕趕來，相離不遠，把抹額金箍摘將下來，口中念念有詞，起在空中，猶如簸箕大小，滾滾墜下。孫燕看見大驚，正欲回騎，廉秀英早到眼前，見是妖術傷人，就把花籃往上一迎，金箍收入籃中。銀蓮子見失了金箍，大怒道：「好賤婢，你怎麼敢傷吾法寶。」催行舉劍照頭就砍。小姐舉刀相迎。孫燕抬頭不見金箍，只見廉秀英在疆場動手，那裏忍耐得住，掄動銀鎗，上前來攻。銀蓮子抵擋不住，回鹿望本營大敗而逃。孫燕道：「不必趕他，回去保三叔尸首要緊。」夫妻二人回騎，率領衆將收兵罷戰，來尋孫贖的尸骸，並無蹤跡。孫燕怒道：「我同妖道動手，顧不得尸靈，你們爲何不把三叔尸首搶回營來？去得無影無踪，教我怎麼回營？」衆將道：「我們報仇心切，一齊追趕那妖道，不想被秦賊乘空把尸靈搶去了。」孫燕大哭道：「三叔被害，失了尸骸，教我怎見得祖母貴人，不言孫燕在戰場痛苦，且說海潮聖人得勝回營，進蘆棚坐下。始皇君臣都來與他慶功賀喜。王剪稟道：「弟子將孫贖尸首搶進營來，求老祖法旨定奪。」老祖吩咐抬至蘆棚之外，待我驗其真假。當下老祖同始皇並衆文武一齊出來觀看。孫贖的尸首，老祖閃慧眼一看，暗驚

道，怪不得孫臏膽大胡行，原是仗着神術變化，只說他死在如意之下，那知他英神走脫，擺下假形，想罷嗟嘆不止。始皇道：爲何老祖見了孫臏的尸首，這等驚異？海潮道：這不是孫臏的尸首，始皇笑道：豆青袍，黃皮靴，面貌不錯，怎麼不是老祖道？這是一隻梅花鹿！君臣聞言吃了一驚，回頭細看，果然是一隻死鹿。始皇道：明明是孫臏，轉眼之間，就變了一隻死鹿，不好了，又中了孫臏的魔法了。老祖道：聖上不知，不必害怕，雖然孫臏變化，走脫了原神，有貧道在此，料不敢胡行，龍意萬安，吩咐王剪把隻鹿抬去埋了。王剪回道：埋他無用，不如償了抬鹿的吃了老祖點頭。王剪令人抬去，剝皮分肉而食。小軍甚喜，把鹿抬至空處，取刀在手，就剝去皮毛，用手往肚子裏一劃，只聽得啍啍一聲，嚇得魂魄無依，丟下刀子亂跑。來至蘆棚裏，道：祖師老爺在上，不好了，那鹿又變了。老祖道：變化甚麼？啓上祖師爺，一張鹿皮包着一肚子乾糞，老祖大怒道：可恨孫臏，弄元虛，在我眼前逞能，我既下山，豈容你作怪！不表海潮忿怒，且說孫燕同秀英小姐，衆家門徒，因不見了孫臏尸首，在疆場哭了多時，收兵回營，夫妻商議道：雖然三叔尸首不見，只好在青紗帳內，立過靈牌，請道修齋，三年掛孝纔是。商議已畢，即往大帳而來，聽得青牛一聲喊叫，孫燕道：好札刀子的他，到跑了回來。把我三叔擦在那裏去了，罵畢領着衆將，來至青紗大帳內，往上而走，忽聽得一聲吆喝，你衆人爲何此時才來？衆人聞言，抬頭一看，只見正中坐着一位道者，三叉冠，豆青袍，黃皮靴，却是南郡王亞父，與毛遂講話。衆將大喜，一齊跪倒叩頭。孫燕問道：姪兒明明看見三叔，跌下脚力，死在塵埃，被秦賊將尸首搶去，怎麼得回來？孫臏道：自有脫身的妙法，不必多言，你等血戰辛苦，各歸本部歇息。衆將歡喜不盡，俱各退下不表。且說孫臏吩咐軍獻茶過來，左右奉上。亞父接轉，親手遞與毛遂，說道：賢弟接過杯茶，我有話說。毛遂笑道：三哥有話請講，爲何掛起茶來？孫臏道：只因與海潮對敵，被他展開無極圖，把我杏黃旗，沉香拐，雌雄劍收去，奉煩賢弟替我走一遭，如若取回，感德不盡。毛遂道：三件寶貝，都被他收去，誠爲可惜，如今三哥叫我進奉營去，有何處置？孫臏道：煩勞賢弟，想了法子。毛遂道：這事我沒法想了，三哥自己罷。孫臏陪

笑道：我有法子想到拿來了。只煩賢弟放出舊日手段，閃入秦營，何愁寶貝不取了回來？毛遂道：你叫我去偷麼？孫臏道：可惜我這三件寶貝，我用慣了。毛遂道：我本老承不過的人，都是爲着你偷了人家幾次，把賊子的名顯出去，恐怕悔不及了，如今還叫我前去偷？孫臏道：你若不去偷來，就可惜我幾件法寶了。求賢弟走走罷。毛遂搖頭道：去不得，去不得。那海潮實難惹的。孫臏道：賢弟勉力去走走罷。毛遂道：我今看你沒了拐，就是沒了腿一般，也罷試走走看，偷得偷不得。若偷得莫歡喜，偷不來，莫要惱。你且等等，我去就來。孫臏道：全仗了。毛遂遂即下帳，將身一扭，借土遁來至秦營，已是初更時候，就在地下鑽了出來，只見營中燈燭輝煌，即在大帳左右轉到廬棚，只見那老道在蒲團打坐，裏頭有座小棚，香燈亮亮，中間有張桌子，放着法寶三件。看真正是孫臏三件原物。連忙走上前去，伸手去拿，怎奈人矮桌高，他拿不到，忙端過一條凳子墊腳，才把東西拿着了。就把雌雄劍插在腰中間，杏黃旗插在領頭，拿定沉香拐下了襪子，心中暗想：我既來了一場，索性給他個知了我的利害。遂伸手將那燈檮取在手中，往棚上一點，那棚見火就燒着了。毛遂見火起燃燒，兩腳一頓打土遁而走，未知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海潮擺設混元陣 毛遂私投地戶坑

話說毛遂盜了寶貝，將廬棚燒着，土遁回營，那火一時間烈燄飛騰，通天徹地。老祖吃了一驚，吩咐銀蓮子取了盅水來，口念真言，望空一洒，頃刻烏雲罩地，大雨傾盆，把火澆滅。營中看見火起，三軍驚亂，齊來救火。及到時候，火已全滅，始皇同衆文武來看，老祖接駕坐下。只見銀蓮子慌慌忙忙來報，稟上老祖，不好了。桌上放的旗劍沉香拐都不見了。老祖聞言說道：甚麼人膽大包身，敢造我的廬棚盜去寶貝？待我算他一算，遂即指指尋尋，心中大怒，對始皇道：貧道失於檢點，被那別夫差毛遂進營，放火盜寶，情理可恨。待明日貧道擺下一個陣圖，管教中

功不言。秦營商議擺陣，且說毛遂遁回，從地下鑽將出來，竟至青紗大帳。孫臏在座上秉燭等候，忽見毛遂背插杏黃旗，腰掛寶劍，手提沉香拐，慌忙降座相迎。大笑道：「恭喜賢弟成功，可喜可賀！」毛遂道：「罷罷，接你寶貝去罷。把我膀子都押壞了。」孫臏陪笑道：「賢弟勞心費力，我刻骨難忘，吩咐獻酒來，與賢弟慶功。」毛遂說道：「這是不必費心，但是這買賣只好一次，下次不敢奉命，好容易擔驚受怕，偷了來。」孫臏道：「實是難爲你，那一把火，是你放的麼？」毛遂道：「再有何人，我看這老道坐在蒲團上打坐，放把火嚇他。」孫臏笑道：「孫臏請賢弟做了一個小偷也罷了，怎麼做乘火劫奪？」毛遂道：「好三哥，替你做賊，你反打趣我來了。」孫臏大笑道：「不用着急，且請歇息，明日竭誠酬勞罷。」毛遂遂轉歸後帳去了，按下不提。且說海潮聖人至天明早晨，差銀蓮子請始皇進了蘆棚坐下。始皇道：「祖師夜來受驚了。」海潮道：「偶然疎防，被他弄了手脚，貧道今日受他的虧，一不作二不休，待我擺下一陣，定要成功。只要借聖主令箭權用，以便調度。」始皇大喜，令當值官取來，親送與老祖道。這令箭不論王侯駙馬，任意差遣，如有不遵，任憑老祖軍法施行。說罷辭別回帳去了。老祖就令王剪速到東南角下，搭三座高臺，正南一座，正北一座，當中一座。正南的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週圍寬轉三百六十步，按那三百六十度，台左邊設日精旗一面，右邊設月華旗一面，臺前邊用軍漢六名，各執彩旗，上安南斗七星旗，臺上邊軍漢二十八名，用各色五行旗，按金木水火土二十八宿。臺下邊軍漢九名，用各色旗，按九曜星官。再用大鼓五面，放在臺上，着五名軍漢，播打名爲五雷。按九宮八卦十一元辰，名爲天門。正北上這一座臺，高一丈八尺，按十八層地獄週圍寬轉七十二步，按陰曹七十二司。臺上設立十殿閻君之位，左右用軍漢數名，扮作牛頭馬面鬼伴之形，臺前掘一大坑，名爲陰坑，不用鎮壓，也不殺害生靈。此坑要深一丈八尺，週圍也是七十二步，軍漢七十二名，披頭散髮，裝作無常五鬼。各執白旗一面，等敵將入陣，打下陰坑，用紙幡展動，攝其魂魄，名爲地戶。居中那座高臺，高九尺，按九州週圍寬轉七十二步，按七十二郡。臺上用黃羅帳設立秦皇的龍位，臺下另六個土堆，六員大將，用鐵鋤頭鑿平土，名爲削平六

國文武戰將，俱列台下保駕，此爲人域，速去築臺準備，不得遲誤。王剪領令，率軍兵去了。老祖吩咐金子陵，傳我的命，往西地長安，要紅衣大砲三十六位，小砲七十二位，取來應用。金子陵問道：祖師要砲何用？老祖道：你有所不知，這易州燕山，雖然五面城池，按庚辛命西方兌金之象，最爲難破，除非用火剋命，用砲轟了易州，方可成功。須要快去取來。易州聽用。子陵領令去訖。且說那王剪奉令築臺已畢，諸事停當，上蘆棚繳令。老祖道：快請聖駕來。王剪將始皇請至，老祖迎接上棚，開言道：貧道在東南角下，設擺一陣要拿孫贖，請聖主觀看。始皇大喜道：此陣何名？海潮道：貧道是擺的混元陣，與別的不同，包涵天地，役使鬼神，外分三才，內藏一元，有變化無窮之妙，移星換斗之功，不論仙凡，遇此魂魄皆無，尸骸頓露，那怕孫贖千變萬化，也教他目下傾生。始皇聽罷，歡喜不盡，說道：真乃孤家之幸也。老祖傳令鼓樂，衆將武職，聞得鼓樂，魚貫而入，進蘆棚參見，呈上花名冊籍。老祖展開看畢，就令英布、彭越、趙高、章邯、魏豹、李實各帶本部兵三千，往中間那座人域臺下把守。但有燕將進陣，令各軍士一齊奮勇前去捉拿敵將。你等六位各執鋤頭一把，在臺下平那六個土堆，各領貧道硃符一道，但見燕兵進陣，將符焚化，又用鋤頭平土，敵人不能逃生。個個下馬受綁，不許擅自動手。六將得領，領軍士去了。老祖拱手對始皇道：煩聖上率領文武衆將，至人域臺黃羅帳內監陣。左有甘羅，右有蒙恬，爲左右輔助，不用吾主臨敵。但有燕將進陣，將靈符焚化，驍勇無敵，自然制服下馬。始皇接了靈符，文武扈從，竟進陣中，黃羅大帳。君臣等候行事。老祖調度已畢，遂命銀蓮子帶腳力過來，卽下蘆棚，扳鞍踏蹬，駕輿，銀蓮子跟隨，跨鹿進陣門，至法臺前下騎。老祖吩咐：你等俱在此伺候，不許上台，言能自上了天門台。這台上也沒有甚麼預備，止有一張桌子，桌上是香花燈燭。左邊是日精旗取下來，寫了掩光符，月華旗寫了藏明符，令兩名軍士執掌，但遇敵人進陣，聽五雷爲號，卽將此旗搖動，自然日月藏明，不可違誤。老祖又吩咐南斗旗取下來，寫道：絕命符，令六名軍士執掌，但遇敵人進陣，聽五雷爲號，卽將此旗搖動，不得違誤。又將二十八名五行旗取將下來，各寫混元符一道，令二十八名軍漢執掌。

但是敵將進陣，各執旗旛磨動，不得有誤。老祖將五面大鼓，寫了，速速如律令五字，領五名軍士掌管。但見敵人進陣，即將此鼓擂打，自然五雷響應，不得有誤。老祖分派已定，在袍袖裏取出一面令牌，左手執牌，右手仗劍，不用焚符念呪，用劍往上一指，將令牌連擊三次，喝一聲普天星神，急急如律令。這老祖比別的不同，元門驅神遣將，要掐指念呪，費多少氣力，他乃無當聖人，先天的老祖，覆手翻雲，手到那個神祇不服他驅遣。只見令牌響動，利時間雲磨響，半空中戈甲生輝，諸天神下降。但見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二十八宿，九曜星辰，五雷四帥，十二元神，四大天王，一齊來至台前，躬身參見。老祖拱手道：無事，不敢冒瀆尊神。今日貧道擺下一陣，借仗神力擒拿孫贖，不許放走，違者聽貶。諸神領旨，各按方位，在天門台，各按迷雲迷霧，等候孫贖打陣。老祖下了天門台，又往正北台上，將七十二面紙旛，令七十二名軍士，披髮執掌，吩咐道：若遇敵人進陣，將旛招展，攝其魂魄，引入陰坑。不過三日，仙凡喪命。老祖又用劍往下指令牌，令牌連擊三次，喝一聲四冥地府，急急如律令。言猶未了，只見焦面鬼王，牛頭馬面，五道傷神，勾死無常，領着五百名陰兵，齊來參見。老祖吩咐道：今日貧道擺下混元陣，借仗衆位地府神祇，擒拿敵將，打入陰坑，不許放走，違者聽貶。地府諸神得令，領陰兵各按方位，在地戶台下邊，專等打陣的敵將。且說老祖下了地戶台，右手持劍，左手持令牌，在陣內按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乾坎艮巽離坤震兌，各大展神通，見天門台上紅光閃閃，人城台前紫霧濛濛，十分利害。老祖擺完陣圖，蘆棚坐下，命王剪領二千五百人馬，分爲五隊，按青黃赤白黑穿五色盔甲，分五行旗號，按金木水火土，按五行排列在陣外，搖旗吶喊，助威。王剪依命去。又命銀蓮子將這顆定海珠，在地戶台上專打敵將，不許走誤。銀蓮子接寶陣裏去了。不一會，王剪回來，繳令海潮，就令他先至燕營討戰。自己持劍跨馱，徐徐出營。那王剪來至燕營，高聲討戰，旗牌來至青紗帳，稟報。孫贖聞知，隨即架拐騎牛，帶領全山衆將，姪兒姪媳，砲響出營。王剪正值討戰，聽得砲響，看見孫贖沖出營來，圈回坐騎，稟覆老祖。老祖催開脚力，到了疆場，正與孫贖打個照面。孫贖忙收住青牛，抱拐陪笑，口稱老祖。

今日又教孫臍臨陣，莫非又要動手麼？燕人先告過罪，當場不讓。今日舉手，也不留情了。海潮用劍一指道：好別夫，你仗着三卷天書，奇門遁甲，怎敢在我眼前搖唇弄舌？你的本領，我也知道，我的本領，你也知覺。我今日在東南角擺下一個陣圖，你若能打破此陣，我就回轉高山，請秦皇撤兵回國。你若打不破此陣，早早保你的神仙個位，你也回天台山，教燕王早納降表，三條大路，任你自己裁之。孫臍聞言，微微冷笑道：老祖既會擺陣，我燕人豈不能破陣？我試試看。老祖回驕，用手一指，便進陣去了。孫臍收住脚，率領衆將觀看，不覺大驚道：好利害，這老祖擺此陣圖，竟欲下絕情了。他擺這個陣，莫說是凡人進不去，就是大羅天仙，也不敢輕易攻打。雖然我能五遁，隱瞞本命元神，也無大害，但也要趨吉避凶，休要自投羅網。此乃天地三才變化混元，此陣包藏鬼神，不測之機。移山倒海之術，先有無極，後有天地，乃是先天的妙用，何能破得？講論未完，老祖催亂出陣，用聲招呼，喝道：好孫臍，你可看徹吾的陣麼？孫臍道：看徹了。老祖道：可知此陣何名？孫臍道：此乃二才一極混元陣。老祖暗驚道：好別夫，他果然深知奧妙，善曉元機。說道：你既能知此陣，敢來打麼？孫臍道：有擺自有破，這也何難。我今日既見此陣，且各歸營，三日之後，定當破陣。老祖道：就限你三日，看你有何本領，說罷各歸本營。孫臍回至青紗大帳坐下。毛遂問道：三哥，今日看陣如何？孫臍搖手皺眉道：此陣十分險惡，非等閒可比。內按三才，外列八羅，包羅天地變化，多端，非比妖術邪法，可以容易破得。我燕人又怕有一番驚恐了。毛遂笑道：三哥聰明伶俐之人，難道就不明白這個大道理？死生也窮究不出。自古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果然該死，就躲在家裏，也是逃不過的。若是命不該絕，恐他大凶大險，大禍大災，也不怕，你可記得絕虎陣、陰魂陣、誅仙陣，是三個利害的陣式，還有那攢天箭，更有無邊利害，這幾個凶險，你都也闖過來了。今日這等一個混元陣，就害怕起來？孫臍道：賢弟雖然說得有理，只是人要趨吉避凶，人家擺下陣圖，豈有睜着兩眼去送死麼？待我略少停，自然有個退兵之策，說畢轉回後帳去了。毛遂聽畢，心中自思：這別夫又害怕了，鳥驚一彈，見曲木而高飛，不論大小陣式，見一個就怕了，我何不

悄悄出陣，與海潮對敵。況且我下山以來，只替他偷了幾遍，只當光會做賊，不會上陣，既然三哥害怕，等我出去，若是成功，也顯顯我的本領，既不能成功，到他陣裏去探虛實門路，報與三哥知道，也算一個小功。再不然，被他們拿着了，仗自己的士遁妙術，也不能殺害我，想定主意，卽忙下了青紗大帳，打點臨敵。偶然想起我這個樣子，人不出衆，貌不驚人，他陣裏頭，自然有天神天將，焉能懼怕於我？若是這樣出去，也就他着害了。想我孫三哥，他是玉帝的巡天都尉，作了一位真人，上管三十三天，下管十八層幽冥地府，那一個不懼怕於他的體面甚大，我何不變作他的模樣出去，可以成功，也定不得。毛遂回到本帳，念動真言咒語，搖身一變，變着了南郡王孫臍一模一樣，也是頭戴三叉冠，豆青袍，黃皮靴，腰束懶龍繮，面如滿月，五絳長鬚。毛遂想道：變是變得似了，只是要赤着一雙脚，可不爲難。揀了二根紫棍，吹口仙氣，頓時就成了二根沉香拐。自己這兩口劍，權當那一雙雌雄劍，又把一張黃紙，吹了一口仙氣，變着了杏黃旗，插在背後，諸樣都變了，只是少個脚力。這件物有些難變，難道叫我步行不成，到被人家看出破綻來了。想了一回道：這件物，現在門外拴着我，既冒名，何不就偷了他的脚力，騎了出去。毛遂想罷，轉身來至青紗帳外，看守青牛的軍士，正要喂草料，忽然看見王爺來到，一齊跪下迎接。毛遂道：快備脚力來，我要臨敵。軍校不敢怠慢，卽忙備了青牛伺候。假孫臍騎上，竟奔營門，如飛而去。營門軍校看見一齊跪下，口稱王爺何往。毛遂道：我去打陣。軍校道：快去展旂放砲。毛遂搖手道：兵行鬼道，一概不用。好生看守營門，衆軍答應一聲，大開營門。那個假孫臍如飛而去了。那些營門的軍校，心中疑惑道：怎麼今日南郡王臨敵，一個人馬也不帶，是何意見，難道掠陣的，也不用一人？正在狐疑之間，忽見三位門徒，展力展凱，吳能經過營門，軍校看見跪下道：老爺在上，方才王爺單騎，自出營門，打陣去了。三位聞言大驚道：既是打陣，爲何不帶人馬，倘有差他，要我們徒弟何用？快些去保駕要緊。三位爺赤心盡力，也不辨真假，一齊提鎗上馬，出離營門，緊緊趕來。毛遂聽得鸞鈴響，回頭看見三四匹馬，猶如一片火雲，就地滾來。毛遂明知是展力展凱，吳能三人，就在牛背上

招呼道：「你等來此何幹？」衆徒催馬來至眼前，答道：「我等來助打陣。」假孫臍道：「衆賢徒，既然趕到此，隨我走走罷。」言畢，催牛來至陣前，舉目觀看，但見紅雲繚繞，紫霧盤旋，左邊有個黑氣沖空。毛遂道：「這是甚麼混元陣了？」燕人害怕，想必裏頭一定有些變化利害之處，說不得。我既到此處，斷無回頭之理。回頭對三將道：「那位賢徒與我討戰？」
展力應聲願往，遂卽上前，用聲招呼，巡營小軍快報與你家主將知道，今有南郡王爺到此破陣。小校聞言，報知王剪，王剪上天台門，稟知海潮，海潮就命王剪引那別夫進陣，王剪得令，出了陣門，只見那別夫架拐騎牛，跟着三個徒弟，正是孫臍。遂大喝道：「你別夫兩次三番，脫命逃生，今日又來送死。」假孫臍道：「王剪賊，怎敢口發狂言，你往那裏走？」催動牛舉拐，就打王剪，用鎗急架相迎，殺在一場。這王剪是被孫臍打怕的人，知道他的利害，這裏怎敢戀戰不上？三個回合，往陣中敗走。假孫臍率領三將隨後追趕，闖入了混元陣中，不見了王剪，只見四面八方飛砲走石，雷聲響，火燄騰騰，四圍如銅牆鐵壁一般，也無人對敵。三將口稱師父，這陣勢來得利害，四下裏水火風雷，擁上來了，我們往外跑去。毛遂道：「跑不出去了，這陣勢我認得是八卦回環陣，你等放心，只跟我來罷。」毛遂在牛背上搢訣，顯出神通，往西旁乾地催動脚力，三將緊緊跟隨，闖過去，抬頭觀看，上面有座高台，台上祥雲渺縹，左邊打一杆日精旗，右邊打一杆月華旗，前有南斗旂，後有七星旂，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各有旛號。毛遂道：「不好了，這就是天門陣了。」催牛就往中間闖去。海潮見孫臍進陣，仙腕一擺，五名軍漢把大鼓擂動，剎時間雷轟電閃，日色無光，普天神將蜂擁而來，嚇得毛遂魂驚千里。三將說道：「師父快把杏黃旂擋他一擋。」毛遂自思：「這杏黃旂是假的，那裏擋得住，他就隨口答應道：『不中用，跑罷。』那時天神天將圍裹上來，半空中五雷響，只見南斗旂、北斗旂，一齊展動，絕命攝魂，正是生死有命，閻王注定。毛遂領着展力、展凱、吳能三人闖過天台門來了。那吳能命根當絕，攝魂旂一展，跌下馬來，昏迷不醒，死於非命。毛遂闖過天台門，回首不見了吳能，心中大驚道：「他不跟我來，必定喪在陣中了。」這陣利害，快闖出陣去罷。展力道：「四下裏黑氣沉沉，那裏有出路？」毛遂道：「等我看來，修」

真的人閃慧眼，就不昏迷，見陣中間，有座法台，紅光繚繞，當中坐着始皇，兩旁排列文武，毛遂道：這不是秦始皇的行台麼？沒有神將，我們打出去罷。毛遂此時領着二將一路闖去，只見有六員大將，並不接戰，在那裏鋤土。展力道：鋤這些土來何用？敢是填路麼？展凱道：少管事，這裏並無神將，不過始皇坐在台上，我們三騎人馬悄悄過去罷。那西秦行臣見三騎人馬闖去台前，細看正是孫臏進陣來了，始皇道：快把靈符焚化，莫使這別夫走了。丞相甘羅忙焚化靈符，忽聽得空中雷響，趙高等六人聽聞雷響，各把靈符焚化，剎時間四面八方人馬擁來，個個都是彪形，攔住去路。毛遂捨命直冲，剛闖出重圍，只聽得一聲雷響，把展力震於馬下，衆將上前綁縛，拿去開刀。毛遂見展力落馬，那裏還敢去救，只顧拚命冲將出來，展凱道：師父仔細，四面八方有風有火，有水有雷，高山萬仞，樹木叢雜，如銅牆鐵壁一般，往那裏走呢？毛遂聞言擡頭一看，果然四圍利害，只見正北上昏昏沉沉，並無風雷水火之聲，但高山阻擋，毛遂回顧展凱道：我們在這裏闖出去罷。一催脚力，往正北上而來，只見有一座高台，陰風慘慘，怨氣騰騰，雲迷霧籠，猶如地府一般，對面不見人，伸手不見指。展凱道：天黑了，快尋出路罷。假孫臏道：往那裏走，連我也認不得了。展凱道：好師父，你有三卷天書，六甲靈文，背後又插着杏黃旂，怎麼不施展？毛遂道：實告訴你，不中用了。我可不是你家師父，我是金眼毛遂。展凱道：我不信這話，那毛師只有二三尺高，賊頭鼠腦的，我豈有不認得？師父莫要哄我。毛遂怒道：好孽障，當面就罵我，實不是你師父，毛遂變化的。青牛是偷來坐騎，杏黃旂沉香拐都是假的，意欲幫你師出陣的。誰知惹出禍來。展凱大驚道：既然如此，我們三人都被你害了。不言展凱着急生怨，且說地戶台那七十二名軍士，見假孫臏混了陣來，把紙旛連展三展，那毛遂是修鍊之體，魂魄凝重，不能搖動。展凱在馬上坐不住，只管發暈，銀蓮子在台上看明白，念動真言咒語，托着一顆定海珠，往下打來，展凱翻身落馬，命喪無常。毛遂看見一道毫光，把展凱打於馬下，只嚇得魂飛千里，說聲不好，四人進陣已枉死了三個，話猶未了，只見牛頭馬面，鬼王領着陰兵一擁前來。毛遂連忙催開青牛，往前走。只見黑霧沉

沉，難分路徑，那知前面有座陰臺，他催脚力到了坑邊上，被七十二名軍士把紙旛一搖，那青牛猛叫一聲，往前一跳，就跌下陰坑之內。毛遂大驚道：「如今落在深坑，就把命送了，不如捨下物去罷。」丟下了手中兩根拐，現了原形，拈訣往上就闖。那銀蓮子見孫臏落在陰坑心中，暗喜舉目觀看，只見陰坑中一道亮光，有三尺高一個小人往上起來，那銀蓮子道：「出別夫，變作這個小人，指望逃走了。」忙把定海珠，往下就打，只聽見咕咚一聲，仍把毛遂跌下陰坑，不知毛遂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文通取救上韓國 劉邦帶醉踣秦營

話說毛遂正欲往上逃生，被銀蓮子祭起定海珠，復打下坑去，直打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大叫一聲呵，嗜好打得片刻復了元氣，坐在坑中，定性養神，暗想：「上面起不去，且在底下走罷。」復又念呪，把脚一蹬，還在坑中，竟遁不去。原來海潮聖人設下這座陰坑，知道孫臏會飛騰變化，五遁皆精，因此遣銀蓮子在地戶臺上，用定海珠，待他若上騰飛，就用定海珠打下。他若往下遁逃，那底下預備地下網，却遁不去。毛遂見駕雲不起，遁又遁不去，心中着急，暗想：「因此坑中猶如天羅地網，今番一命難逃。」修鍊一場，片刻付之流水。不言毛遂困在陰坑，且說營中軍校見孫臏進陣，半日不見回來，心中疑惑，來到了營盤報知。孫臏聞言大喝道：「該死的狗才，因何妄報軍情？」南郡王爺現在青紗大帳，何曾臨敵破陣？軍校叩頭道：「老爺在上，小人焉敢妄報軍情？」南郡王爺架拐騎牛出去，還有一位展將軍一位吳將軍，都是說打陣去了，小人焉敢誣說。孫臏聞言，滿腹疑惑，把手一擺道：「去罷。」那各軍士就回了汛地。孫臏心中暗想：「莫非我三叔又用甚麼法力瞞過我們，去破陣不成？何不往青紗大帳打聽打聽，若是去了，我好遣將發兵救應。」若是未去，把那妄報軍情的奴才正刑，想罷進內，竟奔青紗大帳。只見帳外寂靜，青牛不見。孫臏暗道：「這事奇了，既然臨敵，爲何騎牛不用拐，敢是換了兵器不成？正在猜疑之間，看見蒯文通

出來，孫燕道：「蒯先生，你往那裏去？」文通道：「你可曾見我師父麼？」我就要去尋他。孫燕道：「你師父我不曾見，你可曾見我三叔否？」文通道：「三叔在後帳養神。」孫燕道：「這也奇怪的。」營門軍校來報說：「三叔帶着展家兄弟與吳能三人前去打陣，故此特來打聽。」文通道：「方才我在三哥跟前議論軍情，何曾去臨敵，你不信隨我來看。」孫燕道：「使得，言罷一齊來至後帳，只見孫臧瞑目端坐，定性養神。」文通道：「如何，我不哄你。」孫臧開目，問二人上帳，到此何幹？二人就把原由說知。孫臧道：「我何曾出陣呢？」孫燕答道：「係軍校報稱三叔帶領三將出營迎敵，姪兒不信，特來探聽，看見三叔的青牛不在帳外，爲此心內不明。」孫臧道：「我的脚力那裏去了，甚麼人假裝名色，渾亂軍心，待我算一算，遂袖裏卜課，已知其故。」大驚失色，長嘆道：「可惜結拜至交，爲我下山，今日失陷陣內，教我如何解救？」遂對孫燕文通道：「你們那個臨敵去了，原來毛賢弟假裝我的模樣，偷了青牛，領着三個門徒前去打陣，如今已陷在陰坑裏面，三個孽障死在陣中了。叫我怎不傷感？」蒯文通聞言，大驚道：「如此怎樣好？」千祈師伯大展法力，搭救我師父要緊。」孫臧道：「我出家人如何搭救得他？」孫燕在旁道：「不妨。」毛師叔精於遁法，自然出得來，只是可惜那青牛。孫臧道：「這混元陣奧妙無窮，三才一元，上有天神，中有兵將，下有鬼卒，水火風雷，十分利害，他既落在陰坑，就遁也遁不來，只是七日之內，就要命喪黃泉了。我焉能救得？」蒯文通聞言，只急得跪下道：「師伯千祈看師父往日之情，必須進陣搭救，才是孫臧道：「你師父與我有生死之交，患難相扶，他救得我，我豈有不去救他？只是此陣我去不得，若是一去，就與你師父一樣了。」文通道：「師伯雖進不得陣，難道去請個有法力之人，前來破陣，也不能請得。」孫臧道：「我豈不知先有海潮，後有天地，他的法道奧妙，慢說我出家人不是他的對手，就是掌教南極，見他也要皺眉，你叫我去，那裏請人呢？」文通道：「據師父如此說來，我師父決死無疑了，難道師伯你忍耐坐視？」如今師伯既不肯去名山洞府，請仙搭救，我師父弟子說不得，也往三山五岳去請，若不得能人下山破陣，我文通就碰死山中，也說不得了，若請得能人下山，彼了混元陣，師伯看你有何面目見我師父呢？」說罷往外就走。孫燕一見，忙攔住道：

師兄且慢，我三叔豈有此不仁之心，坐視不救，看你師父待斃之理，還須慢慢商量。文通道：小將軍你不聽見你三叔說，師父在陣，七日就要身死了，還慢得的麼？孫臏道：師姪且莫要心急，出家人有計在此，必能破陣，救得你師父。文通聞言，隨即轉身跪下道：師伯計將安出？孫臏伸手扶起道：賢姪，出家人夜觀天象，見紫微星與衆輔弼星，皆照韓國，然則韓國應有大福大貴之人，我曾算得此人姓名，與衆輔弼星的姓名，待出家人修書一封，你速到韓國，張奢元帥，並伊子張良，也在其內，若能請得他數人來，漫說海潮不敢正視，就是三清道教，老祖下凡，也不能奈何於他。文通聞言大喜道：果得如此，弟子死也要去請他幾個人來，搭救師父。師伯快修書，待弟子好去。孫臏聞言，忙修書一封，道書內有幾個人名，姓賢姪，你到韓國對張奢元帥說明，不用人馬，只用幾個人足矣。文通大喜，忙接了書信，拜別師伯，出了營門，駕雲飛奔韓國而去。真個是急如箭發，不消半個時辰，早到韓國，落了下來。問明了張元帥的住址，便飛奔府門，把來歷對門上人說明了。門上人不敢怠慢，飛報進府，與張元帥說知。張奢聞言，忙大開中門，親接文通進府，到大堂上坐下，獻茶已畢，張奢開言，不知先生光臨，有何貴幹，願乞賜教。蒯文通道：奉南郡王亞父孫臏之命，現有書呈與元帥，拆開便知分曉。忙把書信遞上，與張奢、張奢接來，拆開一看，原來是要借部下幾名旗牌，與兒子張良，到易州相助的話。看畢，對蒯文通道：小兒久已在外遊學，不知去向，惟是韓國雖弱，能征慣戰者，亦有幾員大將，爲何亞父只指名要這幾個旗牌，與一名書吏何故？文通道：亞父向貴國借這幾名旗牌，諒有作用。元帥處果有其人，望速賜與，在下帶去見亞父，自有重謝。張奢道：既然如此，亞父指名要這幾人前去，必有作用，也未可知。遂對中軍道：你快下去，傳左營旗牌劉邦、樊噲、書吏蕭何、弓馬手曹珍、夏侯嬰、周勃上來見本帥，有話吩咐。中軍官領命去不多時，帶了幾個人來。文通立在旁，只見第一位生得天庭飽滿，地角方圓，胸高過斗，齒白唇紅，垂手過膝，兩耳拖肩，龍行虎步，年紀只有十五六歲，隱隱君廷之相，堂堂帝王之容，真乃是二十四帝的班頭，四百年江山的領袖，好一個大福大貴的貴貌。第二位生得豹頭環眼，虎

背熊腰，真正是叱咤時三軍麾退，行動處八面威風，那幾個弓馬手，都是面透霞光，頭籠瑞氣，何異擎天玉柱，架海金樑。文通乃是仙眼，與凡人不同，他們個個都是從龍展土之人，心中暗想道：「得此數人前去易州，漫說海潮縱有百萬的天神，也難抵當，便忙立將起來，拱手笑臉相迎。」張奢便對衆人說道：「本帥傳汝等，非爲別事，只因齊國南郡王孫亞父有書到來，指名要汝等數人上易州，拔刀相助。你等可與這位蒯先生同去走走。須要奮勇克敵，有功回營，本帥自有重賞。」衆英雄答應一聲，立在兩旁。文通便告辭起行，張奢道：「軍情緊急，我也不及修書伺候。煩先生拜覆南郡王，改日差人前來請安罷。」文通辭別出府，與六位旗牌，在金亭館驛，歇了一宵，到次早打點行李，上易州而來。不消三日，到了易州燕營的大隊。文通道：「六位旗牌現在營外等候，號令孫臍聞言大喜，吩咐大開營門，請衆位旗牌相見。」中軍不敢怠慢，忙大開營門，文通出來，把衆人護進營來，衆旗牌進去，青紗大帳，參見孫臍，一齊跪倒，口尊南郡王爺在上，小人等叩首。孫臍離位說道：「路遠辛苦，免禮免禮，就下來親手扶起。只因孫臍知他的來歷，不肯受他們的全禮。」衆旗牌立起來，雁翅排開，兩邊站立。孫臍閃慧眼觀看，個個真是開疆展土，撥亂治反的英雄，心中十分歡喜，數了一回，只有六人。遂即問道：「還有一位，爲何不來？」文通道：「有一位張良，乃張元帥公子，因遊學在外，故此未曾來。」孫臍道：「原來如此，便問道：『那位是領袖？』劉邦便聲道：『小人是左營旗牌，孫臍一見點點頭道：『你叫甚麼名字？』青春幾何，原籍何處？』劉邦道：『小人祖居徐州沛縣人，年方十五歲了。只因沛縣遭水旱之災，小人只得與父母投奔韓國，寄居叔父之家，遂投在張元帥麾下食糧當兵。孫臍聽能，復又指着樊噲道：『這位是誰？』劉邦道：『王爺書上指名，叫小人等前來，如何又不認得？』孫臍道：『我不過聞名，未有會面過。』劉邦道：『原來如此，此人姓樊名噲，這個是姓蕭名何，這個是姓曹名參，這個是姓夏侯名嬰，那個是姓周名勃，連小人共是六人。』孫臍又道：『樊旗牌，你籍貫何處？』樊噲道：『小人籍貫魏國，父親樊噲，功今已亡過五年了。』孫臍忙道：

可是會做廚的麼？樊噲道：正是。孫臏忙上前攔住樊噲的手道：原來你是我的恩人了。可知天佑善人，賢姪你日後風雲得會，名揚四海，榮宗耀祖，不想我恩人在九泉，自然瞑目了。樊噲道：請問王爺，何處見過小人的父親，如何稱呼？孫臏道：賢姪，你不知底裏，當初在魏國，被龐涓的害，別了二足，鎖在內書房，抄寫天文，每日你父送飯與我，多蒙恩人盡心服侍，後又通信於我，說龐涓有意加害於我，教我捱了瘋顛，方能得脫牢籠，至恩至德，至今銘刻在心。今日得見賢姪，真三生有幸也。吩咐左右請坐，衆人忙道：王爺在上，小人們豈敢有坐之理。孫臏道：不妨，你等是客，況且借你們來相助，又有樊噲恩人在內，坐下容易說話。衆人再三推讓，只得兩旁坐下。談論些韓國軍政，時將晚膳，孫臏道：出家人因不用煙火，不便陪衆飲宴了，衆人且暫住在前鋒營內，我這裏再送酒席，方爲兩便。衆人聞言大喜，遂辭別孫臏，同往前鋒營內。孫臏又吩咐前鋒營總官，好生看待他們，不得怠慢。又叫人抬六席酒筵，送至營中，以爲接風。六人俱各大喜。劉邦便對衆人道：衆位你看南郡王爺待我等如此寬厚，雖說借我們來，列在客邊，到底見他沒有點自滿之意。人說他禮賢下士，話不虛傳，比之張元帥有天地之隔了。樊噲道：可不是，他一開口就稱賢姪，叫得某心發毛，雖然先父有恩於他，若在他人處，此身分不過另眼相看，就算大義了，怎學得他待到這樣好處。衆人正然說着，只見前鋒的總官，已命六人把六桌酒筵排上，請他六位上坐。六位爺就讓同營兵卒同食。衆人道：此是王爺的恩典，賜與六位好漢的，我們不敢同沾。明日我們再恭請六位罷。六位爺也不能相強道：如此衆位朋友，請下去罷。等我們自斟自飲，也就是了。衆兵聞言，都辭了出去。這裏六人如龍餐虎食，風捲殘雲，食個乾淨。這一個說，王爺今日看我們幾位不住的點頭含笑。那一個說，他還讚我不已，你言我說，皆說南郡王待他們的好。樊噲便道：衆位，王爺如此待我等，我等明日上陣，若不奮力殺退秦兵，也不好算知恩之人了。衆人齊道：樊兄言之有理，我們明日盡力殺退秦師，以報王爺禮義之恩。一個個你爭強，我言勇，卽大碗大塊的亂食了。個個吃得大醉，那未遇時的真龍劉邦，他平生好酒，漫說今日已食得八九分了，心中暗

想道：明日出陣，才奮勇相殺，怎說得是個英雄。我不如趁此天色尚早，單人出去躡踏秦營，殺他個人仰馬翻，才見得我是好漢。遂推事出營，拋下衆人，獨自來到營門，有燕兵攔住，問道：「旗牌老爺往那裏去？」劉邦便詐言：「道爺先差我去看看秦營，只是我防身的短劍，列位有長鎗借枝，把我便罷。」燕兵聞言，便取一杆長鎗，遞與劉邦，他接在手中，竟出了燕營，守營的軍士見今日王爺待他們甚好，信以爲真，也不去稟報。劉邦潛步出轅門，也不跨馬，竟奔秦營而來，只聖天子有百神輔助，秦營的守營兵看見一個醉酒將軍，恍恍呀呀，同着個青臉獠牙三頭六臂的人，竟奔營門而來。那把營兵飛報，王剪聞言大驚，只道是那洞真仙下界來，至混元陣了，忙跨馬提槍，出營迎敵，往對面一看，何嘗有三頭六臂之人，只見一個帶醉的人，心中反怪報事的人亂報。不知護衛衆神，恐王剪法眼看見金身騰空而起，隱於半雲半霧之間，暗中保護。王剪一馬上前大喝：「步卒何往？」莫非來尋死麼？劉邦聞言大怒道：「匹夫，敢出言無狀，你是何人，敢攔老爺的去路？」王剪笑道：「馬前小卒也，敢來問候爺的名麼？」劉邦命去罷，便欲勒馬回營。劉邦大怒罵道：「匹夫，你回馬就算是怕了老爺，老爺難道就饒你了不成？休要走，看老爺鎗來取你。」王剪聞言大怒，喝道：「好不知死的小子，侯爺有心放你，怎奈你命中造定的了，你要今日身死，這也難怪。便催馬照面門，就一鎗刺來。」劉邦用心中鎗架過，二人大戰，有五六个回合，論劉邦那裏是王剪的對手，怎奈諸神暗中助力，二十餘合之外，反殺得王剪呼氣喘，方催馬奔向西。劉邦早又跳到西，左竄右跳，把王剪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那還手之力，心中暗想不好，這個小子，脚力伶俐，倘被他傷了坐馬，吊了下來，豈不貽笑於萬世？不如用法寶傷他罷。想定了主意，一帶絲韁敗了下去，口中喊道：「小卒，侯爺戰你不過了，休得追趕，便勒馬佯敗而走。」劉邦大笑道：「你竟無千合勇戰，算不得秦國好人物，不要走，吾來也。」邁步往下就趕。王剪一見心中大喜，忙取寶劍念動真言，祭在空中，厲聲招呼道：「小卒，休要追趕，看我的法寶取你。」劉邦聞言，停步擡頭一看，見一朵祥雲，擁着一口寶劍，聲如牛吼一般，飛奔頂門而來。他只道是甚麼頑意，心中暗想道：「今日初見陣，不知陣上也有

賣戲法的，便伸開長鎗，往上等着那寶劍下來，想用鎗打開了，這可不忙壞了。值日神聖，說不好，雷部天尊，若傷了紫微星，如何了得？忙伸手把寶劍托在雲端，不能落得下來。王剪看見醉軍小卒，頭起白光，把寶劍沖住，心中大驚，忙念呪收回法寶。劉邦抬頭不見了寶劍，心下暗暗想道：奇怪的是甚麼原故？仰首往東西盼望。王剪一見心中大怒道：好小卒，如此放肆，便回馬望心窩一鎗刺來。劉邦說聲不好，手疾眼快，往旁閃開。王剪的鎗就刺了個空，那馬沖了過去，被劉邦一舉長鎗，照定王剪肋下一鎗刺來，嚇得王剪魂不附體，招架不及，把虎軀一扭，緊緊躲過，雖未受傷，却也穿破肋甲鎧，也不敢再戰，勒馬飛奔秦國的大營。劉邦更怪叫如雷道：你往那裏走？上天老爺也要取你的首級，邁步如飛，往下來。王剪把鎗一擺，秦兵齊上，團團圍住，一齊動手，喊殺連天。這且不題。且說燕營內五位英雄，見劉邦出外，有一兩個時辰不見回來。蕭何便道：劉兄出去，如何不見回來？樊噲道：待我出去尋他，便出到營門，尋問那些守營的軍士，只見衆軍士說道：劉旗牌出營去了。他說王爺差他探聽秦營，至今未回。樊老爺你聽聽營外喊殺連天，莫非劉老爺與秦兵動手不成？樊噲聞言大驚道：必是劉大哥與秦兵廝殺了，營長有馬快些取一匹來，待我先去搭救。列位可報與王爺知道，發兵接應便了。左右聞言，忙牽一匹好馬過來，樊噲抓繫上馬，他已提着他的戟出來，不用再借兵器，便一馬飛出營門，只見對面征塵大起，喊殺連天，急忙大叫讓開，樊老爺來了，一馬闖入圍中，手起戟落，秦兵無數落馬，早殺到面前。劉邦此時酒已醒了，在圍中正要殺出一見樊噲，心中大喜，叫一聲樊賢弟你來了麼？我們趁勢殺出秦營罷。樊噲道：兄長之言有理，於是二人在圍中動手，如瘋魔猛虎一般，早有人報入帥營，章邯知道，忙帶兵相助，正迎樊噲在前，殺將起來，二馬相遇，也不答話，便動起手來。樊噲他日在後漢算第一位勇將，與西楚霸王能戰得十數回合，章邯日後與霸王見陣，不過兩合就敗了，比較起來，自然章邯不是樊噲的對手，不止一二合，殺得章邯大敗。樊噲保得劉邦殺出重圍，讓劉邦先走，自己一馬擋住後面追兵。此時孫臏聞知劉邦與樊噲去躡秦營，恐防有失，差曹參孫燕去接應，秦

師見燕國已有接應，又見劉邦二人英勇，就不敢追趕，退回大帳去了。這裏劉邦等得勝回營，見了孫臏，孫臏大喜，各賜賞名馬一匹，盔甲一付，上了功勞簿，吩咐衆人回營歇息不題。且說陣中海潮聖人在法台上仰觀天文，忽然見燕營紅光冲天，心中大驚道：「燕營必有能人助他，遂拈指一算，心中大怒道：『我白費了一番心神，原來把一個毛遂困在陣中，』」別夫差人上韓國，把劉邦等六人請了前來。他六人乃是應運開基之人，且紫微亦在其內，想我出家人，如何把他傷得若來破陣，只怕此陣難保，意欲用法治他六人，大扭天意，若要出陣，又無顏見人，右難左難，把修行的心術，弄糊塗了。乃見王剪進來說道：「燕營今日出來一個步卒，本事甚是利害，指住寶劍，反傷了無數人馬。」海潮聞言，心中更是不悅，就叫一聲賢徒，你道陣中打住的，却是何人？王剪道：「不是孫臏，麼海潮道：『不是孫臏，是金眼毛遂，變假孫臏的模樣，前來打陣的。』」王剪聞言道：「弟子不信，弟子明明見是孫臏進陣。」海潮道：「你不信，隨爲師指你看，便知明白。」海潮運動神光，用手往坑底一指，這一般金光，就猶如金龍一般，射下坑去。王剪一眼看見，那坑內牛膝下坐着一個妖人，不像孫臏，心中大驚道：「果然不是孫臏之像，毛遂他不在青石山修鍊，下山來與孫臏頂上，只是不曾把別夫打在陣中，如何是好？」海潮道：「這別夫我到不怕他，怕的是今日躡營的那個步卒，他若來打陣，恐怕此陣難保。」王剪道：「他不過一勇之夫，縱有法術，焉能是祖師的對手？」海潮道：「你有所不知，諸天的神聖，爲師却也不怕，只有這個步卒，爲師奈傷他不得，不是不能治他，此乃是應運而生的。爲師不能扭天行事。」王剪便問道：「天生這個步卒，作何用處？」海潮道：「天機不可洩漏，你且出去，小心把守陣勢，知會各營兵馬，提防步卒前來打陣要緊。」王剪聞言，辭了出來，知會各營不題。且說海潮聖人在法台上爲難多時，暗罵別夫你好好大膽，敢扭天而行。又請劉邦等前來，奈何於我，此恨難消，不是出人家心狠，這是你自作自受，忙執劍拈訣，口中念念有詞，一噴法水，只聽得半空中來了一位尊神，威風凜凜，霞光閃閃，就只見他：

金甲紅袍耀眼，明青鬚白面聚光，
 癸日中生手手生，目曾破瘡瘡顯大名。

不知來的是甚麼神祇？且看下回便知明白。

第三十回 海潮法遣壓神牌 孫臏計破混元陣

話說海潮聖人念動真言，把手往空中一指，來了一位尊神，乃是太歲爺楊任，在雲端上打躬道：喚吾神有何法旨？海潮道：無事，不敢冒瀆尊神。今有壓神牌一面，仗尊神法力，托出家人的法寶，托到燕營之中，打死孫臏，不許放脫。達者聽。太歲爺應聲尊旨，把壓神牌接在手，一陣旋風起在空中，往燕營而走。這壓神牌能打得三十天尊神，不論仙凡之體，遇着此牌，只壓得粉碎。我且不言海潮祭寶，且說孫臏在營，只與六位旂牌設宴慶功，直飲到三更，只見烏雲四起，一天星斗無光。孫臏道：怎麼霎時間天大變了？衆人道：想必是要下雨了。孫臏忙下帳，仰首一看，只嚇得目定口呆，眼望秦營嘆息道：好恨的無當老祖，我與你有甚麼深仇，竟下此毒手！我有道理，遂復上帳來，衆人接着問道：王爺可是要下雨麼？孫臏道：不是，你們今晚休散，且在我營中安歇。一宵促膝談話，衆位旂牌大喜，復又飲酒。孫臏殷勤相勸，把六位旂牌灌得大醉，不省人事。靠椅而睡。孫臏喚聲孫燕，你快出營去，着人抬塊大門板進來。孫燕領令，忙出帳叫人把門板抬進中軍大帳。孫臏吩咐放在房中，用椅架起，叫孫燕幫着，把六人扶身，抬一位上門板去，當中放着，復抬一位在前頭放着，又將四人左放兩個，右放兩個，然後將門板下打掃潔淨，鋪下祭盃。孫臏在底下，仰面朝天而臥，將杏黃旂鋪蓋在身上，兩口寶劍放在左右，沉香拐放在足上，又名孫燕在他足下橫臥。孫燕不敢不遵，也上門在孫臏足下位睡了。便問道：三叔今晚何故如此睡法？孫臏在底下道：你有所不知，今夜四更，海潮祭壓神牌，前來打我，故設此法躲藏。你在我腳底下，不許妄動。說話之間，天已交四更，六位俱呼呼睡着，惟有孫燕不敢就枕，在門板上翻來覆去，忽聽得一聲響，嚇得渾身是汗，偏體生津，知道壓神牌來了，便緊閉雙目，守住孫臏的腳底下，動也不動。那太歲爺請出壓神牌，欲進燕營，在青帳

頂上連展轉旋，那牌反往上起，太歲爺見牌旋了幾旋，不能下去，也只道孫臏不在帳中，就閃神目觀看。這太歲爺的眼睛，生得古怪，當初在紂王時諫阻起造鹿臺，被紂王剜去二目，遇着道德真君救度上山，得兩粒金丹放在眼眶，就長出兩隻手來，掌中長出兩眼，能看三十三天，下能看十八層地獄，今見壓神牌不肯下去，忙用慧眼往下一看，見孫臏仰臥在地下，上盤着五爪金龍，豆前一匹文豹，左手邊二只猛虎，右手邊也有二隻猛虎，脚下又是一條金龍，盤着祥光萬道，瑞氣千條，眼見把一個大帳圍住，只壓神如何落得下去。太歲爺看得明白，不敢下手，只在空中等候，有空兒行事，只聽得雲磨響，越發利害，自古道雲從龍，風從虎，那七位爺的原形出了，把青紗大帳冲塌了半邊，兩條龍，一匹豹，四隻虎，齊飛起，扑壓神牌來，太歲爺見不能下手，忙托定壓神牌，轉回混元陣中，到天門臺繳了法旨，將金龍護體，虎豹護身，不能損他話，就訴了一遍。老祖無奈，收回法寶，太歲爺駕雲而去，歸了本位。海潮聖人恨恨不已，且說孫臏在門板底下直躲到天明，方出來叫醒孫燕，只見他六人還是沉沉大睡，孫臏道：「我今大難已過，還不遣將破陣，搭救毛遂，等待何時？」吩咐擂鼓聚將，就把六位英雄驚醒，你看我，我看你，大衆發笑，只見展得勝等七家門徒，俱已披掛上帳，六位英雄，連忙起身回至自己營中，也不及梳洗，把孫臏昨日所賜的盜甲，忙披掛起來，來至大帳，孫臏也就升了大帳，尊一聲衆位將軍，海潮老祖擺的混元陣，外按三台，內藏一器，有變化無窮之妙，鬼神不測之機，中有風雷水火天兵，天將不但凡人難破，就是仙佛之體，也不敢輕進此陣，衆將俱是命世之才，上應天時，福大難滅，方可進得此陣。故此今日出家人，遣將不論文武本領，只要有禮之人，又叫一聲廉皇姑聽令，自古冲鋒破陣，必有先鋒，廉皇姑曾在名山學藝，法術不淺，可爲破陣先行，接我杏黃旗，打乾地進去，把陣中的火水風雷刀鎗砂石點破，以便衆將進陣，先破大門，後破地戶，退神遣將來往接應，都你之執掌了，須要小心，廉秀英忙接了杏黃旗，下帳，準備去了。孫臏又喚劉邦道：「你遵我的軍令，跟隨廉皇姑打乾地進陣，正南上那座高台，台上有日精月華兩旂，你先拿那砍倒，陣外就放出光來，台上有

海潮老祖把守，他不敢傷你，你任性所爲，大破天門之後，速到第二座法台，幫着樊噲，同破地戶，算你頭功。又叫周勃一人一騎，跟隨劉邦進陣，上天門台，打破五雷鼓，將南斗，北斗，二十八宿各旂牌，盡行砍倒，同破天門，不可違誤。又喚樊噲道：賢姪，有同曹參夏侯嬰進陣，破正北上那座高台，趕散了十殿閻君，牛頭馬面，到陰坑上殺散七十二名軍漢，把紙旛扯毀，到陰坑裏救出毛遂，算你大破地戶之功。又命孫燕你與蕭何同去，他雖不知武藝，只是他後福不小，也不要沖鋒打帳，只要你帶着他走，率領六百四十八名壯健軍士到陣內居中，那座高台下，六名秦將你可奮勇獨戰，自有人來接應你，你殺退秦將，使上高台，雖不能拿此贏秦，却也教他君臣喪膽，大破人域，算你之功。又叫解信、宋龍、魏虎、吳信、吳光五個門徒，各領兵五百，按五行披掛，用五色旂旛，取尅治之義。他陣外有五壘營盤，各依方位，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象，你等穿紅者攻他的西門，穿黑者攻他的南門，穿青者攻他的中營，穿黃者攻他的北門，穿白者攻他的東門，須要奮力沖躪，不得違令。又喚蒯文通道：你可執掌營盤，催督三軍，擂鼓助威，調遣已畢，架着雙拐，親自出營觀陣，這且不講。再說衆將領了軍令，齊心同去打陣，也不放炮吶喊，暗暗的亂撒征駒，齊扑西營而來。正是：

人如猛虎離山峽，馬似蛟龍出海濤。

廉公英一馬當先，西秦軍校急飛報與王剪知道，說：燕營來了無數的雄兵，當先一員女將，前來破陣，乞令定奪。王剪聞言，就知是廉秀英，心中大怒，吩咐衆將隨我出陣，須要小心，一聲炮響，殿西侯傑馬出營，正迎着廉秀英，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也不答話，就戰在一處，有數十回合，孫燕等四將上來，王剪一見拖鋌大敗而走，衆將隨後趕來，闖進了混元陣，遂不見了王剪。只見裏頭黑暗沈沈，不分南北，劉手道：利害，怎麼是好？樊噲道：那座山也是利害，二人正說間，只聽得一聲雷響，四面沙石刀劍戟，隨風而來，樊噲道：不好了，奇呀，這裏頭又有水，又有火，又有雷，又有風，又有兵器沙石隨風而來，漫說打破就是走也走不脫了。劉邦道：南郡土如此看待我們，今日叫我

等打陣，雖無人與我動手，就死在陣中，也是甘心，正在胡言亂語，有皇姑一馬當先，早將否黃旂展開，往四面八方，連展三展，一聲響，風息沙止，火滅烟消，衆人齊道：原來是弄術的風雷水火，往那裏去了。秀英說道：你們可見麼？這又是三座法台，顯露出來了，正南上是天門台，正北上是地戶台，中間的是人域台。劉邦道：我是搶天門台的樊噲道：我是搶地戶台的孫燕道：我是搶人域台的。三個人各自如飛去了。花開兩朵，各一枝，且說廉秀英一馬當先，飛奔天門台而來，又只有普天星相，五斗三才，二十八宿，九曜星官，攔住去路。廉秀英把杏黃旂一指道：諸神還不退位，等待何時？衆神往左右一開，劉邦的馬就來至台前，廉秀英急忙撥轉馬頭，往地戶台去了。且說海潮聖人在法台上，聽得陣內發喊，知是有人來打陣，把令牌一响，衆神顯了法體，有一位身高丈六，赤髮獠牙，高形惡相，威猛無比。周劉二人大驚道：這些人來得利害，怎麼上得法台去？且待廉皇姑來才好上去呢。周勃道：不中用，左右是死，以報知遇之恩，今日若破得天門台，功勞不小，天下揚名，就死也流芳百世。劉邦道：有理。况南郡王有言在先，說台上有個海潮老祖，他不敢傷害我，任我所爲也。大破天門台，休要怕他，我今二人且殺出去，喊一聲將馬，連打三鞭，那馬只往後去，不敢上台，劉邦喝道：不中用的東西，他害怕不去？我們不要他罷。二人下了征駒，劉邦串一串長鎗，周勃掄動了大刀，一齊步行，搶上台來。海潮老祖振動五雷，只見提鎗仗劍的紛紛從空而下，圍裹上外。劉邦進退兩難，只急得滿身是汗，大叫一聲：天門遂開，現出一條五爪金龍，起在空中，周勃的原神也現出來了，只見一條金龍，一匹飛熊，在空中亂舞，衆天神一見，知是紫微大帝臨陣，不敢動手，諸神退位。劉邦一見大喜道：那些衆神懼怕我等，逃去了，快些上台，先把日月旂，用劍砍倒。周勃也將五雷鼓打破，趕散軍士，把二十八宿，諸神旂盡行砍倒。海潮聖人一見衆神退位，點頭嗟嘆，暗想：生擒二人，易如反掌，只是他乃二十四帝之魁，四百年江山之主，我出家人，難以害他。可惜擺下此陣，只望治死孫臏，誰知反損了幾萬人馬，也是天數，枉費了一番心神，想了一想，心中不免氣惱。二人剛槍到面前，大聲吆喝，妖道休走。周勃已到，切近忙舉大刀。

望海潮砍來，海潮聖人用劍一指道：「休得無禮！」只這一句話，周勃的手就不能伸了。只喝道：「好妖道！這是什麼邪術，罷了罷了！我的刀不下來了。」劉邦大怒，搶步上來，對老祖刺一鎗來。老祖用劍架開道：「劉邦不是貧道，無能擒你，因你福命大，貧道不肯逆天行事，讓你成功。我也不害你，出家人去也。」劉邦道：「誰要你讓？」又是一鎗刺來。老祖一道金光，升空而去。劉邦吃了一驚，到怎麼起陣金光，連人都不見了，果然古怪。回首看見周勃，仍是不動，在那裏怪叫。劉大哥你來救我一救。劉邦道：「我不會法術，等我去尋廉秀英求他救你。」周勃道：「使不得，你去了，這個道人又來，可不是死也。」劉邦無奈，道：「待我推推你，上前一推，真命天子有百靈助佐，把周勃推了一推起來，就能動了。」心中大喜，舉起大刀一砍，把台砍得四邊碎爛，一齊跳下台來，飛奔地戶台。找且不回，却說樊噲與夏侯嬰、曹參三人，殺到地戶台下。樊噲性如烈火，一馬殺到陰坑邊來，用聲吶吶大叫：「毛遂在那裏？我們來救你了。」只喝一聲，如半空打了個焦雷，聲振滿營中。就把七十二個打紙幡的軍士，丟下旂幡跑散了。樊噲與二人來到坑邊，只見牛頭馬面、焦面鬼王，無常勾死，五百陰兵圍裹上來了。樊噲笑道：「真真白日見鬼了。」就催馬運動手中畫戟，曹參、夏侯嬰舞動手中大刀，到處趕來，趕散了又來，非止一次。廉秀英搶至跟前，把杏黃旂一指，那些鬼魂無影無蹤，顯露出一條陰坑來。有一丈八尺深。樊噲低頭一看，見坑內黑洞洞的，看不見什麼，便道：「那裏有毛遂？」在內秀英道：「陰氣未散，待我去破他。」把杏黃旂往坑裏一指，陰氣全消，透出光明來了。只見毛遂在那牛脖子上上下打盹的樣子。樊噲道：「毛遂我來救你了。」那毛遂在坑中聽見，睜眼一看，說道：「好了好了，見天日了。」仰首看看坑沿上，有三位將軍，一員女將，認得是廉秀英，便叫道：「皇姑，快些救我。」秀英道：「仙長出來，我等破了陣了。」毛遂滿心歡喜，忙縱金光，就起將出來，只聽得一聲響，把個毛金眼又倒跌坑去。廉秀英一見心中大怒道：「必有妖人在台弄法，快上法台提拿。」樊噲等聞言，忙催馬上台，只見兩邊排列無數陰兵，就大喊一聲，趕開鬼卒，直奔上法台，直取銀蓮子。兩人在台上動手，廉秀英就叫毛真人快上來罷。毛遂道：「上不來的，上頭有人打我，不能駕雲。」秀英道：「不妨有

樊噲等將軍在台上，妖道那裏有空兒來打你。毛遂道：如此說，你閃開，等我出來。毛遂一縱，金光騰空而起。到坑沿上立住了，說道：勾了勾了，得活命了。然牛怎樣上得來？皇姑道：不妨，伸手取杏黃旂，在坑裏頭拂了一拂，那牛猛叫一聲，四足騰空而起，也出了地穴。毛遂問道：貴人是誰破陣的？皇姑道：是樊噲、劉邦等。毛遂道：如今在台上大戰，我也上去助他一助，以報陰坑治我之仇。秀英道：真人你別去罷，你幾日沒吃飯，怎麼還有氣力和人廝殺？毛遂道：不妨，忙駕牛上台，舞動寶劍，助樊噲等共戰銀蓮子。那秀英也拍馬上來幫助。銀蓮子見毛遂已出了陰坑，忙在懷中取出定海珠來，打毛遂。秀英一見，把馬一拍，上前用杏黃旂一指，把寶珠指回。銀蓮子忙收了寶珠，反下台去。不知天門台已破，直想奔到那裏，有海潮聖人相助，也是他大數到了。剛遇劉周二人，破了天門台，却來地戶台相助。就與銀蓮子迎面，劉邦手起一鎗，正中梅花鹿。銀蓮子翻身下地，一鎗結果了性命。樊噲等在後看見，心中大喜，大叫劉三哥，你立了功否？劉邦道：我二人已破了天門台了。樊噲道：我已開了地戶了。廉皇姑道：列位可隨我來，同到人域擒拿秦始皇，立功不小。衆人聽了，一個個耀武揚威，舞動兵刃，竟往中央人域而來。外混元陣原是一炁三才，內藏八卦，風雷水火，無窮變化，只因有了一個劉邦，真命之主，福大，天神也不敢加害。這卒也不敢近身。海潮聖人，縱然有無窮奧妙，萬千之法寶，也不敢施展傷害於他。若說此陣，不是劉邦福大，就難破了。勿論甚壓神仙，也難出無當之手。閒話少敘，且說孫燕領了蕭何等一千衆將，齊齊催馬，竟奔人域台來。遠遠看見台底下，有六員秦將，各執鋤頭鋤平土堆。臺上黃羅帳居中，是始皇，左有甘羅，右有蒙恬，與無數人馬，並無旂旛號劍刀鎗，小豪傑心中大喜道：這幾個秦將，就是幾只猛虎，我也不怕了。要拿秦皇，只在此刻。叱一聲，往內就闖。單言秦將用鋤頭去平了土，見燕將殺至台前，不敢遲緩，將海潮聖人的靈符燒化，頃刻間一聲霹靂，只振得地動山搖，顯露出埋伏來了。四面八方齊湧上來，帶着飛沙走石，烈火騰騰，煙霧滾滾，外面變了一股大水，把孫燕困在中間。孫燕等此時方知道，此陣如此利害，怪不得南郡王不來打陣。我們往那裏出去纔好呢？劉

邦道往正東生門出去罷。蕭何道：「不中用，你看東方上，大雷大電，必有妖人在那裏，我想王爺曾吩咐說：『只趕殺六將上台擒拿始皇，自然破陣。』如今不如奔上中央去罷。」孫燕點頭道：「有理，便一齊拍馬，搶上台來。」始皇看見，將靈符燒了，只聽一響，半空中下來了無數天兵天將，乘龍跨虎，各騎異獸，手拿兵器，圍將上來。孫蕭二人看見，魂不附體，喊聲不好了，我命休矣。把頭一低，就迸開天門，齊現出本命來一條黃龍，一匹文豹，飄湧着祥光，把滿陣上罩住，就不見了衆神，心中大悅。飛奔秦營而來，喊聲秦將休走，那六員秦將見孫燕來得猛勇，忙丟去鋤頭，各舉兵器，上前圍住，斃殺大戰。孫燕在陣中往來衝突，如猛虎一般。大戰秦將廉秀英領着劉邦等，還有毛遂騎了青牛，一齊向人域台而來。只見風滾滾，烟霧漫漫，秀英一馬便回正南，只見烈火騰騰，紅光奪路。衆將說：「好利害的火，怎麼進得去？」毛遂道：「不妨，這是海潮的魔法，不是真火。」秀英把杏黃旗連展三展，頃刻間就即烟消火滅。衆將散亂征駒，往內亂闖。秀英照前一般，用杏黃旗四面八方連展三展，把那人域台攻破了。王剪在台上看見大怒，上前奏道：「自從那日被廉秀英擄走，若非神人搭救，焉有今日。如今又破了人域台，臣與他誓不兩立，再出馬，決一死戰，乞吾主准行，不知始皇可依從否？」且看下回便知明白。

第三十一回 羞敗怒排鎖地雷 救急魔差紙人馬

却說秦始皇在法台，看見衆將動手，殺得秦兵尸橫台下，血流成渠，六將敗出陣去。始皇心中着急道：「這些燕將，搶上台去，孤命休矣。正慌忙間，忽見孫燕搶上台去，大言始皇休走，就是一團白雲，直撲過來，嚇得面如金紙，唇如青靛。君臣們慌作一團，忽見金光一道，落在台上，顯出一位真人，大叫聖上休慌，有貧道在此，忙將無極圖望空中一散，化了一道金光，扶始皇君臣上橋，自縱雲光，起在空中，提着無極圖，渡衆人升空而去，回歸大隊，脫了大難不表。再說燕將見始皇君臣騰空而去，知海潮法力無邊，也不追趕，殺將上來，趕殺敗殘人馬不表。又說

全山五將，各各領了大隊人馬，按五行披掛，冲殺陣外五座營盤，劄文通擂鼓助威，正遇陣內衆將殺出，會合一處，一時間把五座營盤踏爲平地，殺得秦兵馬仰人翻，哀聲不止，殺得乾乾淨淨，大破了混元陣。正是：

鞭敲金蹬響，

人唱凱歌回。

衆將得勝回營報功，孫臏降階相迎，說道：「難得衆位將軍同心協力，破了此陣，真乃莫大之功也。卽叫軍政司上了功勞簿，衆將請回安息，只見毛遂上前道：「難爲你費了心，孫臏坐下說道：「賢弟，多累你吃驚一場。毛遂道：「這是我自作自受，沒要緊，偷了你的牛，到也罷了，只是喪了你三位門徒，心實不安，好利害的陣勢。若非你請了幾位旂牌，來破此陣，救了我矮人命，決死無疑矣。」孫臏道：「三個門徒，是他的生死註定，與貧道無涉。」毛遂開言拖地一躬道：「三哥小弟有一言奉告，非是小弟拉三哥下山，拋你在火坑，我如今師徒歸山，袖手旁觀，隱坐高山，不來管你，看看秦營紫氣濛濛，三哥你雖有無窮法力，難以扭天行事，如今說你回歸天台，只是你大事未完，又枉小弟幾次下山，險些喪了一命，你便自思，我在此處也是無用，不如別你回歸青石山去，可免擔驚受怕，隱姓修真，各有各的前程罷了。」孫臏開言道：「賢弟，你怎麼忍我在此受厄？矮爺道：「這也是你自作自受，你留小弟也是無用。」孫臏道：「你再多住幾日，爲我退了秦兵，同回山未遲。」毛遂道：「不中用，要我退秦兵，比登天還難，你是大羅天仙，比我根深蒂固，豈有不知天意之理？我勸你早些把父兄骸骨安葬了，速速回山，方是正理。」小弟實不能奉陪，就此告別，便對劄文道：「你也跟出家人回山去罷，你在此也是無益。」劄文開言，遂上來向孫臏叩了三個頭，拜別了一齊出營。孫臏與衆將一齊送出，俱各流淚。毛遂便拱一拱手道：「列位請回，三哥總要見機而作，千祈保重。保重，我去了。」一聲響，駕起祥雲，師徒回轉青石山去了。這裏孫臏和衆將回至中軍大帳，吩咐擺宴慶功，這且不表。且說海潮聖人用無極圖，化了一度金橋，渡秦國君臣回至大隊，復上中軍大帳，點一點人馬，共損去五千戰將五員，始寔心中甚是不悅，對海潮聖人道：「老祖我看孫臏神通奧妙，大爲費手，今日若非憑老祖法力，孤家險遭。」

毒手，細想起來，不如收兵回國便了。免得傷害生靈，人民塗炭。老祖道：聖上放心，勝敗乃兵家之常，豈因一陣之失，遂有退心！況且天意興秦，若不順天，反遭其害。孫臏這別夫，止不過扭天而行，亡在旦夕。始皇道：老祖你說孫臏扭天而行，亡在旦夕，孤看孫臏委實利害，別的元門敵他不過，到也罷了，你乃掌教之主，先有老祖，後有天地，擺下甚麼陣，也被他破了，還有誰是他的對手？海潮聽了，這一番言語，羞慚滿面，腮邊滾滾冒起火來，含怒道：非是出家人敵他不過，因這別夫請的人，俱是命大福洪之輩，貧道不敢扭天，故此奈他不得。談論之間，見軍政司上帳奏道：啓上王爺，今因國師金子陵調兵回來，正在營門候旨。始皇宣國師進見，軍政司去不多時，把金子陵宣進黃羅帳前，朝見已畢，又向海潮叩頭起來，奏道：臣遵旨上長安調兵三萬，大砲三十六位，小砲七十二位，共是一百零八回，俱已取齊，特來繳旨。始皇道：卿家一路辛苦，暫且下帳，在朝房歇息。金子陵聞言，正欲下帳，去有海潮奏道：金子陵既取大砲回來，我主不可怠慢，速備三牲祭禮，率領文武，親自虔祭披紅，以便貧道施展，攻破易州。易州一破，孫臏便不戰而退。始皇聞言大喜道：但願如此，孤社稷之幸也！忙傳旨排開香案，準備三牲，自率文武，御祭各，大砲俱披十字紅，祭畢，同回黃羅帳，開筵慶賀不題。到了次日，海潮老祖上蘆棚，秉正座下，使喚金子陵賢徒，你可將三十六位大砲，對住易州三門，每門十二位，一字排開，裝上火藥，喚三十六名砲手伺候。到三更時分，聽空中雷響，三陣一齊點着藥引，放礮攻打易州，不可違誤。又喚王剪領本部人馬，在三門外挖下地溝，將七十二位小礮埋在溝內，每門埋下二十四位，裝上錢糧火藥，用竹筒裝上火線，用浮土蓋上，竹筒透出土面，每一位用一名軍士把守。此名鎖地雷，以雷響爲號，雷響三陣，大砲攻破易州。孫臏必然領兵進城把守，你點地雷，那怕他雄兵百萬，頃刻間化爲灰土，不可違誤。二人領命而去。又喚章元帥，你將五營四哨的旂旛，俱各按倒，不可鳴鐘擂鼓，到了三更時分，聽他雷響三陣時，重正旗旛，擂鼓助威，吶喊多設燈火，準備保駕入城，平定易州。只在今晚不得有誤。老祖調遣已畢，下了蘆棚，率領文武，出了大營，跨了青毛氍，打營外走了十轉，按八卦方向，

用奇門遁甲神術把幾坐秦營遁得無影無蹤。正是法力無邊，况又神通廣大，可能移山倒海，海潮聖人用遁甲遁住秦營，便孫贖不意，希圖瞞哄一時，到三更天，就好破打易州不題。且表孫贖正坐營中，忽藍旗來報道：王爺萬千之喜，西地秦皇已偷走，散兵拔營去了，不敢不報。孫贖聞言一擺仙腕，那藍旗回歸他的汛地去了。便喚孫燕道：你可出營哨探明白速來回報。孫燕領命忙出營上馬，抬頭往對面觀看，果不見七十座秦營，心中大喜，也不往前再探，便回營飛報三叔知道。孫贖暗想道：易州未破，秦皇豈肯善自退兵，莫非又是海潮弄什麼元虛不成，其中必有緣故。劉邦在旁見孫贖不語，便道：王爺不必疑惑，小人想昨日這一陣，秦人知道我們利害，焉敢住扎大營，大約是實退去了。孫贖道：你們只這其一，不知其二。昨日雖然破了他的混元陣，那海潮神通廣大，豈肯善自退兵，定有原故。待貧道親自出去觀看一遍，定知分曉。孫燕聞言，便牽過青牛來，衆將隨他一齊出營。孫贖在青牛上抬頭一看，只見雲氣靄靄，烟迷霧鎖，黑沈沈氣繞雲濛，雖然不見營盤，但是雲鎖霧罩，騰空殺氣，心內大疑。忙打背上取下金鎖繡杏黃旗來，往對面一指，猶如打一個閃電，一道金光，露出營盤來，刀鎗劍戟密密層層。又動一動，離了杏黃旗，又濛住了。孫贖道：如何？我料秦皇必不肯退兵，原來用遁甲法，遁住人馬，你等便不能識破，衆人看見道：若非王爺用至寶點破，衆將等如在夢中，只道秦兵已退，那曉用的是那術？但不知秦人行此詭計，是何主意。孫贖道：又是海潮用什麼元虛，等貧道進營，上帳便知分曉。說畢一同入營，孫贖下騎，上了青紗帳坐下，瞑目一會，伸手入袖，把子午卯酉算起，內外天河一轉，已知其意，心中大驚，在坐上低頭不語。衆將一見，齊問道：王爺算得秦人，又是什麼鬼計？孫贖道：你等不知生死海潮，如今排下鎖地雷礮，只今在晚三更三點，雷礮攻打易州，百萬生民俱成灰土，你我俱不用逃生，眼前喪命了。衆將聞言，只嚇得魂飛千里，齊道：王爺可有甚解救孫贖道雷礮之法，只可行於子時三更，一陽生之後，方能運動。若過了三更，天地所忌，更不能施展。今晚定當解救此術，救一國生民的，再作道理。遂叫孫燕道：你速取白紙百張來，聽用孫燕忙下帳取紙，送與三叔。

孫臏道：你領取交與五營四哨的能人，照我模樣，剪一百零八個紙人，俱要騎牛褌，立等應用。孫燕領命，忙把白紙派與軍士立剪了一百零八個紙人，俱騎牛架拐竿上。孫臏看了大喜，吩咐衆將各歸本部營，緊守大隊，衆將奉令，俱各下帳回營。孫臏一人坐在大帳中，將一百零八個紙人拿來，顯他的法術，念念真言，就在大營裨牛，起在空中，只等三更時分，他便行法。這裏海潮聖人到了三更時分，下了蘆棚，用令牌往空中一舉，道：雷部正神速降！一言未了，半空中雷聲響亮，振得地動山搖。老祖收了遁甲，秦營軍士把旗幟豎起，一齊鳴金擂鼓，吶喊助威，火把燈球照耀如同白日。那金子陵與王剪，領着大礮手，準備火繩專等三更三陣雷響，一齊動手，攻打易州。秦國君臣俱各結束停當，準備進城。老祖又把令牌往上舉了一下，又一連大大幾陣焦雷，好利害！有西江月詞爲證。

霹靂一聲响，震開地戶天關，須彌倒塌半邊山，本是雷霆凶險，幾陳甕甕魑魍，聞聲膽戰心寒，海潮法力果無邊，雷部從地驅遣。

雷聲兩遍，孫臏在雲端上，不敢怠慢，念動真言，唸誦呪語，把一百零八個紙人，往三門上沖下去。這裏金子陵與王剪聽了雷響，兩邊忙令砲手，把火繩準備，忽聽得猛一聲牛吼，吃了一驚，道：這不是別夫的畜牲叫麼？正說着，二門上火把手一齊發喊不好了，孫臏來了。金子陵與王剪，忙抬頭看去，只見孫臏騎牛駕拐，沖將進來，嚇得魂不附體，齊上前迎敵，圍着孫臏亂戰，可是這是一聲牛叫，那裏又一聲牛叫，四面八方來了無數孫臏，俱是一樣，又沖將上來，那些砲手一齊逃走。子陵王剪魂不附體，各自逃命，飛奔大營而去。只見營中反沖出兩三個孫臏，攔住去路，營內喊殺如麻，二人齊叫不好了，回馬往蘆棚而走。你道秦營如何又有孫臏，原來始皇君臣聽了把陣雷響，俱各歡喜，準備入城。誰知忽然來了一個孫臏，舞動雙拐，望寶帳沖將上來。始皇君臣聽見是個孫臏，這個始皇在大座連椅而倒，幸得有左右準備進城的，俱是全身披掛，一見孫臏沖進，各拔隨身寶劍，上前攔住，左

右救起始皇，始皇也逃往蘆棚。始皇步行，二人急下馬，齊說孫臏鬧營之事，同進蘆棚。海潮正在手舉令牌，想催第三陣雷響，忽見營外大亂，急忙觀看，只見始皇與子陵等俱步行跑來，口中喊叫孫臏來了。老祖一見，忙把令牌一舉，喝聲雷部歸位，忙問何故，如此慌張？一言未了，只見孫臏從外而進來，舞動雙拐，海潮大怒道：「大膽，別夫，你縱有三頭六臂，也不敢冲我蘆棚，今日與你定不不休，仗劍迎將上來，尙未交手，又來了四五個孫臏，把海潮困住，亂喊一處，這方也喊孫臏來了，那方也喊孫臏來了。秦營中幾百孫臏，東冲西撞，鬧個不休。海潮在蘆棚上，與孫臏戰不數合，忙祭起無極圖，把衆孫臏一齊捲了。又有軍兵來報，前後左右無數孫臏，乞早擒了。老祖道：此乃孫臏之術，待出家人前去擒拿，忙上青毛氈，仗劍帶領金王二人，齊出蘆棚。孫臏在雲中看得明白，想此時已交四鼓天色，海潮縱想再行法術，已過時刻了，便念動咒語，收了魔法。秦營的孫臏一見的見了原形，衆將報知海潮。海潮道：「一齊收來，自有法治，即回蘆棚。」始皇忙問戰孫臏如何？老祖道：「蓋是紙人馬，此乃別夫的魔法，是以叫人拿來。始皇道：不要拿來了，老祖說不妨，即見拿來，俱是紙人馬。老祖親自燒化，坐下心中大怒道：「這別夫用分身法，鬧亂秦營，失了時辰，不能砲打易州，只是你躲過今晚，難道又躲得過明晚不成？此時天色大明，始皇傳命且整營房，老祖又叫子陵取一升黑豆來，子陵領命取了呈上。老祖接了黑豆，虛寫一道靈符，念動真言，吹了一口仙氣，先遞與子陵道：「你將此豆，捧出營去，四面八方散開，地雷砲之外，不可遺漏。又喚王剪道：「你可帶兵二百一十六名，到三更時分，照前聽雷三陣爲號，點上一百零八位大砲，倘有假孫臏到來，不可慌亂，用火燒化，不可有誤。二人領命去了不表。且說孫臏破了雷陣回營。天明衆將同來慶賀。孫臏又叫孫燕道：「你去看過秦營，又作甚事？」孫燕出營看了一番，回營報道：「秦營中烟雲靄靄，青天失色，紅日無光，不知何故？」孫臏道：「又是海潮弄術，待我再算過他，即拈指一算道：「原來仍用地雷砲攻打易州，孫燕道：「如此又用紙人馬了。」孫臏道：「不中用了，他那裏已有准備，我另有破他之法。即命孫燕速領兵五百出營外，築一個高台，預備硃砂白芨黃紙香燭，不可有誤。」

不一時孫燕回營繳令。孫臍同衆將來至台上，獨自到台下。看見天交正午，應用之物，俱已擺齊，即寫了幾度靈符，用火化了，把杏黃旗往西一指，忽然空中來了黃巾力士六丁六甲等神，在雲端卜道：「真人有何使令？」孫臍道：「無事不敢相煩，今有海潮老祖，按下鎮地雷，攻打易州，全仗你等。」大顯神通，將一百零八位砲，倒轉回頭，不得違誤。衆神依令去了。孫臍又念呪燒符，把太陽掩倒。孫臍行事已完，領衆回營不表。且說王剪等到黃昏時分，率領二百一十六名軍士，帶領火繩火把，在三門上分開，等時辰行事。海潮又把五雷移來，在易州城外響雷一陣，三門上火把齊明，照得通天徹地。燕營衆將膽振心寒，孫臍見雷響二陣，忙出營外，把杏黃旗望空一指，道：「功曹還不下手，說個未了。」諸神齊顯一陣狂風，好利害，有詩爲證：

來時黑影去無蹤，石逐沙隨勢欲傾。
拔樹堆牆何處力，耳濤惟學虎呼聲。

大風一陣，只刮得飛沙走石，播土揚塵，十分利害。王剪在三門上，只等雷響三陣，便下手了。忽然間一陣狂風，走石飛沙，只打得衆軍二目難開，火把火繩盡打滅了，又忙亂起來。此時雷已三響，王剪即命快些點砲，衆軍一時心忙，看不真切，一幌火繩響的一聲，第一位大砲已出，只聽得咕咚一聲，驚天動地，倒奔秦營而去。王剪一見說聲不好了，我死也。未知砲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孫臍連破鎖地雷 三教共設平齡會

話說秦兵因三陣雷響，不辨明白，就點火砲烘的一聲，又往秦營打去。王剪一見，喊聲不好了，這話還未說完，第二位大砲已點着了，咕咚一聲，又打往秦營裏去。第三位接着又一砲。王剪此時手足無措，吆喝也吆喝不出來了，一催馬如飛到第四位砲跟前，那砲手正想點砲。王剪不及叫喊，忙展開鎗一鎗，把砲手刺倒在地。衆砲手才歇住了手。王剪大怒，喝道：「該打的奴才，這些砲往那裏打去，也不看個明白。」只管亂放。衆軍士忙把火亮一照，

只見那些砲，一個個的都倒轉了口，向着自己的營盤裏，衆皆失色。王剪道：「什麼人都轉放過來？方才若是都點上了，要我們營中有一個逃生，也不能夠了。」衆將道：「此必又是孫臏法術，方才那裏大風，把砲都倒轉放了。」王剪道：「你們快些動手，把大砲抬轉過去，趁此時候，還是未過三更，尚可行事。」衆軍聞言，一齊動手，七八個人想抬一位，誰知只些砲好似生了根一般，抬也抬不轉，衆軍急了，一齊來抬，抬了半日，才抬得轉一個砲來，忙個不住。那裏秦始皇同着衆文武，在營靜聽消息，忽聽得一聲砲響，打進營來，只嚇得面目失色，說聲不好，一連又是兩個打來，只聽得營中煙揚火焰，三軍叫苦之聲，振耳始皇。君臣把魂嚇殺了，東一頭，西一頭，你撞我，我撞你，亂成一處，不知往那裏躲的好。海潮老祖在蘆棚上作法，催動五雷，聽得連珠砲響，反打進本營，也着了急，忙跨上靴，正欲下蘆棚，却與始皇君臣相遇。只見始皇戰兢兢的道：「雷砲不會攻城，到會打自己營寨，老祖忙下了青毛靴道：「此事連貧道也不明白，可速傳王剪到來，一問便曉。」始皇忙差官把王剪宣進蘆棚，便問道：「殿西侯，老祖令你管砲攻打易州，爲何只樣糊塗，自己的大營，反打上三砲，傷了無數人馬，是何原故？」王剪聞言，忙跪下奏道：「臣奉師命管理大砲，將近三更時分，起了一陣怪風，把火亮盡行吹滅，及至點了火亮時，雷已響了三陣，小臣誤失了時刻，催砲手快些動手，放了三個大砲，俱反打轉自己的營盤，微臣着了急，一時間不能禁止，只得用鎗挑了一個砲手，方才止住。及再看時，所有大砲盡皆倒轉口，向自己的大營，微臣一時不能辨得明白，誤放三砲，臣罪該萬死。」始皇與甘羅等皆吃了一驚。始皇道：「此又是孫臏的法術了，不如讓他一讓，撤兵回國罷了。」海潮忽怒道：「吾主龍心萬安，雖然兩次被別天所破，明夜三更，定要成功。」始皇道：「孫臏妙法無窮，只恐又落了他的圈套。」海潮真氣得二目圓睜，仙眉倒豎，說道：「貧道若不定易州，誓不回山。聖上且請回帳安歇，衆將俱各回營，待貧道破了易州，再來稱賀。」忙送了始皇，下了蘆棚，回身入內，坐上不過四五個時辰，天就晚了。老祖又令王剪保護大砲，又把一百零八符取來，遂與金子陵道：「你可把符拿去，每一砲上貼一張，由他什麼天神地將，也不敢近前。」

人領令下帳各自幹去了。我且不講海潮聖人如何祭炮，且說孫臏在營中靜坐，心下暗想道：海潮今晚必有法術，我再算他一算，便知來意。眼望秦營點頭嘆道：你行的事真凶，奈我則何？我也知燕幽不久當滅，然有一刻我捱一刻，定然不使你隨手而得。吩咐擂鼓聚將，鼓奉官忙把聚將鼓搥動。孫臏等俱各披掛上帳，參見已畢。兩邊並立。孫臏開言道：列位將軍，海潮今晚仍用鎖地雷來攻易州，貧道此次依計就計，去劫秦營，殺他個措手不及，令秦人見影而懼。海潮望風而逃，方才顯我出家人的手段。衆英雄聞言，一個個抖擻精神，頗効死力。孫臏大喜，便叫一聲劉旗牌，你領兵五百，到三更時雷響三陣之後，殺向易州東門，趕殺秦兵，竟撲秦營。又命樊噲帶兵五百，殺散南門秦兵，也到秦營取齊。又命孫燕帶兵五百，殺散西門秦兵，也到秦營取齊。又命廉秀英領着曹參等領人馬三千，到三更時分雷響三陣以後，竟撲西秦大營，會齊劉邦等三路人馬，亂躑秦營，擒王捉將，算你等之功其餘一佐，俱隨我守營。衆將俱各領令下帳，各自準備去了。孫臏取了杏黃旗，往東南西北四下一展，喝一聲四海龍王，頃刻間同敖欽、敖廣、敖順、敖閻、四海龍王，在堂中參見。孫臏道：有勞尊神法力，今晚二更之後，降一場大雨，要一百另八點，水高一丈有另，只許在易州三門之外，不許一點入秦營。易州城外不許容存一點。違者聽貶。四海龍王領了法旨，在半空中等候不題。且說金子陵領了海潮的法旨，把符在砲位上貼了一抬頭，只見燕營中煙迷霧鎖，殺氣騰空，心中說道：燕營中必有準備，忙回蘆棚，稟知老祖道：弟子見燕營中殺氣騰空，必有反故，乞法旨定奪。老祖聞言，忙下了蘆棚，閃慧目看去，果然騰騰殺氣，冲入斗牛，心下大驚道：若非秦皇福大，金子陵望氣知幾，今晚雖用砲攻易州，秦營中也不免尸山血海，忙回蘆棚坐下，喚金子陵，你領我法旨，快報知秦皇。今晚三更，有孫臏遣將劫營，宜早防範，攻城之事，有我一力擔當。金子陵領了法旨，不敢怠慢，到始皇駕前跪下，奏道：啓上吾主，海潮老祖方才仰觀天象，見燕營殺氣，冲入斗牛，主有敵人劫營，差小臣代奏，乞吾主及早防備，至緊至緊。始皇聞言大驚道：如此，怎好？章邯忙出班奏道：主上不必担憂，既是孫臏要來劫營，不如調兵四面埋

伏，以砲響爲號，一齊出來，可以圍住燕兵，自然成功。始皇聞言，依了章邯所奏，把人馬盡行調開，按四面八方埋伏，其餘文武，俱保着始皇，往蘆棚與海潮聖人觀敵，留下一座空營，懸羊擂鼓，餓馬搖鈴。章邯調遣已了，天色已晚，營中點上燈火，海潮聖人已拘了雷部，在空中等候，衆雷神見四海龍王也在空中，忙問衆位龍君到此何事？四海龍王齊道：奉了這真人之令，在此行雨，請問衆人到此何故？雷神道：奉海潮聖人法旨，在此行雷助戰。攻打易州，龍王笑道：他們要雷要雨，只苦了百姓，我們各自行各的事罷了。天交一更之後，雷部神祇各展神威，連打了一陣焦雷，那裏四海龍王也忙興雲布陣，把那朗朗乾坤，變成一個黑黑世界。王剪命砲手準備火繩等物，雷部神祇忙施第二陣焦雷，四海龍王大顯神通，頃刻間下了一場大雨，真好利害也！

起初時浙浙瀝瀝，到後來滾滾滔滔，浙浙瀝瀝，沾過了六街三市，滾滾滔滔，鋪平了四野三門，龍王奮怒，分明傾倒了九曲黃河，風伯施威，一似拔開了七層鐵閘，霎時溝溝滿壕，半地上水深數尺。

好大雨，把王剪這些人馬，只淋得個個濕透征袍，把火龍火把，火繩盡皆濕滅了。起先不過水過脚面，次後漸漸長了起來，把一百另八個大砲都淹沒了。大小三軍，又被水耗了一半，都是着急，連王剪也顧不得了。個個赴水逃命。海潮聖人不知營外有水，把令牌連叩三下，空中雷響三陣，不見動靜，心中疑惑。始皇道：此時已是三更三點了，爲何不見砲響？海潮道：難道孫贖又用什麼邪法？一言未了，只見王剪拖泥帶水，渾身濕透，上了蘆棚。老祖道：王剪爲何如此，又不放鎖地雷轟易州呢？王剪含怒道：還說什麼鎖地雷，一場大雨，把人馬險些淹死，連砲都淹沒了，怎麼放得呢？始皇道：爲何營中一點雨也沒有，是何原故？老祖道：又被別夫破了法也。正說間，三軍吶喊不好了，水來也，一齊往蘆棚上亂跑。那水猶如倒了閘一般，往營內滾來，劉邦領兵到東門，樊噲殺到南門，孫燕殺到西門，只見三門上，並無一個秦兵，淹死的不知其數，俱淹死逃走了，只剩下大砲。三位爺不敢怠慢，率兵就往秦營闖。海潮見水來得凶猛，淹上蘆棚，海潮忙用劍往下一畫，水皆入地一點全無。始皇大喜，稱讚老祖

法力無邊一言未了，吶喊四起，燕兵已殺入營中，號砲連響，章邯兵卒一齊圍將上來。廉秀英率兵與衆位豪傑在陣中一齊動手，只殺得陰風慘慘，那裏劉邦等從外殺來，把秦兵裏外夾攻。秦兵又吃了大虧，只殺得秦兵哀哀不止，早有人報上蘆棚。海潮聖人聞言，忙上青毛吼，下了坐位，領着金子陵王剪二人，如飛一般撲秦營而至。燕兵正四面趕殺，海潮聖人舉劍上前阻住，衆將一見，忙咬破舌尖，望衆人一噴，念念有詞，就破了定身法。海潮一見大怒，忙仗劍來取廉秀英，只裏劉邦接住金子陵，王剪抵住樊噲，孫燕戰住章邯，二國大將各尋對手，又是一場大戰，殺得東方已白。孫臏在營中知道衆將大戰海潮，臨敵怕衆將吃虧，不敢坐視，忙上青牛，起在空中，竟向秦營而來。秦國君臣正在蘆棚上觀敵，忽見落下孫臏，只嚇得魂不附體，一齊亂跑。君臣們竟不能相顧。海潮聖人又見不能取勝，忙把青毛吼起在空中，廉秀英也駕雲來趕，被海潮一如意打下塵埃。孫臏忙上前救起。海潮聖人在空中，把無極圖一抖，變了一座高牆，直透九霄，衆將知海潮法術利害，一敢前進，打得勝鼓回營。始皇見燕兵退去，心中少安，查點兵將折了一萬有餘，偏將一十六名，帶傷者不計其數。二目中不禁流下淚道：我國雄兵百萬，六國之中，連一國也不能平，就傷了幾萬人馬，不如退兵回國罷了。始皇正欲退兵，拔營金子陵打土遁逃了回營，上帳見駕。始皇道：國師來得正好，孤正欲傳旨散兵回國，專等你来起行。金子陵道：吾主爲何又要散兵？始皇道：孤的人馬，死的也夠了，孫臏利害，你也知道了。孤也不敢奢想，自今以後，守孤的疆土罷了。王剪忙跪道：臣冒死求吾主住兵三日，看老祖回來，再作定奪。若三日不回，吾主與燕國講和，使罷兵不遲。始皇只得依奏，傳旨五營四哨，深栽鹿角，嚴加防範不題。且說海潮戰敗，越想越惱，催開青毛吼，竟入南天門，要去啓奏玉帝，用五雷前來打孫臏。偶然一想，只別夫雖然無禮，念他苦鍊一場，好容易修到一個大羅天仙的地位，能罷寧可他無禮，不可我無情，出家的人慈悲爲本，且去見過教主，再作定奪。催轉青毛吼，竟上三十三天兜率宮而來。此時老君正在丹房打坐，童兒通報說：有崑崙山雲光洞海潮老祖到了。老祖說聲吩咐，兒童將海潮請入到兜

率宮來至丹房見禮。老君道：師弟何來？老祖道：無事不敢驚動道兄，因秦氏當興，六國該滅，天遣雷部正神下凡，投拜貧道爲帥，學藝三年，今因兵困燕山，遇着天台洞孫臍下山，仗他神術，扭天行事，把王剪殺敗，貧道無奈下山，苦苦勸他的，不肯回頭，在疆場上，與貧道動手，傷我金銀二徒，貧道本該上天庭啓奏，又可惜他多少苦修，方成正果，故此前來投訴道兄，道兄你見爲掌教，斷斷曲直，試定誰是誰非呢？老祖笑道：師弟不須動怒，孫臍既是無知，扭天而行，你先回秦營，貧道會同如來鴻濛教主，設一平齡會，並掌教南極與他師傅王禪一齊下山，到燕山勸他歸山，他若不信，奏知大勢天尊，將他五雷擊頂。海潮道：既是道兄慈悲，貧道先回秦營，好預辦潔淨的地方，以俟法駕。老君道：師弟請回，貧道隨後就到。海潮別了太上老君，出兜率宮，上青毛吼，回到秦營，人帳見始皇，始皇接上黃羅帳，分賓主坐下。始皇道：老祖來得正好，小皇意欲退兵回國，候老祖定奪。海潮道：聖主不必退兵，昨日貧道上兜率宮，請太上老君、西方教主、鴻濛教主、三教聖人，設一平齡會，把那夫平伏攻破易州，只在目前，聖上不可回兵。始皇聞言大喜道：據老祖所言，孫臍縱有神通，也難出三教之手，小皇有何德能，有勞老祖如此用心，傳御膳官排宴伺候。老祖道：三教聖人，不食人間烟火之物，不必擺宴，可在營中揀一塊地方，搭座大大蘆棚，內張燈結綵，爐名香，杯添淨水，吾主只用一文一武相隨，至黃昏時分，同貧道接見聖人，衆將各守隊伍，不許喧譁。始皇聞言，忙令軍士搭起高台，預備迎接三教聖駕。不一時日落西山，滿營皆張燈放火，海潮開始皇甘羅王剪三人，來至台前，下了坐騎，同上台去。只見台上擺得潔淨，當中結了三個龍墩，高掛珠燈，密結錦綵，正看間天交初更，只聽得半空中仙鶴聲音嘹唳，海潮聖人知是南極仙翁到了，忙與始皇開台迎接，兩極子下了仙鶴，始皇拖地一躬道：朕有何德能，敢勞動掌教主師大駕降臨？南極子連忙降禮道：貧道怎敢勞動聖上迎接，遂一齊進了台中。海潮與南極見禮道：有勞老道兄光降。南極道：奉三教聖人差遣，貧道怎敢不來。正說着，只聽得空中仙樂和鳴，祥雲縹渺，南極道：主教到了，快下迎接。海潮與南極始皇等，齊近台邊跪接三位聖人，各跨青牛。

鸞獸落將下來，始皇偷眼觀看，只見那三位聖人：

第一位面目青奇，生古怪，劈開混沌，居先代，太極兩儀，四象縣，三才定位，分三界，自從治世，守爲君，萬古人，王傳歷代。第二位頂有垂珠，纓絡，蓋萬劫千磨，身不壞，西方極樂，大慈悲，無爲極，靜超三界。第三位魚尾冠，絲縑帶，八卦仙袍，身自在，丹成大道，妙無窮，修鍊真元，無比賽，曾跨青牛過函關，兜率宮中聲名大。

始皇等把三位教主，接進蘆棚，按次坐下。正中如來，左鴻濛，右太上之君，跟隨仙童佛子，侍立兩旁。海潮南極，上前參見。始皇甘羅王，剪俱各頂禮參拜。佛主言道：善哉善哉，只因劫數已到，六國該滅，秦室將興，故遣雷部下，凡平吞六國，今孫贖扭天兵，阻易州，太上金仙，轉請鴻濛聖人，同釋子下凡，設一平齡會，平伏孫贖。孫贖他不過是個真人，焉能扭天行事，乃是百姓該有刀兵之苦，賢皇請起，此來自定。始皇起身，並立一旁。老祖開言，便問南極子道：王禪爲何不到南極道？已遣金霞童子，用拘仙牌去拘去了，想必就到。正言間，王禪同金霞童子已上高台。朝上稽首道：弟子王禪參見願聖人萬壽無疆。老祖對王禪道：今拘所來，只因你門徒孫贖扭天而行，兵阻易州，得罪了海潮，其罪不小，故此今夜三更相會，排日平齡會，你快把孫贖喚來，待我們訓勸他一番。他若肯把兵散了歸山，不管閒事，可免五雷之苦，快些去罷。王禪叩了一個頭，換了南極的如意金鈎，下了法台，脚駕祥雲，飛奔燕營，落將下來。小校一見嚇得一跳，吆喝什麼人半夜到此何事，你要往那裏走，就用箭射了。王禪道：休得胡言，快報進去，說雲夢山水簾洞鬼谷子，奉掌教南極如意金鈎到來。小校聽說鬼谷子知道王爺的師父，忙報入營中。孫贖正在營中靜坐，聽說是師父奉如意金鈎來，心中大驚。連半夜三更，我師父請了掌教金鈎到來，何幹忙整衣冠，迎接入營，跪下叩頭道：早知師父奉掌教金鈎到來，理當遠接，今迎接來遲，在駕前請罪。王禪喝道：好孽障！你幹得好事，豈有不知海潮法力，你竟與他動手，倚仗神術，扭天行事，如今他擺下平齡會，請了三教聖人下凡，差爲師的來調你去了，你仔細着五雷轟頂，甚是可惜，我度你一場，竟無結果，你把一個大羅天仙，捉

在水中，此是你自作自受，不聽爲帥之言。孫臏聞言，嚇得魂不附體，歇了半晌，又道：「師父不必動怒，弟子下山一場，自作自受，怎敢連累師父。他今日既擺下平齡會，弟子跟師父同見三教聖人，任憑斬殺存留。」王禪道：「你也不必慌張，可隨我去哀求，或者還可保全。須要小心說，能同出大帳，望高台而來。不知此去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海潮祭炮取燕國 孫臏散兵回臨淄

却說孫臏聞得師父之言，便說師父不必動怒，弟子下山一場，自作自受，怎敢連累師父。弟子此去，見了三教聖人，斬殺存留，任憑處治。王禪道：「你跟我去，好生哀求教主，或者還可保全。小心在意。」孫臏道：「弟子知道，師徒二人出了青紗大帳，一齊駕雲來至蘆棚之上，一齊跪下道：『王禪在先，尊一聲教主在上，弟子領法旨，將頑徒孫臏拘到，乞教主放行。』」王禪繳了如意鈎，叩頭立將起來，侍立在傍。孫臏朝上叩頭，尊聲道：「三位教主在上，弟子孫臏稽首。」三位教主齊聲開言道：「孫臏你萬劫千修，歷盡盤根錯節，三尸一氣，鍊成白虎青龍，已登大羅天，仙又受真人之位，非輕容易，豈是偶然爲何貪戀紅塵，妄開殺戒，不顧順逆，扭天而行，得罪海潮，以小犯大，今三教俱集，你還有何話說？」孫臏膝行兩步，尊聲教主，弟子道行淺薄，焉敢扭天而行，以小犯大，自取罪戾，只是弟子有萬千苦楚，沒奈何才染紅塵，入此殺戒，也不過盡弟子一點忠孝之心，竊思弟子父兄俱喪，王剪之手，弟子之母，年近古稀，無人侍奉，所以修書叫弟子下山，弟子愚想，爲人豈可不孝，無奈只得下山，原意殯葬父兄，看看慈親，不想王剪絕情，又斬弟子之徒袁達等，又排下誅仙陣，用金砂處治弟子，多虧白猿上朝仙洞，請了掌教南極下山，才破了誅仙陣。王剪又祭攢天箭，把弟子打死，又得毛遂偷丹，救了弟子，不意海潮老祖下山，弟子雖在陣中，苦苦哀求，只說放弟子回家，埋葬父兄，卽刻回山海潮老祖，不依，在陣上要與弟子見個高下，後又排下混元陣，想治死弟子，多賴劉邦等，把陣破了，不料海潮老祖更下毒情，用鎖地雷，轟打易州。目今弟子之母，尙在城中，弟子怎肯

坐視，只得用法破他，伏乞三教聖人勸鑒。三位教主齊開言道：孫臏雖然忠孝之心，豈不知道王剪并吞六國，奉的是勅旨，你今執迷不悟，終是逆天，難逃罪戾，聽我良言，早早散兵，不染紅塵，不失三仙之位，再要恃強，你縱有神通，怎出得三教之外，那時五雷前來悔之晚矣。孫臏垂淚道：弟子感三位聖人慈悲，情願散兵回國，斷不敢違天意。鴻蒙聖人道：孫臏你父兄已死，孝道無虧，君恩未報，忠心有愧。看燕山之氣數已絕，臨淄之劫數將至，准爾所爲，稍盡鞠躬，以見仙佛，俱不外君親之義。惟妻應時歸山，不可貪戀，自遭天譴，孫臏聞言，朝上叩頭。如來道：善哉善哉，易州百萬生靈，今日難逃雷砲之災，我釋子慈悲爲本，念孫臏孝心，可將你母親寡嫂度脫此災，以免雷砲之苦罷。太上老君吩咐孫臏道：你雖登仙位，塵緣未了，易州盡孝，臨淄盡忠，劫運當然不爲扭天，自今以後，散兵回國，但遇五鶴，卽便入洞，若不依從，自取雷劫之苦，你且去罷。南極道：孫臏快去散兵，不可有誤，取城之期，孫臏連答應，忙下高台，駕雲回營。只裏三教，又對海潮道：道友你今晚且助秦皇平定易州，以應劫數，然後回山。說罷，與南極王禪一同辭了秦皇，各跨異獸，騰空而去。只聽得鼓樂仙音，一派祥光靄氣，一齊上天門而去。且說孫臏回至營中，昏昏悶悶，獨坐大帳之上，天已大明，衆將上帳參見，不知孫臏赴昨夜平齡會之事。孫臏坐上開言道：衆位旗牌，貧道請你們來，大破了混元陣，昨日又劫秦營，成其大功，皆賴衆旗牌之力，每人賞黃金十兩，彩緞千匹，還有幾句良言，你等須要緊記。六位爺一齊下拜。孫臏連忙扶起道：衆位日後皆是有爲之人，不可自棄，此去也不必到韓國，各回家鄉，待時而動，好好的去罷。衆位爺就辭了孫臏，收了賞物，收拾包裹，依着孫臏之言，各自回鄉，不到韓國。後來楚漢分爭，成其大事，此事後話不必細說。且說孫臏將六位旗牌送出大營，回來便喚孫燕走馬入城，去接你祖母，進營商議大事，不可遲誤。孫燕領令忙進城中，到了燕山府下馬，進後堂，把來意說明。燕丹宮主便與高李二位夫人，連忙收拾，帶了幾名使女，孫燕保着出城，來至營門。孫臏接進營中，問安已畢。老貴人開言道：我兒你接爲娘的，到此何事？孫臏見問，心中自思，若是說明，今晚雷砲要打易州，他定然驚

恐且與昭王有手足之情，焉肯坐視，一定哀求於我。叫我進退兩難，不如不說爲妙。主意已定，叫聲母親！爲兒接你到此，非爲別事，只因秦兵困燕山，屢戰不退，爲兒今晚大展神通，決一死戰，恐母親在城驚恐，今差孫燕同姪媳廉秀英，護送母親，與二位嫂嫂上趙國暫住幾日，待爲兒退了秦兵，再來迎接。貴人道：你說的也是，爲母的年高，且在疆場上吃盡了虧，至今但聞金鼓之聲，心膽皆碎，依你所說上趙國到好，只是須小心。孫臏道：爲兒知道，孫燕與廉秀英跪下道：三叔要與秦人決戰，姪兒應當在此助力，爲何差上邯鄲？孫臏道：我與秦決戰，不用一人一騎，你夫妻二人帶領本部軍兵，保祖母三人速往邯鄲，不可有誤。孫燕夫妻不知就裏，只得遵命，拜別了南郡王，忙排車馬，率領本部人馬，保護燕丹，同二位夫人上趙國去了。這裏孫臏送別了貴人，同進營中坐下。天交申時，日落西山，光景孫臏使喚六家門徒，進帳參見已畢。孫臏道：喚你們來，非爲別故，只因昨日大破了混元陣，得罪了海潮，昨夜三教聖人臨川，設平齡會，我不敢扭天，沒奈何只得散兵回國，把易州存亡付之度外了。衆將道：師父既不肯扭天，定要散兵，弟子焉敢不從？孫臏聞言，便即傳令，一更捲旗止砲，二鼓拔寨起身。衆將答應一聲，俱各準備。孫臏吩咐排香案，親自對易州叩首道：臣非不竭力，奈不能扭天，王駕在天，休怨我有始無終，事由天定！拜畢，立了起來，看一看天色已晚，忙傳令拔營，暗暗抄大路往邯鄲渤海而去。且說秦國君臣聽得孫臏帶了人馬，好似囚人救遇一般，心喜無盡。海潮老祖傳下令來，差遣砲手，準備火器，至三更時分，應用遁甲法，遮住了易州城上的軍士，可憐燕國君臣，倚孫臏之兵，在城外抵當秦兵，誰知三更時分，雷砲齊交，把一個易州燕山，差不多成了個瓦礫場。有詩一首爲證。

劫數難逃避，循環理由天。金湯灰燼後，白骨淚晴烟。

秦始皇同衆文武進城，也不用動手，斬殺，只見焦頭爛額，尸橫遍地，個個都雷砲所傷，房屋倒塌，煙河火滅，始皇調遣大隊入城歇兵，把三街兩巷，尸首不分貴賤，用火焚化，抄滅宮院，查收府庫錢糧，征戰三年，才得成功。海

潮聖人告辭歸山，秦皇在城中大排筵宴慶賀，犒賞衆將三軍。這才是雷轟易州，完了鋒劍春秋一國。閒話休題。且說孫臏領全山衆將，大隊八馬，一更散兵，一更時分，到了騎馬嶺。離易州有一百四十里，就傳令大小將佐，暫且安營。衆將遵令，一隊安營，下寨都到南郡王營中，雁翅排開。六將上前叩首，叫一聲師父在上。既是散兵回國，爲何又在此處安下營寨？孫臏低首垂淚道：爾等有所不知。今夜三更時分，雷打易州，八十餘萬生民，難逃雷砲之苦。皆在此避一時，聽一聽易州消息。正說間，只聽得響噓一聲，如天崩地塌一般。只嚇得衆將抖衣而戰。此卽雷轟易州了。不禁痛哭起來。衆將俱各垂淚一齊出營，望空哭一番。然後回營歇息。到了明天，才傳令拔營，望臨淄大道而行。一路上無詞。且說齊襄王那日早朝，有黃門官啓奏，說南郡王領兵回國，離都城不遠，不敢不報。乞天意定奪。襄王聞言甚喜。既是亞父回國，孤當領文武出城遠接。傳旨擺駕，駕到西門十里長亭，下了逍遙馬。傳旨玉爐焚香，文武出城迎接。藍旗早報與南郡王知道，御駕領着文武，見在十里長亭等候。請鈞諭定奪。孫臏聞言，止住了人馬，扎下大隊，帶領衆將，駕拐步行而來。將近十里長亭，只見衆武將文臣俱在兩旁拱立。孫臏忙急行幾步，跪在檐前道：萬歲。微臣孫臏有何德能，敢勞吾主的大駕迎接？臣該萬死。襄王一伸手把孫臏拖將起來，叫一聲亞父，鞍馬勞頓，不必行禮。三年不見，孤家渴思如泉。今日亞父還朝，真乃東齊之幸也。請起請起。孫臏謝恩起來，衆將見駕已畢。襄王滿面陪笑道：老亞父易。恭喜勝負如何？南郡王聞言，說不得一陣心酸。二日中流淚道：臣有始無終，不能保護燕邦，罪該萬死。便把到燕邦，與王剪如何交戰，如何破陣，後來海潮如何，如何請三教聖人，設平齡會，如何拘他去吩咐，如何暗暗散兵，到騎馬嶺扎營，候雷砲攻了易州，祭奠了燕昭王，然後長驅回國的話，細細說了一遍。襄王聞言傷感，也落了幾點淚。遂叫聲亞父，勝敗兵家之常，各人的生死分定，不能相強。亞父今日回朝，萬千之喜，請免愁煩。傳旨擺酒上來，與亞父接風。承奉官斟上一杯酒來，襄王親手送與孫臏。連飲三杯御酒，然後一齊出了長亭。襄王上馬，孫臏跨牛在後面慢慢而走。臨淄城中的百姓，俱家家結彩，戶

戶張燈，頭頂清香，在路上跪接。孫臏一路安慰百姓，不多時已至午門，襄王寫坐金鸞，文武朝參已畢，孫臏復上行禮，襄王說道：「臣父免禮，賜錦墊同坐。」全山衆將上殿朝參已畢。此時魯王單孟嘗君田文俱已病故，只剩三王田忌與上大夫卜商領着滿朝文武，世襲公侯上來與南郡王見禮。孫臏也頂禮相迎，說了幾句慰勞的話，然後大排筵席，君臣們飲至天晚方散，就留孫臏卜商田忌在偏殿同住，以便早晚商議國政，暫且不表。單說孫臏夫妻二人保護燕丹宮主與高李二位夫人日夜趕行，不一日到了趙國，早有人報知。趙雲王忙差官出城迎接，同進了邯鄲城。孫臏吩咐家將先送貴人與二位夫人前去西府，然後夫妻上朝，朝見了雲王。雲王大喜，就封孫臏爲東牀駙馬，同廉秀英進宮，見了王妃。然後才回西府拜見廉夫人在西府排筵宴會親友，日日忙亂，一連幾日。燕丹宮主自覺精神恍惚，坐臥不安，便對孫臏道：「我到這裏幾日，自覺精神不爽，是否你三叔在易州與秦兵交戰，有什麼好歹不成？」孫臏你「不辭勞苦，上易州看看，也免得老身掛念。」孫臏道：「祖母不叫孫臏去，孫臏也上易州看三叔的勝負。」孫臏明日就「行。」燕丹祖母大喜，通知了廉秀英，就把酒與孫臏餞行。一晚無詞，到了次日，拜辭祖母。廉老夫人高李二位夫人又囑秀英小心侍奉祖母，然後上朝，別了雲王，出了邯鄲城，獨馬飛奔易州而來。不止一日，那一日正走之間，將近易州，抬頭一看，只見易州城旗旛不樹，不見城外的秦營與齊國人馬，心中疑惑，一面暗想：「早被城上瞭望的秦兵看見，飛報入城說知。」始皇聞言這一驚不小，忙問領有多少人馬？旗牌道：「沒有人馬，只得一人一騎。」始皇忙同衆位卿家孫臏單人獨馬到此，莫非又是孫臏的詭計不成？傳諭四哨大小三軍嚴加防範。金子陵出班奏道：「龍意萬安，孫臏此來並非孫臏的詭計，孫臏已曾入洞，這孫臏不知進退，誤撞到此。」此爲飛蛾赴火，自送其命，吾主何不遣將發兵把孫臏擒住，斬草除根，以報荆柯山之仇？」始皇聞言大喜，傳旨將佐大小馬步三軍一同出城，擒住孫臏，不可放他逃走。如違者斬。衆將得旨，各披掛提兵出城，也不響砲。孫臏正在城外看見易州城東塌西倒，心中大驚，正在發悶之際，忽見城門大開，冲出一彪人馬，飛過吊橋，一擁上前，把

孫燕團圍住。孫燕見秦兵說聲不好，秦賊你已破易州城，我誤到此處，自古道：單絲不成綫，孤掌也難鳴。料來此性命難保。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今日和秦賊以死相拚，能也不慌忙？反勒住馬，端定手中鎗，看那秦兵各認方向，王剪催馬當先，用聲吆喝，孫小輩，爾易州已破，還不遠走高飛，反敢來打探軍情，自送其死，快早下馬受綁，萬事皆休，少若遲延，只叫你做鎗頭之鬼。小雄英在馬上暗想道：這不是王剪來了麼？我且要他處打聽下落，易州怎樣破了，主意已定，便把鎗抱住，陪笑叫聲殿西侯久違了，末將甲冑在身，不能行禮。王剪聞言，心下暗想，只小輩素來無知，憊賴。今日勢敗時衰，見了我也就彬彬有禮了。人以爲禮義爲先，他既然講禮，我也不可動相。遂勒馬陪笑道：孫將軍請了，此來有何貴幹？孫燕道：末將此來，不是打探軍情，只因我送祖母、母親、嫡母、上郡鄆，不想易州變成只個模樣，故此動問。這易州城是怎麼了？我三叔在何處？王剪道：原來你上郡鄆不知其中之事，你三叔回天台山去了，易州被海潮聖人用雷砲轟了，甚看你往日本事高強，是個好漢，今日你無家可歸，何不歸降吾主，不失封侯之位，將軍你想如何？孫燕聞言，心中傷感，落下淚來，暗想：易州被雷砲攻破，我三叔又歸山去，可惜百萬生靈，俱受其害，把心一橫，大喝王剪，我國家盡被你破，仇深如海，休要走，舉起鎗來取王剪。王剪火速相迎，二馬相交，大戰四五十合，秦國衆將見王剪戰孫燕不下，遂一同上來，刀鎗亂舉，齊攻孫燕，不放在心上，舞動長乾鎗，如山一般，上護其身，下護其馬，如酒醉猛虎一般，來往衝突，又戰有十幾個回合，便向趙高一鎗披而挑來，趙高招架不及，只得把馬一閃，孫燕便一馬衝出重圍，一催白龍馬，往下敗走。秦國將官也知孫燕利害，不敢追趕，收兵回城，不題。且說孫燕衝出重圍，見秦兵不敢追趕，便收住馬，慢慢而行，心中想道：砲打易州是實，只是三叔回山，我却不信。三叔回山，難道連人馬都帶回山去？其中必有原故，我今日去齊國，看個明白，再回邯鄲未遲。想罷，催馬，星夜趕上臨淄。不一日，趕到臨淄入城，到了客館，報明來意。驛官忙稟知巡城官，飛報午門，黃門官忙上殿啓奏道：今有易州燕山瑞陵君孫燕，在午門候旨。襄王聞奏大喜，傳宣孫燕，跟旨上殿朝參。

已畢，襄王開言道：「御弟從何而來？」孫臏忙把來意說了一遍道：「臣三叔果回山否？」聖上必然知道。襄王笑道：「御弟不必介意，這裏請他出來相見罷。」即命近侍到丹鳳閣，稟明了孫臏。孫臏跟旨下閣，到三禪殿來。孫臏見孫臏出來，心中大喜，搶行幾步，跪在丹墀道：「姪兒孫臏叩頭。」孫臏一見眼中流淚道：「爾何故到此？」孫臏便把祖母差他上易州，不視三叔與秦兵大戰之話，說了一遍。孫臏道：「非我有始無終，只因人力不能扭天，姑出於無奈，遂上殿見駕行禮。」襄王賜坐，孫臏開言道：「臣特來辭駕。」襄王大驚道：「亞父往那裏去？」孫臏道：「上邯鄲侍奉母親，齊王道：「亞父如何去得？」秦國因得了易州，必兵犯臨淄。亞父若上邯鄲，秦兵到來，何人抵敵？孤想亞父即思念老貴人，何不差人接來臨淄，母子朝夕聚首，豈不是更好？」亞父之母，即孤之祖母也，爾請到來，有何不可？」孫臏被襄王苦留，千般無奈，尊聲「吾主天恩，准接臣母來齊，感恩不淺矣。」襄王聞言大喜，親自修了寶翰，孫臏也修書一封，當殿把書交與孫臏。姪休辭勞苦，領爲叔的書信，與王爺的御翰，上邯鄲迎接祖母來齊，不可遲矣。孫臏領了書信，忙居中跪下叩懇奏道：「微臣懇我主寶翰，早上邯鄲要緊。襄王道：「且慢，未知齊王有甚事？」且看十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孫臏接母留齊國 田英痛父擊秦師

話說齊襄王見孫臏允意留齊，差孫燕接母，心中大喜，吩咐排宴，與孫燕餞行。又差一百御林軍，預備鳳輦，同上趙國。孫臏又囑咐孫燕到趙，不可洩漏易州的消息。孫燕一一領命，食了御酒，即別了襄王，與叔父孫臏，帶領御林軍上邯鄲而去。不題。且說那日，始皇駕設早朝，文武朝賀已畢，始皇便問金子陵道：「國師孤兵至易州，正三年另三個月，費了多少錢糧，無數的人馬，才平得一國，還有五國，不知幾時才得平靜？」金子陵奏道：「龍意萬安，這易州內有孫臏，扭天而行，才費這許久時日，別國沒有孫臏，自是不同。易州乃六國之根本，根本既破，五國自然膽落心寒。吾主旗開得勝，馬到功成，萬無一失了。」始皇道：「依國師所奏，如今兵伐那一國好？」金子陵道：「宜先伐臨淄。」

始皇聞言連搖手道：臨淄乃孫臏的本國，有全山衆將，本領高強，好漢最多，未得易攻，不如往別國去了。子陵道：龍章萬安，孫臏遵三教之言，上天台去了，他今不在臨淄。全山諸將，豈足爲懼？且在易州死了袁達等，手足六七名，好漢已沒了，若攻破西海，大事成矣。始皇見金子陵之言有禮，傳旨曉諭三軍，九月十五起兵，東伐。淄不可違旨，暫且不表。單說襄王駕設早朝，有黃門官啓奏道：孫燕上郟鄏，接取貴人已至臨淄東門，請旨定奪。齊王大喜，忙令內侍進丹鳳閣，請亞父上殿。孫臏跟旨上殿，朝見已畢。襄王笑道：賀喜亞父，老貴人的鳳輦到。孫臏聞此言大喜，忙卽謝襄王，辭駕出郭，迎接御林軍一對，對的滿朝文武，俱穿吉服。孫臏見了御儀，知是王的御駕來，迎忙卽至輦前，稟明了燕丹宮主，宮主聞言，吩咐住輦。孫臏扶着慢慢而行。齊王一見老貴人在遠遠的下輦，忙傳旨道：貴人年高，步履艱難，請回輦至轎儀前。下輦。下道：臣妾怎敢勞動聖駕，休禮相待。齊王卽命內侍扶助。下襄王御步同孫臏衆文武一同上前，燕丹一見忙跪下道：臣妾怎敢勞動聖駕，休禮相待。齊王卽命內侍扶助。不許跪下。答道：孤蒙亞父累次搭救，有回生之德，老貴人卽孤之祖母也。傳旨抬過板輿，請老貴人先入城。燕丹苦辭，襄王不准。燕丹只得先上板輿，襄王與衆文武然後上馬入城。襄王坐了大殿，燕丹上前行禮，襄王傳免。孫臏也上前朝見已畢。燕丹在旁坐下。孫臏整頓袍服，至老貴人座前跪下叩頭道：不孝男孫臏謹請母親大人金安。燕丹扶起道：我兒起來，你在易州爲何散兵回國，難道秦兵退了，還是克破了易州？你實說與爲娘知道。孫臏聞言心下爲難，欲待不說，久後有人走漏消息，我有不孝之名，欲待說明，又恐驚他老人家，不得妥當，是以低頭一時不能回答。貴人連問道：我兒不應，是何原故？孫臏無奈，把雷砲攻破易州之話說了一遍。貴人未得聽完，往後一仰，幾乎跌倒，有那趙國伏侍貴人名八名宮女，在背後並立，扶住貴人，把孫臏嚇得面目更色，承奉官捧上湯藥，灌下去，半晌方醒，痛哭了一場。襄王同孫臏等苦苦勸住。燕丹只覺精神恍惚，身體不安。襄王忙宣旨正宮娘娘，率領宮娥上殿，將貴人扶入宮內調養，撥醫官調治。龔國母親奉湯藥，孫臏孫燕俱住在丹鳳閣，每日進宮。

問安，調養貴人的病症。襄王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敬奉孫臏，這且不言。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到了九月十五。秦始皇在易州發兵，浩浩蕩蕩，望東齊進發。不一日到了臨淄的邊城。東齊早有準備，探得秦兵將到，忙預備擂石砲戰，謹守城池。一面差人上朝啓奏。襄王覽表大驚，忙請孫臏上殿道：「秦皇兵伐東齊，已到邊關了。孤國將老兵衰，如何是好？」亞父有何高見，退得秦師？孫臏道：「萬事皆由天定，看吾主的洪福。」襄王見孫臏說些寬皮大話，心中着急道：「據亞父所言，是打撒手了。亞父豈可坐視正說間，臨淄西門的總兵，差官來奏：秦兵已攻克邊關，兵在臨淄西門外十里安營。請旨定奪。」襄王聞言，嚇得面日失色，忙下龍位至孫臏跟前，躬道：「亞父看社稷爲重，孫臏忙跪下道：臣非不竭力，一可以報知遇之恩，二可以報父兄之仇。但我若先出陣，只怕秦兵退去，就難成事了。吾王不若先差勇將出去見陣，看勝負如何，再定計策未遲。」襄王聞言大喜，只見黃門官又跪奏道：「西門總兵周逢啓奏吾王，現有王剪在城外討戰，特差人來奏明。」襄王一點頭，黃門官歸班，忽見班部中閃出三王田忌啓奏道：「臣不才，願出馬與王剪見過高下。」襄王不悅道：「皇叔祖年紀老邁，非是壯年可比。」朕聞王剪勇冠三軍，此去倘有疎虞，臨淄銳氣喪盡，田忌只是不依。襄王無奈，只得使行田忌，辭了聖駕回府披掛，帶領八百家丁，出城外迎敵。暫且按下，且說秦營王剪在始皇駕前請令出來，臨淄裏見頭陣在城外正要射敵，只見城頭砲響，知有敵將臨陣，忙舉目往對面觀看，陣門開處，飛出一彪軍馬，越過吊橋，只見一將當先，白盔白甲白馬，領下白鬚年紀已有七旬之外，也似覺威風殺氣。王剪却認不得田忌，便用大聲呼喝道：「來的老將，你催坐馬，侯爺在此。」久等多時了，快通名來受死。田忌正催馬上前，見前面那將招呼，問他姓名，就把白龍馬勒住，見對面一員大將猶如半截黑塔一般，真是巨靈下降，鬼神驚心，心中暗想：「好一員勇將，此番必要小心留意。」遂開言道：「秦將周孤家姓名麼？孤乃東齊三王爺田忌是也。你秦國爲何無故興兵犯界？若知時務，速速退兵，以免兩國成仇，軍民塗炭。」王剪聞言，在馬上抱鎗陪笑道：「末將王剪不知老王爺臨陣，多有得罪。田忌才知是王剪，也抱鎗躬身，殿西侯有禮，孤

素聞殿西侯英雄，今日相逢，果然名不虛傳，只見秦齊平日合好，今無故相侵，非先王合好之意，祈殿西侯將孤之言轉達始皇，得兩國罷兵，真天地人民之慶也。王剪道：王爺此言差矣，六國失政，上天有意於秦，今與不取是逆天也。易州孫贖仗術扭天，猶不保易州砲轟之苦，天心可見矣。老王爺素明大理，依末將愚見，不如回城而奏，襄王納表稱臣，既不失封土之分，且免刀兵之苦。王爺尊意若何？田忌大怒道：王剪孤屢伐霸業，猶不敢蠶食諸侯，你嬴秦何得借天妄言，孤亦知你的本領，今日特來會你，一會不必多言，照鎗罷，便一鎗刺來。王剪忙用蛇矛托開道：王爺住手，未將金石良言相勸，何不量力如此？王爺比孫贖的武藝如何？且不能取勝，何必自取敗名？田忌愈加大怒，又是一鎗刺來。王剪擎開鎗桿道：末將連讓二鎗，乃愛惜英雄之意，不敢還與你。老大王少年英雄，名揚四海，今日王剪若仗血氣之勇，縱然取勝，也爲人恥笑，只幾句話，把個田忌氣得怪叫如雷道：好小輩，敢藐視於我，又是一鎗。王剪用鎗架過，心中大怒道：田忌你好不知進退，連刺某三鎗，你道某懼你不成？你快快的回去，還可得生老命，說猶未完。田忌又一鎗刺來，王剪磕開手中鎗，催開烏錐馬，沖將過來，兜回馬一串蛇矛，叫聲田忌也，試試侯爺手段，便一鎗刺來。田忌忙用鎗架開，二人在疆場大戰六七十合，不分勝負。西門總兵周達、周清兄弟二人，見田忌大戰王剪，恐防有失，一齊領兵出城掠陣，只見二人戰有八十來合，漸漸不顯田忌的手段，到底年老之人，血氣已衰，不能耐戰。王剪見田忌馬上來得慢，便把鎗滿瀉破綻，引田忌一鎗刺來，便把身一閃，田忌的鎗就刺一個空。王剪一躍蛇矛，望心窩裏刺來。田忌招架不及，喊聲不好，前胸中了無情鐵，早刺一個透心涼。王剪用陰陽一番，死尸挑下白龍馬。周達兄弟一見，嚇得飛魂走魄，大喊秦賊休走。王剪正要回馬，割取首級。見周清來得已近，忙上前迎敵。那襄周達把田忌尸首搶了，飛奔進城報襄王去了。這裏王剪與周清大戰四五十合，一鎗刺周清於馬下。趕殺齊兵，然後打得勝鼓回營報功去了。城內襄王聞知王爺陣亡，痛哭一場，傳旨將尸靈抬回王府，用王禮收殮，滿朝文武盡皆掛孝。早有人報進王府，刑氏王妃聞報，直哭得死了過去，左右

侍女救了半晌，方才甦醒，痛哭了一場。那田忌尸首已進王府，刑氏王妃接着，又哭一回，方才收殮。在大殿正中停下。合府掛孝，星夜差人去南郊，請世子回府不題。且說三王田忌之子田英，年方二十二歲，官拜南奉王之職，素喜習武藝，膂力過人，在臨淄算第一條好漢。十日前與保國侯袁剛、定國侯獨孤蛟二人帶一名家將，在南郊打圍。那日南奉王正在帳房，只覺身體不安，心驚肉跳，遂對袁剛、獨孤蛟二人道：「孤今日覺得心上不安，莫非朝上有事不成？」袁剛道：「世子此來，原爲開心，今既不安，何不回朝去罷。」獨孤蛟道：「我們來打圍，今已日久，或者秦兵犯境，也未可知。遂一齊傳令，拔營回國。」呼哨一聲，收回軍器，望臨淄南門而行。上不過二日，前隊來報說：「王府中王妃差家將來接，身穿孝服，不知何故。」南奉王大驚道：「快叫他來，不多時只見那家將身穿重孝，至馬前跪倒，放聲大哭。」南奉王急得手搔足頓，道：「爲着何事？」你且說明，再哭未遲。」家將聞言，住了哭聲，就把秦兵圍臨淄西門，老王爺出陣，命喪秦將王剪之手的話，說了一遍。南奉王不聽，猶可一聽此言，就馬上大叫一聲，跌落塵埃。袁剛等忙下馬，扶救半晌，醒了過來，放聲大哭，大罵秦賊殺我父王，孤誓生啖汝肉，以報此恨。哭罷也不顧家將，與禽獸等物，一催白龍馬，飛奔臨淄而來。此馬乃龍駒，日行八百里，霎時間已到南門，只見城門緊閉，忙催馬至濠邊，大叫快開城，孤回來了。城上的兵在垛口上看得明白，認得是南奉王，忙放下吊橋，抬門開鎖。田英便一馬飛進城中，也不去上朝，直奔府內。只見府門大開，層層掛孝。家將一見世子回府，忙飛報進府中。王妃聞言，愈覺悲痛起來。忽見田英跪在跟前，大哭道：「不孝男，因貪快樂，至不能保父王出陣，命喪秦人之手，理該萬死。」刑氏王妃見世子哭得慘切，便止住悲聲道：「王兒不必過傷，既死不能復生，王兒還要商議報仇大事。」田英道：「母親放心，孩兒若不生擒王剪，與父王報仇，誓不爲人，說罷辭了刑氏王妃，忙上朝見駕。此時袁剛等已在午門，同南奉王邁步上殿，只見襄王通身掛素，田英便俯伏金階，大哭道：「臣田英不當因貪遊樂，至父王駕薨，臣該萬死，乞聖主寬宥。」襄王聞言，道：「上皇雷霆大怒，親自臨陣，孤再三攔阻不住，至有驚駕，龍歸滄海，使孤心膽俱碎，誓不與秦爾

立田英叩頭道：「老王命喪黃泉，折了棟樑，臣願領兵出城，生擒王剪，以雪齊國之恥。」襄王准奏，傳旨保國侯袁剛、輔國侯田橫，同領兵五千，與南秦王臨陣，須要小心，一齊領旨，齊下金殿。披掛停當，三聲砲響，直抵秦營。指明要王剪見陣，秦營藍旗飛報進帳，說有齊國指明要殿西侯見陣，請旨定奪。始皇聞言，一擺手把藍旗歸汛。王剪正欲請令出敵，只見一員大將出班奏道：「臣不才，願出營生擒齊將，始皇視之。」乃王親呂貞，心中大喜道：「御弟出敵，須要小心。」呂貞領旨，正要下帳，忽見一將奏道：「臣呂潔，願與王兄一齊出陣，始皇許之。」兄弟下帳，帶兵五百出營，把兵一字擺開。呂貞就一馬當先，見那員將，將年紀不過二十，只覺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有詩為證：

風流年少愛習武，鼻鼻身軀力如虎，白銀盔鎖烟雪飛，英名如雷振萬古。

呂貞看去，一聲吆喝道：「齊將，你通名受死。」南秦王聽說，你問孤的麼？孤乃三王世子，官拜南奉王之職，你王爺名喚田英，知孤的利害，速速回營，叫王剪出來見陣，免你一死。」呂貞聞言大怒，挺鎗來取田英，田英也舉鎗相迎，戰有十餘合，呂潔見兄長不是田英對手，忙催馬前來助戰。袁剛一見慌催開渾紅馬，大叫秦賊慢來，有吾在此，這一聲，如打一個焦雷，呂潔吃了一驚，袁剛舉斧早到，舉斧照頂打將下來。呂潔只得用鎗招架，袁剛逞起雄威，不一合把呂潔劈於馬下，便來雙戰呂貞。呂貞連一個田英，且敵不住，那裏還加得起？又一個心中着忙，手中鎗慢了一慢，被田英刺一個對心，陰陽手一反，尸骸挑開，有百餘步之外。秦兵上前搶了尸首，飛進秦營。始皇大怒，即連命三將左軍副將盧煥，右軍副將魏豹，前軍副將甘茂，三員大將出營迎敵。田英在營外見三員秦將一齊飛風出來，便對保國侯道：「賢弟，你且堅守在此，不必相幫，看我獨擒二將，一催馬也不通名，便交起手來，三員大將被田英一桿槍，追得如走馬燈一般，並不放在心上。」魏豹見田英凶勇，虛點一鎗，敗將下來。田英凶勇緊緊追趕，盧煥與甘茂反在後，把田英趕來，那魏豹見將近趕到，忙暗暗取弓搭箭，扭頸回頭對准田英一箭射來。田英眼快，見魏豹用暗箭射來，把身往後一仰，閃在馬上躲過了這一枝箭。盧煥剛剛在後不提防，反中了魏豹的箭。

翎翻身落馬，甘茂不敢追趕，搶了盧煥的尸首，回馬望秦營而逃。魏豹見田英仰臥馬上，只道是中箭，飛馬回來，想取首級。田英大喊一聲，挺身而起，順勢一鎗刺來，魏豹一見大驚，把馬一兜，往後便退。那一枝槍却刺不着田英，使個空，身往前一扑，魏豹便一鎗刺來，田英躲過槍頭，一手抓着槍桿，往懷裏一拉，說聲過來罷。魏豹見田英力大，便把手一鬆，田英反往後一仰，魏豹赤手空拳，佯逃而去。田英一見說好滑賊，孤也不來趕追，你回營快叫王剪出來會我。魏豹也不同言，飛馬而逃。同甘茂一齊進營，啓奏始皇。王剪在旁奏道：齊將連勝三陣，的是一員勇將，微臣願出馬會他。始皇吩咐小心。王剪領命下帳，披掛整齊，出至陣前，見那員齊將，年紀雖小，堆垛着威風騰繞，便大喝一聲，齊將休得猖獗。某來也。田英舉目見一將飛臨陣前，皂袍黑塔一般，與別人不同，便用槍一指道：來的黑賊，通名受死。王剪見他問道：吾乃秦皇駕下官拜正先行殿西侯王剪是也，你可知某的危害，早下馬受縛，免得侯爺動手。田英聽得是王剪，不由他的二目通紅，怪叫王剪，你前日在陣上槍挑孤的父王，孤正要擒你回城，碎尸萬段，休要走一鎗刺來。王剪用鎗駕過，方知是三王之子田英，在秦國時就知田英是年少英雄，今日相逢，自然要費一番精神了。二人大戰五六十合，不分勝負。王剪看田英鎗法純熟，自知不能取勝，便欲用法寶傷他，又慮戰兩個回合，打馬往下敗走。田英一見把白龍馬加上兩鞭，這馬快能追風，早把烏錐馬趕得嘴尾相連。王剪想祭寶劍，也來不及了。此時田英若用鎗挑，莫說一個王剪，就是十個王剪，也喪命，只是南奉王想要活擒，便一伸虎手，把勒甲絲縲抓住，叫一聲過來罷，往上一提，王剪嚇得魂不附體，忙伸手把鞍橋抱住。兩腿夾緊，馬往前一跳，兩下的用力太過，把絲縲扯斷。王剪此時得了性命，那裏還顧得祭寶劍。飛馬望大隊而逃。這裏田英拉斷絲縲，用的力太過，墜下馬來，一復身方才坐住。王剪的馬已開有十餘步，只氣得腮邊冒火，怪叫王剪，未知田英在後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五回 巧聯婚田英遇救 暗排陣孫臍調兵

却說章元砲響出城，勒馬看見一員小將，銀盔緞甲，白馬長鎗，渾身掛素，他便大喝道：「我乃秦皇駕下官封天下招討都督兵馬大元帥章總戎之子，章元是也，你賊莫非田英麼？」田英大怒，好賊子！既知我威名，敢出拒敵，怎肯饒你！言畢，雙手提鎗就刺。章元見勢猛，連忙掄刀招架，各逞英雄，戰有十餘合。章元力乏，兩膀酸麻，拖刀敗走。田英緊緊追趕。暗想：我雖然連勝幾陣，只未拿個活的，方才拿住王勇，誰知扭斷甲條又被脫了。這小賊料難出吾手，何必拿個活的獻功？想定主意，打馬加鞭，一齊趕上。這兩馬嘴尾相連，人挨馬湊。田英大喝道：「你這小賊那裏走，伸出拿雲手，揣立甲條，把章元捉過馬來，橫鎗在鞍橋上。」章元使動一個鯉魚打挺，往下一標，田英大怒，好滑賊！你還想逃走，雙手舉來，做個金鷄獨立，鳳凰展翅，頭在下，咕咚一聲，落下塵埃，死於非命。敗兵飛報中軍，章邯聞言，嚇得魂不附體，哭奏始皇。始皇眼望金子陵道：「國師勸孤攻鄆海，料無雄將，誰知田英驍勇，連勝數陣，今還要說這如何？」子陵奏道：「龍意萬安，田英不過是金鷄啄粟，撞了一口，待貧道出去與他會面，定然擒來。」始皇搖首道：「國師去不得，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一戰一敗，孤有盧煥、魏豹、甘茂、王翦、章元二位御弟，八人本領，難道不如你？尙敗在小子之手，國師有何本領，與他對敵？」子陵道：「貧道雖不如人，有海潮臨時傳幾件法寶，今日出戰，馬到成功。」始皇道：「既然如此，准你行罷。須要小心。」子陵領旨下帳，提杖上鹿，砲響出營，那南奉王正在陣前叫戰，望見一個道士，提杖騎鹿而來，遂大喝道：「莫非金子陵麼？」這元門到此，何干子陵笑道：「貧道來出帳，道你天上無地下有的好漢，不知見面。原來是乳臭的孩童，有多大本領，連勝八將，仍然耀武揚威，你今若知道我利害，早下馬受縛，免一死呀！不然，你目下死在無地之處。」田英聞言，氣得神暴跳道：「好妖道，怎發狂言，休誇口，看我取你狗命。」雙手提鎗，照心便刺。子陵用杖急架，鹿馬往來，鎗杖並舉，猶如龍爭虎鬥，戰二三十合。子

陵氣喘吁吁，難以招架，虛打一杖，敗下去了。田英大怒，好牛鼻子道人，你那裏走，一催馬緊緊追趕，子陵聽得鈴響，知是趕來，將腿壓下杖，忙下懷中取一寶物，乃海潮聖人真崙山鍊的五塊石，按金木金火土分青黃赤白黑五色，取罡斗之氣，變化點成名爲五采神石，一祭起，就陰烟霧漫漫，可迷敵將，又善能播土揭塵，亦可烈焰，黑可發狂風，止有這白可打將殺人，百發百中。此海潮聖人的至寶，在易州未曾施展，暗傳與金子陵。子陵見田英趕來，相離不遠，心中歡喜，即取一塊白石，托在掌中，口念真言，回手一石發將出來，猶如一片白雲。那田英只管追趕，只見白雲風捲而來，中間藏着鷄蛋大小一塊神石，分外明亮，竟奔面門，只嚇得面目失色，把頭一低，在後背心過去。陣石利害無過，莫說田英，就是銅鑄金剛，鐵打羅漢，也打得稀爛了。田英是小耗神，臨凡不該喪命，只把頭一低，其石在背脊梁上，略盪一盪，聽得響，一響打得心鏡紛紛，碎甲齊飛，在馬上亂晃，抱鞍吐血而逃。子陵用石打敗田英，催鹿就趕，袁剛獨孤蛟二將，遠遠望見，南奉王帶傷大敗，連催馬殺一陣，天色漸晚，兩下收軍。袁剛二將見南奉王不知去向，急退兵回城，將戰情一一奏知襄王，那金子陵回營慶功不表。且說田英被神石疼痛難當，昏迷不醒，伏於鞍橋上，勒馬抽韁的敗走，不知不覺進了一座村莊，名爲臥龍村，有十餘家，有一座大門，府第有馬台是公侯之宅所，只門庭冷落，不見一人，那馬見了，就立住不走，只管嘶叫，只見門裏走出一個丫頭，看見說道：是誰家一疋白馬進門而來，往前一看，嚇得魂不附體，大叫小姐不好了，快關門！小姐聞言大驚道：你這丫頭爲何這等忙迫，什麼不好？丫頭等喘息定道：小姐嚇死賤婢了，小姐道有何奇怪，駭得這丫頭擡道：外面不知誰家馬闖入我門來，小姐道：好蠢東西，馬也未見過。丫頭說：馬駝一個死尸，銀盔銀甲，手內擎鎗，口中流血，伏在鞍橋上，似是着傷將軍，駝到我家門，你言可怕，不怕小姐聞言，心中暗想，曾記在高山時拜別聖母，再三吩咐，今年今日有帶傷幼主，奔到我家，與他結下五百年姻緣，細想起來，事非偶然，待我親去一看，使知明白，想罷，問丫頭：果然馬駝死人麼？丫頭道：是死人，小姐點頭道：快秉燭到大門去，待我前去看。丫頭道：一個死人，

滿身是血，甚麼好看。小姐道：不必怕，你們八個丫頭，却隨我去。各人俱不敢違，卽命丫頭點起燈籠，當前引路。小姐擺動金蓮，衆環隨後過了前堂，至大門口，只聽那馬嘶叫三聲，丫頭指道：這不是馬？小姐舉步上前，叫丫頭舉起燈籠，待我看分明，係何等之人。丫頭卽將燈舉起，光明照耀，小姐定睛細看，只見一員小將銀盔銀甲，週身帶素口中流血，緊閉雙目，堂堂一表人材，伏在鞍橋上，心中暗喜，遂叫秋香臘梅二丫頭，一個抽住馬，一個把他戰的鎗頭摘下，待我細看兩個丫頭被他嚇得膽裂心寒，秋香不敢道臘梅姐你膽大可受得他嚇，我受不起臘梅道：我且試個滋味，你去抱住馬。秋香上前，把嚼環帶住，臘梅壯膽，伸手去把銀鎗摘下，送與小姐道：此根銀鎗十分沉重，小姐接得，燭光細看，果然白銀鎗，鎗桿上刻着七個細字，南奉王田英之鎗。看罷心中暗喜，前日聖母之言，並非虛謬，今日不救，還等誰人是了。丫頭與我把馬上將軍抬來。丫環道：一個死人，抬下做什麼？小姐道：此人是誰，乃當今王叔魯王之世子田英，身上着傷，皆天心使然也。今隨馬來我家，乃臣子之女，吾君王之叔臣不救，罪皆滅族，快擡下，自有道理。丫頭道：金枝玉葉，陣上帶傷，小將若是救得活就好，若是不活，這干係非小。小姐怒道：賤婢都是討打，吩咐擡，你又說許多話，小姐要打。丫頭着急道：不用怒，我擡就是一齊上來把南奉王就擡下了征騎，放在地下。小姐道：你們八個之中，只是臘梅夏蓮秋香春梅四個，有些力氣。你們四個把殿下擡起來，兩個拿燈籠，一個拉馬，一個把鎗，跟我進去。春梅道：一個死人往外扛到家裏，不如擡到後花園空地掩埋。秋香道：拚着我氣力，由他叫擡那裏。臘梅道：大家不要多口，快擡罷。一齊動手，擡頭扛脚，拉馬托鎗，一直擡至內廳。丫環看罷冷笑，小姐看了姑爺叫擡進內裏。小姐怒道：休要胡言，快與我輕輕放下，扛至牀上，把盔甲戰袍卸下，伏着脊梁朝上，用紅綾被蓋好，不可驚叫。夏蓮請上夫人來，不一時，夫人來了。小姐迎坐，便把聖母之言，所吩咐如此告知，卽令將尸擡至內廳，安置牀上。夫人道：雖則聖母之言應驗，但不知若何，倘有不測，其禍非小。小姐道：母親放心，孩兒看過，便知分明，說罷步至牀前，輕輕揭開被細細觀了，只見背脊上有碗口大傷痕，青紅紫綠，腫起

一二寸高便道。傷雖重，孩兒醫治，即可全愈。吩咐春梅，要一碗陰陽水來，不一時將水捧來，遂取聖母所贈之葫蘆，揭開取出丹藥，一九紅，一九白，小姐先取白的，用陰陽水化開，搽在傷痕之處，紅的用水化開，把他扶起，搗開牙關灌了。直是仙家妙用，頃刻間腫退紅消，傷痕全愈。吃下藥三關通泰，七竅流行，不到半個時辰，南秦王在牀上翻身，大叫呵唷，好妖道，什麼邪術，打孤一下！夫人上前檢視道：千歲初拿，安靜歇息，不宜煩燥。田英聞言，睜開眼一看，只見面前一羣婦女，當中有一位年老的人，南秦王轉身扒起來問道：你是什麼人，可說個明白。孤記得臨陣對敵，被秦營妖道，用邪法打傷，昏迷不悟，什麼來至此間。此地何名，誰家府第，可說與孤知。夫人道：此處乃定陶縣臥龍村，臣夫李牧，官拜護國侯，不幸前喪在易州陣，遺下一女名喚美容，就把王爺伏在馬上，闖至府中，如何安置。美容如何醫治，一一說知。田英聽說道：小姐怎知孤被傷來至府中。夫人道：臣女自從南聖母升仙洞學藝，只因聖母見臣夫死故，打發下山，至囑今年某月某日，叫臣女在家救駕，初猶不信，不想寶駕果然到此。臣女想聖母言詞，不顧嫌疑，將千歲用丹救治，今保全了貴體。田英聞夫人之言，如夢初醒，忙起身欲行禮，拜謝小姐救命之恩。夫人連忙攔住道：還有一言奉告，但容納可也。田英道：賢母救命之恩，何有不依。夫人道：臣女蒙聖母吩咐，今年紅鸞照命，侍貴人千歲，若不嫌面貌醜陋，侍巾櫛未知千歲願意否。田英道：小姐活命之恩，報答無門，又蒙夫人過愛，敢不從命。夫人大喜道：今日正是吉日良辰，秉了花燭，然後跟千歲到臨淄報效。如何。田英道：任從尊命。夫人吩咐擺設喜筵，交杯合巹，衆丫頭暗笑，好一個千金小姐，會揀姑爺，又快能，又省事。一宿洞房花燭，至次日天明早起，小姐與田英拜過天地，叩過夫人，夫人至銀安殿，把衆環傳至跟前，吩咐道：想去世公爺命喪秦人，今日小姐與齊國殿下成夫婦，爲國效力，一則報國之恩，二則拿了王爺，與公爺報仇。衆家將快整器械，鞍馬三日之後，卽能保護小姐前往臨淄，助各各預備去了。夫人轉入後堂，母女將分別，自有一番叮嚀細囑，不必細表。且說秦皇升帳，子陵出班奏道：貧道托吾主洪福，打敗田英，挫他銳氣，今日出陣，要襄王納降。始皇大

喜國師早成功，孤之幸也。子陵辭駕下帳，跨鹿提杖，卽令五百人馬，展旂放砲，一路沖出營來。有探馬報知，襄王聞言道：「今無良將，何以抵擋？」懇亞父慈悲，略顯神通，退了秦兵，感大德不淺矣。孫臏道：「吾主龍心萬安，王叔田英，遇難成祥，不久能回，有貧道在此，那怕秦兵百萬。」正講未完，內侍跪奏：「娘娘上殿。」襄王離坐，龔國母早上了殿。南郡王行禮，娘娘令各宮娥扶持平身。襄王霽顏陪笑道：「梓童上殿爲何事？」娘娘道：「臣妾在昭陽，聞知秦兵犯境，王叔祖陣亡，國家有刀兵之難，臣妾不敢坐視，情愿臨陣殺退秦兵，與王叔報仇。」襄王道：「御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把秦兵看輕了。」始皇發兵併吞六國，破了易水燕山，兵強將勇，況金子陵又妖法邪術，實難取勝。孤勸梓童隱於深宮，國家用兵，無煩女將。娘娘聞言道：「臣妾非不知行兵，前在龔家已救駕，又在陰雲陣，顯過才能，不是臣妾誇口，那怕秦兵百萬，殺他片甲不留，如吾主不准，我情願死於階下，決不忍見秦兵。」襄王大驚道：「御妻切莫心急，孤與亞父自有計議。」孫臏進禮說道：「吾主放心，貧道願保國母臨陣擒拿妖道。」襄王大喜，既亞父肯保，孤高枕無憂，御妻且勿焦急，令准行。娘娘大喜，孫臏道：「國母出戰，待臣暗排一陣，相助成功。」襄王道：「何爲暗排？」請道其詳。孫臏道：「行兵布陣，必要紀律，須分門戶，或立方向，或伏山林。」金子陵乃海潮徒弟，尋常陣法，難困微臣。今日分撥人馬，跟隨國母當先，名爲保上陣，暗伏八門金鎖之陣，神鬼莫測，出其不意，使金子陵無處提防，管教一陣成功。襄王大悅道：「全仗亞父之妙用。」孫臏上偏殿，發放軍令，傳衆家護襲，上殿聽令。衆聞喚，齊至殿前，命袁剛領兵五百，隨國母臨敵。按正東方搭住，將九靈丹含在口中，聽催陣鼓響，帶領人馬旋回，竟奔西門吊橋，假作收兵之狀，乃帶人馬往正東方等候，聽砲響爲號，口吐靈丹，取太陽真氣三口，攔住子陵去路，不許走脫。違者按軍法，令獨孤蛟領人馬五百，隨國母按正東方劊住，你接我靈丹，含在口中，照依袁剛行事。令出正南方攔住子陵，不許放走。令展麟、展鳳二人各領人馬五百，隨國母出戰，接我靈丹，照依袁剛行事。聽催陣鼓響，展麟按正西方，展鳳按正北方，不許走脫。金子陵如違令者，按法定罪。令吳應、吳坤、吳元、解孝四將各領人馬五百，隨國母臨陣，依袁剛

行事，各接靈丹，含在口中，吳應按東南方，吳坤按東北方，馬元按西南方，解孝按西北方，不許放走金子陵，如違者，按法定罪。所調諸將官，俱四面八方埋伏，不知金子陵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三十六回 龔國母連破法寶 金子陵倖脫重圍

却說孫贖命將，暗排八門陣已畢，又令總兵官周達，你可緊守西門，等候國母臨陣，但若動手，你可速打催陣鼓，以便八將行事，又令姪兒孫燕，你可上西門城樓掠陣，看見金子陵敗走，即能施放號砲，不得違誤。調遣已畢，衆將各接了靈符，率領人馬，披掛齊整，伺候娘娘出馬。且說齊國母龔金定，當殿頂盔貫甲，帶齊法寶，辭王別駕，下了三傳大殿，手提九環刀，騎上桃花馬，竟出朝門。襄王見娘娘臨敵，心中大喜，見娘娘刀馬純熟，上陣賽過勇將軍，恐怕金子陵法術高強，倘有一錯二差，怎麼得了，心中思想爲難，拱手對孫贖道：「昭陽臨敵，孤到有不放心，孤同老亞父去西門掠陣，如何？」孫贖道：「龍意萬安，國母此去，旂開得勝，馬到成功，吾主既不放心，要去掠陣，臣不敢奉陪，恐敵人看見，反爲不美，走漏消息，吾主自便。」襄王道：「既然亞父不去，孤要掠陣走一遭，傳旨帶馬。」遂即上了龍駒，也不設擺儀仗，率領多官，走馬上城，支起懸空板掛起避箭牌，襄王在敵樓上掠陣，今按下不表。且說八家蔭襲公爺，各領人馬，保護娘娘的大駕，來至西門，副總兵周清，連忙頭門去鎖，大開城門，放下吊橋，三聲砲響，城頭上標杆亂動，若說別將臨陣，這砲響旂搖，一擁就出城了。這八將俱受了南郡王密計，馬能亂走，錯一步，三聲砲響，城門大開，遠未發出人馬。金子陵討戰多時，聽見砲響搖旂，只道是敵將當先，往上觀看，城門大開，並無一人一騎，正當疑惑，又聽得一聲砲響，響徹雲霄，城裏發出兵來，兩桿藍旂升空，旂脚下一疋青驄馬上，坐大將，青盔青甲，率領着一大隊人馬，飛過吊橋，竟奔疆場，正東方排開隊伍，十分威武。金子陵看見，心中疑惑，既然敵將當先，爲何不與我動手，反在東方住劊，難道是排陣，思想之間，二聲砲響，兩杆赤旂升處，旂脚下顯出一

匹渾紅馬，坐着一將金盔金甲，率領一隊軍兵，猶如一片紅雲，飛奔疆場，正南割下，忽聽見三聲四聲大砲，又有兩隊人馬，奔至陣前，各按東西兩位住割，一連數聲砲響，飛出四隊軍馬，按四角住搭。子陵看見的八隊軍兵出陣，八員大將當先，排開陣勢，按五行分八卦，到也威武，正觀看之間，忽又聽得一聲砲響，只見兩桿日月旂，鳳旂飄空，有五百御林軍，簇擁着龔國母出馬。子陵暗想，這一定是領兵主將出城來了，忙催動梅花鹿，用茶條杖一指，道：女將慢來，我在此已久，等多時，快通名姓。娘娘聞得招呼，收住挑花馬，觀見對陣一個道教元門，就知是妖道金子陵，用刀一指，高聲喝道：道者聽真，吾乃東齊國姓，龔御諱金定，便是你這妖道，莫非是金子陵麼？我東齊臨淄，與你西地長安，各分疆土，兩不相及，爲何擅敢興兵來伐我國？都是爾等奸黨扶助昏君，行欺心之事，早早退步還河，少若遲延，只教你君臣全然喪命。子陵聞言，微微冷笑，道：貴人乃是女流，不知世務，自古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西地秦皇，應天順人，併吞六國，你看易水燕山，有孫臏扭天而行，到底難免雷轟之苦，何況臨淄小國，反敢抗拒天兵，終徒然受害，若依我金石良言，貴人是掌昭陽大權，何苦拋頭露面，自輕自賤，不若圈馬回去，勸你王早獻降書，免得生民塗炭。娘娘聽罷，大怒道：好妖道，你有多少本領，敢發此狂言，好生招架着，言罷就是一刀揮來。子陵即用茶條杖，急架相迎，城上周達看見娘娘動手，就把催陣鼓，打得響亮如雷，這八員虎將，聞得鼓聲，各人口含靈丹，發一聲喊，齊舉臨淄西門而去。子陵看見驚疑不止，怎樣這八人齊將，他保駕出來的，一刀一鎗未見，就回城去了？真是不解，看看臨淄西門影蹤全無，只留下御林軍一隊人馬，保駕娘娘，又揮一刀，金子陵用茶條杖一擋，回手照龔金定頂門就打，刀杖交加，各逞英雄，這八員齊將，遵奉南郡王妙計，回轉西門吊橋，以前各按方位，暗把金子陵裹在當中，若說發兵排陣，子陵豈有看不見之理，因八員將口含靈丹，藥名爲單軍丹，一將當先，就把三軍罩住，顯不出形來了，莫說子陵與娘娘動手，無心細看，就是秦營中瞭望的軍卒，掠陣的兒郎，也只見四面八方的滾滾煙塵，那裏知道是臨淄人馬，八將佔了方向，專聽砲響，就要顯形動手，那金子陵

做夢也不知道，撞在金鎖陣中，只顧抖擻精神，與娘娘苦戰，那襄王在城樓掠陣，心中着急，把鼓鑊拿在手中，說道：待孤與昭陽擂鼓助威，言罷把鼓催動，打得震地驚天，娘娘正然戀戰，聽見催陣鼓響，忙裏偷閒一回頭，見城上龍旗擺動，九曲黃羅傘，插下，襄王親自擂鼓，心中暗想：此時還不顯出武藝，更待何時？想罷把刀法改換，大喚妖道：好生招架，就把仙傳刀法，使了出來，猶如一片刀山，全無半點漏疎，殺得子陵難以抵敵，拖杖而逃，娘娘出刀一指，好妖道，你往那裏走，務必趕上擒拿，催開桃花馬，隨後追趕，那子陵見娘娘趕來，心中暗喜，把九龍繚祭在空中，只見九條金龍，張牙舞爪，竟望襄國母落將下來，娘娘一見，冷笑道：這不過是九龍繚，何足為奇！遂在懷中取出一條神杖，有五寸長，指頭大小，迎風一晃，即是毫光萬道，瑞氣千條，變成三四丈碗口粗細神杖，見了九龍繚，就起在空中，一聲響，那九龍繚蹤影全無，現了原形，依舊是九個陣環金鈎，落將下來。你道娘娘用的甚麼寶貝，名為降龍寶杖，一起九龍繚皆無，娘娘收的金鈎，收回寶貝，大叫妖道：你有甚麼寶貝，只管使來！子陵大怒，好賤婢，怎敢收取寶貝，氣死我也，你往那裏走，圈鹿舉杖就打，娘娘用刀架開，鹿馬盤旋，刀杖並舉，戰經十餘回合。子陵自知難以力敵，這賤婢又法術高強，若將神石打他，猶恐不能濟事，何不將這五塊，按上中下左右，齊打將過去，只叫他措手不及，穩定成功。當下一面招架，暗念真言，就將五塊神石一齊打將出來，只見一陣青黃紅白黑的五色光芒，連響，忽然飛沙走石，風火煙霧，齊望國母打來，娘娘一見，十分着急，咬破了舌頭，向着神石噴了五口血水，喝一聲，五神何在，還不與我收回神石，更待何時！言猶未已，只見半空中降下幾位神祇，五行制伏，五星相生，相尅，神石一見滅影，藏形煙消火滅。子陵看見神石不靈，心頭火起，催鹿挺杖，奔將上來，娘娘大笑道：好妖道，還敢動手，有甚麼妖術，只管使來！子陵聞言，怒氣填胸，兩頰發赤，用盡平生氣力，舞得茶條杖，呼呼風響，娘娘全無懼，展開刀法，密不通風，殺得子陵兩腿酸麻，吁吁發喘，招架不住，大敗而走，娘娘催桃花馬追趕，子陵回首一看，暗暗叫一聲：不知死的賤婢，你這道破了我的兩個法寶，自逞其能，還要趕盡殺絕，那曉得

我身邊有椿異寶未曾施展，這賤婢既趕來，還顧甚麼陰德！一伸手在豹皮囊中，取出一面小小的銅鑼，名晃魂鑼，也不用敲，也不用打，托在掌中，對着敵將一晃，眼前發黑，晃兩晃魄散魂飛，晃三晃命喪無常，此是海潮留下
的奇法，與子陵應用，老道被娘娘趕得着急，就把寶貝取了出來，看見娘娘追得切近，鹿鹿迎着娘娘，即鑼晃
了一晃，國母一見大驚失色，忙取出一件寶貝，兩頭尖當中大名爲破魂神針，祭起空中，子陵托着鑼，才要晃第
二晃，只見一道光氣，落將下來，對晃魂鑼一聲響，打得粉碎，把老道的手掌都打穿了，疼痛難當，圈鹿大敗而
走。娘娘用刀往後一擺，總兵周達連催戰鼓，打得鼓聲如雷，孫燕在城上看見子陵大敗，就將信砲施放，響亮驚
天，那東西南北八員健將，聽得砲響，把軍軍丹吐落塵埃，噴了三口太陽真氣，四面八方大小兵將，個個顯露出
來，旗旛招展，戈戟如林，猶如銅牆鐵壁一般。子陵催鹿正走，舉目一看，大驚失色道：「我方才與這賤婢動手，也未
見這些人馬，怎麼轉眼間，就把我圍困了。」這賤婢此時，焉能肯饒我呢？我是高山得道的門徒，生而何歡，死而何
懼，憑着我的本領，闖得出去，萬千之幸也，若闖不出去，也落個英名不朽，想定主義，緊依腳力，高聲大喝，來者何
人，敢攔貧道的去路，通你名來！小將喝道：「我乃保國公之子，姓袁，名剛，知我的利害，早早下馬受縛，免我動手。」子
陵大怒道：「小輩，諒你有多少本領，敢說這等大言，看我取你性命罷。」即催開梅花鹿，手提茶條杖，照頭就打。袁剛
舉斧急來相迎，斧杖並舉，各逞英雄，鹿馬盤旋，一場好殺。只殺得老祖招架不住，鹿仰入翻，大叫呵哨，好小輩真
力大斧沈，我焉能是他對手，虛打一杖，往下敗走。袁剛緊緊追趕，那袁剛的馬比鹿還快，只趕得嘴尾相連，人挨
馬，湊袁剛心中自思：「我只這一斧子下去，把妖道立劈開兩段，不足爲奇，何不拿個活的，進城獻功，想定主義，始
起腿把斧壓住，伸個虎手，把馬前一提，往上趕幾步，使個大探身，一把拉住了黃絲絲，大喝妖道過來罷，盡力往
後一提，那老道着了急，往前一擡，兩下的力大，只聽得啍啍一聲，把繫腰的絲纏扯斷，連道袍扯下半幅，老道慌
忙催鹿狼狽逃生，竟望南方而走。袁剛勒馬不趕，復回汛地不題。且說金子陵逃至南方，喘息未定，迎面又來了

一員大將，手提長鎗，一聲大喝，妖道慢來，認得定國公之子獨孤蛟。你這妖道，膽大包身，敢來闖我的汛地。不由分說，舞動鋼鎗，沖殺過來。子陵用杖相迎，虎鬥龍爭，各逞武藝。獨孤蛟這杆鎗，乃是祖傳。金子陵豈是他的對手，十合之外，招架不住，茶條杖散亂，露出破綻來。獨孤蛟使個撥草尋蛇的架勢，左肋上中了一鎗，那老道哎喲一聲，旋回梅花鹿帶傷大敗。獨孤蛟也不追趕，回首汛地不題。單講金子陵敗走疆場，回首不見有人追趕，收回梅花鹿，心中自思，左肋亦不知傷得如何，連忙解開道袍服一看，雖然中了一鎗，且喜傷得不重，止刺破一股皮，並無大害。老道繫上袍帶，催鹿舉杖，又往正北上走，忽見有一隊人馬阻住，門旗開處，現了一員大將，喊聲如雷，高叫妖道，往那裏走！你老爺在此久等多時，豈不知譙嬰公爺展麟的利害麼？子陵道：我與展將軍平日無仇，今日無憂，何不行些方便，放我出了重圍，豈不感你的大恩？展麟大怒道：好妖道，怎敢下說詞，你休要走，看我取你兩手挺鎗，分心就刺。子陵舉杖，急架忙還，戀戰盤空，經戰十餘合，不分勝負。展麟在鞍橋上，擔下竹節鋼鞭，拚在鎗上，名爲葉裏藏花，鎗裏藏鋒，只見金子陵催鹿一杖打來，展麟反手一鎗架開，順手提鞭，使了個金絲纏腕舉了過頂明，晃晃一根水磨竹節鋼鞭，竟望老道而來。老道一見，嚇得魂不在身，把頭往前一閃，現出四平八穩的脊梁骨，接了一下，打得子陵吐血而逃，旋回梅花鹿，闖至北方，展麟大怒，好妖道，敢犯我的汛地，不容分說，舉刀就砍。子陵不敢招架，在下忙奔，展鳳催開坐騎，隨後追趕，相離不遠，用手手中刀一舉，大喝妖道，看我的兵刃到了。子陵回首一看，只見刀已到了頂門，把頭一仰，雙膝催開鹿往前一躍，那刀砍下，只聽啞啞一聲，把金冠砍碎落地。雖道未砍着頂門，已經駭得魂飛魄散，拚命逃生。那秦營掠陣官，見子陵被困，飛馬回營，奏明秦皇，併有王剪、高章、邯聞知，不及等候，令旨慌忙下帳，各提兵器上馬，率領本部軍兵，飛出營門，奮勇殺入陣中。子陵一見大喜，道：多承二位相救，事不宜遲，就此闖出重圍，方有生路。二將聞言道：國師說得有理，不言四人往外攻擊，且說龔娘娘聞得秦營兵攻入重圍，救護子陵，心中大怕，用九環刀一擺，催開桃花馬，飛奔北方，那四面八方衆將，

見龍鳳旂高展，星飛電掣，往正北去了。一個個齊放征駒，圍裹上來，將子陵兵將圍得水洩不通。金子陵見龔氏娘娘率領衆將圍裹上來，並無出路，心中着急，偶然想起，我真昏殺了，如今被困，性命只在頃刻，何不施展法力，殺出重圍，想罷，口念真言，忽然狂風大作，走石飛沙，打得衆軍二目難睜。子陵大喜，招呼衆將，跟着貧道來，快些趁勢闖出重圍。趙高王剪章卽一齊用力，率領部下，趁着一陣風沙，殺出龍潭虎穴，急急如漏網之魚，回轉秦營。這且不題。且說龔娘娘指揮衆軍，大困秦兵，不料金子陵暗祭風沙，闖出重圍，娘娘大獲全勝，收了陣勢，率領衆將奏凱進城。那襄王在城樓掠陣，見娘娘得勝收兵，心中大喜，率領文武下城，至西門上等候迎接，不多時只見旌旗閃轉，三軍歡喜，鞭敲金鑼，齊唱凱歌。襄王見娘娘進了西門，往前搶行幾步，娘娘一見滾鞍下馬，君臣攜手，回進行宮。娘娘便換了宮裝，見駕，襄王陪笑道：梓童爲孤的江山大戰一日，殺敗了子陵，其功不小，孤心感念不盡。龔娘娘道：一來托聖上洪福，來二仗南郡王妙計，三者賴衆將虎威，大敗秦人，臣妻何功之有。襄王笑道：休得太謙，孤當先敬二杯水酒，權與梓童賀功。捧酒過來，左右近侍滿斟玉液，高捧金杯，雙膝跪下。襄王接酒在手，就地一躬道：御妻汗馬功勞，聊表孤之寸心。娘娘連忙叩首道：臣妻有何德能，敢勞王駕賜酒，忙伸手接酒過來。他本是戰乏人，渾身是汗，卸甲之時，不防香汗侵體，舉酒才吃了一口，忽然眼前發黑，腦後生風，往前一撲，往後一仰，跌落塵埃。將玉盃打得粉碎。襄王大驚慌慌，上前抱起，灌救多時，娘娘鳳目微睜，渾身發汗。襄王着忙派宮官將娘娘扶上鳳輦，送回昭陽殿藥調治。襄王率大小文武，排駕還朝。忽見龍旗來報，今有南奉王回朝，現在城外候旨。襄王聞言，龍心大喜，道：傳旨請王叔見駕。田英進至行宮，襄王起坐，口稱王叔臨陣被秦賊暗算，敗走何處，你因何一去數日，才得回朝。田英奏道：被金子陵神石打傷，敗走臥龍村，遇着護國公之女李美容，把醫治招親之話，敝說一遍。襄王大悅，道：此是王叔萬千之喜，傳旨請王嬪見駕。李美容遵旨，直進行宮，三呼行禮。襄王道：王嬪平身，分付宮官備輦，送王嬪回王府。李美容謝了恩，乘輦進魯王府去訖。襄王排駕回宮，上三清大殿，擺設

魯筵，大宴羣臣，不必細表。且說金子陵暗祭風沙，闖出金鎖陣，回轉秦營，上金頂黃羅大帳，參見始皇，請罪。始皇道：國師被困，勝負兵家之常，孤也不應見罪。俱與金定雖然驍勇，未必有此妙算，一定另有能人調度。國師的陰陽有准，何不占算占算，便是甚人擺的金鎖陣神鬼不測，這等利害。金子陵叩首謝恩，起來吩咐排香案，伺候整頓衣冠，虔誠禱告，就將金錢一擲，細詳爻象，大驚失色，默默無言。始皇心中疑惑，就問國師占算一番，果是何人擺陣，或凶或吉，快快說來，爲何不言不語。觀看爻象，面帶着驚疑，是何原故。金子陵放下金錢，轉身望上進禮道：吾主在上，前者定道孫臏回轉天台，不料藏在臨淄城中，今日暗排八門金鎖陣，幫助龔妃，如若不是藉吾主的洪福，一定遭了毒手。始皇聞得孫臏尚在齊國，心膽俱裂，要知君臣如何商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子陵焚香求老祖 孫臏作法困毛奔

却說始皇聞得孫臏在齊，暗擺陣勢，扶助龔妃，大驚失色，歎氣連聲，這使如何是好。子陵奏道：吾主但請放心，想當日在易州大戰海潮聖人下山，請了三教聖人，夜說平齡會，勸孫臏歸山，他如今掛天而行，違了三教聖人的法旨，反在臨淄惹事。海潮聖人知道，豈有不惱的，待臣焚起信香，吾主虔誠禱告，老祖若知此情，必然忿怒下山，那怕孫臏神通廣大。始皇大喜道：國師言之有禮，吩咐快排香案。子陵就焚起信香，始皇鞠躬行禮，口中暗祝情由，香烟繚繞，起在空中，直奔高山古洞。海潮聖人在洞中正捧皇經，偶然問一陣信香經過，老祖讓過香頭，抓住香尾，早知其情，心中惱怒，可恨那夫德賴，扯天而行，故違法旨，不若我再下紅塵，踏平東齊，與那夫見過高下，吩咐帶脚力過來，早驚動一位帝君，上前攔擋，原來海潮聖人門下有二十四個神仙，內有一位東華帝君，爲衆仙之領袖，當時帝君見聖人動怒，連忙離坐，望上稽首，尊聲祖師爺，清淨無爲，正捧皇經，爲何擅噴疵，就要下山，不知要往那裏去。海潮道：賢徒有所不知，今因孫臏扯天而行，不遵三教的拘束，又在東齊擺八門金鎖陣，打敗

了金子陵，我惱恨不過，如今下山，和孫臍見過，高下分個強弱。帝君勸道：師父，暫息雷霆之怒，聽弟子一言，豈不知孫臍在易州大戰，二百餘場，費了多少工夫，不曾把他困住，好容易請三教聖人下凡，與他講和，想祖師此次若再下紅塵，重開殺戒，不知何日了局，誠恐有累聖德。既然孫臍在臨淄滋擾，不拘那一洞神仙，差遣一位下山，拿了他治扭天之罪，似爲兩便。海潮道：賢徒言之有理，吩咐真人毛奔號五雷真人，與貧道代勞，下山走一遭，參見始皇，與孫臍對敵。毛奔上前稽首，遵領法旨。海潮道：恐怕你不是孫臍的對手，我與你兩卷神書，敵得過便能，若敵不過，你照神書行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小心行事。毛奔接書叩辭，卽下三清大殿，出了雲光洞，手提茶條杖，身跨梅花鹿，招展金光，起在空中，駕霧騰雲，瞬息千里。早已到了東齊，收雲止霧，落將下來。這位真人，比衆不同，乃五雷之領袖，行動處紅光罩體，隱隱有風雷擁護。秦營的旗牌，見這位真人，到了營門，個個心驚膽戰，紛紛議論，跨鹿的不知是人是怪，怎麼而上生只些黑毛，好不怕人！有一個道：這是個元門，想必與我家軍師舊友，特來拜訪，也未可定。等我招呼一聲。騎鹿的元門，休要往前進步，此是軍師營中，到此何幹。毛奔道：你等快去說知王剪金子陵知道，就說海東雲光洞五雷真人到此。旗牌聞言，急奔黃羅大帳，奏知始皇。始皇大喜，遂率領文武，大開營門，真人忙下了脚力。金子陵王剪，搶行幾步，拉住梅花鹿，又接了茶條杖。始皇看見那真人，相貌不凡，心中大喜，揖讓至黃羅帳，分賓主坐下，獻上茶畢，不提。再說龔娘娘得了卸甲風病，陣陣昏迷，醫治難效。襄王分外着急，忽見內官報南奉王領的李王妃進宮，襄王離坐相迎。李美容進寢宮，參見國母，只見龔娘娘昏迷不醒，陣陣發汗，倒在龍牀之上，病勢沉重。李美容審視一番，已知病源，便啓奏襄王道：國母得了卸甲風之症，龍心萬安，臣妾能治。襄王大喜，王婦既會調治，不知用何藥料。美容道：不須凡物，有金光聖母與我的金丹，能治人間百病。國母服了此丹，定然全愈。說能取出靈丹一粒，用陰陽水研開，吩咐宮娥扶起國母，啓開口牙，將金丹灌下，登時打通三關，沖開九竅，就把賊風祛去。娘娘睜開鳳目，襄王一見，歡喜不盡，道：難爲王婦，孤不敢忘恩。那龔娘娘

甦醒多時，精神復舊，病症全無，一起來睜開眼，見了美容，便問此位何人。美容上前奏道：「臣妾乃護國公之女，名喚李美容，是金光聖母門徒，又將救活南奉王招親之事，金丹調治國母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兒娘娘聞言，喜之不盡，忙下龍床，口稱王嬪，救活之恩，不敢怠慢，吩咐宮娥侍宴，等哀家與王嬪慶功。襄王也留王叔暢敘，這且不表。却說始皇升帳，集衆文武，始皇傳諭道：「國師敗陣，占算孫臏，現在臨淄，料難取勝，衆卿有何高見？若有人勝得孫臏，便罷；如無奇能異術之人，孤當撤兵回國，免得損兵折將。諸將默默，不敢回答。當下有五雷真人，挺身上帳，始皇離坐相迎，忙回笑臉，便問：「真人有何高見？」毛奔道：「貧道既然下山，今日臨淄會會孫臏，責備他一番。他若歸山，便罷；如若不然，待貧道和他見過高下。」始皇冷笑道：「真人小心在意，切不學朱秦二道人，擺下誅仙陣，要拿孫臏，不惟無益，反傷了許多人馬。老道長要三思而行，爲妙。」那毛奔性如烈火，受獎不受滅，一聞此言，那裏容忍得，住發起聲來，叫聲聖主，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貧道那怕他三頭六臂，神通廣大，諒必手到擒來。此行務要損了孫臏，說罷，念念下帳，提杖上鹿，也不帶兵卒，砲響出營，催動脚力，來至臨淄吊橋前，收住了梅花鹿，大聲喝道：「巡城軍校聽着，我乃海東雲光洞海潮聖人門下，中八洞神仙，五雷真人在此，請你家南郡王出來相會。」軍校聞言，飛風進朝啓奏。襄王與孫臏正在三清殿議論軍情，聞得軍校奏報，便問孫臏道：「五雷真人是何等之輩？指明要亞父會敵。」孫臏答道：「這五雷真人乃海潮的門徒，中八洞神仙之首，姓名奔，他性如火烈，神通廣大，料是來者不善。今日指名相請，必不是好意了。當下袁剛聞得孫臏有畏懼毛奔之言，心中不服，怒氣上殿，朝上行禮。稟上師父，不必怕懼，待我袁剛情願當先，殺此妖道，方消我無窮之氣。」孫臏大喝道：「好孽障！你有多大本領，敢說這大膽言，他比不得官兵敵將，真殺真砍，你便去得。」他乃海潮聖人的門徒，神通廣大，你焉能是他的對手，還不快下去。少爺一場高興，被南郡王吆喝下去。孫臏雖然喝退了袁剛，心中自思：如今毛奔討戰，欲待出去，又怕五雷之災，若是不去，反惹衆人恥笑，說我懼怕此人，却把從前之英名，付之流水。細想我三災五難，已經躲過此時。

諒無大難，想罷望上行禮道：「吾主放心，待爲臣出馬，生擒毛奔，襄王聞言大喜道：『若是亞父出敵，孤高枕無憂矣。』」孫臏辭駕下殿，吩咐孫燕好生侍奉貴人，煎湯熬藥，不許擅離丹鳳閣，言畢，駕拐騎牛，率領全山六將，袁剛等十四家，蔭襲的公爺三聲大砲，冲出營來。毛奔催鹿上前，用茶條杖一指，高聲招呼，來者莫非是南郡王麼？請收坐騎，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孫臏勒住坐騎，拱手道：「五雷真人請了，請問真人不在雲光洞學藝，修真到此何幹？」毛奔道：「我也不是私自下山，今日此來有金石良言相勸。」孫臏道：「且說來，毛奔滿面陪笑道：『你真人乃是高明之士，豈不知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王剪扶助秦皇，併吞六國，原是天命，真人爲何逆天而行？在易州大戰數年，損傷生靈無數，有我祖師夜設平齡會，請三教聖人，與你講和，你就該歸山返洞，如何貪戀紅塵，又在東齊生事，暗擺八門金鎖陣，圍困了子陵，貧道纔奉師命下山，你若聽我良言相勸，即宜回歸古洞，紅塵殺戒，非我等元門所爲，不知南郡王意下如何？』」孫臏道：「真人說的句句都是良言，我燕人焉敢不從，只有一件，不知真人可容納否？」毛奔道：「有話請話，不必隱藏。」孫臏道：「豈不知王剪併吞六國，扶助始皇，原是玉帝敕旨，只是臨淄的氣數殆盡，尙有十一年未滿，雖然洪福將盡，天福注定，多一日不生，少一日不死，一來氣數未盡，二來老母還有三個月陽壽，以待百年辭世，上吳橋葬埋，那時我就歸山，不管臨淄存亡了。望真人寬容九個月限期，我就是真人恩寬。」毛奔聞言，心內自思，寬容九個月，不甚要緊，一來秦皇營中日費千金，二則聖人差遣，焉敢自便，自專想罷，開言對孫臏道：「你的說話差了一月半月，還可擔擱，百日之外，事久則變，這是你的推辭，不肯上山，我又焉敢自己作主。」孫臏道：「若是真人不允，兩下都有不便，你若依我，兩下都好，也不失同道之情。」毛奔怒道：「怎麼不便莫非你敢與我動手麼？」孫臏冷笑道：「當面不藏私，有本事者保無事，誰保誰來？」毛奔聞言大怒道：「好大膽朋友，人說你好心欺詐，話不虛傳，我既然下山，焉敢擅便饒你，催開梅花鹿，手舉茶條杖，往上照頭一杖打來。」孫臏用拐架開，牛鹿盤旋一場，好殺戰到二十餘合，殺得毛奔招架不及，拖杖敗走。孫臏用拐一指，好毛奔你往那裏走，催動青牛，往後就趕。毛奔回

首一看，心中暗喜，毛奔將攝魂旛取將下來，對着孫臍一晃，眼前發黑，二晃腦後生風，連晃三晃，孫臍就在牛背上發昏，說聲不好了，這是攝魂旛，再若晃幾晃，耗散我的精神，一命難逃了。孫臍慌忙就亮出蛾眉劍，取太陽的真氣三口，吹在劍上，用劍尖連擺三擺，說聲道：疾！忽然劍頭上火星亂起，烈燄飛空，竟奔了老道而來。毛奔正在那裏晃旗，不提防一陣神火飛來，撲在毛奔面上，把一面黑毛都燒光了，燒得幾個漿泡，疼痛難當，那裏還顧得晃旗，把手在臉上亂抹，那旗上又着了火，此時手慌脚亂，顧不來，將旗撒在塵埃，燒得無影無蹤。毛奔心中好惱，不想這別夫，倒會放火，燒了攝魂旛，不致要緊，一則失了海潮寶貝，二則把我一面的毫毛都燒了，我怎麼見人越想越惱，倒向梅花鹿鬪將上來。孫臍大笑道：不用惱，省得的剝，燒光了更好看。毛奔開言咆哮大怒，好可惡的別夫，氣殺我也，你往那裏走，催鹿舉杖就打。孫臍側身閃過，揭開雙拐，上下飛騰，殺得老道只有招架之功，沒無還手之力。毛奔暗想：只別夫拐法利害，不如用法寶傷他，想罷，用獅子大開口，架勢讓孫臍一拐打來，就倒退數步，忙將五雷神塔祭起空中，只見風冷冷，霧漫漫，孫臍一見說聲不好了，只是五雷神塔落下來，不論仙凡之體，壓得碎粉，我焉能擋得住？正說着，毛奔作一個掌心雷，往上一響，那神塔上頭閃電生光，迅雷響，震得天搖地動，落將下來，竟扑着孫臍的頂門，連人帶牛壓在底下，衆將等看見，嚇得目瞪口呆，不知動憚。毛奔圈回梅花鹿，來至塔前，叫聲孫臍你英雄一世，只落得這般結果，前者你得縱橫無敵，及至祖師下山，也不會把你吃虧，今日遇着我毛奔，該是喪命之期了。況且我和你原本無仇恨，俗語說得好，罵人莫揭短，打人莫打臉，臉上還打不得，你怎麼下毒手把我一臉的毫毛，燒盡精光，我惱恨起來，才祭神塔壓你，也是一報還一報，你也休要埋怨別人，說罷，念真言，收了法力，把神塔挪開，看看孫臍的尸首，不覺大驚失色，好別夫，怎麼走了，弄下一個假的在此，費我多少氣力，原來壓住的是紙人紙牛，這別夫又往那裏去了？忽聞有人答應道：不用費心，孫臍在此。老道聞聲，舉目四顧，只見一個頭帶三叉冠，青袍服，騎牛駕拐，正是孫臍，立在對面。老道聞聲舉目，嚇得魂不附體。孫臍

指着毛奔大笑道：我五難三災，已經躲過，神塔焉能害我，不是我有些法力，怎敢與海潮聖人對敵，我不過破着幾張紙，你只管祭塔壓我，就了。毛奔一聞此言，氣得面目焦黃，大罵好朋夫，你弄得甚麼妖法，氣死我也，說畢催鹿持杖，照着天靈上一杖打來。孫臏左手拐一襠，右手拐對着頂門打來，毛奔連忙招架，死命相持，戰至十合之外，抵擋不住，落荒而走。孫臏大怒，我看你這妖道，走到那裏去，忙將杏黃旗拿在手中，念念有詞，用杏黃旗一指，半空中雲磨響，六丁六甲，四值功曹，揭諦伽藍，俱至面前，屈背躬身，口稱真人，令吾神那方使用。孫臏道：無事不敢勞動，我今把拐打毛奔，借仗尊神，把五門閉住，上架天羅，下支地網，不許放走了妖道，違者聽貶。衆神祇領了法旨，按上下四方，各守汛地，不題。且說孫臏請神已畢，一推脚力，然後追趕毛奔，見得切近心中，暗喜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係上頭大，下頭小，有三寸多長，指頭粗，名爲雷屑，神雷擊人，就是此物。毛奔托在掌上，把掌心雷一放，響噠一聲，雷屑聞聲即起，飛至空中。孫臏將近趕上，忽見陰雲慘慘，冷氣沉沉，包着一件車輪大小的寶物，雷聲響亮，閃電光明，竟對天庭落將下來。孫臏一見說聲不好了，此是雷屑到了，伸手把杏黃旗拿在手中，望空一指，喝道：還不退下，更待何時！一言未了，只見空中雲收霧散，雷屑轉撲了毛奔。那毛奔見杏黃旗戰回了雷屑，心中大驚，把五雷神塔往上一舉，只雷屑見了神塔，物各有主，返本歸原，孫臏催開脚力，猶如雲飛電轉，趕將下來，牛鹿相挨，把拐舉起，過頂，毛奔回頭，見拐已到頂門，想着再祭寶，也來不及了，說聲不好，把頭一低，正中後心，響亮一聲，幾乎跌下鹿來，抱鞍吐血而逃。孫臏催動青牛，隨後追趕，毛奔回頭看見心中着忙，催開梅花鹿，往西逃走，忽閃出一位天神，用手一指，大喝五雷真人，休得前走，我奉巡天都尉使的法旨，把守此方，等候多時，莫想出我的汛地。毛奔見功曹攔住去路，料難過去，又見孫臏趕來，只得轉騎，竟奔北方，忽閃一位金甲天神，仗劍擺旗，阻住去路，毛奔心中惱恨，向前大呼道：那位尊神，立在此處來阻攔貧道，功曹應聲，小人值日功曹是也，奉巡天都尉使法旨，鎮守此方，休得走我的汛地。毛奔回鹿竟往，又遇把截的天神，不容伊過去，無奈又奔正南，又

有阻攔的天神，欲往騰空，又有天羅，欲要遁地，又有地網，四方旋轉，俱無出路。孫臏追至切近，大叫毛奔，你怎麼走迷了路，何團團走轉，我不趕你，你漫漫走罷。這老道聞言，又羞又惱，暗罵一聲，別夫我敗了陣，就是怕你，你還下絕情，閉住四門，叫我不去，難道在此處死不成？細想起來，戰又戰他不住，逃又逃不出去，無奈只好求只那夫，方是有生路。想罷，棄杖離鞍，立在路旁。孫臏一見微微冷笑，用沉香拐一指，大喝毛奔，你是與我動手，還是敗走回營去罷。這怎麼不起身走，到下騎了坐在路邊，等甚麼，還是等死呢？毛奔聞言，羞得面紅過耳，口稱孫臏人，在上聽貧道一言，我本是奉師差遣，身不由己，火燒臉毛，拐打脊梁，我貧道也不會報怨，但求放我一條生路，回轉秦營，定勸秦皇收兵，懇切看海潮家師之面，同道之情，高抬貴手，拐下超生，感恩不淺，未知孫臏肯依從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開神書毛奔擺陣 現真魂王剪行雷

却說孫臏請了值日功曹，閉住五門，上佈天羅，下佈地網，毛奔不能走脫，無奈只得下騎，再三哀求孫臏。孫臏道：你既苦苦求我，我心亦不忍害你，一來看海潮聖人面上，二則看看同道之情，三來你果然勸得秦皇收兵，我就饒你不死。毛奔道：如果真肯生放貧道，出陣情願勸始皇收兵回國。孫臏道：幾時收兵？毛奔道：只在三日之內。孫臏點頭，遂即口念真言，收了法力，送神歸位已畢，便與毛奔說道：真人請走。毛奔聞言，提杖跨上梅花鹿，急急逃出陣，敗進秦營，不在話下。且說孫臏拐打毛奔，大獲全勝，領衆門徒六位，同衆家蔭襲，打起得勝鼓，進城。襄王早同文武百官迎送南郡王進午門，各下坐騎，步行至大帳，轉進三清殿上，早已擺設宴筵慶賀。且說毛奔敗進秦營，來見始皇。始皇迎接進帳，分賓坐下，兩班文武都來看老道，交頭接耳，唧唧噥噥，你道他說的甚麼話？這個說這老道敗了陣，怎麼臉上的毛都沒有了。那個說被南郡王拿住燒光了，才放回來呢？毛真人見貌辨色，

自知羞恥。始皇明知故問，真人臨敵，恭喜如何？毛奔惶恐說道：「再不要說起，孫臏果然神通廣大，武藝高強，貧道連祭幾件法寶，都不能動他分毫，反被孫臏燒了臉上毫毛，背上打了一拐，只得借士遁回，他把哀求的話就不說了。」始皇說道：「原來毛真人你又會失機，敗陣受了驚恐，可受重傷麼？」毛奔說道：「無害。」始皇冷笑道：「真人休要見怪，孤家有句良言相勸，孤前者在易州，與孫臏大戰，二百餘場，吃盡他的虧不少，就是請來真人，道教俱是有敗無勝，卽是海潮聖人，大戰數場，亦不過又請三教聖人講和散局，到不如請真人回歸古洞，修真養性，孤家亦要收兵回國，免得在此受孫臏之害。」毛奔聞言，羞愧一番，口稱聖主萬安，貧道下山之時，祖師爺交付兩卷神書，親口叮嚀，此去下山，敵得過孫臏便能，若是你敵不過他，卽便照神書行事，貧道暫辭聖主，待我觀看神書，自有擒拿孫臏的妙計。」始皇道：「既有神書，何不早行傳旨快辦素宴上來，孤與真人壓驚。」毛奔辭道：「我主不必賜宴，辦理正事要緊。」說畢辭駕下帳，來至王剪營盤，秉燭坐下，左有金子陵，右有王剪，兩旁坐下相陪，家將獻茶已畢，毛奔吩咐預備香案，毛奔立卽取出兩卷神書，放在桌上，將頭一卷取出錦囊袋，卽時取出兩卷神書，放在桌上，就將頭一卷神書展開觀看，上已寫得明明白白，寫着五雷神兵陣，有符有咒語，六甲靈文，都是這請神的祕訣。第二卷上，寫的是安台規制，應用物件，分別門戶，又四隅方向，物件明白，下面注着此陣，用不得凡人，專打神仙之體，不論相深道大，打在陣內，五雷擊頂，便能成功。毛真人看畢，滿心歡喜，卽時望空拜謝了海潮聖人，將書藏起。至帳中坐下，口稱殿西候，原來海潮聖人給的兩卷神書，乃一座五雷神兵陣，專打神仙之體，我想孫臏若進了此陣，卽時大羅神仙失位，難免雷轟之苦，不是我心太毒，只是你這別夫行事太凶。金子陵與王剪聽聞大喜道：「此是始皇之洪福齊天，才得師兄下山相助，不知要何物鎮壓？」早早吩咐差官取來預備。毛真人說道：「遵依神書法旨，擺此陣，全是神祇雷帥，普天星辰，並不用分毫鎮物，就在秦營之外，揀一塊高阜淨地，按着東西南北，築起兩座高台，寬闊要一畝三分之地，高要三丈三尺，正中另築一台，高三丈六尺五寸，四面打起凹塔牆，又要高二丈

四尺，四空之處，留下四座門戶，分開東西南北，以便得請四位大元帥，在此四門鎮守。每座台上要用五個板斗，五五共成二十五個。按東西南北中分五斗，每處斗口插起一杆，中央戊己土，旂中台上，要豎起一杆雷靈旛，令的大纛旗，懸高三丈。出入旗脚下，設立五面大鼓，預備香花燈燭，硃砂黃紙，放在前後左右，各按方位。又要二十八杆星宿旗，旗分五色，位列八方，快去速速備辦，不得違誤。王剪遵令，即刻差官趕辦去了。不多時，中軍官進帳，跪下稟道：真人在上，遵法旨，即將法台依式造完。一應旗旛，黃紙硃砂，各項齊備，特來繳旨。毛奔吩咐，取紙筆，硃砂過來，就寫四道淨土符，對着國師金子陵說道：接我這五道靈符，去到新築台牆之下，分開東西南北各處，將此符燒化一道，原爲被穢除邪，以便請神，不得有誤。金子陵接符去訖，毛真人遂卽下帳，步轉金頂黃羅大帳，參見始皇。始皇欠身讓坐，口稱一聲真人，你觀看神書如何。毛奔說道：貧道按神書行事，擺下一座五雷神兵陣，此番孫贖入陣，定是一命難逃。始皇大喜，說道：不知真人要用什麼作爲鎮物。毛奔回道：此陣非同小可，但是雷帥星辰不可褻瀆，還要與主借四樣物件得來應用。始皇說道：所要何物？待孤吩咐取來。毛奔說道：要借聖上冲天冠，滾龍袍，碧玉帶，無憂履，往陣中應用。始皇聽罷，卽命當值官進去，取出孤家冠帶袍履，送往真人帳中，不得有誤。那位毛真人，隨卽辭坐別駕，回轉本營。卽便開言問道：此時天交幾鼓了？王剪道：天才交初更。真人道：你可取五盞大燈籠，拿進五雷台，按七星方位懸掛，速去快快辦來應用。王剪領令去訖，不一時轉來繳令。毛真人又吩咐天已將近二鼓，你把貧道的法衣，並借來的冠帶袍履，先送至中央戊己土台上，你不必帶着鎗馬，只用天罡劍隨身，在台下等候。王剪答應，就將應用之物，取齊步行出營，前往五雷陣去了。這毛真人翻身下帳，仰首觀望，星移斗轉，鼓打三更，他便出營，跨上梅花鹿，就打西北乾地上，撞進陣來，至台下坐騎。就有王剪接腳力，拴住毛奔，在陣內閃睛觀看，仔細端詳，台分五座，四圍牆壁留門，尺寸不差，方向各依次序，斗鼓旗旛，各各排列停當。心中暗想：想起陣中利害，又是暗喜。卽是搢詵口念真言，望牆圍外一指，只見一個老者，手扶拐杖，忙忙來至台前。

口稱真人呼喚小神前來有何差遣？毛真人說道：無事不來呼啦，因出家人在此擺陣，請的都是普天神聖，與五雷，你可把野外遊魂、荒郊怨鬼、污穢之物，盡行拘遣，不許沖犯天神，違令者貶山後頂上。土地遵旨叩頭，化一陣清風而去。王剪看見說道：妙極妙極，師兄神通廣大，就把個土地老兒遣傳飛跑。毛奔道：不必多言，隨我上台，老道上了中央戊己土，這座高台，王剪在後慢步隨上，毛奔吩咐道：師弟，你把冠帶袍履，各樣穿起來，王剪驚道：這冲天冠、滾龍袍，乃是當今天子御用之物，今日在陣中穿帶了，倘日後恐有別官奏上，說我王剪有謀主造反之心，其罪不小。真人道：此事無妨，我與秦始皇言過，不來罪你，況且這一個陣，非是殿西侯不能成功，不可遲誤。到了時辰，卽速穿帶起皇服，左手執旗，站立旗下，右手仗劍，不用開言，也不用你動手，自有妙用。王剪不敢違令，把鐵撲頭、皂羅袍、絲蠻帶、綠戰靴，脫將下來，帶上冲天冠，穿上滾龍袍，腰纏碧玉帶，足登無憂履，右手仗着天罡劍，左手執着五雷旂，來至那杆大纛旂下，緊靠着五面大鼓，丁字脚八字立定。毛真人披髮仗劍，至王剪面前，口稱賢弟，你可把兩眼合閉，以便作法。王剪說道：好。師兄，你哄我閉上雙眼，你就是一劍殺我祭台麼？毛奔說道：休得胡言，快快閉上眼睛。只毛真人掐訣迭印，口念真言，將靈符化在劍尖之上，用劍尖在王剪眼上、耳門、前心、後心，寫了幾道靈符。只見王剪面如金紙，二目無光，如癡似醉，這是五雷真人把王剪的五行閉住，單等他的真魂出竅，他就翻身來至法台前，放下寶劍，口中念呪，手上書符，踏星步斗，卽將令牌一擊，化了靈符，口噴法水，用劍一指，只見青天朗月，雲時之間，重霧沉沉，半空中雲磨響動，來了一位尊神，手持象簡，面白鬚長，降至台前，口稱真人，令吾神有何使用？毛奔道：貧道奉海潮聖人神祇之書，在此擺列五雷神兵陣，借仗曹官鑒察諸神，不許放走孫臧出陣，功成之日，將名奏上青天。曹官謹遵法旨，脚借祥光，鑒察諸神，不必細表。毛真人又焚化第二道靈符，半空中又來了一位神祇，頭帶烏紗帽，手提象簡，藍臉赤鬚，立在前聽令。毛奔說道：貧道奉海潮聖人之神書，擺下五雷神兵陣，困住孫臧，借仗曹官鑒察八門，不許放那邪鬼祟進陣，違法令者聽乾曹官去罷。毛真人又焚

第三道靈符，又將令牌擊勦，又來了一位曹官，臉如滿月，五柱長鬚，立在台前，躬身施禮。毛奔說道：奉請尊神管轄雷陣，五座雷台，不許放走孫贖，違誤者聽貶。毛真人分遣三曹已畢，又將第四道靈符焚化，連擊令牌，不一時忽見彩雲旋旋，紫霧紛紛，來了四位元帥。只見頭一位身騎白馬，手挺三尖兩刃刀，乃是護日二郎神；第二位，手提劈火劍，赤髮紅鬚，乃是南方火德星君；第三位，手托金塔，乃是托塔天王李靖；第四位，乃頭梳丫髻，腳踏風火輪，乃是哪吒三太子。此四聖齊落下雲頭，降至台前。毛奔一見躬身說道：無事不敢奉請尊神，今有孫贖進了五雷神兵陣，借仗四位尊神威鎮雷台，東西南北四門各守汛地，不得放走燕人。若有違令者歸罪。真人遣過了三曹三帥，各歸方位已畢，伸手取下一疊靈符，共是五道。用劍尖挑起，火上焚燒。又把請神的金牌，按住東西南北中，五方擊得連聲響亮。只見金光萬道，飛落台前，現出東斗蘇爺、西斗黃爺、南斗周爺、北斗黃爺、中斗姬爺，一齊控背躬身聽令。毛奔拱手道：無事不敢褻瀆星君，今日吾奉海潮聖人神書，擺下五雷神兵陣，若有孫贖入陣，借仗衆位星君威靈，在五雷台上，各歸方向，鎮守五個斗口，斗內有戊己旂一面，鎮壓孫贖，不能駕遁而逃。還仗星君各按五行帥令，二十八宿，在台下困住孫贖，此是星君執掌，但有疎虞，按神書歸罪。五斗星君領了法旨，各歸方向去了。老道又焚符念呪，又將令牌連擊數下，只見鄧辛、張王、龐劉、荀畢、雷部八帥，一個個台下打躬，口稱真人，令吾神那方使喚。毛奔說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今奉海潮老祖的神書，擺下五雷神兵陣，借仗尊神之力，各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咸鎮八方，不許放脫孫贖，如違聽貶。各神遵法旨，各歸方向而去。又老道連擊數下令牌，將符一總焚燒，一刻來了羣星列宿，天罡地煞，騰蛇白虎，喪門吊客，揭諦伽藍六丁六甲，普天星辰，一齊擁進陣門。齊至台前候令。毛奔拱手道：奉請衆位星辰下降，煩勞尊神，守定法台前後左右，及上下四面八方，不許放走孫贖，並煩六丁六甲六神，將揭諦伽藍上架天羅，下支地網，將神兵陣罩住，明日孫贖進陣，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若是走脫孫贖，按天書聽貶。老道又焚化符靈，念呪擊勦令牌，忽見閃電交加，雷聲隱隱之聲。又見推雲撥霧

降下雷部衆神，立在前，躬身聽令。毛真人說道：無事不敢驚動尊神，這陣中有五座雷台，台上有五面大鼓，借仗尊神，各守一面。明日孫臏進陣，須用五雷轟頂台上，現有尊神的主管九天應元天尊在此，倘有放走孫臏，按神書聽貶。五位雷神遵旨，各守法台，等候行事不題。且說那毛真人請神已畢，轉身來至大纛旗下，只見王剪昏迷不醒人事，直挺挺的站立。毛真人伸手將冲天冠摘了下來，將頭髮散開，念動真言呪語，用手在王剪頭上擊了一掌，喝一聲道：真魂還不出竅，更待何時？言未盡，只見王剪頂上放出毫光，天門開放，現出元神，紅袍金甲，五絡長鬚，身騎玉麒麟，手執金鞭，三只眼，至台前聽令。毛真拱手說道：無事不敢驚動尊神，明日孫臏進陣，借仗尊神差遣雷部，將孫臏轟頂，不可違誤。天尊點頭，就將麒麟一拍，起在空中，雷神前來擁護。按下不題。且說五雷真人安陣已畢，披髮簪冠，下了法台，提杖跨上梅花鹿，出了陣門，來至秦營。金子陵接了脚力，迎至帳中坐下，議論陣中之事，不覺已至天明。始皇升帳，聚集文武，毛真人上金頂黃羅大帳，見駕。始皇起身讓坐，口稱真人，昨晚果有排陣否？毛真人欠身說道：貧道五雷陣勢已經擺完，特來辭駕，前往臨淄討戰。引這別夫入陣，諒他插翅難逃，說罷辭王別駕，下帳出營，提杖上鹿，率領五百軍兵，催開脚力，竟奔臨淄西門而來。來至城河邊吊橋，收住梅花鹿，用茶條杖一指，高聲大喝：巡城的軍兵聽着，你就說道五雷真人討戰，只叫孫臏出來納命。城上旂牌開言，不敢怠慢，飛馬至午門啓奏。正值襄王早朝，聚集文武，黃門官越衆出班，望上進禮奏道：吾主在上，今有西門的旂牌報稱，昨日大敗的老道，又來討戰，只要南郡王出馬，不敢不報，請早定奪。襄王聞奏大驚，即忙傳言丹鳳閣請亞父上殿議事，不言宮官費旨傳宣，且說燕丹公主老貴人，一病懨懨，服藥無效，虧得孫臏伺候，早晚不離大限之事，只有孫臏已知，母親只有五日陽壽，縱有靈丹，惟是大限難以解救。只暗中落淚，忽見宮官跪下稟道：南郡王爺在上，小官奉旨來請南郡王上朝議事。孫臏聞言，忙在袖口取出一聯柬帖，吩咐孫燕，好生奉侍祖母，不可擅離丹鳳閣，你祖母早晚不測，可照柬帖行事。囑畢轉身，跪了榻前，口尊母親，不覺淚隨聲下，忍痛開言說道：母

親寬心，保養體，自然病退身安，爲兒不孝，不能侍奉。現在聖主有旨到來宣召，特來叩辭，貴人燕丹宮主聞言，忙睜鳳眼說道：我兒起來。既然朝中宣你議事，你即可前去，不必戀我年殘之人，今有孫兒侍奉，你儘可放心。但得你叔姪兩人，忠孝兩全，我年老之人，死落九泉，亦已含笑，你快些去罷。孫臏聞言，淚如湧泉，又不敢放聲痛哭，明知母子一別，再難得見面，無可奈何，君命傳宣，只得忍痛叩辭，悲悲切切，出了丹鳳閣，來至大殿，下了青牛步，上大殿，望上行禮，口稱聖主，呼喚爲臣，有何使令？襄王連忙離坐，用手相扶道：亞父免禮，平身。方才西門上飛報，秦營毛真人，又來討戰，指名要請亞父出去，這事如何處置？孫臏回奏道：只賊道却被臣一拐打敗，苦苦哀求，我放他逃生，原許下，才過三日退兵，如今只有兩日，未見退兵，反來討戰，料他也不敢，一定他營中，是必又來了能人，未可知之。等我占算占算，言罷，屈指尋紋，便知袖裏心中，暗暗驚俯首沉吟，半晌做聲不得。襄王鑒貌辨色，口稱亞父，占算吉兇如何？一時這樣失色。孫臏奏道：不好了，臣在臨淄城，又惹下大禍來了。他此一來，非同小可，因爲臣打毛奔一拐，他記恨在心，擺下一座五雷神兵陣，他要傷爲臣的性命，因此心下驚疑。襄王說道：既然亞父知他陣勢利害，不必前去打陣，入他圈套，代孤家寫下降書降表，兩國罷兵息戰，自然無事。孫臏奏道：龍意萬安，我若不去打陣，豈不弱了名頭？天下開知，只道我懼怕了他，豈不是遺笑千古？況我災難已過，該無大害，就是大羅神仙不做，定要與毛奔見過高下。即忙吩咐手下帶腳力過來，遂即辭朝別駕，忿然下殿，駕楊騎牛，出午朝門，帶領六家門徒，十四位蔭襲，一齊飛騎來至城下，砲響搖旗，衝出西門。毛奔看見門開兩扇，飛出一隊人馬，兩杆纒旗，一對引仙旗飄空，旗脚下數員大將，盜明甲燦，圍住孫臏，催開坐騎，撞過吊橋，擺開隊伍，整整齊齊。毛奔看罷，手中茶條杖一指，大喝孫臏慢來，五雷真人在此等候多時了。孫臏用沉香拐一指，高叫毛奔，你可無禮。昨日我榜下留情，一來看海潮聖人面上，二來見你哀憐不過，饒你一命，你原許我三日退兵，爲何失信反覆無常？又來討戰，再若碰在我的榜下，莫想逃生。毛奔聞言，又羞又惱，呵哨好朋夫，怎敢擅發大言，我今也不與你鬥法力，找

在西北角上擺下一個小小陣勢，你敢前去打麼？若你敢打我的陣，我稟奏本始皇講和天下，若你不敢打陣，受我幾杖，以報一枋之仇。孫臏冷笑道：你休誇口，待我看如何陣勢？言罷，抬頭西北角上詳察，衆將亦一齊翹首端詳，就對南郡王道：這不似個陣，到似一座小小城池，四面都是城牆，只見未有堞口，四角上四座高台，一定還要蓋上敵樓，想必裏頭藏着人馬。孫臏說道：你們那裏知道，只不是城牆，乃是五雷牆，牆上的台，號五雷台，內中也無人馬，都是那些神將，正要議論毛奔大呼道：你可認得此陣麼？孫臏笑道：此是五雷神兵陣，豈有不認得之理。毛奔冷笑道：既然認得，你敢進陣否？孫臏道：你既擺此陣，我就不敢破陣，你請先走，我隨後就來。毛奔圈回梅花鹿先走，孫臏駕枋騎牛隨後就來，後面戰馬緊緊追來，孫臏回頭看見，大喝一聲道：你只些孽障，都要往那裏去。衆將說道：隨着祖帥打陣。孫臏用枋杖一擺，都與我退後，這陣你們去不得，衆將聞言，頓手頓足，好祖師爺把門徒等都看輕了，千軍萬馬，不知經過多少，不過一個小陣，我們就去不得了。孫臏說道：不是我不要你們跟去，其實此陣十分利害，陣內俱是諸天神祇，漫道凡人難以進去，就是神仙亦難保全。我今進陣，拚着一死，若是三日出陣，徒還有相見之期，如若三日之後，不見出陣，即可奏知襄王，虔告上蒼，或有仙家下凡相救，亦未可定，即此切囑，你等快快回去要緊。要知孫臏進陣，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五雷陣陷困孫臏 一縷香報知毛遂

却說孫臏要進五雷陣，不准門徒跟隨，囑托一番，眼看衆將回轉，然後催開脚力，跟着老道，由西北進陣，舉目觀看，嚇得魂不附體。只見高台五座，四堵高牆，開列八門，斗宿三曹四帥，嚴加把守陣門，雷祖隱藏空中，六丁六甲衆神上張天羅，伽藍下佈地網，森嚴整齊，各逞威風，孫臏緊催脚力，跟着毛奔，到了中央法台以前，老道下鹿上台，行至大纛旗下，燒了一道推雷呪符，這王剪手中執的五雷旗，就揮動起來，空中使的真魂，金鞭響亮，八部

雷神俱至跟前，毛奔即將五面大鼓，打得聲響，驚天動地。五雷神展開兩翅，起在空中，手舉雷屑，從空中而下。雷母又將照妖鏡，連閃幾閃。雷祖將金鞭搖擺，四面八方，雷部五神震動。鄧辛張陶龐劉荀畢八帥，施威各顯神通。霹靂一聲，一齊動手。孫臏一見五雷八帥來得利害，心中着急，忙在背後取出杏黃旗展開，裹在身上。這旗上頭有玉帝的寶號，天師的勅令，衆神見了，俱各回避。孫臏展開此旗，護住身體，只見霞光萬道，瑞氣千條，紫霧騰騰，籠罩紅光繚繞，護住頂門。諸神回避，五雷不敢下來，只在空中遊蕩。霹靂交加，連聲不斷。孫臏滿心歡喜，裹着杏黃旗，下了青牛，席地而坐。暗想定然不受雷屑之災，看這光景，也不能出去，却被妖道困住。不說孫臏遭困，且說毛真人一見孫臏有杏黃旗擋得住五雷，不得下去，吃了一驚，怪不得這別夫終日背着這枝哭喪旗，到了急此旂委實得力，看他千條瑞氣，又有千朵蓮花，諸神害怕，不敢下手。雖然將他困住，也是害他不得，豈不是勞而無功。如今一旦功程休矣，卽能將別夫困住，焉能擅便放他，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說罷，下台提杖跨鹿，竟日出陣門來。至秦營下騎上金頂黃羅大帳，參見始皇。始皇迎接坐下，便問真人恭喜如何。毛奔卽將五雷打住孫臏，始皇道：「這別夫神通廣大，須防他脫逃。况他黨羽甚衆，恐怕又有能人護救，反爲不美。」毛奔答道：「聖上放心，陣中有天羅下有地網，還有五雷守住法台，雖有能人也進不得。此陣聖主俱請放心，待貧道今晚三更作法，就叫這別夫七日而亡。始皇歡喜不盡，傳下旨，擺素筵，慶功飲酒已完。天色已晚，毛奔辭駕來至金子陵營中，秉燭坐下。叫一聲國師，你將隨營備用的白綾，要三丈六尺，製一首旂，名爲落魂旂，上寫着孫臏的年月日時，真魂在此數字，又用百丈高杆挑起，立在地中央。戊己土五雷法台之前，底下用一口小小的瓦缸，滿注清泉，用黑絹蒙了，快去準備。金子陵答應，吩咐當值的旗牌去辦，猶如吹灰之力，轉來回話。毛真人吩咐那旗牌拿了旂，隨我進陣。旗牌歡然頭往，毛真人暗暗點頭，想此人大限到了。說着夜已深沉，老道提杖跨鹿，帶領旗牌進陣，到了中央法臺。這旂牌抬頭一看，那裏還有魂魄，四面八方都是天兵天將，青紅紫綠，面目猙獰，嚇得渾身打戰，不敢仰視。老道

將落魂旛懸在高杆，就把水缸用黑絹掩了。叫旗牌在這旛下仗着，那旗牌做夢也不知，將他來祭旛。老道即把金牌往上一擡，只聽得一個霹靂雷響，照着落魂旛擊將下來，就把個旗牌擊塌了頂門，祭了神旛。老道復身上台，口念真言呪語，即將金牌連擊三聲，只見一位金甲天神，從空而下，立在台前。只見三位神祇，三頭六臂，面如蟹蓋，赤髮紅鬚，手持火尖槍，左懸弓，右插箭，威風凜凜，十分猛勇。真人說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借仗神威，監守只座落魂旗，倘有能人進陣，若取此旗，尊神須要緊護，若是失落擅放，當按神書聽貶。」老道又將靈符焚化，口念七字靈文，拘提星辰。只見孫臏的本命星離位，或上或下，將近要落下來。老道大怒，用寶劍一指，連擊令牌三聲，大喝本命星還不速下墜，更待何時！只見一顆明星，清光耀目，落將下來，一道毫光，即往水缸裏墜，滴流亂轉，往上欲起，老道用劍尖指定，大喝一聲：「孽障，你還往那裏起！你仗着杏黃牌，敢來打陣，縱然保得肉體凡身，保不得星辰本命，我只是把孽障一日三時，請雷把你真魂轟散，管教七日而亡。」說着，就把黑絹蒙了缸口，即將五雷神塔壓在上面，把孫臏本命星鎖住。老道又擊令牌，焚符念呪，半空中雲堆霧擁，來了一位星辰，臉如滿月，白髮如銀，身騎梅花鹿，手拈拐杖，喘息還未定，來至台前，聽令。老道躬身說道：「無事不敢奉請星君，今有孫臏本命星鎖壓在神塔之下，恐有能人進陣，偷竊孫臏本命星，放歸本位，借仗星主用心監守，倘有疎虞，按神書聽貶。」星主聽了，即看守。再說老道一轉身，披髮仗劍，來至王剪跟前，把王剪手中五雷旗磨動三次，又將令牌一擡，忽聞雷聲響亮，來了王剪真魂，普化天尊，坐騎黑麒麟，墜落台前，聽令。毛奔說道：「無事不敢褻瀆尊神，今有孫臏進陣，用杏黃牌裹住身體，五雷不能傷他，貧道奉神書法旨，設立落魂旗一座，上有孫臏的八字真魂，借仗天尊遺雷，部按子午酉，一日三個時辰，露此魂旛，限七日之內，轟死孫臏魂魄，教他命喪無常，不得違誤。」天尊應聲，領法旨，起在空中。正是半夜子時，將金鞭在旛杆上一幌，那五雷齊展神威，照着落魂旛露了一雷。孫臏在台下打了一個冷戰。老道心中大喜，捋髮簪冠，下了法台，出陣回營少歇。到了上午，進陣上台，掐訣迭印，用金牌往上一擡，普

化天尊又把金鞭晃了兩晃，五雷就施過威武，又照着旛杆上霹了一雷，孫臧在台下又打了一個冷振，到了酉時仍復如此。一日三時，連擊三遍，孫臧自覺眼前發黑，腦後生風，心中驚異，連忙指一算，早知情由，不覺長歎道：「我只道杏黃旗能擋諸神，不料落魄墜陛下本命星。一日三時轟擊，豈不耗我的精神？只須七日，我命休矣。」不言孫臧在陣中恐懼，且說燕丹公主病得十分沉重，服藥無效，睜開了鳳眼，不見孫臧，忙問孫燕道：「你三叔辭我進朝，今已幾日了？」孫燕答道：「如今乃是三日了。」貴人又道：「你去進朝打聽三日爲何不來？」孫燕領命出離鳳閣，竟到朝堂，來至午門，正是襄王升殿，議論軍情，曾記亞父打陣三日未回，忽見孫燕上殿朝參，襄王欠身道：「御弟請起，只幾日貴人病體如何？」孫燕奏道：「飲食不進，病勢已危，多應難保。」襄王說道：「既貴人病重，御弟不在鳳閣伺候，來此見孤何事？」孫燕奏道：「奉祖母差遣，來此訪問三叔的下落，不知今在何處？」襄王早問緊鎖眉，說道：「御弟問及亞父，孤不好隱藏，只因你三叔打了毛奔一拐，他轉回秦營，擺下一座五雷陣圖，亞父前去打陣去了三日，不見回來，吉凶存亡不保，孤家甚是放心不下。」孫燕聞言大怒，虎目圓睜，怎麼一個妖道敢害三叔？吾主放心，待爲臣前往，即將毛奔擒來，究問三叔下落，說罷，暴跳如雷，就欲辭駕臨陣。襄王勸道：「御弟不必着惱，想你三叔三災五難，俱已躲過，料也無妨，你如今一怒之間，前去闖陣，不知緊要。倘若貴人一時不測，你叔姪俱不在跟前，這事怎處？不如御弟且回丹鳳閣侍奉貴人，待孤差人打聽亞父消息，方是兩全。」孫燕正遊移未決之間，忽見衆家蔭襲越出班來，尊一聲吾主在南郡，王臨敵却被毛奔引進陣時，臣等都要跟隨南郡王不許，吩咐臣等上前說：「那陣中俱是天兵，天將，凡人進去不得，並囑咐臣等，如若三日不能出陣，即奏知吾主，誠心降香，拜請真仙下降，自能解救。」這是南郡王臨行之言，將書呈上。襄王大喜，只稱御弟不必心焦，既然你三叔囑咐衆將，孤想將起來，你三叔和金眼毛遂最好，孤今焚香，即請毛真人下山來救亞父，就不難了。孫燕奏道：「既然吾主不准爲臣闖陣，臣亦不敢自行，只是如今乃是第三日了，求主上誠心降香，速請名人下山救我三叔要緊。」襄王答道：「御弟請

回，孤當誠求高人下降，不必多慮，不言孫燕轉回丹鳳閣，且說襄王吩咐擺香案，祝告蒼天，只見一縷香烟，起在空中，值日功曹，送至青石山門陰洞，赤脚真人金眼毛遂正在洞中打坐，忽然一陣信香沖來，用手抓了一把，往鼻一聞，知已原故。大驚道：可歎三哥貪戀紅塵，不肯回轉天台山，修真修性，竟往易州燕山，已經受累不淺，儘該歸山悟道，爲何又往臨淄，惹下罪災，如今困在五雷陣中，眼睜睜七日內，性命難保，我若是閉門不管，絕了結拜之義，就是我再下紅塵，自諒亦難救他出陣，輾轉尋思，焦愁萬種，旁有崩文通門徒，一見上前叩頭，口稱師父，爲何雙眉不展，臉帶愁容？毛遂說道：賢徒，你有所不知，因你那個廣文師伯，在臨淄大戰，榜打五雷真人毛奔，惹下大禍，因此毛奔擺下五雷神兵陣，將他打在陣中，眼睜睜的師伯只在七日而亡。文通答道：師伯有難，師父還不下山相救？毛遂道：我已歸山，豈可再惹紅塵殺戒？況且你師伯行事又錯，何苦扯天而行？如今又困在五雷神兵陣，我一竅不通，縱然下山，亦難解救，這是他自作自受，此後若要相逢，只可在夢中罷了。文通答道：師父不知陣法，不能解救，何不轉請了幾位祖師下山，救他一救才好？毛遂說道：至今教我請誰，只可煩人家一遭二次，也就罷了。爲着我的三哥，不知煩過人家多少次數，自己也覺瑣碎，怎麼還好央煩人家。文通又道：這等看起來，廣文師伯死無救了。毛遂又說道：還有一條門路，只是我不好再去，待我寫幾個字，你去走走，我想你師伯平日最好的，就是那白猿，你帶我的書信，去到雁愁澗，請這老猿轉上還夢山，請鬼谷王禪，并王敖兄弟二個，一個是他師父，一個是他師叔，他的師徒情長，自然下山解救，我去請他，恐怕不管。文通答道：既然如此，師父快寫字，弟子就往。毛遂取過文房四寶，即刻將書寫就，封固，文通遂接了書函，拜辭出洞，招展金光，起在空中，不言文通往雁愁澗，且說孫燕回轉丹鳳閣，只見衆多宮女，俱在閣中伺候，步至龍榻前，一見貴人臉如金紙，舌撇唇青，眼中垂淚，呻吟孫燕急忙跪下，口稱祖母，不必傷感，小孫已回來了。貴人把鳳眼睜開，忙問孫燕道：你打聽三叔今在何處？孫燕見貴人病重，就不該實說，才是他是一個直性的人，見祖母同他不敢藏私，尊一聲祖母，我三叔現下大禍

臨身了，今被困在五雷陣中，存亡未定，孩兒在朝中打聽是實，祖母問及，不是欺瞞。燕丹公主聞聽，怒氣填胸，濁痰上湧，不能呼吸，須臾斷氣身亡。孫燕哭叫移時，未見甦醒，已知泉路茫茫，去而不返。忙着宮人奏開襄王，與龔國母聞知，齊至丹鳳閣痛哭一場，收殮已畢，停在白虎殿開喪，曉諭羣臣，掛孝七日。孫燕跪下叩謝襄王隆重之恩，按下不表。且說蒯文通接了毛遂的書信，推雲擁霧，已來至雁愁澗，落將下來。尋見洞門，只見一對小猴嘻哈頑皮，也有在石上翻筋斗，也有在樹上打鞦韆，鬧鬧吵吵，十分頑皮。文通點頭嗟歎，暗想南極仙翁老爺掌教，好無主意，怎麼一個白猿也與他定一個仙果位，玷辱元門，不論天仙地仙散仙，以及上中下八洞，山海羣真那一個洞門口，無有仙童道友。白鶴仙鸞，偏偏這雁愁澗，全是一班猴兒守洞，教我叫他師兄，還是叫他道友？文通正在思想，內中有一個眼尖的猴兒，一見倭爺用手招呼，衆人你們來看，這是怎麼東西，往前滾來了。衆猴嚷將起來，這個說是個肉毬，那個說是個肉蛋，又有幾個小猴，拍着手，睜開雷公嘴，呵呵大笑道：你們看真不是肉球，也不是肉蛋，原來是個矮人。衆猴發一聲喊，一擁前來，就把文通四面圍住。這個拉袍，那個摘冠，矮爺一聲大喝，休得無禮，快些進去通報。就說青石山閉陰洞，赤脚真人金眼毛遂，差人來下書。衆猴兒聽說，一哄走散，就往裏面飛跑。報知馬靈仙長。老猿傳言有請，即將文通請進雁愁澗。馬靈仙降坐相迎，讓至洞中坐下，小猴獻茶。文通偷眼細看，只是一個年老的猿母，便暗叫一聲師父，爲何打發我到此處，與畜生講話？正在思想，那老猿開言問道：仙長到此何幹？蒯文通答道：無事不敢擅進寶洞，奉了家師的書柬，來請白猿仙長。老猿說道：令師是誰？文通答道：家師就是青石山閉陰洞赤脚真人。老猿說道：莫不是金眼的毛遂麼？文通答道：正是祖師的徽號。老猿又問道：毛真人請我猿兒何幹？文通答道：只因師伯孫伯齡困在五雷陣中，我家師父道行淺薄，不能解救，特差弟子來請白猿仙長，並有書信投獻。老猿道：原來孫三哥有難，你家真人不敢下山，到來請我猿兒出去，諒無濟事，他既有書來，等我老身觀看。文通取書呈與老猿，老猿即觀看見上寫道：

燕山握別，嬰易星霜，企仰仙儀，時蒙神溯。弟返荒山，閉門靜守，不意齊君謬愛，虔焚信香相招，弟驚異之餘，得悉伯齡孫三哥，遭困於五雷陣中，雖藉香黃旗保護，不致有損，日久恐傷仙軀，而毛奔拘攝本命星辰，日遭五雷神轟打，不過七日，魂散魄消，弟本擬迅上雲夢高山，邀請王禪昆玉，奈弟前日誕丹之下，必然氣味難投，懇乞鶴駕，即赴仙山，邀請王家兄弟，早定解救之策，倘蒙再生，得離水火，而登天堂，感荷高誼，非僅受者而已，毛遂頓首拜。

却說老猿看畢來書，淒然下淚。原來孫恩人有難，理應赴救，仙長但請放心，待小兒回來，打發他下山便了。文通答道：令郎何往？老猿回道：山中採藥，不久就回，正然說着，衆猴兒擁着白猿，進了洞門，來至老猿牀前，參見老母。回頭看見劄文通，滿面陪笑，口稱一句仙長久違了。到此何幹？文通就將說了一遍。老猿又道：現有毛真人書帖在此，白猿接過書來，仔細一看，大驚失色，心下躊躇。老猿說道：既然你的孫三哥有難，你該下山相救。白猿答道：這五雷陣內，我一些也不知，怎麼樣搭救得來？老猿又道：你不能破陣，快去和鬼谷子商議。白猿又道：爲兒去不得，也是爲着孫三哥，曾在易州城下，用一個火攻陣，燒敗王剪，金子陵去請魏天民，擺下一座金砂五行誅仙陣，就將孫三哥打落金沙坑內，爲兒奉昭王哀表，去請鬼谷子，鬼谷子不肯下山，那時孩兒使一個機謀，將他兄弟二人，哄上易州，才救了孫三哥出陣，今日又惹下此禍，要爲兒又請他，他定然不肯下山。老猿開言，沖沖大怒，不肯畜生，想我前日病重之時，你想去偷盜仙桃，却被孫三爺拿住，聞得你的孝心，後來饒你一命，贈你三個仙桃，回歸，救了爲娘一命。雖然你在金沙陰魂二陣，效過微勞，惟是孫恩人目下遭困，性命難保，豈忍坐視，不救之理。你若遲延不去，我就一拐打死，你這負義的畜生。白猿見母要打，無奈就去，未知白猿請得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白猿尋仙請道祖 襄王金殿接神仙

却說白猿來至水簾洞，就有道童引至唵經堂，行至蒲團之下，雙膝跪落，口尊一聲：「老祖在上，今日白猿弟子叩見。」王禪說道：「白猿，你無事不來，今日前來見我，有何話說？」白猿滿眼流淚道：「老祖在上，弟子無事不敢冒瀆，只因你高徒孫伯齡三哥，在臨淄惹下大禍，被困五雷大陣之內，性命就怕難保。弟子念在相交之情，特至寶山懇切老祖大顯神通，下山破陣，不獨高徒沾恩，弟子亦是叨光不淺矣。言罷叩頭不已。」王禪聞言，心中惱恨大怒道：「好孽障！人家度過徒弟，指望增光山門，傳點道法，我已教他兩次三番，不知費了幾多精神，他也不聽我的良言，定要扭天而行，教我度這孽障，他又不肯潛心道果，謹守天台山。今日貪戀紅塵，招災惹禍，貧道救他數次，目今他既已死，也是應該，我不理他。若是死了，看師徒之情，待我念幾卷經文，超度了他罷。」白猿道：「師父果然你不下山麼？」鬼谷子道：「我實不能救他，白猿暗惱，立將起來說道：『老祖你既不念師徒之情，我白猿乃是外人，更無關涉，可恨老毛遂無理，叫我跋涉一番，說能揚揚而去。』」王禪大喝道：「好撒野白猿，你往那裏走？」白猿冷笑道：「師父，你既不下山，弟子回去。」鬼谷子道：「你方才爲何說是惱恨老毛遂？」白猿道：「不瞞老祖說，弟子本不知道三哥遭難，有青石山閉陰洞金眼毛遂，差遣蒯文通來到雁愁洞，有書教弟子轉請老祖下山。祖師不肯下山，弟子回復毛遂，也說不管閒事。」王禪老祖道：「我出家人，豈不念師徒之情，只因五雷陣利害，我一人下山，又不濟事，你如今去到白鶴山朝仙洞，就將掌教祖師請得下山，我出家人隨後也上臨淄，你若不來，與我出家人無干。」白猿道：「既是這等說，弟子卽上白鶴山朝仙洞走走，說畢拜辭出洞，駕起金光，來至朝仙洞，只見洞門緊閉，白猿不敢聲戶，立在洞門口，等待多時，才得兩扇門開，白鶴童子出來，白猿搶行幾步，口稱師兄，童兒一見，笑問：「猿仙到此何幹？」白猿道：「掌教師祖可在家麼？」童兒道：「現在蒲團打坐。」白猿滿臉陪笑道：「借助師兄通稟一聲，就說我白猿求見。」童兒道：「你且在此，言能翻進洞來。」至蒲團前，到南極老祖處，白鶴童子雙膝跪下稟道：「而今有雁愁洞白猿在外求見。」老祖吩咐命他進來。白鶴童兒出洞招呼白猿，整頓衣冠，隨後跟白鶴童子來至坐前，雙膝跪到，口尊師祖在

上萬壽無疆，弟子白猿叩頭。南極老祖道：「你不在洞中修煉，奉母來此見我，有何事情？」白猿跪爬半步，叩頭已畢。道：「祖師爺在上，弟子無事，不敢進謁，只爲弟子結義的天台山天台洞孫贖，目下在臨淄，有毛奔擺下五雷陣，孫贖已經進陣，不能得出，既遭此難，特來哀告祖師老爺，大發慈悲，超生南極老祖聽得此言，便問白猿：「孫伯齡在臨淄所爲何故？」白猿就將孫贖只因榜打毛奔惹禍，今困在五雷陣中，他本命星被壓，神魂又被五雷轟打，說了一遍。南極聞言大怒道：「可恨海潮聖人無理，仗勢行凶，前者易州砲轟百萬生靈，雖然乃是天宮劫數，但是出家人不可滅慈悲之心，就是留戀紅塵，他在平齡會上，尊奉三教之言，詞准他忠孝兩全，爲何海潮聖人霸道，忘了三教之言，差遣惡徒，擺了此陣，欺壓孫贖，情理難容。我若不親身下山，難以解救。便問白猿道：「你可曾通知水簾洞王禪王敖，白猿道：「弟子已經求過鬼谷師父不肯下山，轉差弟子來請祖師爺的法旨。」南極吩咐道：「你領我的拘仙牌去，到雲夢山水簾洞邀爾的師叔下山，先到臨淄，待我出家人就到。」白猿叩頭立將起來，接了拘仙牌，拜別掌教老祖，出了潮仙洞，縱起金光，飄飄而去。正在要行之間，遠望西邊有座高山，祥雲瑞氣，籠罩峯巒，心中暗想：「我到此地，不知此處風景，只曉得在雁愁澗修真養性，却不知西方路上，又長出這一座高山，你看祥雲紫霧，定有真人在內，不知是何洞府。」先來忽忽過去，我亦未曾留神，我如今何不進去看看，倘有能人在內，現成拘仙牌，就是拘他下山，助得一臂之力，有何不可？」想罷，撥轉雲光，竟奔西方大道而來。說時遲，來時快，早到山前，落將下來。仰首詳觀，只見五峯連接，高插雲霄，心中暗想：「此山從來未有看過，少不得有個碑碣，只待查看便知。」猿仙繞山而行，待我去尋碑碣，只聽得山下一聲怪叫，猶如打一個焦雷，振得樹木皆動，問道：「你這老猿從何而來？」白猿聞聽大驚，有怎麼人在此叫我，四邊細看，只見山底下壓着一個怪物，不見身子，也不見腿，上露出一個頭出來，遠觀不審，近看分明。白猿上前仔細看時，吃了一驚，原來却是花果山的美猴王。白猿即便說道：「孫大聖爲何被壓在此？」美猴道：「一言難盡，只因大鬧天宮，却被佛法鎮壓在此。」白猿道：「不知大聖受難，大聖你有移山倒海之

力爲何甘心受困？美猴王道：「此叫做五行山，乃是如來佛祖變化而成，上有六千大字，真言鎮壓，又有四位值日功曹監守，教我老孫怎麼出得來。」白猿道：「若是大聖出得來，這件事就好了。」美猴王道：「你有怎麼事情，何不叫白猿道：『我有個結義的三哥，與大聖同姓。』」猴王道：「莫非是孫臍麼？」白猿回道：「正是這人。」猴王道：「他前日被王伯陽困在陰魂陣中，聞得金眼毛遂下山，大鬧東海龍王，要出陰書，把他救出陣來。他如今又遭什麼難？」白猿聞聽，就把毛奔擺下五雷陣，孫臍被困在陣中的情由說了一遍。猴王笑道：「不是老孫誇口，怕什麼天兵百萬，要破他陣勢，又何難哉？」白猿道：「果然大聖去得，莫說一座五雷陣，就是十座百座，不夠大聖一頓金箍棒打破了。」猴王道：「罷了，能說不能行，今日自己也顧不下來，還有何心思去救人家？」自今我有一個好朋友，指引你去求他下山，要救孫臍就不難。」白猿問道：「此位仙長是誰？現今在那座洞府？」大聖道：「此人是爲海外散仙之祖，名叫做東方朔，只因我看桃院一時他來偷桃，却被我拿住，我見他有些仙風道骨，不是尋常之人，因此我就在桃院與他結拜爲交，他的手段比毛遂更高強些，真個是偷天挖地之本領，有個混名叫賽毛遂。此人住在度朔山道遙洞，自修自煉，不服玉帝宮管轄，離此正南尚有八百之路，就是他的洞府，你去請他，提我老孫煩他下山救護，再無推却之理。」白猿聞言大喜，拜謝大聖，離了五雲山，架起金光，望着正南而去，不一刻已到了一座高山，陡絕雲霄，騰騰瑞氣，落將下來，站在山中，觀看光景非凡，但見：

古柏蒼松高接天，奇峯怪石疊成巔。山明水秀自成趣，鳥語花香分外妍。嶺繞台雲雲繞樹，山藏古洞洞藏仙。紅塵一點難飛到，正是人間別有天。

却說白猿看罷，隨下高山，忽然山裏有兩個採藥童兒，嘻笑而出，連忙上前，口稱道友，這是度朔山麼？童兒答道：「正是度朔山。」白猿道：「有一位東方朔老祖，可在洞否？」童兒答道：「那位就是我家祖師，現在洞中，你問他何幹？」白猿道：「既在洞中，有勞通報，你就說雁愁淵白猿奉齊天大聖差遣來此求見童兒聽說，是大聖差來，不敢怠慢。」口

稱道長，隨我來，我與你通報就是。白猿隨着童兒轉灣抹角，一齊來至洞口。一個陪着白猿言談，一個進內稟報。東方朔聞聽，心中暗想，我也聞得雁怒洞有一個白猿，得道未曾見面。只是大聖既壓在五行山下，差他到此，有何說話？吩咐童子，請他進來。童兒領命，來至洞口，將白猿請進。啐經堂，搶行幾步，連忙跪下，口稱祖師爺在上，弟子白猿參見。東方朔欠身離坐，用手挽起，吩咐請坐。白猿躬身道：弟子不敢潛坐。東方朔聞言笑道：我與你無管無轄，又同你令弟相好，自然該坐。白猿心中疑惑，口稱祖師，弟子並無兄弟，不知祖師同那個相交。東方朔道：孫大聖不是你的令弟麼？白猿答道：不是，乃是相好朋友。東方朔笑道：既然不是兄弟，怎麼兩個一樣模樣？白猿道：休得取笑。童兒將蒲團拿放下來，白猿告過坐，獻茶已畢，即將孫臏在五雷陣中遭困，後上至白鶴山朝仙洞請救，路過五行山，遇見大聖的話，敍說一遍。東方朔道：這猴兒你自己壓在五行山下，受這的難了，還要管人家閒事，我在山中無榮無辱，閒遊五岳，悶立三洲，自在逍遙，不管紅塵之事。若是下山惹動世情，自招煩惱，若閉門不管，又難却孫大聖之情。沈吟一會，既是孫大聖請我去救廣文，且看結義的面上，說不得了，也要往臨淄走一走，只得開言叫聲猿仙，你如今往那裏去？白猿道：弟子奉掌教的拘仙牌，要往雲夢山走一遭。東方朔道：既然如此，你且先去，我隨後就跟來。白猿即刻告辭，起身出了逍遙洞，一縱金光，騰空而去，早已到了雲夢山，落下雲頭，進洞參見王禪，就將拘仙牌雙手一舉。王禪一見，嚇得魂不附體，好捉搦了。王禪說道：既有祖師的牌來，應該早說，等我好出去迎接，怎麼你悄悄進來，這罪教誰擔了？言罷，請過拘仙牌，轉身供在三青殿上，連忙跪下說道：弟子失迎仙牌，自知有罪，今在仙牌請罪，說罷，連忙叩首，站將起來，心中大怒道：白猿，你把掌教祖師這拘仙牌，怎麼得來？白猿往上叩頭，就將南極掌教惱怒，下山要與海潮老祖見陣的話，訴說一遍。王禪道：既有這等事，即叫童兒快請師叔出來。童兒領命，去不多時，就將二洞主王敖請到啐經堂。鬼谷子就將孫臏的事說明，王敖道：既是這孽障有難，又是掌教主意，怎敢不去。白猿道：掌教要下山，但求師父師叔早動身，又怕一時掌教先到臨

溜，反爲不美。王禪聞言不敢怠慢，卽吩咐童兒看守洞門，兄弟出了洞門，各上坐騎。白猿手捧拘仙牌，一齊架起金光，瞬息千里，早到臨淄。三位仙長，在雲端落將下來，竟至西門，軍校看見一個騎虎，一個騎鹿，一個步行，尖嘴縮腮，十分惡相，都是道家打扮，衆軍正在那裏胡猜，有一個老軍士卽往城下一看，滿心歡喜的道：你們兄弟切莫在此胡鬧！你不記得前日大破陰魂陣時，我都認得，騎虎的正是南郡王的師父鬼谷王禪，那個騎鹿的就是師叔王敖，那個尖嘴縮腮的正是猿仙了，我比你們多吃幾年飯，也還認得，快些去報。衆人聞言，卽忙飛報，總兵周達聞報，親自出城迎接，陪笑道：有勞衆位仙駕，回進朝來。至午門，有黃門官一見，卽便啓奏襄王，襄王聞奏，率同文武百官，至午門迎接。王禪兄弟慌忙下了脚力，卽與襄王同行，至大殿見過了禮，傳旨看坐。王禪說道：不必遜坐，掌教祖師隨後就到，聖主快擇一段淨地，速速叫人搭蘆棚伺候。襄王立卽傳旨，就在文華殿中揀一塊潔淨地方，高搭蘆棚，不得遲誤，就有當值官遵旨，去不一時，忽見半空中有仙雲繚繞，紫霧盤旋，王禪道：祖師來了，快去迎接。襄王聞聽，忙擺香案，率領文武，並三位仙家，一齊同下大殿，爐降名香，俱各跪下。只見半空中一朵祥雲墜下來，鹿蹄站地，白鶴童子飛來，隨後襄王叩頭說道：早知法駕降臨，小王應當遠接，接待不周，伏乞恕罪。南極子一擺仙腕，扶住襄王道：我出家人何德何能，敢受賢王全體，請起請起。衆人讓進蘆棚，南極子就時下鹿，秉正坐下。襄王旁坐相陪，王敖王禪兄弟二人跪下叩頭已畢，有白猿上前繳了拘仙牌，就將齊天大聖，指引去請東方朔之事稟明。南極子大喜道：若得此人前來，何愁此陣不破。正說之間，就有王門官來稟報午門外來一位老道，要見南極子。南極子說道：想必是東方朔到了，就叫王禪王敖兄弟二人與白猿襄王領文武到午朝門外接進蘆棚。與南極子分賓主禮坐下。南極子道：爲我出家人小徒，有勞仙駕，殊抱不安。東方朔道：因道友理當效力，承值官獻茶已畢。南極子就問孫贖進陣，現有幾日。襄王答道：今日准准四日。南極子問鬼谷子道：不知他在陣中如何。賢徒你與出家人占算占算。王禪聞言，忙伸仙腕，指尋紋，已知其事。口尊師祖，孫贖困在陣中，幸

得杏黃旗護體，不致損身。惟毛奔拘壓本命星，時刻遭雷轟打，難保得七日，乞祖師爺聖裁。南極道：既是這等說，那位賢徒，領出家人的拘仙牌，去把毛奔孽障拘來，叫他將陣撤去，放出孫贖，一則以免刀兵之苦，二則救軍校受無辜累，實爲兩全其美。言還未了，就有二洞主金面王敖，上前口尊祖師爺，弟子不才，願領拘仙牌，去到秦營走一遭。南極吩咐道：須要見機而行。王敖領了法旨，手捧拘仙牌，下了蘆棚，手提朱雀斧，竟奔西門，推開脚力，到了秦營，用手中斧一指道：守營的小輩聽着，我乃雲夢山二洞主金面王敖是也，今奉白鶴山朝仙洞拘仙牌到此，快叫五雷真人出來，隨我進城，聽祖師爺發落。軍校聞聽，即時報上大帳，毛奔聞知，擄杖上鹿，冲出營盤，正在等候，只見營中來了一位道者，頭帶三叉冠，身穿五色衣，腰束黃縵，方面大耳，三綰長鬚，騎鹿，杖，沖將出來。王敖催虎上前，高叫元門道者收騎，快通名來。毛奔聞得有人招呼，卽忙收住梅花鹿，往前來看，只見對面有一道人，頭帶紫金冠，身穿八卦衣，騎着一隻猛虎，手執鋼鋒，心中暗想：來者相貌不凡，到要小心謹慎。看罷，抱杖陪笑，口尊騎虎仙長，道號何名，到此何幹？王敖道：吾乃雲夢山王禪的兄弟，道號王敖，現在二洞修真，只因孫贖遭困，特來解救，你莫非就是擺下五雷陣，困着孫贖的毛真人麼？毛奔道：正是。王敖大喝道：毛奔，你休得逞強，現有掌教祖師拘仙牌在此，還不快下騎來，跟我進城，聽候掌教示下。毛奔大驚，暗想：我如今跟他去見掌教，料無好意，不如抗違南極，縱然就有大禍，還有海潮聖人做主，愁他怎的？想定主意，用茶條一指，大叫道：我海潮聖人門徒，焉能服你的拘仙牌拘遣？王敖性如烈火，一聞此言，心中大怒道：好撒野！毛奔豈知掌教乃是主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三三二十四洞，神仙地仙散仙，海外羣仙，那一個不服拘遣？你倚勢依着海潮聖人門徒，膽大包天，不服拘遣，你往那裏走？就將拘仙牌收起，催開坐騎，提斧沖將上來。毛奔提起茶杖相迎，二人在陣前動手，就有掠陣旗牌看見，忙回蘆棚稟報。南極老祖聽了，心中大怒，想這孽障不服呼喚，又敢與王敖動手，是真可恨。吩咐王禪出去幫助，卽將孽障拿進城來，出家人自有道理。王禪尊旨，下了蘆棚，騎鹿舉杖，闖出城來，一見王敖與毛

奔動手，火上加油，鬼谷子催開鹿，上前大喝毛奔，你休得逞強，看我前來取你。毛奔看見王禪沖將上來，心中着急，暗忖道：雙拳難敵四手，一個王敖難敵招架了，今又添了幫手，若是戀戰，定然受虧，想定主意，虛點一杖，旋回梅花鹿，直望秦營而來。王禪兄弟隨後追趕，王敖虎快，趕得嘴尾相連，一伸手，只望來拿。毛奔回頭看見王敖手已到身上，十分着急，慌忙把左手一放，就是一個掌心雷，驚打將出來。王敖不曾提防，准備吃了一驚，即把頭一低，側身躲過，那虎倒退數步。毛奔催鹿如飛走了。王禪看見那裏忍耐得住，催開梅花鹿，大喝妖道，你往那裏走？手舉茶杖打來，毛奔見杖已到頂門，忙跳下梅花鹿，化了一道金光，無影無蹤，那鹿落荒而走。王禪見毛奔借土遁而逃，無處追趕，收回來騎，同着兄弟王敖，得勝回轉臨淄進城，上了蘆棚。來見南極老祖，稟知毛奔敗逃之事。南極老祖說道：雖然不曾拿住毛奔，教他亦已心驚膽戰，只是一件，那五雷陣實不知由那裏破起，意欲進去，見見孫臏如何，看有什麼機會，可以解救才好。白猿稟道：弟子願跟隨祖師走走，看看光景。南極說：你却去不得。白猿道：弟子頭上已有王母娘娘六個大字真言，即有神將看見，都要迴避，何以弟子去不得？南極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這五雷陣內，比不得別的神將利害無窮，就是出家人，也還要耽着十分干係，你不可強去。白猿聽說，再不敢違。南極子翻身離坐，下了蘆棚，吩咐叫人帶上梅花鹿，南極子即上梅花鹿，裹土與文武候送。南極的衆門徒與我相陪。東方真人看守蘆棚，不必送了。賢王請回，說罷，招展金光，鹿騰起，出了西門，往下觀看，只見五台門，都有神將把守，又有列星各位星神，各按方位，台上有雷部，空中有雷祖，上罩天羅，下佈地網，直是密如鐵桶，水洩不通，看罷收雲攪霧，落將下來，心中自思：這門一人便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俱有神將鎮守，想我在那一門進去，躊躇道：今日是寅日，要在西方兌地進去，金能剋木，料是一個生門，想罷催起梅花鹿，到了西門而來，即時進內，未知進陣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放命星以假混真 進秦營弄巧反拙

話說南極子到了西門，要往那裏，只見當先一員神將，三頭六臂，腳踏風火二輪，手持火尖鎗，正是哪吒，攔住去路，口稱掌教上仙，休得走吾神的汛地，奉五雷真人法旨在此，威鎮西門，恐防走脫了孫臏，不能徇情。南極子笑口稱上聖，聽吾一言，我出家人此來，原非爲救孫臏而來，不過到陣中看看方向，如何要與五雷真人講明說和，乞上聖開一條路徑，等我出家人進去走走。哪吒道：既是如此，上仙進陣，總要小心說罷，就讓開大路。南極子就催鹿進陣，舉目一看，只見門門有將，處處有神，五斗三才，九曜二十八宿，各按位次，凶星惡宿，密布四方，電母推閃，雷鼓高聲振耳。南極子看罷，心中駭異，此陣果然利害，忙催梅花鹿來至中央法台前，看見孫臏坐在青牛旁邊，用杏黃旂裹住身軀，金光開放，空中的雷就打不下來。孫臏只是如醉如癡，不省人事。南極子叫了兩三下，不見答應，南極子說聲不好了，看這光景，好似失去了魂魄一般，忙把峨眉扇舉將起來，望着孫臏搗了一次，孫臏正在昏暗之中，猛然驚醒，睜眼一看，見了南極子，心下慘然，口稱祖師，弟子困在此陣中，只道今生難以脫逃，不意法駕早臨，真似枯木逢春，懇求乞大發慈悲，弟子若得出陣，再生之恩，沒齒難忘。南極子說道：你既有杏黃旗護體，爲何這等昏迷失智？孫臏說道：祖師爺有所不知，只因杏黃旗護體，五雷不能傷身，毛奔又將弟子本命星拘來，壓在五雷神塔之下，外邊又立一桿落魂旛，將弟子年庚日月寫在旛下，每日按子午酉三個時辰，就遣雷部轟擊了一次，弟子就昏迷一次，是以神不定，舍氣不接，元精不固，體失，此元神命難逃了。南極子問道：你進陣幾日了？孫臏答道：已進陣五日了。南極子安慰道：你不須害怕，我既然下山，自然設法救你，你師父共師叔俱至東齊，又有白猿與東方朔相助，豈怕毛奔小輩不表南極子在陣中斂話，且說毛奔敗回秦營，心中暗想，王禪兄弟雖然下山，要救孫臏，萬萬不道，他經進陣五日了，再過得兩日，就難逃了，若有人進陣者，管教他五

雷轟頂，看看天色，已交申末酉初時候，連忙提杖跨鹿，出離秦營，在西北乾地進了陣門，上了中央法台，心中暗想：這兩三日未曾看到這別夫，想必不久就要命盡了。這別夫只因打了我一拐，把一個大羅天仙害了，心中暗想：不覺至台前站住，往下觀看，只見孫臏頂門的金蓮未散，和一個老道士講話。毛奔大驚道：甚麼人膽大包天，敢偷進陣來解救孫臏，說罷站在高阜之處，看得真切，只見那老道頂帶黃巾，身穿八卦仙衣，腰束黃龍絲條，手執龍頭拐杖，原是神仙領袖，掌教師尊，罷了罷了，事到如今，不能不下毒手，這南極子是他自來送死了，若是進陣救脫了孫臏，有我無他，我其他勢不兩立，說不得，與他見過高下，說畢就摘冠散髮，忙念咒語精神，打動令牌，連聲吶喊，催動五雷，只聽得空中雷聲迅烈，孫臏說聲不好，雷來了，南極子仙翁聽見，忙催鹿便闖西門，毛奔在台上招呼道：南極子，你往那裏走，看吾雷來擊你，說猶未盡，梅花鹿頭前起一道電光，霹靂一聲響，劈將下來，南極子不慌不忙滾下梅花鹿，用龍鬚扇往上一搨，五雷神將不敢動手，往旁邊一落，一聲響亮，把隻梅花鹿劈死，南極仙翁忙借着電光遁出西門，上了蘆棚，坐下，心中大怒，王禪王敖、東方朔與白猿齊來問安，南極子進陣，把擊死梅花鹿之事說了一遍。王禪道：這等利害，不知那幾個仙神可以破得？待弟子前去請來，白猿道：三哥只有兩日的活命，那裏還等去請人，依弟子的愚見，不如先進陣去，把三哥本命星放了，把落魄旛焚之，保定了三哥性命，後再定計破陣，就不難了。南極仙翁道：講得有理，只怕你不能進得陣去呀。東方朔說道：若說別人真去不得，惟是白猿可以去得。南極子道：如何他去得？東方朔道：貧道想出一計，這些神將都怕齊天大聖。如今大聖雖然壓在五行山下，白猿的模樣與大聖差不多，只須假變大聖，闖入陣中，那個神將敢上前攔擋，要放開本命星，燒了落魄旛，就容易了。南極仙翁大喜道：此計甚妙。白猿道：等我變來，試看他像不像。白猿落下蘆棚，口中念念有詞，只見白猿搖身一變，却也靈應，只見他頭帶鎖天帽，身穿虎皮裙，腳踏雲履，腰束虎筋條，果然火眼金睛，手執金箍鐵棒，雖藉變化元功，却也一毫不差。白猿變了大聖，走上蘆棚，衆人一見大聖，南極仙翁道：

變得好，果然與他模樣，你把我的龍鬚扇帶進陣中去，到落魄旛下，將孫臍的本命星托在扇上，出了天羅，直上十二丈高，然後將孫臍本命星直上一送，連扇三扇，送他歸位，不可遲誤。白猿接過扇來，颺起金光，到了秦營，五雷陣中，看見四方八面都是神將把守，假大聖手執金箍棒，一聲大喝，你等這些毛神，在此作何勾當？守天羅的丁甲，鑿察伽藍等神，看見時叫聲苦道：猴兒來了，連忙控背口尊大聖，小神等乃是奉五雷真人法旨，支架天羅，有失迎接，伏乞恕罪。假大聖怒道：好毛神，都該打死，豈不知這真人是老孫好朋友，我在五行山下，聞得孫臍被困，一怒之間，鑽了出來，特來解救，快些開天羅，不然一個個都要打死。衆神只當是真大聖，個個害怕，一齊說道：大聖不須動怒，我等願開天羅，請大聖進陣。白猿道：快些開來，衆神不敢怠慢，七手八腳，就把天羅開放。白猿大喜，忙跳落陣中，早驚動陣內衆神，齊聲道不好了，反天宮的又來了，嚇得五斗三曹，膽戰心驚，九曜星官退避，二十八宿躲藏，五雷四帥側目，不敢仰視，任從假大聖在陣中橫沖直撞，無人敢當。白猿心中暗喜，果然老孫名不虛傳。白猿手執金箍鐵棒，來至中央法台，只見孫臍垂頭喪氣，坐在青牛之上，沉香拐杖放在身邊，心中慘切，邁步上前，口稱三叔，我來了。孫臍聞言，睜眼一看，心內明白，不覺十分歡喜，點頭尊聲大聖，我孫臍有何德能，敢勞重恩，遠來搭救。白猿忙上前行一步，附耳低言，口稱三哥，我是白猿，我知道大聖三反天宮，諸神畏懼，故此變化到此，要釋放三哥的本命星。若是衆神參透，就活不成了。孫臍聞言，將頭點了兩點道：難爲賢弟費心，屢蒙護救，生死難忘。白猿道：三哥不須多言，留神坐着，等我偷放你的本命星，就勿妨了。孫臍道：有累賢弟，感恩不盡。白猿卽忙邁步上前，來至落魄旛下，只見那旛上寫着就是孫臍的時辰八字年月日時，觀看未完，早來了一位神聖，十分高大，青面獠牙，凶惡無比。白猿用手中金箍棒一指道：甚麼毛神在此？且說此人不是別人，乃是紂王之臣，封神之時，他在界牌關，韓榮手下爲將，姓余名，化他在關外立下迷魂旛，當住姜子牙發兵，後來被楊戩所傷，封神榜上無名，後來玉帝封他爲馬名王之職，因大聖鬧天宮之時，他未曾得位，故此認不得大聖。這時候在此

看守落魂旛，奉**法旨**所差，豈有到來不問明白之理？故此一聲大喊，你是何人？快些閃開。白猿聞言大怒道：「吾乃齊天大聖，便是那神聞言着驚，方才知是水簾洞的猴哩。連忙陪笑道：『小神乃北直幽州管轄天下的坐驥馬王職，派奉五雷真人遣來守旛，不知大聖前來，有失迎接。』假大聖聞聽將火眼一睜，喝道：『與我退後，馬神害怕，嚇得倒退數十丈。』白猿便伸手，把落魂旛摘將下來，扯得粉碎。身邊取出火種來，引着了火，立刻將旛燒毀。馬王驚慌道：『大聖燒了此旛，五雷真人見怪，小臣怎麼答應？』白猿道：『不必怕他，他若問你，就說老孫到來燒了。』言罷轉將下來，忽然看見李長庚、白猿道：『金星到此何幹？』太白金星道：『我聞大聖壓在五行山下，怎麼出來了？』白猿道：『老孫自有的神通，我的手段，那個不知？今我解救孫贖放他的本命星歸位。金星回言：『此乃毛奔官拘來，壓在此處。』今老漢監守，怎麼放得？』白猿聞言怒道：『好老兒，我要放他的本命星，你敢不依從麼？』豈不知老孫的姓，原是我一家，他今有難，我來解救，快些閃開。如若多言，我的金箍棒，是不會認得的。金星聞言，慌張無措，連稱大聖不須動怒，任憑開放便了。』白猿道：『既是這等，你且退後。』金星無奈閃在一旁，白猿走到眼前，將缸上神塔挪開，把缸上的黑綱揭開了，輕輕將本命星扶起，用龍鬚扇托住，腳駕祥光，出了天羅，直上了足有一十二丈高，雙手托着龍鬚扇，往上一放，那本命星滴流流起在空中，白猿將扇子向上連扇三下，就回歸本位。看官可知道爲人要知進退，白猿假變孫大聖，闖進陣去，把那些天神天將嚇退，放回本命星，燒了落魂旛，這就是萬分僥倖，原來他偏不足，又要到秦營去哄毛奔，教他撒陣，把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記了，閒話少講。且說白猿手提着一根金箍棒，到像真大聖一般，刷的一聲落在秦營守門的軍兵，見空中吊下一人，此人生得奇形奇相，個個着忙，一齊喊道：『你是何方妖魔鬼怪？你往前走，仔細看我放箭。』白猿高聲大叫，休要胡言，即速報你說水簾洞大反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衆兵聞聽，忙走到營內跪倒稟道：『國師老爺，營門外空中吊下一人，生得滿臉毛雷公嘴，拿着碗口粗細的一條兵器，自稱是水簾洞大反天宮的齊天大聖，乞令定奪。』毛奔聞聽，望着始皇道：『聖主的洪福齊天，這大聖』

貧道雖不認得，也曾聽見海潮祖師說過，他的出身，平生的利害，他本是天生石猴，自修自煉，不服三教管轄。鬧東海，得了金箍棒，在花果山獨稱霸王，玉帝欽召上天，封爲弼馬瘟，只因酒醉亂了蟠桃勝會，殺敗十萬天兵，大反天宮，多虧西方如來佛祖，把他壓在五行山下，今日被他逃了出來，必然來助西秦，可喜可喜。始皇龍心大悅，傳旨大開營門，率領文武同着毛奔出來迎接。孫大聖迎上，金頂大帳，乘正坐下，始皇旁坐相陪，毛奔與金子陵分立兩旁，假大聖對始皇道：老孫此來，有一言奉告，不知賢皇依從否？始皇道：若有做得無有不依。白猿道：燕人孫贖乃是老孫同姓故族，只因他困在陣中，老孫聞知跳落雲頭，前來解救。你若知時勢，好好收兵撤陣，放出孫贖萬事全休，若是遲誤，莫怪老孫粗魯。始皇嚇得啞口無言，毛奔聞言，暗想道：孫贖乃是燕丹公主所生，這猴王乃是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一塊神石，受日月精華，產出來的，怎麼與老孫是一家，難道是假的不成？這事倒糊塗，未知真假。若是撤陣，難報一枋之仇，若違他言語，恐得罪了孫頭，當受不起。左右爲難，忽然省悟，我如今奏知始皇，設宴款待，將他留住，等我將他算算，真真假假，乃得明白。毛奔想罷，上前來，口稱大聖，待我明日收兵，便了。吾皇可擺上宴來，與大聖聚飲三杯，貧道卽去撤兵便了。始皇忙傳旨擺宴，白猿道：不必擺宴，看酒果來。左右忙送上鮮菜美酒，生果，白猿大喜，自在享用，這且不表。却說毛奔，金子陵轉下黃羅大帳，擺開香案，占卜金錢八卦，便知底裏。心中大怒道：可恨白猿，膽大包天，假裝大聖，闖進陣中，放出孫贖，本命星，又來營中欺騙，其實可惡，事不宜遲，我二人各帶寶劍二把，將他拿來，再作道理。金子陵道：怕他走了，可將網仙繩帶在身旁，暗傳軍令，大將官弓上弦，刀出鞘，準備動手拿人。手奔金子陵布置停當，忙上大帳，見白猿端正坐着，用手來執果吃，不知金毛二人搶步上前，各掣出寶劍，大喝一聲，好大膽的白猿，怎敢假裝大聖，擅進軍營，希圖欺騙你往那裏走！白猿說聲不好，被這廝參透了，雙拳難敵他四手，就在閒龍交椅上，兩腳一蹬，騰空而起。毛奔忙將網仙繩往上一擦，喝聲道：疾！一道金光，把白猿網住，跌落塵埃。始皇大喜，問道：毛真人，怎麼就知他是假大聖？毛奔將占算的原

故細說一遍。始皇道：現今如何發落？毛奔道：他已有半仙之功，赴過蟠桃大會，有王母的六字真言在身，不便傷他性命，可將海麻皮，將他琵琶骨穿了，鎖住，打入木籠，等待孫臏死了之後，請我家祖師下山發落便了。當時金子陵動手，依着毛奔言語，將白猿打入木籠，推進後營，着數名軍士看守。始皇擺宴與毛奔慶功，不在言表。且說南極子坐在蘆棚之內，一陣心血來潮，拈指一算，就知其情。口中歎氣。東方朔道：老祖爲何有愁眉？南極子道：道友原來你不知，白猿方才進陣，偷放了星，燒了旛，已救好了。他貪心不足，又去秦營與始皇講和，却被毛奔占算出來，用細仙繩拿住，打入木籠。如今孫臏未曾救出，又留了白猿，我的顏面無光了。東方朔聞言大笑道：老祖且請寬心，不是貧道誇口，只海口，要救白猿，包在我身上。南極大喜道：仗着道兄法力，東方朔道：當得效力，言罷拜辭，卽下蘆棚，兩脚一蹬，去得無影無蹤。度出臨淄，偷進秦營，打懷中取出一件寶貝，一指長，半指寬，兩頭尖，青青綠綠的一片桃葉。在蟠桃院中取來，用八九元功，採取日月精華，煉製成功，冬夏長青，永不枯焦，拿在手中，就如隱了身形，人不看見。此寶名爲桃葉渡，毛遂有隱身草，仗着此寶貝，倚東抹西，靜中取物，海外神仙，俱多害怕，將他做了領袖，又起個混名，叫做賽毛遂。當時東方朔拿着桃葉渡，隱進秦宮，黃昏時候，營中點得燈燭輝煌，忙上金頂黃羅帳前，看見始皇，回着毛奔，金子陵在大帳上歡呼暢飲，君臣慶功，心中暗想：望他們飲酒無益，不如前去放白猿出來要緊。徐徐轉身下帳，向東面走。只見一座小小的營寨，有四五個小軍，坐在門首閒談。講論。這個道：我們毛真人果然好手段，怎麼把個白猿就拿住了？那個說：拿是拿住了，困在後帳，只怕睡着，恐防他走了。又有一個道：未有派着我們，算是造化。內中又有一個道：這時候，真人還不回來，論他吃慶功酒還早呀。東方朔句句聽得明白，滿心歡喜，忙隱身入了毛奔寨中，看看，並無一人，點得燈燭輝煌，正中間擺着一張紅漆椅子，香花燈燭，供獻一個黃黃的包袱，旁放着一個蒲團，蒲團兩邊，一邊是茶條杖，一邊是把寶劍，乃是毛奔所坐的地方。東方朔暗道：這包袱裏頭是甚麼東西，伸手拿起來，打開一看，是兩本書。書面上有四個大字，寫着五雷神書，君罷

喜之不盡，猶如斗大明珠，落在掌中。就把神書放在懷裏，移步要走，心中又想，我偷了神書，毛奔回來不見了神書，豈不將小軍責罪，待我親寫明白，免得把守軍士責罪，即吟四句詩放在桌上。

詩曰：毛奔道大廣神通，五雷兵書在帳中。待等方朔來觀看陣法計謀枉用功。

寫完，即忙走入後帳，放了白猿兩仙走出營門，却被守門軍士攔住叫起來，未知東方朔白猿逃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反掌雷毛奔被擒 誑神書南極破陣

却說東方朔救了白猿回來，並將神書呈上。南極子查看，尙欠破陣送神一卷，東方朔道：「既然此書未完，待打聽明白，貧道再去取來。」不表齊營商議之事，且說毛奔飲罷，與金子陵辭駕回營，轉歸後帳。舉目一看，不見了二卷神書，嚇得毛奔魂飛天外，滴酒全無。對金子陵道：「失了此書，怎麼回見師尊？」毛奔道：「軍營嚴密，雖飛禽亦難飛入，豈有偷盜之人，正在猜疑之間，忽見衆軍校跪下道：『啓報國師，木籠白猿不知怎麼走了，小人們轉來領罪。』毛奔大怒道：『都是這班狗頭，不用心看守。』」金子陵道：「不關衆兵之事，想必白猿變化出來偷了神書去了。」毛奔默默無語。金子陵道：「你這些奴才，權寄你頭在頸上，去罷。」衆兵叩頭而去。毛奔道：「這可怎麼樣？」神書也失了，白猿也走了，勞而無功，到底是那個大膽進營來了？金子陵道：「我們再算算，看是何人至此忙拿了三個金錢，走到案前，纔要占算一卦，只見有幾行字跡。」金子陵道：「桌上是誰寫的字？」毛奔上前將燈剔亮，二人一齊仔細觀看。毛奔道：「不好了，原來這老賊進營，子陵便問是那箇老賊。」毛奔道：「是度朔山東方朔，他本是海外散仙，不服三清教管轄的，他在山中修煉多年，神通廣大，善曉陰陽，今神書却被他偷去，我豈肯就罷了。言論之間，不覺天已明亮，子陵請始，昇升帳，子陵歸班。毛奔上帳參見，就把東方朔偷書放走白猿之事，說了一遍。貧道辭駕，往臨淄討戰，定要與東方朔見。」

邁高低。始皇道真人臨陣，孤家等候捷音，毛奔忿然下帳，提杖騎鹿，來至臨淄吊橋，高聲大呼，城上軍士聽真，快叫賊子東方朔出來納命。兵士聞聽，稟報蘆棚。東方朔聞言大怒道：「這毛奔有多大本領，怎敢提名道姓，說此大言諒他螢火之光，敢與日月爭明？言罷，翻身離坐，口稱老祖，貧道不才，情願出陣除此一夫。」南極大喜，吩咐王禪，你與東方朔道友掠陣，拿我龍鬚扇，附耳過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王禪領命，與東方朔下了蘆棚，他也不帶人馬，走出城。王禪跟尾掠陣，早至疆場。毛奔只見一位道人，面如滿月，目似朗星，頭帶逍遙巾，身穿鶴氅衣，手提茶杖，步走如飛。毛奔一見大喝：「道者，慢來，可通名受死。」東方朔止步抬頭，看見一位元門，跨鹿扶杖，滿面凶氣，用杖一指道：「來者莫非五雷真人 毛奔麼？你既在名山修道，豈不知度朔山 東方朔麼？毛奔喝道：「好好賊，你不在度朔山自在逍遙，也來到臨淄，自尋煩惱，偷了我的神書，送還於我，鹿前叩頭陪罪，萬事皆休，若少遲延，只教你不能生全。」東方朔聞言，呼呼冷笑道：「好野道，怎麼發此狂言，說罷雙手舉棍，照頭就打。毛奔用手巾杖，急架相迎，步鹿盤桓，各顯神通，死命相鬥，戰了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那王禪在趕掠陣，忍耐不住，催鹿舉杖上前夾攻。毛奔難以招架，虛打一杖，往下敗走。王禪 東方朔緊緊追趕，毛奔回頭見二人趕將下來，心中暗喜，抬腿壓杖，旋回梅花鹿，兩手一放，一聲響亮，兩個掌心雷，回頭打將下來。東方朔一見，正要用法破他，那王禪原受過南極的囑咐，預先準備，聽見雷響，就用龍鬚扇，對准一搨，那掌心雷，回頭轉望毛奔打來，毛奔坐不住脚力，就跌下鹿來，仰面朝天。東方朔疾趕上去，抓住鞍子，提將起來，回頭就跑。王禪在後跟來，一齊進城，來至蘆棚。南極 白猿等看見，攔了毛奔，喜之不盡，都與東方朔慰勞已畢。南極子道：「不可放手，將出家人的細仙繩拿來。」白猿道：「他網了我一繩，如今我又將他的繩網住了。」忙接過仙繩來，橫七直八，將毛奔網住。南極大喝毛奔：「你不在高山養性，為何擅自逞強，擺這五雷神兵陣，與孫臏爲仇，是何原故？」毛奔開口尊祖師在上，弟子下山，原非己意，只因孫臏暗擺八門金鎖陣，大敗子陵，海潮大怒，差遣弟子下山，弟子臨陣，善勸孫臏歸山，奈孫臏反面無情，連打弟子幾拐，一怒之

間，才擺此陣，懇乞老祖厚情寬恕，感恩不淺。南極道：你如今被擒，我出家人茲悲爲本，看海潮面上，不難爲你，也看我面撒了此陣，放孫臏出來，我出家人與你講和，你心中願意否？神奔道：老師在上，此陣弟子只會擺不會撒。南極道：你把那神書拿了出來，等我出家人送神撒陣。毛奔道：弟子只有兩本，被東方朔偷了，那裏還有神書。南極笑道：果然無有麼？毛奔道：真是無有。南極大怒道：好老道，汝仗着海潮之勢，膽大欺心，不遵拘喚，罪之一也。謀害掌教，罪之二也。毛奔道：弟子並無謀害之心，南極拍案大怒道：好孽障，還敢強嘴，我進陣中去看孫臏，你就遣五雷轟我，虧躲得快，纔把梅花鹿擊死，今日出家人，若不處責於你，如何拘束羣仙，吩咐拉下去，用仙杖重責四十五。禪答應，提起打仙杖，王敖白猿一齊動手，把毛奔按倒在地。王禪用杖一舉一落，責了四十。打得毛奔皮開肉裂，疼痛難當。南極道：你這孽障，那神書現在那裏，可實說來。毛奔滴淚道：弟子下山時，師父只給得兩卷，多實不知。南極道：既然無有，也罷。把這孽障吊在蘆棚之上，待放了孫臏，纔饒他一命。王禪一齊答把網的網，擒的擒，把個毛奔四馬攢蹄，高高吊起。東方朔道：祖師吊打毛奔，海潮聞知，定要前來攪擾。常言道：先下手爲強，待貧道上崑崙山，把第三卷神書偷來，先破了陣，救出孫臏，再去招集天下散仙，與海潮見過高下。南極大喜道：此言有理，仙長快去行事。東方朔欣然辭別，下了蘆棚，招展金光，駕雲行得迅速，早來到崑崙山雲光洞心中暗想：來是來了，怎麼偷法？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必得如此這般，想罷，忙念真言，搖身一變，變做毛奔的那種形像。也是三叉冠，五色衣，虎筋條，方面大耳，赤髮紅鬚，搖搖擺擺，往前走。早有兩個童兒看見，連忙高呼：師兄來了麼？師父在洞中打坐，你進去罷。假毛奔答應入到洞中，看見海潮在蒲團上打坐，忙倒身下拜。海潮道：賢徒今日回來，面目失色，精神憔悴，是何原故？假毛奔倒也假中說真，就認南極子下山遣白猿變化闖陣，方經拿住，又被東方朔偷了神書，救了白猿之事，說了一遍。弟子因此回來，求祖師定奪。海潮聞言說道：東方朔雖然偷了兩本神書，却也不妨，不要緊，看他有何本領，破得此陣，救得孫臏呢？我當初不曾將神書全交與你，今還有一本要緊的在此。

卽命東華帝君到後洞石匣內取來。老祖接過，東方朔一見，心中着急，恨不得伸手搶過來，兩隻眼望着海潮，口稱祖師，不知這本神書的內中有何奧妙。海潮道：「賢徒，你不知第三本神書麼？都是些破陣送神的妙用。」東方朔讓他有神通手段，到也難偷，故此我取出來，放在身邊，以防不測。假毛奔口稱老祖，弟子蒙賜兩本神書，精通擺陣，困住了孫贖，這第三本我無見過。望老祖蒙賜一本觀看，待弟子去試試，也想知道祖師的妙用。海潮道：「這本神書，你只好看看罷了，斷然不肯與你。你不知謹慎，及要被人偷去，不但放走了孫贖，勞而無功，反失鎖洞之寶。假毛奔道：「弟子知道，在此只看看就了。」海潮道：「既然如此，拿去看看，看畢卽速交還於我。」假毛奔答應曉得，雙手捧過神書，轉身說道：「謹慎，兩足一蹬，騰空而去。」海潮大怒道：「好孽障，那裏去了！左右道：「毛真人駕雲去了。」海潮道：「把他趕回來。」東華帝君領命而去，駕雲追趕。且說東方朔得了神書，滿心歡喜，駕雲正走，忽見後面雲光響亮，回頭一看，說聲不好，東華帝君趕來了。心中着急，忙向懷中將桃葉渡隱住身軀，往前便走。帝君趕了一會，忽然不見毛奔，撥開雲霧，四下觀看，並無影無蹤，無奈回歸古洞，來見海潮。海潮說道：「這孽障，書何用？」帝君回言：「依弟子看來，只怕不是毛奔。」海潮道：「明明是孽障，你等都是目睹，難道假的不成？」帝君道：「祖師何不占算占算？」海潮點頭稱是，忙掄仙指，垂頭暗算，拍案大怒不好了，我被南極欺騙了。眼望左右道：「這個南極子差遣東方朔，擒了毛奔，賣杖四十，吊在蘆棚，又差他前來騙我下卷神書，相欺太甚。若不下山救回毛奔，把崑崙山的體面滅了。」東華帝君躬身道：「南極子行事不正，只可差一位真人下山，與他講和，放了毛奔，不動噴痴，有何不可？」海潮大喝道：「你在洞中稱爲首坐管轄二十四洞散仙，爲何這般懦弱？」南極子仗着掌教之尊，欺壓我出家人，敢將毛奔毒打四十，吊在蘆棚，又偷我的神書，解脫孫贖，情理難容，吩咐東華帝君看守本洞，權理一切事務。二十四洞人我要下山走一遭，必要與南極子見過高下。不言海潮下山，且說東華帝君迴轉洞中，不在話下。且說東方朔得了神書，回頭不見帝君趕來，心下少寬，收了桃葉渡，顯露身軀，去到臨淄，到蘆棚墜下衆仙一見，喜之不盡，忙問事體如何？」

東方朔笑嘻嘻的說道：「騙了天書，將書取來了，說罷將書呈上。」南極子打開了一看，大笑道：「若非仙長前去，此書焉能到手，復又連連歎氣道：『爲着孫臧一人，反要傷殘二百四十人性命，俱遭雷轟之苦。』即命白猿將襄王請來，白猿答應，將襄王請至。同衆文武來至蘆棚，禮坐下。南極子開口稱賢王，快查牢獄之中，有多少待決囚犯。襄王點頭，令人前去吩咐獄官，不多一時回來稟報，獄中重犯共有二百四十名。南極點頭道：「此乃天意造定，可恰符此數。」又尊一聲賢王，將這二百四十名犯人去了架鎖，着他去香湯沐浴，改換衣服，交貧道使令着他們，今晚三更進陣，解救孫臧。襄王依言，傳旨將衆犯赦了死罪，立時傳令，俱要沐浴換衣，令人帶趕前來。南極子又喚了五彩匠役，把二百四十名犯人，分爲四隊，六十名一隊，用藍靛塗面，身穿青衣，青絹裹頭，手執大刀。第二隊銀硃擦面，身穿紅衣，紅絹裹頭，手拿月斧。第三隊用白粉塗面，身穿白衣，白絹裹頭，手提銀鎗。第四隊用黑墨抹面，身穿皂衣，黑絹裹頭，手持銅鎚。每人腿上繫銅鈴，一霎時裝飾妥當，把二百四十名囚犯，分開四色，個個拿刀持斧，招鎗使鎚，繫上銅鈴，動即響亮。衆犯人不知原故，好似玩耍戲法一般，滿肚疑惑。南極開口稱賢王，請回，今晚三更，請賢王領衆文武，在西門觀陣，接救孫臧進城爲要。襄王即下蘆棚，依言上銀安殿，聚文武準備，三更觀陣，這且不題。且說南極子，即寫了幾道退神靈符，預備陣中去用。另外又寫了幾道，吩咐白猿：「你接這符，貼在泥九宮，三更時分，率領六十名，穿黑的軍漢，在北門進陣，搶搶壬癸水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搶至中央法台聽令。又命王禪接我靈符，領六十名穿紅的軍漢，由南門進陣，搶丙丁火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亦至中央法台聽令。又令王敖接符，帶領六十名穿青的軍漢，由東門進陣，搶甲乙木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亦至中央法台聽令。再請東方朔，也帶了靈符，領六十名穿白的軍漢，由西門入陣，搶庚辛金的高台，將斗口戊己旗去了。至中央法台，救了孫臧，從東門出陣。又吩咐那四隊軍漢，你等進陣，搶命向前，遇見祖師旗，即便砍倒，得命者襄王有恩，失命者貧道超度，休生退悔，務要齊心鼎力，衆人答應一聲，各歸隊伍。南極子調遣已畢，自己也眨了

一度擋雷的靈符，准備三更天，搶中央戊己土的法台。早已紅輪西墜，宮漏頻催，將交三鼓，欠一鼓，實是二鼓。襄王擺駕，領文武到城西西門掠陣。那南極子候至子時，跨鹿騰空，先至五雷陣前，杖着龍鬚扇，將揭帝神肩，開破了天羅，進入陣中，往戊己土法台落將下來。中斗星官率領着冒土雉女土蝠，柳土獍，土貉，上一擁前來。南極仗扇，連搦三擲，俱各退去。就將戊己土旗打倒，半空中迅雷響動。東方朔、白猿、王敖等就知道南極子進了陣。各逞威風，顯出隨身法寶。東方朔闖西門，白猿闖北門，王敖闖東門，王禪闖南門。穿青的軍漢，跟着王敖穿紅的，跟着王禪，穿黑的，跟着白猿，穿白的，跟着東方朔。二百四十人，腿上銅鈴，四百八十個，一齊跑開，滿陣中連聲響亮。東方朔伸手舉起六個葫蘆，領着穿白的一隊軍漢，各提銀鎗，齊進西門。到了庚辛金高台，有西斗星君，領着鬼金、羊婁、金狗、亢金、龍土、金牛，抵住。東方朔將葫蘆一拍，散出萬道金光。諸神一齊退避。東方朔即時拔了斗口旗，轉望中央而去。那邊白猿手舉通天尺，領着穿黑的軍漢，提動銅鏡，沖進北門，搶壬癸水的法台。有北斗星官，領着壁水、兪軫、水蚓、蟹水、豹參、水猿，抵住。白猿將通天尺一指，諸神閃開，也即拔了斗口旗。也望中央法台而去。這裏王禪手執純乾劍，領了穿紅的軍漢，各提月斧，進了南門，搶了丙丁火法台。有南斗星官，領了尾火、虎、蟹、火、蛇、火室、猪嘴、火猴，抵住。王禪將劍一指，逼退諸神，也拔了斗口旗。亦望中央去了。又說王敖手執紈天如意，領了穿青的軍漢，各挺大刀，進了東門，搶甲乙木的高台。有東斗星官，領斗木、懈奎、木狼、井木、犴角、木蛟，當住。王敖將如意揮去，諸神不敢近前，亦即拔去斗口旗。即望中央法台而去。那四隊軍漢，不知利害，各人手舞刀刃，腿搖銅鈴，在陣中橫沖直撞，跟着四位仙人，齊奔至中央法台之下。只見一技大帥，旗衆軍漢一齊動手，將此旗一時砍倒。忽然間迅雷大振，霹靂連聲，猶如天翻地塌，可憐那二百四十名軍漢，盡行擊倒在地。那幾位仙家，虧得有頂上靈符，那雷部衆神不敢相侵。東方朔忙忙走到台前，將孫臏救上青牛，架起雙拐，竟望東門而去。東方朔緊緊跟着，指望闖出陣去。這東門是二郎神鎮守。見孫臏闖至跟前，用三尖刀擋住。孫臏用杏黃旄一指，閃出一條大

路，闖出陣去。東方朔隨後跟着，不提防二郎神放出哮天犬趕來，正走之間，神犬奔至東方朔跟前，陡然扑起，抓住他面門，把眼睛挖了。痛得大叫一聲，啊唷，孫臏聞聽，扭頸回頭，看見東方朔跌倒地下，兩眼流血，那犬還是連抓帶咬，不放。孫臏着急，旋回脚力，提拐一喝，仙犬方才放了口，救了東方朔出來，連忙下騎，扶東方朔上了四足騰空，孫臏架雲，一同回臨淄，此言慢表。且說白猿與王禪兄弟，搶上中央法台，見了南極四面八方的神，只見一齊圍住，高台空中雷部不住的振動，十分利害。白猿道：如今孫三哥已經救了出陣，祖師爺還不送神，等待何時？南極聞言點頭稱是，在袖中取出一搭靈符，托在掌中，照書行事。看官聽說，這番送神，比不得陰魂陣，誅仙陣。化道靈符，念一遍，呪一位一位就送退了。這五雷陣，囉唆得很，天曹神官，地曹神官，普天星宿，人曹神官，管的是五斗星官，二十八宿，四大元帥。若要請雷，先要請天朝神官。書上開載得是一道總符，七遍真言。天曹官遵旨，將雷請神至台前，又念退神呪語，化道靈符，這神纔得歸位。地曹人曹總是一樣，閒言不敘。且說南極子按神書行事，見衆神圍繞台前，命王敖執定如意金鈞王禪拿着龍鬚扇，左右侍立。白猿持着自己的通天尺，背後立住。老祖拈訣疊印，口念真言，化了一道靈符，將人曹官請上法台。南極躬身道：借仗曹官，請神退送歸位。人曹官遵旨，召請衆神，只見五斗星君，四門元帥，二十八宿，俱在台前。老祖焚符念呪，衆神遵旨，各各散歸本位去。老祖又將地曹官請上法台，躬身陪笑道：相煩曹官，仍送衆神歸位。曹官聞言，即將衆神請至法台前。南極焚香念呪，只見地曹官騰空而起，率領白虎青龍，朱雀，元武，騰勾，六丁，六甲，十二元神，天罡，地煞，北力，馬工，太白，金星紛紛歸位。老祖又請天曹神上台，躬身陪笑道：相煩曹官，帶領雷部歸位。言罷焚符念呪，天曹遵旨，領了鄧辛將，陶五雷八部騰空而去。南極送神已畢，四面八方，並無神祇。正要下台，白猿轉眼看見還有一位神將，頭帶冲天冠，身穿滾龍袍，腰束碧玉帶，腳踏無憂履，心中驚疑不止，要知此神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戰南極海朝倚衆 放毛奔風火施威

話說南極老祖送神已畢，正欲下台。白猿眼快，看見還有一位神將，穿帶帝皇服色，裝個至尊模樣。南極老祖一看，心下明白，便說你等不必胡言，這是王剪，因他原神出竅，在此壓神。言罷，口誦呪語，化了靈符，尊一聲善化天尊，還不入竅，等待何時？只聽得金鞭響亮，這個真魂往下一墜，入了軀身，無影無蹤。衆位仙真，下了法台，看見王剪微微甦醒，目瞪口呆。南極老祖吩咐道：「即將王剪綁住，帶回蘆棚之下，與毛奔吊在一處。」老祖率了衆位仙真，出陣竟奔臨淄而來。這且不題。花開兩朵，另表一枝。話說海潮聖人領着三十三洞真人，一齊收拾下山，各帶奇珍異寶，在於身上。那三十三洞真人，都有名號開列：

頭一洞，混天真人；第二洞，平地真人；第三洞，五雷真人；第四洞，八風真人；第五洞，水磨真人；第六洞，火龍真人；第七洞，拔山真人；第八洞，巨澤真人；第九洞，雲磨真人；第十洞，行雨真人；第十一洞，移星真人；第十二洞，煥斗真人；第十三洞，翻江真人；第十四洞，倒海真人；第十五洞，金錢真人；第十六洞，煉石真人；第十七洞，吐絲真人；第十八洞，多寶真人；第十九洞，連匏真人；第二十洞，鎮土真人；第二十一洞，革面真人；第二十二洞，啄木真人；第二十三洞，擊磬真人。

却說海潮聖人，就把各洞真人傳齊，欲救五雷真人毛奔，還有二十三洞，各駕雲頭，推推擁擁，來到臨淄西門。海潮聖人低頭一看，只見陣中神將全無，五雷滅跡，上有無數冤魂，其陣已破，心中大怒，垂首回顧，只見南極老祖前走，王禪王教隨後，白猿拉着王剪，同衆人往臨淄而去。海潮聖人一見大怒，吩咐衆門徒：「莫要放走那幾個惡人，二十三洞真人一齊收雲撥霧，落將下來。」南極子往前走，只聽四面八方喊聲大振，衆真人圍將上來，都是奇形異樣之人，說時遲來時快，霎時之間，就把一個南極老祖圍得水洩不通。海潮聖人催札當先，仗着虬龍劍，

大喝南極子，你往那裏走？南極仙翁向前滿面陪笑，口尊一聲老祖，下山帶領這些門徒，何往海潮聖人冷笑道：無恥的南極子，明知故問，你家的孫臧，自恃神通，扭天行事，拐打毛奔，你就該勸解，爲何反令東方朔偷盜神書？又將毛奔擒拿，重打四十，將他吊在蘆棚之下，你豈不知打的是毛奔，羞的是我，你如今陣已破了，神已送了，孫臧，你也救了，就該放毛奔，纔是怎麼？又把王剪拿去，你與我爲仇，今日狹路相逢，我與你進命了，說罷，催開青毛，吼，舉劍就砍。南極子用如意金鈎架住，口稱老祖住手，我出家人，還有一言奉告，當日平齡會上，就有三教聖人，親口囑咐，叫孫臧在燕盡孝，在齊盡忠，忠孝兩全，待遇五鶴歸山，此乃三教法旨，你我都眼見，證今日孫臧保齊，正是盡忠，何爲扭天？你反遣毛奔下山，擺下五雷惡陣，即將孫臧困住，豈不是違了三教法旨？怎麼我來救孫臧，你倒不依，大傷同道之情！海潮聖人聞言，叫聲南極子，只知講我無理，爲甚麼私打我的徒弟？明明羞臊於我。南極仙翁冷笑道：毛奔見我進陣，他遣五雷擊我，這就應該麼？海潮聖人說道：你既不留我面，講甚麼道理？今日見過高下罷了，一劍飛來。南極子用如意金鈎架過，隨手交還，鈎來劍去，劍去鈎來，各逞威武，一場好戰。王禪王敖二位真人，忍耐不住，齊催腳力，冲殺上來，白猿暗想：他們兄弟都去幫手，難道我在此看着不成？想定主意，就把王剪棄下，縱步上前，王禪王敖白猿三人一齊動手，海潮聖人一聲大喝：你這幾個孽障，焉敢無禮？就把虬龍劍往後一擺，但見各洞真人一擁前來，發聲大喊，就將師徒四人圍住。南極老祖大怒，展開金鈎，上下飛騰，殺得海潮聖人氣喘呼呼，渾身是汗，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名喚定海珠，就將此寶貝，照面打來。南極子一見，就從腰間取出一件寶貝，形同塵拂尾，此寶乃是混沌初開，白鶴山長出一株棕樹，此樹已受日月精華，培植後，至長成此寶。南極子在此山修鍊，取來編成一個塵拂，若是展一展，不論諸般寶貝，掃得無影無蹤。且說南極子看見神珠切近，就將塵拂尾向上一掃，那顆神珠就滾將回去，竟奔海潮聖人頂門打來。海潮聖人一見，即忙念動真言，將袍袖一展，收回此寶。推開青毛，吼，大喝南極子，怎敢破吾法寶，仍復交手廝殺，殺得難解難分，這且不言。却

說王禪王敖猿白三人，上前助陣，早有二十三家真人一擁上前，團團圍住，各舉兵器殺將上來。真是寡不敵衆，殺得王禪等筋疲力乏，汗透遍體，招架不住，闖出重圍，往下敗走。各洞真人齊催坐騎，如前一色，仍將三人等困住。王禪說聲不好，我看這個光景，有些難敵，誠恐闖不出去。王敖答道：似此被困，豈可待斃，不如進了命罷。說畢，掄開劍，天如意，往前硬闖。白猿展動道天尺，王禪揮起純乾劍，三人捨死忘身，殺得各洞真人紛紛招架不住，內中惱着火龍真人，忙把葫蘆揭開蓋，滾滾紅光噴出九條火龍，張牙舞爪，直望王禪等飛奔而來。王禪一見，口中念念有詞，將劍一擺，忽見波濤滾滾，火龍一見水，亦不能施威，水磨真人大怒，即時打開撒水旛，一展滴水全無。王禪一見大驚，又見火龍飛奔前來，不能抵當，即刻跳下梅花鹿借土遁而逃。水磨真人大喜道：大眼賊子走了，拿這二個妖仙罷。手展撒水旛，驅着火龍飛奔前來。王敖大驚，催騎同白猿逃走，不防煉石真人在後背祭一塊石，即把王敖打下。王敖疾忙借土遁去。白猿着忙，就把雙足一蹬，駕雲而走。早被磨雲真人將掃雲帚一掃，即掃斷雲頭，即把一個白猿跌將下來。衆仙一見，上前拿住。白猿用繩網索綁，就將王剪放了。又把白猿交還王剪看守。衆位真人發一聲喊，齊趕上圍住南極子。南極大怒，心中暗想：既到此處，焉能善罷干休，不如先下手爲強，想罷就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祭起空中海潮，聖人擡頭一看，見紅雲滾滾，托着通天神針，竟奔海潮聖人頂門上打來。海潮老祖就將八卦混天綾，直上一展，通天針不能下來，只在空中盤旋。南極老祖大怒道：你敢破我的法寶，一發手又把金鋼圈劈面打來。海潮老祖手敏眼快，即將無極圖一抖，金鋼圈落在平川。衆家真人發喊，好南極子，怎敢逞強抗用邪寶貝，敢傷我們老祖。說畢一齊動手，各祭法寶紛紛打來。南極老祖一見，取出一把龍鬚扇，一搗搗得二十三洞的法寶烟滅灰飛。衆真人站立不住，星飛雨散，閃出一條大路。南極抽身要走，海潮聖人大喝你往那裏走？看我的法寶到來。伸手就將無極圖抖開來，捲南極仙翁。南極一見是無極圖，作冷笑道：好海潮我豈不知此圖，原是洪濛教主開大闢地，左手把日，右手托月，分立兩儀，纔有太極圖，混沌以開，纔定陰陽。能

分清濁。這是一件無價之寶，莫說你我，就是洪濛教主，如來一見無極圖，也不能招架。後至我家掌教三清，也修鍊一個太極圖，雖未有洪濛教主利害，却也變化無窮，水火不懼，只因我奉命掌教，故將此圖賜我，領袖羣仙，諒你雲光洞，探聽天地之精，受日月之華，修鍊無極圖，縱有八九元功，只可在別處施展，焉能在我跟前逞強。說罷，即將太極圖，抖開，二寶相鬥，各顯奇功。海潮收回寶圖，復又帶衆徒圍住南極一場惡戰，按下慢表。且說孫臏出陣，救起東方朔，回進臨淄，就令襄王在城頭上看見孫臏等回來，接至大殿，就在牛背扶起東方朔，且軟梯安置，抬至文華殿，調養，迨至掌教回來，商議醫治。孫臏跪下叩謝了吾主高誼之恩，請仙破陣救出微臣，臣雖當粉骨碎身難報。襄王連忙扶起，滿眼隨淚說道：「恭喜亞父脫身離此大難，只是老貴人現在白虎殿，辱孫臏聞知，五內皆崩，轉搶行幾步，奔至偏殿，看見靈柩，連忙跪下，放聲大哭，哀痛不勝，哭了多時，止淚含悲，忙問孫燕道：「老貴人臨終有何遺囑？」孫燕含淚回道：「只因三叔被困陣中，祖母聞知，怒氣填胸，呼吸不能接續，遂即薨逝，並無遺言。孫臏聞言，復又心酸，淚如泉湧，不言亞父在白虎殿哀痛，且說王禪王敖，借土遁而逃回，就問當值官東方老祖，與南郡王在於何處？侍值官就將東方朔損目，南郡王哭母之事，細述一遍。王禪聞言，傷感不已，王敖叫聲兄長，且不必傷感，商議去救掌教要緊。王禪點頭，就令當值官快把南郡王請來。當值官答應，去不多時，只見孫臏架拐而來，孫臏跪下，口尊師父師叔，蒙下山救命之恩，永世難忘。王禪說道：「起來，爲你這孽障，又把東方朔老祖雙睛傷損，如今掌教祖師，還被海潮大眾圍住，不得脫身，須要商議搭救纔好。」孫臏立起身來說道：「既然掌教被困，待弟子當先，定與他見過高下。」說畢，辭別師父，忙下蘆棚，帶領衆將出臨淄西門，當衆吩咐：「你們在此觀陣，在此交戰，不許隨我上來。衆護將答應，一齊收韁勒馬。孫臏定睛觀看，正西上就有許多真人，各提劍舉杖，圍住南極仙翁在此動手，心中着忙，急催青牛，舞動雙拐，飛奔陣前，大喝道：「吾來也。」南極仙翁却被海潮聖人率衆家門徒，共二十三洞真人，裹着，真正是雙拳難敵四手，正在殺得難分難解，筋力乏之間，忽然望見孫臏到來，心中大

喜，掄動如意金鈎，精神加倍。孫臍推牛舉拐，往裏就闖，一聲大喝，衆妖道不得無禮，你們怎敢圍住掌教？衆位真人，看見孫臍來得凶勇，發聲大喊，圍裹上來，這個舉杖，那個提刀，一齊與孫伯齡動手。孫臍一見忙把杏黃旗一展，只見放出萬道金光，衆位真人，站立不住，個個東西歪，閃出一條大路。海潮聖人催札仗劍闖將上來，孫臍舉拐就打海潮聖人，舉劍交還，拐劍相交，各逞神奇，衆位真人又圍繞上來。南極子一見大怒道：我助孫臍一臂之力，就將如意金鈎一舉，照着海潮聖人頂門打來一鈎。海潮聖人正被孫臍雙拐裹住，不能招架，又見金鈎在於頂門打來，着急之際，忙把頭一低，只聽得響亮之聲，卽把道冠打落塵埃。海潮聖人無奈，只得一縱金光，騰空而起，衆位真人，四散奔逃。王剪拿着大旗，看見風勢不妙，亦急急回轉秦營不表。且說孫臍同南極老祖得勝進城，上蘆棚坐下，率衆文武參見已畢。王禪王敖上前叩頭，南極仙翁冷笑道：你兄弟二人，真好公道心腸，人家把我圍住，你不能相助，反走回來，使我受困。王禪兄弟叩頭稟道：弟子不是撻下祖師，只因他人勢重，敵不過他，把脚力都棄了，方能保得性命。如若慢走，一定學得東方朔同白猿了。南極仙翁問道：東方朔那裏去？孫臍回言道：只因救弟子出陣，却被二郎神的仙犬挖傷二目，現在文華殿歇息。南極子道：快些請來，待出家人調治。不一刻將東方朔抬至蘆棚上。南極仙翁說道：東方老祖，你怎麼被傷二目？東方朔怒道：你還問我麼？都是你們爭名奪利，把我雙目失睛，我怎能回山？孫臍跪下口稱：東方老師，不必動怒，萬般爲着弟子，有累祖師，如今全在掌教，與老祖醫治好便罷，倘若不好，我孫臍情願與祖師爺上天台山去，朝晚供養，侍奉終身，以報大德。東方朔說道：罷了，這也是命該如此，埋怨於你，亦無用了。當下南極子上前仔細一看，此乃仙犬所傷，比不同風火害眼的病症，命人取長流水一盆，卽將血眼洗淨，待出家人醫治。但是左眼有腫無珠，不能治，但右眼還可醫治得好一只也，強如兩只眼全無。說罷卽從懷中取出一個葫蘆，揭開寶蓋，倒一丸藥，半紅半白，名爲九轉還睛丹，用無根水研開，點在眼上，真乃仙家之妙，只有一息光景，止痛生光，精神復舊。左眼無睛，只是有一只右眼，衆人看見東方朔眼

已好，齊來恭賀。襄王打恭，孫臏跪下叩頭陪罪，正在行禮之間，忽聽得一聲叫喚，呵哨吊死我也。衆人往後一看，原來就是毛奔叫喚。東方朔一見，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用手指着毛奔大罵道：「你這妖仙，我等與你有何深仇，爲何擺此惡陣，險些累我喪命，如此狠毒之人，難以饒恕，言罷，手拿金條，一起一落，遍身亂打，打得毛奔痛苦難當。不言毛奔受辱，且說海潮老祖，率領二十三洞門徒，個個都是形容古怪，面目獐獍，回轉秦營，始皇迎接進帳，看見白猿龍心甚喜，分賓主坐下獻茶。始皇傳旨，擺上素宴來，與衆真人賀功勸飲。海潮聖人正在款洽之際，忽然心血來潮，心中驚異，拊指一算，拍案大怒，嚇得始皇君臣一跳，各洞真人，離坐稽首，請問祖師爺爲何忽然發怒？海潮真人長嘆道：「衆賢徒有所不知，我等在此樂飲，却苦了一個五雷真人，只因他擺了陣圖，傷了東方老賊之眼，如今即將毛奔吊在蘆棚之下，毒打門徒，弟子都是一般，教我怎麼不心痛。衆位真人聽罷，個個咬牙切齒，怒髮冲冠，既是毛師兄遭難，待等弟子踏平臨淄，活擒南極子，救出毛真人回來，以安聖懷。海潮聖人說道：「你等休得恃勇，反爲無益，而且有害。那南極子道法高深，孫臏神通廣大，非同小可，我已有主意在此。你等不宜妄動。即時吩咐八風真人、火龍真人領我法旨，今晚三更時分，速到臨淄城中，要在蘆棚附近放火，救出毛奔。乘勢燒他三清大殿，此是出其不意，一定成功。兩位真人領命辭別出營，架起祥雲，望臨淄徐徐而來。暫且按下不表。再說東方朔打毛奔七八十荆條，怒氣少息，方才罷手。襄王命侍值官擺上筵席，陳設素齋，與衆仙長敘談。須臾衆位坐筵，吃食之間，商議救取白猿之策，不覺天色已晚，台上燈燭輝煌，不曾防備。八風與火龍二位真人暗暗進城，來到蘆棚左右，正是三更天氣，看看外頭值宿官員役，都睡着蘆棚裏頭。正中間坐着南極仙翁，左邊是東方朔，右邊是王禪兄弟二人，下邊是孫臏，俱各坐談議論，紛紛點得燈燭輝煌。八風真人看得明白，心中大喜，就將抖風袋打開，連聲響亮，即在蘆棚之內捲起一陣狂風，十分利害，括得煙塵滾滾，蘆棚搖動。南極仙翁說道：「好風，這等利害，說猶未了。」火龍真人，即把葫蘆蓋揭開，放出火龍，風乘火勢，火乘風威，烈焰騰空，火光冲天。衆

仙大驚，齊下蘆棚，文武各官俱來救火，尙未救息，忽報三清大殿火起。南極仙翁卽把鐵帽扇連搥三遍，頓時烟息火滅，蘆棚也燒了，毛奔也不見了。東方朔道：「敢是燒了王禪道，未必王敖又道不是他往那裏去了？」南極仙翁言道：「這火有些奇異，我看又不是天火，又不是凡火，像是一種邪火。正說道：只見襄王同文武俱來問安，掃淨文華殿與衆仙同坐。孫臏說道：「待弟子占算占算，看風火是何處來歷。」纔屈指大驚道：「白猿却被海潮聖人鎖住，他又差遣風火二位真人前來放火，就把毛奔救出，弟子不才正要與海潮老祖見個高下。」王禪答道：「這都莫說，且商議救白猿要緊。我想東方老祖將毛奔吊打八十，他回去定然加陪報怨，恐怕白猿打死，他爲你下山受此磨折，失陷秦營，你當在心搭救才是。」孫臏未及回言，忽報赤脚真人毛遂到來，王禪往外一看，只見矮爺一步一搖，往內而來，參見南極仙翁與東方朔。王禪王敖見過禮，又與孫臏作揖，滿面陪笑道：「恭喜三哥出陣來了。我毛遂來遲，效力不周，幸勿見怪。」孫臏說道：「承蒙關切，跋涉而來，感之不盡，豈有怪之禮？但救人須切，你既到臨淄，還要借仗打夥商議，退得海潮老祖方好。」南極仙翁說道：「你且莫要說退海潮話，現今白猿鎖在秦營，難道真人不去救他一救？」毛遂笑道：「你們欺負他不是人，教白猿受災，你於心何忍？如今叫我怎麼救他？」南極仙翁說道：「你到秦營打聽，看他鎖在何處，救他出來，如若不能下手，再作商議。」毛遂笑道：「說不得待弟子前去走走。」王禪又道：「此去還有一事相煩，我兄弟二人的坐騎，都失在秦營，有仗真人帶回。」毛遂笑道：「好！你動不動，叫我去偷，就是我偷出來，你兄弟未有甚麼好處奉承，叫我做賊，豈是輕易做得麼？」王禪答道：「東方老祖，也把神書都偷來，難道這腳力你偷不來？」毛遂笑道：「神書不是賊偷，腳力就有罪名。」王敖答道：「你不必囉唆，你若肯去，我兄弟就與你斟茶說罷。」遂卽下殿，將身子一扭，就不見了。不言毛遂暗進秦營，且說海潮聖人一見八風火龍二位真人，救出毛奔回來，心中大喜，口念真言，用手一指，解脫捆仙繩。毛奔謝過老祖救命之恩。海潮說道：「你在城中，看他們光景，可怕我出家人不怕。」毛奔稟道：「王禪王敖就怕老祖是實，東方朔雖然利害，如今損了一目，也不濟事，只有南極子與孫

贖逞強，早晚須提防來偷盜白猿要緊。海潮聖人說道：既是這等說，你去看守，不可疎忽。毛奔回答，都在弟子身上，轉將下來，走至石鼓邊，叫聲白猿，你也有今日麼？你到會請仙人來救孫贖，如今朋夫又不來救你，我被你家南極子打得夠了，吊在蘆棚又被東方老賊亦打我八十荆條，幾乎打死我，在你那裏把我吃盡虧，今日狹路相逢，說不得拿他這猴兒，出出氣了。打死你莫來怨我，言罷，手執皮鞭，盡力抽打，打得白猿無處躲閃，痛苦難當，這且不言。却說金眼毛遂，用隱身草，隱進秦營，四處找尋白猿，並無影跡。來至後營，看見兩個鐵籠，一個裝着梅花鹿，一個裝着斑虎，轉由左邊直進，只見中軍紫薇營內，一座蘆棚，乃是海潮聖人與衆位仙真，坐立之地，外面又有許多人立着，毛遂猛然聽得白猿叫喊之聲，暗喜道：原來在這邊，隱身閃入人叢中，人不見他，他却看得十分明白，不知道救得白猿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孫贖魔法鬧秦營

南極大擺聚仙陣

却說金眼毛遂，他却看得十分明白，只見毛奔用鞭打得白猿十分可憐，心中暗想：此處看守人多，諒來不能救他，在此看看無益。到覺不忍，不如後帳盜了腳力回去，再與掌教商議，前來救白猿，有何不可。想罷，翻身轉出後帳，那些守鐵籠軍都去看打白猿，此處並無一人。毛遂大喜，就將鐵籠開了，放出腳力，跨上梅花鹿，用手扭着斑虎，起在空中，騰雲而去。即時駕霧回轉臨淄，直奔文華殿，前落將下來。衆位祖師十分歡喜。王禪起身接鹿，王敖起坐前來扯鹿。毛遂笑道：看你兄弟，到也自在容易。偷回腳力，你們這等爽快。王禪王敖說道：此事切勿掛懷，改日拜謝。南極仙翁開言道：怎麼不見白猿回來？毛遂歎氣道：若是提起白猿，令人傷心之極，却被毛奔鎖在石鼓之上，我眼見他用皮鞭打下三百有餘，他處人多，如何下得手？我看得心上不忍，故此先偷腳力回來。孫贖開言。白猿挨打，打得慘切，口尊祖師老爺，白猿有難，弟子要到秦營走一遭。南極仙翁道：白猿爲你受虧，你該前去

搭救了他，須要小心。孫臏答應，弟子知道，辭別南極仙翁，與衆位仙長，往下就走。毛遂聞言問道：「三哥你往那裏走？」孫臏答道：「要去救白猿。」毛遂微笑道：「你怎樣救呢？」孫臏答道：「這也難定，臨期隨機應變，救不來就偷，偷不來就救。」毛遂笑道：「我勸你莫去罷，你去救也救不出來，偷也偷不出來，他那裏巴不得拿住你斧砍錐顛，以洩其恨，還看甚麼情面，你若不去偷，不是毛遂誇口，你沒有我的手段。況且裏面人多，看得十分嚴謹，只怕你不能下手。」孫臏答道：「賢弟說得有理，我且去看看。」遂下了文華殿，裏王合衆文武，也前來勸阻。孫臏說無妨，吩咐左右牽過青牛，架拐騎牛，即忙吩咐衆護襲，不必跟隨，各各小心看守城池，說罷就將青牛一拍，起在空中，將近秦營落將下來，就將五雷陣的舊地經過，只見陰風慘慘，鬼哭神號，無數陰魂，就在青牛前跪下，口中齊叫，真人起身。孫臏因目觀看這些鬼魂，也不是刀傷，又不是劍砍，俱是遭雷屠之苦心，中嗟嘆偶生一計，即便說道：「這些鬼魂，你等爲是五雷神兵所傷，不能超生，待出家人帶你們去進秦營，去纏毛奔索命罷。」遂即念動拘魂咒，就把二百四十名鬼魂聚在一處，就用天青袍袖抖開，把衆鬼魂都拘在袍袖之內，推開脚力，竟闖秦營而來，守門軍士知道孫臏利害，只嚇得膽裂魂飛，說聲不好，別夫又來了，往後就走，跑至御營內，跪下稟報道：「禍從天降，臨淄的孫臏，單人獨騎，殺進營來。」始皇聞言大驚道：「別夫又來闖營，如何是好？」金子陵與王剪一齊奏道：「吾王請放龍心，不必害怕，營中現有海潮聖人，與二十四家真人，他不進來便罷，若闖進來，好似飛蛾撲火，自送其命。」臣今當先與他動手，金國師去報祖師，自有定奪。」二人連忙辭駕，各自上馬，我且不表。金子陵去請海潮聖人，再說王剪剛出營門，頂頭就與孫臏相迎，即便大罵道：「別夫，好生大膽，今日單人獨騎，又來闖營，孫臏認得是王剪，口稱殿西侯，休得攔我，我要進營去，答救白猿。」王剪答道：「原來你想救白猿，只決不能，我營中有海潮聖人，與二十四家真人，任你渾身本領，也難救得出去，你還往那裏走？」一催烏錐馬，把孫臏攔住，二人就在營前廝殺，戰成一處，不想營中又有

一個騎牛架拐的孫臏，往黃羅大帳闖來，藍旗飛報進帳，始皇聞言說聲不好，又是孫臏的法術來了。孫臏已不

至帳外，章邯等十餘將軍，連忙出帳抵擋。甘羅保着始皇往後帳走，飛奔蘆棚，且說金子陵來到蘆棚。一見海潮，就將孫臏一人前來鬪營的話說了一遍。海潮老祖指一算，微微笑道：「原來這孽障，想來救白猿，又有一番惡戰。」金子陵你且去幫助王剪共戰孫臏，出家人自有調遣。金子陵忙辭出來，騎上梅花鹿，飛奔營門。只見始皇領了文武，慌慌忙忙，搶上蘆棚，來見海潮聖人，齊聲說道：「不好，孫臏殺進營來了。」老祖快快出去迎敵。海潮聖人坐在蒲團看見，君臣一齊滾進蘆棚。海潮聖人道：「貧道才差金子陵出去，共戰孫臏，怎麼又有孫臏進營？」始皇說道：「現與章邯交戰，他會到營中裏。」海潮聖人道：「龍童萬安，自有出家人在此，吩咐衆門徒，准備擒拿孫臏，我且不去表。」再說王剪與孫臏動手，一見金子陵出來相勸，心中大喜，即便更是威風，雙戰孫臏，不上幾合，孫臏便托拐，倒牛往下敗走。金子陵、王剪二人隨後緊緊追趕。只見聽得牛兒猛叫一聲，忽然不見孫臏，只剩下一匹青牛，站在面前。王剪上前一把手，把青牛帶住，便對金子陵說道：「孫臏想必敗陣，逃遁回去，留下這物，我們且趕他進營，顯顯我們的功也好。」說罷，把牛趕回營中，剛到得營中，章邯也從營裏趕出一匹牛來。王剪一見便問道：「元帥你拉的是那裏的牛？」章邯答道：「却是孫臏敗陣拋下的殿西侯你扯誰人之牛？」王剪啓道：「也是孫臏敗陣之牛。」章邯說道：「果然是一樣。」趙高在旁言道：「如此說來，不但有兩匹牛，且還有兩個孫臏，你們在營外戰的是孫臏，金子陵答道：「又是別夫弄元虛，我們到要仔細。」章邯又道：「這二個牛，那個是真的呢？」王剪聞言答道：「你我莫管他，那個是真，那個是假，我們把他斬了罷。」卽拔護身寶劍，舉起比頭頂還高，照着牛頭上，一劍劈來，一聲響亮，青牛的頭分毫沒動。只見青牛一聲叫喊，將頭一低，屁股一蹶，兩眼一瞪，猶如一隻猛虎，亂跑亂撞起來，力大無窮，霎時間碰壞帳房，撞倒兵丁，就把衆將的白馬，亂沖亂撞，鎗也不怕，刀也不怕，亂成一處，衆人轉眼又多幾隻。東邊的鬪過西邊來，西邊的鬪過東邊去，滿營中牛叫不一時，有幾千隻，攪得滿營中大亂。早有人報知進蘆棚。海潮聖人大怒，便令金剛真人啄木真人出去取牛。二位道者下來一看，只見滿營中煙塵滾滾，霧氣騰騰，軍士亂跑，人馬

嘶喊，吵鬧不定。只見無數青牛，左一頭，右一頭，滿營馳驟，只嚇得戰馬奔騰，金剛真人一見，不敢怠慢，忙在懷中取出金如意，金剛圈來，祭在空中，大喝一聲，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有只些青牛，就有只些圈子，落將下來。一個青牛鼻子，套上一個圈子，頓時立定，動也不動。兩家真人大喜，正欲轉去，稟明海潮聖人，只見半空中吊下一根拐杖，照着金剛真人打來，好似饑狗搶屎，吱呀一聲，爬將起來，大叫道：「好人打我？」啄木真人剛說一聲：「誰人打你？」自己頭上也着了打，連忙抬頭一看，只看半空中拐，猶如亂柴棍一般，往下亂打，只打滿營中叫苦之聲，搖動山岳。海潮聖人在蘆棚中，聽三軍叫得苦，忙辭始皇，跨上青毛氊，帶領衆真人，出蘆棚。只見滿營牛拐鬧成一片。海潮聖人正把拐一招，看見孫贖騎着牛架拐，立在前心中大喜，吩咐衆門徒不要放走孫贖，忙催玃上前，照着別夫一劍砍來，孫贖用拐架開，口稱：「老祖，你可知燕人的利害？」何必又下山來，自尋煩惱。海潮聖人並不答話，一劍砍來，孫贖用拐架架，火速相迎，衆位真人一齊上前，即把孫贖圍住，直殺到三更，孫贖虛打一拐，往外敗走，却被煉石真人一石打來，正中孫贖後心，翻身跌落塵埃。衆位真人上前擒拿，只見牛脚下起一陣旋風，吹得衆真人往後倒退幾步，只見旋風之中，隱隱無數鬼神，却是赤腳蓬首，啼啼哭哭，俱喊着毛奔名字，口稱：「還我命來。」海潮聖人一見大怒，道：「先鬧牛，後鬧拐，如今半夜三更鬧鬼魂。」孫贖一見，這廝真真令人可恨，連忙念起超生咒，要消散鬼魂。口中念念有詞，用手一指，衆鬼魂就往外營而去。毛奔正守白猿，忽然無數冤鬼，來纏他要命，心下着忙，往外就跑。那衆魂緊緊追來，毛奔此時，也是白顧不暇，捨了白猿，一陣風跑往蘆棚躲命。那蘆棚乃是海潮聖人所在，自有一般瑞氣，衆陰魂追至，不敢上前，圍聚不散，且說海潮聖人不見衆冤魂，又是一劍就望孫贖砍來，孫贖側身躲過，忽然之間，去得無影無蹤。海潮聖人大怒，領得衆位仙真，四處追尋，暫且按下不提。那孫贖即用法術，一閃身來，至白猿跟前，叫聲：「賢弟，白猿抬頭一見，就叫一聲：『三哥，快來救我。』」孫贖即用那杏黃旗取出來，對着白猿一指，喝道：「神鎖速落，只聽得一聲響，白猿琵琶骨上鎖落地。白猿身上方得活動，連忙說道：『三

哥我們快走罷。看他們轉來，又遭其害。孫臏說道：賢弟你先去，愚兄隨後就來。白猿聞言不敢怠慢，雙腳一蹬，即硬騰空而去。高叫：海潮聖人慢坐，我自猿去也。海潮聖人一見，心中大怒道：罷了罷了，今日要與你這朋夫算賬，連忙催胤進後帳，只見毛奔搶出來道：老祖快些退鬼，老祖此時大動噴癡，一伸左手，就是一個掌心雷，即把衆鬼魂打散。孫臏也就騰空而起，收回法術，營中也無牛柺。海潮聖人抬頭往上觀看，只見孫臏騎牛架柺，獨立雲端。海潮聖人大罵一聲：好朋夫，你三闖秦營，偷救白猿，只也罷了，還敢獨立雲端，藐視出家人。如今你往那裏走？我來也！就將青毛柺一提，四足騰空，提劍照孫臏就砍。孫臏即忙用柺相還，二人踏着雲頭大戰，就有二十四洞真人，一齊上前駕雲，就把孫臏團圍住，各展神術，齊祭法寶。混天真人祭的是混天旗，平地真人祭的是蕩平珠，五雷真人祭的是五雷塔，八風真人祭的是八風扇，提水真人祭的是提水幡，火龍真人祭的是火葫蘆，開山真人祭的是開山鑿，掃雲真人祭的是掃雲鞭，攪海真人祭的是金鐘，擊磬真人祭的是玉磬，又有摘星竿，催雨鏡，蓋天盆，迷魂傘，穿心針，响魂鑼，支天網，五色神石，滿空中瑞氣千層，紅光萬道。孫臏一見衆真人法寶利害，忙將杏黃旗展開，萬道霞光，二則孫臏身中帶孝服，故此衆真人的法寶，因此不能近身。那秦國君臣，在於蘆棚上，看得親切，一個個仰面朝天，看見衆仙鬥法，齊齊說道：馬上的戰，倒不如雲中的法戰好看，是我們戰所未戰了。秦營中不住的金鼓齊擊，吶喊助威。不言孫臏大戰海潮聖人，且說白猿進城，參見南極仙翁，與衆位仙長。南極道：恭喜你回來了，你三哥怎麼不來？白猿稟道：隨後就到。南極仙翁又道：大約此時天交五更，爲何此時還是只等暗黑毛遂說道：必是天暗，出殿外往上抬頭一看，叫聲不好，列位都來看看，衆人不知何故。王家兄弟與東方老祖一齊出殿觀看，俱說聲不好。掌教老祖不知何故，連忙問道：做甚麼？王禪口稱老祖，海潮聖人同二十四洞真人，與孫臏在雲端動手。南極子也出殿望上一看，大怒道：他們以多爲勝，你看滿天都是法寶，你等上去救救纔好。毛遂說道：我是不去的，你們法術深妙，自然無妨，我自顧不濟，倘若此次再有疏虞，恐遭毒手，我命休矣。東方朝

老祖道：不妨，我與你想個計較，你用隱身草，我用桃葉渡，躲在暗處，見機施爲如何？毛遂道：妙！一齊在空中，一齊呼道：不得以衆欺寡，吾等來也。衆仙真亂戰起來。海潮聖人祭無極圖來捲衆仙，却被東方朔在一杖，把無極圖打落塵埃。海潮聖人大驚，忙落雲頭取寶，衆仙也就一齊落下雲來。兩邊收兵罷戰。南極仙翁等各駕雲進城來，至文華殿前，落將下來，各上大殿坐下。就有文武都上來請安已畢。南極仙翁開言道：海潮老祖與二十四洞真人，今日大吃虧，必不肯干休。毛遂道：你進秦營中打聽打聽。毛遂領命，就用隱身草，隱住身體，暗進秦營，只見始皇與衆文武海潮老祖，與衆真人都在大帳上。聽得始皇說道：孤親眼看見南極子本領利害，老祖不能取勝，不如拔寨退兵回國罷。海潮聖人說道：聖主放心，南極子扭天而行，我貧道明日是必生擒，方見貧道的本領。毛遂暗中微笑道：好大話，又聽得始皇問道：老祖有何妙計？海潮說道：不是出家人不慈悲，明日是癸亥，後日是甲子，甲木天子爲長流之水，海中金局正丑時，土能生金，貧道差遣二十四洞真人，去到臨淄按四門行事，各施法寶，暗藏水火風雷，誘南極等出城，輪流挑戰，城中若無羣仙，實難抵當。水火風雷一時發作，頃刻打破城池，後用無極圖，即將衆仙裹來，送上天庭，交與昊天三清定罪。聖上只用發四枝人馬，與貧道調遣，管保成功。毛遂聽到此處，即忙出營，回到文華殿中，即把海潮老祖定甲子日，暗進臨淄，要用水火風雷攻城，怎樣抵當，不可不防。南極子說道：無害，惟是他裏人多，待我拿拘仙牌，拘幾位仙真下山，相助相助。東方朔說道：不必祖師担，心海外散仙有一百二十位仙真，俱服貧道管轄，待貧道拘幾位前來，就與海潮聖人鬥法如何？南極仙翁說道：怎麼好勞動？東方朔答道：當得效勞，忙向懷中取出信香，只用的香爐燒起來，其信香自飛往度朔山古洞而來。就有二祖西方朔，正坐大殿，只見信香一過，早知其意，心中大怒道：海潮老祖，怎麼特衆欺我兄長，即忙吩咐童兒，快快打起衆仙鐘來。童子領命，撞得鐘聲響亮一陣，二十位散仙俱來度朔山古洞，只見高的高，矮的矮，老的老，少的少，醜的醜，俊的俊，一齊上殿，忙打稽首說道：二祖師拘喚小仙，有何法旨？西方朔欠身說道：無事不

敢奉請，只因兄長在臨淄，被海潮聖人恃人多欺寡，不能取勝，如今焚香請救，貧道豈有不下山之理，故此請衆位前來，同去紅塵走走。衆仙聞言，一齊答道：我等不受他所管，海潮聖人怎敢狂爲，既然老祖有難，我等都去走走。二祖說道：衆位仙真不必都去，只用幾位跟我去，下山足矣。內中有幾位散仙答道：吾等願去，西方朔，看一看，就是文昌仙、蓮花仙、豎眉仙、皓髮仙、長笑仙、綠眉仙、榮鈞仙、長眉仙、降龍仙、伏虎仙、大頭仙、膽腹仙，共十二位。心中大悅道：足足了衆位，請回洞去，若不能制伏海潮聖人，再焚信香相請。各仙聽罷，辭出洞來，各各回洞。二祖西方朔帶領衆仙，齊望海島，望臨淄而來。不多一時，早到臨淄西門，就有巡城總兵周達，一見衆仙家，問明來意，連忙接入城中，同至朝門。黃門官一見，轉奏襄王。襄王率領衆文武，接進朝堂，送入文華殿，彼此相見，俱大喜。孫臏傳言，即排素筵，款待衆位散仙。各按次序坐下，南極仙翁開言說道：明日海潮聖人必來攻取臨淄，須得衆位防範纔好。東方老祖說道：老祖乃是掌教之主，我等須聽調遣。南極仙翁說道：依我出家人的愚見，衆仙真暗擺一團聚仙陣，等候海潮聖人來時，各顯神通，將他拿住，方顯手段。衆位一齊說道：老祖言之有理。南極仙翁便叫一聲：孫臏出殿，吩咐衆軍在西門上，搭起四座高台，高一丈八尺，台上設立聚仙旛，東方用青，西方用黃，南方用紅，北方用黑，東門上懸一口金刀，西門上懸一面鼓，南門上懸一面鑼，北門上懸一口金鐘，限一時三刻整齊，要百尺高旛，俱用黃色。孫臏領命去不多時，諸事齊備，回殿中繳法旨。南極仙翁起身來說道：列位道友，權且坐坐，待貧道到法台看看。孫臏你可隨我來，言罷下殿，駕雲上城，來至西門法台上坐下。便吩咐守城每堞上扎草人一個，又設燈籠一個，用兵一名，金鐘一口，只等門上金鐘響一聲，處處相連，不可遺誤。守城將官領命，慌去行事。又命孫臏請四位值日功曹前來。吩咐不許放走海潮聖人等諸仙進東門。如違聽貶。吩咐已畢，又到南門西門北門三門，俱照東門擺佈一樣，也是如此行法，然後回文華殿坐下。便叫孫臏將八面黃旗，拿去臨淄西門檢塊地，按休生傷社氣死驚開的位，豎下中間另豎一枝聚仙旛，旛底下挖一個大坑，坑內設立打仙杖，捆仙繩，鎮仙

符，誅仙劍，四件法寶。不可有違。孫臏領了黃旛寶貝，連忙出城行事。不過半刻，早已整齊，回殿繳旨。南極仙翁遂拱手道：衆位仙長，今日貧道擺下一座聚仙陣，借仗衆位仙長的法力，同破海潮聖人，方顯我等之能。便叫道：東方朔，老祖請你住東門外，法臺上，執掌聚仙陣黃旗，至臺前我與你一道靈符，要在東墜門口頭，有一個草人跟隨來，就將聚仙旗連展三展，即便撞起金鐘來，但有海潮門徒來的汛地，大展法力，擒拿入來，送至西門內陷仙陣中，不可有誤。那正東一首杏黃旗立住，等敵人進了陣，聽雷響爲號，將的旗展三展，自有妙用。東方朔領法旨自去。南極仙翁又請白猿鎮守南門，也如東方朔一樣擒敵人，送至陷仙坑，就好把他的黃旗下守住。又叫王禪守西方，但有敵人走入深汛地，用法力擒拿，送至陷仙坑內。又命王敖鎮守北門，但遇敵人來，須用法力擒拿，送至西門陷仙坑內，不得有誤。吩咐各人也自去了。不知可以擒拿海潮聖人門徒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法門法無當失徒 將對將秦氏折兵

却說南極仙翁，已遣四位仙真把守四門，各各領法旨而去。不題。南極仙翁開言：又叫一聲文昌仙，前往鎮守聚仙陣東北方，拿杆杏黃旗。蓮花仙鎮守東南方，拿杆杏黃旗。豎眉仙鎮守西南方，拿杆杏黃旗。皓髮仙鎮守西北角，拿杆杏黃旗。調遣四仙去後，又叫毛遂、白猿二人，去至聚仙陣內正中，鎮守那坐聚仙旛，但遇敵人進陣，打在坑內，你二人將旛搖動，不許放走坑內仙真。又命綠眉仙將打仙杖放在坑內，凡有仙要騰挪變化，可將此寶打住，不可有誤。又叫長眉仙鎮守南方，掌理網住仙繩，坑內縱有仙真不能脫身，又命榮鈎仙鎮守西方，執掌鎮仙符，遇有仙真打在坑內，可將此符用三昧真火焚化在坑內，如有仙真不能脫身，又喚大頭仙鎮守北方，用的誅仙劍，打在坑內，不許放各仙真上坑來，又命降龍仙、伏虎仙二位仙長，協同孫臏前去聚仙陣內，與海潮聖人對敵，許敗不許勝，引入陣中，以便行事。又對孫臏說道：海潮聖人差遣門徒，與你輪流久戰，你可率領伏龍降虎

二仙長當先動手，有我出家人接應，一進一出，誘引仙真進陣。又命長笑仙、膽腹仙、二位仙長，跟着我出家人可到陣，安排已定，又命衆軍官，即將黃布取幾網來，俱要展開一尺長，每尺俱釘二條帶子，應用即去辦來。瞬息間，中軍官早已辦進來，放在大殿之上，共計二千餘塊。南極子拿來放在一堆，左手疊指書符一度，即噴三口法水，便叫孫贖傳南奉王、李美容夫妻上殿。南極仙翁吩咐道：你夫妻二人各領一千五百人馬，要在東南二門之外埋伏，將五百塊黃巾帶去，可擺在五百匹馬上，挑選五百名大漢，騎着身上，俱用青紅二色之服，但聽東門上金鐘一響，爲號，恐有敵將攻城，你可率領一千人馬出戰，五百家將不許亂動，只聽空中雷響，然後遣五百人馬出來亂沖，營雖不能擒得秦始皇，也使他一個魂魄皆驚了。田英夫妻領命前去。又命袁剛領兵一千五百，也領五百塊黃布，要同南奉王、田英俱要穿白。又叫獨孤蛟去北門，也是一般行事，所帶人馬俱要穿皂，四將領命各自去了。南極仙翁調遣已畢，孫贖便道：弟子看見海潮聖人道德高廣深妙，他目能觀千里，耳能聽八方，他見我等擺下此陣，豈肯自投羅網？不如請天曠地啞、喇頭三使、海潮目不能觀、耳不能聽，自然入我陣中。南極道：廣文子見識不差，孫贖卽忙掐符念咒拘神，請天曠地啞、喇頭三位神聖下凡，卽把聚仙陣遮住，使海潮聖人耳不聞鐘鼓之聲，目不見黃旗之色，說畢三聖領法旨去了，我且不題。再說海潮聖人曾在始皇面前誇下大口，便叫蘆棚吩咐金子陵傳齊衆將上蘆棚聽點。金子陵領命來到自己帳中，打起聚將鼓來，秦國大小將官一個個全身披掛，上帳參見國師。金子陵卽便交代齊衆將上蘆棚繳令，衆將兩邊站開。海潮聖人用目觀看一個個真是上山打虎鼓牙之將，下海擒龍拔爪之人，海潮一見，心中大喜道：列位將軍今晚出家人要用水火風雷攻打臨淄，要平齊國在此一舉，個個須要奮勇當先，不可退後。衆將連聲答應是。諾海潮聖人便叫水磨真人、八風真人、五雷真人、火龍真人，各按方位，暗進城中，各祭法寶，以備秦兵攻城。又叫王剪章、邯董、駱司馬歡，各帶三千人馬，去到臨淄四門埋伏，只聽得城中水火風雷響時爲號，一齊奮勇攻城，不可違誤。四家真人與四員大將領命，一齊

下蘆棚，各自行事而去。海潮聖人又命混天真人去助五雷真人，平地真人去助火龍真人，金剛真人去助八風真人，煉石真人去助水磨真人。調遣已畢，遂又喚雲磨真人說道：賢徒，你可在雲端等候，倘與南極孫臏等敗陣，架雲逃走，你可用掃雲旗，就把他們雲腳掃斷，他們不能騰雲爲師，自有擒拿他們的寶。又叫鎮土真人到西門之外，倘遇南極子等不能架雲，倘或借土遁逃時，你可用破土旛，把土鎮住，使他不能借土遁逃。算你賢徒一大功。二位真人也領法旨去了。海潮聖人復又叫過移星換斗二位真人，說道：今晚星明斗燦，月朗雲清，非是用法之期，二位賢徒，各顯神通，即將星斗遮住，使臨淄軍民不能觀看分明，以便我兵攻城。二位真人領命而去。又叫金子陵率領一千衆將，保守秦皇大營，不可擅自慌張，有亂軍心，倘若一亂，首尾不能相顧，必不能成功。這場惡戰，非同小可，預要小心謹慎。金子陵應聲謹遵法旨，就領衆將也出蘆棚而去。海潮聖人又與衆門徒說道：衆賢徒，今晚隨爲師到臨淄谷，要施法寶，擒拿南極子等，不可使他們逃脫，待爲師好把這夥妖仙擒拿，一齊送上天庭問罪。衆位仙真聞言，一個個分頭料理，專等三更時分，就好行事。不多一時，日落西山，漸漸黃昏，月上就有移星換斗二位真人，不敢怠慢，出離營中，一個向南，一個向北，移星真人用的摘星竿，換斗真人使的轉斗扇，一齊念動真言咒語行法，霎時間滿天星斗無光，天昏地暗，伸手不見掌，好利害。有詩爲證。詩曰：

天地乾坤墨染成，仙家妙用鬼神驚，多因利害遭逢劫，揉碎仙人一片心。

話說天時將近三更時，往常敵營投師，俱是炮響出陣，這一次乃是海潮聖人用法，不用炮响，只是金鼓爲號，一聲鐘響，章邯王翦董翳司馬歡四員大將，各領三千人馬，齊來出營，各人盡銜枚，各馬皆勒口，亂撒征駒，都向臨淄四門上，暗暗埋伏。四將偷看城上，更火不明，料無防備，心中各自歡喜，都在城外悄悄整雲梯大砲，只等空中水火風雷之聲，一起便來動手。此時秦營中二聲金鼓已響，八風等四位真人，一齊出營，也不帶兵器，也不帶兵將，又有騎虎的騎鹿的，齊駕雲頭，飛奔臨淄四門而來。秦營又響第三聲金鼓，混天真人等都出大營，各奔各

的方位，以便幫助海潮聖人，與十二家門徒，也就出營而來。老祖在青毛狐上，舉目看看，只見星昏月暗，宇宙無光，有如墨染一般，連鄆海臨淄城，都不看見。只道他門徒行的法術，心中大喜。那知是南極子請了天驪地亞蒙，頭三位神聖，就把他的法眼遮住。且說南極仙翁，見天交三鼓，便一伸手，起一個掌心雷，四門俱已聽見。一齊響砲，振動壕口，軍校忙掛燈籠，每人派他掌一個，就如百萬軍馬一樣。個個都是如活的一般，就將燈籠，每人派一個，猶如萬馬，千軍一樣，挨滿壕口。八風真人見城上已有準備，心中暗想：他們城上既有準備，難以進城。不如此往城上放起風來，就把這些燈籠火把，括滅，亂了軍心，必然有變。遂即起在空中，抖開風袋，放起風來，念動真言，呪語往臨淄一抖，此風就臨淄而起。一陣旋風，帶着飛砂走石出來，後見臨淄旋風一絲也沒有。八風真人抬頭一看，只見空中有一位神祇，也拿着一個口袋，在那裏收風。心中大怒，喝道：何方毛神，敢來破我仙術？那位神祇說道：八風真人，不得無禮。吾神非是別神，乃執掌九天正氣風神。吾奉掌教之命，前來敗風。你縱有法術，怎能出得吾手？八風真人聞言大驚，正欲墜落城中，殺散官兵，以復王剪進城。只聽得西門上鼓響得如雷，鬼谷子早顯出法體，催開梅花鹿，大叫八風真人休走，貧道來也。八風真人見是王洞心中大怒，仗青風劍躍步來取王禪。二人正在城上動起手來，王剪在下面，這風起一陣，後就不見了，正在疑惑之中，忽聽得一聲砲響，城上鼓聲齊鳴，有如撒豆一般。心中大驚，仰着一看，只見城上壕口密排無數大漢，身穿白掛素，如天神一般，不由得魂飛天外，嘆口氣道罷了。今番又中計，快些收兵罷。正要說着，埋伏官兵早已殺出，圍將上來。有一員大將，催馬動刀，擋住去路。王剪認得是保國侯袁剛，便不答話，催馬來與袁剛大戰起來。兩軍一齊吶喊助威，城上八風真人正戰之間，聽得城下吶喊，就知王剪遭困，心中暗想：我若不先打發這大眼兒，如何下去救得王剪？便忙在豹皮囊袋中，取出一把扇子來，這八風真人，他有四把寶扇，按四時行事。春天一把和風扇，搨一搨，不論仙凡之體，搨得昏昏沉沉一般了。真天一把薰風扇，搨一搨，不論仙凡之體，渾身發熱，全體酸麻。秋天是一把金風扇，能搨人四肢。

木冬天是有一把寒風扇，搨一搨，不論仙凡之體，寒冷如冰，徧體攢軟。四把寶扇各有應時之用，用錯了就不靈。這時正是臘月天氣，朔風當權，若是八風真人拿出朔風扇子搨一搨，莫說一個鬼谷子，就是十個鬼谷子，也招架不住。瞬息之間，就要骨冷如冰，不能跨鹿的。只因忙中有錯，八風真人一伸手，取了一把扇子出來，王禪一杖打來，八風真人用劍招架，照定王禪一扇搨去。王禪嚇得一跳，卽忙取回杖來，八風真人又一扇搨來，王禪不見怎樣，便笑道：「此時大雪天，又不熱，你搨我作甚麼？」八風真人連搨三搨，不見鬼谷子落騎，心中大驚，用目一看，却是拿錯薰風扇，由不得着忙，說：「錯了，忙伸手又取豹囊袋中，想換朔風扇。」王禪早用掃，往腳下一掃，八風真人未曾提防，招架不及，中了鬼谷子一杖，咕咚一聲，倒去地下。王禪跳下鹿來，卽把八風真人按在地下。王禪力大，八風真人不能掙脫。王禪提將起來，跨上鹿橫担在脚力上，一縱雲頭，落下城來，在鹿上大叫：「王禪休得猖狂，你家八風真人被擒在此，你還敢戀戰。」說畢，飛進聚仙陣。金剛真人在陣上鑿賊，聽見王禪之言，連忙抬頭一看。王禪橫担八風真人，往上望西如飛而去。說聲不好，一催仙鹿趕將上來，大叫：「王禪往那裏走，快放我師兄下來！」王禪回頭一看，見是金剛真人，追將上來，心中大喜，也不回頭，直冲入陣中，卽將八風真人往陷仙坑上一擲。八風真人正欲變化逃遁，早被毛逐白猿，就將聚仙旛，連磨三磨，只見千條瑞氣，萬道金光，把坑口迷住。榮國仙忙將鎮仙符化了，那八風真人就時迷住，直倒在坑中，如醉如癡，動也不動。王禪催鹿轉至陣中，正撲西方庚辛金。那個杏黃旂，但聽雷炮行事。且說金剛真人，正趕王禪進聚仙陣中，不見王禪，只見金光萬道，四面八方，俱無出路。心中大驚，東碰西闖，正在聚仙陣亂竄，再議王剪與袁剛死戰耳邊，又聽得一聲雷響，只見四面上墜下虛兵。來一個個如天神一般，俱跨着鹿。王剪叫聲不好，南極子法術來，不敢戀戰，一催烏錐馬，領着三軍大敗而走。袁剛一見大喜，把斧一提，率領齊兵，遂趕將下去。暫且按下，又說南門火龍真人，來至南門，忙祭火龍，火馬，火輪，火箭，來燒臨淄。正遇着火祖爺攔住，把那些火器，盡行收去。只聽得一聲砲響，城上燈火齊明，堞口無數彪形大

漢都是金甲紅袍，心下大驚，抬頭一看，火龍、火馬、火輪、火箭俱不見，又不知往那裏去。忽然一聲鑼響，城上的聚仙旂一展，落下一位仙真，只見頭帶雲巾，身穿九寶袍，涼鞋淨襪，跨下獨角蛟龍，面如滿月，五柳長鬚，手提金如意，飛奔而來。火龍身人大喝一聲道：「妖仙敢破我的法寶，那仙真笑道：『你要問我麼？我乃海外度朔山逍遙洞二祖。』」西方朔是也。知我利害，快下脚力，跟我去見學教發落，饒你一死。火龍真人聞言大怒，一催金錢豹，舉起降龍杵，望二祖劈面打來。西方朔忙用如意架過，二仙大戰三四個回合，平地真人率領董騫兵馬已到，一見火龍真人與西方朔動手，吩咐三軍快架雲梯，去攻南門，說猶未了，李美容便顯神通，一聲怪叫，一馬當先，即把董騫戰住。平地真人便與西方朔大戰，用劍相還，二祖一見大笑道：『你等只管來我豈怕你不成？』兩個獨戰，二仙全無懼怯。火龍真人知道西方朔利害，便先下手為強，忙祭火龍來傷二祖，空中的火龍火球，二祖用劈火劍，對着火龍一指，那火龍以奔真人而來。真人看見收回火龍，二祖祭起兜巾網，就把火龍真人網住。西方朔把仙網一收，懸空把火龍真人，提離金錢豹，拖上獨角龍，也不與平地真人動手，遂收回脚力，便進聚仙陣內，南方而去。平地真人見火龍真人被西方朔擒去，心中大怒，搶步追進陣去，就不見西方朔，只見四面八方俱是金光，並無出路，心下着忙，順着步兒亂闖。這裏西方朔把火龍擲下陷仙坑，毛翁白猿遂把聚仙旂連展三展，火龍真人在坑中如醉如癡一般，不省人事。二祖便去守他的丙丁杏黃旗，專等海潮聖人進陣。那戰場上董騫不是李美容對手，早已大敗。李美容率衆追趕，并闖進秦營不表。且說北門的王敖聽得砲響，先也化符獻出草人，變出真兵，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日。水磨煉石二位真人，與邯鄲看見，一齊說聲不好，齊國已有預備，煉石便叫水磨真人快些撤水磨城，水磨不敢怠慢，即忙取出撒水旛，口念真言咒語，向東一指，四海龍神立刻興波作浪，水聲滾滾，竟撲臨淄郡來。忽有雲中神龍道：『吾奉南極仙翁法旨，在此護守此城，汝等快些歸位。』海神怎敢違拗，只得諾諾而去。這裏水磨又把水旂連展三展，並無半些水影，心中大怒道：『師弟你在此攻城，待我去到海上拘神，問他一個，不聽』

拘遣之罪。氣憤憤架雲騰空而去。城上王敖看得親切，便不等煉石真人上城，一提虎躍在秦營，卽把三軍嚇得亂跳。說道：「有一個跨虎從天飛下來，先就四散逃走。」煉石認得王敖，忙催鹿上前抵住大戰，有幾個回合，煉石暗想：「師父原叫我引他們下去，以便擒拿。」王敖雖然不是南極孫臍二位的對手，我今何不詐敗，引他到西門，自有老祖接應，想能虛打一杖，收回鹿，往正西上大敗。王敖看見心中大喜道：「這野道在別處去也，費些氣力。」他今往正西敗走，正撞到聚仙陣裏，遂猛勦猛虎，往後緊緊趕來。再說水磨真人，正駕雲頭，想到四海問海神之罪，抬頭一見，四海龍王俱在雲端站立，便催分水獸上前問道：「正神在此何幹？」龍神答道：「小神奉南極仙翁法旨，在此保守臨淄，不許一點水進城，故此鎖住。」水磨聞言點點頭，怪不得我的神術不靈，原來有他們在此，如今何不回營，與老祖商議，再作道理。」忙辭龍神，收回分水獸，落將下來。來至北門，見章邯便問吾師弟，他往那裏去？章邯答道：「真人去後，就有一個騎虎的道人從空落將下來，與煉石真人動手，殺三四個回合，煉石真人就敗走。那個跨虎道人往正西趕去，水磨聞言大驚道：「既然師弟敗走，我何不助他一臂之力，推開水獸，也往正西上趕來。」章邯心下暗想：「他們二人俱去，我在此如何是別夫對手？不如回營去罷。」傳令三軍不必前進攻城，迷回大營。三軍聞言，各要性命，猶如風捲殘雲，飛望秦營而走。只聽得後面一聲砲響，只見一隊齊兵追將下來，章邯傳令衆軍先走，獨自當住後陣，只見當先一陣，好生威風，赤馬長鎗，金甲紅袍，驟馬而來。章邯使用大刀一指，喝聲小將慢來，有本帥在此，你叫甚麼名字，敢來追趕本帥了！獨孤蛟道：「你問我麼？你要聽真吾乃定國侯之子獨孤蛟是也，你知道我的英雄，避在一處，不必與我動手。」章邯聞言不敢戀戰，急尋出路，未知出得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毛奔命喪臨淄城 海潮怒闖聚仙陣

話說那五雷真人毛奔，領命海潮聖人的法旨，駕雲暗至臨淄的東門，把五雷神塔，祭起空中，正欲舉動雷部。

只見五雷塔落將下來，心中大驚。忙即回塔，抬頭往上觀看。見有四位值日功曹，在雲端並立。便大喝道：大膽毛神，怎阻吾法寶？值日功曹忙躬身道：真人休怪，小神奉南極子之命在此，不許真人祭神塔。毛奔道：好南極，怎麼預先知道了？既不許我運用五雷，我只用掌心雷爲號，好使司馬歡攻城說罷，運用掌心雷響了一聲大炮。心下又嚇了一跳。只見背後有人大叫毛奔，你敢私進我的汛地，我與你仇人相見，你休要走。吃我一杖。忙回身看時，却是東方朔寶杖已離頂門不遠，忙舉劍架過。兩人在城下動手。這城下的司馬歡聽得一聲炮響，正要整動人馬，接着大砲響亮一聲，振動山岳。城上早出一支齊兵圍困上來。當先一將，躍馬提鎗，直取司馬歡。司馬歡認得是南牽王田英，知道他的利害，心下着忙，不敢接戰，回馬就走。混天真人一見大怒，催開了雲霞獸，舞動混天鎚，接住廝殺。兩軍一齊動手。城上毛奔正戰東方朔，見兩陣垓口，盡是齊兵，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日，有聽得城下喊殺之聲不絕，就知中計，不敢戀戰，忙架雲往西而走。東方朔亦架雲追趕，毛奔見東方朔趕將下來，心中大喜，暗取五雷神塔祭起，喊道：東方朔休趕，看我的寶貝塔壓你。東方朔抬頭一看，見五雷神塔來得利害，往頂上壓來，便一按雲頭，落將下來。那神塔也隨着壓下來。東方朔早取桃葉渡在手中，將及塵埃，便把身隱住。那寶塔落了一個空，毛奔只道東方朔壓了，心中大喜，忙按落雲頭，方欲用手拍塔，不防東方朔在後現了形，大叫毛奔休得猖狂，招架我的罷，便一杖打來，毛奔招架不及，只聽得一聲響亮，可憐。

修成已是神仙體，誰知竟入枉死城。

東方朔復又一杖，砍了毛奔，便駕雲復上東門，見混天真人與司馬歡雙戰田英，心中暗想：那個騎異獸的，必是無當門待。南牽王是一員戰將，倘戰敵人祭起法寶，也如何招架？我且去幫他一臂之力。忙架雲頭，直落在他三人的戰陣中間，便大喝：秦將休得以多欺少，你老祖來也。掄開茶條杖，便奔混天真人，兩仙兩將，猶如走馬燈一般，大戰幾個回合。臨淄城上，大聲砲響，殺出五百虎兵，一擁前來。秦兵嚇得魂飛魄散，站立不住，往下大敗。司

馬歡也棄了田英，望着後陣敗將下去。混天真人見秦將敗走，也不敢戀戰，虛打一鎚，亦往下敗走。東方朔一見，忙從懷中取出網仙繩來，在後祭起，一聲響亮，把混天真人網住，跌下雲巖，獸來正欲用法解脫，網仙繩東方朔早起，把混天真人按住，挾在脅下，飛奔聚仙陣來，剛進了東門，頂頭遇三家真人，尋路回來，一見東方朔，攬了混天真人，一齊大叫，快還我家師兄下來，發喊一聲，一齊擁起前來。東方朔着忙，說聲不好了，陣裏怎麼有這些真人，我們一齊來了，雙拳不敵四手，若奪去豈不前功盡棄，忙開這雙腳，如飛扑至聚仙陣，簾下即將混天真人擦下，陷仙坑中，綠眉仙即用打仙杖鎖住。混天真人在坑中，不能騰挪。東方朔便守住了杏黃旂，也不管陣的三位妖仙，且說三家仙人追趕東方朔，也扑至聚仙陣，白猿一聲大喝，好大膽的妖仙，你往那裏走？手舉通天尺，迎將上來。三位真人，忽然見了白猿，便一齊來扑白猿，毛遂忙把聚仙旂，連展三展，一陣金光，把三位真人迷住，不見東西，竟奔至坑邊，被白猿一個個，推下坑去，用法鎖住了。且說海潮聖人在營外，被天瞞掩住了天聰城，上砲響喊殺，一些也聽不見。因想衆徒去了許多，爲何風雷之聲，一些俱無，是何原故？便叫移星換斗，二位真神，且收了法力，自己用目上前一看看，却不見臨淄城，心中着忙，舒慧眼往前觀看，原來二神聖，遮天蓋地的，遮住眼前，海潮聖人道：這是那裏來的神祇，敢遮貧道的慧眼，忙取退神金牌，往前一舉，喝道：四方神祇，還不歸位？忽見一般金光，天瞞地啞，兩位神聖，騰空而起，就顯出臨淄城來。海潮聖人觀看城上，只見滿城燈火，照得如同白日，喊殺之聲，振動天地，心下大驚，忙拈指一算，就知袖裏，說聲不好，就對衆仙道：毛奔在東門已死於東方朔之手，七衆門徒，盡遭擒獲，打在陷仙坑內了。衆仙真開言大怒道：南極如此無禮，我們與他拚死了罷！才一齊亂催脚力，海潮跨仙當先，飛奔而來。南極老祖在聚仙陣台上，看得明白，便對孫臏道：海潮如今帶領衆徒來闖陣了，你可與降龍伏虎二仙，同進陣，出家人自有法力困他。孫臏領命與降龍伏虎二仙，下了聚仙陣，出了西門，迎接上去。海潮聖人帶領衆門徒，正漢西門頂頭，就遇見了孫臏，便一聲大喝：別夫，你敢當我的去路？仗劍直取孫臏。孫臏用

拐架開了劍道：老祖可記得平齡會上，三教聖人之言麼？今日你如何又動噴癡，公照下山，自取煩惱？海潮大怒道：利口別夫，你說平齡會上，奉三教言詞，我上雲光，你就上天台，爲何又在臨淄暗排金鎖陣，困住金子陵，破了五雷陣，將毛奔吊打，又三闖秦營，明欺於我，如今又把七個門徒，打入陷仙坑中，你好好與南極子等回山，放你我七個門徒便罷，少若不遵，我擒你上天庭，治你扭天之罪。說罷，又一劍劈來，孫臏連忙架過，用拐相還。海潮門徒，便一走齊圍了上來，這裏降龍伏虎，也就動手殺在一處，不上七八合，孫臏與降龍伏虎二位，就跳出圈子，佯逃而走。海潮見孫臏等不敗進城，反要往東北上去，心中知有原故，慧目觀看，只見東北角上，有四五方展寬一塊淨地，祥雲靄靄，紫霧騰騰，四面八方，有幾千杏黃旗，也有人馬，與金鼓二位神將，風旛吹動，月照旂明。海潮遂指與衆仙看道：那就是梁仙陣了。我們闖進去，把劍一擺，率領衆家真人，便撲聚仙陣而來，剛進了，就不見孫臏，又見方才二位仙真，攔住去路。一個騎着一條四爪青龍，手內提着一柄紫金鎚，一個跨着斑藍猛虎，手中使着九節鞭。海潮便攪棍問道：來的二位道者，何名敢攔貧道去路？二位仙長大笑道：海潮，你問我麼？我兄弟乃東方朔、老祖，邀我來助南極的。降龍伏虎是也。你今進了聚仙陣，只怕不能出來，幸而今日遇着我兄弟，你須要聽我良言，我帶你去見南極，陪個不是，叩個頭，放你出陣罷。把一個海潮，只氣得手足麻木，怪叫妖怪，怎敢發胡言。你走仗劍來取降龍，降龍與伏虎一齊動手，有三四個回合，降龍伏虎二位忽然跳出圈子，往下就走。海潮率衆緊緊趕來，且說南極子在臺上，看得明白，見海潮與衆仙人打乾地進了，便把左手向上一鬆，一聲焦雷，起在空中，臨淄四門上總兵，聽便雷響，便一齊施放大炮，聚仙陣裏的黃旛，便一齊展動，萬道金光，鍊成銅牆鐵壁一般。海潮在陣中，往四下觀看，並無出路，只聽得一聲鐘響，當先露出一位仙家，只見頭戴聚雲冠，身穿八卦袍，面如滿月，膽腹並不跨鶴騎鹿，只竄跳，勝猴快如猿，真個奇異之致耳。海潮老祖見坦腹仙，身不滿五尺，好像個肉蛋一般，滾將下來，便仗劉喝道：妖怪仙慢來，你有多大本領，敢當出家人去路？坦腹仙笑道：海潮道友，你是東海教

主，我乃海外散仙，你焉知我的利害，你要走，我與你見個高下，舞動茶條，奔將上來。二人方出動手，金光中又閃出一位散仙，先就聞大笑之聽，開言道：「我來也！」三人鬥不上幾合，兩位散仙忽然跳出圈子，往陣內就走。海潮躍亂追來，一霎時就不見了。兩位散仙只見南極老八，跨着梅花鹿，慢慢的走。海潮一見大叫南極，你往那裏去？貧道來也。南極笑道：「老祖你今進了我的聚仙陣，縱然你有七手八臂，回天神功也難出離此陣。依舊道說如今放老祖回營，叫秦皇暫且退兵，等天數盡時，不用十分征戰，再發兵併吞六國，豈不是好？你若不肯，要來這些苦惱貧道也難用情，只要叫你嘗一嘗聚仙陣的滋味。」海潮怒道：「好南極，敢當面嘲笑於我，我若不能破你聚仙陣，不算掌教了。」說罷，仗劍直取南極，二人交手大戰，有數十合，旁邊就怒了巨澤真人，催開坐下噴水鯨，展動手巾分流搖厲聲吆喝，南極子休得無禮，吾來也！便奔南極而來，忽聽得一聲鐘，閃出一位散仙來，攔住喝道：「無當的門徒，休往上闖，有吾坦腹仙在此，舉茶條杖敵住了巨澤仙。」這邊啄木真人催開金頭獸，舞動開山斧，上前助陣。金光裏又閃出長笑，上前臨敵。三位仙真戰在一處。鎮土真人見啄木戰長笑不下，忙舞黃土棍上前，雙戰長笑仙。不上三合，長笑仙便跳圈子就走。鎮土真人忙步追趕下來。長笑仙圈裏回鹿，對着鎮土真人大笑一聲。鎮土真人只當一陣酸麻，直至唇邊，張開口，把下巴磕子吊了下來。一陣昏迷，倒在地下不省人事。長笑仙忙下鹿，拖了鎮土真人，飛奔聚仙陣來。將鎮土真人送入陷仙坑內。啄木真人便大叫妖道：「你傷吾師兄，緊緊追趕上來，空中又閃出降龍仙，上前攔住。二仙大戰，有一個回合，啄木真人便把啄木靈鳥祭空中，一化十，十化百，蒙頭撲面而來。降龍見來得十分利害，忙用手鎚迎上，便打打開兩個，又上來了五六個，且又有啄木真人戰住，心中着急，忙伸手在懷中，取出一顆夜明珠，往空中一丟，那珠就起萬道金光，把啄木鳥迫住，不敢上來。啄木真人見了，忙收回靈鳥，不提防被降龍一鎚，正中左肩，往下敗走。拔山真人革面真人，行雨真人，移星真人，換斗真人，一齊大喊一聲，各舉手中兵器，一齊圍困上來。南極子道：「好呀！我擺陣困你門，你們倚仗人多，到來圍我，忙展如意金鈎，

大戰衆位真人，忽聽得猛然一聲，青牛叫時，孫臏早舞動雙拐，上前來助戰。海潮心中想：這別夫神通不小，且有南極幫助，愈難取勝，不如先下手爲強，忙取無極圖，祭起空中，叫聲孫臏，看我法寶擒你。孫臏擡頭認得是無極圖，心中着忙，想此寶利害，我不能破他，便收回青牛，往後退避。南極子早取太極圖，海潮一見心急，着慌忙收回。此圖道：好個南極，怎敢破吾之寶。復又仗劍來取南極，孫臏早圈回牛來，架拐抵住。南極暗笑，取龍鬚扇照海潮一擺，攔來。海潮不及提防，着了一扇，身子就晃了一晃，手中劍慢了一慢，孫臏得便就一拐，照頂門上打來。旁邊移星真人看見忙用摘杆一擋，把孫臏的拐格開。海潮的棍退了幾步，竟撲南極。南極收回寶扇，又與海潮動手。大戰有十來合，南極子一伸手，起個迅雷，振動陣中，金光亂晃，閃出無數神仙，也有騎鹿的，亦有騎虎的，騎牛騎異獸，各樣的有步行的，面分五色，裝束各異，一齊圍困上來。若論海潮聖人的本領，自然不怕他，只因他手下門徒根基淺薄，恐有疏虞，心中不免着忙，叫道：衆家賢徒，跟貧道闖出去罷。方催亂當先往陣外就闖，南極老祖忙攔住，笑道：老祖，你可能出得此陣了？手中如意金鈎，便打海潮。只得又與南極交手。我且按下陣中衆仙動手，且講秦始皇營中，聞得金子陵之言，說海潮聖人已調齊各門徒到臨淄，用水火風雷暗襲齊國，心中大喜。預先傳旨擺下慶功素宴，專等海潮等得勝回營。金子陵在旁便笑道：天已交二鼓了，吾主何不出營觀敵，看看無當老祖法力，擒拿南極子，方才明白，臣有不謬。始皇道：國師之言有理，孤當掠陣，遂傳旨命金子陵保着出了大營，擡頭往對面觀看，險些把個秦皇嚇死。只見那城上燈毬照耀，看得分明，把個始皇嚇得呆了半晌。這一回老祖又斷送了我秦兵百萬，如何是好？金子陵道：待臣領兵前去接應。始皇忙道：如何使得？孤這裏只有國師，你一人保駕，如今剩些兵卒，保孤回西地才好。正說間，燈火一片，明如白日，殺喊之聲，竟奔秦營而來。只見章邯、王剪等飛馬走回，在馬上亂喊道：齊兵殺來了，快些預備抵擋。始皇着忙轉回營中，只聽得連聲發喊：齊兵到了，大小三軍，還有個魂魄麼？一齊亂跑，自己就亂了。齊營中袁剛等四枝人馬，仗着南極的法術，黃布蒙着馬頭，俱變化斑

藍猛虎，亂闖秦營，還有誰敢攔擋？這些兵又是來的大漢，按四方顏色，粧扮的天神一般，舞刀弄斧，在前闖路。不說是人見害怕，就是馬見了，先嚇得屎尿直流，驚慌亂走，還禁得四員虎將，大小齊兵，一同動手殺得好似斬瓜切菜一般。又是黑夜裏頭，這一陣殺得秦軍叫苦連天，哀聲不止。秦皇着了忙，忙跨上龍騎，衆文武保駕打後營走了。兵隨將轉，馬聽鑼聲，一時無主，都已散了。三軍越發站立不住，也有乏盔缺甲的，拋弓棄箭的，又上不得馬的，又趕不上同隊的，自相混亂如潮水一般，擁下去了。那田英、李美容、袁剛、獨孤蛟，率領人馬抄路趕將上去，亂躑秦營，近的鎗挑，遠的箭射，可憐的一陣秦兵死了無數，只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今且不表。且說海潮聖人在陣中，與南極老祖交鋒，東西亂闖，并不能闖出陣去。衆仙或隱或見，出入無時，在金光中隱住，四面阻攔海潮。海潮闖不出，金光心中着忙，想金先圍困，又有衆仙四下裏攔擋，料難冲陣，不如點破金光，從空中出陣罷。遂招呼衆門徒道：「你等不必戀戰，跟着爲師的出陣罷。」說罷，真人把頭上的金冠，摘在手中，打散青絲，二目一閉，用力往上一貫，只聽得一聲響，三花聚頂，起在空中，紫霧紅光，直冲斗牛。海潮跨下青毛氈，從空而起，各真人隨後一齊騰空而走。南極老祖一見道：「海潮，你敢冲破我金光，往那裏走？」一拍梅花鹿，也起在空中，來趕海潮。掃雲真人尙未出陣，見南極駕雲，反趕海潮，便將掃雲鞭祭起，把南極的雲掃落來，他便舞動玉旛，來取南極。西方朔早祭起兜仙網，把掃雲真人網住，推下雲霞獸，卽跌下陷仙坑去了。海潮與衆門徒，出了聚仙陣，駕雲飛奔秦營而來。海潮的慧眼，已看見齊兵大隊，趕殺秦國人馬，在雲端上說聲不好，賢徒快隨貧道救駕。老祖駕雲走得快，趕過秦兵的頭，落將下來，大喊休得驚慌，貧道在此。秦始皇與衆兵將，見了海潮也來了，方才心定。口稱老祖，快去抵擋。齊師要緊，海潮道：「賢皇搭住兵馬在此，貧道向前，隨帶衆真人，越過秦兵，把齊兵擋住。」李美容一馬早到，見無數帶魚尾冠，穿大紅袍的道人，擋住去路。也不知道利害，便躍馬上前。海潮一見大怒道：「好妖人，焉敢與老祖作對，便用虬龍劍一指，李美容桃花馬，就立着不動，革面真人，忙挺劍上前取美容。美容已念呪解了定身法，見革

面真人挺劍上來，便大喝道：休來！舞動手中雙刀，撈住寶劍，馬象交鋒，有一兩個回合，南奉王田英、袁剛獨孤，率着一千虎兵，沖將上來。海潮看出是變法假虎，便用虬龍劍往前一指，劍尖上起了一股火氣，把馬蒙的黃巾盡行燒去。袁剛躍馬來戰海潮，不上五六合，海潮就知袁剛是一位神祇，忙在懷中取出如意珠，照袁剛劈面打來。袁剛只見一道毫光，飛奔面門而來，叫聲不好了，把虎頭一低，正中脊上，未知打得袁剛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美突用術阻秦師 海潮再闖聚仙陣

却說海潮聖人，用定神如意珠，來打袁剛，袁剛叫聲不好，我命休矣。卽把虎頭一低，正中脊上，幌幌險下征騎。獨孤蛟一見妖道，大呼：休傷我兄長，跳馬上前，抵住海潮聖人。軍士把袁剛救回，這裏李美容戰住革面真人，有幾個回合，李美容見他也是道家打法，想先下手爲強，忙將玉支圈祭在空中，念動真言咒語，大叫妖道：休得猖狂，看你家王妃用寶前來，取你性命。革面真人聞言，擡頭看見一朵彩雲，托定兩個玉圈子，飛奔頂門而來，自己認不得此寶，又不能破他的，連忙兜轉癡象，便向海潮聖人那裏而來。大叫老神快破敵人之法寶。海潮老祖聞言，便卽拋了獨孤蛟，迎將上來，擡頭一看，認得是玉支圈。忙將無極圖抖開，輕輕一捲，就玉支圈收了。革面真人看見海潮老祖收了李美容的法寶，他便顯神通，就在象身子一抖，就改換了顏色，只見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好生凶惡，坐在癡象上，高有一丈多高，大叫一聲：陰人休走，吾來也。李美容一見，嚇得魂不附體，連忙兜轉桃花馬，如飛的敗將下來。海潮聖人又祭一陣風砂火雷，齊人不能抵擋，大敗而走。海潮率衆門徒趕來，秦國的兵將見海潮聖人得勝，調轉干戈，趕將下來。南奉王及王妃斷後，又見秦兵大隊追來，說聲不好，錦囊袋卽取出一粒泥丸珠，此乃聖母無價之寶，名曰鎮神珠。李美容卽拿在掌中，就往馬後一丟，念起真言咒語數遍，一陣

風過，變化爲一座高山，擋住去路。海潮老祖等追至跟前，不見齊兵。一座高山，擋住去路。海潮聖人嘆道：齊營中不知多少能人，慧眼一開，認得此乃鎮神珠也。正欲用移山之術，不想鎮仙真人早已祭起開鑿，望此山打來，高聲響亮，高山就不見了。李美容看見破了鎮神珠，卽忙念呪收回，托在掌中。單人獨馬站在路旁，他想等海潮老祖追來，祭此寶珠壓他，這且不題。再說南極仙翁看見海潮老祖闖出了聚仙陣，駕雲而起，便對衆仙道：海潮老祖此去，必然搭救齊兵，恐防田英有失，孫臏你與東方老祖出城接應，我們衆兵進城，不可與海潮交戰。二仙忙催脚力，齊出臨淄而來。那東海潮老祖正趕齊兵，看見李美容單人獨馬，在前站立路中，大怒道：好大膽的陰人，你敢藐視出家人！忙催青毛吼直奔李美容。美容見老祖來得切近，就把玉手一鬆，大叫一聲：妖怪！看王妃的寶貝前來取你！就把壓神珠剔的一聲打去，又叫一聲：妖怪！看我寶珠來取你！老祖聞言擡頭一看，認得此寶利害，忙祭無極圖，就把壓神珠收去。李美容見海潮老祖收去壓神珠，不敢迎敵，催馬大敗。海潮正欲趕來，只聽得一聲牛叫，孫臏與東方老祖按落雲頭。海潮老祖一見，忙兜住青毛吼，以備接戰。誰知孫臏同老祖二人，也不來交戰，壓住陣，慢慢的退入城中。海潮老祖這回也不追趕，統着秦兵在原處扎下大營。始皇升帳，點查三軍，受傷偏將五十餘員，損兵三千有餘，帶傷者八百餘人。海潮老祖查一查真人，內不見填土真人，掃雲換斗紫竹，連先拿去，一共十三位。只見默默無言，面上有愧。始皇開言問道：老祖，南極子法力無邊，又且海外衆仙相助，難以取勝，不如退兵，以免男兒喪亡之苦。海潮聖人說道：賢皇不必憂慮，貧道自有破法之術。始皇又道：老祖法力無邊，未嘗不利害，無奈強中便有強中手，依孤看起來，老祖你不是南極子孫臏的對手，你所用的法術，俱被他破，反損兵折將，各位真人俱遭擒捉，如今老祖且回洞府。我孤情願與齊講和罷兵，免受戰爭之苦。這一夕話，把個海潮老祖氣如土色，口尊吾主不必憂懼，吾與南極子孫臏誓不兩立，便叫十二真人，貧道今被南極子孫臏欺負，我也亦無臉回雲光洞去做教主，不如再與二人見過高下雌雄，衆真人一看答道：老祖也不用合他講甚麼道。

情及早大顯神通。弟子們却要這幾個神仙來相助。老祖與他們決個勝負。救衆人出陣。一則顏面有光。二則不被秦國君臣看小。三者亦可與汝的金蓮銀蓮毛奔報仇。海潮老祖說道：你等不必前去。俱在營中保駕。恐怕南極子又用計來劫大營。只用款鐘擊磬。二位真人到午時。即隨貧道再闖他的聚仙陣。去救各位門徒出陣。再定奇謀。用法擒南極子便了。款鐘擊磬。二位真人連忙應諾不表。且說南極仙翁一見孫臏與東方老祖保護齊兵進城。使上聚仙陣。台前繳旨。便把袁剛受傷的話說了一遍。南極仙翁說道：海潮老祖既又來西門安營。他必不肯善罷。一定又來闖陣。要救他的門徒。王禪你與出家人占算占算。看看如何。王禪聞言。連忙指一算。便知其詳。稟道：弟子占算得海潮老祖。正午時闖進陣。從開門入陣。也不帶人馬。只是二個門徒而來。孫臏答道：海潮老祖又再來闖陣。必然不善。定有一場惡殺。南極仙翁笑道：可見無當無智。來一個人渾身是鐵。也不能受得幾個消磨。料他仗着三花聚頂。只道貧道奈他不得。聚仙陣又不能困他。我且嚇他一個利害。今一不做。二不休。我且嚇他一嚇。此時天不過卯。還有三個時辰。方才到午。便叫一聲孫臏。你傳四門將官上來。即將各壕口的草人收了。海潮老祖乃是一雙慧眼。不能瞞得他過。却被他看破。難免譏誚。說我們嚇他。如今只要見旗打營。擂鼓敲鐘。不許喊吶。使他一個心疑。又叫用一所空房。即將陷仙坑內真人綁將上來。用符鎖住泥丸宮。不能使他變化。全收在空房之內。用符篆封了門。外差兵看守。以防雞犬冲犯神篆。又命豎眉仙去東門幫助東方老祖。長眉仙去南門幫助西方老祖。榮鋼仙去西門幫助王禪。大頭仙到北門。添助王敖。各門俱要陣中雷爲號。各處就把杏旗搖動。用法鎖住四方。不許放走海潮老祖。又令白鶴童子你領出家人的法旨。回去白鶴山朝仙洞。即把貧道的三十六把削花刀取來。不得有誤。路上須要小心。列位看官。你道南極仙翁因何有此至寶。原來此寶乃是元始天尊與太上老君所煉。因南極仙翁掌教之位。特賜此寶與仙翁。不怕你有回天之本領。萬劫不磨。一見此寶。也要削去頂上三花。就要落了五百年之劫難。利害不過南極仙翁看見海潮老祖。他出三花聚頂。闖出陣。所

以用此刀來嚇海潮老祖，使他不致用三花聚頂之法，他亦不能出陣來。白鶴童子領法旨，不敢怠慢，即忙現形，展翅沖空，竟往朝仙洞而來。不一刻，拿了三十六把金刀，回城交與南極仙翁。南極接轉交白猿，說道：「你接貧道的三十六把金刀，起在空中，鎮守金光聚仙陣之上，但聽雷響為號，即將此刀望空中一撒，每口金刀就有一朵祥雲托住，你拿我的龍鬚扇，倘有海潮老祖門人，恐或有能人從上而下，要進吾陣，你將龍鬚扇連搗三搗，金刀便合在一處，來人性命難逃，你可小心在意。」白猿領法旨，接了金刀，騰空而起，就在聚仙陣等候。南極仙翁又叫毛遂道：「真人，你照前行事去守聚仙旛，不必展動坑中沒有聚仙，只用隱身法，隱住身軀。海潮老祖不到旛下，便能若是他到旛下，你可將他打下，陷仙坑，雖不能困住他，也叫他吃此虧，再不敢來犯你的汛地。」又叫孫臏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用法之寶，回聚仙台，另有調遣。孫臏領命而去，又吩咐周達等暗守西門，即把人馬盡行藏起，聽雷為號，一齊點放大炮，要在城上搖旗吶喊，以便嚇秦兵，但看聚仙陣展時，即時將炮藏起，堦口下的軍兵，擊着鐘馨鼓鑼，一遞一聲的傳敲八門聚仙旛舉高時，又連放大炮，不可違誤。周達領命，就往四門傳諭，訖此時，只剩南極仙翁一人獨坐聚仙台，一手搭着梅花鹿，一手執着如意金鈞，白鶴童子在一旁侍立，靜候消息。待至午時，再看海潮聖人進陣。

掘下深坑等猛虎，安排鐵網捉蛟龍。

且說海潮聖人在奉營內，等候將至午時，跨住青毛氍，出大營，面前一對真人，一個敲着鐘，一個打着馨，也不放炮，也不帶領眾家，真人獨自一騎，仗劍款款而來，到也清雅。將近來到臨淄西門，用聲招呼。城上軍快報與南極子出來，會戰城上旗牌聽聞，慌忙來至聚仙台下，跪稟南極仙翁。仙翁聽聞，藍旗所報，疾忙離坐，出了聚仙台，左有梅花鹿，右有白鶴童子，跟着步行來到敵樓上，聚仙旛下，手扶着堦口，往下叫道：「海潮老祖，你實不知恥，昨晚才吃大虧，今日有何顏面又來？海潮老祖大怒道：『南極子，昨晚誤中你的奸計，一時失算，俾你得意，豈不知

我出家人的法力，快把我十三家真人放將出來，把東方朔交與貧道，用五雷轟這妖道之頂，與毛奔報仇，萬事皆休，如若不然，你雖有法力，難扭天數，我同你到金闕裏講講。南極仙翁笑道：老道自古道有一時鬧一時，我與你紅塵遊戲，何必大動噴癡，你家令徒並非出家人，治他在陣中，是他根本太淺，自己跌在坑中，不能起來。與貧道甚麼相干？他們若有老祖的法力，自然也逃得出陣，如今他們都在陣裏頭，有本領再出去闖陣，救得你出門徒，實是老祖之能，若是救不出你家的門徒，誠恐連老祖也打在陣中，休怪貧道無情。海潮聖人聞言，氣沖斗牛，哎呀一聲，好南極子，怎敢看小於我，諒你此陣有何奧妙，你敢欺我，與我兒個高下，吓南極仙翁笑道：也不用出家人與你動手，一言未了，只聽得一聲砲響，臨淄城大開，飛出一對仙旛，也無人馬，引着一位仙長，走過吊橋，飛臨陣前，此位是誰？

滅名揚名威萬古，胸中法術勝無當，紅塵本愛全忠節，盡孝不知盡忠良。

却說海潮老祖認得是孫臏，怪不得極子說有人和我對敵，即用虬龍劍一指，大呼道：那夫，休放你法寶，貧道在此，你往那裏走！孫臏看見海潮聖人一團殺氣，滿面凶容，狠狠的劍仗，躍青毛氊而來，左右有兩個門徒，一個打鐘，一個擊磬，心中暗想：這老祖好是俗家人，曠星禮斗，不知弄什麼鬼怪，忙抱拐陪笑道：老師昨夜敗陣，喘息未定，今日又來，何必要尋此苦惱？海潮老祖一聲喝道：那夫，誰與你講和套？你仗南極子同陣，一班妖仙，暗擺聚仙陣，找一時失算，中你們的鬼計，失陷各洞門徒，你獨不怕五雷轟頂，貧道今日若不生擒你，我實是不回雲光洞去。一催青毛氊仗劍來取孫臏，孫臏連忙舉拐相還，二仙大戰，不滿十來個回合，海潮聖人忙取無極圖來，捲孫臏，孫臏一撻忙收回青牛，敗過吊橋而去。海潮老祖一閃慧眼，看見陷仙坑內，有他的衆門徒，當是真的。忙催青毛氊進陣，說道：待等我，把聚仙旛砍倒，不怕他的陣式，要救衆家門徒，就容易了，說畢，飛奔聚仙旛來。只聽得孫臏在後大喝：海潮老祖，你休往前走，我來也！海潮老祖聞言，暗想：待我打發這個那夫去，再來砍旛不遲。忙

轉青毛吼來，又不見孫臍，便也不去尋他。回轉身來，直至旛下。南極仙翁在台上看得明白，一伸左手，半空中就響一個焦雷，把聚仙旛往上一舉，周達忙吩咐放炮，那些子母炮、百子炮、連環炮，一齊連着響，就如天崩地裂一般。陣裏邊四面八方，上有十六家仙長，一齊就把杏黃旛展開。半空中白猿將金刀撒下，共是三十六把，就有三十六朵彩雲托定，即把一個聚仙陣的上面封得個縫也沒有。那海潮老祖正奔旛下來，忽聽得一聲響亮，火把連天，到吃了一驚，即忙舉目四下觀看，只見金光滾滾，就時變一個金色世界。正東又打着仙杖，在空中起舞；正南上的細仙繩，在半空中猶如撒網羅。正北又有誅仙劍，正西看見鎮仙符。三度四圍的祥光，也鍊成一處。海潮聖人看罷，不覺得大叫笑道：「南極子妄費你心，縱有千般法寶，怎能奈得貧道何？」擡頭往上一看，便哎呀一聲，跌下青毛吼來，就有一個真人看見大驚，即忙上前扶起，問道：「好好的爲何吊下吼來？」海潮聖人早嘆一聲氣，用手指着上面說道：「你們看看，頭頂上是什麼東西？二個真人擡頭往上一看，只見紅光繚繞，紫氣盤旋，半空中就見有千朵祥雲，明幌幌的托着三十六把利刀，猶如天羅一般，排得密密。二位真人即便問道：「頭頂上一派金光，祥雲數朵，托着許多利刀一般，看他真是什麼寶貝？」海潮聖人說道：「你們那裏知道，此乃一氣先天無價之寶，乃是元始天尊與太上老君二位所鍊的名曰削花金刀。三清教主特賜與南極子管轄羣仙，全仗此寶物，縱然修成萬劫不壞之體，遇着此刀，也要失去五百年正果，就要轉劫紅塵，不料南極子下此毒手，用此寶物守在上面，我師徒想出此陣去，比登天還難了。二個真人聞言，心中着急，對祖師爺說道：「如今我們就出不得去，你看四下裏一派金光，上頭又是金刀蓋住，目今往那裏走？不如打土遁去罷。」海潮聖人說道：「恐出不得去，這金光連天撒地，上下鎔成一片，怎麼出得去？」真人又道：「我們進來，只見四面八方，有八杆杏黃旗，怎麼這一回，連旛也不見，都是一派金光呢？」海潮老祖說道：「這是否黃旛的變化，如今闖到那一方，即把那一方杏黃旗砍倒，就可以冲破金光，便能可以出陣。」二個真人又答道：「既如此，我們何不往上方一闖，或者到得闖下，就容易破他。」正說着，猛聽得

一聲青牛叫，海潮老祖說道：「那不是別夫的牛叫呢？在那一方，二位真人答道：在東南角，我師徒們就闖那裏去。自古道：『明山有虎，故作打柴人。』一齊飛奔巽地而來，只聽得一聲鐘響，孫贖早露出形容，攔住去路。言道：『老祖，你既知此陣利害，爲何又闖進來？』只怕這一回，老祖你有些不便！海潮老祖大怒，一聲喝道：『好別夫，怎敢擅發大言，休去擺開青毛氍毹，勳虬龍寶劍砍去。』孫贖用拐架過二仙在陣內大戰，約有七八個回合，二位真人一齊上來夾攻。孫贖又戰有六七個回合，旋回青牛，竟扑東南，那一杆杏黃旛而去。海潮老祖催開氍毹，緊緊趕，一幌了眼，就不見孫贖，只見金光一耀，又躍出一位仙家來，只見他：

頭戴金箍齊抹額，渾身掛素粉粧成，他年得道歸佛界，壽似皇天日月爭。

却說海潮老祖認得是伏虎仙，大叫妖道，休要攔吾去路，卽把劍來取伏虎仙，伏虎舉鎚相迎，二仙又在陣中殺將起來，勝負未分。那一個是全仗先天妙法寶，那一個是全憑海外煉奇功。再說二仙大戰，有十來個回合，海潮老祖又不能取勝，左手仗劍格架，右手打懷中取出一件寶貝，望着伏虎仙劈面打來。伏虎仙見一道寒光飛扑面門，想要破他法寶也來不及，說聲不好，把頭一低，脊梁上却被寶貝措過，便哎呀一聲，坐不住，猛虎跌將下來。海潮老祖正欲仗劍來取伏虎仙性命，只聽得金光中一聲響處，出有一位仙家來，大叫海潮老祖休傷吾兄！海潮老祖忙閃目一看，只見又是一位仙家，那仙家是：

大紅袍染血腥中，白臉長鬚氣體雄，日後亦歸佛教內，蓮台九座着仙風。

却說海潮老祖認不得蓮花仙，卽便大叫來者，你是何人？蓮花仙笑道：『海潮老祖連我也不認得，我乃海外蓮花仙是也，你敢用法打傷吾道兄，你休要走，卽用雙劍來取海潮老祖，老祖只得接住動手，那伏虎仙早已閃進金光陣裏去了。蓮花仙與老祖一來一往，大戰有數合，海潮老祖忽然跳出圈子外就走，蓮花仙一見大笑道：『海潮，你往那裏走？』推開梅花鹿趕來。海潮老祖扭頭回頭，見蓮花仙趕將下來，卽忙取出如意禪珠，照蓮花仙劈面

打來，大叫妖道休趕我，用寶貝打你！蓮花仙一見寶貝，來得切近，不慌不忙，把口一張，吐出一朵蓮花，真個好香！金綫爲邊綠蒂長，外紅薄粉淡黃，數百年前鍊此寶，龍馬神仙有異香。

却說蓮花仙把口一張，吐出一朵蓮花，即將如意神珠收去，托在掌中。大叫海潮，只管把你雲光洞鎖洞之寶，盡行使來款鐘真人見蓮花仙收去如意神珠，即便飛步來取蓮花仙，蓮花舉劍相還，大戰數十合。蓮花仙即時取出他的清靄寶珠過來，照款鐘真人的肩上打一下，即打得一個款鐘真人跌將下來，擊磬真人忙上前扶起，海潮老祖只得敗下陣去。蓮花仙也不追趕，大叫海潮老祖慢走，不必心慌，我不來趕你。說完自守淨地而去。不知海潮老祖可闔得出聚仙陣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怒海潮連失法寶 莽鍾磬自踏仙坑

話說海潮老祖，帶着擊磬真人，收回脚力，往西南而走。只見金光萬道，也是一樣，上下連成一片，也不見那一首黃旛，在於何處？只聽得一聲牛叫，海潮老祖道：怎麼別夫又在這裏，豈不是他的跨貨叫麼？攬住青毛氍，用目細看，那金光陣中，一聲磬響，閃出一位仙家來。只見騎着五色斑斕如花豹，身高力猛，真雄暴，頭頂上角觔三尺長，眼如銅鈴，金光燦爛，四蹄八手，常慣登雲，穿山越嶺，不隨老祖度函關，却助武王商朝鬧，身騎五色神牛，真希罕。商紂時千里得過道，海潮聖人認不得，豎眉仙便道：原來不是別夫的跨貨，又是一頭五色神牛，細看背上那位散仙，越發奇形古怪，持一枝方天畫戟，穿七星袍，面如鋼鐵，鎖下綱鬚，四個牙齒，兩道白眉，心中暗暗想道：這一個妖仙，更來得奇惡，必有一番惡戰。遂用劍一指道：何處妖仙，敢攔我的去路？應豎眉仙道：吾乃海外豎眉仙是也。海潮，你知道上仙的利害，可收回氍往別處去罷，我也不來趕你。海潮老祖聞言大怒，仗劍直取豎眉仙，豎眉仙舉戟相迎，劍戟相交，有數十回合。擊磬真人便忙步上前，雙戰豎眉仙，只見金光中又一聲磬響，又閃

出一位散仙，五絡鬚，茶條杖，身高三尺，肩勝到膝四尺，好似一個肉毯一般，就地滾出，連叫帶跳，大叫雲光洞道友，仗人多取勝，貧道來也。忙接住擊磬真人來戰，四位仙家一齊動手，好一場廝殺。坦腹仙身子靈，左或右，或前或後的打來，擊磬真人難以抵擋，只得敗下陣去。海潮聖人一見也收回青毛氈，隨着敗將下來。豎眉仙一見，喝道：海潮，你往那裏去？一催五色神牛，便緊緊追將下來。海潮老祖忙取出混天玉球，祭在空中，一朵祥雲托着，似箭如飛來傷豎眉仙。豎眉仙一見，笑道：海潮，你小覷吾的，一樣的法寶也祭來傷吾，仰首觀看，見混天毬落將下來，便把目一閉，雙眉一縷，只見在眉上中間，現出兩道白光，騰空而起，就把混天毬裹住，一聲響，落將下來，把手一招，擺在空中，又一聲大喝道：海潮，你還有甚麼法寶？只管祭來！海潮開言大怒，回氈又來接戰，不表。又說這擊磬真人一見坦腹仙追將下來，忙取玉磬在手，一時站定脚步，對着坦腹仙連敲數下。坦腹仙不由的一陣眼花撩亂，腦後生風，一時就立脚不住，一交倒在塵埃。擊磬真人正欲舉鎚來取坦腹仙首級，忽然聽得金光叮一聲響，響孫臏早到跟前，大叫一聲：勿傷吾道友，有我燕人在。此就接住擊磬真人，這裏款鐘真人忙縱步想來傷坦腹仙。坦腹仙早已醒了過來，取起茶條杖，反來夾攻擊磬真人。誰想豎眉仙發手，便有石飛將上，來海潮雖道法高深，經不起有石一路打來，就打得海潮老祖不能立脚，忙帶領二位真人，收將下來。豎眉仙也不追趕，與坦腹仙回守他的汛地。孫臏又暗在金光陣中，應接各家仙長。却說海潮老祖師徒三人，飛跑乾地而來，早有一位仙長攔住去路，只見他身穿八卦仙袍，遮體坐跨白鹿，快如追風，龍頭拐杖拿在手中，鬚邊白髮蓬蓬，硃漆荷蘆掛在胸中，看仙老甚是龍鐘。却說海潮認不得皓髮仙，海潮老祖便問這位老者是那洞真仙，爲何擋住出家人的去路？皓髮道：海潮老祖，你如何連我都不認得？我乃皓髮仙是也。奉了南極子差遣，鎮守金光聚仙陣的西北方乾位，你若知進退，可收回脚力，請往別處去。你休走我的汛地，你我又不用動手，豈不兩家又不傷和氣？海潮老祖聞言大怒，好老頭兒，有多大本領，你敢扳高，說這等大話，你休走，看我來取你掄虬龍劍，直往上

破關。皓髮仙用手龍頭拐杖，急架相還，亂鹿盤旋，尙有六七回合，只聽得金光陣中一聲鼓響，即出一位仙長，見其形體，拿着茶條杖，大叫海潮，休得無禮逞強，我來也。海潮老祖認得是長笑仙，心中早知他的法寶，元通，難以防備，他誰想他的手下門徒擊磬真人，早躍步上前，接着交手，大戰不上三合，長笑仙便咧開火盆大嘴，對着擊磬真人，不覺大喝一聲，笑將起來，擊磬真人，就骨頭酸軟，筋麻，慢慢酸軟倒在地下。長笑仙就舉起茶條杖，才要打將下來，海潮老祖在亂上看見，忙祭起玉旛杆，照長笑仙背脊打來，長笑仙不曾防備，被玉旛打下一跤，跌在埃塵，款鐘真人上來扶起，擊磬真人，往下敗走，長笑仙受了一玉旛杆，也不往前追趕，抖抖道衣來，雙雙攻打海潮聖人。海潮知長笑仙的法術利害，難以砍得，忙取出縛仙索，祭在空中，來縛笑仙，就有皓髮仙一見，忙催白鹿上前，用手龍頭拐杖，直上一舉，就化一道火光，把縛仙索燒成灰飛。海潮一見大驚，忙領着二個門徒，想來同戰皓髮仙，只又見金光陣內，聽得有青牛又叫一聲孫臍，又到前手中，掄動沉香拐，上前迎戰。六位仙家一齊動手，大戰有六七個回合，擊磬真人忙取出玉磬，想來傷皓髮仙，却被孫臍看見，忙飛一拐，手中玉磬打得粉碎。海潮老祖一見，難是取勝，只得拋下皓髮仙等，扑往東北方生門而來。皓髮仙也不追趕，自回汛地，不在話下。且說海潮老祖將近行至杏黃旗旛之下，只聽得一聲鑼響，閃出一位道家來，儒雅風流，大非他個仙家之相，怎見得？

頭戴九樂冠，雲衣耀眼明，黃絨絲緊繫，朗月臉如花。三綰長鬚秀，兩眉豎劍形，散仙居第一，道法萬人驚。來的就是文昌仙，卽用手中方天尺，一指喝道：海潮老祖，你往那裏走？老祖此時連闖三方，不能出陣，又損了三件寶貝，心如烈火，氣高千丈，一見文昌，也不答話，催他舉劍，攔頭就打。文昌仙急架相迎，才交上一合，又一聲鑼響，又顯出降龍仙來，跨着四爪混江龍，飛也似的，竟扑海潮老祖而來。有款鐘真人，見他的凶惡，忙上前敵住。款鐘真人因肩上有傷，難以久戰，忙取落魂鐘，想幌一幌，打降龍仙下騎。誰知此的遲，彼的快，降龍仙早祭起飛

鏡打來，正在落魂鐘上一響，打成粒碎。款鐘真人說聲不好，就與擊磬真人，敗下陣去。降龍仙與文昌仙也不追趕，便來夾攻海潮老祖，掃贖此時亦到一齊上前來戰。海潮老祖自料難以取勝，忙祭起玉旛杆來打降龍仙，却被孫贖用杏黃旗一指，玉旛杆就墜在於地塵埃。海潮老祖一見念呪語，收回玉旛竿，剛提在手中，不防文昌仙祭起方天尺打來，把玉旛竿打爲兩段。又被降龍仙祭起寶珠，打中海潮老祖後心，虧得海潮老祖穿的法衣，雖有法寶打來，亦不過微傷，他吃一驚，忙提魂想跳出圈外而去。又有文昌仙復祭方天尺，一尺打中青毛氍後腿，青毛氍被打負痛，喊一聲往前一跳，幾乎把海潮老祖吊將下來，使不敢戀戰，忙催脚力，跟能款鐘真人等，往中央敗走。文昌仙也不追趕，依舊鎮守東北良方不提。且說海潮老祖師徒等三人見孫贖等不來追趕，他師徒也就慢慢走。海潮聖人心中想道：連闖四方俱不能出陣，反損我的四件寶貝，如何是好？遂與款鐘擊磬二個門徒，我們且歇一歇，商議商議，如今怎樣設法出去才好呢？款鐘真人道：老祖如今我們師徒只得三人，他有四面八方，俱是妖仙，又有孫贖往來護救，我等寡不敵衆，焉能闖得出去？不如我等先到陷仙坑，把師兄弟救將起來，就有人多勢衆，一齊動手，還有一個接濟，老祖以爲如何？海潮老祖聞言，點頭道：賢徒你說的有理，我們共奔陷仙坑去罷。海潮老祖當先，催開脚力，竟奔中央而來。抬頭就見一竿黃旛，迎風飄動，旛下並無人在此防守，心中大喜，差着款鐘擊磬二位真人飛奔至黃旛面前而來，見是陷仙坑邊，往下一觀，看見十三洞真人俱在坑中躲的躲，坐的坐，亦有縐眉擦眼，一個個似癡如呆的，低頭無語。怎得見有蝶詞一首。

坑兒不大，十三人儘可容納，或坐或臥相壓。夢甜甜，好像夜闌更靜人無語，直眼橫睜學個眼禪兒，竟不怕邪火亂丹砂。

且說這陷仙坑，並非萬丈深潭，離岸上能有多少遠。海潮老祖的慧眼，就看不出真假不成？只因海潮老祖的慧眼昏迷，兼有靈旛遮掩，就把心神搖亂，慧光就運不來了。故此迷惑，就看不出真切，心中迷悶，道：衆門徒却

是修真得道之人，如何打在坑中，一個個如泥塑木雕一般，必是南極子有甚法術，鎮着他們，故此不禁癡迷，只是如何救得他們起來？此時就無法可施，便往仙坑邊，沿途巡視，叫道：「賢徒們快些上來，有貧道在此，一連叫幾聲，並不見衆真人答應，心下爲難，一會道：『我何不叫款鐘與擊磬二個門徒，下坑去，把他們背上坑來待我？』」

用解魔法，自然醒悟。遂你甚麼樣人，心一轉，就方有主意。海潮老祖要救門徒心，一暇打點，便與款鐘擊磬二位真人說道：「他們在坑上，被南極子用法鎮住，不能醒悟，你二人下坑去，托他們上來。貧道自有解魔法。」二人聞說，卽道有理，忙跳下坑去，搖一搖那真人等一個一個，如癡如呆的，也不言語。二人在坑下又混了一回，又把各真人一個一個的細看，又見每人頭頂上，貼住一張符，便上來說道：「老祖在，原來那個師兄弟們頭頂上，俱有符鎮住呢。」海潮老祖聞說，忙道：「你們快些揭了去，出家人就有法，款鐘擊磬二位真人，忙下去，向衆人頭頂上去揭靈符，可作怪，揭也揭不動，又揭了一回，又向沿邊說道：『老祖這符貼的緊得很呢？我們揭他不起，這靈符海潮老祖道：你們不須去揭此靈符，卽可扶他上來罷。』」待出家人來揭此符，款鐘擊磬二位真人聞言，便去向那坐倒的人，揉眉擦目，幾多工夫，才擡起一個，扶他立在坑邊，才鬆手，又跌將下來。這一個也是如此，那一個又是如此，二人在坑內，弄得一身大汗。這坑上的黃旗，是金眼毛遂把守的，他見海潮老祖師徒三人來得凶惡，不敢明戰，却用隱身草，隱住身軀。海潮老祖師徒三人所說的言語，一句句都聽得明白，見款鐘擊磬二人在坑中，把那些假變真人，你扶我扛，不能上得坑來。又見海潮老祖立在坑沿上，指揮不定，毛遂便顯出身，舉起茶條杖，照定青毛，後跨下打了一下，說你也下去罷。海潮老祖未及提防，被他打了青毛，一下，負痛往前一跌，幾乎連海潮老祖一齊跌下坑去。正是：

明鎗容易躲，暗箭實難防。

海潮老祖大驚，青毛，執執四足生雲，跳過對面坑沿口，回頭一看，見是金眼毛遂，不覺笑立起來，說聲：「這好賊！」

跟子用的賊智，你往那裏走？且拿住你解解恨兒；一催青毛吼，在坑沿邊過來，仗劍來取金眼毛遂，毛遂忙用茶條杖相迎，就在陷仙坑大戰有七八個回合。毛遂矮小身體靈變，往來縱跳，海潮老祖難以招架。他手中用的那一對虬龍劍，是兩條蛟龍，化作一對雌雄劍，一雌一雄，祭起百步能取人首級，他便把雌劍祭在空中，便喝一聲賊跟子，看我的寶劍，取你性命。金眼毛遂聞言擡頭一看，他就見虬龍劍來的利害，即忙取隱身草一幌，隱了身子。海潮聖人見金眼毛遂隱了身形，他便收了虬龍劍，心中暗想道：這賊根子實難以提防，衆門徒又不能上得坑來，自己意欲下坑相救，又怕金眼毛遂用法，連自己也陷住，不如先去砍他當中的一杆杏黃旗，陣中必然錯亂，然後再救衆門徒，方得妥當。想罷，即便一催青毛吼，忙奔至中央戊己方位，就向杏黃旗來，相離切近，猛聽得一聲牛叫，孫臏顯出身形，手舉一雙沉香拐，攔住說道：海潮老祖，你休要動手，莫想來砍倒此杏黃旗，須要對南極子說過，准你砍，你便砍，若是不准，你想來砍萬萬不能。吾奉南極子法旨，你想偷砍，倒此旛，斷不能海潮聖人聞言，心中火發，便大怒說一聲孫臏，你不可欺人太甚，就在陷仙坑邊，兩家仙人大戰起來，却說坑內兩個款鐘擊磬二位真人，在坑內左扶右，攙衆位真人，竟扶不起一個起來。二真人在坑內，又聽得坑上有交戰之聲，更知必有仙人來與海潮聖人動手，二人便想上坑來相助，誰知金眼毛遂暗把聚仙旛搖動，他又用三昧真火，燒化了鎖仙符，鎗款擊磬二人在坑內，一陣昏迷，他們就不省人事。正是：

鯨魚難脫金鈎釣，青鳥無知打入籠。

却說金眼毛遂，暗用鎖仙符，迷住款鐘擊磬二位真人，不提，且說金眼毛遂見孫臏與海潮聖人大戰，忙用隱身草，隱住身形，過來幫助。他就舉起茶條杖，就往海潮聖人身上直打他兩三下，幸得他身上穿的仙衣護體，不至有重大的傷，心中着忙說道：別夫，我到不懼你，我到提防你這賊根子，也難敵他，倘或被打下青毛吼來，雖不遭你們二人之手，到底也被你這別夫與那賊根子恥笑。即提青毛吼，跳出圈子，往下就敗走去了。金眼毛遂

就顯出身形，忙向前追趕。孫臏連忙叫道：「賢弟，休要追趕於他，毛遂止住不往追了。便叫一聲三哥，我們何不追上去，把他擒獲呢？」孫臏道：「賢弟，你有所不知，不可十分凌辱於他，他到底位高法重，乃是一家教主，掌教身分，也奈何他不得。我們不過困住他的了耐他的火性。你且在此守住，此地不可離開，待我再往別處去看看，他往那方，等我好去接應。」毛遂聞言，便立住了脚。孫臏即上青牛，就從金光中暗暗跟將下去。且說海潮聖人見難以取勝，他就跳出圈子之外，就將下來，坐在青毛氊上，心中一時思想不覺嘆一口氣，暗想道：「我一時失了主意，南極子他既把衆門徒困在陷仙陣，用法鎖住，我反教款鐘擊磬二真人下去，正是送他們落坑而去，都是自己之過。今日只剩得隻身一入，又無幫手，如何闖得出去？他們雖不奈得我，亦難取他們之勝，自想運動心神，感動秦營中衆門徒之法力，又不是南極子等對手，倘或知道我困在陣中，一時冲進陣來，不但不能出陣，恐怕反傷性命。想到此處，心中便覺煩惱起來。我今不能破他的聚仙陣，又不能救起衆門徒出來，也難免三山五嶽的道者恥笑，有何顏面見三十六洞真人？我今直去尋着南極子，見個高下去罷。」復又沉吟道：「他有多少的妖仙，定難以取勝，到底冲出陣方妙。如今若得個能人來，等他把上頭金刀收去，我就容易出陣去。忽然想起了東華帝君來，心中暗道：當時不聽他們的言語，至有今日之恥。如今若叫得他來，在外面把金刀收去，自然我容易出陣，陣也不難破了。」猛聽得一聲牛聲吼，就見孫臏跨着青牛而來。原來孫臏在金光陣中，暗暗的跟着海潮老祖下來，見他在氊上沈吟半晌，頂上殺氣，忽然冲此，知他轉動噴心，便忙閃出金光來。海潮老祖一見心中大怒，忙回氊迎將上來道：「別夫只管趕人，不可趕盡老祖。今日定要與你見個雌雄，便一劍望孫臏砍來。」孫臏用拐架過，滿臉陪笑道：「老祖，孫臏在金光陣中，見你怒氣冲開泥丸宮，看見你冲出噴癡之念，孫臏細想海潮老祖不過一時之錯，何必你揉損道心。今日若肯歸服，請下青毛氊來，在我燕人面前，陪個小禮，我與你同往掌教坐前，請罪，未必掌教不看同道之情，饒恕你們不成。也不過教始皇暫日息兵，可差王剪到臨淄來，責罰他一頓，看天文齊國氣。」

數當盡之時，交回此地與他。孫臏譏氣數，豈敢扭天而行。我自然回山而去。海潮聖人你意下如何？海潮老祖未聽言完，心中大怒，喝道：「別夫，你敢輕慢於老祖麼？」又一劍揮來，孫臏一將右手拐架住道：「海潮老祖，你今身已困在聚仙陣中，不想哀求，想妄動麼？」話說未完，海潮又是一劍來，孫臏忙用拐相迎。二仙聚在一處，牛吼相沖，又戰了數十回合。孫臏一提仙拐，現金光一閃，便是無形無蹤。海潮老祖提劍催桃，望東方慢慢而去。不知如何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衆仙鬪法敗無當

五雷施法困南極

話說東華帝君，他乃是海潮聖人的首坐，管轄着二十四洞真人。西華、南華、北華、中華四位帝君，恰好五方五老，五帝真君。當日東華帝君，正誦黃庭，忽然心血來潮，暗想海潮聖人下山，帶領我洞門徒，齊赴臨淄，他與南極孫臏相對，莫非有甚不利，所以我坐臥不安。甯連忙拈指一算，早知緣故的。大驚說道：「原來毛奔真人已死，南極子擺下聚仙金光大陣，困住海潮聖人，并各洞真人，細想他那裏人多勢衆，獨我一人，怎能救得海潮聖人出來？須得個幫手才好，別位真人也無用的。縱有些神通，亦難抵當那個南極子手段。除非請得南華帝君、北華帝君、西華帝君、中華帝君，四位兄弟下山，要救海潮聖人，就不難了。想罷，站將起來，忙步至三清殿前，速淨手焚香，暗暗祝告。只見香煙飄飄起在空中，竟奔南華山朱明洞而來。南華帝君正看道德真經，又與西華、中華、北華三位帝君，同議長生之事，修煉的妙藥，偶然一陣清香，沖進洞中而來。帝君讓過香頭，攔住香尾，往身中一聞，便知有的事情。南華帝君舉手，口稱衆位帝君說道：「今有海潮聖人，現在鄆海臨淄，却被南極子擺下金光聚仙大陣，困住海潮聖人，不能脫身。今有東華帝君焚香，請我們等下山同去，破此聚仙陣，救取各洞真人，說罷，與三華帝君一齊而去。將到東華帝君洞門，就有守洞童兒看見，飛報與帝君之知悉。東華帝君即出洞門，迎接進洞來，至謁

經堂一齊坐下，相逢大喜，敘禮分賓，獻茶已畢。南華帝君開言道：弟正在洞中揣摩造德真經，道兄爲何不來小弟處走走？東華帝君道：實不瞞列位，道兄說只因家師下山，去鄆海臨淄城外，與南極子孫臚二人對敵，洞中無人，因此未有到寶山領教。南華帝君說道：你令師海潮聖人不在洞中修淨，何苦又下紅塵，動了嗔癡？東華見問，慘然不樂，口稱衆位道兄，有所不知，就將孫臚扭天而行，南極子擺下金光聚仙人陣，又把毛奔真人被害，海潮祖師與衆位門徒真人，被困的語，說了一遍。南華帝君與衆位帝君聽罷，大怒道：南極子與孫臚有這等懶懶欺吾掌教太甚，我們大衆俱要下山走走如何？五位老人一齊說道：言之有理，不可延遲，就此前往。言畢，五位帝君一齊出洞門，各跨脚力騰雲，一刻來至鄆海臨淄，舉目一看，只見西門外，與東北角上，黃澄澄一派金光耀眼，昏沉沉紫氣迷濛，四面八方，金光一片，又見上有三十六把削華金刀，擺得層層密密，真有十分利害。即便上城觀看，四門上有四座聚仙台，台前各插聚仙旗，四門上鐘鼓鑼聲響亮不絕，東南北三門台上，未見有人把守，只見西門台上，有一位老者，岸然道貌，粧束非凡，舉手捧如意金筒，東華帝君看見，認得南極老祖，帝君心中大怒道：果然奇怪，懶懶他竟把海潮老祖困住了，自己到也逍遙快活，我們一齊動手，便把南極子拿住，叫他收回金光聚仙惡陣，放回海潮聖人，與衆位真人出來，未知衆位尊意如何？中華帝君說道：我們且不要動手，那南極子看他亦有神通廣大的，又有孫臚法術高強，如今若是一齊動手，誠恐反至走漏消息，勝敗難分，到不如我們先去奏知秦皇，差遣一位真人出陣，與南極子挑戰，我們四面埋伏，引他出來，一齊上前圍住，壽星老人那時破他的聚仙陣，就不難了。東華帝君說道：此言有理，說畢就催轉仙禽，一齊奔往秦營，來有守營官看見，半空中落下五色飛禽，禽背上坐着五位道者，連忙躬身，請問五位老仙翁，是那座名山洞府的神仙，乞賜留大名，以便通報。東華帝君說道：你去奏知秦皇，你就說有五方帝君到此，門官聞官，急急進到中營，黃羅大帳，跪下稟道：恭喜我主，大營門外，目今來了五方帝君，前來共破金光大陣。始皇未及回言，適有那金子陵並衆位真人聞

報大喜，口稱王爺，這就是五方五華帝君，胸藏日月，道法精通，吾主洪福齊天，得此五位天仙到來輔助，必然破得聚仙大陣。始早聞言大喜，頓時起位，率領衆人馬出到營門，恭請五位帝君進營坐下。各真人見過禮，承奉官捧茶，茶畢就坐。秦皇開言請問五位帝君：今有南極仙翁擺下金光大陣，此陣亦有衆位真人進陣，不見回來，又有海潮聖人入陣，尙未見出陣，目今不知生死如何。五華帝君聽罷說道：乃有衆位真人在內，與及海潮老祖亦在聚仙陣，暫時受困，不至傷其性命。若要破聚仙金光大陣，須聽老拙言詞。目今有那位真人要去金光陣，引出南極子到得來，待吾網住他，自有道理酌議。就有革面真人領法語而前去見陣。東華帝君聞言大喜，你到臨淄西門有南極子在聚仙陣台上掠陣，你可改換形容，竟奔聚仙陣，與南極子動手，許敗不許勝，將他引出西門，以便我等接戰。革面真人領法語而去。東華帝君又命吐絲真人，你到西門外等革面真人將南極子引誘下來，你可到聚仙台上，放倒聚仙旗，就顯你神通，又不許放出一人前來接應南極子，這是你的執掌。吐絲真人依了法語，就下蘆棚去訖。這五位帝君欠身，口稱賢皇寬心，待老拙等出去走走。始早離位奉送五老，有帝君說道：賢皇止步，不勞遠送，言罷即出蘆棚，各跨仙禽，又有各位真人緊緊跟隨，各往五方埋伏，暫且按下不表。却說革面真人，違了東華帝君調遣，不敢怠慢，即將夜叉皮換上，跨着白象，提起三托天叉，冲出營門，唵動真言呪語，駕上雲頭，竟奔臨淄西門而來。那南極老祖正在聚仙陣台上掠陣，見他海潮老祖，困在陣中，滿心歡喜。正在台上，自在逍遙，只見半空中吊下一人，竟奔法台而來。戰未三合，革面真人虛刺一叉，就離聚仙台騰空走去。南極子看見心中大怒，說道：好妖仙，你往那裏走？催開梅花鹿，也就四足生雲，趕將下來。那吐絲真人看見南極子追趕革面真人，離了法台，他便催開脚力，竟奔聚仙台上，他暗想要將一竿聚仙旗放倒，忽有白鶴童子在於台上看守，他見有人來倒聚仙旗，便大喝一聲：何處妖道，敢來砍倒聚仙旗，要傷吾祖師爺的法？令吐絲真人笑道：諒你童兒，怎能識我，我非別的就是崑崙山吐絲真人是也。白鶴童子聞言，心中大怒，即便舉起南極老祖龍頭拐杖，照定

吐絲真人打來，吐絲真人用大斧相迎，二仙大戰，捨死忘生，一場惡戰，經戰千餘個回合，不分勝負。吐絲真人暗想：諒用力敵，難以對敵取勝，就虛砍一斧，帶陣脚力，他往城下就一跳。童兒怒道：諒你這妖道，往那裏走！白鶴童子將身一縱，立刻跳下城來，提拐追趕。吐絲真人看見白鶴童子追趕下來，相離不遠，心中暗喜，兜住援覘，扭頭往上一看，空中也沒有，在下一看地下也沒有，心中暗想：這妖道看見我追趕他得緊，便使這樣智謀，故把大話哄我，我不管他，有寶無寶，我就趕上去。一頓拐打下他的脚力，拿進城去，等我祖師爺面前來報功也。顯顯我手段，想罷，又往下趕來。吐絲真人看見來得切近，相離不遠，尚有十餘步光景，就嘴唇一捲，吐出一道白光，滑碌碌冒將上來，猶如千條銀絲，連連不斷，竟扑白鶴童子身上而來。白鶴童子一見大驚，不知是何物件，開手來接，連手也粘住了。說時遲來時快，頃刻繞得一身都是，把手連脚多繞住，連頭也蒙住了。搖也搖不脫，扭也扭不動，一時就展動不得。那吐絲真人把他網住，就圈了脚力，伸手就將童兒提起來，好比繩索纏綁，更覺結實，把他橫擔在後，視獸上回轉，秦營不表。且說南極老祖，追趕革而真人，緊緊跟定，忙催開白象，往正西去。正走之間，只見橫斜有一位老者，身騎白鶴，手執金如意，攔住去路，高聲喝道：南極子，你往那裏走？南極老祖一見，知是西華帝君。南極老祖坐在鹿上，躬身陪笑，口稱道：長請了，不知帝君到此何幹？西華道：好南極子，你是掌教老祖，就是羣仙領袖，孫臏扭天而行，你該責打於他，才是因何反助孫臏，暗擺下聚仙金光大陣，又將各洞真人擒拿？海潮老祖遭困，你也想想海潮老祖，乃是崑崙教主，雖然與你無害，也有三清之面，他是一長，你是一晚，小不可犯上，你仗着人多，行起凶來，得罪了無當老祖，只怕眼下難道其罪。南極老祖笑道：西華帝君，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想當日在易州大戰，後來夜設平齡會，三教聖人下山，與孫臏講和，那時貧道也在跟前，海潮聖人也在會上，彼此所見，三教聖人吩咐聖人的說話，是明明白白道：孫臏雖然扭天在燕盡孝，在齊盡忠，孝兩存，那時才歸。

山洞今日孫贖在正臨淄治事，理之當然，你家海潮聖人，不遵三教言詞，卽差毛奔下山，擺下五雷惡陣，就將孫贖困住，可憐燕丹宮主死時收殮，母子不相見面，情實可傷。貧道下山來，不過要解救孫贖，進陣觀看消息，不想毛奔好歹難分，攔刀擊我一雷，我卽駕雲逃回，他把脚力鹿轟死，請帝君想一想，你說我以小犯上，這毛奔擊我一雷，又打死我的梅花鹿，你又是怎的講呢？我來救孫贖入陣，在路之中，遇見海潮聖人，他倚仗人多，又將白猿擒去，甲子日要用水火風雷，攻破臨淄，我才擺下聚仙金光大陣，擋其鋒銳。雖然將各洞真人困住，也是他們劫數，請帝君你又想想，可是貧道以小犯上，否？四華帝君道：據我看將起來，你兩家爭名奪利，擅動噴癡，都是爲着徒弟，依我良言相勸，你且把金光聚仙陣收回，將海潮老祖師徒一齊釋放，令你孫贖在無當老祖跟前陪個不是，就係天大的事情，可以解釋了。南極老祖冷笑道：帝君你說的好說話，教我叫孫贖與他陪個禮，這話叫我萬萬不能，若要撤此陣圖，除是三清親臨，又要各洞真人與我叩頭才行。不然，莫想回了。西華帝君問：大怒道：好憊懶的南極子，我看你有多大本領，這等無禮，既然不聽我良言，我就放你不過。言罷，就催開白鶴脚力，舉起金如意，照頭就打。南極老祖用金鈎，架相還一往一來，戀戰盤旋，不分勝負。忽聽得正南方一聲大喝，南極子你不得逞能，我老拙來也。老祖聽得招呼，急用金鈎，架開金如意，暗暗觀看。只見一位老者，頭帶金冠，身騎朱鶴，手執金如意，沖殺過來。老祖看見心中自想：原來南華帝君來了，怎麼這兩個老頭兒都下山，想必和海潮老祖交厚，回來破陣，也是有的。遂用手中金鈎一指，南華帝君：你爲何也來扶助海潮聖人，與貧道動手？南華帝君性烈如火，一見南極老祖，心中大怒道：好掌教的祖師，我豈不知三教同陳，何必親來此處，今見你把海潮聖人困在陣中，辱吾本教，焉能饒得你過？說畢，磕開朱雀鳥，掄動金如意上來。南極老祖道：好紅臉老頭兒，怎敢和我動手？遂使開金鈎，左右招架。西華帝君兩下夾攻，正北之間，正北上猶如一朵烏雲，沖到陣前，原又是北華帝君。南極心下着忙，暗想兩個老者，儘夠招架，如今又添上北華，十分費力，忙用金鈎，架住三般兵器，大喝你等三老，今日

認真與我見雌雄麼？我金鈎無限，恐傷貴體，那時悔之晚矣。北華帝君說道：南極子，你少發狂言，你若不把陣圖收去，放出海潮聖人來，就要你頭上，卽刻冒出血來。南極聽罷，沖沖大怒，展動金鈎，又如狂風驟雨而來，殺得三方三帝君，如走馬燈一般。戰到深處，又見東華帝君、中華帝君二老，一齊來至陣前，一時就將南極子團團圍住。老祖觀見五方五位帝君，一齊殺來，來得好利害的，比不得海潮老祖二十四洞真人，心中暗想：這五個老頭兒，都是與天同壽的神通廣大，執掌金木水火土五位帝君，一齊殺來，又按東西南北中，雖然年老，他的精力不衰，我一個人，焉能弄得他五人過？正想之間，只見五枝金如意，一齊夾攻南極子，就把金鈎架住，口稱五位帝君，且莫動手，你我都是年高有德之人，你們若是戰勝了我，同道相親，何必爲着海潮老祖，就把老臉變上不成，竟和我動起手來。我是一個老頭兒，你們是五個老頭兒，若是勝我也罷，倘若失手，豈不把五老體面都丟了！那時有何臉面？我有金石良言，請你們各歸洞府，莫管人家興廢之事。東華帝君聽說大怒，好南極子，休得胡言，你豈不知我是海潮聖人，首坐管領二十四洞真人，你如今將我家的老祖，困在金光聚仙陣，與衆家真人，陷在鎖仙牢，東方朔打死毛奔，易州喪亡金銀兩個仙人，我與你結下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還講甚麼？將言說罷，又舉金如意，沖殺上來。南北西中四位帝君，又一齊動手，就把南極老祖，裹在中間，各逞手段，紛紛來戰。南極老祖，左支右架，四面騰挪，心內着忙，就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名爲先天乾坤袋，只有茶鍾兒大，此乃先天二氣鍊成，若是晃一晃，就有一間房子大，就把人吸在裏頭，取住袋口，出不得來，不論仙凡，一時三刻化爲膿血。南極子取出先天袋，大喝一聲，五老，你們休得逞強，看我的寶貝來，取你們性命罷。言着他就把先天乾坤袋，這裏一晃，現出一間房子寬大，口裏冒出一股白青的氣，青屬陽，白屬陰，此寶名爲陰陽二氣。這般青白氣飛來，不論仙凡之體，扑在身上，就如繩纏索縛一般，就把人吸進去的，就是南極老祖與海潮聖人，連戰幾場，亦不肯輕用此寶。今見五老帝君利害，才下此毒手，卽把先天乾坤袋開去，收五老帝君。那五方五老帝君正在酣戰之間，又聽得

寶貝來取的二字！一齊舉目觀看，把五老帝君，嚇得大驚失色，好憊懶的南極子，怎敢下此毒手！說着，那陰陽二氣，扑至跟前，五老帝君，就把道冠摘下，一般一齊，都收在先天袋中，南極老祖擡頭不見五老，心中又喜又愁，喜的是收了五老，又困住海潮聖人，顯出老人妙用，海外散仙誰不欽服，愁的是五老與天齊壽，日月同明，一怒將他袋進裏面，一時三刻化爲膿血，惟恐三清見怪，掌教也不成，還有罪過，故此心中爲難，進退不得，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不如把他帶進臨淄，放將出來，與他講和，等他們知道利害，自然回山而去。南極子想定主意，即將先天乾坤袋提起來，不覺大驚道：怎麼裝着五個老人，五個帝君，到是輕飄飄的，難道未有在內不成？方才明明白白，看見五帝收入袋內，雖然年老，最少也有好幾百斤，怎麼這樣輕輕飄飄，真奇怪得緊，難道走脫不成？正然疑惑，忽然聽得嗚禽人喊之聲，舉頭四顧，五老冉冉而來，心中大怒，因何我的先天乾坤袋內裝的甚麼東西，忙把乾坤袋一抖，倒唸真言，抖出五頂金道冠來，須臾，五老已到跟前，南極老人大笑道：你這五個老頭兒，少要逞能，你們都把首級呈與我，還講利害麼？再敢與我來動手，五老聞言大怒，叫一聲南極子，你還有甚麼寶法，只管使來，老拙可無懼怕。說着，五位帝君一齊挺如意，沖殺上來，仍復廝殺，暫且按下不表。却說綠眉仙同着東方朔，鎮守正東上那座杏黃旂，見海潮老祖撲至跟前，綠眉仙不敢怠慢，催開白鹿，舉杖大喝：海潮老祖，休得走我的地！貧道在此，久等多時。海潮聖人聞言大怒道：來者那洞妖仙，敢來攔我的去路？綠眉仙冷笑道：我乃海外真修，綠眉仙是奉南極老祖的調遣，鎮守此處，你知我的利害，早早往別處出去，使兩家免傷和氣。海潮聖人笑道：你這無名野道，怎敢大發狂言，你休走，看我取你性命。二手仗劍，照頭就砍。綠眉仙催鹿用杖急架相還，他二人劍來杖去，各逞英雄，經戰二十餘合，勝負未分。海潮老祖大怒，順手在懷中取出寶貝，名曰狗仙鎖，祭在空中，便大喝一聲，看吾寶貝傷你！綠眉仙仰首觀看，一見明晃晃一把狗仙鎖，比門扇還大，竟奔綠眉仙頂門打下來，再晃一晃，喝一聲疾！那寶更快了，東方朔看見腰間取出消寶葫蘆，把蓋揭開，連晃兩晃，喝一聲疾！只見葫蘆裏沖出一道

白光飛起空中，竟奔狗仙鎖，連繞三繞，此鎖就落下塵埃，不能變化。海潮聖人大怒道：好東方朔，用什麼邪法，破我的寶貝。綠眉仙初見海潮的寶貝，沖殺上來，心中着急，恐難以抵敵，後見東方朔破了法寶，心中大喜，即將杏黃旗連展三展，把那打仙杖在旗上，又晃三晃，從半空中飛舞滾將下來。海潮聖人一見，吃了大驚，收回脚力，往下敗去。東方朔與綠眉仙亦不追趕，仍守汎池。海潮聖人就敗至正南，又遇着西方朔，跨着獨角蛟，他用的齊眉打仙杖，攔住去路。海潮老祖高叫西方朔，你兄弟二人在海外散仙，何等逍遙自在，因何聽信南極子調遣，幫助孫贖，自尋煩惱。西方朔道：你縱放門徒，擅擺五雷神兵惡陣，又將我家兄左目傷損，我和你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既然到我的汎地，焉能饒過你說罷。催蛟舉杖就打。海潮老祖側身躲過，分開寶劍沖殺上來，各懷惱怒，捨死忘生，一場好戰。海潮老祖又取出一件寶貝來，名爲斬仙刀，落將下來，只有盧葉大小，發起在空中一變，十變，百百變千，明晃晃二三百口飛刀，落將下來。西方朔一見不慌不忙，在懷中取出兜藥寶網撒起空中，所有寶刀，被一網打盡，用手一招，乃落在掌中。海潮老祖大怒道：你敢收我的法寶，怎肯與你干休，催他仗劍殺來。西方朔用杖架住，長眉仙又把杏黃旗搖動一度，金光閃處，只見滿空中多是細仙繩，紛紛墜下，嚇得海潮老祖魂不附體，慌忙逃走西方，乃是王禪老祖大喝道：海潮老祖，休走我的汎地，免我動手。海潮老祖怒道：好鬼谷子孫贖，是你徒弟，你不能營轄，由他扭天行事，反來助他逞強，攔我的去路，我焉能饒你，要知王禪老祖如何對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羣仙大戰金光陣 東華計取削花刀

話說海潮老祖闖至西方，有王禪老祖，領着榮鈞仙，與綠眉仙攔住去路。海潮大罵王禪，縱徒行惡，還敢攔住貧道的去路，慳遂一劍揮來，王禪用拐架過，隨手相還，一來一往，經戰到七八個回合，早有榮鈞仙在路旁大怒。

舉起雙劍，在旁夾攻，海潮老祖一見榮劍仙，仗劍而來，心中大怒，他隨身就有八件寶貝，在陣中失了六件，尚有兩件剩下，一名打仙鞭，一名釣仙鈎，二件至寶，今見王禪來得利害，又添上一個榮鈎仙綠眉仙，兩下裏夾攻，心中自思，料來不能取勝，虛架一劍，取出打仙鞭，祭在空中，王禪一見打仙鞭，來得切近，遂由榮鈎仙只管和他動手，即忙念動真言咒語，用手中茶條杖往空中一撒，變作一條虬龍，張牙舞爪，就將打仙鞭，抓落塵埃。海潮老祖一見大怒，好鬼谷，敢破我的法寶，我和你拚了罷。氣忿忿，催開青毛犴，復往上闖。鈎榮舉劍相還，又見王敖破了他的打鞭仙，即將杏黃旂連展三展，只見滿天神將飛來。海潮老祖不敢戀戰，敗走北方，正遇王敖催虎掄斧而來。海潮老祖，竟不答話，舉劍就砍，王敖舞大斧，火速相還，搭上手，就戰了十餘個回合。海潮老祖，即忙祭起釣仙鈎。王敖見了，將身一閃，閃入金光之內，早被大頭仙，將杏險旗展動，飛起誅仙劍，就把釣仙鈎砍斷。海潮老祖一見着忙，催開青毛犴，大敗奔至中央，只見上面金刀密布，進退不能，困在中央，並無出路不提。且說南極仙翁敵不住衆位帝君，虛打一金鈎望中下敗走，口中叫道：我敵你等不過，我今去也。五老一見說道：南極子已敗，爲何不進陣中，反往東北上走，想是要誑我等入陣，我等爲救海潮老祖，就進陣去，那裏怕他，說罷，齊催仙禽緊緊追趕，南極仙翁就在乾地開門，敗進陣中，就有中華帝君說道：南極子進陣去了，你們跟進去，待我在上面，收他削花金刀。這才好搭救海潮老祖。四老點頭，各跨仙禽，闖進陣去。皓髮仙看見四位帝君進陣，就與長笑仙，即把杏黃旗連展三展，只見金光閃閃，南極仙翁入陣，開聲招呼，八方仙長各位，俱要小心防守，如今五老進陣來了，只聽得我掌心雷響動，一齊併力擒拿五老，不可有誤，又與孫臏說明，用心防守，這不必細表。且說四位帝君進陣，只見四面金光籠罩，上面又見三十六把金刀，十分利害。東華帝君說道：我且去尋海潮老祖，才好商量出陣。正然說着，忽聽聞青毛犴之聲，順着聲音來到中央，舉目觀看，只見海潮老祖坐在青毛犴上，東華帝君慌忙下騎，搶行幾步，控背躬身，口稱老祖，弟子五方五老，俱已到來，請法旨定奪。海潮老祖見東華帝君前來，心中大喜，未

會開言相敘，只見南華西華北華各位帝君已到。一齊下了飛禽，來到面前。海潮老祖亦下青毛氈，與衆帝君相見，滿面笑容說道：貧道遭困在此，倚蒙幾位帝君，下山搭救。東華帝君說道：弟子也曾說過幾次，老祖不從，定要下山，與孫臏爭勝負，今日誤中了南極老祖的詭計。海潮老祖答道：且不必講論，只是如今打從那裏出陣？東華帝君等說道：道術短淺，實不知出陣之計。海潮老祖又道：北方稍可，若正東正西十分利害，四帝問道：怎磨利害？海潮老祖說道：那四方就有四件寶貝，正東有打仙杖，正西有鎮仙符，正南有網仙繩，正北有誅仙劍。四位帝君答道：既是這些說話，待中華帝君成功，我們就好走了。海潮老祖道：中華帝君現在於何處？四位帝君齊答道：他尚未有進陣，他在外邊破金刀，接應我等出陣。海潮聖人聞說，大喜說道：若是收得金刀，我們三花可以聚頂，要出金光陣就不難！東華帝君問道：衆位真人，如今在於何處？海潮聖人答道：衆位真人等，俱在鎮仙牢，只有款鐘擊磬二真人，正在陷仙坑。四位帝君說道：何不前去救他兩個，一齊前去闖陣。海潮聖人點頭稱好，你看正中間那首杏黃旗，旗下就是陷仙坑。只有毛遂一人把守，四位帝君答道：這個矮子，聽見我們到來，必然膽戰心寒，但不知孫臏在於何處。海潮老祖說道：這別夫到處見他照應，如今又要仔細提防，你們隨我先到陷仙坑，救了款鐘擊磬二位真人，以便前去破陣。說畢，跨上青毛氈，各帝君齊跨仙禽，走到陷仙坑而來。毛遂一見心下暗罵來的是東南西北四帝，乃是海潮老祖請來的救兵，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定然要救坑中之人，適值此處就是我的執掌，若是被他救出去，却是面目無光，更被衆仙恥笑，不能不認真與他見個高下。想罷，高聲大叫：海潮老祖，你往那裏走？你方才敗去，又回來送死麼？海潮老祖大怒罵道：好矮子，你有多大本領，焉敢在此誇口？看我取你展動虬龍劍，往上直闖。毛遂舉杖相還，衆帝君說道：你這矮賊，我等大年紀，那個不知你這根底，不過仗着隨身法，毛手毛腳罷了。今日吾等在此，管教你無術可用，死在目前。說罷，四老一齊動手，掄開如意，竭力夾攻。毛遂看見四位帝君冲殺前來，心中着忙，已知自己的本領平常，一個海潮老祖也殺不過他，怎復得四老來助戰，若是

與我戀戰，定吃大虧。正欲施展法力，要用隱身躲避，只見南極仙翁，跨着梅花鹿而來，手提金鉤如意，冲到陣前。海潮老祖與四位帝君看見，擲下金眼毛遂，直奔南極仙翁。仙翁舞動金鉤，四面招架，殺得難解難分。毛遂耐不住，大喝海潮老祖，休得逞強，看我的禪杖來打你！說罷，與南極仙翁併力大戰。海潮老祖捨死忘生，又見四位帝君各逞英雄，難分勝敗。戰鬥多時，忽聽得一聲牛叫，孫臏架拐騎牛，飛奔而來，殺入陣中，兩掄雙拐，殺得四位帝君及海潮老祖，招架不住。南華帝君大怒，用手即將靈禽一拍，只見朱雀鳥把口一張，吐出雨煙，自己運動三昧真火，即將煙火沖沖而起。毛遂一見連忙迴避，孫臏展開杏黃旂，其火不能橫飛，就是騰騰升起空中，即把聚仙幡燒爲灰燼。南極仙翁一見大怒道：「因何把我寶幡燒了？怎肯善放輕饒？」言罷舉起金鉤，照頂門就打。四位帝君忿怒，一齊動手，仍然大戰起來。正戰之間，衆位帝君各施法寶，西華帝君祭的白虎箭，東華帝君祭起五雷針，南華帝君祭起五火毬，北華帝君祭的打神勾，紛紛法寶，起在空中。毛遂一見不能抵擋，將脚一蹬，去得無影無蹤。孫臏連展杏黃旂，法寶不能墜下，只在空中旋舞。南極子連忙取出先天袋來，四位帝君一見，慌忙回念真言。各將法寶收回。南極仙翁大笑道：「你這四個老頭兒，用的是現世法寶，見不得法寶，見不得人，若是見人來，就要收回。四位帝君聞言大怒，好南極子少發狂言，招架着罷。言畢，又一齊沖殺上來。孫臏南極，用兩般兵器抵擋，毛遂看見救了法寶，又攢將出來助戰。海潮老祖大怒，好矮子賊，即看劍罷，就用虬龍劍來揮。毛遂與海潮老祖，南極仙翁與孫臏，二位與四位帝君動手，分在三處殺。這一陣只殺得難解難分，暫且按下不表。再說中華帝君架雲殺至金光陣中，頂上而來，舉目往下一看，十分利害，只見金刀罩住空中，閃出金光。中華帝君看罷，心中暗想：此是海潮老祖該有削去頂上三花之難，若要破金刀，須得一人代替海潮老祖方能了事。不若且回秦營，查明各洞真人，那一個有年災月晦，應歸劫數的，着他前來祭了金刀，當做海潮老祖替身，才可以救得他們出陣。想定主義，隨即回轉大營，就有七位真人，迎上蘆棚坐下。衆真人問道：「看此陣勢如何？」帝君去而復轉，中華帝君不

敢說明，眼看着拔山巨澤，行雨翻江，倒海吐絲，連匏革面，各位真人等說道：我今回來，欲尋得一個幫手。不知那一位真人，跟隨老拙進陣，同破金刀。只見巨澤真人上前躬身說道：弟子不才，情願助帝君一臂之力。中華帝君暗暗點頭，嘆，真是在劫數難逃，生死由天，毫髮不爽。即對巨澤真人說道：你既願去，事不宜遲，即此同行。說畢，一齊就下蘆棚，跨鳴鳥與巨澤騰空而起，不半刻早到陣上。巨澤真人稱帝君似此陣門嚴謹，打從那裏進去？中華帝君說道：須從金刀空闊之處進去才是。此刀不是凡間之銅鐵，混亂傷人，這三十六把金刀，專削神頂上三花，你頂上未有三花，也不必懼怕，但要小心些。巨澤真人說道：我今要護救老祖，莫說是金刀就是火坑，也要去跳。如今就此下去。說畢，仔細端詳，見正中間有空處甚寬，並無金刀，此處寬展，可以下去。白猿早已防備，只見有黑面道者，往下沖闖，暗罵一聲黑魯之夫。若是從上可以下去，去海潮老祖，亦可以騰空出得來。說罷，就將龍鬚扇一搨，三十六把金刀，一齊轉動，巨澤真人正到當中，要上不能，要下亦不能，却被金刀攢體，仙魂渺渺，尸首跌落陣中。中華帝君一見巨澤真人傷命，不勝嗟嘆，非我特意害你，只因仙劫來到，難逃大數矣。中華帝君正然嘆息不止，那一個白猿大喝道：你這騎雀兒老頭，在此處何幹？想你也下去作伴麼？中華帝君聽罷，大怒道：好孽畜！你休得無禮，我今正要來拿你，你往那裏去說罷。推起黃鶴，手舉如意，照頭就打。白猿倒身閃過，冷笑道：你且休動手，你這老頭兒，到底是誰？中華帝君說道：好孽障，連我都不認得，吾乃軒轅山軒轅洞中華帝君，特來破此金刀。搭救海潮老祖出陣。白猿聽罷，哈哈大笑道：好輕巧的說話，這是我家掌教老祖，鍊成鎮洞之寶，你豈能破得？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來破，方才那一位來破陣的，已是粉骨碎身，是個模樣，你捨得老命，竟你試一試。中華帝君聞聽大怒，好大膽的孽畜，氣死我也。催開黃鶴，手舉如意，闖將上來。二人發怒各顯神通，戰到十來個回合。白猿招架不住，心下着忙，這個老頭兒到也利害，何不將龍鬚扇搨他幾搨，想必往上敗走的。想定主意，回頭看見中華帝君隨後趕來，白猿一見雙手舉扇，用力一搨，即把中華帝君坐下黃鶴往上提了，白猿又是一搨，再把帝

鵲送了上去，兩翅騰空，搖搖不定，帝君暗想這到湊巧，他在底下，我在上頭，何不趁勢往下打他，一如意，管教他命傷無常，想罷將如意一個結實，即將黃鵠往下一沉，對準白猿，白猿眼明手快，就將身子一閃，龍鬚扇又是一擲，就把黃鵠又擲起去。白猿望見有物墜下，只用扇一搨，就打不下來，帝君無法可施，忙在懷中取出百鍊神鎚，如黃豆大小，幌一幌就有木盤大小，就是一二百步打人，百發百中。中華帝君將此鎚拿定來打白猿，湊手不及，自然成功。不料白猿眼力甚尖，伊見一物落將下來，忙用寶扇連搨兩擲，連仙鎚搨去，帝君無奈收回寶物。心中暗想怒道：這孽畜果然利害，無法破他，如何救得海潮聖人！況此猿眼兒尖快，他往上看我，我何不抓一把砂子，往下一撒，迷住了眼，把他兩眼迷住，就成功了。中華帝君乃是中央戊己土之仙，說時即在坤地，抓起金砂，對着白猿往下一撒，就有紅雲紫霧，金光華這又不是寶貝，乃是一把土，沙迷來雙眼。白猿一時不能躲閃，只見帝君把沙灰撒將下來，白猿那裏留心，就被沙塵迷住雙眼，遂急用手亂揉，雙眼越睜不開，帝君催開黃鵠，就落將下來，白猿心靈不過，他又揉着兩眼，心中自想，不是別故，定是這老頭兒洒的塵土，諒他此時又施毒計，莫管他，我且搨他數扇再說，遂閉眉合眼，拿起扇子，左一搨，右一搨，混搨幾回，連手也搨去了，幸眼沙順着眼淚，流將出來，頓時又看得見，舉目四顧，不見中華帝君蹤跡，心中暗喜不提。且說中華帝君却被寶扇搨至雲端，將至南天門下，若是沉將下來，又懼龍鬚扇利害，正是無法奈白猿的何，只管在雲端之上，往來徘徊，遲疑不決。忽聽得雲摩響，動威儀整肅，冉冉而來。中華帝君迎上前去，原來是二郎神君，滿心歡喜，連忙舉手說道：楊元帥何往？楊戩催雲正走，忽然聽的招呼，收住白馬，舉目觀看，認得是中華帝君，便問帝君何事在此？中華帝君答道：只因南極子暗攏聚仙金光陣，打死五雷真人，困住海潮老祖，五老下山，來到臨淄，救護收回些金刀，破其陣勢，可恨白猿仗着龍鬚扇，把我搨至九霄，如今要他金刀，難以下去，無奈暫停在此，幸遇元帥，欲借靈威，即將那白猿擒下，餘無多求。楊元帥道：奉上帝敕旨巡遊天下，查問各種人民生死疾厄，實是不能相助，有負尊意。中華帝君說道：既

然如此，不能強請，乞將神犬借用如何？楊元帥答道：「可以使得。說畢，即將神犬囑咐，交與帝君拱手而別。帝君帶犬墜落雲頭，來到陣前，吩咐神犬：「你先下去，站在白猿背後。他若動手搗扇，你可下口咬他。那只神犬善識人性，擺尾搖頭而下。白猿只留心上頭，怎麼曉得哮人犬暗算。帝君催動黃鶴，展開翅墜將下來。白猿一見欲舉扇子，不防神犬在大腿上一口咬住，往後一拉，跌在地下，連寶扇也無。中華帝君趁勢將金刀收去，舉起金如意，把白猿打下到塵埃。南極子一見大驚，看見白猿受虧，想必有人來破陣，意欲上來救護，却被四位帝君纏住，無奈往後敗走。海潮老祖與四位帝君力與海外羣仙大戰，他看見收了金刀，只用三花沖開金光一條大路，竟出聚仙陣，回轉秦營。南極仙翁令人救起白猿，率領衆仙趕至秦營，命人在營外高呼：「快將金刀寶扇好好送還與我，萬事皆休。如若不然，就要沖殺進營而來。」門官飛報始皇，始皇聞奏大驚，開言道：「你們拿他甚麼來了？若不還他，他闖進來，難以抵擋。」五位帝君說道：「無妨，即令王剪帶領弓箭手、火炮手，帶了人馬，暗出後營擋住。王剪領計而行，行至營門，一面炮手打來，一面箭手射來，南極仙翁搭不住陣脚，只得帶領衆仙轉回臨淄去了。王剪正要收兵回營，忽見空中吊下一個人，衆軍趕上，按住捆綁起來。上前一看，正是孫臏。王剪冷笑道：「好朋友，你也着箇令人拔去腿上的箭。」孫臏叫苦連天。王剪領軍士抬至金頂黃羅大帳，報功與始皇。始皇說道：「這孫臏法術希奇，孤家屢屢被其所欺，但如今不知是真是假，不如將他放了罷，不要招惹于他。」五位帝君聞言，齊聲答應：「聖主萬安，有老拙等在此，何懼這朋夫作怪，把孫臏抬到帳上。衆兵丁答應，即將孫臏抬至帳上放下。軍校們也圍着觀看，只見他頭帶三叉冠，身穿豆青袍，沉香拐，摺在旁邊，魚皮靴穿在足上。海潮老祖一見大喜，這個正是孫臏，今朝將他拿住，不怕南極不把衆真人抵換，吐絲真人說道：「弟子到西門聚仙臺邊，還拿住他一個童兒在此。海潮老祖說道：「更好如今就去與南極仙翁講和，他便放回十二洞真人。我把白鶴童兒釋放，惟有孫臏難以寬恕，可將他送與上帝從重問罪，方釋我心頭之恨。」五位帝君齊聲答道：「祖師在上，事要三思。孫臏不比泛常之仙，他已經

修煉元功，得到了一個真人分位，非同小可，我們傳言，叫南極多責幾杖，以戒下次，就可以罷息干戈，從此釋解是非，各歸洞府，免受紅塵之累，方爲上策。海潮說道：就有衆仙之情面，留他的活命，即將他吊起來。始皇聞聽大喜，吩咐擺上素宴，與衆位仙家慶功。正飲之間，海潮老祖開言道：貧道細想孫臏作怪多端，雖承衆位說情不好重責，亦不宜輕饒，吩咐將孫臏吊在後邊，用刑條重打，且令他受些苦處，也是應該，只是少打他幾下，也就罷了。始皇點頭道：衆位帝君講得有理，拿的道童，怎的發落海潮老祖，令他也吊在一邊，打他幾下，叫南極子知道知道。說着，只見吐絲真人將白鶴童兒催上大帳，見是一個道童，不過南極子使喚，打扇搨茶小輩，他有何本領，且把他綁在棚柱上，只單打孫臏罷。吐絲真人聞言，對着白鶴童兒身上連噴三口真氣，把絲收得無踪，另換麻繩綁在柱上。道童看見孫臏繩纏索綁，吃了一驚，暗想廣文師兄，他是神通廣大，因何今日也在此吃虧，難道他又弄元不成，正在疑惑之間，忽見中華帝君左手托着龍鬚扇，右手捧着幾把削花金刀，口稱老祖，貧道得他兩般寶貝，實費許多精神，敬當奉獻。海潮老祖接着十分喜悅，果然中華帝君道德清奇，貧道在他陣中失了八件寶貝，如今有帝君得他兩件，兄以相抵，吩咐吐絲連袍三位真人，好好收藏，須防得東方朔毛遂二位弄鬼裝神，前來偷竊。正在言論，忽聽得被吊的孫臏大叫道：快還我金刀寶扇來，衆位真人聽見吃驚，說道：却被別夫看見，龍鬚寶扇與及削花金刀，定然又要弄神通，不如一狠就要百狠打他一個臭死，用個木籠，將他困在裏頭，用靈符貼在他的頭上，也不用網，就推入木籠，那孫臏在木籠裏頭，即把眼翻兩翻，叫一聲海潮老祖，你怎麼這般狠毒，放我在木籠之內，海潮老祖說道：你且在裏面坐坐，何妨，你是有神術的，看你怎樣脫逃。孫臏答我且養養精神罷。說畢低頭閉目，如要睡一般，這且不題。再說白鶴童子看見金刀寶扇，不覺大驚，這是我祖師鎮洞之寶，爲何落在海潮老祖手中，如今他緊緊收藏，就是萬萬不能偷盜得回，心生一計，將身化作蚊蟲，飛入內庫，開了寶匣，偷回金刀寶扇，化爲白鶴，飛騰出來，想舉用刀割斷繩索，却被海潮老祖看見，喝令衆仙擒拿，未知白鶴逃

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孫臧法盜鬚鬚扇 東華夜劫鎖仙牢

却說白鶴童子將繩索割斷，急忙間，兩腳一頓，變了原形，展開雙翅，冲天而去，飛回臨淄而去。海潮看見白鶴童子飛去，衆人道不好，走脫道童子。海潮說道：要他何用，務須看守孫臧要緊，一聲傳下，有衆軍校回稟道：孫臧在木籠中已好睡着，但請放心，且不會秦兵之事，再講南極老祖却被一陣箭炮攻打，只得退回聚仙台上，只見聚仙旗倒了，白鶴童兒不知去向，卽忙掐指一算，便知其情，又令人檢回龍頭拐杖，只見衆仙紛紛而來，各報功績。東方朔呈上拘仙鎖，蓮花仙遞上如意珠，四方朔繳上衆仙刀，豎眉仙獻上混天球，王禪道：我砍去他打仙鞭，皓髮仙道：我燒了的縛仙索，王敖道：我收他的釣仙鉤，文昌仙道：我打斷他的玉如意。南極老祖聞言大喜。王禪道：爲何不見了孫臧白猿道：我見孫三哥中箭，被擒去了。南極老祖叫一聲毛道友，煩你到秦營走一遭，打聽孫臧與白鶴童子二人消息，要把金刀寶扇收回，算你真人莫大奇功。毛遂皺眉道：此事免勞照顧，秦營內大小都是認得我的，我一人難以成功，說話之間，只聽得空中仙鶴亂鳴，毛遂指道：只不是老師祖爺的童兒來了？頃刻間，果見童兒到來，落在平地，仍舊變成成人形。南極老祖道：你被人家困住去，怎麼得回來？白鶴童子就將情事訴說一遍。南極老祖又問寶貝與孫臧的下落，白鶴童子就將孫臧困在木籠，寶貝藏得十分嚴密，難以下手。話說了南極老祖聽罷大喜，衆仙真道：失了寶物，孫臧現在受罪，祖師不愁，反現喜色，是何原故？南極老祖笑道：衆位有所不知，孫臧神法希奇，巧妙無窮，雖是困在秦營，必有一番作用，不久自然明白。說畢，便喚王禪你快到陷仙坑，卽將款鐘擊磬，二人送入鎖仙牢，四門上鑼聲鐘鼓，四面八方旗幡收了，同衆仙下台。到文華大殿中，將候孫臧，暫且按下不提。且說孫臧困在木籠之中，看見吐絲與運匏二位真人不在此看守，他卽時用換刑法，換了

木籠，尋着雙拐，悄悄來至蘆棚，看見吐絲與運匏，他把身形顯露，用手一拱，二位真人請了。兩真人一見大驚，只豈不是別夫，却被他逃走出來，慌忙上前攔住道：「好大膽別夫，你往那裏走？」孫臏指道：「你兩個弄得好事，快快將我的龍鬚扇、削花金刀，送回與我，萬事皆休。少若支吾，你們知我的利害，定要你二人的性命。」兩位仙真聽了大怒，走上前就是一劍揮來，孫臏用架拐開往來不止三合，孫臏回身就走。兩位仙真隨後趕來，出了蘆棚，一轉眼就不見了孫臏。正在疑惑解望之間，忽見孫臏立在面前，吐絲運匏二位真人大怒道：「好別夫，你不過用的分身法，希圖盜寶，你就枉用心了。」言罷，二仙舉劍就砍，孫臏竟不招架，就飛跑，一轉灣又不見了。有藍旗報知秦始皇，即散了筵宴，同衆仙真來看。木籠見孫臏睡着，正在猜疑不定，忽見吐絲真人運匏真人仗劍而來，氣喘吁吁，一齊上大帳，口稱「快拿孫臏，莫被他走去了。」海潮老祖笑道：「只個別夫安坐木籠，何用去拿？」二位真人道：「孫臏方纔與我動手交戰，敗下陣來，我二人趕至轉灣，就不見了。」海潮老祖聞言大怒，我想這別夫又弄出什麼邪術，萬惡滔天，即時吩咐王剪，打開木籠，拖了孫臏出來，活活打死，且不說假孫臏被打，而說亞父用的換身法，混住衆人，只見滿營都是孫臏，那邊叫拿孫臏呀，這邊又叫拿孫臏，弄得秦營內弄成一片。那孫臏看見鬧亂之時，進了內庫，開匣取了龍鬚扇、削花金刀兩般寶貝，騰空而起，口內念出真言，收了法術，竟自回臨淄城中而去。我且不提，且說王剪就將孫臏提出木籠，即時吩咐兩邊兵將，盡力而打，打得假孫臏哀哀叫苦，連天叫道：「打殺我了，我是無罪之人，爲何下這般毒手打我？」王剪聞言，就嚇得一跳，就低頭仔細一看，只見那人頭戴鶯翎冠，身穿號衣，脚着草履。王剪看得明白，驚異之極，就將此小軍帶至秦始皇駕前跪下。海潮老祖問道：「你是什麼人，在木籠內何幹？」軍士叩頭說道：「小人頭哨弓箭手，名喚李亞四，小人實不明白，將小人如此毒打。」始皇問道：「你何故假粧孫臏，在木籠內？」李亞四說道：「小人奉殿西侯之命，手持弓箭出營，忽然一陣昏迷，倒在地下，甦醒之時，就被重責，小人並無罪過，真孫臏與假孫臏，小人也是實不知情。」始皇聽罷，心中疑惑，此事明明將孫臏裝在木籠，如何變了

軍校聽了此事，十分難明，傳旨快傳頭哨管隊，當面問明。若是他管下兵丁，豈有不認得之理。倘若不是，你就是孫贖了。值日官忙將管隊帶到黃羅大帳，忙即跪下叩頭。始皇着手指此軍兵問道：你認得此人否？你不得胡言亂說。管隊聽聞，叩頭說道：他是頭哨弓箭手李四，是小的管下，豈有不認得！始皇聞聽，猜疑不定，又聞小軍稟報寶扇金刀遺失去了，海潮老祖道：必定孫贖弄術竊了去。他既是前哨弓箭手，何不放了他罷。始皇吩咐鬆綁，又命管隊軍士即將李四領去。五位帝君道：如此孫贖十分懶懶，必須設法降服了他才好。海潮老祖說道：整頓孫贖且慢慢商量先救了十五位真人要緊。可憐他們無辜受難，豈不抱怨呢！東華帝君說道：老祖不可煩惱，待弟子今晚三更暗進臨淄，救取諸位真人出來，管教一火鬧得他翻江倒海。海潮聖人聞言大喜說道：賢徒此去，必然成功。但是孤掌難明，須得幫手才妙。東華帝君說：只用紫竹真人隨我走走足矣。不言東華帝君要想去劫鎖仙牢，且說孫贖用換身法，在秦營內盜了削花金刀，與龍鬚扇進城到黃羅大帳，參見了南極老祖，敍說用術取寶一遍。南極老祖欣喜不盡，忽然一陣旋風吹過面前，南極老祖心中駭異，袖占一課，不覺大驚起來。衆仙人一齊問道：口稱師祖，此風過去，主何吉凶？南極老祖說道：衆位各道友俱要仔細。今夜三更，就有東華帝君前來，暗劫鎖仙牢，要用三昧真火燒毀白虎殿，主有一番驚恐，因此不可不防。孫贖聞聽說道：白虎殿有貴人停靈之所，豈可燒殿，須商對付之法。毛遂說道：只有何難處？就把四海龍王請來，他那裏放火，我這裏噴水，自古水能克火，何難之有？孫贖聽罷說道：不中用的，不中用的。東華帝君用的是三昧真火，比不得凡間之火，只見水就滅，此火見水如同添油一般。有南極老祖說道：不妨，你們只管放心。雖然他用的真火，我自無窮法寶，他不能奈得我。河盼咐白鶴童子速回本洞，即將避火罩取來應用，不得有誤。白鶴童子領命去了，又命王禪王救東方朔西方朔降龍伏虎皓髮綠眉八位真仙，你們俱在鎖仙牢四面埋伏，只聽炮響為號，一齊殺出，併力擒拿敵人。又見白鶴童兒領命回洞，取來避火神罩，回來繳旨。南極老祖又命毛遂與白猿二人，你們領我靈符一道，謹守鎖仙牢，不

得放走衆妖仙。此是你二人的執掌，只等東華帝君臨了臨淄，你便施放號炮，不得有誤。又令鬢眉仙長笑仙文昌仙長眉仙四位真人，俱要在臨淄四城門埋伏。如東華帝君到來劫牢之後，敗走的出城，必須截殺，不得放走。衆仙領計去後，南極老祖又命餘衆仙，真同我到文華殿上，觀看動靜，準備接應。南極老祖又將白鶴童兒回來，取避火神罩，交與孫臧，你將此避火罩，罩住白虎殿，就在那裏防守，吩咐調遣已畢，各去行事，按下不表。却說東華帝君候至二更時分，即命紫竹真人先往臨淄，探聽消息，看看得便，即下手劫牢，我隨後就到。紫竹真人領法旨，駕雲而起，立在雲頭，往下窺探不表。那南極老祖與衆仙真議論，專等海潮聖人劫牢之事，細聽炮響，以便接應。應斷殺，仰首觀天，慧眼遙望，只見半空中有一位道者，手持寶劍，腳踏雲頭，往來遊行。心中已知是海潮聖人，差遣劫牢之人。南極老祖心中暗怒，遂即下文華大殿，跨上梅花鹿，一陣金光，駕上雲頭，手舉金如意，一指大喝一聲：「來者何人？」黑夜之中，妖仙到此，何幹？紫竹真人躲避不及，嚇得面目轉色，強笑道：「光天之下，何處不可游行？你難道管得我不成麼？」南極老祖聞言大怒道：「好好獵的妖道，你們的狗肚心腸，我已經算定，你還往那裏走？言罷，舉起手中金鈎，如意就打紫竹真人。側身躲過，仗劍相還。一來一往，二人在雲端動手，大戰起來，殺得愁雲滾滾，難解難分。不提。且說東華帝君跨着青鸞，往空而起，他看紫竹真人與南極老祖動手，他也不去助戰，悄悄的起在空中，落將下來，進了臨淄城，上聽敵樓，天交三鼓，又看看守城的軍士，都已睡着了。東華帝君下了青鸞，往前便走。那仙禽隨後跟着來，及至文華大殿，殿上只見有白鶴童子，和幾位散仙坐在此處。東華帝君心下自思的，我且到鎖仙牢，救了衆仙真人出來，再作道理。但不知鎖仙牢在於何處，抬頭四顧，只見東南上有一般瑞氣沖起，帝君仔細想想，這般瑞氣，諒必是此處，就是鎖仙牢。此是世人不知，自古道：妖有妖氣，人有怨氣，仙有瑞氣，不想只鎖仙牢內，都是得道的真人，頂門上各現祥光，比不得凡夫俗子。只東華帝君順着瑞氣尋來，不多一時，走到鎖仙牢，在於眼前，只見上前觀看，只見三間房門，門上都貼着無數的仙符，那些把守的軍士，都在牢門口打

睡。只見毛遂與及白猿二位在此看守，東華帝君心下就有了爲難之事，細想我如今也不用去燒白虎殿，只用揭去靈符，打落鎖頭，趁南極子與紫竹真人動守，出其不意，救出衆仙，齊心共去擒南極子，有何不可？想定主意，忙步上前去揭鎖符，那命眼毛遂與及白猿二位仙真守着仙牢，忽見一條大漢，青臉白鬚，道貌氣概是一位老者，在鎖仙牢邊伸手去揭鎖仙符，忽見吃了一驚，即便開聲大叫道：「甚麼人來此劫我鎖仙牢？」白猿聞言，趕至跟前，高聲大喝：「好大膽包天，敢能暗劫鎖仙牢，你往那裏走，舉起通天尺，照頭就打。」東華帝君方才揭了一道靈符，不料却被白猿看見，用通天尺打來。東華帝君連忙住手，即刻跨上青鸞，用起手上金如意，招架通天尺。金眼毛遂看見，不敢怠慢，又將信炮點着，咕咚一聲，大砲驚天。那東西南北就有各位仙真，一聞信炮一響，四面八方驚動起來，就有王禪王教、東方朔、西方朔、降龍伏虎、皓髮長眉衆仙等，一齊圍住上來。各舉器械，怪聲如雷，大叫快拿劫牢賊，不要走了。東華帝君聞聽，大衆圍住鎖仙牢，就是四面八方，喊殺起來，心下自思：「雙手不敵四拳，他有這些仙妖，那裏敵得他過？」既是南極子有了準備，料想劫不成仙牢，眼見救不出衆仙真了。在此與他戰鬥無益，不如闖出去，燒了白虎殿，那些妖仙必定一齊去救火，趁機再來劫牢不遲，諒必成功。想定主意，東華帝君一見衆仙來得切近，急上青鸞，不敢怠慢，就把手中金如意掄動，如飛上三下四，左五右六，隔架遮攔，好一個東華帝君。雖然年老，還擋得住衆位仙真，自用一柄金如意，架開了王禪杖，架過王教的斧，擋住東方朔茶條杖，隔開西方朔打仙棍，響一聲降龍真人飛鎚，磕開，扭一回手，就將伏虎的仙網鞭格住，擔開皓髮仙的龍頭拐杖，迎過綠眉仙寶杖，左右遮擋，上下飛騰，殺手多時，東華帝君虛打一如意，他就往下敗走。衆仙也不追趕，依舊守鎖仙牢。東華帝君回頭一看，不見有人追趕，心中暗想：「我如今且去燒了白虎殿，此爲上計。想罷，緊催青鸞，竟往白虎殿而來。舉目觀看，只見殿上安下避火罩，又見有一位道者把守，頭帶三叉冠，身穿青袍，手持雙拐，騎牛而立，正是孫臯。東華帝君一見大驚，既有是這別夫在此，教我難以下手，心內細想：「此事想來，一不做，二不休，他雖然保住

此白虎殿，諒三宮六院，城內民房，難以兼顧，我何不一火焚燒，豈不是好。想定主意，催動青鸞，對着三清大殿，拈訣迭印，口中念動真言，呪語，霎時之間，巽地東南方，忽起大風。東華帝君就即時運出三昧真火，尙未延燒，只見孫臏架拐騎牛，遠遠而來，大喝東華帝君，你休得放火，有燕人在此保護，豈容你擅便毀傷宮殿，殘害民房麼？東華帝君抬頭一看，見是孫臏抵當，心下自思，有了孫臏，放不得火了。衆真人却救不出來，只便如何是好？我在祖師面前，說下大話，此刻毫無功績，怎好回去見他？到底見些微功，就是回去，遮遮體面才好。諒來只鎖仙牢，與白虎殿，都有人看守防範，難以下手。料這四門上，無人把守，何不就在黑地，大起火來，管教滿城燒得他們焦頭爛額，玉石俱焚。想畢，丟下孫臏，竟不交言答話，回騎就走，奔至東門，先祭起神風，刮得各處沙飛石走，只見半空中，來了一位道者，高聲大叫，何處妖道，休得在此作怪無禮，我在此等候多時。東華帝君聞聽，抬頭看見犀牛上坐着一人，面如鑛鐵，四齒獠牙，兩度白眉，五絡長鬚，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手持方天畫戟，生得十分凶惡。東華帝君看畢，大喝一聲，來者是何妖道？豎眉仙聽見大笑道：好東華帝君，連我也不認得了。我乃是海外散人，豎眉仙是也。奉南極老祖調遣，在此鎮守臨淄東門，防着你這老頭兒殺人放火，我看你往那裏走！催動神牛，持戟就刺。東華帝君一見大怒，喝聲妖道，怎敢和我動手，即用金如意，急忙招架。豎眉仙左手持戟，右手一張就有一塊神石，打將過來。東華帝君看見，大驚失色，說聲不好，就把青鸞一催，往上即起，只聽得咯的一聲，打在青鸞背上。此禽似覺疼痛難當，展開兩翅，竟奔往正南而去。東華帝君暗暗想道：好了好了，幸未有打傷我的坐騎，說不得，我且往別處放火罷。正走之間，忽聞得大聲吆喝，好東華帝君，你往那裏走！東華聞言，抬首一看，只見一位道者，頭帶五龍巾，身穿大紅袍，坐騎八叉梅花鹿，手提寶劍，飛奔而來。東華帝君大叫道：來者是何妖道，快通名姓。道者笑道：連我都不認得！吾乃海外蓮花仙是也。我奉南極老祖之命，鎮守此處方位，臨淄南門提防，你到來放火了，今正等着你，你往那裏走！說罷，一劍砍來。東華帝君又用金如意架開，一來一往，就在南門上，好似龍爭虎鬥，各逞

英雄。二位仙人戀戰多時，不分勝敗。東華帝君殺得火起，心中大怒，把口一張，噴出三昧真火。蓮花仙一見，即忙把口一張，亦吐出一朵蓮花，托了三昧真火，那火就不能近得蓮花仙身上。東華帝君一見此火，不能傷他，心就大驚了，暗想：只道者果然神通廣大，道術希奇，他口吐蓮花，非同小可，諒必敵他不過，我何苦與他戀戰？遂即虛打一如意，往下敗走，直至西門，早來了一位仙長，攔住去路，高聲大叫道：東華帝君慢來，你走我的汛地，我奉南極老祖之命，在此久候多時，你可知吾利害，快快下騎請罪，饒你一死，若少遲延，教你目下喪身。東華帝君聞得招呼，抬頭一看，只見那位仙長，頭帶九梁冠，身穿五色雲衣，騎着青毛獅子，手拿量天尺。東華帝君大怒道：你是何人，敢在我跟前出此狂言，快通名來，你家帝君不殺無名妖道？文昌仙大笑不止，說道：量你不識我，我乃是海外文昌仙是也。你來想劫我鎖仙牢，反落南極老祖的圈套，還不快下青鸞，免你之罪。你在此強戰，誠恐被我擒捉，悔之晚矣。東華帝君聞言大怒道：好妖仙，你敢放此狂言，氣死我也。催動神禽，舉起金如意，照頭就打。文昌仙手中舉起量天尺，急架住，來來往往，兵器交加，一場好戰，經過二十餘個回合，勝敗未分。東華帝君暗道：想我原意要劫你的鎖仙牢，又要用火燒白虎殿，實欲搭救衆位真人出來，攪得臨淄翻江倒海，誰知事不湊巧，各處防守甚嚴，難以下手，到今連走三門，亦不建立微功，在此爭鬥，甚爲無益，不如直走北門，見機行事便了。想定主意，即用金如意挪住，又用一個鯉魚翻身之勢，回身就走。文昌仙見他走了，也不追趕，即時奔回自己汛地，不提。且說東華帝君回頭看見無人追趕，就急急催動仙禽，直奔北門而來。一路上心中自思：若這北門是無人防守，我就放他一把火燒將起來，算這一路的黎民，該當劫數，不是我心太毒，乃是此處應該大難，若是有人把守，我就不得與他的戀戰，且回秦營與祖師商議，再作定奪。想罷，即時催動青鸞，起在雲端，往下一住，來至臨淄北門，舉目觀看，只見北門上來了一位道者，頭戴仙冠，身穿褐衣，足踏多耳麻鞋，肩上橫担茶條，即將去路攔住了，呼東華帝君，你休走貧道汛地，我在此處等候你多時，又說：帝君你不識我的名姓麼？我乃是海外長笑仙是也。我奉

南極老祖調遣，鎮守臨淄北門，防着你來放火，你可知我的法術，早下青鸞，跟我同你到南極老祖面前，哀求掌教，或者可憐你修道多年，放你歸山，亦未可知，如若不然，貧道亦難輕恕，將你拿下青鸞，那時悔之晚矣。東華帝君一聽大怒，好妖仙，發此狂言，我今且不與你計較，暫饒你的殘生，我今去也。一提青鸞，騰空而起。長笑仙一見他不戰而去，他就哈哈大笑，好一個東華帝君，只樣偌大年紀，被我幾句說話，就嚇他走了，我又不來趕你，等你慢慢的走罷。即便立在北門城上，暫且不表。却說紫竹真人，同着南極老祖，在雲端且戰且走。南極老祖心中一想要我趕他到那裏，何不將他拿下罷了，忙在手中取出先天袋，喝一聲紫竹真人，走走，看我仙寶來拿你。紫竹聞言回頭一看，只見無數彩雲，托着房子大的一件東西，見出兩股氣，一紅一白而來，說聲不好，早被仙氣吸入袋中去了。南極老祖收回寶貝，撥轉雲頭，直望臨淄而來。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南極子，你往那裏走，回轉頭來一看，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海潮二劫鎖仙牢 孫臏故失先天袋

却說南極老祖回頭，見是東華帝君跨禽趕來，停住雲頭，笑道：東華帝君，你這偌大年紀，才學做賊，又不到手，還不知羞恥，速速回去，躲在秦營中去罷。又來趕我做什麼？東華帝君怒道：懶懶南極子，你手拿着你的叫化袋，往那裏去募化？南極老祖笑道：今又叫你家一位真人，帶伊回去，鎖仙牢坐坐。東華帝君聞聽大怒，手中舉起金如意，照南極子打來。南極老祖忙用金鈎架過，心中想道：不好，我隻手難敵你雙臂，怎會取人便宜呢？往下一望，看見衆仙真在地下，不免將手一鬆，早把先天袋拋在塵埃。那王禪王敖，東方朔西方朔，看見半空中擲下先天袋下來，就知掌教與東華帝君動手，不敢怠慢。王禪上前拾起先天袋，又有各位仙真，一齊催動脚力，騰空而起。齊聲大叫道：東華帝君休走，東華帝君正與南極子大戰，見衆仙一齊圍將上來，不敢戀戰，急忙提轉仙禽，往下

敗走。南極老祖率衆仙也不追趕，一齊落下雲頭，回轉文華大殿而來。此時已交五更，南極老祖說道：「王禪，你快取先天袋來，裏面裝着一個人呢，若再遲些不放，只怕化爲膿血，貧道一時把他裝了進城，倘或日後見面，就說我到底有傷同道之情，且憐他數十年的修行罷。」王禪聞言，就提過先天袋來，即交與南極老祖念動真言，忙把袋口放開，望地一抖，就把紫竹真人掙在塵埃，只見他縮成一團，不醒人事，即向泥丸宮上貼了靈符，送入鎖仙牢中，按下不提。且說東華帝君戰不過南極老祖，與衆位真人，駕起飛禽，竟往秦營而來。此時天色已將明亮，海潮老祖與衆位仙人等，正在蘆棚候信，只見東華帝君落將下來，一齊忙立起身，接坐。海潮老祖便問劫牢的事，禮如何？東華帝君即便將臨淄城中有了準備之事，一一說了。海潮老祖聞到紫竹真人被南極子用先天袋捉去，一時說不出的，心中大怒道：「我二十四洞的門徒，死了兩個，拿去十五個，實情可惱，待我先去劫牢，救了衆門徒出來，再與南極子理論。」五老齊道：「彼處人多，若要去劫鎖仙牢，我等須要定個計策方可。」海潮老祖說道：「貧道自有調遣，便叫一聲，拔山真人，你今晚三更時分，假裝我的儀容，一到臨淄東門之外，單教南極老祖出來，假作對陣，與他戀戰，待等我暗進臨淄，偷取先天袋，只聽雷聲爲號，即速回營，保護秦王的大隊，以防齊人冲踏，不可違誤。」復又叫翻江真人，攻他西門，倒海真人，攻其南門，革面真人，攻打北門，俱要裝我的形容，與他戀戰，必須要把他攔阻齊營的衆仙，又不許他們回去，便宜行事。四位真人齊領命，便又叫五老道：「敢煩五位帝君，照應蘆棚，與及秦皇的大營，以防不測，一一吩咐已畢。」大衆便靜坐蘆棚之中，只等三更時候，暗行事了。暫且按下不提。且講南極老祖與衆仙真等，把紫竹真人送入鎖仙牢中，且說孫臏便將避火罩，雙手遞與南極老祖說道：「弟子全仗祖師的法寶，保住了白虎殿，使先母的靈柩，得免回祿之災，此恩沒世難忘，說罷朝上叩了三個頭，站在一旁。」南極老祖開言說道：「孫臏昨夜東華帝君想來劫牢，要在白虎殿上放火，兩計不成，反到失了紫竹真人，他們豈能甘心，必然又有計較，我想你且算一算，海潮聖人等，又將作什麼把戲？」孫臏聞言，連忙搖指一算，就知他們

的來意，便對南極老祖說道：「祖師得知海潮聖人又定下計了，今夜三更，叫他幾個門徒，粧扮他的模樣，在四門上要戰，使我等離開地頭，他親自來偷先天袋，并劫鎖仙牢呢？」南極老祖問衆仙真道：「他又來劫來偷了我的怎樣調停對敵才好？」衆仙齊道：「老祖有神鬼不測之機，移天換日之術，貧道等焉能料得出老祖的意度之計？」南極老祖道：「海潮聖人豈不知道我等曉陰陽，拿只個假意見來混我，他必然知我等分了大勢，臨期定有奇計，此不可不料，你等不妨想想，自古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大家一齊大夥計議，議東方朔道：「依貧道拙見，海潮老祖不來還可，他若來時，給他一個利害，將計就計，使他魂夢皆散方妙。」南極老祖說道：「依你便怎樣？」方朔道：「海潮老祖只個用計，不過怕我們人多，分門衆人，我們也遣八個假老祖，與孫廣文的模樣，就去四門臨敵，老祖守住鎖仙牢，衆仙埋伏左右，等他放火燒鎖仙牢之時，發雷爲號，將他圍住，雖然不能治他，叫他出身不得，又等他出身大汗，勞勞他的精神，不知此計如何？」南極老祖說道：「此計甚妙，若是其中有變動，臨時諒也不妨，便一舉手道：就煩東方朔老祖你的仙駕，今晚三更假粧出家人的模樣，鎮守東門，敵住來人，千祈不可走漏消息。又叫蓮花仙扮做孫廣文的模樣，在東門隱住，等假海潮與東方朔老祖動手之時，但聞信雷爲號，方可顯露身形，截戰來人，須要把假海潮擒住，方算你們的奇功。他二人領命去了。又叫西方朔鎮守西門，也要假扮出家人模樣，截住來人，不可放走來人要緊。西方朔連連應諾，又對金眼毛遂道：「真人你也領出家人的令去西門，假粧孫廣文好幫西方老祖擒拿假海潮聖人。」金眼毛遂聞言，立將起來，道：「掌教你另差別人罷，我是不扮他的，就扮他，也不利市，曾記前者，我扮他模樣，去打五雷陣，把他三個老門徒，送了性命，險些自己，也難保性命，我是不扮他，煩你另請別人罷。」南極老祖笑道：「真人我只用得人多，別人的執事用得狠，你不過假扮孫廣文走走就算了，縱然交鋒，也就不甚利害。」金眼毛遂笑道：「孫三哥，我是不扮他的了，我與西方老祖換換罷了，他扮孫三哥，待我扮掌教，你們道如何？」南極笑道：「使得使得。」王敖即便接口道：「真人，你且變變，待我們看了相像，不相像。」王禪笑道：「矮根

子扮像得狠了，你不記得他在七國時，因黃伯陽擺下陰魂陣，把廣文困在陣中，他那時曾扮過掌教老祖的聖容，話丹呢，我一時也被他瞞過了。金眼毛遂聞言，打跌笑道：「我一輩但被你罵殺了，那一回也算占盡了光，你睜着兩眼，只認不得我，只顧朝着我三叩八拜呢。」王禪笑道：「賊根子，你當衆嘲笑我，你若不當衆人變一變，我不打斷你的賊根子，也不算好漢。」金眼毛遂說道：「變何難，便叫承奉官快取幾根荊條來，拿在手中，吹了一口仙氣，叫了一聲，即時就變一把金如意，鈎龍頭拐杖的樣兒，又取荆條兒，變個圈子，插在袍領裏頭。」王放笑道：「你們看他把個圈子套在頸上，身子又短，毛頭毛面的，到不像個猴兒麼？你有本事，要他做甚麼東西。」毛遂道：「寡嘴，你莫管我，只見他口中念念有詞，將他將真言念罷，他又伸手便把臉上一抹，霎時間變換了形容，原來金眼毛遂用圈子套的頭上，是變壽星的長頭兒，真個仙家妙用，怎見得。有詩爲證：

詩曰：水襪紅鞋足下登，仙袍八卦起長雲，世人難解其中奧，假是真兮假莫分。

話說南極老祖與衆仙一見，大笑道：「說變得好，變得好，難怪鬼谷子上了你的當，如此就煩真人，今晚三更向西門而去，可以當住敵人，只是不可現了真相，至緊至緊。」又叫白猿的扮作出家人模樣，在南門外迎敵。南門就少個孫臏，不用再扮。又喚降龍仙，扮作南極老祖模樣，在北門行事。伏虎真人變作孫廣文，去幫助降龍真人，抵當敵人。衆仙一一領命。又喚文昌仙、皓髮仙、綠眉仙、榮鈎仙，四位散仙，在鎖仙牢四面埋伏，各帶紙人一個，只聽信雷一聲響爲號，一齊殺出圍住海潮老祖，只等第二個信雷響，如此如此。卽回文華大殿會齊，誠恐有變，不可有誤。又命長眉仙、大頭仙、長笑仙、坦腹仙，四位仙真去接應文昌仙等，你四位俱帶紙人一個，但聽第三個信雷響，擺下紙人與他，你四人卽回文華大殿，另有調遣。又有王禪王教你二人看守鎖仙牢，就將避火罩罩住鎖仙牢，以防他放起火來，再等海潮老祖前來揭符開鎖之後，一齊動手。他若奔走時，不必追趕，小心在意，係你二人之事。二人連聲答應，領旨去了。又叫孫臏在文華殿看守先天袋，必須如此變化，使他下手不許走漏風聲爲妙。

調遣已畢，俱各默默無言。直等一交三更時分，各去行事，正是：

就地挖坑等虎豹，滿天撒網打蛟龍。

話說海潮老祖等至三更時分，辭別五老，并秦始皇君臣，帶領衆位真人，下了蘆棚，出離大隊，至營門首暫住，對各位真人道：賢徒們，我今先取臨淄去偷先天袋，你四人各各攻城，不拘那一門，將南極老祖孫臍出外截住，戀戰，休得放他進去，我便於中取事，只聽信雷聲響，就是出家人來了，得手了，你等不可戀戰速回營，保住大隊，不可遲誤，說罷，他就跨靴，腳一縱，頓就地金光起在空中，望臨淄而來，暫且按下。且說四位真人領了海潮聖人吩咐，各往四門上攻打，就有四門上軍士，瞭望的齊兵，只見秦營中一派火光，不多一時，只見海潮聖人單身跨亂，正在城下叫齊兵，知他的法術利害，就有各路齊兵去稟報，正在急走之間，抬頭就遇見南極老祖，只名旗牌連忙跪下道：今有海潮聖人在外要戰，有請祖師法令定奪。又只見這位老祖點點頭兒，吩咐快與我出家人放砲，舉火開城。旗牌聞言，心中暗道：果然未卜先知的大羅神仙，我只裏還未見到半路，那裏就來了，即忙搶上前去，叫夥伴舉火砲響，俱各戎裝掛甲，搖旗吶喊，點得火把照耀通紅，照得城下如同白日的一般。假海潮聖人與假南極老祖見面，彼此都不知真假，各懷着鬼胎，兩下交戰起來，彼此都盼望雷響，四門上俱是一齊，正是：

真真假假不分明，兩下懷疑各自驚，是真是假俱一體，真真假假便裝成。

却說海潮聖人，一縱金光，來至臨淄城，聽一聽城外的砲響連天，知道是齊人中計，出城迎敵，心中大喜。即時落將下來，隱住仙體，暗暗往文華殿而來，只見殿上軍士們，俱各盹睡，殿裏邊烏鵲無聲，兩旁排立着十數張金校椅，燈火輝煌，香煙縹緲。老祖心中疑惑，思想道：必定他們俱要出城迎敵去了，但不知先天袋放在何處，等上去看看，隱住身形，悄悄的上殿，四下一看，只見偏殿中，另有燈光，即忙舉步上前，從門外看進去了，只見孫臍與一位道者，對坐閒談，中間放一張桌子上，放着先天袋。心中想道：我何不先取了此寶，再去鎖仙半搭救衆仙家。

門徒，豈不是好一潛身，往裏面就走，將近門前，復停住，暗想南極子叫他看守此寶，焉能善便給人偷去，且等個空兒，下手才穩。便立暗處，目不轉睛的，望着孫贖，忽見他兩淚交流，對着那位仙長道：「我燕人只爲父母之仇，一時拐打王剪，惹得無當老祖下山，可憐八十四萬燕兵，死於雷層之下，只救得吾一家四口，只望臨淄母子聚首數年，誰料秦皇又起兵伐齊，在五雷陣裏，遭困老母死，亦不能送終，算起來，我貧道吃的苦真不少了，如今又有五老與海潮亦不知幾時能夠回山呢？說着，大哭起來。那位道者勸了一回，便起身往後邊去了。只剩孫贖無精神打彩的，在椅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在椅上磕睡起來。海潮一見暗喜道：「此時再不下手，更待何時？忙忙三步當作兩步，搶上前去，拿了先天袋，又見桌子旁邊放着一隻沉香拐，忙拿在手中，回頭又看看孫贖還在夢中，卽忙出偏殿，又將先天袋掛在拐上，飛奔鎖仙牢而去。只見牢上用避火罩罩着，便一伸手，想去收避火罩，忽聽得背後一聲大喝，快拿刦牢的人！海潮聖人到吃一驚，忙扭頸回頭一看，認得是王禪王敖二人。海潮忙將先天袋藏起，把雙拐插在腰間，仗劍回身說道：「王禪兄弟，休得撒野，你老祖來刦鎖仙牢了，你把我怎麼快快與我揭去符篆，萬事皆休，少若遲延，拿你去秦營中治罪。」王禪兄弟一齊答道：「無當你休發狂言，等我兄弟拿住你，也送進鎖仙牢裏坐坐。」不由分說，齊用兵器來奔海潮。海潮大怒，忙仗劍相迎，三人在鎖仙牢旁邊大戰起來，有十餘個回合，猛然間一聲牛叫，只見孫贖跨着青牛，手中仗着峨嵋劍，大喝道：「你偷了我的先天袋，又盜我沉香雙拐，還不走，竟敢在只裏刦牢，你想走往那裏去？便舞劍前來助戰。」海潮聖人心中暗想：「我於今雖刦不得鎖仙牢，也得他兩件寶貝，倘若被他們困住，到難以走，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便一蹬兩足，縱金光起在空中，忽聽得一聲雷響，到吃了一驚，擡頭一看，只見南極老祖坐着白鶴，手仗金鈎，在頭頂飛來。海潮聖人說聲不好了，那老頭兒竟立在上面，只聽得一聲雷磨響，四方上來了四位散仙，各仗兵器前來，齊叫休要放走偷寶的賊。海潮聖人心中大驚，連忙招架各家兵器，那門外的假海潮與假南極戰陣，忽聞得半空中雷响，假海潮作當自家的師父。

得了手，一個個心中大喜，那些假孫臍聽得這一聲雷響，使空中一齊顯出身形，來夾攻。那些假海潮見了假孫臍，一個個心中想道：「老祖既已得手，於今又添上了孫臍，料難支持，何不敗回營去，保守秦皇。」等老祖回來商議，豈不是好？各人虛砍一劍，敗將下來，那些假南極假孫臍不捨緊緊費來，事有先後，到底會見面的，那些假南極都往秦營追來，彼此未見，自然不吃驚，及至見了四個南極，三個孫臍，心下大驚，只邊四個海潮心下狐疑，兩下大叫：「只邊說你看何人敢假扮他人，豈敢前來嚇人的，你是假南極假孫臍，我不怕你，那邊說你就是真海潮聖人，我也不怕你，况我假對假的，就殺將起來，就把臨淄軍士嚇得吐舌搖頭道：『真真古怪，爲何許多海潮聖人，又有許多南極孫臍呢？看來就是仙人亦在速忙之中。』彼此還兩不分真假，何况這些肉眼凡夫，如何認得？只有驚嘆而已。那真海潮聖人在雲端中與衆仙動手，心中想道：『我得了他的寶貝，挪入先天袋，何不拿出來，把他衆人裝了，在袋內，豈不是好？』便將右手掄劍招架，左手忙把先天袋取出，拋將起來，果然有間房子大小，就射出兩股氣來，心中大喜，即便大喝道：『衆妖仙，你看我的寶貝來，取你衆仙聞言，一齊舉手看見海潮聖人祭起先天袋，各把紙人拋起，各各隱住身形，都落下雲頭。海潮聖人見先天袋吸了數人進去，心中大悅，用手一指，先天袋即落在手中，其輕如無物，四下看看，不見八個散仙，只見南極跨鶴的遠遠去了，便不追趕，忙催雲頭，出了臨淄城，用目往下觀看，只見燈毬火把無數，又見南極與孫臍圍住衆門徒，說貧道到了，即忙沖入圍接戰，不知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海潮三劫鎮仙牢 孫臍法遣泥神像

却說臨淄城外五個海潮，四個孫臍大戰在一處，那瞭望的齊兵嚇得目瞪口呆，交頭接耳，呼兄喚弟的亂講道：「只事真真古怪，爲何竟有許多同樣的人，你們看看，那個是真，那個是假呢？我們當了數年的兵，上陣也有好

幾次，從來未有只個，今晚只場交戰有趣，你言我語，暫且不提。且說海潮與南極等戰了多時，心中暗想：我今得了他的寶，又裝了他幾位散仙，還在此戀戰做什麼？即便招呼了四位門徒，一齊招展金光，起在空中，竟往秦營而去。南極見了海潮敗走，一齊假意大叫道：好海潮！你盜了我們法寶，走往那裏去！務要趕上擒回。一齊駕起雲頭，假意追趕一回，即轉臨淄去了。只裏海潮老祖與四個門徒，喜欣欣來至蘆棚上，早有五老接進坐下。此時天將明亮，秦皇與一班文武，聽信海潮老祖，便對衆人將劫牢之事，細細說了一遍。秦皇聞言大喜。海潮老祖便將先天袋，提在手中道：可恨南極老祖，拿了我幾家門徒，今日我也捉了他幾個散仙，且把他拿出來，打一打，然後與他換回衆門徒來，然後定計，再與他們算帳。便把先天袋，拿在手中，方欲打開袋，那說時遲，來時快，孫臏在臨淄念了解訣咒，海潮老祖手中的先天袋，就變了形，竟是一個空袋了。兩根沉香拐，變了兩根竹條，竟將假先天袋，往下一抖，抄出幾個紙人，衆人只嚇得目瞪口呆。秦皇道：如何是個破口袋？老祖卻偷了他來。海潮暗下自看一回，再聞此言，哎，啻一聲氣殺我也。往後一仰，咕咚一跤跌倒。衆仙看見，忙上前把老祖扶起，可憐把個萬劫不磨的無當老祖，真氣得面目更色，半晌嘆一口氣來。兩目一睜，又叫一聲道：我有何顏面，回山掌教？我今定與南極子孫臏誓不兩立，忙取虬龍劍在手，即就出了秦營，要去交戰。五老忙忙上前攔着，笑臉叫聲老祖，暫息雷霆之怒，我想孫臏遇五行金沙誅仙陣，與攢天箭，混元陣，五雷陣，他吃老祖的虧也不少。老祖今日却被他們戲弄，也未吃甚大虧，且不要去與他交戰。如今我們想個計較，定要成功。海潮老祖聞言，便復身坐下，雙眼望着五老道：列位帝君，有何妙計可以搭救衆家門徒，以報今日戲侮之慚？中華帝君道：兩次劫鎖仙牢，却是單絲不成，孤掌難鳴，況且又被南極孫臏早爲防範，以致不能成功。今晚我等五人，齊進臨淄，前去共劫鎖仙牢，若是南極孫臏沒有准備，就是睡手可以成功。若是他們有了准備的，我等五人，各用先天法寶，頃刻之間，把他那座臨淄城化作灰滅煙飛，縱然南極孫臏有法力，也難顧，只可自顧，何暇去救得別人？海潮老祖聞言，大喜道：貧道也去

奉陪走走，若是南極孫臍等有了準備，你五位與他們動手，貧道自然可以劫去鎖仙牢，搭救衆家門徒。五老帝君齊言正妙，秦皇便吩咐承奉官，擺設素筵，與衆仙在蘆棚上宴飲，待等三更，便去臨淄城行事，且說南極孫臍與衆仙回至文華殿，與衆仙笑談海潮老祖偷去假先天袋之事，孫臍笑道：海潮老祖在秦營，不知羞恥到甚麼地步，待弟子算他，一算，看是如何。南極道：廣文言之有理，你且算他，一算，快些看看他，又要作何事，做什麼計較奇謀，來救他衆門徒，等我這裏好安排了。孫臍答應一聲，連忙掐指一算，就知道了。忙對南極老祖道：海潮老祖此番再來劫鎖仙牢，非同兒戲，只因他在秦營內，却被秦始皇嘲笑一場，心中懷恨，今晚與五老齊來，若劫不得鎖仙牢，他們五老各要祭先天之妙法寶，要把臨淄城化爲平地。南極開言道：他們老羞變成大怒，又怒了五老兒，若別的方法，我出家人到不怕他的，最怕祭出他的法寶來。散仙齊道：怎麼五老的至寶，只等利害，掌教就不能破。難道掌教先天袋，龍鬚扇，俱不能抵他得住麼。南極道：列位有所不知，五老的至寶，縱然三教聖人下山，亦不能奈他的，何況我出家人。衆位仙真問道：他的寶貝是何等法寶。南極道：列位有所不知，他的神通比不得凡人，自他家修鍊，與天同壽，與日月同明，此乃五方稱爲五帝，五老執掌五行之尊，金木水火土之精氣，呼吸所鍊，是以爲五行之元辰，東華帝君執掌是東方甲乙木，木能生火，火爲先天，木爲現在之木，逢金即尅，後天之火，遇水即滅，只有先天之水，土不能掩，混沌之前，天乙生水，洪荒之世，上下皆全，收來不滿一勺，放之則彌六合，此乃先天之寶，自生自治。東華帝君若用他之精氣，借水生木，着泰山之土來治他的水，用土生金，以金生水，至於南華帝君執掌丙丁火，木能生火，火能生土，木爲先天，土爲後天，火爲現在之火，遇水即滅，後天之土，見木即陷，已有先天之水，金不能傷他，就是混沌之前，天乙生水，水即生木，此乃先天之寶，比不得山林出產，上天淵下透重泉，最水一枝，占盡浮沈世界，名爲日裏婆羅，是彼之精氣所鍊，他若祭此寶，只怕東方的枝木相引而生，瞬息之間，就遍處俱是枝木，無容針之地，又何可破。西華帝君他執掌庚辛金，金能生水，金爲先天，水爲後天，金

爲現在。現在之金，遇火卽化，后天之水，見土卽淹，只有先天之土，見木不能陷，混沌之前，天乙之後，混沌之後，刀氣分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地爲生萬物，此乃西華帝君之元辰，他若祭他的先天之土，頃刻之間，百萬里皆被土埋了。北華帝君執掌壬癸水，金能生水，水能生木，金爲先天，木爲後天，水爲后土，現在之水，遇土卽淹，後天之木，遇金卽折，只有先天之金，水不能化，混沌之前，天乙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他祭起他的精氣，所鍊之金刀，則天下銅鐵兵刃之物，因數而至，誰人破得盡他的金？中華帝君執掌中央戊己土，火能生土，土能生金，火爲先天，金爲后天，土爲現在，現在之土，遇土卽陷，后天之金，見火卽化，只有先天之火，水不能滅，混沌之前，天乙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離地之金，成三昧文明之象，此乃先天之寶，若是中華帝君祭起他的寶，只怕滿城皆爲灰燼矣。況且他們至寶相生相尅，若用先天之水，去破地先天之火劫，又反動了他們的水，若用先天之土，破他的水，又反動了他們土，故此三教聖人，也不能破他先天的法寶。孫臏聞言，便對南極道弟子細想，五位帝君若不至於十分不得已的地步，也不宜用他的先天之寶，如今弟子到有一計，若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此次再來劫鎖仙牢，若是劫不去，一定是用先天法寶的，只個臨淄城自然難保，卽宜預籌其對付，不如將計就計，又戲弄他一回，今晚三更時候，衆仙長可在文華殿陪着老祖，坐談講論，待弟子去鎖仙牢，須要如此如此，他見無人防備，自然不肯下此毒手，亦可以救燃眉之急。南極笑道：此計甚妙，事不宜遲，遂命王禪王敖白猿毛遂你四人先到鎖仙牢中，待等交至三更時分，衆仙真人俱送入西偏殿裏，你四人小心看守，不可疎失，使他們臨期不便推算，四人領命去了。只等三更時分，卽便行事。孫臏辭了南極老祖，出了文華殿上，便叫值官旂牌過來了，問城中可有多少的古廟？內有旂牌裏道：離禁門不遠，有所三清古廟，年代最久，又問裏面塑的神像可多麼？旂牌說道：塑像多得很多，共有二三十尊。孫臏便叫旂牌你與人卽去，擡十五尊泥身，來到鎖仙牢交令，不可有誤。旂牌聞言，忙去邀夥伴同到三清廟中，擡了十五尊泥像來。至鎖仙牢前，交令不表。且說蘆棚中五老與海潮

老祖看看將到三更，海潮老祖便與五老道：帝君你們今番前去劫牢，休要又中了他們的詭計，你們何不算算看，有防備沒有？中華帝君道：他們定然有看守鎖仙牢的，我等此去，南極總有提防，不消說得。海潮老祖道：南極孫臏詭計多端，他見我們去了兩次，或者提防人俱在別處，你們算算看才好起行。中華帝君聞言，便拊指一算，道：齊在鎖仙牢中，不曾俱在別處，自古占卜問卜，俱是因問一件事算一件事。若是中華帝君依海潮聖人問南極等甚麼定計，自然就算得出來。只因問真人俱現在何處，此時候將三更衆位真人，是住在鎖仙牢海潮老祖與五老也不再算，俱各大喜一齊出了蘆棚，各各上了脚力，齊奔臨淄，半空中收住雲霧，各閃慧眼，往下觀看。四門上淨悄悄，並無一人，只有幾個軍士，在窩舖裏支更，五位帝君與海潮老祖俱各暗中欣喜，遂道：南極孫臏即無准備，我等此來，原爲劫了鎖仙牢之事，搭救衆位仙真，即今沒有准備，自然可以動手成功，不必施展先天法寶了。海潮老祖道：雖然如此，或者他們有的埋伏，五位帝君齊道：老祖只敢前去，劫了他鎖仙牢，沒有埋伏罷了。如有埋伏，我們與他動手。老祖你只敢前去打劫鎖仙牢，救出衆位真人，就是了。六人在雲中商議定計，放的一聲，就落將下來。此時已交三更已久，南極老祖與孫臏早已安排得停停妥妥，他們六人便先往文華殿來，隱住仙形，往裏面一看，只見南極老祖與衆位散仙在那裏坐着，講他劫鎖仙牢的笑話，再不見王禪王敖白猿毛遂四人。海潮聖人聽見南極老祖羞笑於他，心中大怒，即欲挺劍上前相殺，就有五位帝君忙忙攔住，悄悄的說道：老祖且勿動手，吾們是來劫鎖仙牢，他們怎肯輕放，未免又有一番相鬪，又要一場大戰，驚動於他，且有准備，不如先去劫了鎖仙牢罷。海潮老祖無奈，只得忍性，同着位帝君一齊望着鎖仙牢去。海潮老祖道：方才文華殿不見王禪王敖毛遂白猿四人，看守就容易了，說罷已到鎖仙牢門口，將符用開鎖法，把鎖開了，無一個人影，海潮老祖便忙搶上一步，先去揭鎖仙牢的符，用手把門推開，只見裏面黑暗暗的，悄然無聲，正着步往裏面走去，只聽得一聲吆喝，什麼人敢開鎖仙牢的門？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各吃一驚，忙暗中一看，見是孫臏跨

着青牛，似飛如箭而來，就有位帝君各上仙禽，上前迎敵。五老一齊說道：孫臏，休得無理，有我五位帝君在此，孫臏看見五老將近上來，道：好大膽的五個老頭兒，又來搶劫我們的鎖仙牢了。舞動雙拐，沖將上來。五老大怒道：你可渾身是膽，也敢與我們動手，便一齊舉動如意，把孫臏圍住，廝殺。海潮見五老把孫臏戰住，四面八方，無人接應，心中大喜。忙念真言，用虬龍劍往上一指，就起了一般金光，照着牢中。海潮老祖催進牢中，只見十五家門徒，俱坐在牢內，便一聲吆喝，衆門徒快快跟出家人出去罷。只見駕雲紛紛，衆門徒起在半天之中。海潮作法念呪，就顯出一條金橋，與衆門徒立上。便如飛望秦營而去。五老看見，齊提起飛禽，沖天而起。此時衆位已到了，也一齊駕雲來趕五位帝君，跨得是飛禽，衆仙騎的是走獸，自然趕飛禽不上。五位帝君趕上海潮老祖，一齊進上秦營。只裏秦皇與一班文武，在黃羅帳上，明燈亮燭的，專等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回來。只見半空中落座金橋，站着海潮聖人，與及十五位真人，隨後五位帝君也落將下來。海潮老祖便把無極圖一提，金橋就不見了。只見十六人一齊腳踏實地，同步上到黃羅帳，見是秦皇。秦皇即忙離坐相迎，一齊見禮，按次而坐。只見十五位真人，也就默默無言，隨衆坐了。秦皇即便吩咐排素宴上來，衆與家仙長賀功慶喜。又命金子陵王剪，與十五家真人把盞，金王二人領命，忙至十五家真人席前，酌上了酒，滿臉陪笑，齊叫一聲師兄，爲弟奉聖旨，代勞大師兄。此杯是你先飲，挨次而飲此酒罷。只見混天真人，瞪着雙眼，低頭不語。金王二人又到等二三位真人跟前，俱是一樣。合營大小官員，俱各駭然。海潮看見如此，說道：衆門徒在鎖仙牢被鎖得日子久了，故有昏迷之形，你們取一盃水來，等我出家人與他們退了魔法，自然清醒了。秦皇聞言，忙命承奉官取過水一盃，奉與海潮老祖。老祖接在手中，取出虬龍劍來，書符念呪，使一口法水，對着衆真人噴去。這一面孫臏在臨淄城內，要想到念解法呪，不料海潮老祖到代他念了，只見一陣狂風，就地捲起，滿營中燈火，盡皆恍惚，兩班文武俱吃了一驚。金子陵王剪二人定睛一看，說聲不好，一齊翻身亂跑。正是詩曰：

失弱多因無意，有心聽變饒谿，非是衆仙無目，忘察只貪便宜。

一時間衆位真人俱變了本相，把個黃羅寶帳就相似古廟一般。也有拱手含笑的，也有怒目疊睛的，也有垂肩的，也有燃鬚的，沈沈默默，坐在燈影之下。合營齊道：變了變了！海潮老祖又去劫鎖仙牢，衆真人目今又劫了此寶。海潮與五老早已看見，只氣得目瞪口呆。秦皇忙道：快些走罷，孫臏妖法又來了，只步就走。海潮忙上前攔住，賢皇休得驚慌，有出家人在此。秦皇道：老祖休得兒戲，孤吃虧不少了，百官快些走罷，看他活動走起來，損兵折將呢。海潮老祖真羞得面紅過耳，啞口無言。五位帝君道：賢皇不必害怕，這是泥胎，焉能活動。秦皇道：不會活動，如何跟得海潮老祖進營，孤家心上，實是被他嚇碎了幾次，快些打發他出去。正鬧之間，天已大明，海潮老祖就命人把只些泥胎，一個個欲將打碎，往外擡去。秦皇連連擺手道：不要惹出禍來，便即送出去，還怕他作怪，你要打碎了，就怕得罪了，惹出禍來，作起古怪事來，你這些道士，只怕敵不住他那些泥胎。便令王剪與金子陵快多點幾十名軍士前來，把只些泥胎擡出營外去。金王二人忙領了二十名軍士，着兩個人擡一個，就把十五個泥胎天尊，抬出營去。王剪說道：抬是抬出，只是抬到那裏去？金子陵道：少不得尋一個古廟，抬到那裏去就是了。軍士開言道：只處大隊西北角上，離此有三里路，有一間古廟。金子陵道：就抬到那裏罷。一個個抬着泥像，到像那裏敬神進廟一般。正走之間，猛聽得一聲牛叫，衆人一齊喊叫一聲，呵，不好，孫臏來了，三十名軍士，也有顧不得你，看看孫臏在那裏，便一齊動手就跑。金子陵與王剪也吃了一驚，回馬就走。又是加一鞭，飛走回去，大營而來，在馬上與軍士個個回頭觀看，那些泥胎的天尊，也跟將下來。一個個心魂不在，軍士們叫救命。金子陵亦喊過無命了。金王二人馬快，早到轅門，跑下馬來，飛奔黃羅帳，也顧不得行禮，氣吁吁的道：不好了，不好了，泥胎又作怪了，跟着跑進帳來，嚇得慌慌忙忙。始皇抬頭看見十五個泥胎的天尊，順着風塵跑進營來。秦皇的君臣，那裏還有魂魄，一齊亂走了。海潮老祖一見大怒，忙忙迎將出來，大喝一聲，還不與我站住呢！一伸手，便有一

個掌心雷，一運就是一個焦雷，衆泥胎方才立着不動。海潮老祖與五位常君回進營，特見秦皇君臣，都躲進帳後。裏面看看雷响過，風聲止了，秦皇與衆臣出來說道：「老祖你說孤家單怕泥胎，是會作怪的。今日如何嚇殺孤也。」大叫「斬國難平，不如收兵回國，便是殿西候，你到怎麼樣？」又把只泥胎勾引進來。海潮聖人道：「此是孫臏的妖法，有貧道等在此，縱有孫臏的妖法，亦是不妨。」請賢王放心，吩咐衆兵不許喧鬧，另叫三十名軍士來抬去罷。衆軍士那裏還敢上前，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一見大怒道：「你們只管抬去，出家人與你等送出。衆人見海潮老祖等押送，就壯了大膽，招呼一聲齊上去抬，雖然抬着，心中猶是驚慌口裏道：『老祖我等蟻蚊之命要緊，五老與老祖聞言，又氣又笑道：』快些走，不妨的。忽然一陣狂風，望西北角上來，剛去不上半里，猛然間一聲牛叫，衆軍士嚇得魂不附體，一齊拋下道：『呵，我等死也。』一齊亂跑，跌倒崩頭，一行一跌。海潮老祖等壓喝不住，只得由衆人走去，忙閃慧眼一看，只見孫臏斜跨青牛，橫担雙拐，迎將上來道：『衆位老祖，請只些泥胎道士進營去作甚麼？他們是泥塑的，不會念經拜懺的。』衆位老祖聞言大怒道：『別夫，你敢嘲笑弄我等麼？你我誓不兩立。』海潮老祖催玃上前，照孫臏就是一劍，孫臏就用拐架過，五位帝君一齊上前，就把孫臏圍住。五柄金如意，一口寶劍，就此閃電一般，孫臏全不懼怯，舞動雙拐，就如活龍一般，上下飛舞，風不透，雨不漏，就把六般兵器，追住衆軍士跑回營中，報與秦皇知道。衆真人與金王二人率着兵丁一齊上前助戰。王剪便令軍士把那些泥胎盡行打碎，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孫臏幻術鬧秦營 東華大擺森羅陣

却說王剪率衆軍士，用根棒將那十五位天尊，盡行打落泥胎，只剩下裏邊の木頭，又無面目，認不出模樣。王剪便叫軍士用火燒化，只邊點火，那邊五位帝君發狠的惡戰孫臏。孫臏一面招架，一面偷看王剪用火燒着那

些木頭，他便口中念念有辭，那些木頭便跳將起來，身上帶着烟火，現出火箍射來，王剪與衆軍士一見大驚，哄的一聲不好，那木着火直往前亂冲，王剪各衆軍士一皆驚得個個叫苦連天。海潮等回首一看，只見一陣煙火光隨着秦兵亂跑，心下到吃一驚，棄了孫臏，一齊趕將下來。孫臏在後大叫五位帝君與海潮老祖往那裏走，催開青牛，往下趕來，就有東華帝君心中大怒，忙祭起追魂箭來，傷孫臏。南華帝君就起火靈珠，西華帝君祭起鎖心針，北華帝君祭起萬雲煙，中華帝君忙祭起金沙，數件法寶正在半空中祥光萬道，瑞起千條向前打來。孫臏就在青牛背上，取出杏黃旗來，念動真言，把杏黃旗一指，道：法寶還不歸位，五般法寶就在空中一轉了轉，即速飛回秦營而去。五位帝君一見慌忙，念呪回法寶，駕上雲頭，收回我等法寶，一齊直向秦營而逃。只見孫臏將杏黃旗望秦營一指，撥轉金光，就騰空而起。五位帝君也不追趕，齊往秦營而回。一支筆難寫兩家話，一道牆難擋四更風，始皇自從金子陵王剪等出陣，自己正欲率領文武分營迎敵，只見旂牌飛奔而來，跪報道：殿西侯等敗陣復回，看看無數木頭火燒進營來了。秦皇聞報大驚，忙叫衆兵速速救火，把個秦營鬧得翻江倒海，救火不及救，虧得海潮老祖先回營中，見那羣木頭滿身煙火，東跳西碰，鬧得滿營火起。原是孫臏奇變法術，老祖但用掌心雷，便把解法念動真言，那些木頭就不動，站着的燒了。海潮老祖忙喚叫軍士用水來淋熄，忽然一縱金光，在火中照耀出來，那燒不盡的木頭一齊飛起，燒着大營，左右兩營，即時通紅。海潮老祖大驚，忙念動真言，施海水來，方把火淋滅，始滿營都熄，左右營下裏的火俱熄了，尚有三個火球，冒着煙光，東滾西滾的，全然不滅。海潮聖人正在無可奈何，恰遇着五老進營時，來有南華帝君看見三個火球，滿地上亂滾，忙取出避火劍來，趕上去照着一個火球，就是一劍，連砍三劍，便將三個火球劈開，原來是三個木墩兒，還不住吐火噴煙的，衆人方才放心坐下。秦皇不覺落下淚來，道：孤自起兵以來，兵對兵，將對將，未嘗輸過一陣，只因遇着孫臏法術利害，自從易州就被他用法，敗了孤家幾陣，傷了數人馬，如今又在臨淄，又且添上南極與衆位仙真，愈難取勝，依孤的

愚見不如差人去講和，兩下無傷兵之患，孤的愚意，割回易州之地，還與齊國，同衆位真人，且息兵罷戰，叫孤的兵馬收回長安，見機行事也罷。海潮聖人道：若論孫臏胆大，扭天行事，南極子助惡，累次欺侮出家人，聖上暫且停兵數日，待貧道去兜率宮，問他的掌教太上老君，彼如何不約束衆門徒，以小犯上之罪，說罷就要辭別始皇去了。就有五位帝君，連忙上前說道：老祖不可，臨淄的氣運有限，若進兜率宮去求請，他日回山，豈不被三山五嶽的道友恥笑，倘或太上老君歸而應承去治南極子與孫臏之罪，把你勸回山，他也不去治他們的罪，此是却如何奈得兜率宮海潮老祖道？貧道的法寶，都被他們破了，拿甚麼去降得他，治得他們，不然待貧道另往名山，聘請道友到來，與他們見個高下。五位帝君齊說：老祖休得如此，若是後輩的道友請來，法力也不高強，若是要請先輩老祖，俱與南極子先輩的道友同爲聯手，且他不在劫內，不肯下山來，就到各處去借法寶，他們有杏黃旂、龍鬚扇，也不能治他們。海潮聖人道：據帝君之說，難道被他戲侮一場，拋棄了衆門徒，悄悄的回山去不成？五位帝君笑道：老祖不必如此，我等從長計議，還當設法智困臨淄，使南極不能施展法力，救得衆位真人出來，方能出了我們只口怒氣。海潮老祖道：我的法寶盡行收去了，要請列位道友，又說不中用，我也主意全無，進退兩難。五位帝君，你們有何妙計，與我出家人，出口怨氣，就有中華帝君道：如今衆位真人，你們偷也偷不出來，劫也劫不到手，我到有個八陣式，可能得困住他們，正好擺得了。海潮老祖道：帝君，你們要擺陣，但是正要機密。中華帝君道：無害。我們擺陣一陣，陣內暗藏八卦外列五行，又有先天開其門，後天開其戶，中間變化不測，一陣藏八卦，名爲萬象森羅陣，漫說南極子與孫臏，就是三清下界，也要拿得住他。始皇聞言，心中暗想：這些元妙的陣法，說都難盡信，實是受哄非是一次，目今是騎虎之勢了，擺也由得他擺，不擺也由得他，不擺少不得由他們去鬧，遂向着中華帝君一躬道：老祖要擺森羅陣，困住南極與孫臏，未知幾時調遣兵將，但又不知要用的甚麼鎮物，或要多少人馬接濟，朕的大小三軍文武將官，憑任調遣，不必通知。中華帝君忙陪禮道：貧道也要仗聖主

洪福，如今營外揀選一塊地，四方要圍的，便可擺陣，只在明晚三更行事，又叫殿西候，你同出家人出營去，看看吉地，好擺此陣，起身隨即辭了始皇。老祖與衆仙長，就同着王剪出了黃羅大帳，一同上了脚力，行了一里之遙，只見前面的無數土崗，就有中華帝君問道：前面一派土崗，是什麼所在？王剪道：弟子也不認得，便叫軍士前來問明白，便對中華帝君說道：此地名喚無極崗，落孫坡。中華帝君聞言大喜道：大將怕犯地名，只個地名正犯二人的名字，就在此佈陣，必然治住他們。傳同着王剪來至崗上，看了一回。中華帝君就在黃鶴上，念動真言，頃刻之間，就來了二位神祇，一個大紅袍黃金甲，頭帶紫金冠，提着鎚。一個頭戴方巾道服，身高二丈，手提拐杖，忙忙走在東華帝君跟前，參見道：帝君喚本山土神土地，有何使用？中華帝君道：無事，不敢冒褻衆位神祇，今晚三更，貧道要在此擺陣請神，借用二三位神祇，將岡前岡後的，無主有主孤魂，一應妙魔鬼怪飛禽走獸之類，都要與我驅逐百里之外，不得容留一個。在於此處，若不潔淨，有冒天神，就是你二位的責成，違令者聽貶。當時山神土地聞言，不敢怠慢，前去依令而行。中華帝君與王剪回至廬棚，便將看見岡名地名，對衆說道：俱各大喜。中華帝君便叫一聲殿西候，你可去方才揀選的那塊潔淨地方，東南西北，四圍居址，船要認真地位，方可帶兵來擺陣。高阜要削平，要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分次，上俱用白牌一面，寫着五行台三個大字，台高一丈二尺，不用大，方圓也是一丈二尺。正東爲甲乙台，台上設青旗一面，上寫青龍之神，用荆條木棍九九八十一根，擺在東方甲乙木候，不得有違。正西方爲庚辛台，台上要設白旗一面，上書白虎之神，將鋼刀利刃預備三十六口，擺在正西，將來應用。正南方爲丙丁台，台上設紅旗一面，上寫朱雀之神，預備楊枝淨水數桶聽用，不得有違。中央爲戊己土台，台上設立黃旗一面，上寫勾陳之神，預備黃砂一斗，台下以便各按五方顏色旗，青黃赤白黑，左右築高牆一帶，止可高三丈六尺，象周天數，只五行台牆內邊，西方上設一面陣門台，台高二丈四尺，上要接連二十四氣，台上邊設立日精月華旗杆，正中間，設立太上御歷，白茛，硃砂，黃紙，伺候。台上邊另築一座台，名爲後天台，台七

也立着日精，月華旂，設下御座牌座等儀仗。正北上另設一座水府台，台上設立皂旗七面，按七星之形，中間設一杆大纛旗，上寫五湖四海龍神。台後邊再築一台，名爲後天水滄台，台上也設立皂旗七面，牌劍伺候。東北良地上，也築一座台，台高二丈四尺，台上設立九兵旗劍伺候。中間豎立一杆三山旗，用白牌一面上寫五岳台，台後又接着一座後天離明台，台上立紅旗一面，正東上築一座五雷台，台上設立八帥旗八面，中間豎一杆九天旂，台後插一枝玄武旗，天霹靂台，設八面八方旂，東方甲乙屬木，設立巽風台，台要高二丈四尺，台上設立八風旂八杆，正南上豎一面龍吟虎嘯旂，台後邊也築一台，名曰催巽台，台上也設八風旂八杆，正南上築一座高大台，台高二丈四尺，設立紅旗五面，中間氣火神旂台，台邊接着後天水府台，台上也立皂旗八面，西南上也築一座地靈台，台高一丈八尺，接着一十八層幽冥之數，台上豎立白旗五面，中間立幽冥教旂一面，台邊連接一座后天五岳仙台，也立五岳旗五杆，正南上築一座水澤台，台高二丈二尺，其上設立見明旂一面，中間復立水草河神旗二面，台後接高台一座，后天地府台，台上也設陰旂十面，共總是先天八座，按着乾、坎、艮、巽、離、坤、兌的次序，八陣台相連八座，五岳朝天相連五座，正中間另築一座高台，台高三丈，按十三天，寬二十四尺，按二十四氣，設立大鼓十二面，按十二時辰，豎立一杆金鷄旂，兩杆玉虎旂，三杆三光旂，四杆四曜旂，五杆五方旂，六杆六丁六甲旂，七杆七星旂，八杆八卦旂，九杆九宮九曜旂，十杆普天將星旂，十二杆惡殺凶星旂，二十八杆星宿旂，三十六杆天星旂，七十二杆地殺旂，各各台上，俱要用白芨、硃砂、新筆、黃紙、劍牌等物應用，陣外牆壁共開四門，每門要用兵馬三百俱要帶狗血污穢之物，每門上設立幾桶，王剪領命忙去照法施行，真個口吹之力，霎時間就豎立台上。王剪奏知秦皇，周旋看了一回，但有不是，更改更改，然後回至蘆棚，見了中華帝君復命。中華帝君又叫王剪奏知秦皇，要四員將官，分四門外埋伏，要一杆八面綠牌，一十六面青黃白旂，俱要二丈八尺，綠牌上書八個陣字，按天門、地戶、雷轟、風磨、水絕、火災、山障、困、澤、紅、字牌上書乾、坎、震、艮、巽、離、坤、兌、八字。金牌上書森

羅陣，三個大孩。皂旂上書中央戊己土，五個大字。中華帝君將手一拱，便對着秦皇道：「借仗賢皇西北乾天，有一座名曰天門陣，陣內有兩座台，賢皇可到後天台上鎮守。秦皇道：「孤恐不能對敵，帝君另遣別人罷。」中華帝君道：「不妨，如遇南極子孫贖與衆妖仙等行陣，貧道有件法寶，與賢皇帶去，能治住他們。」金子陵與王剪，你二人奉陪賢皇，在台上立飛龍旂，中華旂兩杆，你二人各掌一柄，若有敵人來打陣，將此旂連展三展，賢皇即用吾的法寶打去，定然如意的說罷，在懷中取出如意珠子一顆來，遞與賢皇。始皇接着，看看有黃豆大大笑道：「帝君，此珠有何作用？」中華帝君說道：「賢王休得小覷此寶，乃是貧道修煉數千年的元神所煉，非同小可，勿作兒戲。」秦皇無奈，只得領命。帝君再傳授靈文呪語，秦皇記着了。金子陵與王剪文武二臣，同進天門陣內不提。且這裏中華帝君又喚翻江真人你去鎮守坎地水絕陣，不得有違。拔山真人你去鎮守山障陣，運匏真人你去正東方鎮守雷轟陣，不得有誤。革面真人去東南角鎮守風塵陣，不得有違。吐絲真人你去正南方鎮守炎火陣，不可違命。倒海真人你與出家人鎮守西南方地戶陣，不可有誤。行雨真人你去正西方鎮守困澤陣，不可有失。各位真人聽着，南極子孫贖各仙進陣，或犯各處陣內，必須豎起神牌，展台前器械法寶，搖動旂旛，內中自有妙用。衆真人聽罷，各各領法旨，自進各陣去了。中華帝君便又對東華帝君言道：「道兄，你到正東那座台上鎮守，如遇敵人進陣，你將台上那杆青龍旗展動，自有妙用。如遇南極子孫等進陣，你即用先王法寶施展，不可放走來人。東華帝君領法旨，往前東方鎮守。中華帝君再請南華帝君，你與出家人鎮守南方丙丁火台，如有敵人進陣，即將台旗搖動，自有妙用。如遇南極子孫等，你即用先王法寶施展，不可放走來人。南華帝君領旨而去。又命北華帝君去守北方壬癸台，若遇敵人進陣，即用先王法寶搖動，自有妙用，只留中央戊己台，自家鎮守。各位帝君領命前去，執掌鎮守而去。然後與海潮聖人各跨脚力，先上中央戊己台來，把臺上一切旂旗，放在一處，脫下朱履，摘去了金冠，用白炭，硃砂畫了符篆，口中念念有詞，用三昧真火把符篆化了，命海潮老祖把三百三十四杆旂旛都拉了起來，忙

把余如意高舉道：列宿速降！只聽得一陣風響道：臺前早站立了無數神將，口尊帝君差遣吾神等，那裏施用中華帝君道，無事不敢冒瀆尊神，衆位星君等，只因南極老祖與孫贖等，現在臨淄扭天行事，今日貧道擺上這座萬象森羅陣，借仗衆位帝君之力鎮守，只虞森羅陣若有敵人進陣，全仗星君衆位等神力，敵人不許疎放，如有不遵者，卽送至無極真人處治罰，如有真人遵旨，貧道自有所奏聞，衆神領了法旨，各領各的旗旛站立。中華帝君忙念動收光呪，便把諸神掩住法體，然後與海潮老祖各跨脚力駕雲，來到天門臺，臺上有要書符念呪，真個是吹口之力，只見綠雲交錯，落將下來，無數神祇，正是：

詩曰：到來四女一時同，日月星辰下九空，道教無門法力大，滿天列宿在胸中。

卽刻來了四位功曹，四位神女，日精月華，一齊到了臺前，聽候法旨。中華帝君忙囑了一番，各歸各席之下去了。中華帝君忙駕鶴騰雲，早到地戶臺，臺上又將靈符焚化，卽將幽冥靈神、陰兵陰將，俱來鎮守地戶臺。又到雷轟臺，請了五雷神，在此臺鎮守。又到風磨臺，請了風神，鎮守此陣。又到水絕臺，請了水神，鎮守此陣。又到火焰陣，請了分火星，君鎮守此陣。又到山障陣，請了五嶽山神，鎮守此陣。又到因澤陣，請了四龍四大王，楊四將軍率領水草神兵鎮守。一一請神已畢，便對海潮聖人道：敢煩老祖，只在天門臺森羅陣前等候，有人闖進陣來，借仗法力，與衆位之靈神，困住敵人，不可放手。吩咐已畢，卽便駕鶴來至外圍，便喚章邯在東門接戰，出陣之人，恐怕他有仙法，可用污穢之物打他，使他不能騰挪變化。又命趙高鎮守南門，英布鎮守西門，彭越鎮守北門，俱要各帶污穢之物，此是一樣，吩咐已畢，忙又駕鶴回至中央戊己臺來，拈指蓋印，書符念呪，霎時間請下一位尊神來，只見他怎麼樣打扮：

詩曰：鵝黃袍兒是淡金，腰間紅玉帶通明，三尖刀上生雲霧，白虎馬走起狂風。

有中華帝君一生楊元帥來至臺前，躬身陪笑道：前者全仗尊宿大聖神力，破了南極削花金刀，未曾前來謝

謝今日又煩瀆尊神鎮守森羅陣的東方，候成功之日，書名上奏。楊元帥領法旨，一縱金光，便來震地上鎮守。復又請溫元帥鎮守南門，又請喪門大元帥鎮守西門，再請趙元帥鎮守北門，諸事已畢，方纔簪上了冠，着了朱履，然後緹黃鵠再出陣中，陣外團團的繞了三遍，此時天交四鼓，又在黃鵠背上，拘了山神土地前來，吩咐率了山精石靈，在城牆外四面謹守，不許放人越牆逃脫，如違者聽貶。然後方才又請天羅神在雲端之上，走開天羅，又請地網神就在地面蒙着地網，要使南極與孫臏等不能騰空逃去，然後回去中央戊己土，運動神功，正是：

挖坑就地等虎豹，

漫天散網打蛟龍。

中華帝君擺陣，我且不表。却說南極孫臏等各各回至文華殿，亦有齊襄王擺上素筵，與他們慶功，各敍了一回爭戰之事。齊襄王方才辭去，衆仙坐至三更方散。南極與孫臏就在文華殿打坐，南極便對孫臏道：「臨淄的洪福將盡，西秦皇氣正旺，今日與海潮戰，他雖然失利，到底不能扭天，待等至明日貧道約個人來，要與他們講和他，就顏色有光，各各回山罷。」孫臏道：「弟子豈有不知，只是萬分無奈，弟子等上吳橋葬母親，就把臨淄的事總總不管了。說話之間，天已交四更，只因臨淄城內有了高人，是以不怕奸細，所以三更半夜，不用關鎖城門，隨時有人出入。忽見一個旗牌來至文華大殿正中跪下，跟前報道：「東北角上到了四更時分，起了紅光一陣，至今不知何故，特來稟知，請令定奪。」孫臏聞言一點首，那個旗牌就歸他的汛地去了。孫臏即對南極道：「老祖方才藍旗來稟報道：東北角上起了一陣紅光，其中定有一個原故。老祖何不與弟子去看，看是何凶吉。」南極老祖道：「言之有理，說罷二人走出殿去，自有當值官在此伺候，一見二人出來，吩咐備了脚力，跨鶴騎牛，忙上臨淄城來，不許兵出聲揚名，他二人便站在城壕內邊，閃開慧眼，定睛觀看，只見紅光中隱着一般殺氣，孫臏道：「老祖可看見麼？」裏面影影綽綽有二三十個高臺旗旛搖動，不計其數，好似各接方位，看去一個狼狽羅陣的光景，只見布得十分稠密，十分利害，他應改擺在西北角乾天佈陣，才是爲何反在東北角上，良地上呢？」南極道：「你不見那一帶土闕

麼？必有一個原故取意，但不知此帶土岡叫做什麼名字？孫臏忙叫城上之兵前來同時，方知是無極岡，落孫坡，二人聽得點頭無言。南極道：大將爲人，只怕犯地名，此乃冲犯相尅之數，原來取他此意來治我們，此番難以敵手了，也是劫數，且回殿去，再作道理。看完已是天交五更，又見衆仙坐功已完，便上殿參見。見殿中燈火輝煌，白鶴童子在一旁打睡。東方朔說道：你道遙快樂睡罷，就起來了。他這在此打睡。毛遂笑道：你必學了我的武藝，晚晚睡覺。王禪笑道：你有甚麼武藝，他學你的。毛遂道：想必晚上作賊，就沒空睡覺。王禪笑道：不怕差的矮根子，還要自己誇嘴。毛遂道：你看講句笑話兒，你又罵了便鴨鷄行的，上了文華大殿，來至白鶴童子跟前，毛遂身矮，敲不着頭上，就在脚上拍了幾拍，伸手的擰了一擰。正擰着脚筋，白鶴童子：哎呀！一聲，把脚一蹬，毛遂不曾防備，他蹬了一交，哎呀！一聲，衆仙俱各大笑。白鶴童子連忙睜開眼一看，見是毛遂，不好意思，忙忙上前扶起來道：真人都有得罪，一時失錯，休怪休怪。毛遂連忙起來，整整冠兒道：好踢呀！你看，我見了老祖，要告訴你幾下呢！白鶴童子笑道：真人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在這裏打睡，誰人叫你前來擰我一擰？真人也有一個過處。毛遂笑道：呆物，你晚上因何不睡？天交五更，鷄鳴了三遍，你還靠住此間打睡。童兒道：你不知昨晚三更，有旗禪來報信說東北角上起了一段紅光，老祖與孫廣文去看，至今才回來。衆仙齊道：如何的？不通知我們前去走走。毛遂笑道：上陣斷殺，用着我們前去走走，只紅光現法之處，定有好的，必不叫我等知道，又怕我們佔了他的光呢。正說着，只見南極老祖與孫臏來至跟前，隨着一齊進殿中坐下。毛遂看見南極老祖與孫臏就有悶悶不樂之色。毛遂問道：方才說去看些甚麼，如何回來俱有不樂之色？南極子道：方才你說過，紅光之處，定有甚麼好意，有占了你們，怎曉的，是人家下了炮手，高築法臺，密設陣式，來困住我們呢？毛遂道：掌教道法無邊，縱有甚麼陣，治他不得，麼？他也不過請些神將而來，攔住老祖，縱有鎮物法寶，也難傷你，只不壞法體，怎麼就憂悶，使氣起來，說罷，哈哈大笑。南極道：你笑什麼？毛遂道：掌教不必假作爲難，也不必愁悶，我矮人到有一個妙計。孫臏聞言道：毛真人有何

妙計。毛遂道：「到好笑，三哥你都不知道，如今他們擺下惡陣，不過爭強要勝，我只口氣須下請人去，央求於他，情願送回衆真人，掌教即刻歸山，三哥你上吳橋葬母，我們各自也散了，他擺此惡陣，要困誰來，只好臊臊自家收罷，我們再去與他陪上幾個禮，難道還不解開南極老祖道？」毛遂真人的妙計如此，大不濟事，既來之則安之，未必那陣就打住我們，我們都要上前打，若不願打陣，請自回山，不陪他禮，不甘心，占下風，貽笑於人。王敖說道：「老祖聽矮根子的話，王禪也接口說道：『賊矮子，他有甚麼大機謀，你一計，我一語，把個毛遂說得面紅過耳，含噴說道：『我不過一時鬻話，依不依在你們，你們就賊長賊短的，罵起我來，我本不濟事，你們算好漢子，各請去打陣，我在此也無顏面，不如回山去罷。』說罷，就把身子一扭就要走。王禪笑道：『賊根子，你若走去，看我不打折你的短腿，衆位仙真，看見毛遂面帶羞容，便說道：『道長不可與毛真人說笑了，他適才連我們都怪了。』孫臏連忙急上前攔住，說道：『毛賢弟，爲何因幾句笑話，兒就有去志？』千看萬看，看我孫臏之面，南極便道：『毛真人，方才出家人，見你說我有好事瞞了你，故此說你幾句，就是王家兄弟常時與你真人兒戲慣的，爲甚麼只回就惱了？』毛遂道：『掌教，老祖，你說那裏話，貧道怎敢怪老祖呢？只是衆仙長，你一言，我一語，使人實是難過去，我毛遂就是一塊泥佛，也都無趣。』南極笑道：『王禪你兄弟，快去代出家人，向毛遂真人敬茶陪罪。』王禪兄弟忙笑對毛真人說道：『不是我兄弟說刺你，只因怕你模樣，實有些難。』毛遂笑道：『大眼賊，你兩人還安排我麼？我就認真去了。』我不敢領你的茶，常言道：『騙人驕敵必敗，我們到底要仔細，是必斟詳算實，方可去打陣。』南極老祖道：『毛真人言之有理，必須要看過森羅大陣裏邊，沒有甚麼變動，才好去打陣。』孫臏道：『果言之有理，若是得一個人進去看看出來，就好分頭去破陣。』毛遂大笑道：『這有何難，鬼谷子，你兄弟若拿盃茶來飲，我就進陣去，探個虛實。』王禪兄弟道：『毛真人，休得說狂言。』毛遂道：『你見來，這些人不是做見證的？』王禪兄弟聞言說：『毛真人，你若去，我叫人酌了茶來，便雙手高舉道：『毛真人，我王禪兄弟不知你的法術，你今若果進陣探聽出來，我出家人再奉一杯茶與你。』』毛遂聽他言中有刺，便勸

了噴癡，遂接過了茶來，一口吃了道：你兄弟穩坐在家裏，待我毛遂去走走。說罷，將身子一扭，身形就不見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毛遂被困森羅陣 孫臏大鬧五行山

却說毛遂被衆仙一激，忍不住嘔癡，便要去找森羅陣。孫臏忙上前攔住道：賢弟去不得，森羅陣非同小可，且有五老海潮等，你一人如何去得？毛遂道：看衆人的嘴面，我此去凶多吉少，但是要爭口氣，你休攔我。南極才說得一聲，真人要去，須要小心，言還未了，毛遂已招展金光去了。瞬息間，來至森羅陣前，看一遍，口中不言，心下暗想：好個惡陣！我跟隨武子在隱仙觀看那十三卷兵書、天文地理、陰符戰冊，從未見此陣利害，又見裏邊高台下有二十多座法台，五色旗旛，不計其數，紛紛都是天兵天將，上設天羅，下設地網，怎麼入得去，出得來？休要惹火燒身，自取其禍，便要駕雲回去。復又低頭暗想：我在衆人面前誇了大口，這一回去，南極問我陣中光景如何，怎的？回答若話，我看見陣勢利害，未有入去就回來了，他們必笑我懦弱，更不濟事了。王禪兄弟，豈肯輕恕前思，後想，便氣將起來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我該死在森羅陣，要逃也逃不去，且去試看，便取的隱身草，把身子隱住，暗暗從森羅陣入去。抬頭一望，見一杆黑旂，上書敵人入陣喪命六個白字，心中暗笑：這些老頭兒，都會說大話，掌教與三哥衆仙，俱各神通變化，奧妙無窮，除非命該絕在他們手中，再往內觀看，見法臺上立朱雀旗，綠字金牌，書火焰陣，又有二臺，前豎紅旗五面，中央立一枝三氣旗，旗前有一位神將，金甲紅袍，赤髮紅鬚，足踏風火輪，仗着劈火劍，後臺上坐着個真人，一手執令牌，一手仗劍。毛遂看了，遂又順着至困澤陣，也有高臺上頭，有水草，河神不計其數，九江八湖神將，一個個金甲紅袍，神威仗劍，後天臺上，乃是陰曹旗，也是道教元門，在那裏看守。忽抬頭見一座高臺在前面，比別的高大，只見祥雲騰空，書着森羅臺三個大字，有大鼓十八面，金鷄玉兔旂。

兩枝，三光四曜，五方六甲，七星八卦九宮，普天星相，凶神惡煞，天罡地煞，旗幡不少，各按周天數目，真價是：奧妙元通不可得，九宮八卦類諸天，海龍納谷元功大，說與凡夫未信然。

毛遂隱身，走到了戊己臺，只見四面四座高臺，五老皆在臺上，暗想陣勢大概知道了，何必細看，出去罷。使回身仍往南方而來。毛遂隱身，竟得仙門入，由南門不得出，先前進南門，是溫大元帥把守，奉忠義帝君法旨，只許放入，不許放人出。聖神已看見入陣，復又從他處來，便露神光，用狼牙棒一指，真人休來，吾神汛地，吾奉忠義帝君法旨，只許放人入，不許放人出，還不去，更待何時？毛遂聞言，抬頭一看：

紅鬚赤髮光火生，四個獠牙認得真，威鎮南方法力大，降魔扶正號溫神。

毛遂認得大帥，不敢向前，忙將身望前來，隱過了雷轟陣，忙奔到西門而來。早有一員天將，用三尖兩刃刀，橫攔住去路。毛遂認得是楊戩，暗想此處更不妙，况且哮天犬利害，不要惹他，一番身便過了水澤台，直奔西門而來，有一員天將，在那裏攔住去路，只見他：

方面大耳看分明，五柳長鬚瑞氣生，若問此人何姓氏，伍員明甫是他名。

毛遂認得是伍子胥，心中歡喜，此處可得出去，忙上前對風前一拱，明甫認得毛遂，壓大帥忙還禮道：天淵星你入陣來的，吾奉忠義帝君法旨，在此等南極與孫臧入陣，不許他出陣，你如何入來，又要出去？毛遂道：小弟奉掌教老祖法旨，入陣來看虛實，明甫可看前生之情，放我出去。大帥道：真人你說話就不參詳了，吾奉的忠義帝君法旨，在此把守，若因前生之情，放你出去，必然送上天庭聽貶，吾神不敢扭天逆法，真人你向別門去罷。毛遂聞言不敢直闖，順着就奔北門，過了水府台，不看納可，一看嚇得縮了一口氣，原來是伏虎正一元壇趙元帥，只見他圓睜二目，手執金鞭，迎將上來。毛遂忙回身往內就走，暗想衆神俱見我不放我出去，上又有天羅，下又有地網，不要在混元陣中，遭他毒手，想個計較，出去才好！正在思想，忽聽一聲大喝，矮賊你走往那裏去，原來忠義

帝君在戊己臺上，見個黑影東流到西，西流到東，用慧目仔細觀看，看不出甚麼東西，心中狐疑，陣中何故有不定黑影，屈指一算，不覺笑將起來，原來是他大膽敢探看陣勢，在腰取寶貝，名通名鏡，舉着向下一照，即見毛遂位在這處。毛遂那裏知道，被忠義上前把領頭扭住，毛遂說不好，往前一擺，怎得脫離。中華提起來笑道：我排陣拿南極，你矮子仗隱身法來探陣中虛實，要出比上天更難。又取細仙繩，捆住毛遂，毛遂道：我同你無仇，這架勢要攢死我，忠義道：不攢你，送你一處安身，遂取一寶貝，叫定仙椿，念了真言，定在森羅臺下，用仙繩把毛遂捆在椿上，說道：你會五遁，如今遁得否？你們有鎖仙牢，我有定仙椿在此，等等少不得有人來同你作伴。毛遂在椿上想遁，不能得脫，心中着忙，嗟怨是非，因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好出頭，不表毛遂逢災，且言海潮陣中見忠義擒住毛遂，大喜出陣，至臨淄西門，叫齊兵快報海潮聖人，請南極孫臏答話，旂牌至殿報知。衆仙見南極孫臏面色改變，齊道：我們願去森羅陣會敵南極孫臏，知衆仙係有法，只因功行未滿，亦有應在劫內。孫臏道：不用同去，我占毛遂的吉凶，屈指早已算出，對壽星道：毛遂探陣，被忠義擒了，網在定仙椿，我們總要救他，才是。南極道：孫臏，你與幾家仙人打陣去，衆仙聞得，你也要去，我也要去。南極使道：只請四位去足矣。對綠眉長笑，榮勾坦腹，四仙道：你四人同孫臏前去，四人大喜。只因南極見四仙印堂黑暗，知他有劫數，不能逃脫，故叫四個去，又向耳邊對孫臏道：你雖困在陣，定不能傷你，出家人亦要來應劫數，凡事總要小心，孫臏會意，便辭別衆人，與四仙出殿上騎，向西門來。對四仙道：方才掌教附耳吩咐，森羅陣非同小可，雖要分頭打陣，我等入陣，再作道理。一齊入陣。海潮見引仙旂分開，走出四隻鹿，坐了散仙四個，聚仙陣會過，認得長笑綠眉榮勾坦腹，又見一對素羅旂，後隨四將孫臏沖來，大喝：別夫休走，有老祖在此！孫臏笑道：老祖，又來要你徒弟。海潮道：休得胡言，我在東方擺下一陣，你可敢去打？孫臏道：要被何難之有，你回去，我隨後來。吩咐四將回城催牛，同着四仙入陣。聽得人聲大叫，孫臏入陣，各處防備。孫臏與四仙細看陣勢，好生利害！四下騰騰殺氣，八邊滾滾祥光，三氣神光亂展，水草河旗高。

飄天御虛振中央，萬丈森羅勢廣，五湖四海龍王，水澤五嶽無常，一看完此陣，吃驚說：好利害！見海潮前來大叫，孫臏入陣，你不展你法力，入來就想出，萬萬不能。孫臏道：休誇大口，兩下交戰，殺了十數合，聽得鐘聲，雷轟陣來了，海潮門徒口作歌而來：

海島三山任我行，只因劫數下紅塵，順天應運扶秦主，指日臨淄一掃平。

運甌真人相助師父，殺有幾十回合，回轉陣內。孫臏等趕入，運甌大喜，上臺化符，把五雷幡向上一舉，五雷神不下，更待何時？聽得滿陣雷響，五雷神從空而來。孫臏說不好，把杏黃旂一展，一道金光，把五雷迫住，不能落下。四仙道：五雷利害，雖然仗旗把雷擋住，此陣難破，快闖過去。孫臏當先冲雷過陣，四仙在後跟隨。海潮趕來，大叫：孫臏你走取了一件寶貝，名扣仙鐘，祭起來，後邊四仙正走，便道：孫臏人，你去破前頭陣，我們拿了海潮就易了。急回頭聽的風響，見一朵彩雲托一口鐘，往下落來，榮勾忙取寶貝，名打仙鎚，祭起，把鐘打了一下，連晃二晃，來慢了，長笑取出寶貝，名撐天柱，念咒祭起，從下起上，從上落下，就頂住了。海潮大怒，仗劍殺來，榮勾舉劍擋住。山障陣來了，拔山真人接戰，海潮收回鏡，祭劍把柱斬斷。長笑大怒，舉刀殺來，戰了一回，海潮師徒回轉陣內。榮勾長笑趕去，坦腹綠眉道：他們追趕我等，趕孫臏回來破陣，長笑榮勾追入，見三山五嶽神祇來大驚，拔山祭開山鑿榮勾未及提防，被鑿從頂門落下，死在山障陣。長笑大驚，想走，後又祭鑿打死綠眉坦腹。孫臏聽得後邊大喝，你們同伴二人俱死了，二人大怒，回來交戰，見海潮走入困澤陣，二仙追去，只見先天水澤神青面獠牙，急忙要走，行兩真人祭起振波箭，連射死二仙。孫臏在前不知，催牛直闖，一連過火焰風磨地戶三陣，仗杏黃旂衆神，讓他入去，正走之間，回頭不見四仙，想道：必定困在陣內，或者遇害亦未可知，我先救毛遂再講，即往森羅臺來。海潮閃出，大喊：孫臏你同伴俱死。孫臏道：四仙幾時喪命？海潮笑道：你還在夢中，抬頭向這邊看來，那二陣排四個人首。孫臏抬頭果然是真，大怒道：我擒你們，人不過鎖在牢中，未傷性命，你今把我同伴治死，誓死不兩立。舉

撈頂上打來。海潮將劍擋開，大戰數合，便向戊己臺來。孫臏催牛敗進，毛遂一見大喜，叫三哥快救我，被忠義用法網在此。孫臏道：賢弟，小心恐驚動忠義，就難下手。取杏黃旗一指，一度金光脫了網仙繩，跳下地來，走至牛前道：虧你來救，我們打那處出去？孫臏道：此陣進時容易，出時難，榮勾長笑，坦腹綠眉，同我入陣，俱喪了。毛遂聞言，下淚道：可憐四仙仗義身死，你帶有丹藥，給粒來食，我綁在樁上，心神不定，肚飢起來。孫臏道：得道人，豈有怕飢？你且在此等罪，闖出陣去，調齊衆人，與掌教破陣，冲不出，再來陪你。毛遂道：三哥，此去一定冲出，你一去，忠義不肯容我，跟你去罷。孫臏道：他無脚力，如何跟我？毛遂道：騎牛背後，共騎一牛，走得幾步，現在周天星宿攔阻，真人休走。吾神奉忠義法旨，放入，不放入，出。毛遂道：三哥，別去罷。孫臏道：不妨，將杏黃旗一展，萬度金光，衆神不能追近。海潮見孫臏救毛遂，用旗擋住天將，伸手放一個雷，振動十面大鼓，齊響滿陣，山倒一般，刹時森羅陣變了乾坤，正東上震爲雷，雷轟陣變了劍刀林。正南上離爲火，火焰陣，金蛇朱雀共飛騰，周圍一片火光生。正西上兌爲澤，困澤陣，閃閃燦光耀人目，刀鎗劍戟似森林。正北上坎爲水，水絕陣，洪波巨浪千層湧，滾滾波濤一片銀。山障陣，山峯石劍鬼神驚，地戶陣，飛砂滾滾起煙塵，天門陣，神將臨淄道法深，風磨陣，拔折旋風不定聲。紅光上一片成，重重疊疊是神兵，毛遂道：三哥，四面八方風雷水火圍住，不透風，門戶一見，如何出去？忙跳下牛來。孫臏道：雖出不去，天神也難近前。毛遂入牛肚，看這風雷水火神將近上來，孫臏將杏黃旗全行展開，連轉三回，令萬度霞光，崑崙至寶無效。莫道風雷諸樣，就是諸佛難降。海潮看見杏黃旗，逼住衆神，不能上前，想暗祭無極圖，來收杏黃旗。孫臏看見一揚左手，沉香拐立時飛起，海潮不提防，被沉香拐當頭打下，招架不及，低頭一聲響，連肩帶背，就是一下，虧得老祖着了仙衣，打得連晃兩下方才立住。心中大怒，忙祭起扣仙鐘來，傷孫臏，孫臏復祭沉香拐，照鐘打來，當的一聲，把扣仙鐘打落塵埃。海潮忙收回扣仙鐘，只裏孫臏，便祭起峨眉劍來，傷海潮。老祖海潮一見，用手巾中虬龍劍，往上一指，喝聲寶劍還不歸鞘，峨眉劍便轉了過來，孫臏連忙收回。海潮連發掌心雷，

數回大鼓又響起來，各方的法寶，與天兵天將，又來逼近。孫臏又把杏黃旗展動，四起三落，總不得傷孫。海潮在台上無法說，別夫你仗着杏黃旗，我如今也不來傷你，只是一時彼此幾陣，看你有多大精神，說罷化了紙旛。神符剎時風神水火全無，諸神各歸方位，就露出森羅陣門戶來。孫臏一想海潮施法無時，難以防備，便將杏黃旗展開，蓋住了頂門。毛遂一見忙擠在孫臏懷中坐下。孫臏道：你如何擠到這裏？毛遂笑道：你取杏黃旗護頂，天兵神將不能近，各樣法寶不能傷，你我身甚好，仗借你一光。二人一半擠在一處，不知後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南極子八面攻陣 東方朔森羅遭殃

却說孫臏展開杏黃旗，蓋在頂上。毛遂便擠在孫臏懷中坐下。笑道：三哥這回可有伴了，你出得陣去，我也出得陣去，你出不去，我也出不得。天落將來，有你高的頂住，我也不愁了。且按下他二人之事，單講的孫臏六家門徒，見師父不許他們進陣，便息兵回城，在城上瞭望，只聽迅雷連響，好似推倒華山一般，心中大驚。但見青黃紫紅煙氣滿天，昏昏沉沉，四圍籠罩，連陣門看不見，慌忙下城，到三清殿上參見襄王，將孫臏趕海潮進陣的光景細細說了一遍。襄王聞言大驚，忙傳旨排駕，親到文華殿來見南極老祖，把六將所見之事一一說了。南極道：賢王且自歡喜，森羅陣雖則利害，必不陷孫臏衆仙之命，口雖只樣說，顏面就帶憂容之色。東方朔見了便道：老祖，孫真人與四位進陣吉凶難保，何不占算占算，看是如何。南極道：不消占算，大料不能出陣。東方朔道：到底不放心，待貧道算算看。他却不用指，只取一個龜殼來，用手掃了兩掃，一口氣吹去，看其顏色，便知吉凶。東方朔不看不看，猶可，這一看不覺兩淚交流，銀牙咬碎，大喊道：氣死我也。看此龜色，四仙已死在陣中。孫真人與毛真人會了面，被困陣內，衆位散仙齊道：此事果然是真麼？東方朔道：怎麼不真，四位的屍首現挑在山障困澤，兩陣裏衆人聞言大怒道：吾等若不踏平森羅陣，生擒海潮，與四仙報仇，誓不回山。說罷，一齊往外就叫。南極忙立起來。

衆位仙長休得莽撞，森羅陣非同兒戲，五老非比他人，如今要去破陣，也要商量個萬全，方可取勝。東方朔等聞言齊道：吾等願聽老祖調遣。南極道：東方道友，貧道想森羅陣內，有八陣五臺，我等若一齊去破他，他全來防禦，料難取勝。貧道想得一計，我等分頭去打陣，使他各顧不暇，你等以爲如何？東方朔道：老祖言之有理，我們誰打甚麼陣？老祖只管分派。南極道：森羅陣的外圍四門上，有四杆皂旂，是外圍的眼目。每門外有三百秦兵，一員大將，帶着一切污穢之物，看皂旂展動，就知有人要闖出陣，便把穢污之物打出來，出家人最怕的是污穢，若沾了些，就難騰雲駕霧。如今看不見四門秦兵的是那杆皂旂，有符篆把三軍迷隱，如今先叫人去打皂旂，砍倒，戰住秦兵，我們才便去打陣。遂對襄王道：煩賢王遣四員大將領兵前去，森羅陣的外圍，聽空中迅雷爲號，把當中的皂旂砍倒。若有秦兵出時，叫他們接住，斷殺，使秦人不能用污穢之物。截貧道等出路，就能成功。襄王聞言，卽傳旨命袁剛、獨孤、蛟甲、英馬、麟出敵，各帶兵五百去森羅陣外圍行事，不提。這裏南極老祖便對衆人道：森羅陣內，包八陣五臺，我等分八人去打陣，五個人去搶台，不論勝敗，俱到中央戊己臺上會齊。貧道去破他的戊己臺，降龍仙去破在西的困澤陣，伏虎仙去破正南的火焰陣，文昌仙去破正東方的雷轟陣，蓮花仙去破他坎地水絕陣，皓髮仙去破東南的風磨陣，大頭仙去破艮地山障陣，豎眉仙去破天門陣，長眉仙去破地戶陣，又叫人快取三尺長的旂，要分五色的，不一刻就到。南極便口中念念有詞，用新筆染硃砂，畫了幾字在旂上，忙卷了起來，分與八位散仙，按相生相尅之旨。又命東方朔去破東邊的甲乙臺，使東華帝君不能接應，又命王禪去破南方丙丁台，以禦南華帝君，王敖去打正北壬癸臺，截住北華帝君，不暇救應，砍倒旗旂，一齊進陣，八頭行事。又令白猿白鶴童子跟隨五家真人，以防疎虞。正是：

南極排兵上戰場，猶如猛虎下山岡，此回打陣遵仙令，萬象森羅威武揚。

南極老祖一個個分撥已定，待等三更前去打陣，這裏襄王忙傳旨排素筵來，衆仙俱是得道之士，那些火氣

之物，不過應景而已。略坐一坐，就上殿來辭襄王，別了衆仙回營。衆仙在文華殿打坐，瞬息天已交三鼓。南極與衆仙出了文華殿，上了脚力，數十名旗牌引道飛奔而去。此時四將各領兵五百，且在兩旁伺候，參拜南極已畢，一齊出了東門。南極便對衆仙道：「此來打陣，須要小心，各人自保自己，也難相助，勝敗俱要到中央來見貧道，不可有誤。」衆仙一齊答應。四將領在前，衆將在後，望森羅陣來，將近陣前，分開四面，只等迅雷動手。單講南極與衆仙，來到森羅陣的東門外牆，南極老祖一伸左手，起了一個焦雷，袁剛聽得不敢怠慢，忙催開鐵脚棗騮駒，舞動加鋼斧，飛奔森羅陣東門，果見一杆皂旗，豎在空中，上書敵人進陣喪命六字，便一頂棗騮駒來至旛前，雙手輪斧，照旛杆上一斧，咕咚一聲，把皂旗砍爲兩段，隨風倒在地下，只見一段紅光飛空，早有一人大喝，齊賊擅動皂旗，休走，吾來也。袁剛認得趙高，也不回言，忙提斧相迎，二人戰在一處，三門上的齊將聽得雷響，便一齊將皂旗砍倒，俱有秦兵秦將出來對敵，戰成一處。陣中衆仙，聞得雷響，就知有人來打陣，一個個小心提防。那裏南極見袁剛砍倒皂旗，便一齊進陣，分頭前去打陣。先說豎眉仙去打天門陣，身騎五色神牛，飛奔天門陣來，只見裏面一座高台，並非仙道，定睛一見，認得是秦始皇，坐在台上，心中一喜，擒賊必擒王，我把秦始皇擒了，不怕五老不撒森羅陣。便串一串手中畫戟，直搶進陣，只見陣中閃出一位馬上將軍，黑盔黑甲，挺着蛇矛，大呼妖仙慢來，王剪在此，舉矛分心就刺。二人大戰數十餘合，王剪圈馬望中而走。豎眉仙隨後追來，王剪忙取天罡劍祭在空中，高叫休走，看我的寶劍取你。豎眉仙聞言，抬頭一看，只見一朵彩雲，托着一口寶劍，風響雷鳴的飛來。豎眉仙不慌不忙，仰首觀看，見寶劍臨近，把雙眉一皺，眼皮一番，兩道眉間，就起了一股白氣，往上一冲，天罡劍就不能下來。豎眉仙喝聲寶劍，還不去，那口寶劍就轉了，向着王剪。王剪一見大驚，忙取回天罡劍，挺矛又欲相爭。那豎眉仙發手有石，見王剪復來，忙發手一石，正中王剪護心鏡。王剪不敢再戰，撥馬敗走。豎眉仙就進了天門陣，金子陵在台看得明白，忙把日月旗磨動，天門陣中就紅光亂起，聯成一處，分不出門戶，連把黃衆旗展動，只見

四處現了無數的天將，各仗神力，圍將上來。豎眉仙一見說聲不好，忙取出南極老祖所給的那枝紅旗來，連展三展，那些天將果然站立不動。你道南極老祖的紙旗內，有甚麼緣故？因有姜太公在此，五字九良星與周時斬將封神，那一位神祇，各神見了他的寶號，不敢侵犯，俱各立着不敢上前。秦皇看得明白，見金子陵把台上的旗才動一動，天門陣就變起來了。又見天將天兵紛紛無數，把陣前進的那一個道者，團團圍住，喊殺連天，雷聲大作，那些天兵天將，俱是面分五色，披甲不同，一個個身高數丈，跨着只些異獸，心中害怕道：「軍師，你看天兵天將，可利害麼？如何不動這旗，爲何一個個俱不見呢？」金子陵道：「是老祖請來的，若化了符，動了旗，就顯露了君臣正講之間；只見道者在圍中，取出一枝小紙旗，展了兩展，諸神就退。」金子陵道：「不好破法了，秦皇就想下台，金子陵忙阻道：「主上休怕，我主進陣時，中華帝君與一顆珠子，謂若遇敵人進陣，諸神不能治伏，若搶近台時，可將此珠打去，定然得勝。」秦皇道：「這小小珠子，濟得甚事？你看那許多神祇，尙不能治他。」金子陵道：「不妨，等他來搶台時，可打下去。」老祖的至寶自然不同，秦皇無奈，只得拿定珠，等這道者上來。這裏豎眉仙見諸神退後，心中大喜，忙催青牛來搶天門台，說時遲，那時快，秦皇早把如意珠打下，此寶乃中華帝君元神所練，這一打去，由如泰山一般，豎眉仙知到利害，不能破脫，遂圍回神牛，展動紙旗，往外敗走。金子陵忙下臺來追趕，豎眉仙回手一石，正中面上，打得眼火亂閃，哎呀一聲，那裏還敢追趕。豎眉仙仗着神旗，闖出天門陣來，喘息方定。見降龍仙從那邊跨龍而來，一見便問道：「兄得手了麼？」豎眉仙搖手道：「利害，不能取勝。」降龍仙道：「我到得手，破了困澤陣。你道降龍仙如何破得困澤陣？原來降龍仙去破困澤陣，行雨真人引他進陣，也展動水草河神旗，降龍仙只用紙旗點退諸神，去搶他地戶陣。行雨真人仍化了符篆，把個困澤陣變作梅花塹坑。降龍仙他騎的是龍，見了這些坑，他就跨龍騰空而起，不占實地。行雨真人方想祭鎮波箭來傷降龍仙，却被降龍仙祭起神鎚，正中行雨真人天靈，死在地府臺上。降龍仙把困澤陣的旗幡一切燒了，諸神無依，念了退神呪，把衆神遂各歸位，又收化了兩家散仙尸首，才奔中

央戊己臺來，遇見了豎眉仙，彼此說明。齊望戊己臺來，且按下不表。又講大頭仙跟了南極老祖，進了森羅陣，遂獨一個去打山障陣，來至陣前，見了榮勾長笑二仙的尸首，心中大怒，催鹿舉杖上前，一連幾杖，把兩根方杆打斷，把二仙的尸首，跌落塵埃，早驚動了陣內拔山真人，催動異獸，飛至陣來。大喝道：大膽妖仙，敢來搶奪尸首！照大頭仙一劍砍來，大頭仙舉杖相迎，二人交手，不上五六合，拔山真人便敗回陣中。大頭仙催鹿趕將進去，拔山真人上了后天離明臺，把三山五嶽神旗展動，一聲雷響，顯露三山五嶽神祇，率領山精石靈，圍將上來。大頭仙忙將南極所賜的紙旗打開，山神嶽將見有此良星飛熊寶號，不敢迫近。大頭仙沖開神兵，來搶離明台。拔山真人看得明白，心中大怒，忙將符篆化了，剎時間滿陣疊山峻嶺，如刀似箭的山峯團圍住。大頭仙忙道：不好！忙在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名曰撐天圈，祭在空中，喝聲長，那圈乃如意之寶，忽然就有一二丈長大團團的，把那怪山之頂攔住，成了一個圓圓的石桶一般。大頭仙在當中立住，大笑道：拔山真人，你陣中還有何法？只管使來。拔山真人大怒，祭起開山鑿來，傷大頭仙。大頭仙一見不慌不忙，仰着頭，看那開山鑿落將下來，把頭往上一迎，響一聲劈開兩邊，大頭仙昂然立在鹿上，一些血也沒有，真真奇怪。拔山忙化了退山符，想下臺來，取大頭仙的屍首，只見羣山一退，那個圈兒響一聲落將下來，大頭仙一手接住，把個拔山真人嚇了一跳。大喝道：用甚麼妖術，使下臺仗劍來砍大頭仙？大頭仙一伸手，把撐天圈收回豹皮囊中，另取出一把扇子，照着自己頭上一搥，說的遲來的快呼的一聲，出來了一大堆五色的石子，照拔山真人劈面打來，那異獸往後就倒，把拔山真人摔在地下。大頭仙上前復加一杖，他竟與榮勾長笑二仙解恨。正是：

仙凡難逃大難，求生何嘗見生。

大頭仙傷了拔山真人，忙上離明臺，把一切旗幡，盡行推倒，念了退神咒，送衆神歸位，便去陣後會着豎眉降龍二仙，一齊望中央而來，森羅陣中又破了一陣。再講長眉仙來破地戶陣，地戶陣中，乃是倒海鎮守，見長眉仙

冲進陣來，不覺大笑道：妖仙你有多少本領，敢來破我地戶陣，催水獸，舉起避火鏡，照長眉仙頂上蓋來。長眉仙連忙招架，二人大戰數合。倒海真人把那長眉真人引入陣中，把地曹旗展動，那些陰兵陰將一齊上前圍住。長眉仙忙展動南極所賜的紙旗，把陰兵嚇退。倒海真人一見大怒，忙下臺來，與長眉仙動手，不上十合，長眉仙祭起裝潮瓶來，倒海真人不能招架，可憐一命傷在地戶陣中。長眉仙遂破了地戶陣。此時伏虎仙早與吐絲真人，在火焰陣中動手，伏虎仙仗着姜太公在此神旗，把分火點退，吐絲真人便吐絲網來網伏虎仙，伏虎仙忙提虎跳出圈外，一祭虎鈴珠，照吐絲真人打來，真人見珠來得利害，忙催鹿往陣外逃走，被伏虎祭起虎鈴珠照後心，一叩，只打得吐絲真人，口吐鮮血，飛奔中央戊己臺而來。伏虎仙在後緊緊追趕，可巧遇着文昌仙，破了雷轟陣，也望中央戊己臺而來。此時吐絲真人的大命難逃，與文昌仙撞了一個對面，文昌仙認的吐絲真人，忙祭起量天尺，照肩一下，把吐絲真人打下鹿來。伏虎仙剛剛趕到，復一鞭了却性命。二仙心中大喜，也望中央來會南極老祖。此時只有水絕、風魔二神，蓮花仙是奉命破水絕的，見了翻江真人，就說真人，我勸你收了此陣，先回雲光洞罷。海潮老祖也就要回山的，難道他好怪你不戀紅塵，不動噴癡麼？翻江真人大怒，便與蓮花仙動手，戰有數合，便引蓮花仙進入水絕陣中，催動海兵河將來困蓮花仙，銀花仙法術高妙，也不用南極所賜的紙旗，見那些河兵海將，湧着波箭浪刀，漫天撒地而來，他不慌不忙，取出一件寶貝，名喚青涼傘，乃天池中一塊荷葉，他取來在八卦爐中鍊成的，祭在空中，有畝地大小，遮住身體，上面的洪水，不能傷他，又用劍往地下一指，湧出了四朵金蓮，托住梅花鹿的四足，實是一隻船兒，在海中飄飄蕩蕩。海兵河將上來時，他洒手處，就成金蓮，有萬數，神兵也有萬數，金蓮托住刀，他在水中作歌道：

雅愛蓮花化此身，冰心不怕染紅塵，縱然水絕神通大，今日翻江叫命頻。

蓮花仙在中央笑道：翻江真人，你還奈得我何？翻江真人大怒，祭起定海珠，來傷蓮花仙，蓮花仙見珠來，得利

善仰首把口一張吐出一朵彩蓮，把定海珠托住，便將青華珠祭起道：「翻江真人休走，看我法寶傷你！」翻江真人見蓮花道術通元，料難取勝，又見他祭起寶珠，便大喊一聲，化一道水光，往中央戊己台而去。蓮花仙收回了青華珠，把台上旗幡吹倒，送了衆神歸位，徐徐出陣。那皓髮仙去破風魔陣，雖然風刀巽劍利害，他有南極老祖所賜那枝紙旗，自然不能相害，便到後天台下，他鍊的魔火，比道家三昧真火更加利害，道家三昧真火，自口而出，這魔火却在太陽頂上而起，雖半空中飛鳥，遇着他的魔火，也燒了毛羽。他使用魔火，先把台上的旂幡燒了，即祭起龍虎拐，來打革面真人，真人見大勢已去，也不破皓髮仙拐，便駕雲往中央而去。這裏皓髮仙送了將神，然後出陣，與衆仙相會，觀看森羅陣八陣五臺，俱是一齊見陣，實難一筆寫出。如今破了八陣，且講又搶五臺，南極老祖他搶的中央戊己台，這老祖羣仙的領袖，各洞的班頭，道力自然與別的不同，獨自催鹿，望戊己臺來。且說中華帝君在戊己臺上，見山障陣中旗幡亂展，就知有人去破陣了，忙跨上黃鶴下臺，想去救應，只見南極老祖迎面走來，中華帝君忙喝道：「南極，你敢來破我戊己臺麼？」南極老祖見中華帝君仗劍而來，笑道：「不敢，貧道與帝君從未比較過，今日想來見個上下。」中華帝君一拍黃鶴，舉定如意，照南極便打，南極火速忙迎，二位即時動手，不上十合，中華帝君便兜回黃鶴，上臺把勾陳旗一展，滿陣金光亂起，中華帝君便一把金砂打將下來，南極老祖不能催鹿上陣，忙把龍鬚扇一搨，搨去這金砂，是中華帝君執掌他管的中央戊己土，土能生金，金爲後天之寶，火能生土，土爲先天之寶，後天之寶，還有破的，至於先天之寶，相生相尅，變化無窮，就是三清教主，也只好看看。中華帝君看南極老祖用龍鬚扇，把後天之土，搨得四下分飛，心中大怒，便把先天金砂打來，南極老祖見這回金砂打來，得利害，二目難睜，便把龍鬚扇盡力一搨，不搨猶可，這一搨，那些金砂往上飛起，變了萬把金刀，刷的一聲，落將下來。南極老祖見不能搨退金砂，心中着急，忙取出先天袋來裝，金砂甚是作怪，如意先天袋才起，他好似知道的，響一聲，洪水沖來，勝崩岸的河水，南極說聲利害，把鹿一提，跳出圈外，取出先天袋時，只見洪水

滔天，湧着萬把金刀，似排山而來。南極見破不得他的先天法寶，只得敗下陣去。中華帝君在臺上笑道：南極子可知道利害麼？出家人也不來趕你，未知你可出森得羅陣否？南極也不回言，催鹿敗將下來不提。且講東方朔他是搶東方甲乙台，認了方向，飛正東而來。東華帝君在甲乙台上，聽得焦雷亂響，烏雲佈合，心中暗道：不好，必是有人來打雷轟陣，待我前去接應。忙上青鸞望雷轟陣來，只見一位道者，脚着多耳麻鞋，身穿藕色道袍，手提茶條杖，如飛的奔來。東華帝君認得是東方朔，一聲吆喝道：東方朔，你敢破我的甲乙台麼？仗手中金如意來打東方朔。東方朔益忙相迎，鸞步相交，有十餘合。東華帝君一拍青鸞飛上甲乙台中。東方朔笑道：東華，你走到那裏去？信步趕上台來。東華帝君忙把台前的木棍取起，往台前一洒，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紛紛的打來。東方朔一見，忙取出消寶葫蘆，揭開了口蓋，葫蘆中起了兩股白光，圍將上來，把衆木棍細成一束，響一聲折爲兩段。東華帝君見東方朔破了後天法寶，便祭起先天甲乙珠，那些地下兩截的木頭，一齊躍起來打東方朔。東方朔再揭消寶葫蘆白光放起，那些木頭一見，變了萬般火光射來，乃是木能生火之理。東方朔見來得利害，忙搯破火訣，想往上沖來戰東華，不防火中又有無數刀刃飛來。東方朔說聲不好，回步就走。東華帝君見了，忙催鸞下台趕來。口中大呼偷桃賊，你走往那裏去？東方朔錯中有錯，也是他的劫數，他不往中央去，竟想撞出東前，猛抬頭見一員神將，神威凜凜，瑞氣騰騰，手使三尖兩刃刀，跨着白龍馬，喝道：東方朔，你走吾神的汛地。東方朔認得是楊元帥，他在五雷陣中受過哮天犬的害，損了一日，不覺心中着急，一回身往裏就走。東華帝君一見，忙把青鸞往空中而起。向東方朔頂上一金如意打來。東方朔此時嚇得魂不附體，喊聲我死也，招架不及，把頭一低，現出一個四平八穩的脊背響一聲，中了金如意。東方朔立不住脚，往後跌倒。東華帝君忙下青鸞趕上一看，捉着頂頭一手抓住絲絛，便提了一個頂，就勢一個鯉魚打挺，兩手着力就勢往下一擰，止是。

千年不壞金剛體，一旦難逃性命關。

東華帝君把東方朔摔死，在森羅陣東門之中，還虧他挺着了賴子，不曾摔碎頭顱。東華帝君見東方朔面如金紙，死在塵埃，心中嗟嘆，非是貧道下此毒手，也是你自尋死。你若好好在度朔山修道，那有今日之禍。罵了一回，慢慢跨鸞上他的甲乙台去了。且說鬼谷子去破南方的丙丁台，乃是南華帝君鎮守。這帝君性如烈火，在丙丁台見鬼谷子前來搶台，心中大怒，把朱雀旗幡展動，立時紅火燭天，大喝鬼谷子：你未有法術，焉敢來破我的。丙丁台休要走，看我法寶取你忙取出明珠，托在掌中，叫聲如意子，快顯神通。只見那明珠射出萬度金光，南極老祖尚不能破。先天法寶何況他人。王禪知到利害，不能破得，忙圍鹿向中央敗走。南華帝君也不趕他。王禪得便飛戊己台來。只見他的兄弟王敖垂頭喪氣，催虎如飛的往中央而來。王禪便叫兄弟：你的本事如何？王敖見兄長忙兜住虎道：兄長不須提起，不但不能破得，反被北華老頭兒把我的法寶破了。我見王敖台上元武旗展動，陣勢就變了，我想先下手為強，便先祭起靈牌去打他，不料他的水變火，真是先天至寶，把我的靈牌燒了。我見難以取勝，只得敗了下來。大哥也一定不能取勝。王禪道：先天法寶利害，我們的法寶如何破得他的。王敖抬頭一見二祖西方朔，催開獨角蛟，也望中央來了。三人見面，俱說先天法寶利害。王禪道：寧教道入法術無邊，或者在戊己台得手，亦未可定。我們迎上去，看看方向。走時南極老祖也來了，衆仙也忙迎上去。南極見了他們問道：列位真人破陣如何？衆仙道：先天法寶不能取勝。南極也說不能破中華之寶，並不知衆仙打陣如何。至今不到，彼此正在猜疑之間，只見八家散仙皆到，把破陣的話對南極子說了。西方朔便問道：衆位道友可曾撞見吾兄否？衆仙俱說不見。二祖放心不下道：列位在此等候，待貧道繞道而行，看看他如何。衆仙道：快些去打聽打聽，要知西方朔去尋東方朔的事情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西方朔在陣搶屍 觀世音賜瓶救仙命

話說衆仙齊在森羅陣中會見了南極老祖，彼此皆言進陣之事，正說之間，西方朔抬頭週圍一看，不見他的兄長，心下着急道：「東方老祖爲何不見，此時還不回來呢？我等入陣時，掌教也曾說過不論勝敗，俱要來到中央會齊，難道他破不得先天法寶，有甚差錯不成？」列位在此略等，貧道前去看看就回。」南極老祖早已知到袖裏，忙說道：「道友，你一個人去使不得，須要幾位仙長陪着走走方妙。」縱然先天法寶利害，你們人多，他也難於施展。西方朔說見得有理，便對衆仙道：「那位道友與貧道走走就回來。」衆仙聞言齊道：「弟子願往。」西方朔道：「好，不必這多人，也這留些在此。」文昌蓮化二仙與貧道去罷。南極老祖連說甚好，忙在懷中取出一聯柬帖來遞與西方朔道：「道兄，此聯柬帖你帶在懷中，去尋見兄長，若事到爲難，可打開一看，其中自有奧妙。」西方朔忙接過來，放在懷中，辭了衆仙，忙與文昌仙蓮花仙各騎了脚力，飛奔東方甲乙木來。剛到一箭路，遠遠的已見一個人睡在地下，三人看見，心中大驚，說聲不好，飛奔前來，不見猶可，一見只聽得西方朔哎喲一聲，撞下獨角蛟而來，正是：

十二層樓梯失脚，海洋江中浪翻身，三魂七魄歸何處？七魄悠悠透上蒼。

原來東方朔的屍骸，躲在那裏，又只見四門上，是正神把守，比別陣的神祇不同，最怕的污穢。五行台又無處可以示衆，又不能出陣去，故此只擲在這裏。西方朔一見魂不附體，卽刻跌下獨角蛟來，二仙忙下騎扶起。西方朔抖了半晌，大放悲聲起來。東華帝君在甲乙台上看得明白，心中大怒道：「好大膽妖仙，豈敢進來挖屍首？我看你如何出得去！」一拍青鸞，飛下台來。大喝妖仙休走！一舉金如意，闔將上來。文昌仙說聲不好，東華老頭兒來了，蓮花仙道：「道友我護着二老祖，你們上去擋他一擋。」文昌仙說得有理，忙把量天尺迎將上來道：「東華休得無禮，今有上仙在此，卽便抵住了。」東華帝君二人戰在一處，這裏蓮花仙忙對西方朔道：「老祖，你快些托的尸首往東門闖出去罷。」待小仙幫着文昌仙好把東華帝君攔住，二祖你就好走了。西方朔聞言，忙把東方朔的尸首扶起，提起茶條杖，跳上獨角蛟，說道：「二位好生攔住東華老頭兒，我去也。」兩腿磕開那獸，似箭如飛而去。東華帝君一

見大怒道：好妖仙，你搶尸往那裏去拋下了？文昌仙就來趕西方朔，蓮花仙忙舉劍攔住，說道：東華帝君，你休仗你的法寶，小視我等，自古道：趕人不可趕盡，他既被你治死了，數百年的道行，已付之東流，你心還不足，待要怎麼？即便一劍當面劈來，東華帝君只得架過相還，戰未三合，東華帝君拍鸞向法台而去，文昌仙即催開麒麟，趕將上前，蓮花仙忙攔住，說道：道友，他的法術高於你我，不可趕他，你我只在此攔住，他使他不能追趕，二祖就好了。文昌仙笑道：我在海外久聞老頭兒的大名，今日豈可錯過？我是必與他比較比較，不由分說，緊緊趕將上去。蓮花仙無奈，只得跟他下去，東華帝君見二人趕近法台，即便伸手發起掌上雷，把台上旗幡震動，只見滿陣青氣濛濛，風聲叫喊。二仙吃了一驚，連忙站住，只聽得台上一聲吆喝，妖仙休走，看我法寶前來傷你！只見無數大木，如柴棚一般，打將下來。文昌仙即忙祭起量天尺來，喝一聲長，那尺就長有數丈，打橫把大木攔住，不得下來。忽然一陣風過，那些大木，就如火枝一般燒着。文昌仙着忙，把量天尺收回，說時遲，來時快，如火山一般，大喊一聲，好利害，牽回麒麟就跑。蓮花仙一見，忙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名喚碧筒，就將筒蓋揭開，放出一股水來，皎潔浩蕩，把火迫住。誰知火中帶着金刀，如箭一般，二仙還那裏站得住脚，只得敗下去。我且不表。且講西方朔搶了東方朔的尸首，如雷電一般，飛奔東門而來，耳輪中有人招呼在前面，說道：你往前來，你是何方道士？走吾汛地，有吾神在此鎮守。西方朔抬頭觀看，認得是二郎神君，說聲不好，把守此處，非同小可，叫我怎的闖得出去？心下着忙，忽然想起南極老祖的柬帖，忙在懷中取出來，打開一看，上寫着：「要出東門，可將令兄屍骸頂在頭上，神最怕穢，自能闖將出去，放心放心。」西方朔看罷，心中暗想：南極老祖已知其情，大料有救的了。東方朔乃得道之仙，雖然破陣已死，身體猶如生的一般。西方朔就把尸首放在肩上，又恐有失，怕人暗算，忙在豹皮袋內取出兜仙網，罩着身體，一手執杖，催開獨角蛟，使用聲招呼道士聽真，吾乃海外度朔山散仙西方朔是也，因吾兄東方朔在森羅陣中，却被東華帝君治死，如今弟搶兄尸首出來，求高人搭救，乞上聖憐憫，讓一讓神光，放出小仙。

出去，他日相見，再爲酬謝。如果上聖執意不允，小仙一狠百狠，死者不能復生，我就將尸首祭過來，恐污上聖的禪光，不能去朝金闕，休怪小仙冒瀆。二郎神看見西方朔托了東方朔的尸首前來，心中吃了一驚，他帶污穢尸首，如何與他對敵，倘若放走了，負了海潮中華帝君之托，若竟與他動手，其污穢豈不冒瀆我的神光，將來難以朝見金闕，暗自思想，不如放他走了罷。一則全得他兄弟之情，二則他亦感我之恩，三則不冒瀆我之神光，如此豈不兩全其美。於是離了東門而去。西方朔一見大喜，說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催開脚力，騰空而去。一直望齊營而進。來至東門，遂撥開雲頭而落。軍士一見，認得是西方老祖，忙報上黃門官。黃門官報上齊王，聽得忙升了大殿，黃門官上前跪下，啓奏道：東方汛地官來報，西方朔老祖肩頭托着一個死人，飛奔東門，已放他進城，故此催駕升殿，乞我主龍音定奪。齊王聞奏，心中大驚道：衆仙們一齊回來，還是西方朔老祖一個黃門復奏道：守汛官正報一個，肩托着死尸，其餘俱未曾見。齊王心下愈加狐疑，暗道：衆仙俱死不成，如何止他一人回來。正欲傳旨排駕，只見西方朔二祖已進了朝門，往三清大殿來，後面有數十個御林軍，用軟床抬着一個死尸，心下大驚，忙說道：二祖你如何出得陣，那得死尸？可是那仙門的言還未盡。西方朔就在駕前放聲大哭，便將入陣中如何破陣，如何死了，如何出來，說了一邊。齊王也不覺下淚道：實可憐東方朔祖數百年道行，一旦死於非命，此是小王之罪也。二祖暫止悲傷，還要想個法子，或是去那座名山洞府，訪問高人，求取仙丹來救，復生也未可知。西方朔聞言，止住眼淚，忙到軟床，把東方朔的道袍脫下，仔細看了一看，忙與他穿了道服，便對齊王說道：貧道兄長，非是被法寶所傷，據道看來，過身俱有傷痕，惟有脊骨上一片青紫色，是被中華摔死的。這個到容易救，而煩賢王可傳承宣官，叫他多被水缸，週圍把尸靈圍住，外裝一爐好香，須淨悄悄，不可大驚小怪，待貧道去三山五嶽中訪求高人，或尋仙丹，前來救他便了。說罷，叫人牽過獨角蛟來，連忙跨上，說聲賢王慢坐，用手把獨角蛟一催，騰空而起，就忙去了。齊王便叫西方朔所說的，一一齊備，把東方朔的尸靈，移偏殿去，親自在殿中坐着。再

說西方朔跨蛟駕雲頭，望西海而來，心中想道：陵外散仙，有些本事的都來了，如今雖有些在那裏，料也法力不大縱去也是無用，如今何不奔去五行山，去問孫大聖，他是薦我兄長，去幫孫臍的，如今死了，看他怎麼樣？况他神通廣大，必有法術救得，也未可知，或者他有相好的有仙丹，得他指點，可也不至東跑西問，阻隔光陰。想罷，定了主意，撥轉雲頭，望五行山而來，不消半刻，呼到五行山，落將下去。孫悟空在石匣中，早已看見，喊道：好呀！你爲何到這裏來看我？西方朔聞言，跳下獨角蛟去，向石匣邊，朝大聖打了一個稽首，說道：大聖，小仙稽首了。大聖道：不用，便問道：道友你兄長幫孫臍與海潮鬥法力，可能勝了他麼？你如今到此何幹？西方朔聞言，卽流下淚來，道：大聖，休要提起，小仙兄長，却被東華帝君摔死了，便將白猿到海外，請兄長下山，却被二郎神的哮天犬咬傷了，將如何在森羅陣身死，如何搶尸回來，一一說了一遍。就把個齊天大聖氣得怪叫如雷，山頂上那些六丁六甲，揭帝神祇，聽得孫大聖怪叫，個個吃驚，這猴頭又不知爲何事怒了，等我們快下去看看，使一一齊駕風雲下來，只見一個道者，在石匣旁與孫大聖講話，心才放下。又聽見他說氣死老孫也，好大膽五老把老孫的好道友摔死，我若出得來，我不把你幾個骨頭，食在肚內，我也不叫做齊天大聖，西方朔說：大聖，你是怎樣說，何如說得來，做不來，如今大聖要救我兄長，要緊，大聖可知那家仙長，有仙丹，可救兄長！大聖道：老孫如何知道，若是老孫出得來，我就到兜率宮走走，難道老李不送我十顆八顆仙丹，救你兄長？西方朔說道：大聖，既不知那洞有仙丹，可知那洞有萬術之仙，起死回生之能，煩大聖指點指點，待我西方朔前去請他。大聖道：老孫一生不曉得甚麼人，我一生只有南海菩薩一個，他的道法無邊，你若去求他，決能救得你令兄。西方朔道：南海菩薩專心普救，度一切厄難，小仙若到南海，一定有救。只是小仙不認得南海路徑，只聽得有人在旁說道：你不認得，我送你去如何？西方朔聞言，吃了一驚，忙問孫大聖是甚麼人，在此在那裏講話？孫悟空笑道：他們是奉佛旨，看守老孫的，幾個毛神，隨聲喝道：你們討打，還不與我現出原形，霎時間現出幾丁個六丁六甲，就有幾十個揭帝，各露了神靈。西

方朔一見，忙對衆神打了稽首，揭帝神道：道長，你往西去，南海落伽山，等待吾神送你去罷。孫大聖道：西方道友，你可與他們走走免打。衆揭帝笑道：大聖，你如今難以打我們，要打等大聖出來才打罷。衆揭帝便對西方朔道：道友快些上騎，不要阻隔時候罷。西方朔聞言大喜，忙辭了大聖。大聖又叫他救活兄長之時，務須來對老孫說聲，免得我掛念。西方朔點頭應允，上了獨角蛟，衆揭帝用神袖一捲，一陣大風，齊起在空中霎時間，就到了南海落伽山，落下雲頭。西方朔在獨角蛟上，觀看佛境，果然十分景緻，與別境不同，怎見得有詩爲證：

果然是無邊光景，泉涓涓兮暗噫，香馥馥兮氤氳，鳥無聲兮清境，日雍和兮暢神，金色世界寂寞元貞，莫道蓮花九品，便看那園竹千尋。

却說西方朔遠遠的就下了獨角蛟，同着四位揭帝神，慢慢走至山門，只見四位金剛，坐在那裏。揭帝上前見禮，便指着西方朔說道：此位乃是海外散仙，西方朔因他東方朔在方象森羅陣，却被東華帝君摔死，他上五行山去問孫大聖，大聖保舉叫他上寶山來，求菩薩救他命。小神等引路而來，敢煩金剛到蓮台通稟一聲。金剛聞言道：如此西方朔在此等了，待吾神與你通稟就是。西方朔連聲答應，連忙立在山門之外，六位揭帝說道：仙長，吾等送你到來，你自然認得回去，吾料菩薩必有法旨救度，吾神先回五行山報與大聖知道，吾神去也。化陣清風，去的無影無蹤。只見個金剛出來道：菩薩法旨，准西方朔朝參，跟吾神這裏來。遂引西方朔到了山門，就由迴廊上了殿。西方朔不敢抬頭，來至蓮台之下，九叩八拜，口誦菩薩寶號道：西方朔叩見，願菩薩聖壽無疆，菩薩在蓮台上，睜開慧眼說道：西方朔，你是孫悟空指你來的麼？其中來意我已明白了。天地之生民，惡貫滿盈，故雖有好生之德，但是五百年一小劫，八百年一大劫，因此降下風火兵厄之危，如今七雄八派，人心奸詐，臣死其君者，事皆有之，反常爲逆，又當此殺運，王剪是奉敕旨牒文，去保秦，始皇併吞六個，上應天時，下應劫數，孫贖雖有批天換日之能，如何勝得他過。惟有嬴秦氏無厚德於世，狼貪暴詐，而富有天下，縱能一統而不能享者，蓋天生之

假伊手以征誅，至使不忠不孝者，羅暴鑠之苦。且有德之主，還未得時，你今來求救於我，且看孫悟空之面，又憐東朔方五百年苦鍊之功，令木岸尊者，拿楊枝甘露去臨淄，救你令兄，你且去罷。西方朔聞言，五體投地，又叩了幾個頭，說道：「菩薩慈悲，現在掌教與海潮聖人相鬥，五老擺下森羅陣，困住南極老祖，與衆位仙家俱不能破得。先天天寶願菩薩念在同道之情，大展佛法，救他們出陣。菩薩說道：臨淄福氣，止有旦夕，你非在劫數之人，我指你去拜求幾個人來，森羅陣不用作法自破。五方五老自然回山。西方朔忙問：應當拜請何洞神仙，乞求指示？」菩薩說道：「有一物必有一物治，你可同木岸尊者，先回臨淄救活令兄，然後往五行山，向西去百萬餘里，有一個名喚造化，即叫造小西天之主，所居是無洞府的，你可朝上叩首，秉祝虔心，天主自然知道，座下有五位五小至尊，可請他下山，一到森羅陣中，先天天寶自然立破，但你的脚力雖能駕雲，不能迅速，賜你風雲雷電四呪語，也是你與出家人有緣，日後比風雷還快，使將四呪語，親傳西方朔。西方朔一一領受，遂叫木岸尊者，捧定淨水瓶，楊柳枝，去到臨淄，救東方朔，又命尊者近前，囑了幾句話。尊者領命，捧楊柳淨水瓶，與西方朔辭了菩薩，出了普陀洞，紫竹林外，一齊駕雲，就望臨淄而來。不消半杯茶時，早到齊國大殿，落將下來。有殿前官看見，飛走去報知齊王。齊王忙忙迎接，此天纔午，因此道及一番，忙引木岸尊者進了偏殿，尊者把東方朔一看，可憐死了一，道靈魂，渺渺遊於地府，正是：

兩目微睜氣已無，陽魂杳剩皮膚，仙家慢道超生死，一染紅塵失故吾。

話說尊者點首道：「道友，你若安穩在海外洞中修道，焉有今日之危，連忙念了八字真言呪語，用楊柳枝插在淨瓶中，取出甘露水，望着東方朔老祖臉上一洒，這甘露能使百骨生肌，何況救此有道行之士，甘露方到臉上，未有半刻，只見東方朔大叫一聲：好東華，摔死我也，把身子一躍，離床坐起，衆人大喜。東方朔定一定元神，只見自己身在臨淄大殿，已知袖裏，又見木岸尊者，連忙上前見了禮，齊王讓衆人坐下。東方朔忙問尊者到此何幹？」

尊者便將西方朔到南海求救之事說了一遍。便叫一聲西方道友，不可遲延，你好早去造化山，走走罷。西方朔聞言道：有理，忙辭了衆人出殿，跨上獨角蛟，起在空中快走。前時方記得菩薩四句呪語，只見獨角蛟四足生風，好似雷電一般，瞬息之間，不知到於何處。尊者又對東方朔耳邊說了幾句，東方朔大喜，忙與尊者辭了齊王大衆，駕起雲頭，往森羅陣來。尊者把雲光護住金身，東方朔在雲端，望着甲乙台，大喝東華帝君，你上來講，與我見個雌雄，看你果我穀戰否？東華帝君正在台上防備，南極子冲躡，一聞此言，擡頭一看，果然見是東方朔，立在雲端，心中大怒，罵道：偷桃賊，你幸得復生，還敢前來戀戰於我，不要說我這回要捉到你再來，你死於你。一拍青鸞，起將上來，才待動手，尊者現了金身，笑道：東華帝君，你休動，嗔癡，有出家人在此。東華帝君認得木岸尊者，心下大驚，暗想道：南海侍者至此，此陣難保，連忙問道：尊者至此何幹？尊者道：只因東華帝君你摔死東方朔，他令弟到南海求救，菩薩不應坐視，憐他數百年苦鍊之功，特降甘露，命出家人前來搭救。臨時菩薩有法旨，命你等預看同道之情，不可用法寶，恐傷和氣。菩薩今去兜率宮請三教與你們講和，說聲請了化道金光而去。東華帝君笑對東方朔道：道友我也不與你爭持，你回去臨淄，吾去與各道友說知，看菩薩金面，暫回陣饒你片時。東方朔道：東華帝君，我與你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他日相見，須要提防。東華帝君笑道：道友，你若是安坐海外，難道是我上門去摔死你不成？此事也是你的劫，比如毛奔真人呢，他難道到不是修成正果的麼？問得東方朔無言可答。東華帝君也不與他再講，即便按下青鸞，自回本陣中，知會各位帝君，與海潮聖人說知此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五小主破陣講和 南極子開牢釋怨

說話東方朔見東華帝君已回陣內，也只得自回臨淄不表。且說西方朔辭了齊王，跨上獨角蛟，就地而起，如

閃電一般，飛向西方面來，那消片時，只見一座山，高與雲齊，心中想道：這必是造化山了。按下雲頭，落將下來，只見滿山瑞草奇花，綴英綻彩，也無心看賞，忙下了獨角蛟，抖了一抖道袍，雙膝跪下，乘手當空，暗把心事祝了一遍。只見半山中有人大笑道：道友請起，吾等來也。西方朔聞言，忙仰首觀看，只見五朵祥雲，一齊落地，顯出了五位小尊者來。一個個俱挽雙髻，後髮拖肩，前髮齊眉，面分五色，身穿五色八卦衣，足登草履，身不滿三尺，苗條身體，與孩子無異，只見一個黃面的上前來，扶起笑道：道友請起，吾等奉盤古至聖御旨，來東齊走走，事不宜遲，道友請上脚力先回，吾等隨後即到。西方朔聞言，忙告了罪，跨上獨角蛟，駕雲速回臨淄，從三禪殿天街落將下來。此時襄王與東方朔正在大殿坐着談論森羅陣中的利害，忽見西方朔落將下來，心中大喜，一齊問道：事體如何？西方朔急道：來了來了！聖主快傳旨各處兵民，須要頂禮焚香迎接。襄王聞言，一面傳旨下去，一面備齊香花等物，率領羣臣與東方朔兄弟白猿白鶴童子，一齊迎將出來，剛至五門，只見五朵祥雲從空而下，風響過處，異香撲鼻，出來了五位尊者，有詩爲證：

赤子從來漫道奇，曾經萬劫與天齊，鳴勾教外三清小，無上芳名露所稀。

襄王只見五位尊者，笑嘻嘻的來，與六七歲孩子無異，心下狐疑，五個孩子濟得甚事，何教他親自迎接？大有不悅之意。西方朔在傍已知其意，忙道：那就是尊者了，賢王不可小視，他是南海觀音薦來，奉盤古之命來在齊解厄的。襄王無奈，解輦先行幾步，迎將上來，拖地一拱道：不知尊者駕臨，有失遠迎，望祈海量。五位尊者一齊還禮道：吾等何德何能，敢勞大駕親迎，罪過罪過，便讓齊王上輦。齊王執意不從，於是五位尊者與齊王等俱是步行，進了五門，只見家家戶戶，俱排着香花，迎五位尊者。尊者點頭嗟嘆道：善哉善哉，天地有好生之大德，視此黎民，何故遭此重厄，萬劫不回，真真可嘆。不多時到了三清大殿，分賓主坐下。東方朔兄弟與白猿白鶴童子俱來參見過了，通了姓名，俱坐在兩旁。齊王開言道：法章不肯，不能承祖宗愛民之心，至起外患，使百姓塗炭，心實不

安，如今南極老祖與衆仙等，被五老排下森羅陣，困在陣中，請尊者大展法力，破了森羅陣，殺退秦兵，法章感德，難忘沒齒圖報矣。說罷，上前朝着五位尊者，把身一躬。五位尊者，連忙還禮道：「破陣呢？吾等既蒙南海所薦前來，又奉盤古聖旨，是必要去此殺戒的了。至於禦敵退兵，吾等是不能襄王道。若能破了森羅陣，秦兵不戰自退矣。五位尊者笑道：「這到難料。那一位背面的道友，吾等速去，會會各位帝君，好回去交旨。你們看紅塵殺戒，可是好久坐的麼？」黃面的笑道：「道友既這等怕，既不該應旨來說罷。一拱手，便對襄王道：「森羅陣必須要人進去廝殺，等五老祭起他的五行法寶，吾等方可去破的，不知賢王處可有能征慣戰之人否？」襄王笑道：「治國安邦，若無良將，如何使得？」便向下道：「各位皇兄御弟，前來參見尊者。」一般衆將聞言，忙上大殿參見了五位尊者，雁翅排開，垂手侍立。五位尊者將慧目一看，認得都是些惡殺臨凡，便指袁剛道：「這豹將軍請過來。」袁剛聞言，忙越衆上前。尊者道：「你不必帶多少人馬，進森羅的南門，人人都要穿黑掛兒，不得鳴鑼雷鼓，暗奔他的離明台，可把當中的那杆紅旗砍倒，使三軍吶喊放礮，驚住他的殺氣，將軍等不必迷亂，又復在袁剛的盔內，放了幾道感靈符，說道：「若有神祇，你只往上闖，不必懼怕，又叫田英獨孤蛟馬鄰三人過來，俱也是一樣吩咐，俱叫今晚三更飽食戰飯，至森羅陣的圍住，各按服色方向，聽空中雷響爲號，不可有誤。衆將領命，各自準備去了。尊者又對東方朔道：「道友，你去打東方，如遇先天法寶，連叫長生子三聲，那白猿去打南方，連叫上炎子三聲，叫白鶴童子去打北方，囑咐他如遇先天法寶，就叫原流子寶號。四位領命，尊者便問襄王道：「賢王處還有仙長沒有？還有一緊要的所在，必要一個通元的道友方妙。」襄王道：「所有仙長，俱困在陣中，止有四位尊者，道既無仙長，就是戰將，也不妨。襄王道：「方才皆尊者所見的齊將，已盡矣。雖有幾十名分守各處，却不知這幾個尊者，還在此中檢一個罷。尊者搖頭道：「中央門台，要大羅天仙，與有福之人方可去得。適才那些將軍，雖然英雄，却不是破陣之人，賢王再三想想。襄王聞言，又傳旨四門上的偏將，及各正將官，俱喚回來，與尊者過日。五位尊者看見道：「他俱去不得，却去那處尋一

個大福的人來，襄王心下難了一回道：是要孤親自督兵去打天門陣不成？忙陪笑道：尊者說齊國只有這些將官了，今日尊者下降，爲的是齊國宗廟社稷人民，小王如果去得，雖親冒矢石，萬死不辭。尊者笑道：賢王去到去，只是龍不離潭，虎不離山，臨淄城還要賢王威鎮，如何去得？襄王聞言，正自無言，忽又想起道：有了！有了！這個秦人聞命喪膽，海潮見也心驚，孫臏之姪孫也。去得去不得？現在府中守孝，待小王宣來，與尊者過目。如他去不得，就沒有了。尊者道：既有此人，可請來相見。襄王忙命承奉官請燕孫，且說燕孫自到齊邦，便在府中守孝，不會人，那日正在府中悶坐，心裏暗想齊秦交兵，近日勝負不知，自己又着孝，三叔又吩咐不許臨敵，祖父之仇，不知何日能報，正在府中走着，只見黃門官進來，說有齊王的詔宣，少爺上朝。燕孫聞言，忙整孝服，出了門，與承奉官上朝，進了大殿，抬頭一看，只見大殿居中五張龍金椅，椅上坐着五個孩童，面分五色，俱是道人打扮。南極等一個俱不見，心下着忙，忙上前參見了襄王道：燕因孝服在身，不常見吾主，望恕罪。襄王忙用手扶起道：御弟免禮，殿前官放了綉墩，孫燕謝了坐下。問道：老祖與臣叔孫臏衆仙長，今在何處？襄王便把遭困請救之事說了一遍。孫燕方知那五位仙童是請來破陣的，心中暗道：這五位相貌，雖然古怪，但只身弱短小，如何破得萬惡的陣？無奈上前參見了五位尊者，尊者一見大喜道：這位少年將軍，就是孫真人之令姪麼？去得去不得？將軍領吾等言語，今晚三更，獨自一人到森羅陣的西門，聽空中雷響，見西方道友與衆人進陣，你既隨後進陣，就到他中央法台，忙取出一道靈符，掛在他的胸前，把他的孝巾除下，在泥丸宮上用指按了一按道：將軍不必戎粧，就穿此孝服進陣更妙。但此天門陣，非別的可比，將軍先搶上法台，將台上豎的那枝大幡，乃勾陳星鎮守，必然現形，攔你的去路，你不要害怕，要抖擻精神，只往台上迎去，自然見你三叔了。如遇先天法寶，可連叫長生子三聲，我自來接應。孫燕聞言大喜，連忙叩謝，也不回府，就在大殿陪着襄王，只等三更好去打陣。五位尊者吩咐畢，起身便去。襄王忙攔住道：尊者暫留法駕，破了陣，與南極掌教會了面，回高山未遲。小王備得薄酒，還請欣飲。尊者笑道：

有勞賢王費心，吾等久不食煙火物矣。森羅陣中，要我等去，方才破得，掌教在陣中自然會面，賢王請自放心，說罷下了大殿。就地起在空中，望森羅陣而來，按下不表。且說南極在陣等了一會，不見西方朔等回來，各位散仙着忙，便問南極老祖，如何西方二神與三位道友去了許久，不見回來，却是爲何？南極老祖道：衆位有所不知，東方道友已被東華掙死，西方道友此去，未知搶得屍首出陣否？出得去無妨的。衆仙聞言，一個個心下着忙，只見蓮花仙步行同着文昌仙回來，衆仙忙上前勸問，二仙便把搶屍闕陣之事說了一遍。蓮花仙道：可惜！只梅花鹿死在東華之手，衆仙打圍兒圍着你，嗟我嘆，忽聽得一聲焦雷，南極子道：不妨，老頭兒又來動手了，我們須要防着！看官你道這聲雷是天羅地網陣中不分晝夜，俱是黑暗的，衆位仙長仗着頂上的毫光，只得看見彼此，却不看見天羅，以早晚不分了。且說臨淄一切衆將軍至三更時分，暗暗出了臨淄，回頭去離陣不遠，只等雷聲行事，聽不多時，只聽得半空中一聲雷響，一個個擦掌磨拳，齊奔森羅陣的四門，把那外圍秦兵趕散，各照方向殺入，這一聲雷響，五處動手，一時也難盡講，我且先說孫臧與毛遂二人彼時被海潮困在陣中，一聲雷響，抬頭一看，只見滿天星斗，列公你看爲何原來五小主雲空中留住，等到三更時分，便落森羅陣頂，見天羅神擄着天羅把陣罩住，五小主見了一指道：天羅神還不退位，更待何時？天羅神見是五小主的法駕，不敢違拗，忙躬身道：小神怎敢不遵，但五方帝君邀請，原有法旨，不得自散，天羅五個尊者道：不妨，上聖請回天位，有吾等在此。天羅神聞言，忙將這天羅一陣清風收回上九重去。森羅陣中，退了天羅星宿，自然照下孫臧一見，忙叫毛遂道：真人快起來，有來破陣了，我們快去接應。毛遂道：三哥莫哄我，你又如何知道？孫臧道：你便抬頭看，羅神已退了。毛遂仰首一看，心中大喜，遂有星斗了，果然是真。我們快去接應，快走了起來。孫臧跨上青牛，竟奔上海潮一見，只道孫臧又來動手，忙忙上前攔住三人，戰在一處。五位帝君正在台上，忽然聽得一聲雷響，只道是南極掌心雷，各自上了靈禽助戰，陣中諸仙不提防一聲吶喊，滿陣中金鼓亂響，齊道不好了，有人來打陣了，方才發雷驚動衆

仙一齊前來攔住。且說西華帝君才下了庚辛台，只見西方朔騎着獨角蛟，四足有風雷之聲，如飛的上來。心中大怒，喝道：妖仙你有多大本領，敢來破我的陣！一拍白鶴手，舉如意上前接住不放。此時孫燕跟隨在後面，見西方朔戰住了西華帝君，一拍白龍駒，沖將過去，仗着胸前神符，出白光，照定天門台打來。只見王剪金子陵二人攔住去路。大叫孫燕休走，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孫燕并不回言，躍馬挺鎗，來奔二人，戰了幾合。王剪忙祭起誅仙劍來，傷孫燕，只見孫燕頂上紅光沖起，把誅仙劍托住。王剪心下着了忙，忙收回法寶，與金子陵敗上台去。原來孫燕的泥丸宮，得五小主點開，放出紅光沖上。孫燕見二人敗上台去，心中大喜，喝道：王剪休走，拍馬趕將下來。始皇看得真切，忙將寶珠照孫燕打來。孫燕胸中起一道火光，用手一抹胸前靈符，下地放出千般毫光來，忙伸手拾起，見一個黃面珠兒在地下亂滾，也亦不暇去執，一手抓住馬尾，將身上去。王剪見孫燕中珠落馬，忙挺鎗來刺，欲傷孫燕。却說孫燕大叫一聲，一鎗刺來。王剪大驚，不及提防，說聲不好，往左邊一閃，響一聲，肋下過了，把幅金甲排將下來。王剪那敢動手，轉回馬頭，下台便走。東方而去。金子陵見寶珠不能傷他，亦保秦皇往台後便走。同着王剪沖出東門。只因君頂上俱有五老靈符，飛奔回大營去了。這孫燕搶上台來，無有一人，只有一大旛在那裏把銅鋼往旛上一鋼打爲兩段，一陣清風，有天神來，身高數丈，披掛金甲，手提鎗，站在台邊。看見孫燕有盤古靈符，頂沖紅光，知是福大之人，也不還手，一陣清風，起去不見。孫燕催馬下台，望中央殺來。要剪絕爲妙。三方三將，皆着靈符神旛砍倒，一齊往中央殺來。此時金鼓之聲，振動天地。只因五老聽得雷響，只道南極發雷，令衆將入陣來，抵擋南極子。不料有人來破陣，南極聽得雷響，又道五老發雷四方迎敵。五老聽見雷響，抬頭一看，果然不見了天羅，心中大怒，一齊圍困南極等。正鬧之間，袁剛等衆將見五老不在台上，易於作事，一陣把各台的神旗砍倒，也望中央而來。秦皇此時走了出去，五老一齊在中間了。孫燕一馬早到，見一個白面白髮的光頭跨鶴，在那裏戰孫贖與王氏兄弟，心中看了大怒，不分深淺，喝一聲照鎗，望西華帝君後心刺來。帝君聽得腦後

馬蹄聲响，扭頭一看，見孫燕用鎗刺來。心中大怒道：「因何凡夫敢暗傷我出家人，一提仙禽，孫燕一鎗刺了一空，忙收鎗時聽得喝凡夫照打罷。」一金如意照頂打來，猶如金山一般壓來，忙把槍桿一橫，往上一托，响一聲，兩旁振動。呼一聲白龍駒竄了過去。孫臍呼道：「快朝這裏來。」西華帝君休傷吾姪，忙舞動沉香拐，接住時，西方朔亦到戰在一處，四圍八方，亂戰如麻。五老人少，被南極等圍住，五老笑道：「好南極，我困你們，你們到反客爲主了。」忙發掌心雷，暗念催神呪，只見四面上五色毫光亂滾，神兵將一湧上來。那些凡夫凡馬，如何見得天兵紛紛落馬，叫苦連天。南極等一見，便各顯神通，龍鬚扇金光亂起，打仙牌來往奔騰，兜仙繩撲天蓋。打仙鞭，舞動乾坤杏黃旗，金盞傘，蛾眉劍，鏡花燈，五色石，乘風棧，量天尺，伏虎珠，穿梭棍，結龍繩，三島傳名。慢道是真還是假，却也動人心，森羅陣中靈光萬道，彩氣千條，各仙的法寶齊來，東華祭的是木，北華祭的是水，西華祭的是金，南華祭的是火，中華祭的是土。你看紅燄燄的，白磷磷的，黃澄澄的，青翠翠的，黑暗暗的，木却在東，水却在南，土却在西，金却在北，火却在中，相生相尅，所以爲先天的法寶，就是三清也難破他的。南極等齊道：「五老頭兒，又急了，祭他的本命來。」東方兄弟白猿白鶴童子孫燕五個一見，忙各向方位站定口中暗叫寶號三聲，只見五朵祥雲從空而下，堅剛子落在北方，長生子落在正南，原流子落在正東，上炎子落在正西，刹時間水不湧，火不發，山不長，刀鎗不見，大木無蹤，正是：

一物還須一物治，變化無窮枉用功。

五方帝君見五位尊者站在五方之上，心上大驚，五位尊者一聲招呼道：「各洞道友，休得動手，吾等有一言奉告南極子聽。」五位尊者前來，心中大喜，忙命衆仙收回法寶，忙向前五位尊者打稽首道：「有勞尊者法駕來解貧道之厄。」五尊者笑道：「掌教老祖，你可謂消閒來此紅塵走走，不料吾等亦染此殺氣，你看此地，可是我等久居之處，各位請回山罷。」吾奉盤古御旨鴻鈞劄訓，前來解圍議和。南極聞言，連請遵法旨，遂又對五老道：「帝君等何故

動此噴癡排此大陣，必定治住衆仙，又是爲何？五老齊道：非貧道等妄動噴癡，只因南極子好強過勝，偏護門徒，扭天行事，無當老祖，所以要我等下山，不過看同道之情，非有甚心。五小主笑道：帝君們的好勝心也不少，只是如今要怎樣不肯回山？五老道：南極子好強，將無當老祖的門徒，拿了十二位去，監在鎖仙牢，如肯放回，各自回山，彼此俱不敢強，秦弱齊了。貧道也可消消三劫鎖仙牢之氣。南極子不歸山，尊者駕臨破了我的法寶，量南極你也奈得我何？吾等情願棄此天職，舉長教諸友定個上下。五位尊者齊笑道：帝君你如何道德，何故說出此話來，豈不傷了兩家和氣？如今朝陽洞主在此，說明他速回臨淄，送回衆仙，與雲光洞主若果不送出時，你等再下山來，就是，且跟吾等去復御旨，說罷一聲，列位慢坐，不由分說，攜着一衆五老齊去了。真是俗語說的，若要好聽，這五位帝君，不過分掌五行之精，五小主却是五精之祖，自然怎敢當了五小主，只得駕雲同去。這邊海潮聖人只得同衆回營而去。且說南極子見五小主與五老回山，海潮無顏散去。森羅陣中，又無秦兵，念念退神呪，把衆神送回本位，又叫齊兵把土台盡行推倒，剎時間一座森羅陣變成了一片白地。衆仙一齊駕雲，回臨淄城中。齊王在三禪殿，忙與南極老祖衆仙們賀喜，傳旨排御筵慶功。南極子當中坐下，便對孫臏道：伯齡你去鎖仙牢，把衆仙帶來。孫臏領命，忙到鎖仙牢中，吩咐齊兵把衆仙抬上大殿放下。個個如泥塑木雕一般。南極老祖點頭嗟嘆道：非是出家人不慈心，不過見你等的劫數，伯齡你可把他們的靈符揭去，喚醒這些迷陣的罷。孫臏領命，忙叫承奉官取盃清水來，拔出峨眉劍，書符念呪，用法水照衆仙面上噴來，一時間個個如醉方醒，就開眼豎眉，立將起來。睜眼一看，只見南極老祖居中坐着，兩旁坐着衆仙。孫臏在旁仗劍站立，心中不明，我被南極綁來如何，俱在此處地方？只聽得南極子道：雲光洞的衆仙，你等休得執迷，昨者五小主下山講和，五老歸山去了，無當老祖現在秦營，如今出家人被你等回去相見，本應打你等一頓，爲看海潮之面，五老之情，暫時饒恕，倘不聽再敢來犯定責一百，可快同回去。雲光洞罷，取出無當的寶貝，交與衆仙帶回，遂叫白猿送衆仙出城。衆仙無奈告辭，

一路駕雲回營。且說海潮聖人與幾位散仙同秦始皇君民講論森羅陣中之事，始皇低了顰頭，正在思想，忽聽有人報云：雲光洞各位仙真現在營門外，要見吾主，請令定奪。秦皇聞言，心中大驚道：禍事來了，休得令他們進營來。營官又奏道：小臣已命兵丁射他，他們又說要見駕，進營來了。秦皇此時嚇得魂不附體，魄不在身，立將起來，忙問國師金子陵道：這是何處妖仙假冒老祖的門徒，恐怕此事又是孫臏弄什麼元虛。有海潮在旁奏道：就是孫臏到來，有貧道在此，賢皇且請放心。秦皇道：老祖有所不知，前者數次被他混鬧得翻江倒海，人民塗炭，況他的法力無邊，我營誰人是他的對手？老祖不惹他罷了。這幾句話說得海潮滿面羞慚，半晌不語，未知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南天門正神說情 五遁法無當遭險

話說海潮聖人被秦皇當面喪貶，羞得滿面通紅，心中想道：我不過看王翦之面，故此下山。如今吃南極子之虧，原來爲你秦國，我若淨坐雲光洞中，南極子也不敢來惹我。今要從此歸山，則前此下山爲何，豈不被人恥笑？欲冲撞秦皇幾句，自己却不能勝南極左右爲難。只得強情陪笑道：東齊福氣已盡，今若退兵，不但虛費錢糧，損兵折將，且失了時機。賢皇暫住大營，待出家人出營去看看衆門徒，是真是假，若是假的，出家人雖不能勝南極，我亦可攔擋得住他的妖法。賢皇尊意以爲何如？秦皇見海潮聖人面紅過耳，自知失言，忙回笑臉答道：老祖法力無邊，我秦國君臣若無老祖，早已被孫臏治死了。還等到今日，老祖既要留大兵，孤謹遵台意。惟是不論各洞真人，是真是假，明日定然撤兵回國。能海潮聞言，心中大喜，忙與金子陵王翦衆弟子出了大營，只見十二三位真人，齊齊站立。老祖大呼道：衆賢徒如何今日得回來？衆真人見了海潮，便一齊上前參見，把南極放回之事，一一說了。又取出陣中失去諸般法寶，一齊送上。海潮聖人又喜又怒，喜的是衆門徒已回，又得回諸般寶貝，怒的

是既已放回，衆家門徒何必又講這些大話，遂即領衆門徒進大營來，俱各與秦皇行了賓主之禮，分兩旁坐下。秦皇見各仙長舉止言談，不像假的，才把心放下。傳旨排素筵，與衆仙長賀喜。飲酒之間，秦皇又提退兵之事。海潮老祖心下想道：縱然去三山五岳聘請諸道友相幫，法力也不過與己一般，斷難高於南極之上。欲仗自己與衆徒弟愈難湊手，左右爲難，心中一想，不免如此如此，再作道理。便與秦皇拜別，忙吩咐衆門徒謹守營門，吾去走走就來，便走至營門外，駕雲起在空中，望南邊而來，遠遠望見瑞氣迷濛，有五朵彩雲，立着五位神聖，但見得：
蕩蕩金身瑞氣飄，英雲赫赫振雲霄。紉朝時已歸虛坐，名着瘟皇萬古超。

只見當中那位三頭六臂，三隻眼，面如淡金，外罩火紅八卦仙衣，左首一位面如赤火，一部短髮，四個獠牙，倒生在外右邊一位面如藍靛，髮如硃砂，頭帶金盃，手中提着一個金鈴，前面一位五柳長鬚，面如傅粉，素色道袍，後一位豹頭環眼，面如鍋底，手提金鞭，風擁而來。海潮聖人認不得這幾位神祇，忙迎上去，打稽首尊神等下界何事？中間那個三隻眼的道：吾等奉勅旨到東齊臨淄的。老祖只道是南極請去的，忙道：是那位道友相請？五位真人齊笑道：道友誰請，吾等乃瘟部正神，是奉勅旨到臨淄散瘟的，只限六日，就要那百萬生靈死盡。海潮聞言大驚道：收煩尊神是散臨淄一處，還是別處都有尊神？又答道：止散臨淄城，三十里外就不染此劫了。請問道友進天門有何大事？海潮聖人道：貧道乃海東雲光洞煉氣士，無當是也。因奉勅旨命雷部正神下界，并吞六國，小應劫數，貧道爲弟子兵伐臨淄，有掌教南極子與了一真人孫臏，率着海外散仙，與秦師作難，貧道無奈下山，反被南極子困在聚仙陣中，多得五方帝君搭救出陣，可恨南極等扭天行事，扶齊逆秦，他等是太乙金仙，貧道難以治服，如今上天庭，奏明到兜率宮，與他師父講，看看誰是誰非。那五位尊者笑道：原來是海潮老祖，聞名久矣，今日得會，幸甚幸甚，據吾愚見，老祖不必天上庭而奏，臨淄目下染災，南極子等豈不知天意，量彼在臨淄難留，老祖請回秦營，對秦皇說明，暫退兵三十里，一則免染瘟疫，二則南極子見秦兵退去，自然歸山，六日後不用兵。

卒，東齊垂手可得也。豈不爲美海潮開言暗想，吾欲奏天庭，亦出於無奈，今既如此，不如留個人情，他日也好相見。便道：「正神言之有理，貧道就此回去了。」忙辭了五位瘟部正神，撥轉雲頭，向秦營而來，暫且按下不提。且說南極子與衆仙，并齊國君臣談笑一回，散去殘席。南極老祖與衆仙辭了襄王，同入文華殿坐下，便對孫臧說道：「孫伯齡明辰出家人回山去了，你速去吳橋葬母，也好回天台罷。」臨淄氣脈已盡，爲臣之道已竭，若再貪戀，便是逆天行事，漫道是你不便，就是出家人也難辭其責。孫臧垂淚道：「弟子豈不知臨淄王氣已盡，實見父兄之仇，付之天命，但平齡會三清有言，在燕盡孝，在齊盡忠，今有一日挨一日，一時挨一時，必要秦師見影心驚，聞名膽落，方上吳橋葬母。」東方朔笑道：「真人棋逢敵手，方是有趣，如今五老歸山，秦營中不過剩下海潮，何必塗炭生靈，不如得些好意回首罷。」孫臧道：「老祖出家人慈悲爲本，豈以殺生爭勝爲心？然天數早定，這些人也難憐憫。弟子還要與他一個利害，叫做結尾的餘波呢。」西方朔笑道：「真人你休要只管算人，你既曉得臨淄將危，那海潮豈不知看氣象的麼？他若知必有作爲，豈肯善善甘休？再者秦兵不退，秦皇焉有放掌教與吾等歸山？你且出去看看，還有幾多日挨頭，再講餘波不遲。」孫臧聞言，忙走出文華殿，至三禪殿的金塔，抬頭觀看，只見黑氣迷濛，此時正是三更時分，忽見五朵彩雲，往來遊蕩，原來是五瘟正神來至臨淄，因內有南極老祖等，俱有三花聚頂，紅光萬道，把雲頭迫住，正神等怕有礙神仙之體，正在流連，欲下不下之際，可巧孫臧走了出來，見五朵彩雲來往遊蕩，忙拔下金擗，杳黃旂往上一指道：「何處神祇，還不與吾落下？」五位正神應聲而落，孫臧認得五瘟正神，心下吃驚，忙拱手道：「尊神法駕至此，何幹？」五位瘟神連忙還禮答道：「我等奉敕旨降災臨淄。」孫臧道：「御旨限幾日？」尊神道：「限如今日起，六日後止。」孫臧道：「小仙現有御人棺木在此，出喪不及，可寬限三日。」尊神道：「御旨豈敢徇情，然先慢後急，自可緩遲幾日。」孫臧聞言，忙問何爲先慢後急？五位瘟神道：「此瘟疫急可瞬息喪命，慢者亦難出三日，吾等今散慢瘟氣，在劫數者三日內難逃，其不在劫數者，不過身熱煩躁而已。」孫臧聞言，連忙稱謝。五位神又把遇見海潮上

天啓奏之事，說了一遍。孫臏聞言，大驚失色道：「不是尊神勸阻，掌教與貧道俱有不便之處，他日無事，再當拜謝，便辭了五瘟神，回進文華殿中，把這事說了一遍。」南極子道：「如此明辰，海潮必要退兵三十里外避災，我等就手殺他一個措手不及，你道如何？」孫臏道：「老祖之言正合吾意，就喚孫燕過來，爲叔付你柬帖靈符一道，帶領二百名家將，往東門三十里，方可開看，俱照柬帖行事。」等秦人一到，便在馬上用火化了靈符，亂殺一陣，不可追趕。秦兵在西門三十里扎營等候，不可有誤。孫燕領命去了，又命袁獨孤、蛟二人帶了一千人馬，往東門三十里，四圍挖下陷坑，上面用草蓋住，等候秦人一齊截殺，不可有誤。出家人自有接應，二人領命去了，今日且按下。且說海潮聖人忿忿欲往天庭處奏明玉旨，被五瘟正神勸住，只得撥轉雲頭，向秦營落將下來。此時秦皇君臣正在大帳，議論紛紛，抬頭見老祖從空而下，秦皇及衆仙一齊降階相迎，分賓主坐下。秦皇道：「老祖上天庭之事如何？」海潮道：「貧道剛到天門，却被五瘟正神勸阻，不用奏明玉旨，只請賢皇退兵三十里，扎營候過六日之內，東齊垂手可得也。」秦皇聞言大喜，就排素筵，衆臣及衆仙一齊敘飲。飲畢，就命王剪領大將十員，在前隊，司馬欣董翳在後隊，孤與老祖及衆仙在中隊。待至五更，前隊緩緩先行，將近二十餘里，遠遠望見一所松林，探得有齊兵埋伏在一處，立着不敢向前。王剪遂即遣人飛報中隊，衆兵聞言吃了一驚道：「又有齊兵阻攔，定然要戰，速速去催後軍前來助戰。」海潮老祖忙對秦皇道：「賢皇且請放心，待出家人前去看看如何。」說畢，就領衆門徒出了大隊，望前軍而來。有前軍隊數名大將迎出，道：「王將軍帶了數十名軍士，忙進了這松林中，是當時不見出來，末將等不敢擅動，稟知老祖的尊意，定奪。」海潮老祖忙問松林在那裏，衆將用手指道：「那裏就是松林。」海潮老祖忙閃慧目一觀，那裏有甚麼松林，只見數十株木椿，我在路旁說聲不好，殿西候中了孫臏詭計了。衆賢徒不可向前，待出家人去看看，一催青毛氍來至椿栽排層次，俱按八卦方向，心中忖道：「此五遁法，忙指指念咒，用虬龍劍一指，喝一聲，衆木椿自投倒地。」秦國兵將看見松林忽然顯出大路來，心中大驚，忙令飛馬報與秦皇知道。這裏海潮老祖破

了木遁，催胤忙趕來不上半里，遙見王剪與數十名軍壯，在一處兒團團的轉，好似失了魂一般，忙一面喊叫，賢徒朝這裏來，出家人在此！正催胤時，猛抬頭一看，見一桿大旗，豎在當中，隨風飄蕩，却有靈符貼在旂桿上。心下想道：這又是南極孫臏的法術，我何不先取了他這道符，就易於破法了。想罷，也不去救王剪，一催青毛飛奔那桿旗下，看看切近，一聲响亮，如天崩地裂一般。正是：

任君縱是仙人體，今日應難脫此危。

海潮聖人一心只想去偷符，却不想下面預先挖了一個深坑，用草鋪上蓋面，此是孫臏定的計，一定要海潮老祖中計，下騎，方遂心願。海潮雖有慧眼，只應一念貪心，把心神就昏了，一聲響，連胤跌在坑內，說時遲來時快，一聲梆子響，出草內伏着齊兵，一齊上前各提撓鈎搭來。海潮老祖這一踏空，雖不至墜下，胤身子也晃了兩晃，青毛胤方才落地，撓鈎早到，喊一聲不好，用劍攔護，縱有回天法力，遇個措手不及，心中自然忙亂，只可招架，撓鈎使得通身是汗。青毛胤是個得道的靈獸，知道主人危急，也被撓鈎損了好些。青毛胤他也着忙喊一聲，往上就起，海潮老祖舞動虬龍劍，迎開撓鈎，方上得坑來。只見八卦仙衣扯爛好幾處，心中大怒，忙祭起虬龍劍，連斬數名齊兵，落坑。袁剛獨孤蛟早到，雙戰海潮，衆仙真人一見一齊上前動手。海潮道：衆賢徒休放走兩員齊將，待出家人去救王剪，把青毛胤提出圈外，袁剛二人也不敢戀戰，催馬透圍而去。衆仙且不追趕，也跟着老祖下來。海潮老祖見有些土塊，排在那裏，知是五遁，忙伸手放個掌心雷，把土氣沖散。王剪等聽得這聲雷響，如醉方醒，舉目四下一看，何嘗有個土山來，只見海潮與羣仙站在面前。王剪忙問道：老祖方才那些土山往那裏去了？海潮道：此乃土遁之法，已被出家人破了，快跟我來，恐防孫臏詭計，中營有失，飛奔中隊而來。且說秦始皇聞報，松林中有齊兵埋伏，心中大驚，又見海潮與衆仙真去了，忙去催了後隊。正行之間，忽見衆軍士發喊說：有齊兵殺來了，心下着忙，章邯緊保着始皇，你道又是誰？原來孫燕領了孫臏的柬帖，帶領了二百名家將，奮勇當先，無

一不以一當百，秦兵雖多，殺得叫苦連天。後隊司馬欣、董翳人馬亦到，喊一聲把孫燕圍在垓心，到底秦兵勢重，看看吃虧了。只見秦兵紛紛落馬，沖進一枝齊兵，爲首袁剛獨孤蛟與孫合兵一處，孫燕得東帖時，內中有靈符一道，叫他各人只等見了袁剛二人，在方馬上燒化。秦兵敗走，不可追趕，不用袁剛進城，帶領家將，繞西門外二十里扎營等候，不可有誤等語。及見了袁剛獨孤蛟，忙取火種，在馬上把靈符燒化，剎時間狂風火起，隨着齊兵馬脚，一陣石頭望秦兵亂打。秦兵被風吹起塵埃，二目難睜，連着一陣石頭，打得頭破血流，盜胄歪斜，人馬驚忙，站立不住，只得保着秦皇，往下敗走。風砂石塊，隨後打來，秦兵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脚，彼此不能相顧，往前亂走。海潮老祖與衆仙剛剛趕到，被秦兵一擁下來，海潮老祖竟攔阻不住，反被迫住，往下敗走。心中着忙，忙圈青毛氊，往斜裏沖出，讓過大隊，只見後面風砂石，飛趕着打來，用虬龍劍指定，書靈符大喝，停住，忽然風石全無。沿途上無半點石塊，已經敗下有七十里之外。秦兵不見後面風砂石打來，心中才得放下，人馬死傷，并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海潮聖人見了秦皇，秦皇喘息不定，見老祖八卦仙衣破爛，便道：「好退兵的險些，人被石塊打死，你是有法力的，如何也敗到這裏來？」海潮道：「貧道因貪救王剪，險些遭孫臆的毒手，使將落陷坑事，并因恐中隊有失，卽忙趕來，大兵已經敗下，不能攔阻，反被沖動，立不住脚等話，說了一遍。」秦皇道：「風石如今何以沒有了？」海潮道：「此乃孫臆幻術，貧道已破了，賢皇請放心，把人馬暫行扎住。」秦皇便問離臨溜有多少遠，戎政官奏道：「此處離臨溜八十餘里。」秦皇傳旨札下大營，養息兵馬。且說袁剛等追殺一陣，才收兵進城繳令。次早，襄王升殿，殿頭官啓奏道：「昨夜守東門官王達來報，秦兵於五鼓拔營，不知去向，請龍意定奪。」襄王聞言，便排駕進文華殿。南極老祖等起身，迎至殿中坐下。襄王道：「昨夜五更時分，秦兵拔營而去，不知去向。老祖可算他退去，那裏有甚麼計策？」孫臆接口道：「吾主放心，大概昨日破了森羅陣，秦兵大都落膽，臣早算得秦帥暗退回國，連夜令袁剛帥兵截殺，大獲全勝而回，秦師不敢停留，敗回本國去了。」襄王聞言，心中大喜道：「此皆老祖與亞父之力，得存社稷，不

勝幸甚。南極老祖道：秦師既退，諒已不敢轉來，出家人自今告別回山去了。襄王着忙道：秦師雖退，真假難分，萬祈老祖暫留仙駕，再住十日八日，待小王稍盡懋禮，那時老祖再回山去未遲。南極老祖道：多承賢王美意，此地非出家人久居之所，總之別後，再會有期，不必強留，便對衆仙真道道友慢坐，便立起身來。襄王攔住道：老祖且慢，老祖要歸山，小王也不敢強留，只得備些薄筵，聊表寸心，領了再去如何。南極道：貧道久不沾煙火，心領就是了。便對孫贖道：伯齡你的事若完了，早回天台能再惹橫禍，是你自作自受，出家人扭不過天來，我也難於救你了。孫贖垂淚道：掌教祖師，恩如泰山，弟子只因貴人棺槨，尚未入土，明晨必上吳橋葬母，就是完了弟子心事，還敢妄動噴癡，以遭天譴。南極老祖道：你是得道之人，也不用多囑，再話襄王已命人排上素筵來了，親自執盃把盞，親斟了三杯酒，一拱手遞與南極，南極連忙頂禮相還，左手接酒，交與右手，就算領了。白鶴童子接了過去，隨後各仙俱來與南極把盞，各笑道：小仙們不過借花獻物而已。南極子俱各接了過來，手中就算了，便又與東方朔兄弟致謝道：蒙掌教仗義，扶助闡教，且助伯齡與吾增光，後會有期。說罷，接過龍頭拐來，白鶴童子就地一滾，現了原形，長鳴一聲，冲霄先去。南極子跨上梅花鹿，說聲慢坐，四足騰雲，乘風而去。衆仙長出殿相送，見南極已入雲端，方回文華殿坐下。東方朔兄弟就立起身道：掌教回山，秦兵已退，貧道亦回度朔山去也。只是孫大聖推薦一場，好笑得很。一些便宜沒有帶回度朔山，留下一只眼睛在於臨淄，也是貧道劫數，不得大士慈悲，焉能脫輪迴，萬幸萬幸。我弟兄先到五行山去了，衆位仙長也回西海罷。襄王見東方朔要回山，心中甚是難捨，道：掌教老祖與別的不同，小王固不敢留他，二位老祖是白雲野鶴，何處不宜，不若在此盤桓多幾日，小王得盡懋心。東方朔笑道：白雲野鶴，掛留無定，紅塵遊戲，今已足矣，若再貪戀，非出家本心，賢王不必苦留，聚散有個定期。齊王知難挽留，就與他兄弟二人把盞，二人謝過了，各位仙長又敬一盃。他兄弟二人，一一領受，然後跨上脚力，駕雲先去五行山。見了齊天大聖，然後才回度朔山。這裏蓮花仙、皓髮仙、文昌仙、長笑仙、降龍仙、伏虎仙、長角仙、大

頭仙等紛紛作別，跨龍跨虎，駕雲而去，各歸洞府了。剎時間，把個文華殿中的仙長去了大半，止有王禪兄弟白猿毛遂孫臏五人而已。只見鬼谷子對着襄王笑道：「非是貧道兄弟二人，隨興回山，只是秦師既退，貧道在此無事，終久是回山去的，不如趁此大衆散罷，到是一客不煩二主了。貧道就拜別罷。」襄王心下着忙道：「二位祖師，如何也要棄寡人回山去呢？倘若秦兵復來，叫我又相請，豈不周折？」依小王愚見，在這臨淄尋所大地，起蓋丹房，即請二位神師在這裏居住，早晚也得親近，豈不爲美？」王禪笑道：「賢王再不用請貧道，弟兄去了，若講在臨淄城內，尋所大地，起蓋丹房，留我兄弟，足見賢王美意，只是一件，不知賢王貴處可有這一件若有我兄弟，就不回山去。」襄王聞言大喜道：「祖師所要的那一件，小王必定備來奉養，不知王禪說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孫臏葬母酬心願 秦皇得國應天時

話說王禪見襄王問，便要甚麼東西？不由的自己大笑起來，說道：「臨淄城那裏有四百里的雲夢山來，自古有聚必有散，賢王何必強留，便對孫臏道：『伯齡，你是有大事之人在身，但事看天時，切勿貪戀紅塵了。倘若再戀，誠恐天台山之仙位，一定難保了。』孫臏聽罷，躬身道：『謹遵賢師命令，弟子此番去吳橋葬母事畢，即回天台，斷不敢有違今日之訓。』」襄王忙命另備素筵上來，與王禪二位把盞。王敖弟道：「賢王不必費心，貧道不過略飲三杯，以表寸心。」襄王聞言，斟滿三盃酒，先遞鬼谷子，再斟三盃，與王敖二人接酒略沾一沾，即交與承值官，便辭了襄王，又與毛遂白猿二人作別。殿頭官牽了鹿虎，立在文華殿的天階之上，襄王等五人一齊出殿，看王禪弟兄上了脚力，一揖而別。剎時間冲霄而上，衆人望不見了，方才回殿中，分賓主坐下。毛遂笑道：「賢王三哥，非是我金眼毛遂，隨人鬧熱，也要歸山，只是想在此果實無用，不如放我回山罷。」孫臏聞言垂淚道：「賢弟何故捨我而去，且在此暫住片時，與我把貴人靈柩送上吳橋安葬，待事完之後，那時回山不遲。」白猿也笑道：「真人，我也想回雁愁淵。」

去，只見衆人去了，只剩下三哥一人，難以開口，我想與真人三哥有八拜之交，理應送伯母上山，看他下土，方盡你我之心。孫臏聞言說道：賢弟言之有理，暫且屈留二位，與貧道上吳橋走走。毛遂笑道：這回又不用我打靈柩了。難道又設甚麼喪車陣不成？我且問你貴人幾時出葬？孫臏道：貧道早算定，只在明日午刻出葬。襄王大驚道：亞父明日就要送貴人棺柩，上吳橋孤想秦兵退去，未到三日，倘用緩兵計，教孤寄靠何人？亞父若不等待秋來，再上吳橋，豈不是好孫臏說道：吾主請放龍心，臣想秦兵此番斷不敢正視，此去或回本國，養成銳氣，待等至秋高時分，再犯齊界，也未可知。臣因趁此早上吳橋葬母，恐阻遲時日，秦兵再來，如何得空能上吳橋去？臣母一日未入土，臣心一日不安，再遲幾日才去，未嘗不可，但只爲路途非近，倘喪車尚未到吳橋，秦兵又來如何對敵？微臣自當趕回，若是秦國忽調一旅之師，去劫喪車，何人能保守靈柩，使臣分心兩地，反爲不美。這一番言語，騙得一個襄王，閉口無言，半晌說道：亞父所言，甚是有理，孤明早晨即命太子監國，以便同亞父上吳橋走走。孫臏心下明白，知到襄王必不能去，也不推辭，便道：臣謝王龍恩，臣粉身難報，又蒙恩惠及泉壤，真天高地厚之德。說罷，左右擺上素筵，君臣四位歡飲，談談些國政，孫臏又說請二位仙長回家，以便相助料理。襄王准奏，君臣四位飲到已刻，方才辭駕，與毛遂白猿二人回至南郡王府中，參拜靈柩，哭奠一回，然後坐下。毛遂道：出家人不打謊語，三哥今日你好會講呀，把個襄王瞞得一些兒不曉。孫臏說道：非是貧道說謊，只因這些話，對他說不得的，就是掌教老祖，也說秦兵不來。那白猿不見了孫燕，在靈前便問姪往那去？三哥如何只要明日就出喪？孫臏道：孫燕我已打發他出城在二十里外等候，若遲一日，滿城中人民俱病，可叫誰人來抬靈柩？便叫過一個家將，吩咐他去開國侯府中把袁剛叫來，不多一時，袁剛進府來見孫臏，又與二仙見禮，拱手侍立。孫臏道：出家人明日上吳橋葬母，汝可知會各家王侯，不必遠送。今晚三更，南奉王府中有凶報來，你可對來人說出家人先知其意，不用來報，此是天意，勸他不用煩惱，說畢流下淚來，心中其實不安。袁剛不明其故，便含糊應諾。孫臏又令袁剛，你等

不必在此伺候，且回府去。袁剛聞言，忙辭了二仙，出到府去，心中暗想道：老頭兒淒淒涼涼，說出許多不祥之話，必然又有緣故，心下悶悶不樂，上馬回府不提。且說毛遂問孫臧道：你方才講的是何緣故，爲何流下淚來？孫臧道：賢弟有所不知，南極老祖與衆仙真已去，五瘟神就可以下來散瘟，貧道算定南奉王妃，今晚三更就命喪無常，正宮襲國母，只在後日巳時，一衆門徒，亦難逃此厄，貧道雖有慈心，但不能扭天而行，只任着他們去，心中焉能？不痛？還有這幾萬生靈，與東齊數百年功德，一旦付與他人，你想想可嘆不可嘆？毛遂笑道：三哥事不關己，已不勞心與我無涉，我有甚麼可嘆者？我從此不再見繁華世界。孫臧道：這嘆甚麼？難道世亂塗炭，天下刀兵敢鬧到你閉陰洞不成？毛遂道：雖不鬧到我閉陰洞，我這一回山，也用白雲封洞罷，我心是慈軟的，倘或看不過，又生妄動之心，這個害人不淺。孫臧聞言，連連點頭，三人你言我語，不一時，已是五更時候，家將們連夜都未曾睡，候至寅時，孫臧吩咐整備喪車，即便上朝伺候，待等襄王升殿拜辭，此時滿朝文武俱到，先與孫臧見禮，孫臧一一安慰。正談論之間，龍鳳鼓響，襄王升殿，孫臧出班叩見，襄王垂淚道：昨晚子時南奉王妃，偶得暴病而終，孤念他功勞，又傷他年少，一旦去了齊國一隻膀臂，甚爲嗟嘆，半夜無眠，國母昨夜病症更重，人事不醒，孤今欲親送貴人上吳橋，令御弟守位，乃襲妃病重，孤難捨貴人自行，亞父總要在貴人靈前稟明此罪，非孤之過也。孫臧聞言，叩首說道：臣受厚恩，粉身無可報也，襲國母目今病勢沉重，自古福人天保佑，自必無妨，南奉王妃，也是大數，吾主請寬龍懷，以安社稷，人民爲念，臣此上吳橋，不過三五個月之間，是必回來。秦師不須掛心。襄王道：依亞父所說甚是，正言之間，只見穿宮太監，上殿跪奏道：國母轉過來了，已省人事，請吾主進宮，有面本奏。襄王聞言大喜道：孤這裏要送燕貴人靈柩，出臨淄城十里之外，方可回來，你可對國母娘說候，孤回時，再進宮罷。孫臧聞言忙奏道：國母病重，今既稍瘳，欲吾主進宮，望聖駕卽回，以免國母之念，幸勿以喪車爲重。襄王聞奏，對文武道：朕有事不能送貴人，着滿朝文武，俱着孝衣，代朕送貴人靈柩，出臨淄城而回，不得有誤。衆臣領旨，孫臧辭駕。

出朝，來至午門，看見有六位侯爺，上前牽牛弄蹬。孫臏一見，不住滔滔下淚，說道：「賢徒你等皆有年紀，記得我出家人門下，竟不能始終，如此便了，說罷，放聲哭將起來。引得六位侯爺，俱各下淚，說道：「祖師不過暫上吳橋，不久就回，弟子又得常親膝下。」孫臏道：「但願如此，勉強上了青牛，就回南郡王府中而來。」率領一班徒弟，進到府中，與車已備停妥。孫臏已換過孝服，有六位徒弟，十二家英雄，俱各掛孝。金眼毛遂與白猿二位，俱穿白道袍，一邊一個，扶着孫臏。五百家丁，一個個俱穿白素袍，一齊舉哀。孫伯齡打旛引導，滿朝文武，自大至小，無不步行了大門。有二千齊兵，俱是白馬白甲，一對對旗旛鼓樂，擁着一齊而行。自南郡王府大街，直至臨淄西門，那些百姓，家家掛孝，燈結彩，扶老攜幼，頂香花燭，相跪迎接，只等靈柩去方才起身。只看四副棺木，悠悠蕩蕩，隨着哀聲鼓樂，慢慢而行。又見通朝文武，俱是步送，有衆百姓跪送，何等尊榮。想到父子兄弟女兒，一齊陣亡，何等淒慘。至看到那盤角青牛，通身毛色白的，好是白象一般，配白絨鞍轡，托着兩根沉香拐，又有杏黃旂，峨眉劍，低着頭，一步步慢慢行，一路上祭的直到十里長亭。早有孫燕領了二百名家將，舉哀跪接，然後撤去彩輿，換個常行車馬。孫臏拜謝合朝文武，又向北叩謝襄王，囑咐衆門徒，說了一遍忠心愛國的話，才率家將與孫燕毛遂白猿三人望吳橋而去。正是：

大羅天仙同出殯，

三日秦師去復來。

却說滿朝文武，與二千人馬，送孫臏等出去，方各乘馬上轎，直望午門而回。方進臨淄西門，早有各府家長來報，國母大駕於午正一刻歸天，速返朝廊舉哀。衆官聞言，心中着忙，飛趕進朝，你道國母如何歸天？原來襄王在殿上與孫臏講話時，是回光返照，按國母上方星宿臨凡，又在仙山學過道，他的大限，豈有不知的？他受了些風寒，又染瘟疫症，故此昏迷不醒，到至回光之時，心中明白，自然知道自己大限難免，口中嘆氣道：「哀家位至國母，貴祿已極，又經臨大敵數陣，天下大將，不知死了多少，在哀家手裏。今幸枕上身亡，實出萬幸，獨恨臨淄氣數將

終數百年祖功宗德，一旦難保耳。想到此時，故命穿宮監上殿，去請襄王來，囑咐他的後事。襄王聽得已省人事，心中大喜，忙排駕回至宮門，早有妃嬪跪迎，襄王下輦，忙問道：「皇娘果是好了麼？」妃嬪忙奏道：「國母適纔甦醒，講了幾句話，如今大覺不好，只怕皇娘只在目前。」襄王大驚，忙至龍床時，此刻黃羅寶帳高掛，只見國母面如金紙，口中一翻，喉中暗作一聲響，已歸天界。正是：

龍鳳閣今日何在？富貴華榮一旦拋。

却說國母已死，只聽得遠遠一派樂奏之聲，三宮六院一齊舉哀。此時文武各大臣已知，卽刻趕回朝廊，只見一個太監出來，立在當中說道：「國母於本月幾日辰時駕崩，羣臣進宮頒行，齊國地方官員軍民人等，俱各掛孝。羣臣領旨進宮，來見襄王，又把孫臧上吳橋葬母已出十里長亭之外，今日回宮的話細細奏了一遍。襄王含淚點頭，衆羣臣退出朝，各自回府。可憐不上半日，臨淄城廂內外哭聲振地，六街上奔喪，只見紛紛不絕，竟死於道路中者，不計其數。羣臣染病的不少。次日襄王登殿，但見文武不齊，忙問何故。殿頭官把災疫大行，百官染病的話直奏一遍。襄王長嗟道：「孤只道三宮六院遭災，原來百姓亦遭塗炭，自國母駕崩之後，未有兩個時辰，宮中就連病故數人，大概臨淄的數已盡。想亞父剛上吳橋葬母，天就降此奇災，沒奈何，傳太醫院四門捨藥，那裏中用。且說五位瘟神，在半空開撐瘟瘟傘，捶瘟瘟旛，祭起催瘟劍，連將瘟疫趕到臨淄城中，不滿三日，街上行人漸漸稀少，先時死的還有棺木，及至後來用席捲收拾，不計其數。朝中文武不存三個了。襄王只急得坐立不安。且說秦國君臣過了數日，暗令細探前往臨淄打聽，果見天災大行，卽忙回營報知。秦皇聞言大喜，率領三軍與海潮老祖，殺奔臨淄城而來。沿路死屍無數，來至東門，放礮安營。秦皇與海潮聖人出營觀看，只見臨淄城中，可憐煙火不起，黑氣濛濛，海潮聖人連連點頭嘆道：「這些生靈塗炭，只爲難逃天命也。嘆息一回，然後回營。海潮聖人卽命王剪帶三千人馬，攻打東門，章邯亦帶三千人馬，攻打西門，司馬欣帶領三千人馬，攻打北門，其餘衆

將，保守大營，那邊臨淄城鄉門外，四門上的官兵，飛報進朝。襄王聞報，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御正殿，此時武臣，只有袁剛獨孤蛟，文臣只有高賢寧忠數人而已。況且俱是面如土色，沒有神氣的，在下面侍立。襄王便道：「適才守城官來奏說，秦國兵將又來，把四門困得鐵桶相似，如何是好？」袁剛奏道：「臣等雖可迎敵，奈何人馬病弱，如何出陣？」襄王聞言，低頭不語，珠淚長垂。高賢忙奏道：「秦師甚銳，如今人馬不能應敵，我主速作定奪方好。」襄王垂淚道：「孤只有一死，以報先帝，難道奴顏婢膝，去事秦麼？」言罷大哭。在廷諸臣，一齊放聲大哭。襄王說道：「諸卿請起，卿等可各自回去，保守身家家眷，孤王就此去也。」四臣聞言，一齊跪奏道：「臣等世受國恩，敢惜微軀，今日勢迫力窮，願隨陛見先王所於地下，言罷伏地嗚咽不止。襄王說道：「諸卿請起，卿等既有此志，十分可喜，遂命內侍，在兩旁擺下綉墩，賜四臣同坐，又傳命近侍，大殿前後左右，聚滿柴薪，命放起火來，剎時間煙火冲天，君臣五人，在殿內同爲灰燼。內侍宮人，赴火自盡，不計其數。城外秦師，見城中煙起，知有內變，一齊併力攻城，這裏齊國軍士，看到君臣自焚，一時無主，遂開城納降。王剪等不敢自專，飛報秦皇，率領文武，齊至臨淄城東門，只見城門大開，那些軍士百姓，病得臉黃骨瘦，一隊隊倒西歪，頭頂香爐，跪接始皇。始皇傳令，其投降降緣，故答道：「因瘧疾大行，人馬不能迎敵，君王臣子，闔殿自焚，故此開城，接迎皇師，萬乞開恩，赦死之罪。」秦皇點頭自喜，知是實情，即命王剪帶兵進城，救滅齊王殿中餘火，又命出榜安民，然後擊鼓鳴鐘，緩緩的排駕進城。來到齊國午門，只見三禪大殿，燒成一片白地，單剩偏殿，未有延燒。秦皇傳旨，就在偏殿駐劄。此時齊國也有無廉恥之徒，穿了朝服，上朝朝賀秦皇，秦皇也照封原職，傳旨排宴慶功，并犒賞三軍，不一時筵宴齊備，當中一席，讓海潮聖人正坐，始皇旁坐相陪。兩旁共斜擺六席，上坐十二個真人，以下共十餘席。金子陵王剪一班文臣武將，挨次坐下。秦皇執盃在手，躬身向着海潮老祖說道：「自興兵以來，經過數百餘戰，無有辛苦艱難，若不虧海潮老祖神通，小皇焉有今日，莫大之恩德也，特敬海潮老祖此盃，以表微意。」海潮老祖當下站起身來，接過盃，答道：「此皆賢皇之福，貧

道有何德能却蒙過獎，然既蒙下賜，貧道當滿飲此盃，還有一言奉告。雙手捧盃飲訖，又一同坐下。秦皇即使開口問道：老祖還有何言賜教？海潮聖人道：前者南極子與孫臏等，抵天行事，因此貧道下了山，扶助賢皇一臂之力。昨日大羅方象森羅陣中，五位小尊者前來講和，如今南極子與孫臏並各位酋長已經回山去了。孫臏亦上吳橋葬母，知他心事不日亦轉回天台。貧道今日亦要與門徒回山煉道，再不犯此紅塵殺戒。特至賢皇駕前告別。秦皇聞言說道：老祖何故便要回山？細想小皇自從與兵以來，至今始平得燕齊，尚有四國未平。海潮道：現有徒金子陵與王剪足矣，貧道在此無用，却是決要回山的。秦皇見如此說，料難強留，遂命內侍滿斟一盃酒，雙手高遞說道：老祖請飲此盃水酒，小皇就此送行，願老祖福壽無疆。海潮聖人忙接過酒來，一口而盡。金子陵王剪知到老祖回山，一齊離席上前與老祖把盞。海潮聖人一一接飲過了。秦皇又到衆家真人處，敬酒餞別。然後金子陵與王剪等一同與衆位真人輪流把盞飲訖，各各坐下暢飲一回。宴畢散席，海潮聖人與衆家真人一齊躬身，又對秦皇說道：賢皇只管放心前進，上應天時，指日可得成功，自爲帝業。貧道等就此回山去也。始皇答道：謹遵教命。早有金子陵與王剪略說幾句，帶過脚力青毛氊，在天階前等候。海潮聖人又與金子陵王剪略說幾句，遂步至階下，跨上青毛氊，拱一拱手，說一聲請了，便催開坐騎，四足生雲，騰空而去。衆家真人亦一齊駕雲，隨着海潮聖人回雲光洞而去。只裏秦國君臣直望不見老祖，然後回殿。此事慢提。且說孫臏毛遂與白猿孫燕四人，護着輿車，望吳橋進發。一日正行之間，孫臏忽然回身跪下，大哭說道：爲臣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定，臣亦不能逆天行事也。憐得毛遂白猿二人，連忙把他扶起問道：三哥爲何如此？孫臏道：此時齊襄王闔殿俱焚，教吾心怎不悲哀？毛遂白猿二人聞言也覺悲傷。毛遂道：此乃出在天意，亦無可以解得了。我們且幹我們的事罷。於是大衆又復躡行，一路無言，不一日到了吳橋。擇定了時日，孫臏擇了一塊吉地，又令人在旁造起一所茅廳，駐劄就把四副棺木一齊安葬。孫臏與孫燕叔姪大哭一場，毛遂與白猿把他叔姪安慰一番，住了淚。孫臏就命封

土掩棺，直待築墓已完，備香燭品物，重又祭奠一番。祭畢，孫贖叔姪，將身上孝服除下，就在墓前用火焚化，然後同毛遂白猿回至茅廬坐下。孫贖便與孫燕說道：今日安葬先靈，報了我心之願，事已定，我今就要同毛遂白猿賢弟二人，俱各回山修道，再不敢踏紅塵殺戒，以違天命也。賢姪汝可投奔趙國，早作安身立命之計。孫燕聞言不覺的傷心說道：叔父如今捨得姪兒去，想小姪一個孤人，舉目無親，不知日後作何究竟，尙望叔父提攜要緊。孫贖道：我是出家之人，斷不能更生俗念，賢姪只可聽天由命，隨時安身就是了。爲叔父亦無別囑。白猿毛遂又與孫燕總說一番，勸慰幾句。此時孫贖早命人帶上青牛，遂卽跨上坐下，就把青牛角一拍，四足騰空而起。毛遂白猿一齊駕雲隨去。孫燕當天跪下，倒身拜送，直望見衆仙去遠了，才起身來，帶了一衆塚丁，投奔趙國而去。這邊孫贖竟回天台，毛遂亦回閉陰洞，白猿亦回雁愁澗，見母親修真養性，各自不提。從此修煉，共成正果。此是後話。且說秦皇起兵破韓滅魏破楚，所向無敵，勢如破竹，遂成一統天下。雖是相爭，那些都是凡夫，怎當得住王剪的誅仙劍殺了，所以並無他的敵手矣。有詩爲證：

江山天數是秦嬴，六國平吞一旦興。惟有燕齊多惡戰，楚韓趙魏是猶輕。從此凡夫難對敵，誰人敢敵此秦兵。似乎於落書無味，欲作書來筆暫停。